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⑥2

张宪文 主编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⑥2 日军第六师团官兵回忆

曹大臣 编

罗文文 谷肖梅 等译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⑥② 日军第六师团官兵回忆

ISBN 978-7-214-06545-2

9 787214 065452 >

定价：48.00元（精装）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⑥② 日军第六师团官兵回忆

曹大臣　编
罗文文　谷肖梅　等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军第六师团官兵回忆/曹大臣编,罗文文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1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ISBN 978-7-214-06545-2

Ⅰ.①第… Ⅱ.①曹…② 罗… Ⅲ.①南京大屠杀—史料 Ⅳ.①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7199 号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张宪文　主编
第六十二册　日军第六师团官兵回忆
曹大臣　编　罗文文　谷肖梅等译

责任编辑　何民胜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 304 毫米　1/32
印　　张　17.125　插页 4
字　　数　501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545-2
定　　价　48.00 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名誉顾问　李源潮　梁保华

顾　　问　孙志军　洪银兴

学术指导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玉兰　叶　皓　朱步楼　刘健屏

孙宅巍　杨永建　李恩涵　步　平

吴　源　张异宾　张伯兴　张海鹏

周世康　荣维木　章开沅　笠原十九司[日本]

蒋晓星　谭汝谦

编纂委员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　正　王　嵬　王卫星

杨夏鸣　张　生　张连红　陈沈张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菡　杨　斌　吴　斌　吴　静

余　翔　张建宁　陈宝珠　陈谦平

林伯耀　松冈环　彼萨洛夫[俄国]

周　红　孟国祥　经盛鸿　胡菊蓉
姜良芹　段月萍　夏　蓓　高晓星
郭必强　曹大臣　曹必宏
萨马拉尼[意大利]　潘　涛

翻译委员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　琳　刘　军　吴世民　吴立新
何慈毅　谷肖梅　陈世华　罗萃萃
郑寿康　侯　锐　秦文华　雷国山

主要编译者
张宪文　南京大学教授
吴世民　南京大学教授
叶　琳　南京大学教授
张　生　南京大学教授
陈谦平　南京大学教授
刘金源　南京大学教授
何慈毅　南京大学教授
郑寿康　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副教授
曹大臣　南京大学副教授
雷国山　南京大学副教授
舒建中　南京大学副教授
郑安光　南京大学副教授
龚洪烈　南京大学副教授
张　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茉莉　南京大学副教授
王弈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　平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　斌　南京大学讲师
汪丽影　南京大学讲师
仇蓓玲　南京大学讲师
朱　适　南京大学讲师
沈　琳　南京大学讲师
吕　斌　南京大学讲师
朱圆圆　南京大学讲师
庄　倩　南京大学讲师
吕　晶　南京大学讲师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经盛鸿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秦文华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季爱琴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刘　灿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罗　锋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马振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胡菊蓉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曹必宏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郭必强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杨　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张开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林宇梅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陈宝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文俊雄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王　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

心研究员

孙宅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卫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崔　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杨夏鸣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章开沅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萨马拉尼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教授

彼萨洛夫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

张建宁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夏　蓓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周　红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高晓星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王述坤　东南大学教授

谷肖梅　东南大学副教授

罗萃萃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王鹏飞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魏高修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

侯　锐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孙继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吴立新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陈世华　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

刘　军　上海海洋大学副教授

李　红　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

严　桢　南京农业大学讲师

朱　敏　南京农业大学讲师

丁晓伟　南京工程学院讲师

潘秋风　南京财经大学副教授

沈　俊　三江学院讲师

钱彩琴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费仲兴　解放军炮兵学院南京分院教授

罗文文　连云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张志刚　江苏亚欧区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谈礼英　爱德基金会前秘书长助理

戴袁支　《中国青年报》主任记者

总　　论

张宪文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并计划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以截断南京守军退路。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说明：2007年10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29—55册出版时，“总论”内容作了部分修改。2010年11月，第56—72册出版时，再次作了订正。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军人。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和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溺水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官兵的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妇女、未成年的幼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的损失。全城满目断壁残垣、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南京也组织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4336件，英文审判记录共48412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国际法，对日本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争挑起者，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六十多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助长了右翼势力的发展。他们否认自19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散布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每年的8月15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殁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年8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20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1116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年5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政府官员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

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前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极力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义，为此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 年 11 月，在美国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满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未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 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也给日本民众造成了错觉。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本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

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势力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意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它通过提升军事自卫队的地位，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使日本一些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故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者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惨案。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屠杀南京人民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十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近四千万字的原始材料。如此浩繁的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也强有力地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中做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连续不断轰炸南京和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

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和美英德外交机构及驻华使领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前苏联、意大利、中国等国的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石根记录、审问武藤章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

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文更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所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大批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本史料集还编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录，这是一项困难细致的工作。经过努力，我们从大量原始档案中，并通过向幸存者调查，搜集到大批遇难者名单及其受害简况。这批名单，均注明资料来源和原始出处，它为研究者提供科学依据。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一项大型学术工程，史料的搜集、整理及英、日、德、意、俄等文献的翻译和编辑出版，是十分复杂艰巨的工作，因而只能分批陆续出版。相近的史料内容，安排在不同卷次先后出版，也是迫不得已的，敬请读者原谅。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海内外广大的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

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京大屠杀这段惨痛的历史已经过去70余年，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续编
第56—72册说明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55册，于2005年至2007年先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顺利出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1—55册，共约3000万字。它的资料，来源于国内外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机构。它涵盖着加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和第三方欧美国家的大批重要历史文献、亲历者的原始记录和口述回忆等；绝大部分是原始文本、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在海内外首次公开出版或第一次译成中文出版。它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学术上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所收录的史料，从不同的角度厘清了历史事实，揭示了历史真相，最详细、最全面地鉴证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反人类文明和基本道义的惨剧，使日本右翼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谎言不攻自破。它对于教育广大青少年，促进人类的理性反思，实现和坚持中日友好，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它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程。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出版后，受到了海内外各方面的关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国内外各类媒体做了大量报道，反响强烈。

鉴于仍有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材料散落在海内外有关部门，近几年编委会成员再次赴海外深入搜集资料。除英文、日文等方面史料外，还在意大利、俄罗斯学者的帮助下，获得了当年日军南京大屠杀在意大利、前苏联一些重要报刊上的报道材料，从而进一步佐证了日军在南京

的大屠杀罪行。

我们将这批新获得的英文、日文、俄文、意大利文的原始资料，经过认真的整理、翻译、检阅，编辑成《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56—72册，继续交付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批史料，有美国政府外交文件、耶律大学收藏的欧美在华传教士日记和书信、日本侵华军军事文献、日军军官日记及回忆录、日本媒体报道、东京审判检方和辩护方资料，以及一批中方档案如南京市民向伪政府的呈文和当年中方出版物对日军暴行的报道等。这些材料都进一步佐证了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制造的惨无人道的大惨案。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56—72册的编撰工作，仍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主持。参加这项工作的有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行政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等单位的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及南京师范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南京三江学院以及台湾淡江大学的学者，承担了日语、英语、俄语、意大利语的翻译和校阅工作。

这批史料的搜集、编纂、出版等工作，得到了有关方面、海内外朋友及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深切敬意及感谢。

出 版 凡 例

一、本史料集按不同专题分册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专题一册，亦有少数为两个或三个专题一册，或一个专题因内容太多而分成数册。

二、史料集所选中文资料，个别行文中有人名、地名、别字、错字及用词不规范者，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均原文照录。但在别字、错字后面注明正字。原文文字不清之处，以“□”表示。其中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编者则略加删节。史料集所编译外文史料中原有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和对日本侵华的溢美之词，不作改动。

三、所选史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材料，以一事为一题。

四、所选史料一般不作注解。如确有需要时，则在页下作注。

五、所选史料均在文后注明史料来源。如外文史料属首次翻译刊出，则注明译校者。

六、由于收录的资料形成时间不一，因此，不同时期所涉及的人名翻译差异较大，有的外国人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种，为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我们一般未作改动，而是在相关册里附加外国人名（包括简称、别名、中国名等）译名对照表。

本册说明

明治初期，日本实行军事改革，将镇台改称师团，1888年第六师团组建，首任师团长山地元治，兵员一万余人，主要来自熊本、大分、宫崎、鹿儿岛等九州南部地区。

甲午战争中，该师团侵占威海卫。日俄战争时期，被配属于第二军，参加了奉天会战等重要战役。1923年至1925年间留守东北。1928年3月第二次出兵山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编入关东军，进占奉天、长春。1933年2月侵占热河，攻占赤峰、冷口等地，6月进驻锦州，9月归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该师团两万五千余官兵在谷寿夫的率领下赴华作战，被编入北支方面军第一军，9月间，强渡永定河，占涿州、保定、正定。此时，淞沪战场呈胶着状态，该师团旋被配属于柳川平助中将指挥的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湖东会战后，随即急行军，与其他部队一起追击中国军队，合围南京。12月5日，先头部队抵达南京外围。10日，战至中华门、雨花台。12日，第四十七联队一部占领中华门，13日，攻陷南京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之后，占据芜湖、宁国。

时第六师团序列：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参谋长下野一霍大佐、作战主任参谋佐藤幸德大佐、情报主任参谋藤原武少佐、后方主任参谋冈田重美大尉、兵器部长下田充中佐、经理部长藤原明夫大佐、军医部长根岸喜代助少将、兽医部长立石朔中佐。步兵第十一旅团（坂井德太郎少将），辖第十三联队（熊本，冈本保之大佐）、第四十七联队（大分，长谷川正宪大佐）；步兵第三十六旅团（牛岛满少将），辖步兵第二十三联队（都城，冈本镇臣大佐）、步兵第四十五联队（鹿儿岛，神田正种大佐）。另配属骑兵第六联队、野炮兵第六联队、工兵第六联队、辎重兵第六联队、卫生队和

野战医院等兵种。

1938年2月，该师团参加了徐州会战，后驻防湖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调往太平洋战场，遭到重创，全军覆没。1946年2月，师团长谷寿夫被美军逮捕，8月引渡至中国受审，1947年4月26日被押赴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

本册资料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译自《南京作战之真相——熊本第六师团战记》，下野一霍中将记述，东京情报社编，1964年出版。该书由王卫星搜集提供。第二部分译自《第六师团转战实录——南京篇》，町尻部队本部战史编撰班编辑（町尻量基中将于1939年12月1日至1941年4月1日任师团长），1940年11月出版，油印本，当时发行120册。这一部分内容译自该书的复印件，故有诸多模糊之处，在编译过程中，对语义不明的地方添加了注释。文中标题除注明者外，均按原书。该书由曹大臣搜集提供。

南京大学日语系叶琳教授组织南京主要高校的日语老师进行了翻译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本 册 编 者：曹大臣

译　　者：罗文文、谷肖梅等

日文稿审校者：罗萃萃

中文稿审阅者：孙宅巍

目　　录

本册说明 …… 1

第一部分　《南京作战之真相——熊本第六师团战记》选译

序 …… 2

前言 …… 4

第一篇　从动员到奔赴北支作战 …… 6

一、日支事变前的远东形势和师团决心 …… 6

（一）事变前后原因 …… 6

（二）强化师团的教育训练以及地方的防空演习 …… 6

二、从动员到开拔 …… 7

三、战略布阵 …… 9

四、牛岛旅团粉碎了敌军的大阴谋 …… 10

五、北支方面军战斗序列 …… 11

第二篇　杭州湾登陆作战——湖东会战 …… 13

一、军登陆杭州湾的动机 …… 13

二、选择杭州湾作为登陆点的理由 …… 13

三、陆海军之间的登陆作战协定 …… 15

四、运输船队的海上行动 …… 16

五、第十军的作战方针 …… 17

六、师团登陆作战指导纲要 …… 17

七、师团的作战过程 …… 18

（一）师团的登陆战斗 …… 18

（二）河网地带的艰难进击 …… 19

（三）占领金山 …… 20

（四）老天保佑渡过黄浦江 …… 22

（五）师团投入主要战斗 …… 22

（六）师团独自决定攻击前进 …… 24

（七）切断敌军主力退路的佘山镇战斗 …… 26

（八）深入敌后切断其退路 …… 29

（九）占领昆山 …… 34

（十）师团荣获的奖状和表彰 …… 37

（十一）充满幸运的作战——杭州湾登陆战之反省 …… 40

第三篇　占领敌人首都南京 …… 42

一、掉头转向南京，准备长途强行军 …… 42

（一）终于踏上长途行军旅程 …… 42

（二）行军中恭领奖状 …… 43

（三）没有敌军的乏味行军，怨声不断
为死马立墓标，收容病马 …… 44
二、突破南京城外敌军阵地 …… 45
（一）迎来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的军旗 …… 46
（二）军的规章 …… 47
三、攻击南京城 …… 47
（一）南京阵地概况 …… 47
（二）缩小进攻南京的包围圈并对城墙发动进攻 …… 48
（三）柳川军司令官视察战场 …… 50
（四）太阳旗在飘扬（通讯员的预言说中了） …… 51
（五）柳川军司令官的再次光临 …… 52
（六）步兵第四十七联队占领城墙的情况 …… 53
（七）扫荡南京城内，集结师团各路部队 …… 54
（八）南京入城式和慰灵祭 …… 56
（九）授予奖状 …… 56
（十）朝香宫军司令官视察南京战地遗迹 …… 57
（十一）附记 …… 58
1. 感想 …… 58
2. 谷师团长给武藤留守师团长的书简 …… 58
3. 师团长荣升，离开战场 …… 60
4. 第六师团各部队编制表 …… 60
（十二）追记 …… 65
1. 谷将军的风采 …… 66
2. 虚构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和谷将军的冤罪 …… 67
3. 遗言要点 …… 69

4. 结束语 …… 69

第四篇 大分第四十七联队奋战记 …… 70

一、留下《南京作战之真相》的活证人 …… 70

二、洗清南京屠杀之污名，以“禁止抢劫和侵害”为信条

——第六师团的三人出版真相 …… 71

三、关于战友小队长草本利恒少尉 …… 73

四、昆山追击战——鲜血染红了河水的阵防桥 …… 74

（一）堤坝上的日支两军决战 …… 74

（二）稻留、关勇士们的奋战 …… 76

（三）这是一场杀与被杀的死斗 …… 77

（四）青浦镇周围的大歼灭战——严密的敌军情报网 …… 78

（五）安部第九中队官兵的奋战 …… 79

（六）竹原、小代两支侦察队的奋战 …… 80

（七）立川中队长阵亡后的田北代理队长 …… 81

（八）追击四处逃窜敌兵的大混战 …… 82

（九）东京、大阪的兵懦弱，九州的兵精锐 …… 83

（十）第四十七联队进入昆山——苏州河上的裸体英雄 …… 84

（十一）草本队长游过苏州河夺得敌船 …… 85

（十二）敌兵弹雨中的裸体英雄 …… 86

（十三）依靠草本夺来的敌船胜利地渡过了河 …… 87

（十四）占领昆山，插上太阳旗 …… 88

（十五）方面军决定攻打南京，饱食的后方，饥饿的前线 …… 90

（十六）因感染霍乱中止前进而受到打击 …… 91

（十七）进攻南京的快速突击开始了 …… 92

(十八) 向着南京夜以继日地急行军 …… 93
(十九) 在卡车上举着联队旗快速追击 …… 94
(二十) 拉开攻打南京战的序幕
——日本军将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 …… 96
(二十一) 乘卡车先行的联队参加了攻打南京 …… 98
(二十二) 不回应入城劝告 …… 99
(二十三) 82 高地血淋淋的攻防战,喊哑了嗓子的联队长 …… 100
(二十四) 首藤武中尉泣鬼神之奋战 …… 101
(二十五) 木崎、仓迫、荒金勇士们的白刃战 …… 102
(二十六) 夺取雨花台、大士庵
——轻型装甲车也冲了进去 …… 104
(二十七) 吉田大尉壮烈牺牲了 …… 105
(二十八) 三明中队冲入敌军阵地 …… 106
(二十九) 令人感动的三明队长与草本少尉的友爱 …… 107
(三十) 强攻不下的城墙
——第四十七联队在中华门前进退维谷 …… 108
(三十一) 渡河敢死队阵亡 …… 109
(三十二) 敢死队见酉上等兵夺来敌船 …… 110
(三十三) 三明中队长独自决定让敢死队冲进去 …… 111
(三十四) 第四十七联队敢死队的冲锋
——太阳旗飘扬在中华门城头 …… 112
(三十五) 安东、中留津、真锅、寺山、
栗津、江口六人敢死队的冲锋 …… 113
(三十六) 中留津、真锅和寺山率先占领南京 …… 114

（三十七）战史背后的特殊贡献者
——独自开辟突击通道 …… 116
（三十八）壮烈阵亡的白石军曹 …… 116
（三十九）山口队长用速射炮破坏了中华门 …… 117
（四十）盛大的入城式，第六师团的腿功令人吃惊 …… 118
（四十一）警备芜湖的第六师团 …… 120
（四十二）口令从加藤、清正到阿苏、雾岛 …… 121
（四十三）讨伐残兵败卒的大分联队 …… 122
（四十四）对敌军的夜袭感到神经过敏 …… 123
（四十五）草本小队作战中的友善之举 …… 124
（四十六）没完没了的通信线路修复战 …… 125
（四十七）和平交涉失败，向泥沼战方向发展 …… 126

第五篇　随军记者报道战记 …… 128

一、熊本兵团随军秘闻（一）…… 128
（一）兵团战史决定版 …… 128
（二）献给圣战的将士血录 …… 128
（三）百万日军登陆杭州湾 …… 129
（四）进击突破了预定线 …… 129
（五）独断专行的作战行动 …… 130
（六）佘山镇“天文台”大战 …… 130
（七）歼灭敌军十个师 …… 131
（八）师团长走在第一线前头 …… 131
（九）新闻记者是全体国民的代表 …… 131
（十）声讨谷师团长 …… 132

（十一）鼓舞士气的军国歌谣 …… 132
（十二）南京大屠杀是世界史上的谎言 …… 134
二、第六师团进行曲…… 134
（一）《啊！精锐的六师团》 …… 135
（二）《啊！日本第一的六师团》 …… 136
三、谷师团长提出强攻南京追击战的建议…… 137
四、谷师团长作证称南京大屠杀没有事实根据…… 139

第二部分 町尻部队编《第六师团转战实录——南京篇》选译

序 …… 144
代序 …… 145
一、从上海向南京进击…… 147
（一）攻击佘山镇（步兵第四十七联队） …… 147
1. 佘山镇附近的战斗 …… 147
2. 和战友的尸体在一起 …… 151
3. 死不瞑目 …… 152
4. 回顾天文台 …… 153
5. 佘山镇的激战 …… 156
6. 佘山镇的回忆 …… 159
7. 谷师团长阁下和士兵们 …… 161
（二）进攻青浦（步兵第四十七联队） …… 164
1. 在青浦县城下仰望太阳旗 …… 164
2. 肉搏战的胜利 …… 172

3. 虎胆英雄 …… 174
4. 竹原拼死侦察 …… 174
5. 小代拼死侦察 …… 175
6. 给敌军伤员施药 …… 176
7. 遥望青浦城——无限悲痛的一夜 …… 177
8. 与“荒鹫”协同，前进！前进！ …… 178
9. 勇敢部下的故事 …… 180
10. “死也要去南京”——小队长最后的话 …… 181
11. 无法忘记的事 …… 182
12. 被拽进沟渠里 …… 183
（三）进攻青浦（步兵第二十三联队） …… 183
1. 青浦城苦战 …… 183
2. 先发制人 …… 186
3. 青浦城外立桥上的奋战 …… 187
4. 身负重伤，仍继续进击 …… 189
5. 心无旁骛，只有战斗 …… 190
6. 太痛快了，友军的轰炸 …… 192
（四）到昆山附近（步兵第二十三联队） …… 192
1. 匪夷所思 …… 192
2. 三则回忆 …… 193
3. 已死的敌人再度反击 …… 194
4. 最先渡过苏州河 …… 195
5. 涂了锅灰的姑娘 …… 196
6. 欣喜地在昆山追上中队 …… 196
7. 平望镇支队 …… 197

（五）到昆山附近（步兵第四十七联队） …… 198
1. 突入白鹤港 …… 198
2. 身中刺刀而逃走的敌兵 …… 199
3. 苏州河反击 …… 200
4. 弹雨中夺舟而回 …… 200
5. 苏州河渡河战 …… 201
6. 用蹩脚的汉语逃过一劫 …… 202
（六）从登陆到昆山（骑兵卫兵） …… 204
1. 从登陆地到松江附近 …… 204
2. 与水上部队并肩作战，攻下苏州河碉堡 …… 206
3. 用征用的汽车送小池参谋 …… 207
4. 和平冈副官大人去设营地 …… 208
（七）从苏州河附近向南京挺进（步兵第十三联队） …… 209
1. 苏州河一战后，连夜追赶部队 …… 209
2. 痛快的迎击 …… 211
3. 苏州河染血的饭团 …… 212
4. 从昆山到南京 …… 213
5. 穿过战场遗址，向嘉善挺进 …… 216
6. 用漂着尸体的河水做饭 …… 218
（八）向南京进发（辎重第六联队、野战医院） …… 219
1. 奔驰的先进辎重 …… 219
2. 前进！弹药车 …… 223
3. 烧不着的柴火 …… 225
4. 扛着滤水机行军 …… 226
5. 队长殿下也照顾病人小便 …… 229

6. 英灵，安息吧！ …… 231
7. 腥臭的饭 …… 233
8. 难以忘怀的自行车行军 …… 233
9. 设立了豪华宿营地，却白辛苦一场 …… 234
10. 在口袋里装满大麦 …… 235
11. 找到了，找到了，是我的爱马三严！ …… 236
12. 一手牵缰绳，一手握饭团 …… 238
（九）向南京进发（步兵第四十五联队） …… 238
1. 日夜兼程强行军 280 公里 …… 238
2. 夜行军的幽默 …… 240
3. 那时困到了极点 …… 241
4. 让别的部队攻陷南京就糟了 …… 242
5. 忘掉睡意的好方法 …… 243
6. 痛苦的强行军 …… 243
7. 急行军中的插曲选 …… 245
8. 河南店的回忆 …… 246
9. 抓虱子 …… 247
10. “酱酒”的疗效 …… 247
（十）向南京！向南京！（野炮第六联队） …… 248
1. 向南京！向南京！ …… 248
2. 炸弹如此爆炸 …… 249
3. 关于周宗泽 …… 250
4. 用支那酒疗伤 …… 252
5. 湖州城外装甲车队告急 …… 253
6. 水牛异常 …… 255

7. 捡到干面包，精神倍增 …… 255
8. 牵着病马 …… 256
9. 因为睡过头掉队 …… 257
10. 队长威武的身姿 …… 258
11. 与病马一起急行军 …… 260
12. 背着粮草日夜兼程强行军 …… 261
（十一）向南京！向南京！（步兵第四十七联队） …… 261
1. 攻占南京前的霍乱 …… 261
2. 回顾在柳港镇附近 …… 262
3. 赶往南京的一天 …… 264
4. 嘉善的回忆 …… 265
5. 征用很危险 …… 266
6. 焦虑不安的嘉善一星期 …… 266
7. 最后的努力 …… 268
8. 短诗 …… 269
（十二）向南京！向南京！（步兵卫兵、骑兵卫兵）…… 269
1. 挺进南京的强行军 …… 269
2. 向着南京挺进 …… 272
3. 沸腾的司令部 …… 275
二、攻陷南京…… 276
（一）从牛首山到南京（步兵第四十五联队） …… 276
1. 攻打牛首山 …… 276
2. 官兵一体 …… 277
3. 夜袭牛首山的敢死队 …… 278
4. 石原伍长的奋战 …… 279

5. 我预备队兵临南京城下 …… 280
6. 如同演习 …… 281
7. 获赠的捷克机枪 …… 281
8. 在敌兵眼前大胆修机枪 …… 282
9. 扛着机枪冲入敌阵地 …… 283
10. 从何庄附近到上河镇 …… 284
11. 我们和蔼的队长 …… 286
12. 身陷敌群的勇敢联络兵 …… 287
13. 南京附近的战斗 …… 289
14. 自作自受 …… 291
15. 大无畏的小队长 …… 291
16. 勇猛的分队长 …… 292
（二）从上河镇到下关（步兵第四十五联队） …… 293
1. 噫！上河镇 …… 293
2. 回顾上河镇 …… 294
3. 勇敢战友的故事 …… 296
4. 袭击退却之敌 …… 297
5. 从上河镇的激战到下关附近 …… 299
6. 了不起的对手 …… 303
7. 座谈会纪要 …… 303
8. 苦力阁下 …… 304
9. 残兵败将 …… 305
（三）攻击南京城（野炮第六联队） …… 305
1. 军马之情 …… 305
2. 弹雨下敷设电话线 …… 307

3. 被剪断的电话线 …… 308
4. 激烈的炮兵对战 …… 308
5. 花光号啊！这是你的临终之水！ …… 310
6. 用香烟抓俘虏 …… 311
7. 惦记着爱马的重伤员 …… 312
8. 患难与共的战友临终时刻 …… 314
9. 黑夜联络 …… 315
10. 噫！藤井队长 …… 316
11. 伤亡不断，斗志愈坚 …… 321
12. 友军飞机大显身手 …… 322
13. 衷心感谢温馨的步兵大队长 …… 323
14. 错接的电话线通向了其他中队 …… 325
15. 冒死炮击城墙 …… 326
16. 通向中华门的突击通道 …… 327
17. 勇士之泪 …… 329
18. 攻陷南京的激动之情 …… 329
19. 遗憾与激动的交响乐 …… 330
（四）从 154 高地到占领安德门（步兵第二十三联队） …… 333
1. 勇猛果敢的突击队 …… 333
2. 安德门之痛 …… 335
3. 安德门附近的战斗 …… 345
4. 手榴弹与天佑 …… 347
5. 铁石心肠的队长之泪 …… 348
（五）攻击南京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 …… 349
1. 炽热的精神力量 …… 349

2. 勇敢的战友们 …… 349
3. 生命的代价 …… 350
4. 临终的战友 …… 351
5. 训斥与表扬 …… 352
6. 救命的小刀和圆勺 …… 354
7. 粪攻千早城 …… 355
8. 攻打南京与篮子里的饭 …… 355
9. 配合默契的日本军队 …… 356
10. 顽强的敌兵 …… 358
11. 从爆破豁口冲入城里 …… 359
12. 冲入南京城的一角 …… 360
13. 冲进南京城 …… 361
14. 城墙上下品酒香 …… 362
15. 错过了捕获敌汽车的机会 …… 362
16. 牛岛阁下趣闻 …… 363
17. 受到旅团长表扬后信心百倍 …… 364
18. 旅团长与12个俘虏 …… 365
19. 令人感动的“万岁”声 …… 366
20. 晴天霹雳 …… 366
（六）攻击南京城（工兵第六联队） …… 367
1. 工兵第六联队本部座谈会 …… 367
2. 璀璨的工兵魂——爆破南京城南门的平石小队 …… 369
（七）攻击南京城（骑兵第六联队） …… 373
1. 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 373
2. 月光下的侦察兵 …… 374

3. 战友之爱 …… 375
4. 谁的日语这么好? …… 377
5. 拂晓歼灭战 …… 378
6. 占领敌碉堡 …… 379
7. 军官侦察员记忆中的莱庄附近 …… 380
8. 棉花地里的突击 …… 381
9. 猛击江面上的敌人 …… 382
(八) 攻击南京城(步兵第十三联队) …… 383
1. 顾不上休息去侦察路线 …… 383
2. 老人的经验之谈 …… 386
3. 来自担架上的"慢慢的" …… 387
4. 勒紧兜裆,粉碎敌阵 …… 388
5. 战争中也有运气 …… 389
6. 爆破南京城门一勇士 …… 389
7. 成立敢死队 …… 390
8. 攻陷南京 …… 391
9. 直至南京陷落 …… 393
10. 南京的难民 …… 395
(九) 攻击南京时的野战医院 …… 396
1. 侍从武官来慰问伤员 …… 396
2. 病房里的《君之代》 …… 399
3. 受伤的藤原参谋 …… 400
4. 欢呼"虫子除掉了"的伤员 …… 401
5. 南京陷落 …… 402
6. 病室里的兄弟情 …… 403

7. 充满爱心的饭团 …… 405
8. 千方百计筹给养 …… 406
9. 临终前的一杯水 …… 407
10. “请让我看看长官” …… 408
11. 敌兵袭击卫生队 …… 409
12. 重伤员的儿时伙伴 …… 409
（十）攻击南京城（步兵第四十七联队） …… 411
1. 回忆82高地激战 …… 411
2. 82高地肉搏战 …… 415
3. 穿越纷飞的弹雨 …… 416
4. 为82高地运饭团 …… 417
5. 对82高地的回忆 …… 418
6. 从82高地到安德门 …… 420
7. 安德门，冒死运军粮 …… 423
8. 被炸飞的大炮 …… 424
9. 小队长含笑赴死 …… 425
10. 雨花台的辉煌，队长的最后命令 …… 426
11. 冲出包围圈完成联络任务 …… 427
12. 回想当年 …… 428
13. 日章旗升起来 …… 429
14. 浑然一体 …… 436
15. 兵临城下 …… 441
16. 中畑分队长的多余子弹 …… 442
17. 勇渡护城河 …… 443
18. 攻占城墙前后事 …… 444

19. 南京杂谈 …… 446
20. 爱马之死 …… 448
21. 南京医院里的一夜 …… 449
22. 谷阁下的口信 …… 449
23. 老母亲的喜悦 …… 450
24. 啊,安东曹长 …… 451
三、芜湖和宁国的讨伐与警备…… 454
(一) 芜湖和宁国的讨伐(第六野炮联队) …… 454
1. 从南京到芜湖,棘手的毛驴 …… 454
2. 宁国警备和敌机来袭 …… 455
3. 由湾沚镇到宁国的归途上,敌大军来袭 …… 456
4. 扬子江边的刀剑大战 …… 458
(二) 芜湖的警备和讨伐(步兵第二十三联队) …… 460
1. 白旗帜,红太阳 …… 460
2. 方村讨伐——豪华版突击 …… 461
3. 讨伐三山镇——敌弹下保护小队长 …… 464
4. 讨伐杨村一带的敌人,一场歼灭性突击战 …… 465
(三) 对游击队、民兵等的讨伐(骑兵、通信兵) …… 467
1. 广德附近的讨伐战,与游击队、民兵的初次交锋 ……
…… 467
2. 我与爱马的泥泞讨匪之行 …… 468
3. 敌军袭击运漕镇 …… 469
(四) 宁国警备(步兵第四十七联队) …… 471
1. 宁国警备,初遇空袭闹笑话 …… 471
2. 一个偷偷通过哨所的女人 …… 472

3. 团山镇的苦战，大行李长人生的最后时光 …… 473
4. 宁国，40 名夜盗者一网打尽 …… 475
5. 雪夜 …… 476
（五）芜湖警备（步兵第十三联队） …… 477
1. 败兵纷至沓来 …… 477
2. 单骑千里求援 …… 478
3. 已故真原伍长日记选 …… 480
（六）宁国附近的警备和讨伐（步兵第四十五联队） …… 494
1. 太平府回顾 …… 494
2. 水东镇讨伐战和牙山岭夜间激战 …… 497
（七）宁国和芜湖的警备（第六辎重联队及野战医院） …… 500
1. 收容病马 …… 500
2. 袭击运输队，敌军的游击战术 …… 502
3. 押运军粮的警乘兵 …… 505

第一部分
《南京作战之真相——熊本第六师团战记》选译

序

熊本兵团一向以刚勇闻名。自创建以来，一直在国内外战争中彰显其武德，盖银杏城下加藤清正公遗德之余庆也。

本书所记载的是漫长的熊本兵团战史中的一部分，是时任师团参谋长的下野霍一将第六师团的功勋以及他人无法窥知的微妙问题，以其敏捷的思维和流畅的笔调详细地撰写而成的。记述的内容为：从 1937 年支那事变时期的攻打保定、正定，一直到在柳川第十军司令官指挥下，从登陆杭州湾到攻打首都南京。本书详细之描写，能使读者深深体会到当时从军人员的心情，并全面阐述了兵团之特性，毫无遗憾之处。

他所描述的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河喜多大队之奋勇冲锋，讲述步兵第四十七联队、三明部队率先登上南京城头的重要部分，令人觉得身临其境。尤其让人难忘的是救护被遗弃的病马等情节，其景令人心痛，也深深地打动了人们。这只有皇军才能做到。这让我想起 1894 年，在日清战争的战场上，樋口大尉抱起被遗弃婴儿在枪林弹雨中奋战的故事。

由于社会上盛传的所谓南京大屠杀事件而致谷寿夫师团长蒙冤，不由令人对敌盟军之非文明行为而怒发冲冠，本书将其蒙冤之事大白于天下，实为可贵。

总之，阅读过本书，深深为熊本兵团的主体即南九州的故乡感到自豪，可以了解敌盟军在大东亚战争中是如何地缺乏武德，同时，从关心皇军未来这个角度，也得到了许多很好的启发，为此深表谢意。

我热切地希望南九州故乡的各界人士熟读并体会本书，这有助于皇军未来的建设。为此，特将此书介绍给广大公众。

最后，谨以攻打南京之后不久，柳川军司令官在给我的书信中所赋

的一首和歌，献给谷将军等殉国英灵。

谨守不成功便成仁之教诲，
南筑紫之武士则刚强无比。

原陆军大将荒木贞夫
1964 年 6 月

前　言

在1937年7月爆发的日支事变初期，有关熊本第六师团的战绩，熊本日日报社在本地高级军官的协助下，广泛收集了这场战争参战勇士们的战地日记，还参酌了笔者提供的资料，详细而广泛地报道了该师团的作战概要，参战官兵的英勇奋战事迹和轰轰烈烈展开的各种行动，深深地感动了当地人士，受到当地人们的诚挚谢意，充分起到了兵团战史的作用。

然而，当初师团作为第一军的中坚兵团，出发前往北支攻打防守坚固的保定、正定，正向南面黄河一线紧追敌军时，突然被命令中止战斗，前往中支方面。于是开始了我陆军战史上史无前例的海上大转移（一直到大东亚战争），作为柳川兵团之先锋，在一般认为不可能进行登陆战、条件极为恶劣的杭州湾，果断地打了场登陆战。没有等待骑兵、炮兵、辎重等乘马部队的登陆，部队仅靠徒步，通过了艰难无比的河网地区，渡过了黄浦江，冲进了与1932年上海事变时同样胶着的战场，冲进了进退维谷的上海战线敌军大后方，击溃敌军，为上海派遣军打通了进军路线。接着，逐一切断敌军通往南京的数条退路并痛歼之。后又乘胜神速占领了昆山咽喉部阵地，只区区十来天，居然为湖东会战画上了句号。

之后，师团未予人员马匹以喘息之隙，随即掉头冒着寒风冷雨开始了急行军。在飞速行军五百余公里后，追上先行的各路兵团（柳川兵团的主力及从捷径进击的上海派遣军），得以参与攻打南京战役，并一举攻破敌防守最为坚固的雨花台阵地，率先让太阳旗高高飘扬在南京城头，占领了敌首都，全歼了敌主力军，夺得大胜之魁。

将这一战史上少有的神速果敢且声名赫赫的作战过程，从战略战术

角度，条理通顺且通俗易懂地记述下来，留给后世，是为了感谢事变时得到当地官民巨大支持与协助、以尽忠报国之信念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官兵之遗族；这是统帅者谷师团长过世后，作为其参谋长的责任，故不揣冒昧将拙文付梓公刊之。

这是一件本该在战争结束后就尽快着手之事，但许多资料在战争结束时即被焚毁，另外，笔者的日记也在 1945 年 5 月的战火中，与无人留守的家宅一起被烧毁了。显然这是仅凭记忆无法做成的事情，但有幸得以参照连载的熊本兵团战史这一宝贵资料，才完成了这一任务。谨向熊本日日报社及提供资料的众多参战勇士致以深切的谢意。

本书还收录了两位人士的文章作为战记的续篇。一位是在作战期间，攻打南京城时率先登上城头、争得头功的荣誉部队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的一个小队长。他就是始终站在第一线英勇作战、立下卓越功勋的草本利恒大尉（如今担任大分商工会议所会长）。对目前出版的书中、多少被肯定了的终战后被反复宣传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他非常愤怒地（笔者所见）进行了否定。还有一位是从师团开拔到占领南京，一直与师团一起行动、始终深入第一线、经历了所有艰难困苦的唯一一位《大阪每日》随军记者——特派员五岛广作氏，他站在记者的立场直言不讳地写下了认为是自由且奔放的《体验记事》。此外，还收录了有关南京军事审判的《情报记事》。

原第六师团参谋长下野一霍

1964 年 6 月 11 日

第一篇　从动员到奔赴北支作战

一、日支事变前的远东形势和师团决心

（一）事变前后原因

1931年满洲事变的结果是成立了满洲国（1932年3月1日）。由于中国企图收复满洲失地、驱逐日本夺回权益，乘机发动抗日行动，两国间外交关系为此不稳，最终导致热河的军事行动。关东军将大股敌军击退至长城以南，最后在两国间签订了《塘沽协定》（1933年5月31日），终于给满洲事变画上了句号。

其后，狂傲的中国在京津地区发动了抗日侮日行动，我国政府为了保护侨民、维护各项权益，与之缔结了《梅津·何应钦协定》（1935年5月），局势曾一度稳定。可中国仍没有反省之意，暗地里调动大军北上，到处出现抗日暴行，最终引发了丰台事件（1936年11月9日），继而又发生了卢沟桥事件（1937年7月7日）等。远东上空乌云笼罩，形势发展到了事变一触即发的地步。如果没有神，没有彻底的外交交涉，这种局面是无法改变、不可避免的。

（二）强化师团的教育训练以及地方的防空演习

鉴于上述形势，师团长谷中将反思过去的作战经历，并考虑到以精

锐闻名的师团之荣誉，期望当出现突发的紧急情况时，能够做到万无一失。于是，在1937年度的教育训练中，他尤其重视整肃军纪和加强团结，夜以继日地做着战争准备。5月以后，开始对隶属各团队进行检阅，结果非常理想。考虑到近代战争的特征，为了提高官民的防空意识，决定实施地方上的军民一体的防空演习。

谷师团长先与有多年交情的熊本（藤冈长和）、鹿儿岛（中村安次郎）、大分（粟屋仙吉）、宫崎（相川胜六）、冲绳（藏重九）等各县知事分别协商后，再邀请五县知事来熊本共同协商，划时代地制定了军民联合防空演习的计划。在获得陆军当局的同意及接到关于飞行部队协助的秘密指示后，还多次与熊本广播局沟通，预定于8月下旬实施。就在与负责此事的军官进行具体协商的关键时刻，7月20日左右，突然接到了师团动员的密令，这不啻如晴天霹雳。官兵原本应该为千载难逢的出征感到高兴，但是作为首次尝试而好不容易达成多方协议的防空演习，却不得不为此停止，确实遗憾至极。但这一军官民大合作之尝试，对战争动员及部队开拔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时也极大鼓舞了出征官兵的士气。

二、从动员到开拔

动员令随即被秘密传达到隶属各部队。局势突变后，官兵不分昼夜地投身于大动员中。在官民的大力协助下，武器弹药粮秣及其他军需物资，均有条不紊地进行调遣储备，补充人员也抵达军营，征用的马匹均被送到练兵场一隅的临时马厩。相关动员事务进展顺利，万事俱备，只等8月1日开拔了。在此期间，各卫戍区内的官民热情地举办了盛大欢送会，官兵斗志日益高昂。

8月1日，部队开拔的一天终于到了。各卫戍区的火车站月台上，聚满无数手持小旗前来送别的当地百姓。一批又一批的官兵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奔赴前线了。沿线各地的情景也同样如此。抵达乘船地点门司港时，运输船舶早已停靠在码头，等待着部队上船。

在釜山登陆的部队，随即分批乘军用运输列车，经横贯朝鲜的铁路

径直向北方驶去。司令部的列车抵达平壤时，收到车站司令官（负责调度运输军队列车的运行时间及运输期间军队给养等事务的军官）传达的命令：因南满及北支一带的暴雨，一些地方铁路发生了故障，大约要停运三日。于是长蛇般的队伍分别在附近车站下车，临时住在居民家中。心已飞向战场的官兵因意外停顿而受到一些冲击。但对于自开始动员以来几乎就没有休息的官兵来说，见识从未见过的朝鲜民族悠闲的生活景象和风俗习惯，也有助于舒缓、调节紧张的心情。在平壤滞留的一天中，师团长在参谋长的陪同下，去司令部拜访了南朝鲜军司令官，受到了不少鼓励。

再次开动的列车驶过鸭绿江，从奉天向西沿着渤海湾经过锦州抵达山海关，在这里由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指挥师团。驶过天津，13 日以后在北平南面的黄村及丰台两个车站下车，抵达目的地战场。

师团编制大致情况如下：

第六师团编制概要

师团长	中将	谷寿夫
参谋长	大佐	下野一霍
作战主任参谋	大佐	佐藤幸德
情报主任参谋	少佐	藤原武
后方主任参谋	大尉	冈田重美
高级副官	中佐	平冈力
次级副官	少佐	白浜胜海
专属副官	中尉	中野松良
兵器部长	中佐	下田充
经理部长	大佐	藤原明夫
军医部长	军医少将	根岸喜代助
兽医部长	兽医中佐	立石朔

步兵第十一旅团	步兵第十三联队(熊本)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大分)
少将坂井德太郎	步兵第十三联队长　大佐 冈本保之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长　大佐 长谷川正宪
步兵第三十六旅团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都城)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鹿儿岛)
少将牛岛满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长　大佐 冈本镇臣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长　大佐 神田正种
骑兵第六联队	中佐　猪木近太
野炮兵第六联队	大佐　藤村谦
工兵第六联队	大佐　中村诚一
辎重兵第六联队	大佐　川真田国卫
第六师团卫生队	中佐　村上彦八
第六师团野战医院(1～4)	

三、战略布阵(要图一,译略)

步兵第十三联队(联队长大佐冈本保之)主力途中在天津下车,负责警备该地。另外,步兵第二十三联队(联队长大佐冈本镇臣)第三大队警备丰台。其他部队临时下车在车站附近集结后,师团主力按照军的命令在永定河左岸地区的黄村、榆岱镇、庞各庄镇之间进行战略布阵,司令部设在庞各庄镇。此后一直忙着收集敌军情报、侦察永定河,为尔后的作战做准备。

先期抵达的第二十师团已进入永定河上游右岸的长辛店一带,与宋哲元军的第一线部队对峙。

当时,已是8月中旬,酷热难耐。加之早先暴雨引发的洪水泛滥尚未完全消退,师团的行动区域到处是沼泽,道路大都泥泞不堪,徒步部队

尤其辛苦。特别是车站的物品存储所和各部队间负责运送军需物品的辎重车队，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必须连日往返。因此，设在庞各庄镇路边的司令部，整日整夜都能听见车轮声。参谋长偶然也会站在门外察看一下行军情况。跟随在分队长马后的士兵，手持缰绳，汗流浃背地默默地走在马旁，后背上溅满了斑斑的泥点，连帽子上都沾着泥土。这些士兵的身材大多不高，看起来略显单薄，其中也一定有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但他们都默默地做着各自该做的事。看到这一切，敬佩之意油然而生，非常同情这些人，有时把香烟分给他们，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

司令部以及各路部队、各个兵种正夜以继日地忙着为作战进行各种准备，只有一小部分人闲得无聊，以发牢骚的方式消解心中郁闷。那就是出征以来一直跟着部队、当地报社的随军记者们。诸位记者希望尽快向家乡报道部队的行踪，这没什么错。可如果在开战前就公开报道正在秘密行动中的部队行踪等情况，那就等于及时通知了敌人，因此，部队的行动是被当作军事秘密而禁止报道的。对于新闻人员而言，这的确说不过去，可必须这样做。

四、牛岛旅团粉碎了敌军的大阴谋

如前所述，部队正日夜繁忙的时候，8 月 19 日，师团突然接到军部命令，要求迅速派遣有力部队击溃进入永定河上游河谷的敌军。

当时敌我双方的局势是，我第五师团正在北京至张家口一线，以及长城居庸关附近与敌军作战。第二十师团及第六师团如前所说，正在北京西南平原地区准备向位于师团南部的敌军开战，在这之间有一个大缺口。敌军试图插入这一缺口，他们一有机会就进入平原，一来可以威胁第五师团的左后方，二来可以牵制北支方面军南下。因此，军派遣沿保定附近北上的大部队中的一部分部队，令他们经西北方的山地突击前进。

第六师团师团长按照军部命令，决定派遣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的主力（两个大队）迅速去门头沟附近。首先命令负责丰台警备的该联队的第

三大队(大队长河喜多藤基少佐)先去那个地区。该大队在经门头沟前往千军台的途中,22 日在板桥村附近遭遇了数量多于自己的敌军,将其击退后,继续进攻位于陡峭山地中的敌军。由于敌军一批批地增援,战斗一度陷入困境,但该大队仍寸土不让地英勇奋战。虽然联队主力赶来了,但敌援军越来越多,而且占据了高处阵地,战场呈现胶着状态。

在这之前,师团长按照军的命令,8 月 26 日,命令步兵第三十六旅团旅团长牛岛满少将(后来的大将,冲绳军司令官)指挥步兵第四十五联队(联队长神田正种大佐)主力、一个骑兵中队及两个工兵小队迅速赶往千军台,会同先抵达的冈本支队,击退正面敌军。牛岛支队克服地形不利的困难,猛攻敌军,最后终于在 9 月 12 日拂晓,夺取了最高峰千军台,成功击退了敌军,完成了预期任务。之后,他留下冈本大佐指挥的两个步兵大队,率领余下的部队去追赶师团。

在这次战斗中,最早抵达战场的河喜多大队,首先挫败了敌军先头部队,以其勇猛的战斗为胜利奠定了基础,首次荣获香月第一军司令官的奖状。

五、北支方面军战斗序列

在这之前,即 8 月 31 日发布了北支方面军战斗序列命令:

北支方面军司令官　　寺内寿一大将

第一军司令官　　香月清司中将

第六师团	谷寿夫中将
第十四师团	土肥原贤二中将
第二十师团	川岸文三郎中将
步兵第一一八旅团	本川省三少将
野战重炮炮兵第二旅团	前田治少将
野战重炮炮兵第六旅团	石田保道少将

第二军司令官　　西尾寿造中将

第十师团	矶谷廉介中将

第十六师团	中岛今朝吾中将
第一〇九师团	山冈重厚中将
方面军直辖部队	
第五师团	板垣征四郎中将
第一〇〇师团	下元熊弥中将
临时航空兵团	德川好敏中将

第二篇　杭州湾登陆作战——湖东会战

一、军登陆杭州湾的动机

正如本书前面说过的那样，在北支平原的日支两军即将兵戎相见的8月9日这一天，上海突然发生了我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海军中尉和一个水兵惨遭敌军杀害的不幸事件，形势演变成战火就要烧起来了。帝国政府为了和平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各种交涉，但因中国方面不断增加兵力，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8月23日，政府为了保护侨民和确保各种权益，向上海派遣了第三、第十一两个师团。9月中旬，又增派了第一〇一师团和重藤（千秋）支队（熊本兵团的编制）。与1932年的第一次上海事变一样，战场处于胶着之中。帝国政府为谋求早日结束争端，英明地下令，让柳川兵团登陆杭州湾。

二、选择杭州湾作为登陆点的理由

如同第一次上海事变一样，双方不断向处于胶着状态的战线增兵，最后会变成消耗战。既然不能快速解决，不如索性在其他地方开辟战场。如果在敌军侧后方登陆，只能在扬子江上游或杭州湾中选择一个。如果选择前者，那么一开始就会暴露我军意图，遭致近在两岸的炮火袭击，这对大部队登陆作战很不利。另一方面，参谋本部根据平时对杭州湾的调查，结论是杭州湾滩涂极长，潮汐时的潮水流速近七海里，而且在

潮汐交替期间几乎没有平静的时候，其现象世界少有，登陆行动颇为艰难。加之登陆后的行动地带，河渠纵横交错，没有像样的可以跑步的路，很不适合登陆作战。既然如此，也不能从天而降吧（当时还没有伞降部队）。看来最后是我统帅部抱着“只要果断，就会有希望（开辟道路）”的信念，毅然决定在杭州湾登陆。

正式登陆作战要依据战场情形，这毕竟是困难的事，柳川兵团的作战出现了不少麻烦，但应该说最终完全达到了目的。首当其冲的我师团真是既幸运又光荣。

第十军的编制

第十军司令官　　柳川平助中将

　　第六师团　　谷寿夫中将

　　第十八师团　　牛岛贞雄中将

　　第一一四师团　末松茂治中将

　　国崎支队　　国崎登少将　（湖东会战前半期配属第六师团）

　　独立机枪第八大队

　　独立轻型装甲车第九中队

　　野战重炮炮兵第十六旅团

　　独立山炮第二联队

　　第一野战高射炮队司令部

　　第三师团第二十五～第二十八野战高射炮队

　　第十六师团第二～第四野战高射炮队

　　近卫师团第一、第二野战探照灯队

　　第三师团第三野战探照灯队

　　独立工兵第二联队（戊）

　　独立工兵第三联队（甲）

　　第十军通信队本部

　　野战电信第一、第八、第九、第三十三中队

　　无线电信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八、第五十九小队

第二固定无线电信队

第一、第二后尾步兵团

三、陆海军之间的登陆作战协定

下野师团参谋长带着重要任务飞回了国内。22日，和国崎旅团长等出席在佐世保柳川兵团司令部的陆海军协商会，并签订了协定。

陆海军协定的目的是使登陆作战的运输船队在海上运输以及登陆作战方面能够顺畅且安全，陆海两军有关人员协商的事项大致如下：

划分各兵团船队的先后位置；

调整从各个方向驶来船队的海上集结；

决定运输船队及各船队之间的间距；

海军舰艇引导、护送运输船队及负责航行掩护；

要严守秘密；

引导船队去登陆临时锚地；

掩护登陆作战等。

顺便说一下参与陆海军协定的主要人员：陆军方面有柳川军司令官、军参谋、各师团参谋长、国崎旅团长、船舶运输部队有关人员；海军方面有护卫舰队司令长官南云忠一中将、海军参谋等。

上述陆海军协定，在佐世保海军镇守府司令部，协商了三天时间。次日，陆军内部召开了会议，军司令官训示后，说明了军的作战计划及作战指导方针，下达了军的作战命令以及宣布了各师团之间的联络协议等，之后会议就结束了。

29日早晨，完成了陆海军协定任务的下野师团参谋长和国崎旅团长，在未告知目的地的情况下，即让他们登上小艇驶出了狭窄的佐世保湾，驶过玄海滩的汹涌波涛，于上午进入朝鲜的大海湾。这里是木浦港外的八口浦，里面停泊着三艘运输船。小艇靠上其中的一艘，这就是师团司令部乘坐的シヤトル号。师团长和众人热情地来迎接。他们没有休息，马上向师团长报告了有关陆海军协定的重要事项。按照军的命

令，在30日中午前制作并印刷好师团的作战命令，下午下达给主要师团部队长及各部队来领取命令的人。

因是第一次参加登陆作战，各部队在运输船舶停泊期间，每条船都进行了转乘登陆船的训练。11月1日，夕阳西斜时，以シヤトル号为首，运输船队一艘接一艘悄悄地起锚出航了。

四、运输船队的海上行动

次日清晨，来到甲板上，船已驶入大洋深处。前面是导航的驱逐舰，紧随其后的是望不到尾的运输船纵队。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在空中划出一道道长长的烟带。过了一会儿向东望去，其他船队也排成同样的一列纵队，与我船队并驾齐驱。那是曾在五岛列岛附近集结训练的第十八及第一一四师团的船队。由近两百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排成两列纵队并驾齐驱的场面蔚为壮观。这时，一架飞机从东方飞近船队，在空中盘旋一两圈后又消失在飞来的方向。

天亮就是11月3日了，令人高兴的是，能在5日登陆前迎接传统的天长佳节，这是多么吉利的兆头啊！在船上举办了简单的庆祝宴会，众人共同高呼万岁，这已表露出蔑视敌军之气概了。

运输船队渐渐接近支那大陆，为了不被敌军发现，船队调整了航道，绕了一个大弯向杭州湾入口处的舟山群岛驶去，以便日落后通过该群岛。而后在进行灯火管制、无线电静音的状态下驶入杭州湾内。天上星星映照下的海面一片昏暗，向右边远方望去，地平线上凸显出一道微微发黑的海岸线，仅能看见稀稀拉拉微明的灯火。随着船只的驶入，耳边渐渐响起撞击着船舷的波涛声，这表明潮水的流速在加快。

师团决定掉头前进后，对部队去向极为保密。效仿古代谚语“如想骗过敌方先要瞒过自己”的做法，特意在乘船前，分发了青岛附近的地图，对船队行踪加以缜密的控制，最后的登陆时间也选择在深夜，这样做都是在极力隐蔽我军的行动，要在敌军想不到的情况下登陆。其重要性与初战时说过的渡河之战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五、第十军的作战方针

第十军即柳川兵团的作战计划，在佐世保时就已下达了。其作战方针正如多次说过的那样隐匿了我军意图，“11 月 5 日拂晓前在杭州湾北岸一举登陆，三个师团并列同时迅速地在黄浦江北岸展开，并向上海派遣军正面敌军背后冲去，与上海派遣军互相配合，捕捉、歼灭敌军”。其要点如下：

一、第六师团（包括国崎支队）作为军的中坚兵团率先登陆，迅速进入黄浦江北岸，使其他两个师团能顺利登陆并突击前进。

二、第十八师团在第六师团右边、第一一四师团在第六师团左边登陆，迅速前往黄浦江北岸，在第六师团左右两侧布开。

三、以上三个师团基本布阵后，立刻发动攻势，冲向敌军背后，与上海派遣军协作，捕捉、歼灭敌军。

六、师团登陆作战指导纲要

按照军的作战命令，师团的目标是，于 11 月 5 日拂晓前，统一指挥国崎支队发起登陆行动，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以西海岸登陆，组成数列纵队，迅速进入松江西南部的黄浦江北岸并布开阵势，使其他两个师团能够顺利突击前进。师团就此作了如下部署：

一、国崎支队于凌晨 3 时开始登陆，占领金山卫周围，掩护师团主力登陆后向松江方向突击前进。

二、步兵第十三联队（缺一个大队，配属一个工兵中队）紧随国崎支队登陆，作为右路纵队，从其左方突击前进，进入黄浦江北岸。

三、步兵第十一旅团（缺步十三联队、配属一个工兵中队）为中央纵队。登陆后向右路纵队的左方进击并进入黄浦江北岸。

四、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登陆后为左路纵队。从中央纵队的左方进击

并进入黄浦江北岸。

五、师团司令部、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三大队及工兵联队主力，拂晓前紧随第一线部队，在金山卫西面约三公里处的海月庵附近登陆，而后，紧随中央纵队继续前进。

六、其余部队均按照登陆作业队的流程登陆，紧随已登陆的部队继续行进。

但是，登陆官兵要随身携带约一周的口粮和尽可能多的弹药。

官兵的服装规定：

登陆后的第一线部队因要深入敌阵，为避免遭遇敌兵及残兵狙击，军司令部下达有关服装等的规定如下：

一、由于军刀反光，可以从远方识别，必须用布条裹严。

二、由于黑色长筒靴表示上级军官，所以要穿棕色高腰皮鞋，使用同色的皮质绑腿。

三、由于参谋特别容易成为敌军目标，因此必须取下饰带和陆军大学毕业徽章(俗称天保钱)。

四、下士官兵用携带式背囊替代背囊。

五、为便于通过河网地带，下士官兵要穿坑道专用布袜鞋，等等。

七、师团的作战过程

松井大将指挥的上海派遣军，将目标放在大场镇，依次为重藤支队，第十一、第三、第九、第一〇一等师团，第十三师团作为总预备队进攻敌军(据说有 30 个师团)。10 月 26 日，夺取大场镇后，战况虽大有好转，可直至柳川兵团登陆前，敌军还在顽抗，未能将胶着战引向运动战。

(一) 师团的登陆战斗(图 5，译略)

5 日下半夜，我运输船队分为左右两列纵队，并排驶向杭州湾北岸，进入离海岸约四公里外的临时锚地北面下锚停泊。凌晨 3 时左右，打头

阵的国崎支队开始登陆，刚发出其登陆成功的（灯光和无线电并用）信号，各船队先头部队一起奋力划动小船前进。此时虽然天空星光闪烁，却因晨霭弥漫，只能模模糊糊地望见登陆地点。而且由于来自侧面的海浪涌动，小船摇摇晃晃地难以前进，有的小船也因此搞错了登陆地点。小舢板搁浅在距陆地三四十米的海滩上后，官兵们即扑通扑通地跃入水中，向岸边走去。返回母船的小船由于弄错了母船而乱作一团，往返一次约要一个小时。登陆进程缓慢。师团司令部人员乘坐登陆艇出发时，东方已渐渐发白。在驶向岸边的途中，从认为是国崎支队攻打金山卫城的方向，传来数次炮弹的爆炸声。抵达岸边时天已大亮，先上岸的第一线部队连影子都看不到了。司令部只顾着一心往前赶，到了中午也没集结，直到下午 3 时左右才汇集在了一起。可是，原本应该继续前进的步兵、工兵队等，仍不见踪影。不得不留下后方主任冈田参谋和平冈高级副官，在海边处理后续部队后，才开始动身北上。因为担心重蹈北支翻译问题上的覆辙，决定就在海岸路边的村落进行大休整，掌控后续部队。

日落后，工兵联队主力终于到达，据说是弄错了目标，原打算在西部约四公里的地方登陆，结果撞上了敌军阵地。于是就在海上散开，经过约一个小时的战斗，击退敌军后才上岸。

看来敌军对我军登陆是有防备的，他们在登陆地点一带修建了长长的深战壕，还有士兵守备。但司令部登陆地点附近的敌军，没有想到会在黑夜中遭到我第一线部队的突袭，因此，未作大的抵抗就撤退了。这是一次有幸没有遇到抵抗的登陆行动。尽管这样，由于登陆滞缓，白白等到天亮的司令部，刻不容缓地要追第一线部队，6 日一大早就出发了。

（二）河网地带的艰难进击

进击地带位于扬子江大三角洲地区，在平坦如砥石的水田之间，纵横交错地密布着用于灌溉、交通的大河小渠，没有称得上是“路”的路。不知是由于居民逃难了，还是为了制造障碍，田中的稻子都没有收割，一望无际的金色平原，因此无法知道田中小道到底通向何处。

司令部不得已只能挑选朝着北方、比较宽点的田中小路，让唯一的

步兵部队尖兵中队走在前面，开始北上。可是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由于昨晚的小雨而变得滑溜溜的，进两步退一步。如果遇到河流，就白走50米或百十米的冤枉路。小桥多是独木或双木的，大部分要牵着马过桥（只有司令部幕僚以上人员可以骑马），有时马还会落入河中，行进得极不顺利。恰好这时，大家在大陆强烈的阳光下，背负着沉重的行装，身强体壮的人也因几天以来一直没有休息而感到疲劳。

这时从东方飞来一架飞机。就在大家以为是联络飞机的时候，炸弹在离纵队前方不远处爆炸了。众人大惊，定眼一看，却是我海军飞机。"老天保佑，老天保佑！"有人叫了起来，惹得众人大笑。参谋赶紧取出对空布板，刚要对空联络，可那架飞机却已沿着刚才飞来的方向飞远了。也许那是一架还未能习惯陆战的海军飞机，误将我军当作了"正在撤退的守卫海岸的敌军部队"。但这反而成为打破单调旅途气氛的"强心剂"。

快接近中午了，歇了一会儿后，又动身匆匆上路。除了经过好像发生过战斗的村落之外，仍旧是一成不变地沿着田间小路行进。午后的阳光更为强烈，人们越来越疲惫。日落时，连骑马的干部也选择下马步行了。途中，不时见到一个、两个掉队的兵，就这么拿着枪躺在了地上。尽管和他们打招呼说："怎么啦，怎么啦？"他们也回答我们说："马上就赶上。""那么……"师团长只得下令再休息十分钟。

早些时候望见的、在前面有个灯火辉煌的地方，好像是村落，参谋们说"去那里吧"。可到了那里一看，是个漆黑一片、空无一物的村落，居民们已闻风而逃了，还运走了家中所有的财产。

有人报告说没什么异常情况，大家安心地打个盹过了第二夜。

（三）占领金山

7日也是一早就出发了。河渠少了，没有变的依然是乏味的连续行军。下午2点多，前方突然传来枪声，看来有情况了，大家加快了步伐前进。前方略高点的地方好像有我军士兵。前方传来激烈的机枪、步枪的射击声。师团长及众幕僚驱马赶上前去，中央纵队队长坂井旅团长回过

头看着我们，谷将军很快过去，下马与他握手慰问说："您辛苦了！辛苦啦！"两位将军显得无比感慨。旅团长向我们大致介绍了登陆以来的情况，说："前方敌军是从海岸撤退下来守备金山的，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撤退。"

第一线距敌不过三四百米，接着，城郊那边升起了浓烟。"瞧，敌军撤退了。"众人跟着第一线一路追过去。已突击到居民区里的我军官兵，正在进行巷战，两三个士兵在用河里的水扑灭开始燃烧的房屋。敌军正沿着市区东西走向的主干道向西逃去，停在城西头南北走向的深水河的西岸。我部队一边与敌军交战，一边寻找渡河地点。

其时，夕阳将落。机灵的副官部立即着手准备晚饭，司令部在一间房屋里设立了作战司令部。晚8时左右刚吃完晚饭，有人大喊着："起火了！起火了！"并说着火点就在西部。于是众人"哎呀、哎呀"地慌忙将司令部转移到市区东边的学校，好歹度过了一夜。

8日，天未明，当司令部得知旅团正在渡河并进攻正面敌军时，即刻赶到了渡河地点。第一线部队已经向北追击敌军。用于渡河的铁索还留在那里(将一根铁索固定在河两岸，人在船上拉着铁索使船在河上往返)，司令部用了半个来小时就到了对岸，可是没法将马匹运过去，只得异常遗憾地将千里迢迢、千辛万苦从国内带过来的马匹与士兵(马夫)一起留下来，委托给了兽医部的人员。

师团长最终决定和列兵一样，徒步沿河边小路继续跟在中央纵队后面行军。走了一个来小时，路向左拐去，路上留有中央纵队的足迹。行进在司令部卫兵前面的藤原参谋，在路拐弯处停了下来，正在犹豫不决，不知该向左拐呢？还是一直前进？参谋长和他一起打开地图，说："黄浦江就在附近，河水终归会流入江里的。"我们凭着直觉顺着河边向北走去。走了约二三十分钟，望见了前方林立的帆船桅杆，众人信心大增并加快了步伐。灰黄色的水面由东向西笔直地流去，参谋们急忙赶到江岸边登上一个小土丘眺望前方。不大工夫，西面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紧接着江对岸也噼里啪啦地传来枪声，子弹嗖嗖地掠过耳边，岸边的柳树叶也飘散开来。参谋们赶紧俯卧在土丘斜坡上窥视前方动静。前面的枪声响了五六次就停了，可西面的机枪、步枪声响得更激烈了。根据判断，

是中央纵队正在进行渡河的进攻之中。

黄浦江是一条近百米宽的大河，参谋长立即决定派出两组军官侦察人员去船群中寻找小船。其中一组是司令部信号班班长赤松繁彦工兵中尉(现在住在熊本市)任队长，另一组由步兵军官担任队长。时间已近中午，因此在搜索期间尽快地吃完饭，回到后面约三百米处的一间房子里。

(四) 老天保佑渡过黄浦江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赤松侦察队长急急忙忙回来报告说："有条完好的小汽艇，正派兵监视一个中国火夫开过来，马上就到。"司令部人员火速赶到江边，果然见有汽船冒着烟驶过来。这是一条船舷两侧都连接着机动驳船的渡船。"非常理想的船啊。"师团长等人笑着迎了上去，司令部首脑等四十来人首先跳上船，船平稳地驶了出去。

今天是一个小阳春般的好天气，江上微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也隐含着轻而易举到达对岸的欣慰，这足以让急不可待的官兵们放下心来。偶尔望一下西面上游方向，枪声停了，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央纵队正顺利地乘船渡江。再转过头透过镜片看看下游，好像有部队正在渡江，大概是右路纵队的部分队伍，可以想象国崎支队是最先渡河前进的部队，剩下的只有左路纵队了。那也是傍晚前在上游渡过江之后收到的报告。

登陆三天以来，一直失去联系的各路纵队，竟能偶尔地几乎同时越过这一天然大障碍抵达对岸，这是奇迹，也是极为幸运的事。稍落后一点的司令部，能够借着渡河这一良机掌控各路纵队，并达到军的战略目标——抵达北岸并在一线布开，这既是司令部的行动意图，也是上天赐予的结果，真的可以说是老天保佑了。

(五) 师团投入主要战斗

8日下午，进入黄浦江北岸的司令部，立刻在堤坝下的小村落设立了作战司令部，同时命令中央纵队警戒北部。终于准备进行主要作战了。

此刻，敌军依然还停留在北方各村落，各处断断续续响着枪声。还是完全无法判断这些敌军究竟只是一些从海边撤退下来的部队呢？还是上海战线的敌军主力派来掩护侧后方的部队？何况还没有搞清楚敌军主力是否正在撤退。尽管如此，敌军一定知道柳川兵团已在杭州湾登陆了。可以断定，即便眼下敌军还没有撤退，从战略上看，其撤退也应该近在眼前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百万日军登陆杭州湾”这一悬挂在气球上的标语，在登陆的时候就已飘在了上海上空。

师团开始战斗及派遣平望镇支队

军参谋池谷半二郎少佐早在这之前的登陆初期，即与师团一起行动了。看来他身上带着军的密令，由于师团的藤原参谋与他关系很好，了解其想法。7日晚上，在金山城时，司令部因火情产生一些混乱而向学校转移后，他才取出军关于师团应适时向平望镇派遣一支有力部队占领该地，以便于军将来作战的训令，建议交由参谋长处理。

可是，师团长能够立刻部署的部队，除了目前正在前方作战的中央纵队外，与其他纵队甚至都无法取得联系，而且师团本来的任务就是“迅速进入黄浦江北岸”。因此，师团长没有答应，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再等等看。”次日(8日)早晨，正在向北行进的时候，他又提出同样的问题，师团长回答他“再等等”，继续北上，直到渡过黄浦江。

时来运转，现在又掌握住了部队，水到渠成的就是部署派遣平望镇支队。

因此，征得师团长同意后，决定实施部署师团主力和派遣平望镇支队的任务。命令秋永作战主任参谋和藤原、池谷两位参谋分别起草这两项作战任务的命令。这事就此放心地告一段落了。

恰好这时飞来了一架友军飞机，不过未送来任何情报和军的命令之类文件。但可以通过通信筒，向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报告我师团的现状。

上述两参谋起草并经认可的师团部署要点如下：关于平望镇支队方面，命令目前位于最西部(上游)的步兵，第二十三联队联队长以一个步兵大队、一个工兵小队及通信班组成平望镇支队，经黄浦江到达平望镇

并占领之，以便于军的主力进入太湖东南地区。

顺便说一下，该大队就是在北支作战时，因千军台附近的战斗荣获首个奖状的河喜多藤基大队。该大队由于完成了本次任务，如后面所述的那样再次荣获了奖状。

关于师团主力方面，从全局形势看，考虑到明天之后会与敌军大部队发生遭遇战，在东北部摆开继续击溃正面之敌，并且进击松江西南部地区的军预定的阵线。

8日傍晚，根据事后判明的情况，军发布了下述命令：军派部分部队占领松江及平望镇—嘉兴一带，主力在金山附近集结，准备尔后的行动。第六师团要迅速进入松江西北地区。可实际情况是，师团最终也没有收到这一命令。

注：根据该命令来观察当时的局势，可以判断我中央政府因柳川兵团的登陆，特别是第六师团的突进，导致上海战线敌主力军的溃退，并使战况向有利方向发展时，考虑到国内外的全面关系，暂时限制了柳川兵团的行动。

（六）师团独自决定攻击前进

9日清晨，师团根据昨晚的命令，继续准备预定的大战且转为如下攻击前进：

国崎支队仍然向松江攻击前进；担任右路纵队的步兵第十三联队为右翼队靠近国崎支队；担任中央纵队的坂井旅团（以步兵第四十七联队为骨干）为中央队。担任左路纵队的步兵第二十三联队为左翼队，拂晓时继续击溃正面之敌并快速前进。

停留在前方诸村落的敌军暂时还在顽抗，像是才开战的步枪、机枪声仍不断响着。但在我强有力的攻击前进下，开始逐步撤退，试图采取步步为营的抵抗方式。可我第一线毫不费力就击溃了该敌，并于11时许抵达预定的阵线。

尽管师团逼近了敌军侧后方，敌军也没有认真抵抗，依然向上海方面撤退。由此看来，敌军主力还在上海战线。与此相反，应该进入师团

左右两侧的友军的两个师团好像还没跟上来。另外，迄今为止，军部来的命令也没有一点有关敌军的情报，目前处于一团迷雾中，在这最重要的时刻，参谋们围着师团长开始缜密地筹划。

“两个友军师团未到，是因为登陆行程延误了？或许军根据全局形势作了大的变动？不管怎样，在这个时候是不能犹豫不决的。应该按照军本来的方针行动。”师团长独自决定冲入敌主力军背后。不可思议的是，这时友军飞机正好飞临上空，因此迅速托他们向军报告了师团的决议。

现在回想起来，友军飞机多次飞来，却一次也没有直接送来军的指示。我想大概因为飞机的基地在上海机场，而军司令部在军舰上，或是由于位于登陆点附近没有办法联络吧。

师团长基于上述决心，立刻命令继续按照目前态势进击，自己则紧随中央纵队行进。因为敌军还是采取步步为营的方式进行抵抗，如果司令部紧跟在旅团司令部之后，冒着敌军的弹雨是非常危险的。即便这样，将军仍毫不介意地跟在后面继续前进。坐落在进军路线左前方的一所房屋，突然冒出了白烟。发生了什么事吗？这么想着又走近了数十米，只听见敌兵惨叫着破门而出，翻身倒地。众人正为全身是火的人而吃惊，但只瞥了一眼就赶紧向前奔去。想必是第一线部队遭到来自屋内的狙击而气愤放火烧了那所房子。不一会儿，听到了炮弹发出的尖叫声，炮弹就落在了左前方爆炸了，紧接着第二枚落在了后面。大家不约而同地加快速度前进。不过，没有继续飞来第三枚，大家这才安心了。可将军前面的几个人中，有个卫兵腿上中了子弹，“啪嗒”一下倒在了地上，幸亏是轻伤，在战友的帮助下还可以继续步行。

通过了这危险地带后，第一线部队停在了村头，前面是一片开阔地。这时，从右前方两三公里处传来了颇为密集的枪炮声，那是松江方向。可以判断是国崎支队在攻打松江。但迄今向我们发射炮弹的敌军却没有踪影，前方的村落也无人向我们打枪，弄得众人心里都很纳闷，有种难以言喻的感觉。这就是经常发生在支那村落里的战斗，即所谓的游击战。

（七）切断敌军主力退路的佘山镇战斗

原以为，如果就这样朝着东北方向进击就会到达上海郊区，不如直接切断敌军退路。师团长随即作了如下部署：即命令中央队的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缺一个大队）作前卫，快速向西北方向的佘山镇高地前进，其余部队作如下部署：

一、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目前在左后方，尚未赶到）为左路纵队，经前锋左方向佘山镇西面地区快速前进。

二、国崎支队继续攻打松江并占领之。

三、步兵第十三联队迅速出发，作为师团本部跟着前锋继续前进，让国崎支队去攻打松江。

四、司令部与步兵第十一旅团司令部，随同步兵一个大队及工兵联队本部，紧随前卫继续前进。

佘山镇高地是湖东平原上唯一的孤山，海拔约百米，树木覆盖的山顶上，耸立着一座白色大教堂。登陆第二天以后，前面是一座经常成为攻打的一般目标、以俗称“天文台”而闻名的山。前锋部队经捷径水路快速向这座山进发。司令部略晚些追随其后，傍晚抵达高地东部时，才惊讶地看到，右后方一带出现了连绵不断的灯光，开始还认为是上海派遣军的追击部队呢，因为甚至还看见其中有汽车前灯，便断定那是敌军的撤退纵队，于是大家加快了速度。太阳已经落山，没有月亮。部队来到在山影笼罩下伸手不见五指的佘山镇东侧，沿着小路向公路走去。突然，从公路那边传来炒豆般的步枪和机枪的射击声。司令部立刻停下，迅速派侦察人员去联络，因为是极不符合常规的战斗，只能就这样干等着去的人回来报告情况。侦察人员很快就回来报告：“前锋部队越过鞍部正在向西前进，留下的一个中队守住桥梁，正在东边与敌军作战。”过了十来分钟，前面传来了跑步声，听来人说“轻机枪太热了，请求增援”。于是立即派人赶紧携两挺机枪前去支援。师团长认为事关重大，命令坂井旅团长必须同时指挥尖兵中队（当初行进在师团本部前头的步兵大队，弄错了路而失去了联系）。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完成了部署时，突然从

已停止行进的司令部纵队右后方传来几声枪响，子弹尖叫着掠过头顶。站在路上的所有官兵一下子像遭电击似地全都卧倒在了地上，屏住呼吸仔细听着断断续续来自右后方的枪声，过了约十几分钟。侦察结果表明，右后方的河对岸好像有敌军在活动，是公路上被截断了进军路线的敌军正逃向路两侧寻找其他路线。在此期间，侦察过路边村落的藤原参谋建议，迅速带领所有正俯卧在地的人去了村落西面，众人因为找到了隐蔽的地方都松了口气。这就是当时真实的心态。

安顿好后，公路上的枪声仍断断续续地响个不停。这是因为敌军的撤退纵队正源源不断地拥了过来。战斗打了两个多小时，不但没有停止的迹象，敌军好像还呐喊着企图冲过来。步枪、机枪的射击声在最激烈的时候戛然而止，过了一会儿，又激烈地响成一片，就这样翻来覆去。可这次随着指挥的哨声又响起了令人恐怖的冲锋军号声和呐喊声，并且这一骚乱开始扩大到北部高地。接着有人报告说，第一线部队从河上的桥那边后退到了山腰。

虽然压根儿瞧不起这些敌军，但终因寡不敌众，战斗形势还是很严峻。此刻，随军记者五岛广作氏（《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现在住在东京）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过来打听说："参谋长，问题严重吧？"参谋长特意打气说："嗯，没什么。战场上常有这种事。不是常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吗，没什么好怕的。""真是这样吗？"他半信半疑地说完又消失在黑暗中。背靠着土墙并排坐着的将军似乎正在打瞌睡，一句话也没说。

已到下半夜了，突击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视察作战情况的秋永力作战主任参谋回来了，他报告说："如果敌军占领了那座山，天一亮就可以居高临下控制这个位置了。趁现在去天文台高地吧。"参谋长虽然不是那么担心，但想到万一失误的话不好办，于是下定了决心，征得师团长同意后，看一下表已接近凌晨 2 时了。为了在黑夜里贯彻好命令，决定留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做准备，凌晨 3 时出发。司令部的人集结后，接着，事先侦察过路线且干练的下士官摸着竹竿或树根，参谋长推着师团长的屁股，中野松良专属副官推着参谋长的屁股，就这样顺着密林中无路的陡坡爬上了山顶。先到的平冈力高级副官，已经在山顶布置好卫兵等着我们。爬山时，山麓下响起了枪声，好像敌军察觉了我们的行动，

要来追我们，好像体会到撤退者心理似的，那些枪声也是稀稀拉拉的。山顶上被称为天文台的教堂属于法国天主教教会。

与教会神父的谈判

教会属于外国权益，从国际法上说，军队不可以进入其范围。因此参谋长在征得师团长同意后要求面见神父。看来神父也被一夜来的战斗搅得无法入睡，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大门口。参谋长说："晚安。如您所知，上海作战的结果是日本军队击溃了支那军队，正在追击他们。敌兵上了山，我们因扫荡来到这里，搞清楚了这里是教会。天亮就下山。"神父是这样回答的："如果外国军队进入了教堂，我是为难的。希望您能考虑到这一点。"

因这是没有料到的理想答复，我转而放心地与他进行了座谈。神父还说了些"我是法军大尉，参加过第一次欧洲战争，非常了解战场的情况。"还说了些诸如此类的话，会面意想不到的成功。因此说完"天马上就亮了，要下山了"。就与他握手告别了。（以上对话用的是英语）

稀稀拉拉的枪声随着东方发白基本平息了，望见三五成群的敌兵在向东边撤退，于是就开始架起山上准备好的机枪向他们射击，以发泄一夜来的积愤。

这时，"步兵第十三联队到了！"山上一直还在工作的无线电台那边传来喊声。参谋马上跑过去，通过无线电台向距天文台高地西面约一公里处的该联队发去命令："从西面前进，进攻山脚下的敌军！"到了天色大亮的时候，少数无路可逃的敌兵看到山脚下散开前进的我步兵，急得团团转。一夜的骚乱也好，身心的疲惫也罢，都随着天亮一扫而空，众人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这就是当时的真实状况。

师团长在前面沿着山径向山谷走去，直接指挥仅仅两个步兵中队的勇将坂井德太郎旅团长（现在住在爱知县濑户市），正站在那里眺望着充满血腥气的战场。师团长走过去慰问说："喂，太累了吧。真是辛苦你了。""是啊，开始有些担心，但部下打得很好。"旅团长答复说，又取下钢盔给师团长看上面的弹痕，"这是在天快亮时，被一间房子里射出的子弹打的，幸亏这钢盔救了我"。

山谷附近躺着五六十具尸体，再将视线转向200米开外的公路沿线看，黑压压的一大片尸体盖满了路面，就连公路两侧的旱田中也散落着大量尸体。藤原情报参谋一路从头到尾实地统计了一下，报告说有两千多具。

“遗弃的尸体盖满了佘山镇约两千米长的道路。”这是事后才知道的来自海军飞机的报告。

师团长率领幕僚跨过横在路上的尸体。站在最前面的是迎击敌军并立下大功的中队（中队长三明保真大尉现在住在大分市），在占领的桥上，一边观望战场遗址，一边询问作战情况。之后来到前一个晚上待了很长时间的村落西部，向被送到这里的阵亡者致敬并慰问光荣负伤的伤员。嘱咐要庄重地火葬死者，伤者交给卫生部门治疗。

三个插曲：

（1）虽然将建筑物的一角留给了登上天文台高地的师团长并在周围安排了六七个卫兵。但在东方欲晓时分，一个卫兵发现身边有两个手里拿着枪的敌兵正迷迷糊糊地打盹，不禁大吃一惊，和战友一起将这两人带走杀死了（卫兵的原话）。肯定是在黑夜迷了路，把我部队误认作友军跟上来，并倒在地上睡着了。

（2）最先占领河上桥梁的分队长御手洗和真名井，当敌军冲上来时，未来得及与分队一起后退，被迫留在了敌军中间，藏身于此前在公路侧面挖好的洞中并盖上草。敌军将轻机枪架在了那里。分队长在洞中坐下，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由于友军射来的子弹、不断拥来的敌军部队等原因，在那里待到了天亮。（本人原话）

（3）天亮战斗结束后，坂井旅团长来到桥上视察时，突然从田里横七竖八的累累尸体中站起一个人来，但他一看周围都是我们的人，随即举枪自杀了。“他是敌人，可值得敬佩！”（旅团长原话）

（八）深入敌后切断其退路

大家因取得的巨大战果而信心百倍。匆匆完成战后整顿后，来不及

让官兵充分休息，即于午后（10日）就出发了，越过山谷追赶先头部队。

登陆以后走过的田间小道，都是很松软的路，一旦踏上路面坚硬的大道（蒋介石道路），不少高级军官走起路来都一瘸一拐的。谷将军也拄着一根竹棍走着，那是出发时士兵事先为他准备好的。过了一会儿，一个伍长勤务上等兵牵来一匹雪白的骡子，对将军说："您骑吧！"在部下士兵们的再三劝说下，深受感动的将军感谢了大家的好意后，终于骑上了骡子。

登陆的翌日晚上，师团长的眼镜掉在地板上打碎了一个镜片，他就用纸把它贴上，因此在这里出现了一位白马独眼将军。

自行进之后，原本应该是先头部队的步兵第十三联队，在前一天晚上迷了路，因此，今晨，在司令部队伍前驱逐了山麓下敌军后加入了我们的行军纵队。还有一支登陆比我们稍晚的、由步兵第四十五联队联队长（竹下义晴大佐）率领的两个中队从左边（南边）来向师团长报到，也加入了行军纵队。

在这之后，正揣摩着前锋已到了哪里，边向着前方前进时，突然前方响起了枪声。子弹"啪啦啪啦"地落在纵队跟前，这是从前面一千几百米外青浦城墙上射来的子弹。立刻将兵力集结在道路南侧的村落里，通过联络得知前锋正准备攻打青浦。经判断还有一支登陆较晚并追上来的牛岛旅团长指挥的左路纵队，同样也在准备从青浦东南部发动进攻。

其时已近黄昏。两支部队在日落前发动了进攻。尤其是左路纵队，登陆后不仅追赶及时，还带着两门联队炮。因为他们炮击了南门，支援了逼近敌军的突击队伍，拂晓前即占领了城墙。随后，两个联队协同作战，在凌晨前完全击退了敌军。

司令部迅速沿着青浦城墙东侧，右拐经朝北的道路抵达青浦东北端。随即命令原前锋步兵第四十七联队再次担任前锋，其余部队按照步兵第十三联队、步兵第三十六旅团（步兵第四十五联队只有本部和两个中队）的顺序继续行进。

行军时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司令部行进在本部前头，不一会儿来到了与东边延伸过来的大路相交的三岔路口。约有三百名敌兵误把师团当成他们的撤退部队，慢慢跟了过来。参谋要求后面的一门联队炮

赶紧上来架在路上，命令小队长让敌军充分接近后再开炮。

当毫无防备的敌军接近到400米附近时，炮弹飞了过去。第一发落在道路的左侧，第二发落在了右侧，都没有击中。敌军大惊，掉头一哄而散地逃得无影无踪，参谋命令中止炮击。众人哄堂大笑地叫嚷着："为什么不等他们再走近些呢？"

祥鸟入怀

师团随后继续前进。午后，命令停下休息一会儿。参谋长为了能看到纵队末尾，来到道路西面大约十米处的小土堆上。确认末尾的停止状况后，独自在上面吃了午饭。路上有人喊："参谋长，小鸟落在树上了。"他仰脸一看，落在树上的小鸟腿上系着一根绳子，他悄悄地跑过去抓住绳子，很容易地就捉住了这只人工喂养的小鸟。大家高兴地嚷着："这是只吉祥鸟。"

之后又行进了近一个小时。先是发现敌军丢弃在路上的三门迫击炮，接着是轿车、卡车等，大量物品被遗弃在路上。兵器部等懂行的人员检查了轿车之类的车辆，发现重要零件有的被破坏，有的被取走，暂时无法使用。不过，有两辆卡车经过拼拼凑凑，勉强可以使用。"太好了。"立刻派参谋部的赤尾今朝雄大尉（现在住在熊本市），带领十多名下士官兵驱车前往上海补充弹药及医疗用品。那个五岛特派员为了尽快向家乡报道消息也加入了卡车班。该卡车班在以后的作战中，多次立下汗马功劳。这是因为，第一，是吉祥鸟的出现；第二，是这天下半夜在三家村附近取得了巨大战果。（后述）

向苏州路的追击

据判断，敌军之所以丢弃刚才提到的大量武器、车辆，是因为我友军飞机炸毁了前面不远处白鹤港镇河上的桥梁。我军考虑到位于更北面的苏州河天然屏障，觉得有必要划分纵队。尽管仍在河网地带，还是立刻命令行进在本部最前头的步兵第十三联队为左路纵队，命令他们快速向苏州河进军。

处理完上述两件事后，司令部行进在总队前头继续北上，并迂回至

白鹤港镇被炸毁的桥梁右边，经无名村落的小桥过了河。这时天已经黑了，发现在右前方大约两百米处，有一所灯火通明的房屋，其附近吵吵嚷嚷地挤满了撤退下来的敌兵。于是开枪击溃他们后赶紧向前行进。当了解到前锋已抵达苏州河并与敌军接触后，本部在后方等了一个通宵。

苏州河渡河之战(图7，译略)

苏州河是连接上海和苏州的人工大运河(宽达80米)，北面与其平行的苏州路，是敌军从上海方面撤退的最重要通道，近来敌军正经过这里源源不断地撤退。

因此，前锋试图迅速切断敌军退路，正准备以部分队伍从公路方面(桥梁已被飞机炸毁)进攻，用主力从敌军防守较为薄弱的上游方面渡河进攻。

在前锋后方等到天明的师团司令部人员，一大早就去战场视察。可不能小瞧敌军，他们在桥梁北侧修筑了钢筋混凝土碉堡，左右两边的战壕阵地以此为中心正向我猛烈射击。

师团长当即命令两门联队炮占领阵地并掩护渡河进攻，正巧这时又飞来两架友军(海军)飞机开始俯冲轰炸敌碉堡，此举重创了敌军。

上游方面步枪、机枪的射击声极为激烈，看来渡河成功了。那里的敌军撤退了，公路方面的敌军也放弃了阵地消失在北方。

我第一线部队利用便携式折叠舟和夺来的民船，渡过河追击敌军。在这次战斗中，以勇敢闻名的第二大队大队长吉冈赖胜少佐承担主攻任务，但在指挥作战时，非常遗憾地被子弹击穿了手而被送到了后方。

另据事后判断，有关此次作战胜利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大队第四中队抵达河岸时，小队长草本利恒少尉(现住在大分市，担任商工会议所会长)发现对岸有数只民船，便说了一句："有人过去吗?"勇敢的下川上等兵第一个脱光衣服开始游过去，小队长随即不顾敌军射来的子弹也跟着游了过去。岸上的战友看到后一起射击掩护他们，也有人跟着游了过去。终于夺得四只民船，有力地推动了师团渡河的速度。

溃敌停留在安亭镇南端，前锋立刻击退了他们并抵达安亭镇中央十字路。此时恰好遇到从东边经苏州路源源不断撤退下来的敌军纵队。

我军前面的敌军与之会合后向北方逃去，前锋追赶着他们向太仓方向进击。到达安亭镇十字路并了解到这些情况的师团司令部，立刻停下来，派一个步兵中队去镇东边占领东头，防备继续撤退下来的敌军。

在这之前，师团自9日在松江西南方，自主冲入敌军背后就脱离了柳川兵团的指挥，归属上海派遣军并接到必须快速向昆山前进的命令。

目前，敌军预设的五条退路已被我截断了三条，只剩下了太仓和通向其北面的两条路。师团现在是该再向北方前进到达太仓呢？还是按照新命令的任务径直去昆山呢？师团处于选择之中。根据形势反复考虑后，师团长当即决定了后者，命令前锋经苏州路北面与之并行的铁路沿线地区向西前进，其余部队部署如下：

一、步兵第十三联队由旅团长指挥经苏州路向昆山进击。

二、步兵第三十六旅团（缺步兵第四十五联队）为左路纵队，经苏州路南侧地区向昆山进击。

三、步兵第四十五联队联队长指挥部下两个中队和一个工兵小队为水上挺进队，向昆山进击。

四、司令部率领工兵联队主力、两门联队炮及一个步兵中队，经苏州路继续跟随步兵第十三联队行进。

三家村附近的巨大战果

11日，从白鹤港镇南面，沿田间小道分开行进的步兵第十三联队，在友军飞机的引导下，从有民船的地点渡过了苏州河，日落后继续北上。萩平昌之中尉指挥的尖兵中队，黄昏时发现正经过苏州路撤退的敌军纵队。于是暗中抢先截断其退路，与跟随其后的第八中队一起沉重地打击了敌军。位于本部前头的冈本保之联队长，看见继续向西走来的敌军纵队，决定趁着天黑迎击之。他让部队在与苏州路南侧并行的长约两百米的距离内散开，等敌军非常接近后，亲自下令同时射击。敌军遭此突袭惨叫着乱作一团，丢下大量尸体、军用物品纷纷向北逃窜。联队随着天亮扫荡了北方村落，取得抓获两名将军、两面军旗等巨大战果。司令部于次日下午在安亭镇接到该报告并下达了前述命令。

（九）占领昆山（图8，译略）

13日，晴。师团大致排成四路纵队向昆山前进。清晨，司令部从安亭镇出发，走近步兵第十三联队取得巨大战果且充满血腥味的新战场三家村。一路遗弃着累累尸体和迫击炮等军用物品，同样的遗弃物，在北边的农田黑压压地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北方，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敌军逃窜时混乱不堪的景象。

纵队一边清除路上的这些障碍物开辟通道，一边继续跟着步兵第十三联队行进。该联队不时挥动着缴获的两面军旗意气风发地行军。

离目的地昆山不太远了，大家加快了速度。11时左右，从前方不远处传来枪声，师团长率领幕僚加快步伐来到一个小高地。前面的士兵已经散开布阵，正从小高地下去向前突击前进。小高地前方是一片低低的平原。滔滔奔腾的大河（宽约八十米）横贯南北，可以看见在其西面约千米处凸起的环绕着黑色城墙的昆山市。公路穿过河上桥梁（舟桥）抵达昆山。铁路桥高高地紧挨着舟桥左边。分散在河对岸各处的钢筋混凝土碉堡虎视眈眈地对着河这边。

位于河东岸的敌军第一线，似乎正向我第一线射击。好像是从昆山西面高地方向发射过来的炮弹，不断地在前方爆炸，掀起阵阵烟尘。司令部指挥部门设在小高地前端，首脑们仔细看着摊开的地图，周围开始有步枪子弹落下来，因此就转移到右前方低矮的农舍，将作战司令部设在那里。命令两门联队炮迅速占领阵地掩护第一线进攻。前锋部队在公路以南散开并攻打逐步接近了的敌阵地，敌军仍拼命抵抗，试图不让我靠近。

此时，右路纵队（步四十七）进入了低洼地，正向下游河岸突击前进。另外，下午晚些时候，步兵第三十六旅团（缺步四十五）抵达了上游河岸。先前为了去白鹤港镇补充弹药，派往上海的赤尾卡车班，下午1时左右，满载着大量弹药、医疗用品及部分食品回来了。第一线部队已经缺少弹药，立即请求补充，因能够马上得到补充而士气大振。

赤尾今朝雄大尉报告了有关卡车班的这一次行动。他说，在迅速向

上海行驶期间，多次遇到撤退下来的敌军小部队，于是用机枪扫射驱散了敌军并继续急驶。经过佘山镇战场时，还要一边清除遗弃的尸体、军用品等，一边前进。另外，有一次，夜晚和敌军打遭遇战时，曾派几个人绕到敌军后面点燃房子使之撤退等等，凭着非凡的智慧才好不容易于半夜抵达上海。在军司令部里，连参谋长塚田攻少将都出来夸奖他们说："真难为你们来了。"并说要再增派数辆卡车。在回来的路上倒是没发生什么事。当再次经过佘山镇时，那位神父为了预防出现疫病，正在指挥附近居民掩埋尸体。他走过来打招呼，让我向那天晚上见过面的参谋长问好，并托我给您带来了这张大大的支那式名片。他说完后将那张名片给了笔者。

师团长非常欣赏这一勇敢得当的行为，事后给予了表彰。

尽管昆山就在眼前，由于受到大河阻挡，进攻并不如意，司令部长官懊恼地直跺脚。综合至日落后的情报：第一，公路及铁路桥附近的敌军正依托已修筑好的阵地顽固抵抗。其次，部队虽然到达了河岸，但宽达近百米的河面没有地方可以涉水过去，仅有的几只民船又被敌兵集中到对岸看守着。

师团长鉴于上述状况，决定将进攻重点放在敌军没有防备的上游地区。于是命令向牛岛旅团长传达此意，并为之配属了工兵联队的主力。随即将刚抵达的竹下义晴水上机动部队也一并让他指挥。命令他翌日晚上(14 日)必须从上游渡河，进攻敌军背后右侧。

14 日天明，竹下水上机动部队和牛岛旅团，经水路到达河岸。15 日拂晓前，轻而易举地成功渡过了河，并进攻敌军背后右侧。

14 日晚上，位于公路附近的我第一线部队，击溃敌军后尾随敌军强行渡河。敌军往桥上倒油纵火燃烧，又从对岸的阵地集中火力向我射击。但我官兵毫不畏惧地一边用钢盔舀河水灭火，一边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发起冲锋，刺死碉堡里的敌兵，又杀掉战壕中的敌兵，击毙了大量敌兵。司令部顺着被烟火熏黑的桥过了河，一路望着被铁丝捆在一起的大量遗弃的尸体抵达了对岸。右路纵队冒着敌军的弹雨，趁着黑夜夺取了对岸的船只，用它渡河并进攻，过河后继续向昆山进击。

之后，司令部一直沿着铁路线行进在第一线的后面。抵达昆山火车

站时，受到来自火车站北部昆山南侧敌军的猛烈射击。敌军仍竭力留守昆山抵御我右路纵队的攻打。可是师团面前的敌军主力已向西面的苏州方面撤退，我牛岛部队已成为追击队，一直追到昆山、苏州之间，在早就构筑好的数道阵地前停了下来。司令部在右路纵队驱逐了昆山之敌后进入了昆山，就此彻底达到了占领昆山之目的。司令部进入昆山时，从上海方面追击过来的第九师团部分部队，也跟在我右路纵队后面进入了城里。

第一期会战的最后一夜，就这样在潜伏城里敌兵的不断枪声中迎来了黎明。这是一个充满胜利气氛的明朗的清晨。

幕僚会议

师团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中途转而归属于上海派遣军，并进击至昆山。因此，上海派遣军所指挥的各路师团不久一定会陆续赶上来。师团尚未接到一直等待着的命令。但不能就此袖手旁观，于是，师团马上召开幕僚会议，讨论师团今后作战的三个方案，方案如下：

一、继续击退正面之敌到达苏州，然后左转去平望镇追赶柳川兵团。

该方案是一条与兵团会合的捷径，但由于这一地区属于上海派遣军的作战区域，或许会遇到麻烦。

二、为了避免出现上述问题，从目前所在地向左斜方进击去平望镇。

该方案由于途中是没有路的河网地带，担心会明显降低前进速度。

三、老老实实沿着原路返回，继续跟着兵团行进。

该方案便于掌握登陆之后赶上来的部队，但路途长，有可能赶不上攻打南京。

以上各种方案经过研究，最后得出结论："鉴于全盘局势，只能着眼于大处，听从高层。"决定等待命令。

这天傍晚，果然接到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命令，大意为："第六师团必须立即整装待发。18 日出发，掉头经松江附近到柳川兵团，复归其指挥。"于是抓紧准备工作。

推迟登陆的部队状况

参谋本部通过平时调查所得结论显示，大部队登陆杭州湾是非常困

难的。由于车辆及马匹部队的登陆速度明显迟缓，让部分野炮部队紧随步兵部队登陆后，运输船队竟不得不全部掉头驶往上海登陆。这样，在吴淞登陆并追上师团的第一批部队中，仅有一个骑兵中队是师团的。那支部队在师团从昆山掉头后不久追上了部队。继而，骑兵联队的主力到了。其他部队先后在去南京的路上赶了上来。如部分辎重队伍就是在攻打南京时才赶到的。师团实际上只是在攻打南京时，各路部队才真正到齐并全力以赴地作战。

（十）师团荣获的奖状和表彰

对回顾师团自杭州湾登陆以来的战绩有巨大帮助的就是奖状和表彰了。有记录的就有来自军司令官等颁发的奖状和表彰：

柳川第十军司令官的表彰（11 月 10 日）

贵师团计划周密且行动果断，在艰难的登陆作战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克服了地形恶劣和补给不足等困难，勇猛前进，终于在登陆后仅五天就占领了第十军第一期作战计划的目标——松江，迫使苏州河一带的敌军全线崩溃。其功甚伟，其劳甚多。

注：这里的苏州河指上海市附近的那部分。

柳川第十军司令官的表彰（11 月 13 日）

贵师团首先成功进行了艰难的登陆战，可以说功绩卓著，其业绩和战功均属罕见。继而排除地形和补给的困难，真正贯彻了迅速果敢的作战精神，一举进入苏州河左岸地区，为军完成任务作出了贡献。

师团如今留下的赫赫战功，暂时脱离军的指挥去接受上海派遣军的指挥。值此认可师团迄今以来的功绩尤为卓著。顺致谢意，并祈武运长久。

松井方面军司令官的表扬(11 月 15 日)

第六师团自登陆以来,历经艰难困苦,圆满地实现了神速的机动,完成了封锁上海以及为方面军主力在昆山附近的速胜创造了机会。而且,今晨接到占领昆山的报告,为之奋力作战而欣喜至极。

松井方面军司令官的奖状(11 月 30 日)

第六师团
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第二中队
独立山炮兵第三联队第三中队部分
无线电第五十六小队
无线电第五十七小队

上述部队自 11 月 5 日登陆杭州湾以来,克服气候、地形之险恶迅速前进,8 日即渡过黄浦江,给上海周围敌军侧后方造成巨大威胁,致使敌战线崩溃。9 日,该部队当时仅有数门山炮而已,粮食弹药亦极匮乏。然出于战况大局计,仍独自果断下令追击,不顾夜黑道路泥泞,继续北上。此间,于佘山镇歼灭性地打击万余敌人,于青浦围攻守敌并经鏖战将其歼灭。接着长驱直入渡过苏州河,冲向敌主力之背后。此等迅速果敢之行动,使敌措手不及,启方面军主力追击之先河。尤以步兵第十三联队于三家村附近切断上海至昆山之路,且于夜间数次巧诱大批敌兵于俎上而歼灭之,获军旗两面及战利品无数。又截断昆山至苏州敌之主要退路,置其于死地。

总之,师团长及其属下坚忍不拔,果断实施快速挺进险境并切断敌之退路,给予敌歼灭性打击,使军取得大胜之果。师团功绩卓著,堪为全军楷模。

特授此奖状以彰显其誉。

香月第一军司令官的奖状(11 月 30 日)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三大队(缺第十、第十一中队)

同　　第八中队

同　　速射炮中队第一小队(缺一个分队)

以上部队归属牛岛支队长指挥的步兵第二十三联队右翼第一线的部队，自1937年9月2日以来，奉命进攻从板桥村附近至千军台附近的敌军阵地。在第三大队大队长陆军步兵少佐河喜多藤基的指挥下，始终积极果敢地逐一击溃依托险峻山地死守的敌军，并彻底击退敌军顽固的反击。尤其是在9月8日，遭到约三千敌兵反击时，主动出击而歼灭之。又于9月13日全力进攻敌军顽固死守的海拔1 100米最高阵地，给敌军以歼灭性的打击。尽管在此期间，干部及下属人员伤亡巨大、补给匮乏，十几天来，不但忍受住了难以忍受的饥渴煎熬，还不断积极勇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终于夺取了至关重要的最高峰阵地，迫使敌军全面撤往大寒岭以西地区。

该部队以勇敢之行动，挫败了敌军试图派遣大部队由我侧面进入北京地区的计划，并有力地促进了牛岛支队参加涿州、保定会战之端绪。其功甚伟，特授此奖状。

第一军司令官　香月清司

1937年11月30日

柳川第十军司令官的奖状

平望镇支队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三大队

独立山炮炮兵第三联队第二中队一小队

工兵第六联队第二中队(缺两个小队)

师团无线电台一分队

上述部队在河喜多少佐的指挥下，奉命占领作战的重要据点平望镇。11月10日，在松江附近，竟独自以小股兵力果敢实施长距离且极为艰难的水路作战。途中奇袭西塘镇、芦墟附近之要冲，14日

黎明，又突袭平望镇，给予敌军以歼灭性打击并占领该镇。支队神速地占领平望镇，突破了敌军自夸的从福山附近横贯苏州、芦墟、嘉善至乍浦附近的防御线，彻底截断了苏州、嘉兴之间及苏州、湖州之间重要的交通线，沉重打击了敌军，有力地支援了军的作战，其功甚伟。

特授此奖状以彰显其荣誉。

第十军司令官　陆军中将柳川平助

1937 年 12 月 16 日

（十一）充满幸运的作战——杭州湾登陆战之反省

正如上述一个接一个授予的表扬及奖状所显示的那样，师团的作战过程，符合两位军司令官的意图，极大满足了其作战要求，对于师团而言，这的确是无比光荣且令人振奋的。但是，反思当时状况，也有若干不利条件和不当的指挥，属下部队的行动中也还存在不少缺陷。然而，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当然是各路部队克服千难万险，采取果断行动，不折不扣执行任务的结果。但同时也得益于种种幸运，因此，充满了对上天的感激。

首先是师团登陆作战的指导方针，最初计划是在第二天傍晚前进入黄浦江北岸。可是，由于混乱而滞缓的登陆行动，加上进击河网地带的路途难行等因素，最终，登陆后的第四天才抵达计划地点。这在作战一开始就让师团统帅部深感失望。但是，由于各路部队在此期间，都能拼命努力并按照师团司令部的计划行动，最终竟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赶到了黄浦江边，再加上搞到了有如天赐的、非常适用的渡船，使司令部得以迅速渡江，适时掌控各路纵队且着手部署进攻阵列，还能够派遣平望镇支队。这的确是本次会战中获胜的根本原因。

在之后的作战中，独自决定向敌军背后突进，其结果是切断了佘山镇附近敌大纵队的退路，捕捉并歼灭了敌军。但是，理应随后就派出部分有力部队，去切断上海至昆山之间的道路，师团却因为部队的分散而

无法及时对各路部队进行部署，直到攻打青浦城之时，所有的队伍才汇集齐整，可以说这是一个大失策。幸好正如“祥鸟入怀”的预兆，之后，分头行军时，行进在左边的步兵第十三联队幸运地在三家村附近，切断了上海至昆山之间的道路，再次获得巨大战果。加之能及时派出缴获的敌军卡车去上海拉弹药供给，为进攻昆山补充了弹药，使部队在进攻中发挥了应有的作战能力，迅速给予敌军致命一击。

另外，如果在到达黄浦江之前，就下决心派遣平望镇支队，也许会失去横穿宽广河网地带的时机。而在决定要渡过黄浦江时，因为迅速征用了大量民船，得以利用较大的水路，结果通过水上机动，不失时机地全部完成了支队的任务。

以上是笔者在参与筹划指导师团的作战中，所感受到的被认为是众多天机中的一两件而已。由此想起了楠公主张的“非理法权天”：“非不胜理，理不胜法，法不胜权，权不胜天，天化作明而无我。”这是楠氏兵法的原则。就是说，我相信天时、气候、天机好运是重要因素这一说法。将它引用于师团的作战，实在是夸大其词地自我炫耀，可这也是笔者真实的感受。

再者，登陆以来，在师团的作战行动区域里，纵横交错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河沟渠塘，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河网地带。在师团不失时机地突破了这些障碍并取得赫赫战果之背后，是工兵联队长等指挥官巧妙而得当的指挥，工兵官兵们勇猛果敢的行动，在此无暇一一列举，但贡献颇大，其功绩值得专门书写。在此予以说明。

第三篇　占领敌人首都南京

一、掉头转向南京，准备长途强行军

登陆杭州湾后，不分昼夜地穿越河网地带突击前进。在恶战苦斗中，经历许多危机，但都取得了巨大战果。当攻打战略要地昆山时，甚至都感到时间已过了一个多月，实际不过旬日而已。因为不分昼夜地连续激烈行动，抵达昆山后的几天，连吃的都必须完全依赖敌区粗食，有时甚至弹尽粮绝，官兵身心极度疲惫。但官兵们在大胜带来的精神鼓舞下，斗志昂扬一鼓作气地进行战后整顿，同时做好行军的准备。他们抓紧治疗脚伤、修补破损的鞋袜。今后虽然主食也必须在敌区解决，但补充部分副食品，尤其是医疗用品等急需物品，还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决定让卡车班再扮演一次重要角色。（出发后第二天，该班返回，来到正在夜行军的司令部）

看一下我军在这段时间内的一般状况吧。柳川兵团的主力登陆后已经西进；上海派遣军越过昆山一线后正向南京进击。在考虑师团前途时一想到这些，不由得感到一种紧迫感。

事后了解到，友军在此期间的一般状况如图 9 所示（图略——编者）。

（一）终于踏上长途行军旅程

11 月 18 日，终于开始掉头返回了。师团为第二梯队（步兵第三十六

旅团主力为第一梯队、师团司令部及步兵第十一旅团为第二梯队）。凌晨，部队顶着寒风飞雪出发，经过仍散发着血腥气的三家村、安亭、青浦、佘山镇及松江，于21日傍晚抵达嘉善。途中，通过松江附近后，师团长被召前往位于金山的军司令部，登陆后第一次亲自向军司令官汇报作战的具体情况。

那天运气不佳，属于第二梯队的步兵第四十七联队中，因有人高烧腹泻而被怀疑是霍乱。步兵第四十七联队因此被命令停止行军一个星期。为了早日赶上军的主力，日行军超过40公里的强行军被迫停了下来，众人悲愤地抓紧保健治疗。医治有了效果，两天内，其他部队没再出现新患者。给军里发过电报后，司令部及步兵第十三联队于24日又继续行军了。

（二）行军中恭领奖状

那天午后，司令部通过嘉兴后，正向北前进时，汽车追上来送来命令：军司令部目前位于嘉兴，请师团长及参谋长立刻来司令部。师团长等吃惊地接到这意外通知，即迅速赶到司令部。师团长汇报了师团现状后，军司令官非常感谢他所取得的成果，亲手送上前面提到的奖状，即授予第六师团及平望镇支队的奖状，并举起香槟酒杯表示祝贺。对这刚授予的奖状，师团长及参谋长也深为感激，嘉奖又一次激发了对属下各部队英勇奋战的感谢之情。为了去追赶快速行进中的纵队，一行匆匆谢绝了军司令官诚挚的挽留。

在此期间，脱离师团长直接指挥而各自行动的各路部队，目前状况如何呢？先前的平望镇支队河喜多大队和野炮第一大队（大队长儿玉彻少佐），占领松江后脱离了师团的指挥，与第一一四师团先后归属于西进中的国崎支队指挥；师团的第一梯队［牛岛少将指挥的骑兵联队和野炮第二大队（大队长安河内成美少佐）、工兵第二中队等］，正与第十八师团先后向西进发；另外，坂井少将指挥的步兵第四十七联队，仍然停留在嘉善；辎重等运输车队随船队返回上海；登陆部队大多正从后面追赶过来。

在这之前，我国政府因外交方面的诸多问题，尚未决定攻打南京的

方针。上海派遣军及柳川兵团至20日仍奉命停留在常熟、苏州平望镇及嘉兴一线待命。但是，由于柳川军司令官及第六师团师团长等人的积极建议，第一线部队逐步向前迈进。到了24日，制令线变成了无锡和湖州一线。第一线部队的推进行动，在这之后仍处于犹豫不决的状态。12月1日终于决定向南京进军。（顺便说一下，大本营设立于11月20日。）

（三）没有敌军的乏味行军，怨声不断 为死马立墓标，收容病马

还不了解最高统帅部意图的官兵们，为了尽快赶上先行的师团，不管晴天阴天刮风下雨，沿着笔直横穿大平原的蒋介石大道（高出地面宽约四米），夜以继日地单调强行军。用两脚规在图上标出40公里处的村落，只要能露营，也不管那村落大小。“司令部就找个小村落住。”另外还听到一些牢骚，“最难受的是看不到敌军”等诸如此类的话。

自从进入太湖以南地区，就不断出现多达二三十人组成的小队。好像是由先行师团掉队士兵组成的。超越他们时总听到“现役先生，您先请”之类善意的玩笑。到处都能看到伫立在路旁、水边被遗弃的去了鞍的马。那些马用哀怨的眼神望着走在路上的行人和同类。还看到死马被一群群支那鸟啄食。确实是一幅让人心痛的画面。师团兽医部部长立石朔中佐，亲自一一检查了那些有伤病的马，给它们敷药，牵走还能走路的马。命令部下在死马前竖起“日本军马之碑”的墓标。为了带走其中的十几匹马，还在广德设置了病马收容所。这些充满爱马之心的善举数不胜数。

之后，大概是为了避免与先行师团交错在一起发生混乱吧，师团曾被命令停止行军一天。可当12月1日刚下令全军突击前进，师团即如弦上之箭，鼓足劲儿迅猛前进，又开始了继续以步兵第十三联队为先头部队的强行军。经溧阳、溧水，8日刚过中午，就抵达距南京南面约十公里的东善桥。离开师团主力，在靠近第十八师团后方进击的牛岛旅团，从广德附近转道向北直接朝着目的地南京的西南面进击。

二、突破南京城外敌军阵地

抵达东善桥后，观察了一下前方，看到先行的第一一四师团正从西北方进攻占领牛首山及其西南面高地。但战况好像毫无进展，他们的进攻方向也不太理想。师团长判断应该从北面突破将军山和牛首山一线，迅速逼近南京。（图 10，译略）

因此，当派遣秋永力作战主任参谋去第一一四师团司令部的时候，正巧柳川兵团的先遣参谋胁光雄中佐也在场。协商后决定，将两个师团的作战地界定于穿过将军山山顶西侧的南北一线。

将军山及牛首山的高度，都在海拔百米以上，屹立在东善桥至南京的道路两侧，地势险要，是由两侧扼住师团前进路线的险要地点。敌军向这一线派出了精锐的城外支队，依托事先修筑好的纵深长、设施坚固的阵地进行防御，通常认为是难以攻打的防线。

如今，南京就在眼前，绝不允许有片刻犹豫。师团按照前述协议，立即命令前锋步兵第十三联队沿着公路两侧散开，接着命令第四十五联队将主力增援到右边，将部分兵力增援到左边来发动进攻。命令随后跟上来的野炮联队（缺一个大队）及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联队长原田鹤吉大佐）第二中队在公路两侧占领阵地，以此支援第一线。

第一线部队一边驱逐面前的小股敌军，一边推进到敌阵地前。敌军顽固抵抗直到太阳落山。在这之前，自上海登陆后就一直快速前进的轻型装甲车中队（中队长井上直造中尉），傍晚抵达战场，随后不久就试图突破敌军防线。他们边向公路两侧的战友们挥手致意，边勇猛地突击前进。可是，由于来自两侧高地上敌军的集中火力，特别是迫击炮及反坦克炮的射击，两辆装甲车被击中，起火燃烧。最终突破尝试受挫，只得停下。

9 日拂晓，第一线部队调整了阵势，在炮兵的掩护下夺取了多个敌阵地。但受到敌军居高临下的火力控制，并受到分布在各处碉堡的阻击，进攻很难有进展。情报主任藤原参谋觉察到这种状况后，上午临近 10

时，他出去视察了战况。参谋长又在11时左右，亲赴战场，从炮兵阵地后方的高地观察战况。虽然部分炮兵将阵地向前推进并实施了有效的炮击，但还是觉得由于敌军依托地形顽固抵抗，敌军主阵地是不易被攻破的。从全局看，他判断，到了晚上，第一线部队如果一直大力进攻，一定可以成功突破，并迫使敌军撤退。他向师团长汇报了自己的看法。

早先出去的藤原参谋到了下午还没回来，正担心的时候，2时多他回来了，可手被子弹击穿了。一问才知道，他去了靠近第一线的炮兵观测所，在联络第一线部队队长并进行督战时，手被步枪子弹击穿了。军医部部长根岸军医少将亲自执刀为他治疗，并告诉他要送到后方医院，可参谋坚决不同意。于是师团长和参谋长反复劝他，战争时间还长，需要他迅速痊愈重返战场。最后他才勉强答应去后方医院了。

他在上海野战医院住了数月后，又历任了香港军参谋等职。1943年，在汉口荣任第十一军作战主任参谋。有一次，他随同军司令官塚田攻中将(后晋升为大将)来南京，参加中支方面军兵团长的会议，不巧飞机在归途中因浓雾发生事故而殉职。在如此重要时刻，失去这样优秀的人才，的确是国家的巨大损失。

(一)迎来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的军旗

在即将进攻南京之时，8日，师团长抵达东善桥。他决定："务必在攻打时将四个联队的军旗并行排列。"第三次迅速派出卡车班去嘉善，迎接在那儿停留了一个星期、眼下正昼夜不停地追赶部队的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的旗帜。幸运的是，次日(9日)午后，卡车扬起一溜灰尘一路急驶地开了过来。长谷川联队长及坂井旅团长护卫着联队旗帜下了车。两个步兵中队跟随两侧，激动地迎来了军旗。旅团长马上报告了师团长，不久即去指挥第一线部队了。

这天一大早，第一线部队就开始猛烈进攻敌军阵地，到了晚上更是千方百计地使用一切手段不断发起进攻。下半夜，有报告说夺取了牛首山一角。接着，正在进攻将军山西面斜坡的部队也送来了突击成功的捷报。事先已做好准备，等待这些报告的司令部，10日凌晨3时就出发，沿

公路往北到达牛首山东麓。其时，由于第一线部队正从两侧高地下面蜂拥追击前进，司令部便停下等了半个来小时，才紧随其后继续行进。这是兴奋的喧哗。

第一线追击部队于拂晓击溃了占领铁心桥的敌军，进入其北面。不久司令部也进入铁心桥村落，野炮部队也从后面跟了上来。

（二）军的规章

8日下午，师团在东善桥从军那里领取了有关作战方面的规章，要点如下：

一、因南京城里有许多外国使馆、教会等各种权益（详细地纪录在大比例尺的地图上），在炮击或巷战时，严禁出现破坏、烧毁之类行动。

二、对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和非战斗员的中国人，严禁有危害他们的行为。

三、严格执行军纪风纪，严禁有损皇军荣誉的行为。

师团进一步对之加以详细的说明和提示，将此命令传达到隶属的各部队。

准备攻城用各种器材：在北支作战期间，经历过攻打保定、正定城墙的步兵和工兵部队，利用东善桥附近的大竹子，制作10米来长的梯子，还征用了绳子等。在攻城战期间，未因其重仍一直携带着行动。在攻打南京城时果然发挥了奇效，可以用它渡河，用它攀登城墙。

三、攻击南京城

（一）南京阵地概况

南京城自古以来就因改朝换代等，一次次地发生动乱，其结果是在颇为坚固的城墙外侧，环绕着城墙又围了一道护城河。在上海战线初显

颓势之时，为了防备我军攻打，就以所谓的人海战术动员了大量劳动力，修筑了从雨花台到紫金山的弧形阵地，作为主防御线，构成了颇为坚固的防御阵地。城墙高达 20 米、上端宽达 10 米，环绕着齐胸高的可以直射、斜射的城墙堞，并设置了机枪及迫击炮阵地以备远战近攻。在城墙前方雨花台一带的丘陵地区，设立了数道人工开挖的垂直阵地，重要地段设置了碉堡、反坦克壕及铁丝网，对外宣称“固若金汤”。（图 11，译略）

（二）缩小进攻南京的包围圈并对城墙发动进攻

10 日拂晓前，当师团突破将军山及牛首山一带的城外支队阵地时，上海派遣军已从东面攻打主防御线。第九师团逼近了城墙，从北方来增援的第十三师团，正快速从扬子江北岸地区，压向南京东北部的扬子江对岸。

如前所述，因受诸兵种拖累，我师团直到 10 日下午才与右翼的第一一四师团一起着手进攻正南面的主防御线。

抵达敌军主防御线阵地前的师团，命令坂井少将指挥的步兵第十一旅团（配属一个野炮大队及一个工兵中队）“不能落后于其他兵团”，马上攻打雨花台敌军阵地，同时命令进入西善桥东面地区的牛岛少将指挥的步兵第二十三联队和一个野炮大队，攻打南京城方向。司令部于傍晚转至西善桥，下达攻打南京城命令，要点如下：

右翼部队攻打包括中华门的南北一线（以东地区为第一一四师团）至城墙西南凸角之间。

步兵第十一旅团（缺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的部分部队）

独立机枪第八大队第三中队

野炮炮兵第六联队第一大队

独立山炮炮兵第二联队第二中队

独立轻型装甲车第二中队及第六中队主力

工兵第六联队第一中队主力

辎重兵第六联队第一中队主力

左翼部队分批向西北部移动兵力，攻打水西门、汉西门及以西地区。

步兵第三十六旅团(缺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的部分部队)

骑兵第六联队

野炮炮兵第六联队第三大队

独立山炮炮兵第二联队主力

工兵第六联队第二中队主力

辎重兵第六联队第二中队主力

炮兵部队跟随第一线推进,在安德门东西地区占领阵地,主力协助右翼部队,以部分部队协助左翼部队。

野炮炮兵第六联队本部和第二大队

野战重炮炮兵第十四联队第一大队

工兵半个小队

工兵部队和预备队一起行动。

工兵第六联队(缺配属部队)

预备队经铁心桥、西善桥向小米行移动。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一大队

上述命令下达后,左翼队队长牛岛少将提出,务必希望将西南凸角划入左翼部队的作战区域。师团长再次考虑后,同意了他的建议。结果使得预定攻打西南凸角的右翼部队的步兵第四十七联队,去攻打中华门和西南凸角之间的城墙,步兵第二十三联队代之实施其原任务。

10日下午以来,右翼的各路部队,果断地向南京城发动进攻,试图将太阳旗插上城墙。但敌军依托巧妙地建在不规则丘陵上的阵地,顽固地进行抵抗。各部队将山炮及野炮中队分开使用,边推进阵地,边摧毁敌阵地据点,并昼夜不停地通过恶战逐一夺取之。由于敌军重新依托其后方阵地不断进行反击,所以战斗进程并不如意,以至于到了10日晚上,还是没有能夺取雨花台的全部阵地。

左翼部队方面的状况几乎相同,由于地形方面的原因,只进击到连接左边平地的丘陵地带,战斗进展还较好,得以进入前方。

11日清晨,随着左翼部队第一线的攻入,司令部前进至安德门西北方的高地并设立了作战司令部。不久,友军飞机飞临上空,开始进行猛烈的俯冲轰炸,敌军高射炮炮弹也接连不断地对空射击,炮弹在空中爆

炸，场面甚是壮观。这是在空袭城里的飞机场。

之后，野战重炮大队观测班的人马车辆，熙熙攘攘地来到作战司令部所在高地下的路上。

两翼部队的作战区域，按照上述变更的结果，造成炮兵火力的重点，都被用于城墙西南凸角，为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打通突击通道。

（三）柳川军司令官视察战场

第一线各部队之间由于地形的关系被明显隔开了，弹药补充情况不尽如人意。虽然吃的东西也不够，但我官兵仍反复奋勇进攻。战斗到11日拂晓，才好不容易到达了小高地前端。越过分布在前方平地上的村落，城墙就高高地耸立在眼前。城墙上及城里的迫击炮炮弹向我第一线部队飞来，溃逃的敌军在城墙上机枪的掩护下，凭借村落步步为营地抵抗，我第一线各路部队同样艰难地拼命进攻。

师团长率领幕僚登上作战司令部北面的高地，在激烈的枪炮声中，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西南凸角打通突击通道的状况，没有一个人说话。总之，他一定是在推测师团正面的战况，祈祷尽可能快地使我部队的战况有所发展。可真相是，他回想起第一线官兵殊死的苦战，为此感到抱歉并自责。

就这样一直到下午，双方还在鏖战之中，五六辆轿车从后方来到高地下，其中好像还有架着电台天线的广播车，让人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从车里出来了身穿便服的随军记者或通讯、报道员模样的人。

柳川军司令官率领幕僚，在没有事先通知而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突然光临作战指挥所。师团长即当场向军司令官汇报了属下部队的部署概况及战况，另外，回答了司令官的问题，并一起视察了整个战况。此时，从后面的重炮部队观测所传来刺耳的叫声："敌船正从扬子江上逃走！"大家一齐将目光转向江面，一艘又一艘，总共五艘大型船舶，正全速向左方上游溯流而上。师团长马上命令后面的重炮射击，可炮弹落在了靠近江边的岸上，射程不够。参谋长说："那船已在重炮的最大射程之外了。"经军司令官同意，向芜湖的重炮炮兵联队长通报了这件事。

这就是后来成为国际问题的、一时间引起世界一片哗然的美国船舶“帕奈”号事件。也就是受到通报的桥本欣五郎联队长命令部下“要迎击那些船”的事件。次日清晨，炮兵部队发现有船只在大雾中溯流而上后，随即进行炮击，造成其轻微损伤。那就是碰巧比中国船队晚些启航的“帕奈”号和“瓢虫”号。众所周知，这一问题经过种种交涉，最后顺利解决了。

在此期间，连续不断地发动了自杀式进攻。夜幕终于降临。晚饭时，据平冈高级副官的报告：“下午来的报道员们，是随同上海派遣军来的。他们在来南京的路上，为哪个师团能率先成功登上南京城墙还打了赌。赞同第六师团的记者们绕了个大弯过来了。”

那天晚上10时左右，高级副官悄悄告诉我：“《大阪每日新闻》的五岛通讯员等人正在传说第九师团10日下午占领了城墙。”参谋长心里咯噔一下：“这下糟了。”可真要是这样，一定会影响战况的。“那只不过是传闻吧。”他自言自语地安慰着自己。

（四）太阳旗在飘扬（通讯员的预言说中了）

还没收到所期待的快报，白白地等到天明。

12日，综合各种情报，第一线部队于拂晓前后到达了城墙前护城河一线，正在准备攻打城墙。师团长及幕僚顾不得将军刀佩在腰间，就这么手持着来到了昨天的观战高地。我军大炮正猛烈炮击城墙，尤其是西南凸角处的城墙。通过望远镜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到一个重炮大队的悲哀，丝毫没有出现突击通道的踪影，城墙的强度可想而知。

这时听到了知识分子通讯员们的议论。据他们说，今天午后12时12分占领城墙。其理由是昭和12年（1937年）12月12日12时12分，即五个12相加为60，就是6D，即第六师团（D是军队符号，代表师团）。真是些知识分子。虽然觉得这些人说的不靠谱，却依然盼望着什么似地忐忑不安地关注着战况变化。

12时就这样过去了。不久，后方电话通信员紧急报告：“步兵第四十七联队占领了城墙。”大家立刻举起望远镜目不转睛地盯着城墙看，可根

本看不到太阳旗。通过电话一打听，对方即明确回答："没有搞错。"

"这儿的位置不好。"师团长等人欣喜若狂地驱马下山，沿着谷底向雨花台急驶而去。站在步兵第四十七联队进攻正面的不远处，仍看不见太阳旗。再次通过电话去询问，答复说："由于受到敌军集中火力射击，把竖了一下的太阳旗又放下来了。但是，进攻部队已沿着梯子攀登上去，占据了城墙上面。"

有关该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的勇敢战斗情况换个地方再谈。难以想象的是占领城墙的时间居然那么接近 12 时 12 分，早先的预言的确说中了。

（五）柳川军司令官的再次光临

侍从武官传达圣旨

"连炮兵掩护都没有，步兵联队就独自漂亮地拿下了那个顶部平平高达 20 米的城墙。"正当师团长等众人，为部下的拼死奋战表示感激并沉浸在喜悦之中时，军司令官再一次光临师团。可以察觉那么刚强而敏锐果断的柳川将军，对骁勇的师团占领城墙充满了期望。将军非常满意而热情地听取了师团长的汇报，衷心坦诚地说了他的祝贺："打得非常好！"在视察了一会儿战况后，接着，师团长及其幕僚到了后面更低点的地方，部下已麻利地安排好了座位，打开香槟酒，为声名赫赫的第六师团的成功干杯。师团长等随从人员此刻的心情该是多么激动啊。

军司令官再次返回原来位置，愉快地观望着战况进展。不一会儿，我们被告知，侍从武官大驾光临。

师团长立刻率领幕僚去迎接侍从武官后藤光蔵中佐（大分县日田郡出生，现住东京），并迅速向他汇报了占领城墙的经过及目前的战况，然后来到草草安排好的位置，在隆隆的炮声中聆听"传达圣旨"。师团长恭复："部下官兵一起谨奉圣旨宣誓，同心协力，更加英勇奋战，完成任务。"随后由参谋长指着地图极为概括地汇报了师团从登陆杭州湾以来的作战经过。

城头高悬太阳旗后不久，军司令官再次光临，而且聆听了侍从武官传达的圣旨，等等。官兵们为接踵而至的光荣所带来的激动和满足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大家的情绪越来越振奋。

然而，也不能就此小瞧了敌军，他们拼命地阻止我扩大战果。步兵第二十三联队从大致成形的突击通道冲入西南凸角，占领城墙实际上是下午4时45分。另外，攻打中华门的步兵第十三联队，通过工兵部队的两次爆破作业，拓宽了炮击炸开的突击通道。击退抵抗最顽固的敌军夺取城墙时，已是凌晨1时5分。此时，师团主攻的城墙已完全在我掌控之中。各部队本应顺势立刻冲入城内扫荡敌军，但因军的事前规定而被推迟了一天。这是因为原先定的大方针，不让敌方的军官民受到无谓的伤害，而尽可能留给他们时间，得以有条不紊地退避。

另一方面，处在师团最左翼，负责攻打平地方面的步兵第四十五联队和骑兵第六联队，击退了依托各处河渠抵抗的敌军并继续进击。前者遭遇了从水西门附近逃出来的敌群，即重创之，并抓获大批俘虏；后者与部分步兵一起，迎击了从下关方面沿江岸逃出来的敌群，并给予彻底的打击。失去退路的敌军扔掉军服及武器跳入江中，扔下的军服黑压压地堆满了江岸。大概绝大部分敌兵都成了扬子江中的水草了。

之后，两支部队分别占领了江东门和下关，师团完全占领城墙后停止了战斗。

（六）步兵第四十七联队占领城墙的情况

负责攻打南京城南面城墙的步兵三个联队，历时三天，排成一线，攻打雨花台主防御阵地，经过浴血恶战后，尽管面对的是南京城墙中最高且最坚固的部分，但依旧勇敢奋战。特别是第四十七联队，竟独自在没有炮兵及工兵的支援下，敢打敢冲，率先成功地登上了南京城墙。为此，在此要稍具体一点记述当时的战斗过程。其主要内容来源于率先冲锋的中津留大作伍长经过数天战斗后所作的口头汇报。当时和师团长一起听取汇报的参谋长，凭着记忆将其记录的素材整理成文章。

12日拂晓，第一线部队试图接近城墙，一看，不仅城墙高得要仰起脸

才能看到上面，而且敌兵正拿着步枪、机枪自上而下射击。不仅如此，城墙下还横着一条宽达十多米的护城河，这让我感到有些畏惧。但是，由于早些时候联队在嘉善时出现了霍乱患者，被命令停止行动一个星期，连累师团主力延误了进军速度。联队长等联队官兵，为了洗去该污名，坚定地表示要攻破雨花台阵地。即使没有左右两侧联队那样有炮兵掩护，也要凭借自身力量登上城墙，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鼓起勇气，这就是我们的任务。突击部队在后方部队的火力支援下，顶着敌军的集中火力，一直冲到了护城河边，有人“扑通”一下跳入水中游了过去，从对岸拉回一只小船。先头分队用它分批渡过护城河冲到城墙脚下后，迅速将迄今一直带在身边的两节竹梯子，用绳子绑在一起靠在城墙上，中津留伍长、安东军曹等突击兵便攀梯爬了上去。可是，梯子顶端离城墙上端仍差三米左右，正好城墙砖缝间长着小树，于是抓着它踩着凸出的砖头攀上去，将太阳旗插在了城墙上。但它立刻成了敌军集中火力射击的目标，一度竖着的太阳旗倒下了。但穷则思变嘛，士兵小心地一块一块抽出城砖，终于在城墙上面掏出了一个敌兵看不见且可以藏身的洞，爬到了城墙顶上。但敌军的子弹猛烈，我伤亡不断且无法出洞。因此又用掏出来的砖头码了个小掩体，加之得到祥云伍长分队等人的增援，得以架起机枪扫射，压制了敌军，扩大了桥头堡。在这期间，敌军多次反击，与之短兵相接展开格斗，打得恰如阿修罗一般，彻底击退了敌兵，牢牢守住占领的位置并成功地逐步扩大了战果。可分队长安藤康文军曹在此期间首先阵亡了，接着白石伍长等人伤亡。但最终荣幸地摘到了率先登上城墙的桂冠。

柳川军司令官在南京入城式后，授予该三明保真中队荣誉奖状。顺便说一下，登陆杭州湾作战期间，在佘山镇切断敌军退路取得巨大战果的也是这支光荣的中队(有关战功奖状日后记录)。

(七) 扫荡南京城内，集结师团各路部队

至12日晚，师团完全占领了城墙，但由于如前所述的军的规章而控制着没有冲入城内。隔了一天，于14日拂晓，步兵三个联队各派一个大队，

并排着同时冲入城里。小股残敌在各处试图抵抗，同时还纵火烧毁房屋以阻止我进击。但是，到了下午 2 时左右，我部队完全扫荡并占领了穿过中华门横贯南北道路(包括道路)以西地区，即南京市的大部分区域。

扫荡期间，位于最左翼的大队，在城内水西门附近，碰到了在外国牧师的监视下集结在一起的大量难民。大队长和牧师协议后，派兵在其外围警戒，切断与外部的交通以保护难民的安全。

同一时间，其他兵团的部队，仍然在该市的东半部进行扫荡。

师团就这样结束了占领南京城的战役，在城里留下小部分部队警备市区，其余的主力部署到战斗结束时的所在位置，即城外区域，奉命集结整顿，为尔后的行动做准备。师团及两个旅团司令部，于两天后进入了市内。

插曲：

一、夜半酒酣中的突袭

几乎攻打了两天两夜，却没有进展，为近在眼前的南京城而万分焦虑的师团，以奇袭牛首山最高峰，拉开了南京城外支队阵地全面瓦解的序幕。当时攻打牛首山的骁勇的步兵中队，于日落后抵达距山顶约百米处的斜坡，但这里山崖陡峭，无法攀登，因此等到夜深人静后，才悄无声息地沿着敌军背后坡度较缓的地方向上攀登。当察觉山顶阵地上的敌军正放心大胆地聚在小屋里喝酒聊天时，便突袭占领了该山头。

二、饱食敌军的猪肉汤

11 日拂晓，冲入雨花台数道阵地并展开混战之中的一个步兵小队，刚刚冲进不知是第几个阵地，一下碰到了尚不知自己人已经撤退而仍送早饭过来的两名敌兵。他们一见我们便大惊失色地一溜烟逃走了。一直饿着肚子的我士兵倒沾了光，饱餐了热乎乎的肉汤，边吃边说："好吃啊，好吃。"

三、敌兵混入我队伍攀登靠在城墙上的梯子

最先登上城墙的第一线步兵第四十七联队，与后方主力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梯子这一通道，忽然看到暗夜中有个敌兵跟着我军士兵顺着梯子向上爬，吃惊地大喝一声："你这个畜生！"一脚将他踢了下去。这是从雨花台阵地跑回来的敌兵，因城门关了，就藏身在城墙脚下的小屋

里，想等到天黑趁乱返回城里。

之前已说过在佘山镇的山上，有两位敌兵夜里混在我司令部卫兵中的事情。由于都是黄种人，加之体型又差不多，这种敌我同舟的情况，在这次战斗中屡见不鲜。

（八）南京入城式和慰灵祭

12月17日，中支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率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中将、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支那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海军中将以及师团长等人，威风凛凛地骑着马，从中山门进入城内，检阅参加攻打南京各路部队的代表部队。接着，在悬挂于国民政府大楼楼顶的太阳旗下举杯庆贺。在全体人员遥拜皇宫、三呼圣寿万岁后，结束仪式。

另外，松井军司令官统帅的参加了入城式的所有代表部队，次日又在城内飞机场列队，庄严地举行了阵亡将士慰灵祭。

（九）授予奖状

南京入城式的次日，柳川军司令官向在南京攻城战中功勋卓著的第十八师团及两三支部队授予了奖状，第六师团属下的步兵第四十七联队三明部队功居榜首。

奖　状

三明部队：

贵部隶属三明大尉指挥，12月12日，奉命攻打南京城西南角附近的城墙。该日正午前后，首先派出安东军曹及中津留伍长两名侦察员，主力跟随其后行进。两名侦察员冒着敌军猛烈的交叉火力，渡过城墙脚下的护城河，上岸即跃至城墙下方并随即架起随身携带的简易竹梯。然而，城墙高达二十余米，距顶部尚短三四米。于是，踩着城墙砖缝或抓住墙缝中的小树，冒着危险贴墙而攀。终于在中

午12时30分①登上城墙，率全军之先，让太阳旗高高飘扬在南京城头。井上少尉及祥云伍长等各率部下相继攀上城墙顶部。然而，墙顶几无可蔽身之物，敌弹如雨且屡屡反击，伤亡迭出，故又陷困境。但贵部坚忍不拔，相互鼓励，艰苦奋战数小时，最终，三明大尉亲率主力部队攻上城墙并逐步扩大地盘，得以确保城墙一隅。

该部队勇猛攀登城墙并果敢进行尔后的战斗，开启〇〇部队主力占领南京城之序幕，可谓忠勇义烈之精华。功绩甚伟，堪为全军之表率。

兹授予此奖状，以彰显其荣誉。

军司令官柳川平助

1937年12月17日

（十）朝香宫军司令官视察南京战地遗迹

12月22日，松井中支方面军司令官解除其兼任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一职。当天，朝香宫殿下补任其职。殿下亲临视察攻打南京城的战地遗迹，第六、第九、第十六师团汇报了战况。

第六师团当时已进驻芜湖，下野参谋长急赴南京，陪同殿下一行，视察了步兵第四十七联队在中华门西边城墙上竖起太阳旗的位置，简要汇报了如前战记中描述过的、12月10日以后突破雨花台之战以及师团攻打城墙的部署和战斗。之后，指着仍保持当时战斗原貌的砖块掩体、洞穴等实物，一一详细解说了三明部队攀登城墙、竖起和撤去太阳旗及在城墙上进行自杀式搏斗的情况，还回答了殿下提出的各种问题。

随后前往第九师团占领的光华门。由占领光华门的第九师团某中队长介绍了实际战斗情况，其大意为：10日下午，该中队在后方部队的支援下，沿着被炮击炸塌形成的高达十三四米的土堆、冲上光华门东侧的

① 登城时间多称12时20分，此处原文如此。

城墙。虽然一度竖起了太阳旗，可很快因敌军的反攻，不得已从城墙上退下，守在坍塌的土堆旁。又多次突击却没有成功。直到12日傍晚，才好不容易牢牢地占领了城墙顶部。

接着，又登上第十六师团的战场——紫金山。该师团参谋长汇报了逐一占领陡峭的紫金山的经过。

正如以上所报告的战况那样，第九师团是在12日傍晚才确实成功地登上了城墙顶，比第六师团晚了四五个小时，其他师团占领城墙时间也都在第六师团之后，最终证明了率先登上南京城墙的是我第六师团。

（十一）附记

1. 感想

在日支事变战争中，占领敌首都南京，毕竟称得上是决定胜负之关键。率先登城，继而扫荡、占领大部分市区的就是我第六师团。而且仅用十天时间，独自完成了柳川兵团“要冲入上海战线背后，导致其毁灭”的初期作战任务。随即掉头向南京强行军，长途跋涉五百余公里，超越先行的各路兵团（包括上海派遣军），争得率先摘取占领南京城墙之桂冠。我相信这一赫赫有名的卓越功绩，值得再次嘉奖。但当时师团首脑一心扑在其后的作战方面，根本没考虑这类事。当今天回忆起当时这段作战经过，并重视其战绩时，引起诸多遐想，因此斗胆记录下那些牺牲在战场上英灵们以及身经百战勇士们的功绩。

顺便说一下，当时我向柳川兵团司令部的某参谋询问过此事，提及为何未能再次授予第六师团奖状时，他回答说是因为在登陆作战时，已授予了特别奖状。

2. 谷师团长给武藤留守师团长的书简

本书开头中提到的，刊登《熊本兵团战史》的熊本日日新闻社社长伊

豆富人先生，在日支事变时期是众议院议员。该先生代表众议院议员来到雨花台慰问战地官兵。当时，正好是家乡的师团即将把太阳旗插上南京城这一壮烈的战斗中。他详细地视察了家乡勇士奋战的情形，深受感动并非常满意。这位先生离开战场回国时，谷师团长托他给留守熊本的师团长武藤一彦中将（现住在千叶县幕张）带去以下书简：

前略……

松井军司令官之所以在杭州湾登陆后，又进击300公里而给我颁发奖状，完全是师团官兵奋勇作战之结果，也是下野参谋长等司令部人员共同辅助有方之赐物。就在下而言，难以承受如此褒奖，我谨执行了承接的任务而已。

中略……

接着，我师团掉头不分昼夜地连续行军520公里（从熊本经鹿儿岛、宫崎到大分的距离），曾一整天仅休息两个多小时走完80公里，这完全因为作为第二线部队，想急于进入到第一线。在全力攻打牛首山一带的坚固阵地时，意想不到的遭到敌军顽固抵抗而出现巨大伤亡，为此深感内疚。

不过，只用两三日的战斗就突破了，接着再次全力攻打雨花台防御阵地。奋战三日，于12月12日正午后，用梯子登上南门（中华门）和西南凸角之间高达20米的城墙，将其占领，并把太阳旗插上城墙。

总之，我师团从第二线追上来，攻打正面难攻的敌军阵地，并率先登城，的确值得庆贺。在这期间出现如此多伤亡，实在对不起各位的家属。但是，我相信这些勇士奋斗带来的巨大功绩能够告慰英灵。昨天，我去看望了伤员，从同行的伊豆议员那儿得知些许情况。此时，当胜而不骄，常备不懈，须更加竭尽全力。请予谅解。

后略……①

---

① 原文如此。

3. 师团长荣升，离开战场

占领南京后，师团进驻芜湖，负责警备该地，同时准备进攻作战。根据12月30日的命令，师团长荣升中部防卫司令官。这全得益于中支作战战功，值得庆贺。

4. 第六师团各部队编制表

熊本步兵第十三联队

联队长　大佐　冈本保之

副官　少佐　有马敏雄

少尉　川上次男

旗手　少尉　山崎俊夫

第一大队大队长　中佐　十时和彦

副官　少尉　竹下兼雄

第一中队中队长　大尉　齐藤胜惠

第二中队中队长　大尉　松本正雄

第三中队中队长　大尉　加川胜马

第四中队中队长　中尉　松冈政人

第一机枪中队中队长　大尉　绪方义人

第一大队大队炮小队长　中尉　河野一男

第二大队大队长　少佐　冈山诚夫

副官　中尉　三宅末彦

第五中队中队长　大尉　浜园忠夫

第六中队中队长　大尉　赤星正太

第七中队中队长　大尉　萩平昌之

第八中队中队长　中尉　中村进

第二机枪中队中队长　大尉　臼井一男

第二大队大队炮小队长　中尉　上妻正康

第三大队大队长　少佐　涩田久雄

副官　少尉　宫原贞

第九中队中队长　大尉　坂本政光

第十中队中队长　中尉　千场英喜

第十一中队中队长　大尉　福田常男

第十二中队中队长　中尉　守屋嘉善

第三机枪中队中队长　大尉　益田芳男

第三大队大队炮小队长　中尉　菊池忠之

联队炮中队中队长　大尉　末吉敬治

速射炮中队中队长　中尉　后藤九州男

通信班班长　中尉　边见重孝

大分步兵第四十七联队

联队长大　佐长　谷川正宪

副官　少佐　高木环

旗手　少尉　水元幸男

第一大队大队长　中佐　绪方敬志

副官　少尉　足立首

第一中队中队长　大尉　立川恒喜

第二中队中队长　大尉　吉田竹八

第三中队中队长　大尉　三明保真

第四中队中队长　大尉　森吉之助

第一机枪中队中队长　少佐　大江一二三

第一大队大队炮小队长　少尉　高畑主税

第二大队大队长　少佐　吉冈赖胜

副官　少尉　吉田政雄

第五中队中队长　大尉　铃木为男

第六中队中队长　大尉　藤田伝策

第七中队中队长　大尉　末永正夫

第八中队中队长　中尉　稻留穰

第二机枪队队长　大尉　八坂留吉

第二大队大队炮小队长　少尉　樱木円治

第三大队大队长　少佐　江岛虎雄

副官　少尉　村上末夫

第九中队中队长　大尉　安部政太郎

第十中队中队长　大尉　河谷定

第十一中队中队长　大尉　川谷胜美

第十二中队中队长　大尉　卫藤登

第三机枪队队长　大尉　松田定作

大队炮小队长　少尉　小原敏真

联队炮中队中队长　大尉　伊藤晃

通信班班长　中尉　守田省吾

速射炮中队中队长　中尉　安部康彦

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

联队长　大佐　冈本镇臣

副官　少佐　花房常次

旗手　少尉　药丸兼教

第一大队大队长　少佐　驹泽贞安

第一中队中队长　大尉　入田庆一

第二中队中队长　大尉　沟口元悟

第三中队中队长　大尉　折小野末太郎

第四中队中队长　中尉　尾形岩夫

机枪中队中队长　大尉　金田高秋

第二大队大队长　少佐　高田志道

第五中队中队长　大尉　山口安正

第六中队中队长　大尉　藤田熏

第七中队中队长　大尉　调所广周

第八中队中队长　中尉　井上良忠

机枪中队中队长　大尉　桥口与熊

第三大队大队长　少佐　河善多藤基

第九中队中队长　中尉　肥后盛英

第十中队中队长　大尉　真方信雄

第十一中队中队长　大尉　马见塚八藏

第十二中队中队长　中尉　调所忠行

机枪中队中队长　大尉　三次岩

联队炮中队中队长　大尉　佐泽利辉

速射炮中队中队长　中尉　岩切庆藏

通信班班长　中尉　柚木园优

鹿儿岛步兵第四十五联队

联队长　大佐　竹下义晴

副官　少佐　野口胜三

旗手　少尉　前田吉彦

第一大队大队长　少佐　山口强雄

第一中队中队长　大尉　梅北兼光

第二中队中队长　中尉　桥口俊成

第三中队中队长　大尉　奥村某

第四中队中队长　中尉　南濑丰信

机枪中队中队长　大尉　前田种安

大队炮小队长　中尉　中村茂吉

第二大队大队长　少佐　成友藤夫

第五中队中队长　大尉　山本隼人

第六中队中队长　大尉　日高明吉

第七中队中队长　大尉　日高精藏

第八中队中队长　大尉　恒吉某

机枪中队中队长　大尉　寺本八郎

大队炮小队长　少尉　原田铁胜

第三大队大队长　少佐　小原重厚

第九中队中队长　大尉　前川参次

第十中队中队长　大尉　今村秀
第十一中队中队长　大尉　大茵庄藏
第十二中队中队长　大尉　田中军吉
机枪中队中队长　中尉　中村武治
大队炮小队长　中尉　岩间某
联队炮中队中队长　大尉　迫田三夫
速射炮中队中队长　大尉　德留勇斌
通信班班长　中尉　内田将之

野炮兵第六联队

联队长　中佐　藤村谦
副官　少佐　中川多庆士
指挥班班长　大尉　高梨俊
第一大队大队长　少佐　儿玉彻
第一中队中队长　大尉　森裕一
第二中队中队长　大尉　藤井三郎
第三中队中队长　大尉　小田常元
第二大队大队长　少佐　安河内成美
第四中队中队长　大尉　中岛政次
第五中队中队长　大尉　志垣勉藏
第六中队中队长　中尉　限江喜义
第三大队大队长　少佐　高濑正二
第七中队中队长　大尉　宫永力松
第八中队中队长　大尉　桥本弥八
第九中队中队长　大尉　中园好熊
第四大队大队长　少佐　佐藤平秋
第十中队中队长　大尉　村上岩则
第一一中队中队长　大尉　村田武
第一二中队中队长　中尉　马场开藏
联队段列长　少佐　池边荣弘

骑兵第六联队

联队长　中佐　猪木近太

副官　大尉　井上定次

旗手　少尉　石桥达雄

第一中队中队长　大尉　川村宽

第二中队中队长　大尉　津曲

工兵第六联队

联队长　大佐　中村诚一

副官　大尉　中村俊夫

第一中队中队长　大尉　津崎富之助

第二中队中队长　少佐　横尾纹太郎

器材小队小队长

辎重兵第六联队

联队长　大佐　川真田国卫

副官　大尉　野田辰二

第一中队中队长　大尉　杉本正藏

第二中队中队长　大尉　竹中兰平

第三中队中队长　中尉　安部茂

第四中队中队长　中尉　大神正义

第五中队中队长　大尉　江夏天德次

第六中队中队长①

（十二）追记

笔者就此结束了担任第六师团参谋长期间的战记，但以下几点无论如何要记录下来。

---

① 原文即缺职名。

1. 谷将军的风采

“谷将军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场将帅，打得出色。”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是在湖东会战结束不久说这番话的，他和谷将军长期同在参谋本部系统，非常了解将军。

谷将军在当青年军官时，就以优等成绩毕业于陆军大学，并荣获御赐的军刀，随后不久即被派驻英国。第一次欧洲大战时，作为观战武官赴欧洲战场。另外，还出任过驻印度武官。第一次欧洲大战结束后，作为国际联盟委员偕同家人，在奢华的巴黎生活了近三年，熟知欧美所谓的“社交礼仪”，称得上是当时的“时髦”军人。

他因擅长社交、交际广泛，生活方面也略显讲究。在担任熊本师团长期间，星期天等闲暇日，常和女儿潇洒地策马驰骋于市内外，一时震惊了较为保守的熊本人。或许这也可与明治时代人称“时髦”将军长冈外史的嗜好马车相媲美。笔者以前和谷将军没有什么深交，只是在担任陆军大演习战场评判官等临时性职务时，接触过将军两次。作为参谋长赴任之初，他亲自来迎接并非常随和地说：“好像得到了百万援军似的。”

将军作为师团长，极为真挚热诚地尽其职守，每次计划均深思熟虑。除了为防备紧急情况而周到细致地进行训练，加强各方团结之外，还如卷首说过的那样，与辖区内的各位知事也保持友好来往，彼此意气相投。为达到普及防空思想教育之目的，经过多方不懈努力即将圆满地实施辖区内的地方防空演习（因动员令的下达而中止）。

以上毫不避讳地提及将军日常生活中的一面。但一旦上了战场，将军即全身心地指挥战斗，与平日判若两人。和部下一起谈笑风生。即使粗衣糙食、不眠不休，生活环境艰苦，但在部下面前总是开朗乐观。当在烈日下、黑夜中追击敌军而饥渴难耐时，常常取出珍藏着的进口威士忌小酒壶，让周围人也抿上一口提神。

另外，参谋长常被人说扮演着师团长老婆的角色，两人经常生活在一起。寒冬腊月，坐在火炕上互相依靠着取暖。多次在半夜里被

臭虫搅得睡不好觉，两人便聊聊当天发生的事情，说说明天的工作想法。因为彼此心领神会，理解对方意图，意见趋于一致，因此，将军对参谋长起草的作战命令往往不加修改就签发，并总能迅速圆满地贯彻指挥意图。部队一投入战斗，将军就根据情况即便有危险也不顾身边参谋的劝阻，冒着敌军子弹，身先士卒地前进，推动第一线的战况向有利方面发展。就是当司令部一时濒临困境，如翻译带错了路、佘山镇被敌军包围那样的危险时刻，仍然泰然自若地观察作战情况。晚上住的虽是人去物空的民宅，但将军总是不忘在昏暗的烛光下认真写日记。日后当需要回顾作战经过等时，这些日记就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如果战斗告一段落，部队长有时就请来立过战功的下级官兵，听取他们的汇报并加以鼓励，日后经过归纳给予表彰。由于他无微不至地关心部下，因此，在艰难的徒步进击时，有士兵主动地送来自制的竹杖，有人从远处牵来骡马请将军骑上。如能驻扎两三天，则有人献上从河里捕捉到的鱼等等。出现过不少诸如此类让人会心一笑的佳话。

如今还有件事值得一提。步兵第四十七联队参加攻打南京的时间虽晚了些，却率先成功地登上南京城头，这是为了“感谢、感激紧急派卡车班，去迎接军旗的师团长深思熟虑的结果”。长谷川正宪联队长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以上是参谋长日日夜夜始终守在将军身边，耳闻目睹有关将军的点点滴滴之美德。我以为这些统帅素养是激发部下官兵斗志，使之取得那样辉煌战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2. 虚构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和谷将军的冤罪

大战末期，美军反复大空袭后还投下了原子弹，将我国繁荣中心绝大部分的大中城市化为乌有，大量市民流离失所。交通中断，物资尤其是衣料食品匮乏，威胁到市民生活。在占领军的统治下，警察权力受到限制。人们思想混乱、道德沦丧、秩序紊乱及焦躁不安。在这期间，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军政高官自杀和被逮捕事件，使人心愈发黯淡。就在其中

的某一天，夸大其辞发表的南京大屠杀事件震惊了国民，尤其击痛了笔者的心，因为这对我来说完全是晴天霹雳。不久，当时作为中国复员官员居住在广岛的谷将军被请到了东京。“这事严重了。”参加过南京作战的坂井德太郎旅团长、平冈力高级副官和笔者，聚集在谷将军府上，听复员局参谋武富重文少佐介绍情况。我和大家一起回忆攻打南京的作战经过，并进行了缜密商议。事实上，不但完全没有想象中的事情，而且还采取了如在本战记中、前面提到过的严饬部队加强军纪一事。特别采取了占领城墙后，推迟一天冲入城内等万全措施。何况中国方面指责的地点不属于师团作战区域，这些事情与我第六师团部队无关。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冤屈会得到昭雪，有望被判无罪。

然而，将军自那之后遭到逮捕，1946 年 2 月 2 日，被押送到巢鸭监狱，决定于 8 月护送其去中国接受南京的军事审判。

据武富参谋所言，谷将军之所以遭此厄运，是由于攻打南京的最高责任人松井石根大将，因 A 级审判留在了东京，次一级的中岛今朝吾中将已经去世而轮到了他。可是从审判过程看，将军好像被当成了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将军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这些情况，在这里只摘录其中几点：

“……讯问时，让我看了四百多项罪状，但从时间或地点看，有不少与师团完全无关。即便是有关系的事，在复杂的作战之中也是避免不了的，这是战场的常规。第一，所谓的屠杀地点不在师团的作战区域，如果是部下犯下的事情将毫不推卸地认罪。我希望应该传讯有关兵团的负责人以弄清真相。我拒绝了连证人都没有的非法的单方面审判。……在最后进入审判时，让四十来个受过伤的市民作为证人上场，但我一一阐述理由加以否定……”

在南京军事审判时，因联络而留在南京，旁听过该审判的我军某大佐参谋（特隐去其名）说过以下的话：“谷将军在法庭上，以坚定的信念进行陈述，其态度的确让人敬佩。其具有信念的主张，连与审判有关的中国人似乎也领会了，并在心中有所了解。可最后如演戏似的，成了政治性审判的牺牲品。确实遗憾之极。”

3. 遗言要点

以下是将军在执行判决时，所留遗言的部分内容：

“虽然一直到最后都尽可能努力阐述真实情况，陈述没有战犯行为，但也未被中国方面所理解，是基于单方面认定而宣告死刑而死的。请赐予我荣幸地作为日本男儿，为国作最后效力而绝命吧。”

还有他作的两首辞世诗句，祈愿天皇陛下万岁和日本国运隆昌。

身虽化为异乡土，
心却飞回君旁。
雨花台上的战友魂啊，
等我前往共语。

4. 结束语

将军戎马四十余载，尽心尽职忠诚于君主国家，乃至以死奉公。在日支事变中，叱咤风云，指挥三军。转战南北，骁勇奋战。彰显皇军之真正威力，屡获巨大战果，开启全军胜利之门，被授予卓越之奖状。论其功赐予勋一等旭日大勋章及功二级金鸡勋章，其荣誉将永垂青史，其荣耀将永传后世吧。

然而，虽为国尽力，一旦战败，其战绩即成敌国民之恨。冤罪之下，牺牲在曾指挥过最光辉战斗的雨花台之下。毫无意义的牺牲，是多么讽刺、多么悲惨的命运！尽管这样，一旦判决已下，将军即以一己之身担全军之责，以从容祈愿君国未来的姿态走向刑场。其高尚的武德和崇高的军人精神，是真正的军人之楷模，受到所有世人发自内心之敬仰。吾等部下将士在扼腕痛惜其伟大的殉职之时，对其忠勇义烈致以由衷的敬意。

谨祈祷英灵冥福而止笔。

第四篇　大分第四十七联队奋战记

（东京情报社编）

一、留下《南京作战之真相》的活证人

下野一霍及五岛广作两氏，执笔记录《南京作战之真相》，该记录将真相留给后代，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

1930 年，我作为预备军官在大分联队锻炼成长。

1937 年 7 月 7 日，支那事变爆发时，我作为少尉，应召在地方部队担任支那派遣军谷兵团——长谷川部队（第六师团大分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一线小队长，是敢死队成员之一。

参谋长与小队长，地位悬殊，仅在行军、驻扎期间警卫司令部或领取命令时照过面而已。但由于下野大佐以“富于人情味的参谋长”而出名，所以由衷地信赖并尊敬他。

还有，五岛广作氏，当时是《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也是第六师团的随军记者，是个始终在第一线，与我们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同伴。而听说在其他师团，与其说是相当重视并处理好与新闻报道人员和慰问团的关系，还不如说是有些迎合他们。无论在北支还是中支，第六师团都以其极强的行军能力而闻名。特别是追击战也是一鼓作气地勇往直前。但五岛先生并未将这些残酷、艰苦和危险当回事，始终跑在最前线采访，真正与我们有着在腥风血雨战斗中生死与共的交情。

1947 年，在远东军事审判及南京军事审判中，谷师团长作为“南京大

屠杀事件”的最高责任者，被判处死刑。他未作任何辩解，从容地陨落于雨花台的晨霭中。南京之战自不用说，在北支首战时，师团长、参谋长即下达了“禁止侵害、禁止杀戮”的禁令。我作为野战小队长，在所有战斗中，始终和官兵一起在最前线作战，经历了一系列的恶战苦斗。但我根本不知道南京城内发生过大屠杀这种讳莫如深的事件。可以断言没有发生过此类事件。

然而，由今井正刚（原新闻记者）撰写，并刊登在 1956 年 12 月号《文艺春秋》特刊上的《南京城内的大屠杀》这篇报道，完全与事实相反，是虚构的。我想任何读过这一篇文章的人，都不仅仅是不愉快，而是感到义愤。

我个人深深地感到，必须借此机会（上诉重新进行远东审判）将《南京作战之真相》留给后代。同时，衷心为同在战场浴血奋战，却无任何回报就死去了的战友祈祷冥福，盼望完全没有战争的世界和平。

草本利恒（大分商工会议所会长，1965 年 11 月 5 日）

二、洗清南京屠杀之污名，以“禁止抢劫和侵害”为信条

——第六师团的三人出版真相

“南京入城”时的参谋长、小队长和随军记者，阔别 29 年重逢时出版了《为了洗去不真实的“南京屠杀”之污名，成为活证人吧》和《南京作战之真相》。另外，将随军记者一直保管的率先登上南京城头时的太阳旗，归还给了当时攀登城墙的旗手。

下野一霍先生（76 岁）住在东京中野区樱山町 38 号，五岛广作先生（60 岁）住在东京世田谷区弦卷町 1—36 号，草本利恒先生（54 岁）住在大分市中央町二丁目。

自 1937 年北支战役的 29 年后，三人在下野先生家里重逢。

当时在第六师团，下野先生是参谋长（大佐），草本利恒先生是小队长（少尉），五岛广作先生是《每日新闻》特派员随军记者。自 1937 年 8 月以来，无论是保定、正定、石家庄的每一次战斗，还是杭州湾敌前登陆，还是同年 12 月 12 日的“攻打南京”，三个人都是生死与共地一起走过来的。

终战后，三人各奔东西。可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中，明确了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一直沉重地压在心里。据说，基南检察官在总结发言时说：“日本军队挨个枪杀了所有男人，并趁机进行了强奸妇女、放火、掠夺。其牺牲者超过 10 万人。”果真如此吗？当时的随军记者五岛先生，从《每日新闻》退职后，一直在追寻第六师团南京作战的真相。“第六师团决没做那样的事。为了师团全体人员也必须洗去污名。”于是，下野先生和五岛先生一直在寻找当时的“活证人”。

其中一个就是当时担任第一线小队长的草本先生。草本先生曾在北支战线将 307.85 元捐献给国防，五岛先生还将这一事迹作为第一线军人的优秀事迹，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

对于这次三人重逢，草本先生是一个星期前得知消息的，于是赶来参加。

下野先生手头有厚达 600 页（每页 400 字）的《日支事变初期精锐第六师团战记》。通过这天的交谈，决定出版这些战记手稿，以弄清楚“南京屠杀之真相”。

另外，还谈到了五岛先生一直保管着的第六师团率先“攻陷南京”时使用过的太阳旗，并决定将它归还给当时登上城墙的旗手中津留大作先生（现在在大分县津久见市政府）。大分市决定在“进入南京城”后的第 29 年的 12 月 12 日那一天，举行慰灵祭和归还仪式。

“第六师团下达过‘禁止抢劫、禁止侵害’的硬命令，官兵无不服从。”“不应该因胜利者单方面的军事审判，将错误的记录留给后代。”三人一直谈了约三个小时的往事。

附　下野一霍中将简历

1889 年 9 月，生于大分县宇佐郡。（原姓松原）。

1908 年 12 月，进入下关重炮炮兵第五联队，次年 12 月进入陆军士官学校。

1911 年 6 月从该校毕业，同年 12 月任炮兵少尉。

1919 年 12 月，在陆军大学毕业。之后，历任陆军省军务局课员、派驻美国武官、参谋本部部员、阿根廷公使馆武官、陆军大学兵学教官、野战重炮炮兵第八联队联队长等。

1937 年，担任第六师团参谋长，参战北支、中支战役。1938 年 3 月晋升为少将，担任第九飞行团团长，在诺门坎事变中参加战斗。担任下志津飞行学校校长。1941 年 8 月晋升为中将，次年 2 月任第五十八师团师团长，参加中支战斗。1944 年 5 月作为南方总军兵站监，参加比岛战斗。

所获奖赏：

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荣获御赐银手表。

陆军炮工学校普通科毕业，荣获御赐指挥刀。

陆军炮工学校高等科毕业，荣获御赐制图仪器。

陆军大学毕业，荣获御赐军刀。

因功绩功劳，荣获勋一等瑞宝章、勋二等旭日章及功三等金鸡勋章。

三、关于战友小队长草本利恒少尉

在东京赤坂大厦八楼，再次见到第一个登上南京中华门城墙的草本利恒少尉，已是阔别 29 年后的 1965 年 5 月 30 日，看到对方健在，两人都很高兴。

然后，如《每日消息》中所描述的，这是参谋长、小队长和随军记者三人的奇遇。在草本先生的支持和协助下，出版了《南京作战之真相》，以此洗去第六师团所蒙受之冤罪，及其“南京大屠杀”之污名，给后世留下真相。

战败后，复员回到家乡的草本先生继承了祖辈家业，在重建和振兴战败国日本的事业中，再一次付出与战场第一线同样的奋斗与努力。在战败 20 年后的今天，与县知事、市长一起担负起大分县、市三巨头之一

的商工会议所会长的重任，作为大分县市开拓经济渠道、繁荣发展的前线指挥官，建设面向世界的旅游温泉城市别府，每年可接待750万游客。还建成了鹤崎石油联合企业的现代化工业城市，其成绩有目共睹。因此光荣地作为九州商工经济各界代表之一受邀出席了赏樱会。

战败的日本国代表外务大臣、重光先生和军队代表梅津大将，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签过投降书的钢笔，及ウエンライト将军在马尼拉日本投降时签过字的钢笔，都被该县的大分人草本先生收入囊中，不可思议地成为日本唯一的组合。

拥有代表日本武道柔道六段的草本先生，乍一看似乎是个肥胖、外貌令人害怕的大兵，可实际上他却是个对战友关怀备至、充满人情味的小队长，深受大家敬重。作为出生于精锐第六师团大分第四十七联队的典型应召军官，可以想象他今后会更加活跃。

摘自《东京情报》

四、昆山追击战——鲜血染红了河水的阵防桥

（一）堤坝上的日支两军决战

从11月8日到10日，在名副其实的“尸山血河”佘山镇，三明中队官兵正浑身是血进行激烈的战斗，就连第四十七联队主力也冲进尸横遍野的战场加入激战。留下三明保真第三中队守备佘山镇，第四十七联队继续急行军去攻打青浦城，从左边绕过佘山镇建有天文台（教堂）的高地赶路。联队自攻打完金山后，立刻一鼓作气急行军追击溃敌，官兵都疲惫不堪。

可以望见三五成群正在田中逃窜的支那溃散部队，可要一一加以打击，就太麻烦了，于是放弃了这些小股敌军，快步向前赶路。看来逃跑的支那士兵，也知道日本军队正从背后压了过来，但已无力加快逃跑速度，

摇摇晃晃地避开日本军队的进军路线往前逃去。无论日本军队还是支那军队，都疲惫到了极点。

中队长（中尉稻留穰）率领第八中队，奉命确保流经佘山镇后面河上的桥梁，在联队前面径直向前行进。

佘山镇方向早已响起令人恐怖的枪声，以及分不清敌我的呐喊声，那儿正在展开一场大激战。很明显，就连联队主力也要动手了。虽然想派兵前去援助，可联队却必须哪怕是早半个小时也要拿下青浦城。

上海方面的支那军队，已完全处于崩溃状态（从 10 月 23 日上海派遣军跟踪追击，到 11 月 9 日左右已基本扫荡完上海整个地区并占领之）。支离破碎的支那大部队，顺着唯一的一条军用道路，径直朝着南京落荒而逃。为了将那些被打败的大部队装进口袋里，第四十七联队哪怕早一天也必须尽快扎紧从青浦到昆山一线的袋口。只要稍晚一步，支那军队就会从口袋里溜走，也就失去了让柳川兵团从杭州湾强行登陆的意义。部队一个劲儿地快走。长谷川大佐透过眼镜瞪着双眼大声呵斥士兵快走。佘山镇方面的枪声、呐喊声越来越响了。

天黑了。走在前面的军八中队官兵，默默地行走在低垂的夜空下，广阔的田野尽头，出现了一条两侧生长着茂密竹丛的小路。部队排成一列纵队，沿着那条小路前进。当越来越接近河边那座目标小桥时，突然从前方右边竹林中的民宅屋顶上斜射来几颗子弹，朝着第八中队前头飞来。勇敢的支那兵隐藏在屋顶上，用手枪狙击走在前面的稻留中队长。子弹击穿了稻留中尉的右大腿，走在中队长边上的太田少尉也受伤了。开枪的支那兵趁着黑夜消失了踪影。

怒气未消的稻留第八中队的部下们，因还没打什么大仗就遭遇了黑枪，愤愤不平，不知干什么才解恨。即使在第四十七联队，这个稻留也是个血气方刚的人，又气愤，又觉得窝囊，扬言："就是拄着军刀前进也必须给予敌军一击。"中队里年龄最大的中队指挥班班长关赖平准尉（后来晋升为中尉，住在别府市，经营咖啡店），出面劝抚了大家，一边安慰着怒不可遏的稻留，一边确保中队守卫的桥梁不出问题，等待着联队主力到来。

（二）稻留、关勇士们的奋战

一场有名的阵防桥镇大歼灭战就在这里展开了。控制着桥梁的第八中队调整为防御态势，将机枪对准佘山镇方向，钳制着桥两侧。黑暗中，从河上传来了吵吵嚷嚷的喧嚣声，声音越来越近。第八中队的士兵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河上后大吃一惊，发现支那军队首尾相连的小船正不断地逼近过来。

“有敌兵！”

大喊一声后，随即将机枪架上河堤。用手电筒照了两三次，然后，中队将带来的手电筒，一起对准河中小船上的敌兵。敌兵完全乱了套，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日本军队竟会出现在这里。

随着照过来的手电筒光柱，是猝不及防的机枪扫射。事后才知道，这是一支工兵舟船部队，正通过水路运输大量用防水布包好的步枪、机枪等武器，途中遭到了日本军队的袭击。河宽约二十米，机枪手连枪都来不及架好，就依托着腰一个劲不停地左右来回扫射，拼命地扫射。

天上没有月亮，星星被牢牢钉在了清爽的夜空。

星空下，日支两军正在展开一场惨绝人寰的死斗，敌军舟船上一片鬼哭狼嚎。小个子的日本士兵将机枪、步枪用腰撑着并叉开双腿站在河堤上，洒水一般来回扫射的模样如同赤发魔鬼。

在日本军队居高临下的猛烈扫射下，敌舟船相继损坏、倾覆，河中充满了血腥气。

支那兵意识到在船上就会白白死在日本军队的枪口下，于是驾着舟船向着堤坝冲去，不顾一切地顶着弹雨企图上岸进入阵防桥村落。刚勇的关赖平准尉正和部下在堤坝上等着，他扭身嗖地拔出腰间军刀。当时关虽是中队里最年长（37 岁）的，却是一个拥有剑道四段的强壮男子（相当于现在的五段），负责教授士兵剑术。他使用的军刀虽非出自名家，可也喝过若干人的鲜血，做工粗陋，却又独具风格。舟船上的敌兵流星般地拼命向堤坝上跑来。关张开双腿，手起刀落，第一个支那兵被斜劈着喷出一团血雾，之后就是一场乱七八糟的混战。关竭尽全力地向敌兵拼

命地砍来砍去，站在堤坝的一端，左右开弓，咔嚓、咔嚓地一路斜劈下去。

（三）这是一场杀与被杀的死斗

手榴弹扔过来，敌兵的刺刀戳上来。喉咙干得冒火，一瞬间吓得心都停止了跳动。但是，关的手腕一直准确地斜着劈向敌兵。杀、杀、杀，连星空都因血雾而变得模糊了。像水车那样飞舞的手腕似乎也累得抬不起来，可此刻如果软下来，就轮到关自己或被砍死或被刺刀戳死。这是敌我双方搅在一起烈火般的恶斗。

天空渐渐发白，敌兵退去了。

天色大亮后，日本士兵们看到眼前极为惨烈的景象，又一次瞪大了眼睛，眼前就是人间地狱。毫不夸张地说，周围地上都是叠摞在一起的日支两军士兵的尸体，将地面遮得严严实实。在这场激战中，关准尉的军刀卷了刃、短了近十六厘米。后来这个刚勇的准尉关赖平的左胳膊也受了伤，被送往上海。战后，回到别府市打理过小吃店、酒吧、食品店等，现在经营咖啡馆。

如今，握过血刀的手又拿起了画笔，夫妻俩都爱好油画，现在是业余画家会会员。“战争是悲惨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必须在自己被杀或杀死对方中进行选择。我也杀过人，因为不杀死对方，我也会被杀死。”生活在画具和咖啡芳香中的关赖平先生，现在已 61 岁了。对于现在的他而言，二十几年前的阵防桥英雄史，是一个痛心的话题。关先生这样继续说下去：“我痛恨等级社会这个东西。在我的人生中，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被紧紧地束缚在军队生活这样的等级组织里。正因为如此，现在的我正充分享受着可贵的自由。在长期的战争中，善良的人们也一定会被大量杀死，这就是战争的宿命。”

在长期的支那事变和太平洋战争中，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据说没有像这场阵防桥的大歼灭战以及前述的佘山镇激战那样，在一个不大的区域内战死那么多人。在“敌遗弃尸体几千”这种颇具威慑力的战况的背后，不知有多少人因此失去了亲人而生活在痛苦之中。特别是在支那，当祖国遭到日本军队军靴的蹂躏、战局每况愈下时，多少人因失

去了亲人而流落街头。

作战中惨不忍睹的情景，无论官兵都受到铁一般纪律的束缚，作为冷酷无情的“战争工具”，夜以继日地从事着以消灭生命为目的的追击战。

（四）青浦镇周围的大歼灭战——严密的敌军情报网

继续着秋风扫落叶般的快速追击。佘山镇大激战后，11 月 10 日，长谷川部队结束阵防桥大歼灭战，血迹未干就马不停蹄地着手攻打要冲青浦城。青浦位于昆山以南的京沪线和沪杭甬线之间，连接太仓、昆山、嘉定、黄渡和青浦一线，构成所谓“兴登堡防线”中的一环。支那知道和日本早晚会发生一场战争，在德国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指导下，模仿欧洲大战时兴登堡元帅的西部防线，构筑了这条以碉堡要塞阵地为主的“兴登堡防线”。在上海战线战败了的支那军队，想让日本军队大吃一惊而趁机加害之。

以青浦城为核心，在城外各村落构筑了坚固的碉堡阵地。攻打在猛烈的弹雨中开始了。

时间是 11 月 1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第一大队为左路第一线，第二大队为右路第一线，同时发起进攻，敌军迎击的炮火猛烈得出乎意料。

尽管日本军队的飞机也轰炸了城内，可每次飞临青浦城上空，城内外的敌军据点都不停地对空射击，“打啊”“打啊”。整个空中因炮弹爆炸的烟幕，灰暗得恍若黄昏。刹那间，所有枪口不停息地吐出火舌，叭、叭、叭地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第四十七联队第一线开始集中精力逐个击垮村落，可敌军强有力的火力极其猛烈，战斗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当时，第二中队（担任第一大队左路第一线，中队长大尉吉田竹八）在战地日志中，是这样描述这次艰难战斗的情况的：

上午 10 时 30 分，部队在乐家泾西面河流一线摆开阵势，向前攻击前进。前进地区为水田，稻子还没有收割。另外，第二中队面

前的河上只有一座桥，难以前进。敌军依托建好的阵地，用轻重机枪从射击孔准确地狙击。伤亡不断，进攻没有进展。

文字虽然简洁，却从中可以清楚看出第二中队苦战的状况。

第二中队距离敌军阵地，近的 200 来米，远的 500 来米。在敌军准确的火力面前，前进受阻动也动不了。飞机反复用燃烧弹轰炸后，第二中队才接近青埔城外围徐家浜村落的碉堡并占领之，下午 6 时 30 分，才艰难地完成进攻核心据点青浦城的准备。从开始准备到真正攻打青浦城，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见外围野战阵地的敌军是多么顽固。

（五）安部第九中队官兵的奋战

立刻调整兵力，开始打击城内敌军的反攻。可敌军的火力依然很猛烈，加上这天晚上还有点月光，城墙上的敌兵对我军行动了如指掌，我方稍有动作，敌重机枪就哒哒哒地扫过来。

敌兵的狙击技术很好，第四十七联队的士兵就像靶场上的靶子，砰砰砰地被一个个击倒。城外的稻田里还分散潜伏着敌兵狙击手，从极近的距离弹无虚发地进行射击。

夜更深了，攻打还没有进展。我方虽然摸索着接近了城墙，可由于攻打猛烈和城墙前的深水河使前进受阻，河上的桥当然也被破坏得无法使用了。焦虑不安的两个大队拼命搜寻进击路线。第九中队中队长安部政太郎大尉判断，半夜了，敌军仍没有减少火力，这不就是撤退的前兆吗？于是他率领手下士兵，前进到河上游偷偷地察看敌情。

11 日，凌晨 3 时多，从侦察员那里得知城里敌军开始动摇了的消息。

“哪能放过这个机会！”

第二中队中队长吉田竹八命令部下竹原严少尉（以后晋升为大尉，出生于熊本县）等 12 人，侦查城墙东南角附近的敌情并占领城墙；又命令小代隆义曹长（以后晋升为大尉，在大分市政府工作）等 6 人，沿着公路前进，侦查东门附近的敌情并占领东门。此刻为凌晨 4 时，两支侦察队人员如下：

竹原侦察队：少尉竹原严，伍长吉田武，上等兵绫部次男、牧熊太郎，一等兵后藤鹤见、松田正树、后藤仁、藤原春熊、松尾幸生、首藤延久、金武善荣、西郡实。

小代侦察队：曹长小代隆义，上等兵佐藤幸三、山下定造，一等兵松本小三郎、加藤政吉、上福重正。

（六）竹原、小代两支侦察队的奋战

月亮隐退了，风也平息了。两支侦察队趁着天黑摸到敌城墙前。

敌军的枪声依然极为激烈，可那只不过是打算逃走的敌军临死前的呻吟而已。

首先，竹原队悄悄地避开敌军监视线，用准备好的小船一口气冲过河并直奔城墙，到了城墙脚下，敌军才忽然察觉了我方意图，劈头盖脸一阵猛射。稍有迟疑即意味着全部死亡，侦察队长竹原少尉不顾一切地爬上城墙，在城墙上与迎击的支那兵展开惨烈的搏斗，强行夺取了一小段城墙。用“强夺”这个词来形容的的确确恰如其分。地盘是夺过来了，可城内仍充斥着敌军主力，骤雨般的子弹飞了过来，他紧紧趴在城墙上等待援军上来。

另一方面，小代侦察队决心“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去夺取城墙”，他们奋不顾身地着手攻打城墙。以小代曹长为中心的六个人，相互紧挨在一起沿着公路前进，潜入到东门前十字路口一带。

老天保佑今晚没有月亮，敌兵优秀的射击技术，对在黑暗中潜行的日本军人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东门十字路口有敌军步兵炮阵地，日本军人早有察觉，警惕的敌兵也正在暗中蠕动，稍不留神枪响了，敌军主力就会赶来支援。

“都准备好了吗？全部用刺刀刺死！”

小代扭身唰地抽出了军刀，脾气暴烈的小代还是二段剑客。

命令五个部下插上刺刀后，猛地挥起军刀闯入步兵炮阵地。

黑夜里，日本兵突然旋风般地闯了进来，且见人即疯狂地猛砍乱捅，犹如阿修罗一样地奋战，支那军人吓得四处乱蹿，乱作一团，慌忙扔下几

具尸体逃走了。小代侦察队缴获了步兵炮和五匹马。

（七）立川中队长阵亡后的田北代理队长

虽还想继续推着船过河，可再次遭到来自河对岸的猛烈反击。驱逐了前来反击的支那兵后，才终于奔向城墙，于凌晨5时占领了命令指定的地点，并在那儿竖起了太阳旗。黑暗中传来小代侦察队“万岁”的高呼声，绪方敬志少佐便率领着第一大队寻声全部拥到东门。接着，长谷川正宪也带领着联队本部进入青浦城。第四十七联队就这样巧妙地攻克了大难关青浦城，向“兴登堡防线”的纵深处打进了一根粗大的楔子。第一中队和第二中队在这次战斗中共同奋战，第一中队中队长立川恒喜大尉，由于子弹击穿了他的背部被送回了国内，因此，田北穆寿中尉（出生于日出町）代理第一中队中队长。

11日到了。把扫荡城里时抢的汽水、橘子等，分配给彻夜攻打而精疲力竭的官兵们，大家显得非常开心。

“至今也没忘记11日早上，登上东门时那么痛快的感觉。很快吃完了早饭。非常感谢当时在城墙上的第一大队副官足立首少尉（后来晋升为少佐，现在住大野町大原）送给我的鲣鱼片。另外，士兵们在城里扫荡时抢的汽水、干瘪的橘子味道也不错。”（长谷川正宪回忆录）

所有的人员进入青浦城里，正在吃早饭时，青浦城东门外又突然展开了一场大歼灭战。

早饭后正在休息的长谷川和联队本部成员，上东门举起望远镜观察四周敌情，看到在东门前方扬起一片灰尘。烟尘中，一支大部队正朝着青浦城走来。

“是敌军？还是自己人？”紧张的联队本部人员，双眼紧贴着望远镜眺望，最后确定是敌军部队。由于距离约千米外的日本军队，过早地夺取了青浦城，敌军误认为城里还有支那军队，继续不慌不忙地向青浦城走来。

另外，左手方向也腾起了新的灰尘。

这是日本军队的第十三联队。他们也没有注意到敌军部队，迅速地

向这边行进。

两支队伍相距 1 500 来米。

如果敌军发现了第十三联队，并迅速转为攻打状态的话，我军则会处于拦腰被攻那种最难对付的战斗局面。长谷川带领联队本部人员迅速冲到城外河流附近。

“重机枪、轻机枪，快跟我来！多带些子弹！”大为震惊的是各个大队长。

联队长一下子奔到第一线，形势突变，一场大战即将打响。联队里的轻重机枪手，飞一般地赶到长谷川所在的位置。

（八）追击四处逃窜敌兵的大混战

青浦城外骤然充满血腥气。激战之后，正慢腾腾吃着早饭的士兵们，均匆忙进行战斗准备，对付恰似骤从天降的敌军大部队。赶到城外的轻重机枪手，一溜排开将枪口对准敌军方向，摆开随时可以射击的架势。在城里待机的士兵们也一声不响地屏住呼吸，捏着一把汗注视着敌军动态。

与第四十七联队匆匆忙忙的情形相反，敌军部队依然还是一副不慌不忙行军的样子。

由五列、六列组成的纵队，毫不介意地昂首挺胸走了过来。走在前面的支那军军官，屡屡举起望远镜窥视青浦城，可还是没有发现日本军队严阵以待的阵势。

就在等得越发焦急的时候，走在敌部队最前面的两三个士兵，突然跑到第四十七联队跟前想要说什么。

“活捉这些人。”长谷川判断说，命令士兵“摆出让他放下枪的动作”。就在这时，跑过来的敌兵猛然发现守在城外的竟是日本军队，转身拼命地往回跑。

“射击！”长谷川怒吼着。

轻重机枪的所有枪口一齐开始猛烈扫射。连滚带爬逃走的敌兵后背被子弹打得如同马蜂窝，一命呜呼。

敌部队一下子大乱起来。突然遭到轻重机枪暴风骤雨般的迎头射击，纵队猛然乱了方寸，在几条火舌连续扫射下，敌兵左逃右窜，有跑着的，有趴下的，在难以收拾的一片混乱状态下四处溃散，眨眼间到处隆起了尸堆。

这就是一味将日军误认为自己人的敌军，而且这些敌军也是做好充分战斗准备的。这已不是什么以战斗决胜负的局势了。

随着前面支那军队开始后退，后面的部队也一起后转为撤退。这样仅仅依靠机枪就够不着了。

“山炮！山炮！快点！”

胀红了脸的长谷川，使劲挥着双手催促山炮快前进。

从城门飞一般赶到第一线的山炮，在等着射击命令，于是，急不可待地拉开了炮栓，向撤退的敌军送去一枚又一枚致命的炮弹。

（九）东京、大阪的兵懦弱，九州的兵精锐

后面有轻重机枪赶着，前面是轰隆轰隆爆炸的炮弹，敌军大部队这里掉一点，那里散一块，被打得支离破碎，很快便溃散了。

对准逃跑敌军的山炮不断调高标尺，遗憾的是，这时我军山炮只带着榴弹，杀伤范围小，以至无法充分发挥其效果。如果此时有榴霰弹，就一定会重创敌军。

总之，这完全是一场出乎意外的战斗，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战果。斗志昂扬的第四十七联队，忘却了连日激战的疲惫，开始着手准备向昆山追击。

即日起，师团向苏州河一线进击。第三十六旅团旅团长指挥第二十三联队和第四十五联队担任前卫，联队作为师团本队前进（11 月 11 日上午 9 时 20 分在青浦城的作战命令）。

根据这一作战命令，第四十七联队成为师团主力。11 日上午 11 时，从青浦城出发向苏州河一线追击。当天晚上 10 时 40 分，在白鹤港镇宿营。一到晚上，该镇附近就有敌残兵出没，偶然也有小的战斗，露营时一直保持着警戒态势。在白鹤港镇的民宅，发现并没收了敌军遗弃的军事

机密文件，这些文件中有日本军队编制表。发现有“步四七·长谷川正宪”这一名字，长谷川联队长本人露出了苦笑。该机密文件还明确记录了长谷川前任的第四十七联队联队长盐田定市，注明他晋升并去了北满。据说，长谷川等第四十七联队的官兵也为该情报搜集得如此完善而感到惊讶。

另外，文件中还提到日本军队的长处与不足。松井大将（中支方面军司令官）“缺少威严，因而陆海军的协作不顺畅，重要事项都要请示东京，因此日本军队战略性的指导迟钝。日本陆战队也缺少威力。舰炮射击不足为惧。日本的步兵勇敢。另外，其炮兵射击技术良好。东京、大阪兵懦弱，九州兵彪悍。”

（十）第四十七联队进入昆山——苏州河上的裸体英雄

11月12日，北支那边已是寒风凌厉。站在苏州河畔，湍急的水流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霭，河宽约八十米，水深流急。

迎击一个劲儿向金山、青浦推进的第六师团的支那军队，虽然在逐步后退，却仍在每处据点阵地，坚持不懈地顽强抵抗。在苏州河畔也修筑了坚固的掩体阵地，通过密集射击来阻止被卡在苏州河畔的日本军队。

第四十七联队作为师团预备队，正紧随第十三联队（熊本）行军。可行军突然停下了。在第十三联队前面很快就响起震耳欲聋的激烈枪声。行进在师团前面，一直往前钻的第十三联队尖兵小队，正打算一口气从苏州河桥上冲向对岸，这时位于对岸的敌兵冷不防将汽油倾倒在尖兵前头并点火燃烧。呼地一下，随着火焰的腾起，紧接着就是疾风骤雨般的猛烈扫射。遭遇到火攻的尖兵小队正在狭窄的桥面上左冲右突时，又受到密集火力的射击而实在受不了，如同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几乎全部牺牲。

这是支那军队奇袭作战的胜利。不加思考就一个劲儿地硬向前闯的日本军队战术，遭到猛烈的迎头一击，一下子失去一个尖兵小队，第十三联队着实慌了。因遭意外强有力的奇袭，深感震惊的谷师团长、坂井

旅团长痛斥了第十三联队，打算调整一下战斗阵列。但敌军火力越发猛烈，如果就此放任不管，第十三联队很可能遭到灭顶之灾。谷师团长打算启用师团预备队第四十七联队，去第一线换下第十三联队，一口气突破苏州河。

可是，勇猛的长谷川大佐观察了一下情况，认为敌军战斗意志旺盛，火力迅猛，看上去突破并非易事。于是，他派绪方敬志指挥的第一大队，暂且去攻打桥梁正面的敌军。同时，命令吉冈赖胜指挥的第二大队，去桥梁下游确保渡河地点。在距桥约千米的下游，虽有利于渡河的地点，但敌军在其对面好像也配置了相当多的兵力。虽然对岸拴着三只小船，可要夺取它也必须准备付出很大的代价。可以考虑的就是，敌军阵地建在苏州河岸边高处，如果到了河中间，就进入了敌兵射击的死角。虽是碰碰运气，可没试试就畏缩不前也不是办法。上游的大桥附近正在激战，局面好像也不易打开。只好命令第四中队（中队长大尉森吉之助）的第二小队（小队长少尉草本利恒），完成“夺船”这一棘手的任务。

（十一）草本队长游过苏州河夺得敌船

草本小队长从河这边观察对岸，静悄悄的，不知是否有敌兵。“喂！敌军还没有发现我们的行动！哪个家伙有勇气去把船搞过来！?”草本话音一落，有四五个士兵已精神抖擞地脱光衣服，只留着兜裆布。率先跃入水中的就是后来获得金鸡勋章的上等兵下川万作（现在姓佐藤，住佐伯市大入岛石间）。

随着下川跃入河中，敌兵啪、啪地打了几枪，几个同伴一想到赤裸着被敌兵狙击就觉得不自在，于是，将光着的身子紧紧地贴在了土堤上。下川万作本人用力地划水向对岸游去。“喂！下川，回来！回来！”草本拼命地喊他回来，看上去他好像没听见。全力游泳的下川也不可能听见草本的喊声。

“喂！不能对下川坐视不救。谁还敢过去?”草本问。无人回答。“谁也不去？好吧。”草本说着就麻利地脱下军服。草本出身于臼杵商业，是山之内流派的游泳高手。只见他纵身跃入苏州河。游在前面的下

川已经进入敌军射击死角。敌军好像才醒悟过来似的开枪了，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烈。“这样的话，就能顺利搞到船了！”草本加快速度向前游去。先到的下川已爬上对岸堤坝下的小船，正解着拴船的绳子，他回头一看，没见到战友，只有魁梧的草本小队长一人游了过来，不用说，下川这下更加信心百倍了。

水量丰富的苏州河上，时间令人窒息的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俩爬入敌射击孔正下方。解开船上缆绳的下川万作上等兵，跳上船伏下身子巧妙地开始用竹竿撑船。下川是佐伯市大入岛人，既会游泳，也熟悉撑船。他快速地将船撑到河上，便开始向日本军队占据的岸边划过来。

中途，他将草本少尉拉上船。坐着划不快，他索性光着身子站在船上左右来回快速地撑船前进。船轻快地横渡到苏州河中间，已经出现在敌兵的射击范围，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击中。第二大队官兵趴在岸上，屏住呼吸盯着他们，送去无声的支援。

（十二）敌兵弹雨中的裸体英雄

“下川，全靠你了！”

“下川，加油！”

距离日本军队占据的堤坝还有30米、25米、20米。

敌兵突然开始猛烈射击了，船上的草本小队长几乎同时翻身跃入苏州河中，刹那间，守候在岸边的第二大队官兵大惊失色。敌兵子弹射来的方向，正好是草本所待的位置。众人均认为草本一定是被击中掉入河中的。接着，密集的子弹击穿了“裸体英雄”下川万作的两条大腿，拿着竹竿的下川身上的血染红了小船。

船开始慢慢旋转着一点一点向下游漂去。第二大队立刻向联队长汇报这一情况，请求用火力压制敌军。接到报告的长谷川气得瞪圆了眼睛。

在失去了勇敢士兵和优秀小队长的同时，宝贵的船或许也没有了。战机稍纵即逝。

“所有火力，一起跟我去下游！”

长谷川带头向下游飞快地跑去。从正面攻打桥梁的第一大队的局势虽然也相当困难，可这时候决定优先确保第二大队的渡河地点。所有重武器都部署在第二大队正面的渡河点附近，集中火力向对岸敌军阵地射击。

在一个地点集中这么多火力或许有悖兵家常识，但这是个特殊时刻，必须狠狠打击敌军。似乎还在苏州河上飘荡的小船再一次慢慢地旋转着接近了日本军阵地，草本一边拉着船一边游着，并再次潜入水里，从船后在有日本军的堤坝这边冒出了头，船正好起到了挡箭牌的作用，敌军那边看不到草本。在友军炮火的掩护下，草本少尉把受伤的下川与船一同拉近堤坝。正等着替换他们的十来个士兵跳上船，再次出发去对岸夺船。在这期间，堤坝的掩护炮火一刻不停地继续压制敌军火力。由于日本军队的火力太强大，支那兵都紧紧趴在堤坝上而动弹不得。

横渡过苏州河的十个日本兵趁此间隙，不慌不忙地分别上了其他几只船，将它们全部拉到了河这边。

“好啦，船来了。分批过河！机枪要一直打到部队全部过河！”

（十三）依靠草本夺来的敌船胜利地渡过了河

分别乘坐四只小船的官兵，迎着猛烈的炮火冲入敌军阵地，接着第二批、第三批，来来回回不知渡了多少批，众人不顾一切地登上敌方堤坝，驱逐了岸上的敌军。河这边是隔着桥攻打的第一大队，原以为是来自下游过河点附近的猛烈枪声，可不久敌我双方嘈杂的呐喊声就搅在了一起。

桥对面的敌军没想到下游那边才开始激战，日本兵就上了岸，搞不好有受夹击的危险。于是，桥对面的敌军都惊慌失措地想逃跑。下游渡河点的突破，致使桥对面敌军的全面崩溃，第一大队也顺着被烧得残缺不全的桥一鼓作气冲到对岸。

迅即转为向安亭镇方向进行追击。安亭镇上还有少量的敌骑兵部队，可阻止不了日本军队怒涛般的进击。双方一交手，敌军即落荒而逃。下午6时多，进入了安亭镇。阴沉沉的天空下起了雨。进入安亭镇后，

残敌不断发动反攻，反攻一直持续到半夜，都被一一击退。12 日晚上就住在了雨中的安亭镇。

在中支地区，正在并驾齐驱进行突击的日本军队，在各地连连告捷，一个劲地压制着敌军。如同配合第十军（柳川兵团）神速果敢的进击步伐，北支方面军第二军第十六师团（中将中岛今朝吾），11 月 13 日，在上海西北方约七十五公里处的白茆口登陆了，随即迅速沿着白茆河，向西南方向快速进击。14 日清晨，迅速占领了支塘镇。19 日，占领了要冲常熟。

另一方面，柳川兵团中，冲着昆山而去的第六师团，瞄准了嘉兴的第十八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步调一致地快速拼命追击败敌。大本营当时认为，驱逐了上海周边的敌军，就达到了上海作战的目的。因此，决定以苏州至嘉兴一线作为追击的界限。可到了 11 月下旬，第一线兵团的追击欲望一发而不可遏制，其追击余热顺势突破了界限。因此到了 24 日，不得不重新将追击界限延伸至无锡至湖州一线。

以上大致概括了 1937 年 11 月中支地区的作战形势。突破了苏州河的第四十七联队的情况如何呢？

12 日，虽然在安亭镇遭到残敌反击，仍露营休息的第四十七联队自 13 日再次向昆山进行追击。

13 日下午，上海派遣军主力第九师团的先头部队，追赶着自上海战场退下来的败敌进入安亭镇。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第一次在这里会师。自柳川兵团登陆杭州湾（11 月 5 日）以来，不过只有八天。但在此期间，第四十七联队却已经历了多次苦战恶战。即便在九州师团，这也是一支屈指可数、声名显赫的勇猛联队。

（十四）占领昆山，插上太阳旗

11 月 14 日，晴。凌晨 5 时，撤出安亭镇阵地。上午 8 时 30 分，作为师团预备队，开始朝着昆山前进。沿途到处是成堆的弃尸、武器弹药等。这一切表明了行进在前面的师团主力，他们的追击是多么果敢且激烈。下午 3 时 30 分，到达白王庄露营。在这里分配了大酱汤、面包干、罐头

和酒等食物，联队很久没有这样舒舒服服地露营了。在师团正面，为了渡过昆山东侧的大河，步兵第三十六旅团（牛岛旅团）和第十三联队正与敌军展开激战。

15 日，昆山敌军开始撤退，师团决定全体出动，追击这股敌军。第四十七联队是师团预备队，行进在师团右翼队之后。部队沿着铁路线前往昆山停车场，在那里缴获了敌军用列车，没收了大量的米和崭新的防寒棉制服，将此分配给士兵们。由于正好这时天气越来越寒冷，士兵们都异常高兴。

第四十七联队抵达昆山停车场附近时，敌残兵开始猛烈反击。有的部队打得非常顽强。不久，我们进行了扫荡，扫荡结束就露营了。

16 日，下了小雨。士兵们疲惫不堪，这一天就当作很久没有的休息日了。

第二中队的战地日志：

> 11 月 16 日，小雨。登陆以来昼夜兼程，不眠不休的官兵都疲惫困乏到了极点，难得下令停下休息一段时间，以此养精蓄锐。
>
> 11 月 17 日，雨。逗留在昆山休息。

16 日、17 日在昆山逗留了两天的第四十七联队，18 日开始转移前进执行新的作战任务。柳川兵团自登陆杭州湾以来，兵分两路，第六师团直奔昆山，兵团主力前往嘉兴。

随着第六师团进入昆山和在上海周围，扫荡敌军的任务基本达到了所有预期目标。第六师团为了与柳川兵团主力汇合，掉头前往嘉善。按照行军计划，每天上午 8 时出发。第一天（18 日）从昆山经安亭到施纪浜，行 28 公里；第二天到大桥头，行 28 公里；第三天到金山，行 26 公里；第四天抵达嘉善，行 22 公里。这是一次每晚宿营的行军，没打什么仗。不过，第二天（19 日）因下了雨，沿着没膝深的泥泞路艰难地走了 28 公里，官兵们都极度疲惫。第三天（20 日）还是下雨。松江南面约三公里处，黄浦江上的桥遭到破坏，因无法前进而休息了长达 4 个小时之后才开始过河。因雨河水猛涨，渡河行动缓慢。记录表明，联队用了约 3 小

时 20 分钟才全部渡过河。尽管战斗非常辛苦，可在泥泞不堪的道路上挣扎着急行军亦不比打仗好到哪里。所有官兵都疲惫不堪地在雨中默默行走。

（十五）方面军决定攻打南京，饱食的后方，饥饿的前线

陆军统帅部将中支作战限定在上海地区，如果达到确保上海安全之目的，即毅然决然撤兵。因此，11 月 7 日指示中支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将部队部署地区限定在苏州至嘉兴一线。但是，势如破竹般连续追击敌军的柳川兵团，已顺着追击后劲冲破了界限。这一点在前面已有表述。

支那军队没有采取坚守每一个据点，彻底打一场防御战的战术，而是采取了在各个据点适度地阻止一下日军，然后撤退到后方阵地的作战方针。

因此，日本统帅部所渴望的和敌军主力决战的目的，在短期内并不易实现。可以说日本军队在辽阔的支那大陆，处于一种疲于奔命到处追赶敌军的状态。

为此，作战区域不断地延伸，最终中支方面军松井司令官决定攻打敌首都南京。虽然中央部在努力地限定用兵区域，却勉强接受了第一线的趋势。11 月 20 日，设立了大本营，支那事变终于进入了攻打敌首都南京这一重要阶段。

其时，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前往中支方面军，面见松井军司令官询问过其意向，当时河边向松井传达了中央统帅部的意向，并要调走一个半师团，参加计划好的将在 12 月发动的南支战役。松井当场便勃然大怒，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还反过来向河边强调了占领南京的必要性。对松井军司令官的这一意向，副参谋长武藤章也表示赞同，认为“由于占领了南京，支那就会屈服了吧”。第一线攻打南京的渴望，就这样最终改变了中央部的决定。于是，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下村定少将，说服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12 月 1 日），向松井军司令官传达了

有关攻打南京的敕命。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因而，正进行“家乡部队奋战史”的第六师团，要转向前往嘉兴作战，也是根据攻打南京这一大的计划进行的。家乡的第四十七联队终于从这一带掉转枪口，因跃上了攻打南京这个光荣舞台而大显身手。

继续着从昆山前往嘉兴的艰苦行军。双脚不停地走着。继续在雨中浑身泥水、汗流浃背地行军。脚步一停下，满身的汗水就立刻冻住了。

（十六）因感染霍乱中止前进而受到打击

21 日下午 6 时 30 分，抵达了嘉善。想一想，从 18 日开始行军到今天，整整四天时间一直都在下雨。在下雨、疲劳和食物不足等最坏条件中，祸不单行，部队里又出现了霍乱。

因此决定，让部队从 22 日开始，暂时逗留在嘉善防疫并顺带休息。

当时，分在第一大队的军医中尉野崎正谊（后来为大尉，大分市稻荷町野崎医院院长）负责防治霍乱。步兵炮中队有八个患者，第三大队有四个患者。好像是在离开昆山后的第二天前后发病的，似乎是在昆山感染的。可在急行军的最紧要关头，既无法进行彻底治疗，也没有特效药，只好大量补充水分以防止脱水，并注射林格氏。此后，总算控制住了病情。步兵炮中队里有数人因此死亡。为了防止传染，在嘉善制定了防疫规定并严格实施。

根据当时的记录，22 日以后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隔断了各本部、中队之间的人员往来，除了公事需要，严禁任何人员外出。因公外出也需要中队长以上人员开具证明书。

结果直到 29 日才从嘉善出发。第四十七联队因霍乱之故，意外地休息了一个星期。此时，正是各路师团向着南京这个目标进行急行军的关键时刻。一星期的休息，大大打击了长谷川联队长等联队长官。不过，对因行军而疲惫不堪的下级军官、下士官和士兵来说，则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绝佳礼物，士兵们因“霍乱先生”而舒舒服服地歇了个够。

“乃至不得不在嘉善驻留了一个星期，最终被第六师团丢下，加之还要留下三个中队作为军的预备队。”（长谷川正宪回忆录），对于猛将长谷

川来说，这一个星期实在令他懊恼不已，可再急也拧不过疾病。

11月29日上午7时，第四十七联队比计划晚一个星期从嘉善开拔，再次继续进行高强度的急行军，追赶前进中的师团主力。雨停了，支那大陆连续多日是冬日的晴朗天气。

连日来，蓝天如洗，这样的冬日是支那大陆所特有的。士兵们脚步不停地径直向着南京进军。进军路线是绕过太湖边，经金山、嘉兴、湖州，从广德朝着南京而去。

12月2日下午3时10分，抵达太湖沿岸。联队在此分到了酒、香烟、大米等配给品。经过长时间行军，官兵均很疲劳。士兵们到达湖州后，双手捧着配给的一点烟酒，慢慢地享受着。联队一到湖州，长谷川立刻前往柳川兵团司令部，拜访兵团长柳川中将，恭恭敬敬地报了到。除了军参谋长田边盛武少将之外，在兵团司令部还偶然见到了正好前来视察战线的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将，长谷川向这些人一一致以礼节性问候并汇报了实际战况。

（十七）进攻南京的快速突击开始了

拜访兵团司令部时，让长谷川感到吃惊的是，司令部里有那么多人。后来一打听，说有近千人，长谷川惊讶地瞪圆了双眼。上千人的话，相当于战时编制的一个大队人数。

在第一线，即使阵亡了一个士兵，联队长也会感到万分焦急。在后方勤务的司令部，相当于一个大队的人在舒舒服服工作的场面，让指挥野战军的长谷川反感也不无道理。当然，司令部有司令部的事务，工作人员中除了正式军人，还有文书、翻译等。尽管如此，肯定还会因为司令部人员过多而受到批评吧。

当长谷川看到司令部的那伙人，他们的办公桌上放着切块年糕，还摆着当时战场上根本见不到的一盒盒西式糕点时，感到异常气愤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第一线士兵们在各地恶战苦斗、饥一顿饱一顿，承受着生不如死的艰难困苦，如今满身泥水地躺在司令部附近，非常珍惜地慢慢享用着那

么一点点烟和酒什么的。西式点心也好，切块年糕也罢，怎么也应该拿出来，犒劳犒劳第一线的士兵们吧。这不仅是第四十七联队联队长长谷川一人有这种看法。进入太平洋战争后，这种前后方差距悬殊的现象又更严重了。

当前线士兵们一粒一粒地慢慢嚼着多少天才能配给一次的那点大米时，后方还有不少行为不端的人花天酒地、寻欢作乐。当前线官兵在以生命为代价浴血奋战，处于最艰难的时刻，后方人员则每天在充满私利、私欲的暖衣饱食中打发时光。日本该败，所以打败了。原因之一不正在于此吗！对军司令部的批评暂且说这些吧，还是赶紧谈攻打南京一事吧。

急于包围南京的日本军队，其进攻阵势正一天天地形成。第六师团绕着太湖转了一大圈并逼近了南京。以它为中心，第十一师团（上海军）从上海方面攻下无锡后，正向常州逼近。从白茆口登陆的第十六师团正一直拼命地挤压着敌军，拿下常熟后，经太湖北岸朝着南京逼近。

无锡的沦陷直接导致江阴炮台丧失了战略价值。敌军试图在保卫南京的最终阵地——镇江至句容一线进行最后抵抗。攻打南京的时机越来越成熟。由于日本军队进击迅速，支那军队被迫放弃苏州、常熟后，重要据点又相继被摧垮。于是，支那军队在南京城周围加速构筑最后的防御工事。

（十八）向着南京夜以继日地急行军

当不可能将野战阵地改作正规阵地时，支那方面利用南京至句容之间的所谓宁路各要塞，以及南京、句容、丹阳、镇江等各点的山地丘陵地带，制定了首都防御战的作战计划。

因此，除了将从前线溃逃下来的各路部队收容在该地区一带，还在南京郊区集结了七八万新兵并组建成 12 个师。蒋介石、何应钦、唐生智、程潜、白崇禧等人，在南京开会商讨作战方案，进行周密的防御战准备，以便对势如破竹的日本军队，发动起死回生的一战。

“包围攻打敌首都”，这一将为世界战争史增添光辉一页的世纪性攻

防战，正一步步地成熟起来。日支两军均对这个时机充满自信，并进行万无一失的准备。来自日本国内的关注自不待言，全世界的目光也都集中在这一战线上，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日本随军记者以及各国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的特派员，都逐渐云集到南京周围，然后径直奔往南京。

日本精锐部队的官兵，表情严肃地默默行进在道路上。

以南京为目标的各路兵团，沿着太湖从南北两个方向，怒涛般以分进合击的态势继续进击，向南京包抄过去，一步步缩小包围圈。大本营为了准备南京攻城战，从北支方面军战斗序列中的临时航空兵团，抽调出飞行第三大队（作战）、飞行第八大队（侦察）、飞行第五大队第二中队（轰炸），编入中支方面军战斗序列中的第三飞行团。又在12月7日，命令方面军司令官："攻打南京后，协同海军负责确保、稳定包括杭州、宁国、芜湖以北、扬子江右岸区域内的各重要地点。同时，派航空队继续攻打上述区域以外的敌国内各重要地点。"

长谷川部队因防疫在嘉善休息了一个星期，从而落后于第六师团的各个联队。为了追上师团，必须日夜兼程地强行军。

12月3日，从湖州出发的第四十七联队，以联队旗为先导，三天内走完了长兴—泗安—广德长达82公里的路程。根据当时的战地日记记录，"一大早就开始长途行军，士兵均疲惫不堪。可还是大声鼓励众人，坚决要全部参加攻打首都"、"有情报说，第九、第一一四师团已经逼近南京，第六师团先遣队也快接近南京"。虽是艰苦的行军，可官兵们没有怨言，把余力集中在两只脚上，闷声不响地走着。无论如何也要去参加这一光荣的攻打敌首都的战役。

（十九）在卡车上举着联队旗快速追击

"大家都暗自懊恼，如果赶不上这一亿国民都渴望的光荣的攻打敌首都的战役，就对不起迄今牺牲的英灵，也对不起家乡大分县的县民。"（长谷川正宪回忆录）。官兵们都非常明白长谷川的意图，因此，加快步伐紧紧跟着大踏步走在联队前面的长谷川。

12月8日，部队好不容易推进到位于南京南边四十来公里处的甫家镇。但是，先遣各路部队已全部进入即将攻打的准备阶段。第四十七联队再不加紧就赶不上攻打了，这可太不光彩了。“快！快！”此时，天助一般驶来五六辆空着的卡车，停在了正在训斥士兵的长谷川前面。

第六师团本部海老原炮兵少佐，指挥的运输队赶来迎接晚到的长谷川部队军旗。

长谷川在昆山对师团长提出过：“希望在攻入南京城时，四面军旗无论如何都要到齐。”

想想看，第六师团的第四十七联队（长谷川正宪）、第十三联队（冈本保之）、第二十三联队（冈本镇臣）和第四十五联队（竹下义晴）的四面军旗全都展开，参加攻打南京城是多么难得。包括联队，几乎都以旅团为单位，在东边或西面作战。因此找到军旗也是一面或至多两面。长谷川希望，在攻打南京时，一定要凑齐四面军旗帮助师团长，两位旅团长、四位联队长也想齐心合力地进行战斗。

谷师团长也赞同他的想法，当然希望率领在全国也是公认最强的四支九州联队，在首都南京城的重要地点，打上一次世纪之仗。

可是，没想到长谷川这支联队，当时在途中中了“霍乱”的埋伏，意外地失去了宝贵的一个星期。

长谷川已很着急，可谷师团长比他更恼火。

“喂，派个人去迎接第四十七联队的军旗！”谷师团长这样命令副官，就决定派卡车前去迎接。长谷川因谷师团长的爱兵之心，激动得几乎流下了眼泪，立刻捧着军旗带领第五中队和机枪乘上卡车，向前赶去。

当主力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时，长谷川捧着军旗，仅带着第五中队和机枪，决心为了第四十七联队的名誉而战。在南京南面八公里处的铁心桥，长谷川见到了谷师团长，在对他的爱兵之心表示感谢的同时，正式接受了攻打南京城的命令。

这里就是联队主力。终于在第一线聚齐了军旗，长谷川的手中仅仅只有一个中队和机枪。“不能落在联队长后面！”指挥联队主力的第一大队大队长绪方敬志中佐，瞪红了两眼吼道。

绪方代表长谷川，大踏步地走在联队前面。强将手下无弱兵，所有

官兵都迈开肿胀的双腿，直奔南京而去。支撑着官兵的是“绝不能打败”的斗志与在“攻打敌首都”这一光荣任务中，涌现出的军人的骄傲与自豪。

（二十）拉开攻打南京战的序幕

——日本军将出其不意地发动攻击

南京濒临扬子江，位于江苏肥沃的平原中部。自古以来，夺得天下者数次在这块土地上立都建国。

追溯古代的三国时代，吴国的孙权就定都于此，号建业。继而东晋武帝，从洛阳迁都到这里，称作建康。之后，在隋唐时代很长一段时间叫江宁。元灭明立，明太祖定都在此，乃至成祖移都去燕京，才第一次称燕京为北京而将这里称作南京，仍有南方首都这一含意。准确地说，是在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 1441 年）。明太祖刚将都城定在这里，即站在紫金山上，称赞这一风光秀美的土地“真乃王者之地”，这已成为历史上一段有名的佳话。

然而，明亡清兴，首都变成了北京，南京再次被称为江宁。清朝末年又发生了长毛贼之乱，一度因战火夷为废墟。

后来，到了中华民国，南京和北京之间出现首都之争。蒋介石军队通过北伐，于民国 16 年定都南京。至支那事变初期，南京一直显示着首都的威仪。支那事变爆发后，首都从南京迁移到内地四川省，在彻底抗日的旗号下继续进行抗日战争。

虽然政府功能离开南京而迁移到了重庆，但支那民众仍非常钟情南京。日本军统帅部希望通过攻打南京，来挫伤支那军队的战斗意志，在有利条件下尽快恢复和平。可是，历史证明这种想法太过简单。重庆政府接受了美英的支援，通过缅甸援蒋道路的输血，将生命一直延续至 1945 年 8 月停战。结束了历时八年的长期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

归根到底，是日本不了解支那大陆之辽阔程度，不懂得支那民众坚韧不拔的意志力，便以日本式的短兵相接、盲目冒进战术去攻打南京了。也可以说这是从事变开始以来直到进击南京，尽管政府在事变初

期，主张在极小范围内就地解决的方针。但战火已蔓延到了四面八方。京沪线的第一军、津浦线的第二军、京绥线的第五师团、从杭州湾冲入内地的第十军、从上海出发与第十军比赛行军速度的上海军，无论哪支部队，都推卸不了被批评的，即短兵相接、盲目冒进的责任吧。但这并不是第一线的过错。第一线的官兵如果遭到了近在眼前敌兵的反击，当然会怒不可遏。不管多远也一定要追上敌军，这就是野战军的性格。过于放任这样干的野战军，就是盲目冒进；控制过度则畏缩不前。把握分寸的是“统帅”，是“政治”。因此，日本军队虽拥有勇猛无比的军队，却没有掌握好它的统帅，最终，勇猛的军队强行地做了一件自掘坟墓的蠢事。

当为“保定陷落”、“南京陷落”而高兴时，日本军队的补给线实际上一直在无限延伸，战局也一直在不断扩展。日本军队背上了补给线无法再延伸、战局过分扩张的包袱而寸步难行，最终导致了自我灭亡。

攻打敌首都——对于野战军而言，确实是没有比这更具有魅力的诱饵了。另外，作为战史课题，也没有比这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了。但是，统帅、政治应该站在与野战军、普通读者即当时的大众不同的高度去看待战争，不该去鼓励它，始终要从哪怕是再稍高一点的位置，去运用政治、军事两大战略。由于没能做到这点，因此，在战史上堪称无与伦比的勇猛战斗、光辉夺目的战果，终因“败战”一词而全成了过眼烟云。正因为第一线官兵勇敢，更让人因悔恨而感到心痛。

从世界战争这一大局，看攻略南京或陷落保定，的确是微不足道的。现在想想看，夺取南京就能解决日支纷争这种想法，确实是荒唐的痴人说梦。可这是后世历史学家说的，与在第一线进击的勇猛官兵没有关系。作为保卫祖国之盾，官兵们豪情满怀，忍受着苦难，奋勇去完成“攻略敌首都”之重任。

12 月 10 日，晴。终于到了揭开南京城攻防战大幕的日子。绪方敬志中佐指挥的联队主力，继续急行军追赶乘卡车先走的第四十七联队军旗。10 日正午，追上了在二牌营的师团主力。敌军的前进阵地已一一落入日军手里，只有南京城与周围的野战阵地，依然阻止着日本军队。在

主城和野战阵地上构筑了无数个坚固的碉堡，一副加强防御，以所有火力迎击日军的阵势。日本军队也不能像迄今那样轻易地就攻下南京城。尽管平时已完成了火线配备，现在继续夜以继日地进一步充实。敌军在这些坚固的阵地上，配备了最精锐的第八十八师，充分显示了敌军死守南京非同寻常的决心。

（二十一）乘卡车先行的联队参加了攻打南京

当时，AP通讯的南京来电，是这样描述南京紧张局势的："南京八个城门，在日本军队进击之前，就已牢牢关闭。支那军队在留守门前垒起了沙包路障，架设了铁丝网，准备竭尽全力展开防御战。从扬子江沿岸到城内的防御阵地，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联络电话线。还有数千市民正在军官的指挥下，修筑从市区到扬子江岸的半月形战壕，其长度达58公里之多。市民络绎不绝地离开南京外出逃难，收藏着贵重美术古董的15 000只箱子已被转移到内地。"四处拼命奔跑着做防御战准备的支那军队，和民众一起活动的情景宛如就在眼前。"山雨欲来风满楼"虽然是句古诗，描述的却正是现在这个情形。

城墙之外，精锐的日本野战军，瞪大了眼睛端着枪，瞄准着南京正步步逼近。城墙里面，还有精锐的支那军队第八十八师，依托坚固的水泥混凝土碉堡，也怒目盯着日本军队。开始攻打前，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于9日正午，向南京卫戍司令官唐生智送出以24小时为期限的劝降书。

其全文如下：

劝 告 书

百万日军席卷江南，南京城已被团团包围。从战局大势看，此次交战有百害而无一利。窃以为，江宁之地为中国之旧都、民国之首都，汇聚明孝陵、中山陵等古迹名胜，宛然东亚文化之精髓。而日军对抵抗者极为严厉绝不宽恕，可对无辜民众及没有敌意的支那军队宽大而不冒犯，并对东亚文化，怀有保护、保存之热情。于此，贵

军如想继续交战，南京势必难逃战祸。势必使千载文化化为灰烬，十年经营皆成泡影。故本司令官代表日军劝告贵军，即和平开放南京城，于是，提出如下处理方法。

大日本陆军总司令官　松井石根

（二十二）不回应入城劝告

对本劝告的答复时间，应于12月10日正午，送达于中山门至句容道路之步哨处。贵军派遣代表司令官的责任人，将在该地与代表本司令官的人员，最终达成有关接收南京城的必要协定。如果在该指定时间内得不到任何应答，日本军队将不得已而开始攻打南京城。

松本雄幸曹长、粉川宗三伍长驾驶着陆军飞机，于同日下午4时进入南京城。威严而不失恫吓。毋庸置疑，日本军队盛气凌人的劝降书，并不能改变支那军队的死守态度。日本军队在指定的地点等待支那军使。

可到了10日正午，也无任何答复，反而从10日清晨起就以猛烈的炮火攻打我军以示回答。于是，所有日本军队一齐向南京城发出总攻击的炮火，全线大小火炮竭尽全力不停猛轰。进攻的日本军队与防守的支那军队，全都配备了两军中屈指可数的精锐部队，以其烈火般的斗志，展开了一场名垂世界战争史的能攻善守的大激战。

第四十七联队大致以徐家凹—邓府山—中华门为右边界限，以金狮墩—安德门—田上高地为左边界限，与第十三联队（冈本保之）、第二十三联队（冈本镇臣）开始并排攻打。

（注：南京城的城墙周长约五十公里，城东有中山门、太平门、玄武门；城北有和平门、钟阜门、金川门、兴中门；西面有挹江门、定淮门、清凉门、汉西门、水西门；南面有中华门、武定门、通济门、光华门等16个城门。城墙高10～25米，宽7～13米。）

（二十三）82 高地血淋淋的攻防战，喊哑了嗓子的联队长

一旦开炮轰击南京城，南京城墙外敌军构筑的坚固纵深阵地即以全部火力迎击日本军队。该纵深阵地由大小不等的高地组成，敌军凭借居高临下之利，猛烈地向我们射击。尤其是挡在第四十七联队前面的 82 高地，河流与混凝土碉堡相连，还架设了两道铁丝网，是一般炮火撼动不了的坚固阵地。

安部康彦中尉指挥速射炮，推进到距敌军阵地非常近（90 米）的地方，瞄准数不清的隐蔽射击孔，弹无虚发地炮击。掩体里敌军的抵抗极其顽强，双方的战线纠缠在一起。安部的速射炮中队距离敌军阵地近得甚至可以听到对方说话。担任安部传令兵的外圆哲祥一等兵（别府市），边扔手榴弹边冲进敌军阵地，以自杀式进攻炸毁之。第一线的第三大队（江岛虎雄少佐）和吉田光治大尉指挥的第五中队（铃木为男大尉在保定阵亡后，由吉田大尉代之），通过步枪和机枪的抵近射击和白刃冲锋，不断发动夜袭，逼近钢筋混凝土碉堡，并展开惨烈的肉搏战。

敌兵除了具有非常好的射击技术外，还集中了猛烈的火力，日本军队伤亡不断、进攻无果。无论白昼还是黑夜，还是在很低洼的谷地，都招来敌军连续不断的射击，打得我军几乎无处躲藏。

如果延长攻打时间，我军仅此就会加倍增加损失。第四十七、第二十三、第十三等联队，将火力集中在一起连续发起猛攻。敌军也集中全部火力击退我军一次次进攻。尤其是城外右手方向雨花台的敌炮兵阵地，炮打得又猛又准，简直就像挥手一般赶跑了我军。根据雨花台敌军炮兵阵地发射的炮声判断，那儿有四门炮，但隐蔽得很好，相互配合着准确炮击隐藏着我军部队的凹地、树林，给日军进攻部队造成极其巨大的损失。

在第一线指挥的长谷川，虽位于某寺院的墓地，但也被敌军盯上了，不断有炮弹、机枪子弹落在他的身边。威武的长谷川甚至多次准备好就

牺牲在墓地。做好牺牲准备的不仅仅是长谷川，据说，非常了解敌军坚固阵地的联队长官也说："看来这次是活不了了。"所有人都悄悄写好遗书，以表决死之意。猛烈的战斗似乎要印证将士们的决心，尤其是围绕着82高地日支两军的激战，其激烈程度，在南京城外的战斗中也屈指可数。

（二十四）首藤武中尉泣鬼神之奋战

第十一中队的首藤武中尉（后为大尉，出生于臼杵市）率领一支队伍，以壮烈的夜袭拉开了82高地攻防战的序幕。他是一名应招来的军官，作为重要补充人员来昆山上任。应招前是国东农学校的教导主任，是柔道二段，也是山之内的游泳好手，深受手下官兵的敬慕。从昆山到攻打南京，在不长的时间内他就充分掌握了部下，在82高地经过艰难的战斗，最终取得了胜利。

奉命夺取82高地的首藤，紧紧盯着敌军坚固的防御体系，亲自带领数名部下接近至敌军阵地前，详细侦察了敌军铁丝网位置、重武器的分布、突击地点等情况后，制定了周密的夜袭计划。下午6时，首藤命令中队全体人员集合。首藤曾担任过学校教导主任，为人敦厚。他站在中队全体人员前面，平静地说："诸位的生命由我首藤负责。大家要竭尽全力，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也要夺取82高地。夺取高地之后，豁出命来也要守住它。"

首藤指挥的第十一中队，在先前攻打青浦城时就已伤亡很大，加之还有人因病住院等，总共只剩下94人，仅是正常时期的一半。而且，这有限的兵力也因连日强行军而疲惫不堪。要带领这些累瘫了的少量兵力，冲入敌军的碉堡阵地，首藤及所有人员就没指望活着回来。

即便在训话这点时间，敌军的机枪子弹、迫击炮弹还在中队周围激起阵阵烟尘。

太阳完全落山了。到了晚上7时。

大家放下背包，把白带子系在臂上，插上刺刀的枪林闪耀着道道寒光。

“出发!”

中队长压低声音发出了命令。

夜空下的82高地,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城,山腰一带黑乎乎的。随着叭、叭、叭恐怖的枪声,一道道红光从首藤中尉身边掠过。

82高地的第一线挖了野战堑壕,它后面有两道铁丝网,再往上还有主阵地的堑壕,三个地堡的射击孔不停地向外喷射出一道道火舌。从首藤中尉出发地点,到敌军第一线约四百米。第一小队(时松先志少尉)、第二小队(佐佐木茂八郎曹长)分别从右边和左边攻打82高地正面。第三小队(山添三郎少尉)息声屏气蹑手蹑脚地步步挨近。前进了约两百米左右,中队的人都发觉了一个重要问题,出发前大家放下背包时,忘了带铁丝网剪。于是,第一小队第三分队队长木崎茂森伍长(后为准尉,现在姓长野,在大分监狱医务课工作),赶紧返回去取来剪刀,又迅速追上第一小队。

(二十五)木崎、仓迫、荒金勇士们的白刃战

敌军阵地就在眼前。

“冲啊!”

首藤挥舞着军刀,率先投入了肉搏战。

夜袭圆满成功。

乱作一团的第一线敌军,就这样逃回主阵地,开始猛烈地射击。

三座地堡伸出的枪管,因持续不断地扫射都滚烫发红了。拿着大铁剪的木崎伍长,在敌军猛烈的炮火下,仰脸向上躺在地上,从一边开始将铁丝网一根根剪断。

突击通道打开了。

三个小队从三个方向一拥而上,包围了山上的敌军主阵地。

敌兵约有三百人,是首藤中队的三倍多。用枪托砸、刺刀戳,开枪击毙,这是一场你死我活混乱的白刃战。在日本军队横冲直撞的打击下,敌兵一度逃离了主阵地,可新增援的部队立即又冲了上来,约四百名敌兵团团围住首藤中队,手榴弹、迫击炮炮弹从四面八方雨点一般的掉了

下来。天黑，加上又是陌生的战场，首藤中队被兵力、火力均占优势的敌军所包围，伤亡不断。首藤中尉的右大腿也被击穿，身负重伤跌倒在堑壕里。各小队长也一个接一个地负伤。最后，全部兵力仅剩下前任准尉仓迫敏雄（出生于中津市）等24人。虽然所有受伤的人都被安放在堑壕中，但因战斗过于激烈，还能站起来的人又都拿起了枪投入战斗。有的一只手持枪，有的单腿站立，如幽灵鬼魂般地继续战斗。首藤因出血过多已奄奄一息，可还一直指挥剩下的士兵，竭力地叫着："坚决死守至最后一人！"

敌军在此期间反击了五次之多，仍活着的士兵们以战友的尸体为沙袋，依靠刺刀和手榴弹战斗到了最后。卫生队一直想上去用担架运走伤员，可战斗过于激烈上不去，有不少伤员就这样无谓地死了。首藤也于次日（11日）用担架送往后方，后来死在了小仓陆军医院。

11日早晨，前来增援的第十中队（荒金进中尉）带着担架上来了。但敌军的抵抗依然非常激烈，敌我双方仅隔十来米，完全是一场相互厮杀在一起、极其惨烈的白刃战。

11日，长谷川也来到设在82高地下方的作战指挥所，他也为这场太过残忍的战斗而目瞪口呆。所有人浑身血肉模糊，乍一看分不清谁是伤员，谁还完好。

再仔细看看正在战斗的士兵，有的人一条胳膊耷拉着晃来晃去，有的人腿上撕开了大口子，用脏毛巾紧紧扎住正向外喷血的伤口。"除了阵亡者，所有的人都两眼通红、满脸杀气。"（《长谷川正宪回忆录》）就连一向勇猛的长谷川也转过身子，不忍再看战场的惨状，仅仅说了一句"全拜托了！"便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了。

至今，笔者的手上还保存着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当时表扬第十一中队奋战的赞词：……中、小队长以及全体人员，战斗伤亡多达70人，在此情况下没有人屈服，剩下的人团结一致奋力拼搏。中队最后只剩下24人，仍奋战不已，最终击退敌军，牢牢地守住了该高地……

首藤中队官兵浑身鲜血的奋战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二十六）夺取雨花台、大士庵

——轻型装甲车也冲了进去

围绕着前进阵地和与之相连的82高地，进行的惨烈战斗一直持续到11日早晨。大加称颂的应该还有支那军队的防御气概，他们面对日军阿修罗般的浴血奋战并没有逃跑，而是豁出性命阻击日本军队，猛烈地反攻了整整一昼夜，在“全部战斗到死”的口号鼓舞下打到最后，有的被枪打死，有的被刺刀戳死。堑壕里留下了成堆的步枪、机枪弹壳，以及倒下的无数尸体。

敌我双方都使出浑身解数进行着攻防战。从双方的力量对比看，日本军队约有12万人，支那军队在城里有8万人，周围有6万人，合计有14万人左右，是一场旗鼓相当的激战。

在这次战斗中，阵亡的吉田光治大尉（阵亡后为少佐）最后的表现甚为壮烈。吉田在满洲事变时就作为少尉参加过战斗，《乡土部队奋战史》多次刊登过他在各地的奋战事迹。支那事变时，在昆山被任命为第五中队队长，接任在保定阵亡的原第五中队队长铃木为男。这样看来，南京战役是他在支那事变中参加的首场战斗。

在攻打南京外围阵地时，吉田因负责保卫被留在了联队本部，可由于他希望自己能去第一线，得到特许后他去了第一线战场。

吉田在满洲事变时，就已多次在敌兵的子弹下经历过生死鬼门关，非常有实战经验，因此被补任为第五中队队长。当他担任预备队时，感到不去第一线不符合武士之气魄而颇不服气。没曾想这里倒成了他最后的战场，命运真会捉弄人。

率领第五中队的吉田，逼近到敌前约四百米处后，便全力发动进攻，想从正面打开突破口。挨在吉田身边的是第三机枪队第三小队队长岩中义雄少尉（后为少佐，在大分市新日本橡胶劳务部工作），他们小队竭尽全力地压制敌军火力，掩护第五中队进攻。斗志昂扬的吉田，边用望远镜观察敌情，边向旁边的机枪指示目标。吉田是刚补充来的，崭新的军装加上闪闪发亮的肩章，这正好成了敌兵狙击的目标。

吉田站在不高的土丘上观察敌情时，突然看到闪闪发亮的崭新钢盔，那是新来的敌兵。“喂，好像又有新来的了！”他向站在边上的岩中少尉这样说道。就在岩中取出望远镜正要看的一瞬间，事情突然发生了。

（二十七）吉田大尉壮烈牺牲了

吉田“啊！”的一声就从小土丘上滚了下去。大为吃惊的岩中跑下去一看，吉田脸色煞白，敌兵的一颗子弹击穿了吉田右太阳穴下方，他躺在喷出的鲜血中，蠕动着嘴想要说什么，可已经发不出声了，喷涌出的鲜血很快染红了吉田胸前崭新的军服。

勤务兵跑过来抱起奄奄一息的吉田，可他几乎没了脉搏，死神已经来到了眼前，勤务兵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铃木中队长刚死不久，如今又要面对新上任中队长的死亡。激烈的枪炮声，咽气的吉田，正在放声痛哭的勤务兵，勾勒出一幅悲惨的战场地狱图。

在满洲事变中，多次逃出鬼门关而坚持战斗的勇猛军官，仅仅一发子弹，况且还是在第一次与敌军面对面的新战场，就这样轻易地死去了，这真是战场的宿命。战争的乌云笼罩着南京城上空，日支两军的战斗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越来越激烈，不断吞噬生命发生个人悲剧的战局也在剧烈变化着。

和第四十七联队并列进攻的第二十三、第十三、第四十五等联队，伤亡人员都在不断增加，相比而言，进攻却无进展。

毕竟是支那军大喊“绝对不败”的首都防御战，这个战场上的支那兵，其勇猛程度与在北支交过手的对手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他们的射击技术不容忽视。在如蜘蛛网般张开的纵深阵地，依托每个据点顽强战斗。一个据点被摧垮了，下一个据点立刻又喷射出猛烈的火力。

日本军队确实必须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逐个击垮后才能前进。在这里前进每一寸土地，夺取每一个土丘，都必须付出血的代价。

（二十八）三明中队冲入敌军阵地

无论支那军队还是日本军队，都在越来越多的伤亡者中，浑身泥血地连续进行攻防作战。

11日早晨，双方激烈争夺的82高地战，终于以日本军队的胜利而告结束。第四十七联队迅速将攻击矛头指向下一个目标——大士庵村落。那里也修筑了坚固的阵地，那儿的火力正从右前方，向正在前进的第四十七联队队伍猛烈射击。敌军还在它后面的雨花台设置了强大的炮兵阵地，弹雨不断向我军倾泻而来。上面要求联队尽快压制这一方面的敌军。

鹿儿岛的第四十五联队负责攻打雨花台，命令第四十七联队派第三中队（中队长三明保真大尉）去夺取大士庵。

第三中队是在后谢家坞、佘山镇等以激战而知名的战场奋战过的勇猛中队，后面所描述的是，在攻打南京城墙时率先登上中华门立下大功的这支三明中队。

三明中队已经预料夺取大士庵将是一场相当艰难的攻坚战。11日天黑后，夜袭了大士庵村落。不用说这又是一场最激烈的日支两军猛烈对射的对抗战。支那军队主要从侧面迎击日本军队主力。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日本军队的一个中队会突然打进来。天黑后，两军的对射效果都不太理想，因此双方都减少了步枪、机枪的射击，继续进行炮战。大士庵敌军火力点也都趁着天黑后战线处于胶着状态的机会，轮换着准备吃晚饭。三明中队瞅准这一瞬间的机会，一齐大声呐喊着拥向敌军阵地。真是了不得，敌军阵地上立刻像被捅了马蜂窝似的乱作一团。

当时的支那军，有人离开火力点去城墙根做饭处吃饭，也有人趁此机会在堑壕内抽烟。就在这当儿，一群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斗志旺盛的日本军队发起了强袭。在一场刺刀戳、枪托砸的肉搏战后，支那军队很快就将大士庵地盘让给了三明中队。当然，勇猛的反击部队也一窝蜂地扑向通过强袭成功夺取敌军阵地的三明中队。

孤零零地守在孤岛般大士庵村落的三明中队，掉转敌军重机枪的枪

口打击敌军，不停地扫射，直到将枪管打热变弯。

枪、子弹都是敌军留下的，可以毫无顾忌地狠命扫射，敌兵要是靠近了就用刺刀戳死。就这么勇猛战斗了几个小时。

（二十九）令人感动的三明队长与草本少尉的友爱

由于大士庵方向浓浓的硝烟和激烈的枪炮声，长谷川担心那里的作战情况，便命令派兵火速去支援。由第四中队第二小队队长草本恒利少尉担任援兵队长。顺便说一下，草本现在担任大分商工会议所会长、株式会社草本商店社长，三明在草本商店系统的若草乳业担任社长。二十几年前有过生死之交的男人之间的友情，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于是，草本奉命去大士庵增援，他率领小队冲进激战之中的大士庵。在尘土、硝烟和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三明中队正竭尽所有力量投入最激烈的战斗，这时，身材魁梧的草本又加入进来了。

“三明君，我们来增援了！”草本说。“谢谢！谢谢！”三明答道。在酣战时，没有长官、部下之分，有的只是同为日本人之间的友爱，是誓死夺取该阵地的强烈责任感。

从他们亲密无间的家乡话中，能了解到两人都是大分县本地人。三明大尉出生于丰后高田市，草本出生于大分市。

草本除了身材高大，还是柔道二段（现在是六段），为人豪爽。身材魁梧的草本一投入鏖战，一下子就震倒了敌兵。他一把揪住两三个畏缩不前的敌兵，猛地甩向一边。时间在混战、厮杀中流逝了。

三明中队的奋战和草本小队的增援，确实让敌军放弃了夺回大士庵村落的念头。三明中队和草本小队在大士庵待到了天明。

另外，逼近雨花台坚固阵地的第四十五联队，现在状况如何呢？长着小松树的山坡地势，在雨一般倾泻过来的手榴弹和机枪子弹下，部队无法前进，难以发动进攻。在伤亡不断的情况下，轻型装甲车突然现身，这就是第六师团引以为豪的井上轻型装甲车中队。

十来辆装甲车颠颠簸簸地沿着凹凸不平的道路向前猛冲，每辆车上乘坐三名士兵，一口气越过小河，继而冲入雨花台。步兵部队紧随其后

蜂拥而上。

终于拿下雨花台了。

日军部队的欢呼声响彻战场。久攻不破的南京城外围阵地，终于在坚韧不拔的日本军队面前崩溃了，南京城墙赤裸裸地暴露在日本野战军面前。

（三十）强攻不下的城墙

——第四十七联队在中华门前进退维谷

经过不停息地连续激战，夺取了82高地和大士庵，时间已是12日。这是一个晴朗但寒风呼啸的早晨。成功地压制了大士庵侧射火力的第四十七联队，立刻让第三中队返回本队，着手布局进攻队列。协同攻打的第二十三、第十三、第四十五各联队，也调整了阵列，一口气投入到攻打南京城墙的战役中。一切准备停当，攻打南京的正式舞台——攻打南京城的演出即将开始。

第六师团集中了包括火炮在内的所有重武器，在震天动地的轰炸声中同时开始射击。咣！咣！咣！……

击中南京城墙的炮弹噼里啪啦地迸发出令人眼花缭乱的火花。

这些耀眼的闪光，不正象征着日本军队惊人的攻打精神吗！随着日本军队的炮轰，支那军队也向日本军队阵地发射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枪弹、炮弹。

敌军摆出依托坚固的城墙和内置防御阵地，以这双重结构布阵态势防御日本军队。尤其是在第四十七和第十三联队面前的大铁门，紧闭着的中华门看来非常难以对付。

长谷川考虑到支那的城门多为双层，而且防御一方也会全力以赴地守住城门，因此，全力从正面攻打城门会事倍功半。为了攻克城墙和内部防御阵地的双重结构防御线，长谷川首先起用了绪方敬志指挥的原先作为预备队的第一大队，将其推向第一线。让第二大队作为军的预备队。因大队长吉冈赖胜在白鹤港镇的战斗中负了伤，于是由松田定作大尉（第三机枪队队长）代理其职。因此，长谷川必须让第一、第三两个大

队轮流奔赴第一线对付这艰难的战局。

长谷川从不高的邓府山上，眺望着山一般矗立着的南京城墙。首先命令绪方大队长夺取眼前的高地。绪方立即出发，没遇到什么大的抵抗就占领了那个高地，并在此彻底完成了作战部署，开始全力以赴地攻打城墙。

右侧第一线是江岛虎雄少佐指挥的第三大队，左侧第一线是绪方敬志中佐指挥的第一大队。

第四十七联队因为出现霍乱被隔离在嘉善而未及时跟上转进，部分部队被当作师团预备队。实际参加攻打南京城的只有绪方、江岛两个大队和第二大队的第五中队。当时，第六师团所下达的命令很微妙，第四十七联队奉命攻打的区域为面前的中华门向西约千米长的城墙。位于中华门右边的冈本部队（第十三联队）和第四十七联队谁都可以夺取中华门。因此，他命令绪方大队全力以赴地解决面前的城墙，命令江岛大队从侧面援助绪方大队攻打。

（三十一）渡河敢死队阵亡

进攻布局调整完毕。

密集的枪炮弹雨倾泻在冒着猛烈炮火步步逼近的第四十七联队两个大队官兵的头上。逐步向前推进的第一大队绪方大队长，有效利用了迄今参加过多次的攻城战斗经验，用早就准备好了的竹梯突破河流和城墙。

三明保真的第三中队走在队伍最前面进击。

绪方大队长、三明中队长都是第四十七联队有名的骁勇善战的军官。

三明中队一直推进至城墙根护城河边，因无法过河而身陷困境。河边有师范学校的房屋，三明中队暂且藏身其后躲避炮火，开始为渡河做准备。

河宽约 40 米、深约 2 米，水流湍急。他们设法利用从学校拆下的门板、墙板及现成的梯子在河上架设便桥，可始终没有成功。门板之类的

材料一伸到河中，很快就被急流冲走。加之隐蔽在河两边的敌军火力，挨个射杀正在拼命架桥的士兵们，即使将桥伸到河中也会白费劲地很快被河水吞没。

肩负着第一线重任的三明为此焦虑不安。

一个中队的命运搞不好就这样全牺牲在师范学校里了。

联队主力的攻打也因敌军炮火猛烈而没有进展。

按计划，师团炮兵应于上午 11 时打开突击通道，可城墙也不是那么容易能炸坏的。

野炮拼命地转动炮口，咣、咣地炮击城墙。城墙厚达 7～13 米，野炮炮弹击中的地方，啪嚓一下，迸出耀眼的闪光，城墙像是抹了一层白粉似的成了白色，但巍然不动。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

炮火的硝烟弥漫在战场上空，日支两军你压过来我挤过去的继续死斗，势均力敌地对峙着。日本军队的攻打迟迟没有进展，两军只是徒劳无益地相互炮击。

（三十二）敢死队见酉上等兵夺来敌船

这边的三明中队被城墙根前的护城河挡住，为了渡河而苦苦战斗。“喂，去搜集渡河材料！”三明瞪起急红了的眼大声吼道。但是，搜集来的材料一下子就被激流卷到河底，而来自城墙上和河对岸的火力越来越激烈。

担心三明中队战况的绪方大队长，为了让第二中队（中队长吉田竹八大尉）去增援三明中队渡河和攀登城墙，命令他们加紧制作梯子。吉田不停地督促部下，最后将制作好的 4 米和 6 米长的两架梯子运到三明中队那里。梯子有了，可没法过河。炮轰到现在还没有炸开一条突击通道。日本军队的攻打因此受挫而完全停顿下来。

此时，应该说又出现了一件老天保佑的事情。

河中漂过来了一只小木船！虽然只是只长约四米的小船，可对久攻不下而束手无策的三明中队来说，的的确确是老天相助。“喂！谁去把船搞过来？”欣喜万分的三明问近旁的士兵。“我去！”见酉上等兵（后为

军曹，现住小仓市）应声站了起来，他麻利地脱下军服跃入水中。在12月的凌厉寒风中，他的身体很快就被冰冷的河水冻僵了。敌兵还没有发觉冒死夺船的见酉，没有开枪。

加油！加油！

第三中队的队员们紧紧盯着他，见酉拼命地游着，终于在敌兵未打一枪的情况下，顺利地将船拖到岸边。见酉的勇敢之举不用说让第四十七联队时来运转。这也是事实。

（三十三）三明中队长独自决定让敢死队冲进去

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攻打南京之后，方面军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与长谷川联队长同期）来南京视察战迹并去了长谷川那里。铃木问他："万一三明中队没拣到那只小船，你有什么打算？"长谷川是这样答复的："只要河这边有作战的敌军，我相信就一定有船与城里联络。而且自北支永定河渡河作战以来，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渡河作战，均百战百胜。我相信绝对能渡过南京城的这条河。"

这种战场上的自信，让将士们增添了多少勇猛啊。

指挥官的准确判断和自信加上运气，当这三者都具备时，胜利女神理所当然地向将士们微笑了。这种情况已经在若干战例中提到过。

好了，船有了。剩下的就是冲上城墙了。时间在一点一点地过去，炮击还是未能炸开突击通道。按约定要在上午11时发起突击。可到了11时，城墙还是巍然不动。杀气腾腾的三明大尉独自决定派出攀墙敢死队。这个决定可以说很轻率。三明中队脱离联队主力，一直钻到师范学校位置，可敌军的重武器还坚守在城墙外面。如果打算在这种状况下攀登城墙，势必遭致城墙上的火力点和城外野战阵地敌兵集中火力的夹击。

背着枪顺着梯子爬上据说有二十多米高的城墙，这种行动本身就意味着"死亡"。为了夺取战斗的胜利，有时必须付出代价，以至牺牲。但是，这能够以长官的名义去命令他们吗？三明满脸是一副痛苦的表情。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突击通道还是没有炸开，敌军火力越来越激

烈，三明中队将士感到了窒息般的压抑。如果弃之不管，就会被彻底压制致死。

前进是死，不前进仍然是死，前进是野战军的灵魂。三明开口发话了。“派敢死队冲进去，不管成功与否。但我们在这里现在什么都不做，是拿不下南京的。”三明经过深思熟虑后讲的话，却淹没在敌我双方的枪炮声中，士兵们并未能听清楚。

注：当时，第十一旅团以第十三联队为右路第一线，第四十七联队为左路第一线发起攻击，中华门位于两个联队的分界线上。可以推定旅团长是想让两个联队去竞争夺取中华门。

（据长谷川正宪氏手记）

（三十四）第四十七联队敢死队的冲锋

——太阳旗飘扬在中华门城头

六人敢死队的成员被一一挑选出来，他们是：安东康文军曹（23岁，出生于丰后高田市）、中津留大作伍长（25岁，出生于津久见市）、真锅彰一等兵（24岁，出生于荻町柏原）、寺山胜美一等兵（26岁，出生于荻町柏原）、栗津定一等兵（24岁，出生于野津町）、江口森次一等兵（24岁，出生于院内町）。

“选出诸君组成敢死队，为攻打首都南京打头阵，我想是冒着巨大危险的，要成功会遇到很多困难，希望你们多加小心，谨慎从事。还有，中队主力就在城墙下等着，将随时跟着诸君冲进去，决不会对诸君置之不顾。衷心祝你们成功！”三明挨个看着六名敢死队员，用水壶中剩下的一点水举杯送别。

下令出发的三明和即将冲上去的六个人，他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恐怕不能活着回来了。”三明闭着眼睛为他们祈祷，他心里最挂念的是担任队长的安东军曹，他是独子。安东的老父在出征前看望过三明，流着泪拜托过三明。他痛切地请求三明：“拜托了，无论如何不能让独子安东阵亡。”自永定河渡河作战以来，安东多次报名参加敢死队，三明每次

都想到其老父的心愿而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是，这一回……”这次是攻打首都南京的敢死队，与迄今为止的其他战斗不一样，就是阵亡了，老父也一定会谅解的吧。三明一边骂着自己，心怎么就软了呢？一边下令：“安东军曹等六人，马上出发！”

六个人穿着坑道专用布袜，放下背包。安东和中津留将太阳旗紧紧扎在上了刺刀的枪管上，各人带上两枚手榴弹，乘小船渡过了河。安东在前面，中津留随后，其余四人一起，两人一组地翻滚着前进，最终贴近了城墙。

“日军敢死队冲上来了！”

敌军炮火果然集中过来了。日本军队这边的掩护炮火也咣、咣、咣地向敌阵地倾泻而去。他们将两架梯子连接在一起靠在城墙上，只是用现有材料制作的梯子咯吱、咯吱地晃来晃去，怎么也爬不上去。密集的子弹从城墙上、城墙外，冲着他们呼啸而来。栗津抢先爬上梯子，安东随后。子弹噗嗤、噗嗤地纷纷落在了六人周围。

“敢死队有危险！”后面是捏着一把汗，目不转睛盯着的第三中队官兵，前面是六人敢死队。只见他们一步一步用力踩着咯吱、咯吱摇摇晃晃的梯子，紧贴着城墙向上爬去。敌军的火力越来越猛。一步、两步，将身体暴露在敌兵子弹下攀登，着实让人毛骨悚然。

（三十五）安东、中留津、真锅、寺山、栗津、江口六人敢死队的冲锋

随时都会被敌军子弹击中，敌军的手榴弹又噼里啪啦地扔了下来。

栗津被打中了。脚被击穿的栗津，流着血一个跟头从梯子上摔了下去，他伤得很重。“被打中了！”守望着的三明中队长惊出一身冷汗。5分钟、10分钟，要命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五个人一个跟一个地不停往上爬，快到城墙顶了，可梯子长度不够。第三中队官兵提心吊胆地守望着他们。敢死队不顾敌兵爆炸的枪弹，紧攥着爬山虎等爬墙藤植物，并抽出旧城砖当作落脚处，爬一步抽一块，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往上爬，速度明显慢了，落脚处又不稳定。快到了！快到了！大家不停地这么想着。

10 分钟过去了，12 分钟过去了，接着是要命的 15 分钟又过去了，五个敢死兵的手终于够着城墙顶了。

“好啦，上去了！第二批出发！”三明兴奋地尖叫起来。第二批士兵飞快地闯入敌军的弹雨中。敌兵云集至城墙上敢死队的周围，随即展开了一场壮烈的白刃战。支那军队原来一直乐观地认为，日本炮兵还在猛烈地炮击，城墙又好好的，日本军队暂时还不会发起突击。可就在这时突然冒出一个一手拎着带着闪亮刺刀的枪、一手举着手榴弹，晒得乌黑的日本兵。敌兵顿时吓得目瞪口呆。

南京城墙上展开了旋风般的格斗。敌兵没料到日本兵来得如此之快，都非常惊慌。

通常的攻城顺序是，通过炮击狠炸城内外，步兵在城墙垮塌后立刻冲进去。可第四十七联队敢死队的表现却与众不同。

城墙非常坚固，到了规定的上午 11 时，仍未炸出突击通道。是急不可待的第一线三明中队长独自决定让敢死队冲上去的，日本军队当然还在激烈地进行炮击。通过来自三明的联络，随着敢死队登上了城墙，炮兵将炮火向城内延伸。搞不好或许会发生日本军队炮弹击中自己敢死队这一紧急情况，日本军队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敢死队竟然在这个时候攀登城墙，与自家炮弹一起闯入敌阵，这一积极果敢的冲锋方式除了日本陆军，不可能发生在其他任何地方。

另外，正当支那军队监视兵在掩体火力点中躲避炮击，认为“暂时不会有什么事”的时候，城墙上出现了威猛的日本兵，双方随即用手榴弹和刺刀展开了血战。

（三十六）中留津、真锅和寺山率先占领南京

被分散安排在城墙上的支那监视兵，大叫着从各个地方爬出来围向日本兵，互相投掷着手榴弹，在浓浓的硝烟中，夹杂着刺刀穿过肉体的声音、殴打声和伤者的呻吟声。

骚乱中敌兵不断增加兵力，开始取出捷克机枪射击了。城墙上的人纠缠在一起格斗时，捷克机枪顾不上分清敌、我，瞅空就打，总之是盲目

射击。日本五个敢死队员挥舞着上了刺刀的枪，扔着手榴弹，急于将敌兵赶下城墙。

手榴弹扔完了，也没时间开枪，就拣起地上的石头砸，用脚踹，最后将带着刺刀的枪投向敌群，赤手空拳地扭打在一起。这是一场惨烈的肉搏战。安东军曹和真锅、寺山两名一等兵阵亡，江口一等兵也受伤了，只剩下中留津一个人了。

中留津夺过敌兵扔下的轻机枪向敌军不停地扫射，一旦敌兵畏缩不前，就立刻用力摇晃着绑在枪上的太阳旗。等敌兵靠近了再扫射，缩回去后又拼命晃动太阳旗。（五岛记者收藏着那面太阳旗）

敢死队一爬上城墙顶，这边已来到城墙根的三明中队第二批士兵就立刻冲了上去。祥云通弘伍长（后为军曹，出生于驿川町）率领七八个救护队员，迅速爬上城墙去援助中津留。祥云的队伍也伤亡不断，祥云队长的后背、头、脚、脸颊和眼等五处被子弹击中，成了血人，但仍奋战不已。

三明中队的主力跟着祥云队，接连不断地登上城墙。

主力来到后，用麻绳将轻重机枪一一提到城墙上，至此日本军队完全控制了中华门，竖起了率先登城的太阳旗。

其时为 1937 年 12 月 12 日中午 12 时 20 分。第四十七联队占领中华门的消息，经师团无线电通讯分队军曹橘林光（佐伯市上冈）的手飞向大本营。

话说得有点前后颠倒，在这期间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中留津在城墙上摇摆太阳旗时，日本军队的某联队竟误认为是支那军队在摇晃太阳旗蒙骗日本的攻打部队，竟用重机枪对之急剧地扫射。大为吃惊的三明中队长赶快联络他们才得以无事。可这也说明敢死队的攻入是多么迅速。

24 年后，即 1961 年 12 月 12 日（攻略南京之日），参加过那次攻打南京战役的人们，汇聚在大分市草本会馆。三明中队队长三明保真氏（大分市若草乳业社社长）、敢死队的幸存者中津留大作氏（在津久见市市政府工作）等，来了百余人。当初意气风发的精兵伙伴，现在也都是四十六七到六十来岁的人了。即便如此，一旦大伙回忆起往昔勇猛无比的家乡

部队时，顿时气氛热烈地交谈起来。

当时的“精兵”至今仍然深为遗憾的是，如果再早七八分钟插上太阳旗就好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是在1937年12月12日中午12时20分占领中华门的，如果再早上几分钟，就可以凑齐全部都是12的这个数字了。

闲话暂且不说。我家乡部队漂亮地夺取了攻克南京城的一大难关——中华门之后，战局再次开始出现动荡。

（三十七）战史背后的特殊贡献者

——独自开辟突击通道

我第四十七联队第三中队，终于摧垮了固若金汤的中华门，在第三中队敢死队冲上去的背后，还有大量不为人知的英勇故事。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有一种倾向，即明显高度赞颂个人功绩，赞颂一个中队、一个联队的卓越功勋，这是不正确的。为了一个人的功劳、一个中队的功绩，多少将士既未留名青史、也无缘成为论功行赏的对象，却一无所有地化为异乡之土。出版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彰显这些人的功劳，介绍朴实无华的战史幕后故事。

这里介绍第三中队第二小队第一分队长白石躬喜雄军曹（出生于玖珠町），希望不要忘了他的功绩。

（三十八）壮烈阵亡的白石军曹

第三中队的六人敢死队，紧贴着南京城墙，暴露在敌军猛烈的枪炮火力之下苦苦恶战时，白石军曹突然从第三中队的据点——师范学校跑了出去。看到六个同伴在敌兵弹雨下，踩着晃动不稳的立足点进行苦斗的状况，他再也忍不住了，随即飞奔过去。

“白石！危险！”

白石军曹挺直身子紧贴着城墙。

城墙脚下有间很大的房子。

白石一下子点燃了那所房子。

干透了的房子顿时腾起白色的浓烟。

这是烟幕的代用品。由于没有烟幕弹，白石想起了这一出苦肉计。在腾起的浓烟笼罩下，六人敢死队一步一步地爬上了城墙。

敌军子弹集中射向白石。白石在腾起的白烟中，暗自祈祷并守望着敢死队的行动。敌狙击手最终射中了他，白烟散去时，白石已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

第三中队敢死队冲上去后，坚固的城墙仍执拗地阻挡着日本军队冲入。在这里还不能忘了速射炮的功劳，是它炸塌城墙为联队主力开辟出突击通道。前面已经说过，南京的城墙异常坚固，各联队都因久攻不下而束手无策。

第四十七联队也不例外。虽请求过用重炮、野炮摧毁城墙，可这些炮被其他部队拉来拉去使用，始终没轮到自己联队。

气急的长谷川命令联队炮中队的伊藤晃大尉、速射炮中队的安部康彦中尉，试图用第四十七联队自己的火炮，独自炸开突击通道。因此将隶属联队的火炮全部对准城墙，同时开炮。鏖战之中，不可能用马将大炮拉来，都是靠士兵们的肩扛手拉才好不容易将大炮拉到位。同时，竟还将 500 枚炮弹一并送到了第一线。

速射炮第二小队队长山口牧人少尉（住在駅川町），刚将炮在第一线的小土丘上架设好，即在深深的草丛遮掩下，集中火力对准城墙开炮，弹无虚发地将所发现的向日军阵地猛烈射击的敌军火力点挨个击毁。因连续猛射，过热的炮管融化了上面的油漆，引燃了火炮周围的草丛，腾起熊熊大火，敌军即对准火焰集中炮击。

（三十九）山口队长用速射炮破坏了中华门

山口命令暂且停止炮击，扑灭周围的火，将水壶里的水倒在毛巾上，将其敷在滚烫的炮管上使之冷却。一旦炮管冷却便立刻喊“发射”。烧烫后再停下来进行冷却。就这么发射、冷却，再发射、再冷却。匆匆忙忙的动作，简直如同过去看过的拉洋片小电影的画面。

即便如此，城门仍顽固地阻挡着日本军队冲进去。

“喂，那边的速射炮，炸掉城门！”怒气冲天的长谷川命令山口少尉的速射炮破坏城门。

“好吧，前进！”

鼓足干劲的山口小队，猛冲到中华门正前方（距离 300 米），对准城门发射了数十枚穿甲弹，可城门仍屹然不动。速射炮炮弹只是白白地爆炸了。事后打扫战场时才知道，为抵御日军的炮击，中华门里面塞满了石块。

这样猛烈地集中火力炮击，持续了数小时。在没有其他炮火的支援下，第四十七联队终于仅靠本联队的火力，就破坏了中华门西面 300～400 米处的城墙，让联队主力成功地冲进了城里。

我们不能忘记敢死队舞台背后，人们所经历的辛劳。

（四十）盛大的入城式，第六师团的腿功令人吃惊

南京攻防战的高潮来临了。此前，虽已详细地描述过我第四十七联队率先登上中华门的过程，但包围南京的日军其他部队是怎样攻打南京城的呢？

在光华门前，首先发起猛攻的是胁坂部队。自 9 日凌晨 5 时 30 分起，他们经过 36 个小时的死打猛攻，最终于 10 日下午 5 时，派出敢死队爆破了城墙，将太阳旗插上光华门。

在城墙上，虽通宵遭到敌军猛烈反攻，但最终没有让步，死死守住了城墙。另外，逼近中山陵的大野部队，也是在坦克部队的掩护下，派敢死队冲上去，于 11 日上午 9 时夺取了中山陵。另一方面，以中山门为目标的富士井、伊佐两部队，也于 11 时 30 分，全部冲到中山门。

从紫金山东北侧向南京城压过来的野田、大野、片桐、助川各部队，均于 11 日上午 11 时 30 分左右，相继夺取了和平门和太平门。至 13 日傍晚，结束了城里的扫荡。南京城完全收入我囊中。在南京沦陷之际，还不能忘记的是，腿脚刚健的九州第六师团。

即便在柳川军里，第六师团在最外围绕了一大圈，以极快的速度进

击也是了不起的。从北面向南京进军的松井上海派遣军，与从南面扑向南京的柳川第十军之间，展开了攻击竞赛，两军将士争分夺秒地向着南京强行军。

南京的总攻也因此比预定时间提前了约一个月，促使年内便成功完成了占领南京这一军事行动，原先计划是于次年1月完成。

抗日支那的首都南京就这样被攻陷了。攻陷上海和南京，对于江南战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支那事变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日本军队在局部战斗中的确是连战连胜，可也不能说支那方面因此就被败仗阴影所笼罩。认为支那方面的战斗意志将随着南京的陷落而完全受挫，这一想法是日本军方的一大失误。

放弃南京城的支那军队，不断向武汉三镇溃逃，日本军队马上转为追击战。

12月17日，这是举行南京入城式的日子。

第四十七联队负责警备南京城以南地区，这一天各中队除了留下必要的警备人员外，都列队参加了入城式。

17日上午11时，这天南京天气晴朗，寒风刺骨，天空湛蓝，万里无云。

“向右看齐！”

谷师团长的军刀在冬日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第六师团，全体人员两万……”

攻打南京的指挥官朝香宫鸠彦（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中将在前，其后是松井石根大将（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等，骑着马从中山门缓缓而来。

陆海军各部队整齐地列队，排列在从中山门到国民政府的南京第一大道两侧。数十面军旗、舰旗迎风飘扬。陆海军飞机的大型编队掠过南京上空。下午1时，在激动与兴奋之中，朝香宫率领各师团长、部队长到达国民政府正门，很快在正门广场中的旗杆上方升起了一面大大的太阳旗。

全体官兵面向遥远的东方，向祖国遥拜。在松井军司令官的带领下，众人三呼“万岁”，数万官兵一起高声呼应，结束了庄严的南京入城式。

大日本帝国最辉煌的时刻，是不断谱写胜利战史的时刻。

（四十一）警备芜湖的第六师团

第六师团司令部驻扎在芜湖，第四十七联队本部和联队主力驻扎宁国，第一大队驻扎在湾沚镇，各部队开始了警备生活。

至出发去宁国、湾沚镇（28 日）为止，第四十七联队在芜湖停留了六天时间。在此期间日子过得非常平和，将士们舒舒服服地享受着年末。自 11 月 5 日投入到急行军和激战以来，官兵们就没收到过邮件。过了近两个月，12 月 26 日，将士们收到了来自国内的邮件及慰问袋等物品。

联队组成了宣抚班，负责在附近地区宣抚。下士官、士兵们改变了住所的布置，难得舒舒服服地过着没有战斗的平静生活。用搜来的面粉做做面条、会会餐什么的。各队都拿出自家本事，竞相做些可口的家乡风味小吃，大家吃得十分开心。

12 月 28 日，一大清早就乌云低垂，天上开始飘下片片雪花，第四十七联队在支那迎来了初雪。酷暑时分离开家乡的第四十七联队将士们，马上要迎战难熬的严寒了。

这一天，第二中队在战地捣制了过年吃的年糕，以此怀念家乡的新年。从这一天起，中支那每天都是阴沉沉的，有时下雨，有时飘雪。大多数日子都是寒风刺骨，雪花飘飘。

28 日下午 1 时，第四十七联队遵照师团下达的命令，急急忙忙开始前往宁国。

“好冷啊。缩着脖子又觉得头很重。”（第九中队石田军曹日志）

又开始沿着夹杂着雨雪的泥泞道路行军了。

在安徽省南部的敌第十一旅（旅长习变镇），好像正在通过宁国附近北上。湾沚镇至宁国道路沿线，屡屡有敌兵出没，形势不容乐观。联队因此边扫荡敌军溃退部队边前进。

29 日，联队主力（联队本部，第二、第三大队）继续前往宁国。绪方敬志中佐指挥的第一大队，作为湾沚镇警备队而进入该镇。第四十七联队也在此驻扎，过了支那事变后的第一个年终。

第六师团所在的芜湖与第四十七联队本部所在的宁国，相隔约八十公里。第一大队湾沚镇警备队，正好位于它们之间，像三根钉子一样牢牢地插在江南战线的要冲上。

联队本部所在的宁国虽是个清贫小城，却盛产支那大米和盐等物品。总之，对于驻扎来说是个不错的地点。

天气越来越冷，城里的燃料逐渐消耗殆尽。城里的房子几乎都被炸毁了，附近也没有可供燃烧的东西。长谷川提议第四十七联队组成一个伐木队去城外砍树，搞点木材，在城里砌了个炭窑，准备把运来的木头烧成炭。

（四十二）口令从加藤、清正到阿苏、雾岛

另外，中支那方面的战况，随着南京的陷落也告一段落。人们之间开始流传“和平到来”的说法。长谷川预测：“估计要在宁国警备很长时间。”于是加强守备城墙、加固射击设备等，以防敌军反攻。支那事变爆发后，正因为长谷川当时曾驻扎黄村警备了约一个月，有长期警备的经验。因此，联队在那期间充分有效地采用了许多以往的经验和知识做好准备，以备万一。

果然，长谷川所预测的长期驻扎兑现了，第四十七联队在此地驻扎了五个多月，负责警备周边地区。1938 年新春过后，于 5 月开拔去安庆作战。

敌军看到日本军队便停止攻打，部署专门用于防御的阵势进入警备状态，并随即开展游击战。他们袭击师团司令部驻扎的芜湖与宁国之间的军用道路和通讯线路等，还逐一破坏了大量的木桥。

第四十七联队本部及主力驻扎在宁国，第一大队驻扎在湾沚镇，迎来了 1937 年的除夕夜。

敌游击队不断出没在湾沚镇与宁国之间的道路上，形势依然严峻，不容乐观。为此，一旦出现炮兵大队进发等行动时，必须有步兵护送才放心。

12 月 31 日，孕育雪的灰黑色云层，低垂在中支那一带的上空。这一

天，师团司令部下令更换口令。第六师团的口令一直是“加藤”和“清正”，今后要更换成“阿苏”和“雾岛”。这也是联队副官高木少佐的提议。永定河一战半年来，“加藤”和“清正”这一口令在支那军队里也出了名。

天亮了，迎来了1938年的元旦。上午10时，联队本部和第一大队分别在宁国、湾沚镇举行庆典，进行新年遥拜、三呼万岁。之后整理阵地和宿舍、清扫街道，迎接新的一年。乌云散开，射出一道道预示着新年的耀眼曙光，寒风依然刺骨。

（四十三）讨伐残兵败卒的大分联队

在这一年的1月2日，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奉命调任中部防务司令官，继任的是骑兵集团长稻叶四郎中将。敌军飞机的活动，从这一时期起渐显活跃，屡屡飞来轰炸宁国城内外。城里有处炮兵部队的拴马场，敌机将它作为轰炸目标。另外，被扔在城外的敌军遗弃军用列车残骸，它也可笑地成了敌机轰炸的目标。敌军的轰炸多半带着恐吓性质，日本军队的损失微乎其微。

撤退的敌军组成游击队，出没于宁国周边地区，由于物资匮乏，他们经常化装成当地居民潜入宁国城周围，窃取城外房屋里的铁皮、汽油、盐等物品。

由于经常发生这类事情，物资都被拿光了。第四十七联队每晚派出哨兵去城外房屋警戒时，才发现是残兵打扮成当地居民进行了盗窃。曾经在摸清他们往返路线后，派出机枪埋伏在其周围，逐一击毙了他们。另外，城外有块很大的菜地，对于日本军队来说，这是最好的食物来源，于是就派哨兵去看守。可溃退部队仍来到这里糟蹋庄稼，无论每天看守得多严，可晚上也没有那么多人来看守那么大地方。气急败坏的第八中队队长稻留中尉，在菜地里拉了几道与手榴弹连接在一起的铁丝，如果碰到就会被当场炸死。

虽最终有数人被“壮烈”地炸死在菜地里，可祸害庄稼的事仍时有发生。日支两军围绕着新鲜蔬菜也上演了一场虚虚实实的攻防战。另外，第一大队驻扎的湾沚镇方面，也常常发生小规模的战斗。

芜湖与宁国之间约八十公里。驻扎在湾沚镇第一大队的警备区域，向芜湖方向伸延约十二公里，往宁国方向伸延约十二公里。

（四十四）对敌军的夜袭感到神经过敏

其他区域分别由驻扎在芜湖、宁国的警备队派出卡车队负责警戒。总之，承担这么大范围的警戒任务，其漏洞也是很大的。敌游击队仍毫无顾忌地出入其间。

警备湾沚镇的第一大队没有卡车，就采取各中队互相徒步在警戒区内来回巡查的办法，发现敌残兵就驱逐之；如果桥被破坏了就修好它，然后撤回湾沚镇。就如同驱赶饭上落满的苍蝇那样，根本就没想过要彻底扫荡。

另外，在这一带出没的敌军，好像没什么和日本军队交过手的经验。第一大队相信支那军统帅部所宣传的说法，即："湾沚镇、宁国的敌军是残兵败卒，没什么战斗力。"因此多次从正面攻打。

有时敌军竟满不在乎地进入到距第一大队轻机枪阵地二百来米的地方。遭到我军痛击后，抛下大量尸体，一哄而散逃掉的情况也屡屡发生。

据说支那军队的供给好像也不怎么样，敌兵的背包等还是竹筐那种奇怪的东西。警备队的日常活动，就是不断地去驱散纠缠不休、讨厌的敌军部队。

在承担这么大区域的警备生活中，2 月 13 日，也发生了敌军大部队来袭的激战（后述）。不过，主要是游击队的小规模袭扰。连接湾沚镇与芜湖的道路上，有座长约五十米的木桥。一天晚上，桥桩被敌军从根部锯断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游击队干的事情。慌了神的第六师团司令部立刻命令工兵部队架设应急桥梁，并派出第十三联队的一个小队，驻守在桥边小村落以确保桥梁。

可是，敌游击队一看到日本军队人数不多，便立刻活跃起来，每天天刚黑，就不断前来骚扰。负责守卫的第十三联队的一个小队，也全被每晚无休止的夜袭搞得精疲力尽，小队长因此像得了神经衰弱症。于是，

为了确保桥梁，命令驻扎在湾沚镇的第一大队也派一个小队去。

（四十五）草本小队作战中的友善之举

绪方将这个任务交给第四中队第二小队队长草本利恒少尉。草本绞尽脑汁考虑怎么解决这个让原小队长伤透脑筋的频繁夜袭。最后决定采取“昼寝夜起”这一猫头鹰式的警备方法。白天派出部分士兵进行警戒，其余的人都睡觉，晚上全体出动严密监视。敌兵也来夜袭了几次，但每次都被严阵以待的草本小队打得落花流水。

草本为了这一猫头鹰式的警戒方法，特地准备了麻将、围棋、将棋等娱乐用品，特意大开着电灯精神十足地通宵守卫。敌军无论袭击多少次，总会遇到相当数量的日本兵，每次都被顶了回去。听说支那军队最终也放弃了夜袭，自那以后，一个来月的警备生活里，终于不再发生夜袭了。

某天下午，一个男人举着白旗领着四五个支那人从桥对面走过来，拜访警备队本部。

是穿着便衣的支那兵！警惕的草本架好轻机枪，以随时可以射击的姿态迎接对方。男人们带来了许多猪肉、鱼等食物。村长举着白旗说：“每晚不断的夜袭没有了，我想一定是换了日本队长先生，前来问候。”接着他又说：“迄今为止，我们一直遭到支那军队和日本军队双方的袭扰，食物都被抢走了。可换了队长后，支那军队不来了，日本军队也不再掠夺了。”他们放下带来的猪肉、鱼就回去了。“不会下了毒吧。”那天的猪肉、鱼全都喂了狗。第二天，他们又举着白旗来了，每次都是放下猪肉、鱼就回去了。

不久，他们就与日本军人成了好朋友。

“不能总是这样拿东西不付钱，送点什么补偿你们。”草本队长说。

“最好是用军票买些药品、衣服之类的东西。”因此双方就以物换物了。他们的同伙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争先恐后地每天运来各种各样的东西，可日军仅是一个小队，既不需要很多东西，也没有可以交换的东西。不久，将东西运到这里来的村里人就互相进行交换，警备队的院子里每

天就像是一个集市。

战争中，看到的都是悲惨的杀戮、激烈的战斗。可另一方面，也有过这种与当地人和睦进行交易的事。尽管战斗越来越激烈，但也会出现各种幽默的轶事，听到令人温暖的话题。

日本军队的军官将支那阵亡军官带在身上给恋人的书信寄给对方，这种故事不是也可以作为激战的战场上盛开的花朵而留在记忆中吗？在上海战役的激战战场，敌军遗弃的尸体中，有一具是身着中尉制服的青年军官，通过扔在其身旁的军用包，知道他是支那军队第十四师第八十四旅第三营第八连代理连长张良中尉。包里有封刚写的血书，打算寄给不知是恋人还是未婚妻的兰竹女士。

“寄上金元15元，要节省着用。连日激战，不知是否还能活着回去。我始终想着不知我们是否还能再次见面。”看过这封信的日本军队指挥官，在信里加上一句“对勇敢的张良中尉阵亡表示衷心的敬意。日本陆军前线部队”后，按信中的地址寄了过去。虽然不知道这封信最终能否平安送到收信人兰竹女士手中，但它却表现出激战中的日本军队依然从容不迫的作战状态。

（四十六）没完没了的通信线路修复战

激战中还发生了不少充满幽默感的趣事。

如前所述，湾沚镇与芜湖、宁国之间分别相距40公里，连接两地的电话线每天晚上都要被支那军队剪断。由于白天有日军警备队的来回巡视，支那军游击队主要在晚间出来活动。修复电话线就成了日本警备队的主要工作。

支那军游击队剪断电话线时不仅仅是剪断它，连电线杆也要从根部砍断。次日出巡的警备队只好重新竖起这根电线杆。可是天一黑又被砍断，再重新立起来，又再次被砍断。就这样竞争似地不断立起来，又不断被砍断。在此过程中，电线杆越来越短，最后电话线只高出地面15厘米。电线杆过短时，再拉来长约两米的木材重新加长它，可一到晚上肯定又会被砍断。警备队的主要任务就是这么一天天地竖电线杆。

了解当时情况的人都苦笑着说："真有毅力，每晚来砍断它。"大概连支那方面看到日军的做法，也会苦笑着说："真有毅力，每天竖起来。"即便在紧张战事中，每天持续的警备，在某些方面也充满了悠闲的气氛。

支那军队的飞机越来越活跃，连续几天轰炸了宁国。可轰炸技术太差，在我对空火力的打击下，日军几乎没有什么损失。

根据当时的战地日志记载：(1938 年)1 月 11 日，轰炸机 3 架。12 日，轰炸机 5 架。16 日，轰炸机 5 架。23 日，轰炸机 7 架。尽管频繁地进行轰炸，也不过才数人负伤，没什么大效果。

在这期间，去扫荡出没在附近的游击队时，也和他们发生过数次小规模战斗。扫荡也不是日本军队主动出击，只是部队在出去征集木炭、粮食的途中受到游击队袭击，为了击退他们而发生的战斗。一般来说，战斗规模极小。

看一下当时的作战命令就明白了："掩护征集的任务如果结束，必须只观察对面敌军的行动和地形，不要过于深入追击，必须返回宿营地。"对于日本军队来说，已经攻下了南京，中支那作战的重要阶段结束了。中央统帅部也对和平抱有希望。事实上，和平工作正在各个方面稳步而顺利地进行着。

(四十七) 和平交涉失败，向泥沼战方向发展

支那事变爆发后不久，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提出多条议案，包括近卫首相或广田外相访问南京(7 月中旬)、近卫派遣宫崎龙介访问南京(7 月下旬)等方案，却都没有实现。各国对和平的工作也相当活跃。事变一爆发，美国即通过驻日大使格鲁，表示愿意从中调停。因为当时的局面通过日支之间的直接交涉有望解决问题，还不需要第三国出面，因此，日本方面拒绝了美国的提议。另外，还考虑到支那已屈服于日本的攻打，所以，日本政府决定了《支那事变应对纲要》(10 月 1 日)，开始表示出向和平方向发展的积极动向。也有人认为，在这种和平动向中，攻打敌首都南京反而会给和平工作造成困难。可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主张："只有通过占领南京，支那提出投降的可能性才会增

大。”从而最终攻陷了南京。

另外，军事作战辉煌的成功和洋溢着胜利喜悦的气氛，当然会导致国内舆论倾向强硬派。刚刚攻陷南京（12 月 14 日），在政府的联席会议上就讨论了讲和条件。结果杉山陆军大臣、贺屋财政大臣、末次内务大臣等人拒绝让步，坚持强硬理论，强行中止了交涉。也有这样一种看法，即松井所主张的“攻略南京将成为和平催化剂”，其实，该意见归根到底不过是军人的管见。因为，夺取南京的后果是远离了和平。在这种形势下，不光是陆军的强硬派占了上风，连内阁方面也更加坚定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策，更趋向于扶植傀儡政权。支那事变自此将要踏入寸步难行的泥沼里了。“只要拿下南京就会和平”这种军人的一厢情愿，也导致了此后巨大的失策。

第五篇　随军记者报道战记

（东京情报社编）

一、熊本兵团随军秘闻(一)

《每日新闻》特派员　五岛广作

(一) 兵团战史决定版

《熊本日日新闻》连续三年登载的熊本兵团战史，的确如筹划的那样，“要忠实地记录我们骨肉同胞用血与泪谱写的史实，并作为县民历史的一部分留给后代”，并名副其实地完成了“决定版”。

(二) 献给圣战的将士血录

“连载报道的字字句句都是将士们血的记录和秘闻，为了世界和平，他们将自己的生命财产全部献给了保卫祖国的圣战。作为《兵团战史》，再妄加增减修改，无异于画蛇添足。”伊豆富人议员向凝聚着兵团战史各编纂委员的心血之作，表达了至诚谢意。当年，他曾经作为慰问皇军的国会议员团团长，与第一线的官兵一样，曾冒着枪林弹雨去慰问前线官兵，激动且泪流满面地仰望着高高飘扬在南京中华门上的太阳旗。

不过，刊登编纂委员座谈会情况时，有熊本商大丸山学教授关于“我

的战争体验”讲的一段话：“我是松尾部队的一名小队长，当时在上海战线。那儿有为登陆作战而从北支调到上海的第六师团和第十八师团，他们确实是九州的精锐，上海的敌军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战事变成了朝着南京的追击战。

部队箭一般地朝着敌首都迅猛进击，根本不管辎重队、司令部能否跟得上进军部队。

我去总司令部接受命令时很是吃惊，完全不知道第六师团究竟前进到什么位置。了解到的只是部队将师团长一人甩下了，师团长多次遭到敌残兵的包围，甚至还出现过要拔刀寻找生路的事情。”

当时在总司令部担任过参谋的中山宁人中佐（松桥町町长）、国武辉人少佐（陆军将领，防卫大学干事）等人全都认同丸山小队长所提供的信息。“不过，师团长被甩下，多次遭到敌残兵包围而拔刀寻找生路。”因为这种说法有点容易被人误解，下一节再披露真实情况。

（三）百万日军登陆杭州湾

11 月 5 日凌晨 3 时，结束了敌前登陆准备，并登船出击。这天清晨，漂浮在上海上空的气球下端，悬挂着历史性的“百万日军登陆杭州湾”的标语，保卫上海的敌军大部队出现了动摇，开始撤退，继而变成雪崩一样的大撤退。

（四）进击突破了预定线

军当初制定的作战行动目标是松江，熊本兵团应停留在铁路一线等待军的命令。

但我步兵第十三联队的精锐队伍，跟随在敌大军的侧后方，突破铁路线径直向黄浦江对岸进击，非但没有停止过，还取得了进击、攻打、进击的巨大战果。

（五）独断专行的作战行动

11 月 8 日，等不及总司令部下达军的命令了，师团采取情报参谋藤原武少佐提出的硬干的建议，独断专行地发布命令，决定向昆山进击，切断敌大军经上海至南京的退路，捕捉歼灭之。

命令最后总是以“余在所有部队前头。谷寿夫师团长”结尾。

“被甩下的师团长”，不但站在作战第一线，而且还在前锋中队的前头，彻底做到了勇猛果敢地前进、攻打。一副武士的凛然气概，鼓舞和激励精锐的熊本兵团勇猛官兵的士气，是我谷寿夫师团长的拿手好戏。

（六）佘山镇“天文台”大战

11 月 9 日下午 6 时 30 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向天文台前进，到达了佘山镇小河路边的天文台（法国租界）山脚下，正在制定作战命令时，遭到了敌军的猛烈射击。

师团长、参谋长及幕僚们，全都暴露在敌军面前，遭到大批敌兵的攻打而不知所措。虽采取了适当的紧急处理，但仍有 1 人阵亡、6 人受伤。敌兵力约有 5 000—10 000 人，在冲锋号、警笛和呐喊声中一次次地进攻。另外，还在河上安装了照明设备。

赤尾大尉指挥步兵第十三联队的第十中队，千场英喜大尉指挥步兵卫兵的两挺机枪、对空班、信号班及司令部下士官等人员，阻击敌军的进攻。

11 月 10 日，在昨天傍晚就开始的连续战斗中，队伍于凌晨 3 时，趁敌军攻打间隙将兵力转移到天文台，占据阵地。

敌军纵队从公路一侧纷纷拥向阵地，赤尾大尉指挥着各部队继续作战，敌兵伤亡累累，不计其数，至少不下 5 000 人。（第一次看到这种状况）

《赤尾大尉奋战日记》

（七）歼灭敌军十个师

第四十七联队的部分队伍及我步兵第十三联队第十中队，自昨晚以来一直阻击，击溃了敌军。天文台高地及佘山镇附近的地面上，堆满了敌军遗弃的累累尸体，特别是公路上，满满地铺了一层尸体，遗弃的武器弹药等物品都没有时间统计。

经查，遗弃尸体上的标志有第二十二、五十八、六十一、六十二、七十八、一〇二、一〇七、一〇八、一一七、一七三等十个师的，由此可以看出敌军的混乱状况。

《荻平昌之中队长战记》

（八）师团长走在第一线前头

佘山镇天文台的遭遇大战，从 9 日傍晚 6 时 30 分打到 10 日上午 9 时左右，持续战斗了约十五个小时。

敌我双方在黑夜中厮杀在一起，完全是一场混战。司令部与敌军官兵混在了一处。谷师团长、下野参谋长及幕僚官兵全体人员和记者，都屏住呼吸隐蔽在山脚处的房檐下，长达六小时之多。趁着敌军反击的间隙抬头一看，谷师团长始终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

“五岛，靠近我，危险啊！”师团长将记者拉到身边，恢复了元气的记者，不知为什么突然火冒三丈。

（九）新闻记者是全体国民的代表

从《每日新闻》8 000 员工中，挑选出的本田亲男前社长等 30 人。五岛又是从这 30 人中挑选的第一个随军特派员。他想起了出生于熊本、老一辈的平川清风主任的激励话语：“五岛，你作为精锐熊本兵团的《每日新闻》随军特派员，为了这一荣誉，期待着你排除万难，代表 8 000 万国

民、200 万县民，要豁出命来完成报道这个重要任务。”于是，五岛竟以一种狂妄、激烈的言辞，逞能地与谷师团长争辩：

“师团长，指挥打仗怎么能这么干？粗暴、专横、无谋到极点。在熊本出征前，听说师团司令部位于军部队的最后，听到的只不过是偶尔随风传来的炮声。北支作战也好，敌前登陆后的上海战役也好，师团长不仅是在最前线，而且还是在前锋作战部队第一线前面迅猛前进，不要命也要有个分寸，司令部过于爱出风头了。像跳入死地这种过分粗暴胡来的指挥作战方法，能这么干吗？”五岛怒气冲冲地大胆谏言。

（十）声讨谷师团长

总是和五岛形影不离指挥作战的下野参谋长，大概想规劝瞎子不怕蛇的五岛，阻止他的失礼之言吧，一再拽五岛的衣袖。

闭着眼睛听五岛说自己坏话的谷师团长，稍停片刻，和下野参谋长一起说：“喂，五岛，别生气了。没听说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吗？”

敌军的机枪子弹突然雨一般地倾泻过来，五岛声讨谷师团长的战斗也休战了。

（十一）鼓舞士气的军国歌谣

作为在杭州湾敌前登陆的柳川兵团主力，熊本兵团的精锐部队，以疾风扫落叶之势攻打、前进，大举向敌首都南京进军，率先登上攻不破的中华门。自 1937 年 12 月 12 日起，连续数日，200 万县民在家乡熊本的各市町村，举着太阳旗、提着灯笼举行了炫耀其功勋的庆祝游行。

在庆祝攻陷南京胜利震耳的“万岁”狂呼声中，栗岛すみ子与熊本的同学铃木笔子先生共同编排了《皇国之母》和《靖国之妻》的歌舞，并公开演出，此举不仅激发了后方的援助热情，而且极大地鼓舞了第一线官兵的士气。记者等人也从到南京来的瓜生田月二先生等乡土部队慰问团那里，多次听到并学唱了这首歌，每每有谁唱起，大家都感动得潸然泪下，哽咽着和声吟唱。

皇国之母

（岛田磐也作词　1937年岁末）

一心为国无他念，
要为荣誉而战死！
忍泪鼓舞我的儿，
清晨车站送出征。

儿啊，别想着活着回家！
如果送来了白木盒，
为母将把儿夸奖，
我儿最棒最争气。

如绚烂缤纷的樱花，
好男儿当志疆场。
为国持枪握剑，
日本男子之夙愿。

靖国之妻

（1937年岁末）

欢声如潮旗如海，
妻啊，一切拜托了！
那是战地最后的信。
夫啊，妻今只闻远方的号。

想起那天下着雨，
幼儿乖乖伏在肩。
枕着肩儿香甜睡，
稚嫩小脸泪光闪。

望你平安凯旋归，
众人夸你气轩昂。
相约重逢来年春，
靖国神社樱花下。

如为东洋和平故，
为国何以泣出声。
夫去留下亲骨肉，
妻将精心养成人。

（十二）南京大屠杀是世界史上的谎言

自事件之后，已过了29个年头。记者双手合十，敬悼勇将谷寿夫师团长的英灵。在世界史上最大的谎言即远东军事审判上，基南检察官作为绞刑罪的决策人，随意将谷寿夫师团长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虚构的事实）的责任人，在雨花台被枪杀，并有违人道地枭首示众①。我谷师团长实际上是一人替代熊本兵团即日本全军，因伪证而蒙冤致死的，他虽死犹荣。

每日新闻报社记者，现东京情报社总编，熊本电台
1965年1月10日

二、第六师团进行曲

1933年6月，九州日日新闻社、九州新闻社，共同选定了第六师团进行曲，由山口白阳作词、陆军户山学校军乐队谱曲、日东唱片制片、陆军户山学校军乐队演奏录制。

---

① 并无“枭首示众”之事。

此即南九州襁褓中男孩儿的摇篮曲，由代表熊本文化的知识人、地方刊物《呼喊》的主持人——山口白阳氏作词的《啊！精锐的六师团》和《啊！日本第一的六师团》(皮肤虽黑，热血鲜红)，没有比这两首军歌更为流行的歌曲了。

这两首歌曲，从牙牙学语的三岁孩童开始，锻造青少年精神，从城市到农村的每个角落，的确受到人们喜爱，并广为传唱。

军歌《啊！日本第一的六师团》，激励着由南九州健儿组成的熊本第六师团官兵士气，的确如歌词所表达的那样，成为谱写日本第一精锐兵团历史，培养官兵彪悍勇猛、斗志旺盛、敢打敢拼传统精神的基石。

(一)《啊！精锐的六师团》

银杏城下朝朝暮暮
　　激情回忆起大阿苏
　　建功立业于高千穗
　　在大和之心的樱岛
　　健儿互相切磋武艺
　　啊！精锐的六师团

神风带来黑夜秋雨
　　红叶装点城寨壕沟
　　西南战役黑色风暴
　　扫落望楼楠树嫩叶
　　经受考验斗志昂扬
　　啊！精锐的六师团

五条誓文诚惶诚恐
　　股肱之诚奉献终身
　　投身日清日俄之战
　　奔赴济南保护同胞
　　刚强无比名声远扬

啊！精锐的六师团

列祖列宗血染满蒙
全力构筑王道乐土
保护皇国为了东洋
永久和平充当基石
又获仁义之师美名
啊！精锐的六师团

暴雪飞舞沙尘满天
北满热河还有长城
疾风扫叶火速追击
巨掌一挥妖云远遁
凯歌声声国旗猎猎
啊！精锐的六师团

回首往昔光辉历史
而今立志再添光彩
舍其吾等尚无来人
镇西英雄位位在此
个个护国铜墙铁壁
啊！精锐的六师团

（二）《啊！日本第一的六师团》

山口白阳作词　金堀伸夫作曲

皮肤虽黑热血鲜红
九州健儿汇合聚首
诺言既出奋勇争先
忽喇喇铁蹄破数城
啊！日本第一的六师团

抛家舍命皆为吾君
　　奉献一生战士天职
　　汗水浸湿出征战袍
　　散发阵阵路边花香
　　啊！日本第一的六师团

暴雪原野寝食难安
　　快速追击昼夜兼程
　　冻僵双手紧握钢枪
　　热血沸腾斗志昂扬
　　啊！日本第一的六师团

　　胜利之时立于城头
　　率先登城何等荣耀
　　想起战友无法分享
　　潸然流下清泪一行
　　啊！日本第一的六师团

三、谷师团长提出强攻南京追击战的建议

1937年11月14日凌晨3时，因抢修白鹤港镇的桥而耽搁了数小时。虽然拂晓就开始前进了，但苏州河上的门板桥，每次只能通过一辆车，为此耗费了不少时间。抵达平巷至昆山东部约八公里处的地方，从那里用乘用车装上机枪子弹去追寻师团。自上午10时开始，将弹药、食物和医疗用品逐一送到第一线各部队手里，以便部队更顺利地攻打昆山。完成了这一重大任务后，感到轻松多了。这应该感谢所有护送队伍及兵站的汽车中队，应该看到他们的功绩。

（赤尾大尉日记）

1937年11月15日，由于前一天补给了弹药、食物等物资，预定黎明攻打昆山的战斗终于开始了。上午6时，师团司令部从平巷开拔，沿着铁路线攻击前进。昆山是方面军重要的攻打目标，作为攻打目标的敌军也极为顽固，经过猛攻，傍晚时攻下了昆山。

兵力在昆山集结，并在村落露营。全军将士自登陆以来，首次难得地补给了粮秣，为庆祝占领昆山之大捷，还向官兵增发了熊本出产的酒、啤酒、调味品及甜食等。

《赤尾大尉日记》

赤尾特命作战就这样大获成功，熊本兵团与赤尾先生一起因功绩卓著而荣获甲等奖状。然后，熊本兵团历史性地全力以赴，展开攻打中国首都南京的追击战，试图迫使敌军在南京签订城下之盟，以取得和平入城之历史性壮举。

1937年11月24日，谷师团长向柳川军司令官提出建议，内容如下：

师团以前收到过向南京追击的命令，官兵们为之欣喜若狂。但是，今天接到让主力停止的命令，深感遗憾。我以为，按军目前的状况，应不管方面军的筹划如何，果敢追击越来越重要。此时威力绝不能松懈。然而，师团已经滞留数日，装备基本整顿完毕，追击战斗力的确依然旺盛，希望让主力继续迅速追击。补给决不能依赖后方随后送到，要依靠自身力量筹集以便作战，这点不需要过多考虑。弹药还有不少，我确信在攻打南京之前无需补给。

呈报的这一强行攻略南京的意见被采用了。12月1日，军终于作出决定，下达了攻打南京城的命令。

那么，五岛随军记者有关赤尾特命作战的特种第一报的报道、照片结果究竟如何呢？最后是都不准发表。理由很简单，因为是军的作战秘密。

而在29年后，这些报道、照片得到解禁，首次得以通过“熊本电台”向社会公开。

每日新闻报社记者，现东京情报社总编

1965年11月

四、谷师团长作证称南京大屠杀没有事实根据

1965年9月24日，在攻打保定入城29年纪念日这一天，住在东京都中野区富士见町53号住宅的谷师团长遗孀谷梅子，无意中从珍藏的丈夫谷寿夫中将遗物中发现了我熊本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在南京军事审判中陈述的所有宝贵的审判记录。

五岛记者得到这一信息，立刻与法务大臣官房司法法制调查部、负责管理有关战犯资料的井上忠男氏(陆军大学48期，原军参谋)和防卫厅战史室的稻叶正夫氏(陆军大学50期，原军参谋)取得联系，通报了这一情况。

两位先生早就在拼命搜寻这些证明南京作战真相的唯一资料，于是，兴奋地立刻与笔者等三人，一同前往谷师团长府邸面见遗孀，拜读了这份遗物并接受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从遗物中还发现了五册战地日记以及有关南京审判的所有资料，三人不由得发出一声感叹，很高兴能看到奇迹般的原始资料。

遵照遗孀梅子的意愿，她提出“这些遗物资料不应该由我个人保存，希望委托市谷防卫厅战史室保管。”

蒙受南京大屠杀、强奸事件这些无根无据罪行于一身，并作为日本军人，以大义凛然、令人佩服的从容神态，在雨花台受到处决后的18年，谷师团长陈述揭示的“南京作战真相”首次公布于世，不是正向全世界申诉，彼此双方到底哪一方是凭借公正事实是正义的？

以下收录的是原文的全部内容。(1965年10月12日凌晨3时，极其悲痛地流着泪进行记述。当初与谷师团长生死与共的每日新闻社随军记者五岛广作记。)

谷师团长壮烈地从容赴刑的报道：

民国36年(1947年)4月27日发行的南京《中央日报》，报道了谷寿夫师团长的受刑实况，内容如下①：

---

① 原文见《中央日报》(1947年4月27日)。

代表七亿中国人民的愤怒与怨恨，写这一报道的中国方面司法记者也赞叹其“态度从容”，记述了《啊！日本第一的六师团》最高统帅谷寿夫师团长，作为壮烈的军人，值得佩服的受刑时的就义情景。

新闻用特大号字排在头版头条。

谷寿夫昨被枪决

雨花台上杀人魔王遭报应

数十万冤魂报了仇

南京大屠杀事件主犯谷寿夫，日前被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死刑，25 日下午 2 时，由国民政府主席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

昨天，26 日上午 11 时 30 分，军事法庭对被告谷寿夫验明正身后，押赴雨花台刑场，依法枪决。

国防部警卫第一团班长洪二根担任行刑枪手，在市民的欢呼鼓掌声中，一枪即告死亡。子弹从脑后击穿到前部，仰面倒下，口鼻流血。

民国 25 年(1937 年)11 月，谷率领部队在杭州湾登陆，随即冲向南京，攻打雨花台，打入中华门。协同其他日本军队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还强奸、掠夺、毁坏财产，我无辜民众受害者达数十万，其各种无视人道的暴行罄竹难书。

昨天，这个不可一世的杀人魔王，神色暗淡地再次来到雨花台，受到应有的报应，雨花台的黄土成为他永眠和忏悔的地方。

9 时 30 分，审判战犯法庭检察官陈光虞、书记官及日语翻译黄文政、岑治等来到法庭，不一会儿，被告谷被带进法庭。他身着蓝军服，黑布鞋，神色憔悴，不时睁开眼睛看看两边。

检察官询问姓名、年龄、原籍后，让他看了三封家信。据说这些信是他妻子和孙子写给他的。

谷读完后收在衣服口袋里，检察官问他是否要写回信，谷回答说：“想写回信。”

法庭同意了这一要求。他从口袋里取出铅笔坐在椅子上写回信。

10 时，陈检察官朗读蒋主席的批文，向被告阐明：“对你的判刑已获准执行。你也非常清楚这一审判是公平、合理、合法的吧。”

谷紧闭着嘴仔细倾听，尽量表现镇静，但外表还是露出不安的神态。

他抗辩说，“南京大屠杀与我没有关系。我希望法庭全面调查这件事的真相，搞清楚后再执行。如果现在就执行，将来会有后悔的那一天的。”检察官问他：“你的要求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只是按照命令执行。被告有对家属的遗言吗？”谷没有回答，再次拿起铅笔给妻子写遗书。

此时，拘留所的张副所长取出一支香烟递给他，他态度从容地颔首谢绝。他在遗言里留下如下含意的文字：“身死于异乡，魂却归祖国日本，尽忠报国，遵循世界和平之大义。”

10时45分，勤务兵将他放在拘留所的衣服等所有物品拿到法庭让他检查，内有衣服、手表、钢笔、地图等物。谷脱下布鞋换上黑皮靴，将物品分为两份，一份委托法庭交给日本军队联络班带回主人不在的居所，另一份送给留在拘留所的其他战犯。

这时，谷怔怔发愣，有些无法自持，眼含泪花。法庭最后一次问他有无其他遗言，他说：“感谢拘留所的所有人。”

罗文文译　罗萃萃校

第二部分
町尻部队编《第六师团转战实录——南京篇》选译

序

为圣战，披星戴月；追残敌，劲风扫叶。忠诚勇敢的师团转战万里，多少官兵以鲜血换来的沉痛教训不胜枚举，成为铸就皇军的宝贵参考资料。然而，遗憾的是，因为人员更迭频繁，加上历经战斗的勇士们一一返乡，许多宝贵资料散落它处。戎马倥偬之间设立了委员会，作为纪念皇纪2600年的事业，于今年3月10日陆军纪念日这一天，着手编纂此套丛书①。

而后在各部队的协助与委员们的发奋努力下，记录下官兵的谈话，或直接提笔撰写个人的内心感悟，终于在今日成稿付梓。

书中所述之事，林林总总，反映了战场上壮烈的枪林弹雨之情景，再现了官兵们勇猛奋战之英姿，记录了经历的教训与感慨，还有其他如描写战场上官兵微妙心理等等，确信读后会让我们了解到活生生的战场实情。

唯望通过阅读本书，追忆师团官兵奋战踪迹，在不吝赞叹的同时，使之成为教育训练中的良师益友。

付梓之际，向护国英灵献上深深感谢之意。同时，草就经纬以为序。

町尻部队长

1940年11月3日

---

① 作为战时教育资料，第六师团计划编辑十卷《转战实录》，即《南京篇》(上、下)、《北支篇》(上、下)、《汉口篇》(上、下)、《赣湘篇》、《宜昌篇》、《南昌篇》、《冬季作战篇》。陆续出版后，书名有所变更。

代　序

参战时间之长与移动路程之远，为本次事变作战一大特点。我相信在战争指导、战略运用等方面，有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三年多来，官兵们硬是通过徒步，咯吱咯吱地走完 7 500 公里，完成战场大转移，打了数千次仗，获 12 次嘉奖。从这些血与汗的经历，从参加过激战的每个人的真切感悟中，一定能够发现吾等部队指挥官最想了解的战场上的一些心理活动。本书以此为重点进行编纂，赋名《转战实录》。

当然，它不属于正规编排体系的战史。有的记载历经战斗的官兵们在遥远北支旷野的首战大捷，有趁天佑之秋雾突击登陆杭州湾的激动心情，有的记载攻克南京时的兴奋，有的回忆堪比 300 公里追击战苦难的武汉战役，有的描写南昌、赣湘的冬季作战，有的叙述夏季攻打宜昌等。有露营之夜，警备繁忙之际，惜时如金的飞笔投稿。有不顾连日繁忙，在枪声中秉烛至深夜的编辑。这里无任何粉饰，也无一丝夸张。有的只是对在激烈战斗中，壮烈战死的长官、部下和战友的敬仰与追忆之情，有的只是历经苦战后更加炙热的尽忠报国之赤诚。

毋庸多言，全书所述战场之事，均在忙碌的营地以及短暂的时间内编辑而成。因此，难以达到所期望的那种精心挑选、统筹编排的形式及内容。虽说还有不少部队因讨伐战斗及其他原因遗失了宝贵的资料，但长短不一的三千余篇参战实录，终于编辑成洋洋十卷。虽是章短言拙之作，却也能让我们听到弹雨之下跃动着的日本精神那一以贯之的呼声。我坚信，作为光辉灿烂的皇纪 2600 年的纪念塔，这十卷书就是师团无数官兵鲜血着色构建的大金字塔。

站在硝烟未散的中支第一线，为了实现八纮一宇这一远大理想，连

续奋战的我军官兵，毅然力挫周围之敌，以期获得更大的战功。我相信在防备世界形势剧烈变动的这年秋天，本书的问世一定会成为指导后来者精神之经典大作。我深信，还有一点特殊意义，即作为供奉在天英灵的唯一碑塔。

另外，还要向在本书编纂过程中直接付出巨大奉献精神的中岛少尉表示感激，向协助完成本书的各部队致以深深的谢意。

石川参谋长

1940 年 11 月 3 日

一、从上海向南京进击[1]

（一）攻击佘山镇（步兵第四十七联队）

1. 佘山镇附近的战斗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中队

11月5日，在杭州湾登陆，在这途中还成功歼灭了金山新开河附近占有优势的敌人。11月8日，成功完成了第一个任务——截断沪杭铁路。

那天，接到情报获悉，上海及其以南的敌军正向青浦方向撤退。师团正在向张家桥进发，准备于9日发起进攻。于是，我们决定改变目标，向青浦方向去截断敌人的退路。在大桥斗集结之后，就于下午2时出发了。

我们中队在前锋主力的队尾，沿着大桥斗—佘山镇—青浦道路，向青浦进军，下午6时来到了佘山镇的军用道路上。

上海及松江方面的敌军，正沿这条大道向青浦方向撤退。前锋的先头部队第十中队，为了掩护先头部队通过就留在这条路边上了，并且，当时他们正好还抓到20名敌兵。

此时，我们中队接到命令，要掩护即将到达的旅团司令部。于是，立即进行了部署。我们决定利用小河守住这儿，歼灭撤退下来的敌军。为此，中队长下达了如下命令并紧急部署：

一、由于遭到我军的攻击，松江及其以北的敌军正沿主干道逐渐撤退。

二、本中队接替第十中队防守主干道，在旅团司令部到来之前固守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此地并掩护主力部队前进。

三、第一小队(缺两个分队)占领包括桥梁在内的左翼山脚一带。同时,第二小队位于主干道的桥梁,全力守住该地。第三小队位于右前方小桥附近,应对敌溃军,死守该地。

第一、第三小队的掷弹筒要位于中队指挥班位置。要顶住任何攻击,死守该地并全力捕获敌军。

四、工事要修筑得能跪射和立射,没有特别命令不得用机枪射击。

五、第一小队的其余人员作为预备队暂时在桥梁附近待命,负责刺杀任务,入夜后进驻一座独立小院。

六、口令是"加藤清正"。

七、我暂且留在第二小队方位,随后再转到一栋房子内。

根据上述命令,各小队迅速各就各位,并构筑坚固的工事,而且第二小队还在桥上设置了路障。

在我们不断加固阵地时,前方侦察兵来报:"有约三百名敌人正沿主干道退却,似乎还有后续部队。"与此同时,第三小队也传来情报:"前方传来汽车引擎声。"

正好此时,旅团司令部也到达了,于是中队长立即报告了这个情况。

在此之前,也来过几组敌军的侦察兵,但全部被我们捕获了。

不久,二十余支冲锋号同时吹响了,笛子也响了,随着一声令下,我们向主干道发动了猛烈冲锋,时间是晚上7时30分。

我们中队受命要把敌人引到近处再歼灭。因此,我们等着敌人慢慢靠近。等敌人距阵地只有五十米左右时,我们用LG步枪猛射。敌人一下子层层叠叠地倒在了路上。但是,后面的敌人又踩着累累尸体向我们逼近,而位于桥梁上的我军战士又向他们不间断地拼命射击……一场殊死的激战。

敌人越来越多,像潮水般向我们拥来。正在此紧要关头,一直状态良好、声音清脆地开着火的LG,突然"啪嗒"一下没了动静,这是因为连续开枪温度太高出了故障。

修枪的几分钟,真是漫长如年。一心只想着"神啊,保佑我吧"。

不一会儿,枪终于修好了。此时,第一线的弹药已经消耗殆尽,只能

装上步枪子弹应战。不久连步枪子弹也用完了，不得不暂时休战。

敌人见状大喜，对我们猛烈开火，并断然发起夺取桥梁的冲锋。敌我双方一下子在桥上厮杀起来。一场白刃混战使整个桥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

这时，中队长判断光靠我们第二小队要守住桥梁很困难，于是派了第三小队的第六分队和第一小队的第五分队来紧急增援；并且命令后方的掷弹筒向主干道射击，以增强攻势。

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想要在这里杀开一条退路，都拼命地拥过来。指挥班努力补充着弹药，新增的 LG 步枪也向着人山人海的敌人猛烈开火，枪膛像要炸裂一样，掷弹筒也向着敌人群中连连猛射。一时间，气势如虹的敌军似乎也被我们的猛攻阻挡住了。

路边的农田和大道小路上到处都是敌人重重叠叠的尸体，伤者沉闷的呻吟声也随着枪声传了过来。

此时，由第二大队队长指挥的第七中队的主力赶来增援，一小队增援左翼山脚那边，另一小队则增援大马路这边，准备抓捕溃敌并歼灭之。

但是敌人尚未放弃夺取桥梁，还分成几个小队采取车轮战术，不断地向这儿发动进攻。敌人的侦察兵活动也更频繁了。他们沿着两边山脚向山那边突袭。我们开始在阵内搜索，中队长又从预备队调了几个人组成了刺杀班，构筑了一张刺杀网，撞到这张网上被杀的敌方侦察兵竟多达一百多人。

就在这主干道上，从第七中队方面也传来了猛烈的枪声，猛烈的进攻和射击周而复始地进行着。

此时我中队已战死 4 人，轻伤、重伤者一共 9 人。

师团司令部也到达了，同我们一起在这战场上。听到此消息，将士们更加勇猛应战。

此时，大约有一百名敌兵渡过小河，从正面向第一小队发起进攻。但是，爬上堤坝的敌兵被我们潜伏在岸边的士兵一个不漏地全刺落到了水中。留在对岸的敌人看到这种情况，没有再接着进攻，这里最终守住了。

敌人夺取桥梁的进攻失败了数次之后，暂时停止了射击和进攻。

这时旅团司令部发布命令，内容如下：

一、旅团、师团司令部要占领右边的山顶并消灭前面的敌军。

二、第三中队将死伤者都收容到第七中队处，而后去防守天文台右翼。

因此，命令第一小队侦察前往天文台的道路并占领之。命令第二小队尽可能地夺取桥梁，并以此为中心向两边拓宽正面阵地，对抗敌人的进攻，掩护我军移动。第三小队负责处理死者和受伤者。此时，在静默了一段时间后，敌人又有新的援兵到来，并又一次发动进攻。而我方的第一小队已经向天文台出发。第三小队在第七中队的阵地上忙着处置伤员。剩下的第二小队和中队指挥班，抱着必死的决心顽强抵抗着敌军的进攻。敌我双方的枪声在拂晓前的寒夜里回响，激烈的战斗又一次开始了。

正在此时，第七中队吉冈准尉的半个小队人员紧急赶来增援，和我们一起努力抵挡敌人的进攻。

东方即将发白时，第三小队报告说：死者和伤员已处置完毕。于是按照事先的方案，分三批撤退，并命令第一线小队先撤。

吉冈小队坚守到最后，泰小队撤退到那座小院落，吉冈小队也后退下来，尽量支援坚守在山顶上的泰小队。

此时，敌人已经随后紧追而来，顿时，在山顶上又展开了敌我厮杀在一起的激烈战斗。但是在第七中队主力的掩护下，最终成功撤退。

第三小队因为要掩护伤员留下一半人，其余人尽量迅速归队回到中队主力的位置。还有后退中的第二小队，也复归到了中队主力的位置。

不久，敌军又在山坳里和第七中队展开了激战。为掩护伤员而留下的半队人，同第七小队的右翼密切联系，协同作战，与沿山脚而来的敌人展开激战，英勇奋战，全歼了面前的敌兵。

中队主力占领了天文台的阵地，做好了应战准备。此时已是上午 6 点 10 分，东方渐渐出现鱼肚白，昨夜的战场也呈现在了眼前。

一部分掉队的敌人遭遇了第八中队和步兵第十三联队的增援部队，被全部歼灭，当时的情况如下图所示（图略——编者）。

天已经完全放亮了，从山顶望去战场更显雄伟壮观。

低头一看，到处是敌人遗弃的累累尸体，根本看不到桥面和主干道路面。那惨景难以言表，一时间众人都惊得目瞪口呆。

过了一会儿，中队作为旅团预备队，一起下山到村落里集结，也清点了伤亡人员。上天保佑，独立守卫桥梁的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仔细想来，转战北支以后，数度陷入敌军包围。但是，凭着北支作战的宝贵经验以及极大的自信心和决断力，都成功地突围了。

所幸，面对不容忽视的强大敌人，正好有小河可以利用，完全阻挡住了敌人的进攻，掩护了支队的行动，也保卫了高级司令部的安全。现在还能够活着亲眼见到佘山镇一带两千余具被遗弃的死尸，我想这一切都多亏了神灵对我们正义皇军的保佑。

可惜的是在这场战斗里，出现了已化作护国之神的 6 位勇士和 12 名负伤的战士。

2. 和战友的尸体在一起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中队

从上海方向撤退而来的敌军，雪崩般向着我军佘山镇阵地拥来，在这里展开了一场笔墨难书的恶斗血战。

当时，御手洗五月上等兵作为白石分队的一员，和白石分队的其他成员一起受命潜伏在主干道桥梁前面，等候抓捕敌兵。他们依托 20 米宽的小河摆开阵势，严阵以待，真正的背水一战。

不久，3 000 名敌人如潮水般地拥了过来，简直是人山人海，要抓捕是不可能的了。

中队出于防卫上的考虑，命令潜伏在北边的战士撤退。当时敌人已经近在眼前，呐喊着冲过来了。

分队从白石伍长到其部下等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拼尽全力连撞带踢，上演了一场场火花四溅的格斗后，从对岸撤退了。

御手洗上等兵同样也在打斗。猛然间，随着“啊”的一声，只见旁边的副田一等兵中弹倒下了。他不顾面前一群群的敌人，把副田一等兵放

到旁边的战壕里，在沉着英勇的奋战中，最终只剩下了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他想撤退，但已经被敌兵包围了。

到此为止吧，他想着，抱着手榴弹伏在已经断了气的副田一等兵身上，下定决心，万一被敌人发现了自己就引爆，勇敢地屏息潜伏在敌群中间。

敌人越来越凶猛，断然发动了最后的猛攻。但是没有敌人发现他，把他当成横七竖八倒在地上的死尸，敌人的指挥官甚至还站到了趴着的一等兵背上鼓舞士气。上等兵一动不动，后来一等兵回到队伍之后回忆说："就那么一会儿时间，却让人觉得过了很久很久。不是两年三年，似乎有十年那么久。"

战场上尸横遍野。随着黎明的到来，敌人也撤退了。上等兵奇迹般地还活着。他自己都半信半疑地悄悄抬头一看，只见眼前还有一门大炮，于是他把手里准备自爆的手榴弹扔了过去，把它炸掉了，让敌人不能再用。

最终御手洗一等兵不仅成功地保护了战友副田一等兵的尸体，而且中队的战友找到他时，他没受一点伤。

3. 死不瞑目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中队

9日傍晚，我们中队到达了佘山镇。

这里是从上海及松江方向撤退而来的支那军队的汇合点。路两边有小山，西边的山顶上是集现代建筑艺术之大成的法国天文台，三色旗迎风招展。

我们中队受命掩护主力部队通过主干道。刚部署完毕，敌军就在数十支喇叭声中，海潮般地拥了过来。我们面对敌人，一待时机成熟就同时开火，激战顿时爆发了。枪声、炮声、叫喊声、怒吼声，在漆黑的夜里混合在一起。轻机枪手真名井一等兵站在主干道最重要的据点——桥上，淋漓尽致地发挥着他引以为豪的枪法。但是，敌人也很顽强，恰似义无反顾撞向岩石的波浪一样，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人就会越过尸体冲上来，避

过子弹的敌人已经越过警戒线，到处都能听到搏斗在一起的吼叫声。

这更激起了真名井一等兵的斗志，他沉着大胆，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他的爱枪上，他的枪连续猛射。又装了30发子弹再次开火，有几颗子弹像是着了火似地从枪口飞出去。

“啪！”就在此时，很遗憾地有一颗子弹透过一等兵的钢盔打穿了他的头部。一等兵一头栽倒在地，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那是根本来不及反应的致命伤。但是，谁都没有为此乱了阵脚，LG步枪依然猛烈地射击着。一等兵仍然双手紧紧地握着他的爱枪，手指扣在扳机上。这种战斗意志是多么伟大！

“啪！”“哒！”枪声停止了，子弹射尽了。弹药手芦刈一等兵想要代替他开始射击，但是他的手没有离开枪，仍然紧紧地握着，眼睛闪闪发光地狠狠盯着敌人，就这样死去了。

人类的精神力量是多么强大！

呜呼！这光荣壮烈的牺牲姿态，不正是日本军人的楷模吗。

4. 回顾天文台

摘自步兵第十三联队第十中队座谈会记录

伍长榎田：

在天文台战斗时，埋伏在我旁边的洲本突然叫了起来：“榎田伍长，榎田伍长！”

“怎么啦？”我问道。

他说：“哇——来了来了！看那个，从左边来了。啊，右边也有，后面烟尘滚滚的，那全是敌人吧，到底来了几万人啊？第六师团再厉害，也只有这么点人，毫无胜算吧，真是……”

“榎田伍长，榎田伍长，让我再看看你的脸吧，说不定这就是最后一次了。一直以来真是承蒙你关照，谢谢了啊。”他满脸认真地说着，死死地盯着我的脸看。

我们已不知多少次极度紧张地与敌人大军对阵过了。这时看到洲本这种跟熊本仁加一模一样的动作，都忍俊不禁地笑了出来。

但他本人却是极其认真的。

也多亏了他，我们一下子头脑都冷静了下来，心情也放松了，等待着开战的命令。

伍长松田：

那时，友军只有两个半中队左右的人员。就这些人被两万多敌人包围了，我们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但是，不可思议的是，在那样紧迫的环境中，睡魔居然向我们袭来了。只要射击稍微停顿一下就会开始打瞌睡，一点办法都没有。

江口等战友们就那样跟敌人对峙着睡着了，还打着呼噜。

这时，正好千场队长走过来看到了，就用军刀把他们捣醒了。他们以为是我干的，就抱怨起来："干吗吵醒我啊！"。我一下呆住了，心想真是胆大包天啊。

夜越来越深，我们也越来越困，实在忍不住一个劲儿地要打瞌睡。

而队长一看见就从后面用军刀一个个地捣醒，最后他终于发怒了，命令藤本曹长以下的所有人罚站。

中尉饭岛：

千场队长完全就像火之国阿苏的男儿一样豪爽豁达。

我们都深受他的影响。

他身材高大魁梧，一号衣服也嫌小，穿不下，都是把外套的下摆剪掉后当作上衣来穿的。人称"魔鬼千场"，这名号让敌人也闻风丧胆。

军曹木村：

占领了天文台之后，千场队长用分配到的重机枪把敌人压制住了。这时，师团长在甲斐大尉的陪同下过来了。甲斐大尉像是把师团长硬推上去一样，把他带到了天文台的房子里。

其实身处枪林弹雨中，将官士兵都是一样的受累受苦吧。

"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在中国本土暂且不论，但对于我们皇军来说，是很难想象的。每次想起都会觉得不敢当。

伍长榎田：

第二天凌晨师团长下来了。他戴着眼镜，眼镜腿断了，用线缠起来挂在耳朵上，身上的衣服也沾满了污泥。他盯着敌人阵营说："人数很多啊。"

千场队长放下双筒望远镜说："接下来我们千场小队就将朝着他们一齐开火。"说着就命令我们朝着视野广阔的前方开始射击，直到重机枪因为高温而变得通红。

竹林、树枝等都"啪、啪"地被打断了。敌军就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一个个地倒了下去。

看着这景象，师团长笑眯眯地说："真是痛快淋漓啊。"大家看着师团长的笑脸都很高兴，一下子勇气增了百倍。

天亮之后，终于松了口气，为了做早饭我们去小河里打水，小河里漂满了死尸，我们只能把水面上的浮油拨开点勉强打了水。在整个漫长的战争期间，这样的情况也是不多的。

短　诗

金子范义：

抬起头看着秋夜的冷月
回忆起那长眠于地下的我的战友

桥本信一：

被炮弹炸去了双手的战友
战火映红了他豪迈的笑脸

长本信以智：

立于战迹之上
沐浴于夕阳之光

猿渡文吉：

每每看着阵中升起的炊烟

总让我想起母亲那温柔的背影

今村秋光：

为死去战友报仇的信念一直在胸中燃烧

豪情万丈的英雄们勇往直前

5. 佘山镇的激战

步兵中尉　吉本盛光

11月9日早上6时30分，师团司令部从南库开拔，从松江西面的道路向佘山镇进发。

由于国崎支队已经进入松江，所以第六师团将通过西部约五六百米之外的田间小路进入青浦。

在行军途中，受到来自松江方面敌人的猛攻，四枚迫击炮弹甚至落到行军队列中，出现了十几名伤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尽快北上，去切断上海方面溃敌的退路，因此我们不顾敌人的猛攻，继续向北挺进。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我们从田间小路来到了支道上。这附近河流很多，必须找小船来摆渡过河，因此又拖延了时间，不能顺利行军。

在支道上走了一会儿，在道路东部约三百米（从地图上看这好像就是主干道，跟支道是并行的）的地方，能看见汽车车头灯的灯光。

下野参谋长也觉得很奇怪，命令小心前进，那灯光也慢慢地前进着，让人觉得它是跟我们队伍并列行驶着的。

渐渐进入了佘山镇，当临近南部五百米左右的小村落时，师团司令部已经走在旅团司令部的前面了。

这时有情报说："佘山镇里有敌人。"

前面传来"停止前进、原地待命"的命令。于是，我们暂时停止前进。

但是等了又等，情况还是不明了。

由于认为我们前方的友军应该已经出动了，所以我们又开始前进了。

“禁止吸烟，禁止说话，脚步放轻。”听到了下野参谋长的提醒后，大家才真正紧张起来，严肃且静悄悄地行进着。但是，有人担心：月光照在钢盔上的反光会不会暴露我们，让我们成为敌人的枪靶啊。

不久，主干道前横着一条二十米左右宽的小河。虽然河上有桥，但是从桥上过比较危险，所以决定一部分人摆渡过去。

在找摆渡船时，正好有两只船从上游顺流而下，正想着真是幸运啊，只见船舱里有四五个女人和孩子拉着手在哭，很是可疑。仔细一搜果然藏着十几名残兵。

渡过河沿佘山镇东面前进时，前锋部队早已在主干道上和敌人交上火了。

佘山镇的右边是座山，左边也是座山，山上有个天文台。主干道就从这两座山狭窄的山谷间穿过。

这时上面下达了命令：步兵第十三联队第十中队负责占领西边的山头。

离主干道 300 米远的桥西边，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中队第一小队已经出动了。两边山里都有敌人。

这时不知是谁点了支烟，于是我们立刻成了众矢之的，随着雷鸣般的响声，枪炮弹雨朝我们喷射过来。

师团长及所有人连寻找隐蔽物的时间都没有，只能就地卧倒，子弹的命中率特别高，又是从很近的地方射过来的。敌人吹着军号呐喊着冲了过来。

此时，师团长的护卫队只有两个机枪分队和一个步枪分队。骑兵卫兵渡河后，就陷在河边的淤泥里无法前进，现在还留在金山，不在身边。

于是，我们立即把师团长带到房屋背面的隐蔽处，左右两边都安排机枪守卫，步枪都上了刺刀守在师团长身边。两边全是敌人，比北支有时候的情况还危急。而且还对卫兵下了这样悲壮的命令：不要开枪，一开枪就暴露目标了，等敌人逼近时再用刺刀刺！

石原少尉的对空班，受命协助占领西边的山头。刚开始时，很顺利，一直往上爬。但由于敌人进行反扑，因此又陷入了苦战。

这时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中队第一小队所在的桥的位置，轻机枪

出现故障不能使用，所以前来请求机枪队的支援。如果从师团长的卫兵中分出一支机枪队的话，师团长的护卫就真的危险了。但是，师团长应该也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所以叫中野副官来传令说："吉本，你去支援。"瞬间，敬佩之心油然而起。

中野副官又说："剩下的卫兵我来指挥，不用担心。"

"那就拜托了。井、入口、丸冈、田山、工藤、八田、前田，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敌人啊！机枪分队！竹本伍长！是那里啊！好！"我说着就带上内田伍长指挥的机枪分队，向桥那边赶过去。

到那里一看，桥对面道路上满是敌人。连布阵的时间都没有，就急不可待地直接开火了。敌人一个接一个地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了下去，其状态甚至可以说很有趣。我们堵住了敌人的退路，围着他们射击，看着他们左右乱窜地逃跑，有些人掉到了河里，有的人爬上来了又被我们打下去，这情景实在可以说很有趣。不是你杀死别人就是别人杀了你，这是场完全没有退路的令人窒息的战斗。听说第四十七联队的很多士兵在桥对面的战斗中战死了。而在这混乱的战场上想要去收尸是不可能的。

当时，内田分队有内田伍长，山本、浜付上等兵和水野高木一等兵，共5人，全体合作无间，让人感动得简直想流泪。

值得一提的是内田伍长。他的父亲在日俄战争中立过七等功。现在他紧握机枪朝着敌人猛射的样子，也是勇不可挡的，果真是虎父无犬子啊，让人精神为之一振。

凌晨3时，我军攻下了天文台。于是，师团司令部向那边转移了过去。凌晨5时左右，敌人的子弹也渐渐变稀了。到了早上，战斗完全停止了，我们也来到佘山镇的山脚下归队。

附近一带到处是三五成群逃窜的敌兵，士兵们就拿着枪朝他们扫射。

下野参谋长说："子弹会用尽的，别射了。"但是士兵们不听话，他说了好几遍才终于不射了。

对面的河流还有路上，其景象惨不忍睹。

那些尸体中间还有两名将官、两面军旗。

敌军10个师中的2万余人，遗弃的尸体就达3 000多具。

6. 佘山镇的回忆

摘自步兵卫兵座谈会

军曹入口成幸：

夜里吹响笛子、军号之类发动反攻这种事，真是令人不快。但是，第二天早上军号声又响起来了。“敌人来啦！”所有人马上装上刺刀准备应战。却原来是抓住了敌人的小号手，让他吹来听听看的。

中尉吉本：

早上5点左右，内田机枪队撤退，在黑暗中向着山顶的天文台爬上去，但总觉得人多出来了。于是，内田队长停下来数了一下，发现后面居然跟着两个敌人。高木一等兵大叫：“是敌人啊！”“这些混蛋！”内田分队长说着用机枪前面的支架打他们的头，把他们踢了下去。

军曹丸冈正臣：

到了山上，告一段落，就小睡了一下（说是睡，其实30分钟都不到），因为要准备早饭，大家又全爬起来。

没想到就在我们眼前有两个敌兵也睡在那里。于是，我们马上把他们抓了起来。

“我们是支那军队的炊事员，不是真正的士兵，也没打过仗，也没有反抗过日本军，不要杀我们，饶了我们吧。”他们哀求着。

总之，那个时候我们暂且就把他们留下了。

中尉吉本：

早上，我带着轻松的心情，想再去看一下昨夜的战场。于是来到了离昨晚激战的桥梁二十米左右的地方，却听到一片松林的小山坡那边传来“咔嚓”的声响。

凭直觉知道有敌人，只见一名敌兵从那里站了起来。

我想要砍死他，便拔出军刀向前面的小路跑了过去。

只听“嘭”的一声，一看，那个中国士兵居然自杀了。虽然是敌人，却也令人佩服啊。

然后，从道路东边的房屋里，走出一个二十四五岁、穿着旗袍的妇人，模样像是官太太。她手里拎着行李箱，走过天文台的下面，向对面走去了。

我想要不要把她抓起来，但毕竟这又是属于河对岸的管辖范围，想着叫士兵去抓，但隔着一条河也没抓成。

“要不开枪吧？”士兵说。

“算了吧，毕竟是个女人。”我说。

就在我们说话的当口，只见她飞快地走过去，消失了。

军曹丸冈：

早上，我也去战场看了一下，到处都是敌人一堆一堆的尸体，看着真让人觉得痛快。有些被压在了马身下面，有些重重叠叠堆在了一起，这中间还有些是用毯子裹着的。我觉得很奇怪，用刺刀挑开毯子一看，原来是一些脚或其他地方受了伤没来得及跑的敌兵，他们躲在了里面。这样的敌兵有二三十个。

上等兵西：

前一天夜里，香烟的火光引得敌军一起朝着这边开火。众人惊得一下子全趴下了。但是，中野副官和队长殿下觉得师团长所处位置不利，便引导他向一栋房子转移。于是，师团长也猫着腰跟着走了。

转移途中，突然间，我的脚被踩痛了，心想：谁呀。回头一看竟是阁下。现在想来，那时要是真被阁下踩伤，能留下一个一辈子作纪念的伤疤就好了。越想越觉得惋惜的不得了。（众人笑）

伍长加藤：

当我们来到战斗司令部时，已经很落后了。因而，平冈高级副官殿下指挥我们作为第二班向前追击。在快到佘山镇时，只见从对面走来一队摇着白旗的敌军投降队伍，足有一千多人，而我们只有一个分队兵力。

明知对方是来投降的，可一想到一旦对方知道我们兵力这么少，天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时，就一下子不安起来。于是赶紧故意将队列拉长，设法造出人多势众的阵势。然后带着翻译，将敌军的队长叫过来，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期间，一直紧紧抓住敌队长，气氛相当紧张，毕竟这边兵力太少了。真是煞费了一番苦心。

王静译　罗萃萃校

7. 谷师团长阁下和士兵们

步兵卫兵座谈会

中尉吉本：

10 日，司令部从佘山镇出发，向青浦推进。

自杭州湾登陆以后，部队一直在泥泞道路上强行军，重武器部队跟不上大部队，一直落在后面，大家感到十分着急。

特别是第四十五联队。本部只有两个中队（缺一个小队），格外感到心中无底。

于是谷师团长将自己护卫队的两个机枪分队配备给了第四十五联队，只留下井军曹指挥的一个七人步枪小分队（长井伍长，入口、丸冈、八田、田山上等兵，工藤、前田一等兵）。就这么一点人在一起行军。

谷师团长把自己的部下全都支援给了战斗部队。对谷师团长这种关心，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的官兵均感激涕零。

军曹井正人：

11 日，在过了青浦城墙二百米左右的地方，进行了短暂休息。

“步兵卫兵，到前面来。”听到中野副官的命令后，随即跑到前面。一看，在左侧离道路十来米的地方，有一所房子，谷师团长就在房子那里。

中野副官说道：“北边房子里有敌兵。”于是，大家爬了进去。里面有三四名敌兵，正要进去拖他们出来时，他们一起逃跑了。中野副官立即

用手枪朝他们连续打了几发，枪声清脆悦耳。

谷师团长阁下说："刚才我们想在那儿休息，有个人便进去看了。没想到有敌兵，真是吓了一跳啊。"引得大家一阵哄笑。不过，我们作为卫兵，竟还落在后面，想到这便懊恼不已。同时也感到了后怕，万一谷师团长有个闪失怎么办？

不过，谷师团长经常这样，独自一人一会儿去这儿，一会儿又出现在那儿，老实说，真让我们这些卫兵大伤脑筋。

军曹丸冈：

抵达白鹤港时已是傍晚了，在那儿也遭到了敌军袭击。最后我们安排谷师团长阁下在一座大粮仓里宿营，门口只用一块门板挡住，门外也只安排了一个哨兵站岗。

感觉才过去一个时辰，当我端着枪站岗时，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床尾板向着门板倒了过来。我想："不得了，糟了。"但已无能为力，更倒霉的是，那门板竟然向躺着的谷师团长阁下身上砸了过去。

结果，只听见谷师团长阁下慢声细语地批评说：

"步哨。"

"到。"

"今后小心啊，不能再发生这种事了。你再转告下一个步哨啊。"

谷师团长阁下一字一句的批评，深深地回荡在我的心底，觉得很庆幸，可又感到很对不起他。

军曹入口：

在佘山镇，很难得地征到了一匹中国马，于是让谷师团长骑上。至今为止，他一直和士兵一样，浑身是泥的在泥泞道路上行军。

"不能总是我一人骑吧，来，你也来骑一会儿。"

于是，他开始和阪井旅团长轮流骑了。

军曹丸冈：

一天，在快到昆山时，在铁路边休息。右侧是土堆，士兵都倚在土堆

上。谷师团长阁下避开大家到铁路另一端，在向着敌军方向的地方小解。正在此时，“啪啪！”敌军用步枪朝着这边射击了。但谷师团长阁下还是从容不迫地小解完后才回来，真是胆量过人。

中尉吉本：

这是部队在芜湖进行换防时发生的事。

谷师团长阁下平日里特别喜欢书法。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吉本，看看卫队里有没有人想要我的书法，如果有，就拿纸来，我马上写给他。”

我刚将这个信息告诉大家，大家就争先恐后来请阁下写字。结果一下子收集了三四十张纸。我把这些纸拿给阁下时，正赶上吃晚饭。结果阁下又招待我吃了一顿愉快的晚餐。

饭后，阁下开始非常认真耐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起了毛笔字。

“阁下，您休息一下吧？”

“不用，我抽支烟就行了。”

说着，阁下抽起了烟。抽完后又继续写字。

到了凌晨，还没写好一半呢。但是，房子外面还有人拿着纸在等着。我一直陪伴在阁下身边，看到他辛苦的样子，心疼得不得了。

于是又说：“阁下，明天写也可以的，请就寝吧。”

但阁下仍然极其认真地写，没把休息当回事。

阁下答应为所有在外面等候的人写，所以一直写到凌晨 2 时多。

写完后，阁下莞尔一笑，说道：“吉本，这才是军人啊。”

说着，便心情愉快地去睡觉了。

阁下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其无言中的真义，深深地铭记在我心里，至今一直感谢阁下的教诲。

军曹井：

我也是得到谷师团长阁下墨宝的人之一。那不仅是我终身难忘的宝贵教诲，也是最好的纪念品，现在是我永远珍藏的传家宝。

(二) 进攻青浦(步兵第四十七联队)

1. 在青浦县城下仰望太阳旗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二中队　步兵大尉吉田竹八

1937年11月10日凌晨1时,抵达与天文台相距三公里左右的露营地。我们当时是军旗中队,一直守护着军旗,在过河时,边警戒着四周边监视着渡船。

我们所处的位置旁边有一座桥梁,桥梁在通往青浦的大道旁。那儿有两栋房子,里面明显留有支那兵刚宿营过的痕迹。撞上我们警戒网的船共有12条。

天文台东部枪声大作,北方上空不断升起红红绿绿的信号弹。随身带的口粮已消耗殆尽,明天的口粮已没有了。正好有船从这儿通过,于是从船民那儿买来中国米分配给大家,这下明天中午的口粮也有着落了。

上午8时出发,10时抵达乐家泾。宽敞的大路上,到处遗弃着满载着弹药、被褥等各种军需品的卡车,活脱脱展现出敌军狼狈逃跑时的情景。抵达乐家泾时,不断有流弹飞来。

传令兵来传达了召集中队长的命令。结果我军旗中队受命与第四中队替换,我们改为左翼第一线中队,参加进攻青浦县城的战斗。从9日起,我们就这样经常将军旗队任务交代给其他中队而参加战斗,打完仗又恢复成军旗中队。加上这次,这种情况已有三次了。右翼第一线是第一中队。第一中队有一个小队被大队用作了预备队,并为它配备了一个机枪小队(小队长是佐藤诚一准尉)。

战场是平原地区,区域内有纵横交错的河渠。稻田里成熟的稻子都被风刮倒了,随处堆着收割了但尚未运走的稻把,大片的稻田里散布着几个小村庄。河流流经大道的地方架有桥梁,在大道桥梁南侧不远处有一座旧路上的桥梁。但这些桥梁基本都被破坏了。徒步涉水过河是绝对不可能的,又找不到渡河用的船。大队的战场在大道以西地区,右翼

第一线是第三大队。中队的竹原小队作为大队预备队留守驻地。我队跟着第一中队向西部移动。虽然大道东侧的河流不深，但没有一个士兵涉水过河，大家排成单列沿着一条临时便桥过河。结果，立即遭到了袭击。队列一下子被打乱了。众人立即散开跑上大道，占据大道西部的一个村庄。村庄北部有一片竹林。竹林中间长着一棵直径三十公分左右的杨树。我就利用那棵杨树来观察敌阵地形。刚对小队长下达命令，敌军就集中火力，对着离我两米左右的地方开火，那片竹子瞬间被削去了五寸多。第二小队在右翼第一线，第三小队在左翼第一线，机枪小队位于两个小队之间稍后的地区。

10 时 30 分，我们沿乐家泾西部的河流排开，摆好阵势开始攻击前进。因为地处稻田，田里还有稻子，所以大家只能沿着田埂走。当时，不知从什么方向，还有敌军用重机枪阻击我们。我们背着沉重的背包，在稻田里行进，处境极其艰难。

青浦城外东南部 800 米处是徐家浜。敌军利用徐家浜东部的建筑群构筑了坚固的阵地，几乎是完全掩蔽的。敌军正利用掩体的许多枪眼，用机枪向我们猛烈射击，而我们还摸不清火力点的具体位置。

在离徐家浜 500 米处的西侧，有一条流向朱家泾南侧的大河。在靠近右翼第一线中队的正面大道处，只有一座阶梯状石桥。石桥已被破坏了，只留有一块一尺来宽的石板。因为没有船，为了过河，两个中队只得决定让士兵们各自想法冲过桥，于是，士兵们向河北岸跑去。

敌军也瞄准了那座石桥，其子弹打得很准，弹雨不断落在拼命跑着的士兵周围。大家都紧张得捏了一把汗。中队最终移动到了右翼，在那里做好过桥准备后，士兵们跟着第一中队，分别冲过石桥。我中队也冲到第一中队左边的墓地。因为得好几次从敌军阵前通过，情景极其危险。在敌军眼里，中队长、小队长、分队长、士兵都是一样的。天知道子弹会落在谁身上。我也拼命跑过了石桥。也许是教养不够吧，我们不能优雅地过河。也不清楚敌人火力点处于什么位置，于是朝着以为是敌军机枪眼的地方射击，敌人也丝毫没有退缩。

当时，没有一门大炮，加上又是在稻田里跑，其情景可想而知是多么危险和困难。还遇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河流，总之，情况对我们极其

不利。

在河流北岸吃了午饭。根据命令，要在原地放下背包，摸清敌情，伺机进攻。这期间又过了很长时间，看上去大队长很着急。尽管有部分士兵还在吃饭，他就下令第一线小队攻击前进。我也向敌军阵地冲了过去。佐藤准尉指挥的机枪也开火了。冲了一百米左右后，敌军火力停止了。但不一会儿，敌军从两侧用交叉火力向我们扫射。我们拼命地跑，跑到低洼的田埂处停下来，负责传令的川上光则上等兵也紧跟上来。第三大队一个分队就在左边不远处的墓地里，已出现了四名伤亡人员。我第一线小队虽然发起冲锋，但因为敌军火力猛烈，所以进程极其缓慢。

我和传令兵及其他两名士兵伏卧在稻田里，子弹“嗖嗖”地呼啸着从头上掠过。当时我想，亏得不是一个人出来。

第一中队逐步推进，中队长立川大尉前进了三十米左右停下了，在那里观察敌情。过了一会儿，又有两三个士兵跑到了中队长附近的稻垛下。中队也逐步推进过来，刚移动到左边的墓地，那儿的分队长就说：“中队长阁下，在这儿会被敌人打到的，请再往北部移动。”并告诉我们一个安全地带。

在墓地旁边有一个用稻草盖着的棺材，刚命令轻机枪从那儿向敌军射击，可立即遭到敌军的反击，只好让士兵赶紧隐蔽。

敌军正集中火力，猛烈地向冲过来的中队射击。伤亡人员不断增加。配备的机枪队的士兵们，也背着沉重的枪和弹药，冲到中队长所处的位置。第三小队因为一直向左前进，所以还落在后面。

尽管竭力想摸清敌军情况，可还是弄不清楚。敌军火力越来越猛，而我们掷弹筒的弹药却越来越少了。

在下午1时20分，我写好下述战况报告，向大队长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报　告

一、中队目前在敌军阵前，与敌距离近的约200米，远的约500米。

二、敌军在左前方村头的房子里设有火力点，从那儿准确地

射击。

三、村庄东部有条河，因此不能从正面进攻。为了发动进攻，中队必须移动到敌军侧面位置。

四、鉴于上述情况，大队是否可以组织部分力量，从敌军左后侧发动进攻。

五、可否联系飞机，向敌阵空投燃烧弹，彻底扫荡敌军。

很快有通报送到大队部，说来了快速炮。炮一来即对着敌军火力点开炮。我飞机也从空中轰炸敌军阵地。我们顿时觉得来了百万援军。可是敌军火力依然凶猛。中西军曹带着传令兵和掷弹筒弹药上来了，并传达大队长的命令说："必须立即夺取敌阵地。"

实际上，我们也一直竭力想早一刻夺取敌阵地，可实在艰难，进展太慢了。第三小队一直在逐步推进。

先前向大队长报告的地形，实际上有错误。

原以为村庄东端的河流环绕在徐家浜南侧，实际上该河在我们所处墓地西侧一带断开了，其左侧全是稻田。所以我原先打算从徐家浜东侧攻进。但是，因为很难做到这点，所以，中队主力只能从正面向敌阵地进攻。

大队长也来到中队的位置，不断催促道："快冲啊。"不抓紧冲的话，这样拖下去，就冲不了了。我决定放烟雾弹，用烟雾做掩护发起冲锋。于是命令汤浅准尉立即成立烟雾班。

村上上等兵为组长，选出赤星上等兵和柳井、药师寺两名一等兵，组成烟雾班。

第一小队也逐步做好冲锋准备。

第三小队第一分队长足立荣伍长受命增援第一线，可是，当他正跳跃前进时，就在我的眼前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了。

烟幕班出发时，机枪小队长佐藤中尉也开始进行掩护射击。

村上上等兵带头，烟雾班前进了七八十米后，立即用烟雾弹制造烟雾。

但由于药师寺一等兵在中途负了伤，没跟上去，所以放烟的材料不

够了。尽管烟雾不浓，但我还是趁有烟雾之际，下达了冲锋命令。

我第一线部队一起向敌阵冲过去了。

敌军也聚集到冲锋部队这儿来了。

第一线前进了四五十米后，便立即匍匐着隐蔽在稻田之中。

汤浅准尉的部下们沿着右侧的沟渠钻进去，占领了敌阵前约三十米处的祠堂。

准尉发现村庄的东北角有两三个敌兵在撤退。

“趁现在打！”准尉大喊。旁边的上等兵阿部宽向着敌阵冲了上去。紧接着，一等兵李鹿男和田北亲男也冲了上去。士兵们拼死向前冲，冲入村庄的东南部，时为下午 4 时 15 分。同时，第二、第三小队也冲了进去。汤浅准尉指挥着这些敢死突击队员，直接命令李一等兵在茅屋上放火。猛烈的东风将火势吹向敌方，眼看着火势迅速蔓延开来，瞬间，大火浓烟笼罩了敌军阵地。敌军被火围困，我方继续向敌阵扔手榴弹，开枪射击抱头鼠窜的敌军。我们第一线的白刃战部队进入村庄北部进行扫荡，消灭那些四处逃窜的敌军。

村庄里有三百五十多具尸体，无处可逃的敌军藏匿在稻田之中，被发现之后就举手投降。

中队在浓浓烟幕中前进，由于烟雾，周围十分昏暗，以前从没有在烟雾中攻击前进的经历。

行进到徐家浜北面约 200 米处的时候，遇到了 15 米宽的河流。

我部利用小河边的墓地，遮住敌军视线。我军派出侦察兵侦察渡河方法。但是这里既没有桥，也没有船，当然也无法徒步涉水过河。

就在此时，徐家浜西部附近，有大部队向我方靠近。凭直觉那是敌军，于是命令射击。但是由于烟雾太浓，根本看不清楚，说不定那是友军呢。于是暂时停止射击。通过望远镜仔细观察后发现，那竟然是敌人。前面大概有 200 余人，接着又有 300 余人向我军靠近。中队被前后夹击，面前又有河流，无法渡过。面对前方的敌军，我们利用墓地隐蔽，但是对背后的敌军只能利用田埂，开始一起射击。

与敌军的距离大概有 200 米。中队的队尾刚刚离开徐家浜，距敌军的侧面只有百米左右，遂将其包围，一举歼灭。在这期间，一等兵须川作

次郎脱下衣服跳入河中，游到对岸，抢来两条拴在岸边的竹筏。我军就用那竹筏搭起了小桥。中队通过这座小桥过了河，迅速占领了青浦城东南部的村庄。

之后，我们收到命令，要攻打南门。我军一个个快速冲过被南门的重型机枪瞄准的石桥。大概有一支小队那么多的士兵冲过去了。此时，又接到命令，要再退回原来的地方。

“现在好不容易赌上性命才冲过了石桥，怎么又要退回去啊?”我心里虽然这么想，但还是服从了命令。然后，我利用房屋作掩护侦察了南门的敌情。结果，敌军发现了我的行踪，改变了机枪的射击方向。

“趁现在回来!”我又大喊。大家又一个个飞快地过了石桥，在村庄南面集结。

二宫伍长派手下的两名侦察官侦察青浦城东侧小河及敌军情况。他们确定乘船渡河是无法办到的。

中队最右侧为第一线，同时联络第九中队，下达命令，准备攻打第一中队右侧干道及其以北地区。晚上 6 时 30 分，完成作战准备。

白天进攻时背囊被卸在后方了，因此上来时没有带工具，当然也没有带粮食。

月夜朦胧，但因为城外和后方都有大火，很容易看清四周。

第二小队由中队长直接指挥，第三小队以夜袭队形潜伏在干道边的稻田中，静悄悄地向敌军逼近。我作为清成伍长手下三名侦察兵之一，被派去侦察城东侧河流及其附近敌情。清成伍长躲过敌军的监视，到达河边，当他靠近我，正要告诉我河边没有船，无法徒步渡河的一瞬间，他左胸被子弹射穿了。

“中队长，我被击中了!”他清晰地报告着，声音越来越微弱，“天皇陛下……”

晚上 7 时 30 分，清成伍长壮烈牺牲。

白天，足立伍长战死在我的面前。现在清成伍长又战死在我身旁。我感到万念俱灰，感觉人生真是无常啊。

敌军的攻击愈发猛烈，我们仍未同右翼中队取得联系。为了尽快联系汤浅准尉的第九中队，又有甲斐伍长手下五名士兵，向前方稻田行进。

甲斐侦察官刺死了五名敌兵。但是一等兵柳井被敌人刺伤了。在此之前，南伍长、吉武一等兵也负伤了。卫生上等兵柴山到大队本部报告了负伤情况，并拜托做好收纳死伤者的准备。

敌军仍然潜伏在河东岸的稻田里。只要我军一动，就会遭到枪击。有的战士由于连日来的疲劳，即使在这危急时刻，也打着鼾沉沉地睡着了。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不让他们睡着。

晚上10时整，我们收到大队新来的命令。

大队命令：

一、对面的敌军占据着城墙阵地，抵抗更加顽强。右翼部队整顿现在的战线。准备雨后进攻。

二、第一大队（缺第三、第四中队）部分队伍留守当前第一线，主力部队在青浦东门以东约四百米的沟渠线内集结，侦察前方敌情，同时，准备雨后进攻。

三、第一线要构筑必要的工事。

四、七条警戒搜索线作为汽车行道。

五、物资供应在当地征集。

六、我在青浦东门以东约四百米处的无名村庄里。

七、从第一、第二中队抽出约一个小队兵力留在第一线，侦察前方敌情和地形，包括地形、沟渠深度及宽度、人员通过量、城墙高度、敌军夜间守备情况等。

死伤者由中队处理。中队第一小队留守第一线担任警备。主力部队负责将死伤者向后方转移。凌晨，在青浦东南的无名村庄集结。回到中队的第一小队，负责运送伤员和火葬战死的士兵等事宜。派遣半数士兵运送白天卸下的背囊，并将工具交给第三小队。

由于背囊放在后方，不仅晚饭吃不成，攻打城墙也没工具。虽说是晚上，但完全暴露在靠近城墙的地方，连个做掩体的工具都没有。精神上感到非常痛苦。

虽然命令我们利用当地的物资，但现在是半夜，中队在烧毁的村庄里没有找到任何可以用的东西。比起吃东西，士兵们更想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睡一觉。

第三小队把工具运来的时候，是11月11日凌晨2时。凌晨3时20分，侦察员河野下士官报告，城内敌军有撤退的迹象。便立即向大队长汇报，并开始准备夺取城墙。于是，大队本部一名军曹带着一名士兵向中队走来。他们刚向前走了一点，立刻又退回来了。那时，大队长也朝着中队的位置而来，那名下士官向大队长汇报说："敌人并没有撤退，刚才的汇报是错的。"大队长愤怒的喝叱："给我好好地查清楚！"然后气冲冲地返回了。

之后，命令竹原少尉带领一支小分队，带上梯子，于凌晨4时出发，侦察城墙东南角附近的敌情，看准时机占领城墙。命令小代曹长及手下五名士兵于凌晨4时5分出发，沿大道前进，侦察东门附近敌情，并看准时机占领东门。

两名侦察兵以电灯为信号，并配置了传令员。从白天战斗到现在，已经死伤无数。连日的战斗让我也神经紧张起来。

若是中队的报告再出现错误的话，就实在说不过去了。我感到了肩上的重担。作为一线中队，无论如何也得攻打青浦城。不想再出现牺牲者了。我向神祈祷着，无论如何，黎明之前让我们攻下城墙吧。

竹原将校侦察兵潜入城墙东南角的河岸，窥探敌情。发现有一只船正在渡河。他们出其不意从堤上跳下去，刺死了五名敌兵。敌人在城墙上射击，但是一等兵金武敏捷地驾驶小船把大家安然无恙地送到了对岸。上等兵绫部上岸之后，马上把梯子架到城墙上，伍长吉田率先爬上梯子，小分队于凌晨5时整占领了城墙。

与此同时，侦察兵小代沿着干道前进，在东门外的道路上刺死了几名架火炮的敌人，获得火炮和五匹马。之后，沿着东门外的河流前进，发现了三艘敌船从南方驶来。于是，向敌军猛烈射击并将其击退。由于东门外的桥已被烧毁，所以带上战利品，用当地系在河岸边的小船过了河。从城墙的豁口攀登而上，凌晨5时整，占领了东门。

东南角及东门同时亮起了电灯，比画着圆形，互相汇报占领成功。伍长河野也汇报说："竹原将校侦察兵已攀上了城墙。"

终于等到这一刻了，我立刻向汤浅中尉汇报，两位侦察兵果断的进击成功了。中队朝着东南角快速前进。竹原将校侦察兵虽然在占领了

城墙后受到敌军的反击，但是由于先发制人对敌军开火，并与敌军进行肉搏战，最终将其击退。上等兵绫部一对二出色地干掉了对方。中队主力到达河岸时，遭到来自东门和东南角之间城墙上捷克机枪的集中火力射击。

“不好！”不能再有半点犹豫了，我决心立刻渡河，占领城墙。我带上四挺轻机枪，利用河堤躲避敌人射击。步枪手坐上竹原侦察兵用过的船渡过河。我们利用一架梯子攀上城墙，扩大了竹原小队的战果。凌晨5时40分，中队全体人员都登上了城墙，完全占领了东门到东南角之间的地盘。

之后，第一小队进入城内扫荡，占领了西门。第二小队一部分队伍占领了从东南角到东门南面村庄的地盘。第二小队另一部分队伍进入城内扫荡。第三小队在东门内集合。

大队及联队主力从东门入城，在城头上高高地挂起太阳旗。当我们竖起军旗面向东方三呼万岁的时候，我感慨万千，禁不住热泪盈眶。

中队攻下这座城墙，只有一名士兵受了轻伤，真是蒙天神护佑，不胜感激。

这次战斗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必须在平时好好教育大家如何把握前进时机。士兵们应该在听到枪声后立即停止动作，即使枪声已经停止了，也要等到子弹飞过去之后，充分了解敌人的射击方式。射击停止之后再向前冲，利用地物做掩护，子弹只是从上空掠过。而且需要在枪林弹雨中，迅速找到可以掩护身体的物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携带工具，尤其是攻打城墙的时候，不带工具肯定不行。我深切地感受到，作为指挥官必须注意这一点，而且不同的指挥官其所处位置及各自的判断都不同，敌情地形也不一样，根据自己所在位置判断敌军地形而指挥其他位置的士兵就会出错。

2. 肉搏战的胜利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二中队　上等兵安东恒记

在北支、中支的诸多战斗中，青浦城之战因为没有任何炮火掩护，只是通过肉搏战打败了兵力多我数倍的敌人。至今想起来，浑身神经都不

由得绷得紧紧的。那是11月10日的事情。我们中队作为军旗中队，与第四中队交接，作为第一线攻打徐家浜。

在枪林弹雨中，中队长一声令下："冲啊！"于是我们穿过稻田，在敌人的炮火中向前冲。敌人发现了新目标，朝我们疯狂地射击。像雷阵雨一样的子弹向稻田飞来，停下来，要被子弹击中，冲上去，子弹也会紧跟不舍。迟割的稻子缠在脚上，我们无法自由奔跑。我想着：千万不要被射中，千万不要被射中，就这样拼命地奔跑起来，终于到达了离村庄四五百米的一个小土堆处。想要退回去时，战友们却都一个劲地冲了过来。"啪"的一声，一个人倒下了。我以为他被射中了，但是，那人又站了起来，飞奔而来。

徐家浜这里，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所有的房屋都有枪眼，仿佛从那里能看到我们一样，子弹打得很准。我们用中队配备的重机枪从土堆后面猛烈地扫射。烟雾小组以此为掩护，跳出来制造烟雾，白色的烟雾从稻田里升了起来。

"冲啊！"中队长一声令下，我们像出膛的子弹一样，又从土堆后面奔出去冲锋，利用每一束稻草向前猛进。

"打中了！"有人喊叫。我回头向喊声处一看，药师寺倒下了，受伤倒下的他为我们制造了最后一股烟雾。

好像吉冈跑过去为他止血了。因为枪声，他的喊叫声已经听不清了。我们一心想着"为战友报仇！"不顾一切地冲入敌阵。村庄已经被浓烟包围，我们挎着轻机枪来回射击逃跑的敌人。须川迎着弹雨，脱光衣服跳入河中，利用竹筏造了一座小桥。我们利用这座小桥过了河，向着青浦城攻击前进。但是直到深夜也没有攻克它。

第二天，11日上午5时，终于，竹原和小代两位侦察兵带领战友拼死攻入，最终占领了城墙。中队终于第一个进入青浦城，唱起了凯歌。

联队长长谷川及属下登上城墙，向东方天空遥拜，高呼万岁。此时，战友们一起流下了男儿泪。

血肉搏斗拿下的青浦城，牺牲多少战友的生命拿下的青浦城！这是一次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战斗。

3. 虎胆英雄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二中队　步兵军曹秋吉秀行

1937年11月10日，青浦城攻击战中，徐家浜前方约一百五十米处。因为连日强行军，炮兵队一门大炮都没有带。敌人也非常顽强，坚守阵地，一步也不退让。当时我还是上等兵，有很多手榴弹，拼命地向敌阵投掷，但是，慢慢地弹药用尽了。

小队长大喊："拿掷弹筒来！"我也大喊："子弹！子弹！"但是我们无法与后方取得联系。

距敌人前方150米，子弹像雨点一样射过来，脑袋稍微抬起就会被打中。正在此时听到：

"上等兵阁下，我去找子弹来！"

"喂！敌人火力这么猛，你能去吗?!"

"不行，这是我的任务，是我作为弹药手的使命！"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已经向后方跑去。我抚摸着枪筒，祈祷着他能平安归来。20钟后，他带着20枚手榴弹回来了。多么贵重的弹药啊。向神祈祷着，猛烈地向敌军射击。手榴弹带着一等兵须川的责任感和虎胆雄威炸裂了敌阵。这样，中队长带领大家冲入了敌阵，一等兵须川带来的弹药帮了我们大忙，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之后，须川又冒着弹雨裸体跳入河中，找来竹筏，搭起浮桥，让中队全员渡过了河。我们实在佩服这位一等兵强烈的责任感和大无畏的精神。

4. 竹原拼死侦察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二中队　上等兵松田正树

11日上午4时，少尉竹原作为敢死队队长，带领我们一个小队向青浦城前进。我们平安无事地推进到青浦城前百米处。在城墙前十米的地方，有一条宽30米的河流。我们悄悄地匍匐在地上。那时，头顶上响起了螺旋桨的声音。不用说，那是敌机。飞机在城头上投下了照明弹，

我们利用这光亮，仔细地观察敌人的情况。之后，河流上游漂来一艘民船。

“上！”我们跳了上去，干掉了船上的五六名敌人。接着我们发现城墙上有哨兵站岗。

“趁现在快过去！”我们迅速登上小船向对岸划去。

在黑夜的掩护下，我们的动作更加敏捷。我们在城墙上架好梯子，上等兵绫部、伍长吉田以及小队长先后沿着梯子往上爬，途中被敌人发现，受到攻击。但是我们先发制人地击退了敌人。据报，中队主力已经渡河了。那时，已近黎明，东方的地平线染上了淡淡的红色。

“报告小队长，中队长到了！”

“是吗！”敢死队的战友们都在想：“结束了。”

那时，东门方向不断传来枪声，那一定是侦察兵小代和战友们正在战斗吧。

5. 小代拼死侦察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二中队　上等兵佐藤幸三

我们占领徐家浜之后，以残垣断壁作掩护，等待拂晓发动进攻。当时，背囊留在了后方，没有任何吃的东西，天气寒冷至极，敌人的子弹又不断射过来，没有丝毫休憩时间。

大概是凌晨3时，派曹长小代等去冒死侦察，我也成为其中一员。我们的任务是侦察青浦城东门外的敌情，并占领东门。仅仅是想象一下，心就怦怦跳。我们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曹长小代和手下五名士兵出发了。

我们在深夜做好了准备，轻装行进，还压低军靴的声响，沿着干道前进。有时匍匐前进，有时不得不停下，就这样一边观察敌情一边前进。已经前进了很远的时候，发现前方有一缕烟升起。透过那烟火仔细观察，发现了五六个敌人的身影。

“是敌人，把他们干掉！”听到侦察队长的命令，我们深吸一口气，突然跳入敌阵，把毫无防备的敌人杀了个片甲不留。那里正是敌人的炮兵

阵地。

事情进展顺利，我们信心倍增。再往前进，遇到了河流。敌人似乎发现了我们这边的动静，开着船冲过来了。发现之后，我们一起猛烈开火，那三四只船很快就逃走了。

我们不能磨磨蹭蹭，往下游一看，那里有一只船，离河岸有三米远。山下找来竹竿，撑竿跳向了对岸。我跳的时候，竹竿从中间断了，我掉进了河里。我们利用小船，全员平安渡过河，到达了城墙下。我们利用梯子从城墙的缺口处爬了上去。那时，我觉得喜忧参半。我们六人平安爬上城墙的时候，东南部的角落里有火力向我们猛烈的扫射。我觉得腹部右侧受到强烈的冲击，不自觉的叫起来："我被打中了！"但是后来发现连个擦伤都没有。

我们成功地占领了城墙。同时，中队像潮水一样冲了过来。

从昨日一直顽强抵抗到现在的敌人向四面八方逃窜而去。

6. 给敌军伤员施药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二中队　伍长须川作次郎

敌方大军被我军全面击破。发现有几十个活着的敌兵，还有人在低低地呻吟。队长看到后说："你很痛苦吧，现在就给你上药。"之后，有一名士兵睁开了眼睛，虚弱地哀求我们："水，水……"队长喊："快来人，给他一点水。"他合上双手掉下了眼泪。"谢谢。"那名士兵对我们叩谢了。

那是青浦城刚陷落不久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我们中队还救了几十个人，并让他们返回乡里。那些人中也不乏为我们中队贡献力量，即使在枪林弹雨中也勇敢为我们工作的人。所以，送他们回家的时候，他们也不忍离别，流下了眼泪。

他们依依不舍地说："谢谢！"就离开了村庄。

杜乔芝译　罗萃萃校

7. 遥望青浦城——无限悲痛的一夜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十一中队　军曹向丰

1937年11月10日，上头命令我们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当时的中队长是时松中尉），担任右翼第一线攻打青浦城。枪林弹雨中，我们朝着右前方的青浦城墙前进。迫击炮弹不断地飞来，也有许多是哑弹。从上海那边退下来的敌军黑压压地潮水般压了过来。前面房子里，机枪向我们猛射过来，前进已是举步维艰。前方又是深水泥田，根本无法前进。我们看到了敌人，距离600米。我们分队向敌军猛烈开火，但是到了关键时候，轻机枪却出了故障。心里越急，故障越无法排除。把枪拆开一看，里面的抽筒子断了，活塞无法后退。当我费了一番工夫终于把机枪修好时，万分高兴，有一种得救的感觉。

小队主力一直在前进，我们唯恐落后，也一个劲地一直追击前进。到达墓地时，算上上等兵射手添间，我们只剩三人了。

“现在也许就快到最后关头了。”三人相互紧紧握手，分着喝水筒里的水。

终于快要抵达小分队了。一直走在我身后的一等兵稻叶，突然中了敌军的子弹，“啪”地摔倒在地，嘴里念着：“天皇……”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声了。

我们喊着“稻叶……”稻叶却没有回答，凑近他的尸体去看伤口，发现子弹贯穿了颈部动脉，鲜血向外喷射。平日沉默寡言却很勇敢的稻叶，抱着心爱的枪支一动不动，和我们永别了。

敌人的集中射击越发猛烈起来。这时，一看到战友稻叶被击毙，一等兵宫崎便一溜烟向尸体跑去。我们还没来得及喊“危险”，他就从稻叶手上一把拽起轻机枪，将其背在肩上，朝着土堤边飞快地跑过去。就在离土堤只有一步之遥时，无奈也被敌人子弹打穿了头部，抱着轻机枪，转了两圈，倒在了水田里。但是他把轻机枪高高举起，多么爱护枪支的士兵啊！我们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剩下为数不多的分队员出现一死三伤。敌军兵力却不断增加，我们

想攻也攻不下了，腰部以下全都浸在了水田里，一边还要照顾因重伤而痛苦不堪的宫崎。大概是傍晚6时，宫崎也许是感觉疼痛难受吧，嘴里念叨着突然抬起了头。就在这时，枪林弹雨又迎面飞了过来。我的头也挨了一下，但是只是擦伤。宫崎猛地一低头，我心想："糟糕！"再一看，这次子弹打穿了他的眼睛，我欲哭无泪。

我自言自语地嘟囔道："宫崎又被打中了。"原本以为他死了，没想到他说话了："我，我还活着呢。"那悲壮的声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比一般人意志坚强的他不可思议地九死一生返回了日本。当我收到他的信，得知他在护士的悉心照料下一只眼复明的消息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且说，那样顽强作战的敌军在我方猛攻之下，渐渐开始撤退。在我方分队剩余士兵中，我背着稻叶，其他人背着宫崎及其他伤员。一边费尽心思地穿过昏暗，一边朝前方一公里处的村庄前进。途中，伤员诉苦说："痛，痛。"我们就训斥他们："敌人就在附近，不要出声。"其实，我们心里的痛苦和难受程度，比身遭切肤之痛的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进入村庄一看，发现敌军阵地的确很气派。我们还没有与中队取得联系，暂且就在此处照料伤员。稍稍喘口气，不禁想起白虎队战士们最后在饭盛山不也是这般情景吗？我和佐藤伍长手拉着手，号啕大哭。水一烧开，就给伤员洗伤口，饭一做好，战友们就将其供在稻叶的尸体前，揭下他脸上的手帕，说："稻叶，吃饭了。"战友们的心意并不只是对稻叶遗体，还有对他灵魂的尊敬。我在一旁看着这一切，不禁胸口发热，感动不已。

同样，在这一天，去取飞机通信筒的小川伍长也死在了战场。手里就这么拿着通信筒死了。在无奈、悔恨和悲伤中，我彻夜难眠。等待天亮的此时此刻，我肩上背着稻叶的白木盒子进入青浦城。接着，继续前进去攻打南京。

8. 与"荒鹫"协同，前进！前进！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大队第二中队　上等兵渡边利治

11月11日上午9时，我们进入到距目标青浦城两公里的地方。敌

军人数大约是我方的好几倍，中队立即散开，在道路两边毫无遮蔽物的稻田泥水中不断跃进。

早就听到有人在呼喊卫生兵了。该死的支那人，你瞧着吧。难以按捺胸中的愤怒。敌军仗着人多势众，拼命地向我们猛烈反击。遗憾的是，在泥泞的田中无法快速追击，大炮也打不到敌人。

敌军越来越多，完完全全是乱射乱打。虽然第一中队去左侧增援，但多数被敌军子弹打倒。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也只能匍匐在沟渠和泥田里，无法前进。虽然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但在枪林弹雨中吃饭也是不允许的。我们离城墙越来越近，太阳也开始落山，现在只剩下肉弹了。

这时，也许是神灵在帮助我们吧，几架海军的飞机轰鸣着飞到了我们上方，并开始回旋。

敌人纷纷停止了射击，“荒鹫”机飞得越来越低，发现了敌军阵地。第一发弹很漂亮地投中了，前方掩体被炸得粉碎，尘土冲天飞扬。第二弹、第三弹投下后，敌军越发狼狈并开始撤退。

这时，下达了齐射的命令。我们向已经失去斗志、仓皇逃跑的敌军射击，发动追击。看到那些家伙们扔掉枪支，落荒而逃，心里真是痛快。忽然意识到已逼近到距城墙四五百米的地方了。这次又遭到了更加猛烈的射击，敌人也发狂了，前头冲锋的两名战友无奈又负伤了。战士们的情绪更加激昂了。夜幕即将来临，周围逐渐暗了下来，又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字迹不清)战友们忍气吞声地退回后方，等待敌人的攻势减弱。

凌晨时分，再次接到前进命令。于是借着星光，跨过尸体，继续前进，但是道路上满是杂乱不堪的汽车残骸、兵器弹药，还有炊事用具等，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好不容易回到原先的地方，利用道路挖了战壕。

听说今晚就在此处戒备。战壕也大体上修好了，还没来得及喘息，中队长又下达命令，小分队作为指挥侦察队，负责侦察城内敌情并探路。大家以小分队队长为中心，趁着夜色继续前进。走走停停，逼近了城门，还上了桥梁。“咯吱”一声，听到船尾发出了令人不快的声音，打破了寂

静。大家似乎都很紧张。原来是当地居民在避难。

继续前进，终于抵达了一个似乎是北门的地点。敌人好像趁夜撤退了，但城门处还是有十几名敌军死守着，幸好桥还没有被破坏。

东边天际逐渐发白。循着呻吟声，朝当地民家窥去，发现有一百多名敌军伤兵，没有足够的治疗和护理，简直就是一幅地狱图。

现在是争分夺秒的时刻，小分队队长和大家一起冲过桥梁，迎着弹雨冲入城门。敌军被我们的气势吓坏了，多次将手榴弹投错了方向。我们不费一兵一卒就进了城门。

我们将企图逃跑的敌人杀死，在北门高高竖起太阳旗，接着又马不停蹄地直奔昆山，追击敌人。

9. 勇敢部下的故事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大队机枪中队　中尉山际义鹰

11月10日，登陆杭州湾六天了。我们为了在青浦城附近将乱了阵脚而仓皇溃逃的上海敌军一举歼灭，不断猛追。当天上午9时，第九中队作为尖兵部队，在城东三公里处与敌军展开枪战。子弹飞到了我们周围。我方小分队遵照命令，朝右翼推进。原本以为第九中队右翼小分队早就已经攻击前进，没想到他们被阻挡在离敌军一公里附近的墓地，动弹不得。一问才知道敌人的集中火力太过猛烈，无法前进。

此时，敌军的子弹仍旧不断飞来，并且从左侧竹林也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敌人好像增加了兵力，时而攻过来，时而躲进稻田里，看不见他们的影子。

我正要命令分队长利用物体遮掩，展开猛攻，掩护步枪小分队前进时，臼井分队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小队长，在这里呆的时间久了会很危险，我们进到那个村庄里去吧。"仔细一看，好像有一支小分队正向那个村庄行进，我还没说"好，前进"，臼井就跳进旱田，像松鼠般敏捷地快速前进了。部下们也跟着臼井，有的跑，有的匍匐前进，终于抵达村庄。

这时，臼井恰如其分地指挥部下，开始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敌人的增兵。对于他的机敏和出色的表现我十分感激。没有比看到敌人倒下的

样子更痛快的事了。第二分队也来了，狭小的村庄里挤满了人。我们底气越来越足，发射的子弹也都一一命中。

下午4时，正值第九中队发动进攻。我们发挥出了十二分的火力，充分合作。就这样在夜幕降临时，击退了敌军。

在这场战斗中，臼井分队的机枪油槽被打穿，弹药装填器也被弄弯了，正忙于应急修理。之后，松田大尉（当时的中队长）称赞我们说："你们前进的身影实在是勇敢，干得好！当时，墓地里有好几个士兵受了伤。"我认为这完全是多亏了臼井分队长善于抓住机会，并且勇敢地采取适当措施。

臼井及当时的分队员们，虽又转战了三年，但大部分都还硬朗，一提到那时的情形，都说要好好活下去，并祈愿武运长久。

10. "死也要去南京"——小队长最后的话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大队机枪中队　上等兵藤元安治

拿下金山、松江，并且将天文台的敌大部队全部歼灭之后，我军士气冲天。我们不断地朝青浦城迅速前进，要去攻克它。快要到青浦城的北面时，敌人的枪声忽远忽近地猛烈袭来。自昨天以来，作为尖兵部队装备的机枪就被用来与敌军作战。敌军利用天然的有利地形及障碍物，依靠人数上的优势死守不放，丝毫没有撤退之意。

尖兵们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各自跳跃前进，虽然是在前进，但是由于十几米宽的沟渠阻挡了道路，进展并不如愿。敌军不断增加兵力，发狂似地胡乱射击，我方只得放弃进攻。前方是稻田，完全判断不了敌人的位置。我们用机枪支援并掩护渡河的尖兵部队，寻找高地前进。由于稻田阻挡，无法找到敌人火力点的位置。

这时，小队长志贺少尉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站了起来，不顾危险搜寻着敌人捷克机枪的所在地。"太好了，找到了！"小队长发出满是喜悦的声音，大声命令："目标在前方森林右侧300米处！"并详细地将目标地指示出来。不幸的是就在这时，敌人的子弹击中了小队长，他"啪"的一声倒了下去，但刚强的队长指示道："没什么，快打！快

打!”为了替队长报仇,大家开始猛攻,枪管都快打裂了。当时是11时40分。

在这么紧迫的情况下,周围没有卫生兵,全是不懂医术的门外汉,我们想尽办法哪怕是替队长止血也好。虽然心里十分焦急,但是,处理得却不理想。

因为相继出现伤兵,卫生队来不及对我们伸出援手。虽然志贺队长说自己没事,但他的手脚却开始变得冰凉起来。这样下去不行,我决定去附近村庄找一块门板来,送他到临时包扎所去。队长军刀不离手,鼓励着大家说:“喂,大家振作起来,我很快就回来。”接着被抬上匆忙赶制的担架上。我们悲痛欲绝地哀诉,最终没有感动上天,晚上11时40分,队长最终还是化作了护国亡魂。队长临终前喘着气,意识很清醒,说:“藤元,承蒙你关照,谢谢,请代我向大家问好,我就算死了也会和你们一起去南京。”一字一句清清楚楚。队长喊了两遍“天皇万岁”,最后声音变得断断续续,异常悲凉。

即使死也要去南京,队长豪迈的英魂,成为我脑中挥之不去的悲壮的回忆。

现在我想对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志贺中尉的英灵说:“当时的藤元一直在尽力为国效劳。”

11. 无法忘记的事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　伍长泉清治

昭和12年11月10日,接到攻打青浦城的命令,我方小分队从左边第一线开始进攻。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不断前进,再前进。这时,战友纷纷倒下,我也在离城墙外700米的地方不幸负伤。虽然如此,但正值激战,连绷带也没时间缠。这时,在前进中负伤的上等卫生兵山崎顾不上自己也身负重伤,为我缠好绷带,还在我被送进临时绷带所之后继续为我治疗。

当时的情形至今仍无法忘怀,是令我感慨颇深的回忆。

12. 被拽进沟渠里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　伍长川野静

11月10日，攻击青浦城之时。

包括分队长在内有4名士兵受伤，1人战死，11名分队员减少至6名。枪炮不断从前方村庄猛烈袭来，前进陷入僵局。这时，由于友军飞机飞来，并果断投弹轰炸，敌军大惊而动摇，开始撤退。

我们没有损失枪支就进入了村庄，这时我犯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错误。村庄后面有条宽约三十米的河渠，十四五个敌人来不及逃跑，见到我们就把枪倒过来，朝我们下跪。一想到战友的深仇大恨，我就刺死了五六个敌人，其余的想跳进河渠逃跑，但是没想到河渠出奇的深。他们往上爬时，我就去刺他们，结果刺刀被握住了，于是我也被拽了下去，好在我抓着战友的枪，被战友又拉了上来。

现在同战友回想起当初的情形仍苦笑不迭。

程娇译　罗萃萃校

（三）进攻青浦（步兵第二十三联队）

1. 青浦城苦战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　军曹十龟义一

11月9日夜晚。

我队沿着河渠行进在通常那种泥泞的道路上。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排成一列纵队在田埂上前进。

由于急着追赶敌人，队伍疲惫不堪。行军途中没有一个人说话，以免掉队。大家一个劲儿紧跟着前面的人，默默地拖着疼痛的双脚向前迈进。

随着一声令下："稍休息一会儿，烧饭。"顿时，四处响起了说话声，打

破了一直以来的沉静。饭盒咔嚓咔嚓地发出声响。我们也忙着准备做饭。脚板磨出了五六个大水泡，但是也没办法。有人煮饭，有人烤整乳猪，有人烤整鸡，行军的疲劳像梦一样消散，众人十分开心。这种开心的心情相当短暂，当时的处境还是相当困难的。

一直疲惫不堪的身体好不容易恢复了。吃了饭又精神百倍。从现在起完全可以坚持到明天早上。可以精神饱满地一个劲儿地前进了。然而，凌晨2时多又困起来了。恰恰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睡觉的。不知不觉上下眼皮就合在了一起。实在太困了，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有时会撞到其他战友身上。稍一停下，又会被身后的战友撞到，这些都是见惯不惊的了。到处都能听见"扑通扑通"的水声，那是大家过河时踩空掉进小河的声音。

11月的深夜还是相当冷的。要是再掉进水里，其滋味就更不用说了。我前面有一个行军中的战友，在路左边休息，在从他身边横穿过去时，"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那战友担心地问："喂，没事吧？"但由于背着背包，且是够不到河岸的挺深的河，实在是狼狈不堪，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上岸了，又继续行军，冷得不得了。天亮后，战友们看见我身上的水草，非常显眼，都不由得笑了。

好几天也没撞见敌人，就在11月10日凌晨5时，离青浦城五公里时，凭那些到处都燃着的篝火就知道，在河流右岸有和我们同时行进的大部队。众人都认为那是旅团司令部，所以只是埋头行军。

就在此时，看见从河上驶来十多只支那人的船，和我们的部队一起向前进。尖兵是第四中队，我中队紧随其后行军。在尖兵看来，支那船在后面很远的地方。

忽然，"啪"地传来步枪和轻机枪的子弹声，一下打破了深夜的宁静。前进方向升起了信号弹，同时从前方传来消息说：

"沿河上来的船是敌人。"

"打啊！打啊！"

接着，我们就对着船胡乱扫射了一通。一会儿就只剩下船了，人也不知道哪儿去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已是11月11日黎明，离青浦城只有两公里了。

等待命令时，我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正如期待的那样，我们中队成了尖兵。小河右边的那支部队也向着青浦城继续前进，相距只有500米。不久在离青浦城一公里的地方，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即将与敌军发生冲突的时刻正在逼近。青浦城内的警卫敌军好像也没有预料到眼前的情况。在青浦城外300米的地方，有一条绕城小河。在临近河上的桥时，因为河右边的部队也要过桥，向我们这边走来，于是在桥的中央意外相逢了。原来那不是我们大部队的旅团司令部，居然是敌军。

“是敌军，打啊！”

小河周围瞬间成了激烈战斗的战场，对抗了十分钟左右，敌人就撤退了。

我们雪崩般地冲向城墙。这时，城里的敌人也知道了日军即将进城的情况，猛烈的交叉火力从城墙向我们扫射过来。激烈的战斗一直打到青浦城陷落。我们想先下手为强，杀进城里。

中队长及30名士兵要砸破城门冲进城里。可是为时已晚，城里的支那军队顽强地坚守着阵地，阻挡我们入城。这时再前进也只是无谓的牺牲了。所以我们只得钻进城门中的低处，隐蔽在刚好能被城墙挡住的地方。此时只有手榴弹在空中飞舞，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在耳边响起，就像在我们脚下爆炸一样，旁边的战友也都相继倒下。过后想想，事实上冲得太前的人也不好。冲进城里的人不能出，不能进。不仅如此，手榴弹还毫不留情地向这边扔来。一瞬间，战友们都相继倒下了。那场面真让人恨得咬牙切齿，扼腕叹息。在那个战斗时刻，深感没有炮之类的掩护，进攻是很没底气的。

然而，我们又有了新的希望。

从高空勇猛地飞向我陆军的航空队来配合我们了。他们向城内投了很多炸弹，这大大鼓舞了我陆军的士气。

在逼近城门的地方，30名士兵离敌人只有20米了。就这样在肉搏战中又过去了一天。夜里，敌我的炮火声一直不绝于耳。

晚上9时左右，敌人开始用手电筒来搜寻。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藏身地方都着火了。火随风势，越烧越旺。我们的遮蔽物刹那间化成了灰烬，这时我们不得不退回后方阵地。

中队长及我们大家都深感遗憾，焦躁不安。不知道是不是神灵的庇护，风向一转，将敌人点的火又毫不留情地向着他们自己燃去，我们看见了惊慌失措的敌人在城墙上狼狈乱窜的样子。后来，我的右大腿中了枪，只好撤离了第一线。

2. 先发制人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　上等兵川野胜

11月8日傍晚，只有一点时间做饭。接连几天急行军后，竟看不出一点疲惫，众人都畅快地聊着战功的事。

很香地吃过晚饭后，路过旅团本部。这时旅团长牛岛少将阁下走到部队前，敬了个礼，说："大家辛苦了！"

他右手拄着手杖，按理说，以他的年龄，在这样的泥泞路上和部队一起行军，应该会感到很疲惫的。可是他看上去一点也不累，爽朗地和正在吃猪肉丸子的我们亲切地交谈：

"有没有好吃的饭菜啊？"

我们激动得都快流泪了。他走后，大家看见一个筋疲力尽的士兵，都说："这么年轻怎么这样啊，看看人家旅团长阁下。"

那天夜里又是强行军。离天亮还有三个小时左右，在顺着一条河流（窄的地方七八十米，宽的地方两三百米）行进时，河对面也有一支部队并行，我们一直以为是友军。三个小时后，天渐渐亮了，我们到了河上有桥的地方。中队的人事负责人绀家准尉前去确认，看看是敌军还是友军。当他拿着刀走到桥中间时，没想到与敌人碰了个正着。准尉发出号令说是敌人，同时就砍倒了一两个人。号令从准尉嘴里发出来后，友军就开始伏在岸边射击。

先下手为强。我们把敌人打得无处躲藏。友军打出的子弹一点也没浪费，瞬间，敌人就尸骨成山了。从那时起，就深刻地认识到先发制人是多么重要。

如果相反的话，倒霉的就是我们自己了。

在即将展开青浦城之战时，这是一件痛快的事。

11 月 11 日，我们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青浦城。

3. 青浦城外立桥上的奋战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 准尉绀家政男

从杭州湾登陆以来，我军一直从后方袭击敌人，导致了敌军上海战线全面崩溃，并开始向南京、苏州一线撤退。师团采用了独到的铁脚板战术，发动了迅猛的追击战。

开始我们在后方战线，战线逐渐展开了。其间受命通过金山，向青浦追击。

11 月 9 日晚上，我们彻夜行军，沿着小河边的一条田埂走。大家都非常疲惫，而且因为早上有雾，根本看不清楚周围。小河对岸也有部队和我们并行，约有两百名士兵。我们也分不清到底是敌军还是友军。

是敌人呢还是旅团？大家都在猜测着。我说，如果是日本兵的话，不会有这么多扁担，肯定是敌人。于是向驹泽大队长报告。可是看不清楚，大家都半信半疑。然而，没过多会儿，雾渐渐地散了。

“是敌人！”大家喊道。

大队长说：“果然如绀家所料，命令第二中队迅速占领村庄的前端。”我们赶紧报告给中队长，向尖兵队的长友准尉传达了命令。我们到达村庄的立桥时，支那人正挑着盛有米饭的笸箩。

不知是士兵因为疲惫而头脑发昏，还是敌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不知所措。

竟有个士兵向他喊道：“你，你！”

我追了过去，看他戴着钢盔，裹着绑腿。

于是叫道：“你愣什么，是敌人，快刺！”那士兵一下子才意识到，连刺刀都没上就刺了过来。

能看得出敌人昨晚是在这里露宿的，这儿一群，那儿一伙的。于是，忘了行军的疲劳和早上空着的肚子，开始了肉搏战。

我穿过立桥，冲到在通往松江、昆山的干道上逃跑的敌群中，命令前面的四五个兵杀进敌群之中，自己也一路左砍右劈地杀着，一口气杀掉

了数十个敌人。

中队长指挥着主力，冲进了青浦城南门。敌人惊慌失措，向一边逃走，结果做了枪和刺刀的牺牲品。然而刺杀的声响惊动了城里的敌人，他们来到城墙上，向下又是扫射，又是扔手榴弹。中队的长友准尉及好几名战友受伤。虽然占领了南门的第一个门，但是和城墙上的敌人作战还是不利的。于是向后方退了二三十米，占领了村庄，继续进攻。

我回到立桥上，指挥轻机枪保住立桥。等待着从上海和松江方向退下来的敌人。

敌人约有两百人，排成纵队逼近到离桥还有 200 米的地方时，我一声令下，机枪一齐扫射。眼看着敌人一批批地倒下了。我想绝不能放过这绝好的机会，正在考虑实施突击。但是从城墙上和村庄南部集中射来的三股火力，一时间压得我们也抬不了头。那时有两个部下倒下了。十分懊恼，只能把他们拖到安全地带。看到敌人 500 人、800 人都退却了，我向大队长报告敌情，并要求一定要再添一架机枪。于是有一架机枪直接给绀家指挥了。追加的机枪架在了立桥上，可是因为敌人在城墙上扫射，我们根本前进不了。

我看见了有近一千名的敌人，于是坐立不安起来，命令部下冒着敌人乱射的弹雨前进："害怕敌人的子弹还怎么战斗？还能取得胜利吗？跟我来！"

于是，众人有了勇气，来到我这里。在上面两米宽的立桥上架起了一挺轻机枪和一挺重机枪，在射程内开始射击。一瞬间，眼看着敌人一个个倒下了，很快敌军就土崩瓦解，开始往东北部逃窜。我们就以部队密集处为目标，集中火力猛打，甚至分不清打到的是敌人还是自己人。虽然城墙上也在集中火力打，但我们似乎已经听不见炮弹爆炸的声音，只是拼命地阻挡敌人的退路。

我们一有机会就悄悄地把重机枪口转过来，对准城墙上的敌人扫射，扰乱敌人，掩护中队主力的进攻。

在立桥上阻挡敌人退路有十个多小时。那时，竖着的战旗遭到敌人扫射，留下了十多个弹孔。那真是一次舍生忘死的战斗，打得非常痛快。

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我们真的好拼命啊。在失去部下的感慨万千

中，阻挡了数千敌人的退路，歼灭了数百名敌人，看到那情景，觉得也对得起牺牲的部下了。

在此表示我对他们的哀悼之意，同时祈祷他们冥福。

古秀芳译　罗萃萃校

4. 身负重伤，仍继续进击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本部　上等兵松山喜佐雄

枪炮声每天都在耳边隆隆地回荡着，让人心惊肉跳。11 月，天黑得很快，太阳落山也很快。在没有月光的夜晚，我们沿着小河通宵行军。我们的身体已经累得像棉花一样绵软，没有一点力气。

东方天际渐亮起来时，我们又成了精神百倍的铁脚板行军部队。

“啊，看见了。”士兵指着前方朝雾中像浮世绘一样的喇嘛塔，看起来高耸入云。这就是期待已久的青浦城。

我们太高兴了，不知何时忘记了所有的疲劳。

早上的雾散了，四周是辽阔的田野。从雾中依稀可以看见城墙。

沿着小河边的田间小道呈现出支那军队败走的惨状，支那军的兵器乱七八糟地散落在田间和小河里。河里没有人影，只有两三艘民船随风漂浮在河面上，船上有很多军用品，因为害怕我军的狠追猛打，都撤退了。在薄雾中，我们渐渐逼近城墙。还有 500、400 米的时候，哒哒哒……敌人的枪声突然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子弹打在河面，溅起了水雾。敌人知道我们是追击队后就开始向我们射击，子弹打得越来越激烈，四周腾起了烟尘。

附近没有一点遮蔽物，只能匍匐在地上以防机枪扫射。

敌人越来越有劲，不停地向我们乱打乱射。士兵都利用菜畦匍匐前进。分队长说：“第一分队前进到前面土堆前。”在果断的号令下，有一两个士兵前进了。

“三岛，前进！”“快前进！”结果像兔子一样冲上去的两个人，被敌人的机枪打中了。

突然，在震耳欲聋的枪声中，一等兵三岛扛着轻机枪倒下了。

“三岛，怎么样？”只见他再次站了起来，口吐鲜血往前冲。敌人的子弹很激烈，打在两人身边，尘土弹片四处迸飞。

“三岛，还行吗？”“没事吧？”

“怎么会没事？”

一等兵三岛每剧烈地咳一下就吐一口血。我从三岛手里拿过机枪，挽着三岛一起前进。

“三岛没事吧？”我鼓励着他。他的左胸腔被子弹击穿了，只是靠着精神的力量在枪林弹雨中拼命地冲着。

“义重于泰山，死轻于鸿毛。”这才是军人的天职。这种精神才是真正的军人。我想着要为三岛一等兵报仇，于是用他的爱枪向着敌人猛射。

下午，在航空队的掩护下，我们大破敌军。

第二天，也就是11日黎明，我们完全占领了青浦城。

5. 心无旁骛，只有战斗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　准尉绀家政男

中队主力从青浦城南门一直冲进第一道门，很轻松地就占领了。但第二道门被敌人关着，被我们突袭的敌人从城墙上向我们扔手榴弹，并用枪狙击我们，在南门顽强地抵抗着。因此，我们有好几名士兵都受了伤。中队长见形势不利，就下令舍弃好不容易攻占下来的南门第一道门，退回后方30米处被我们占领的村庄。从不认输的中队不得不含恨饮泣撤退。

我们后退并占领的房屋，一直连着城墙根。敌人一旦发现我们就不停地开枪和扔手榴弹，所以想出去也出去不了，一直在苦撑着。

预备队虽与我们一河之隔，但现在是一半队伍钻进口袋的形势。如果我们不随着大队主力的攻击前进而进攻的话，便要抵挡来自敌人俯射和三方交叉火力的射击，进攻将是很困难的。只好暂且等到夜幕降临。

中队长确信要是组成敢死队去拼的话，肯定能攻下来。但他一想到

我们有很多伤亡，想到攻打南京的战斗力不足就非常头疼。大队主力的任务在按部就班地进展着，就等着黄昏来临了。看见步兵第四十七联队已经攻入村庄，中队也计划夜袭并做准备。因为第四十七联队的士兵放火要把村庄烧掉，于是像得到了暗示一样，敌人也向城墙下我们待的房屋泼汽油、放火，火从城墙下向我们烧过来。

这一下可万事休矣，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们再次被命令往河后方的村庄撤退。接到再次撤退的命令时，中队长的心情是难以言喻的。

我们必须带着伤员，冒着炮火冲过立桥。我意识到有必要和预备队集中力量攻打城墙，于是拿起刀冲过立桥往预备队那儿飞奔，大声喊道："喂，大家快冲过小河，去打城墙上的敌人。"

联络完了预备队后，为了报告大队长，我奋不顾身地顺着田埂跑。

但到底是怎么跑过去的？又是怎么向大队长报告的？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大队长问道："没事吧？"

"嗯，不要紧。"我回答道，然后又不顾一切地跑回到中队。这时，已经靠预备队的掩护安全地冲过了立桥，撤退到了预备队的地方。不管怎么说，因为战斗和大火带来的骚动，让我们都达到了一种疯狂的状态。那种经历终生难忘。

在苦战和烈火中牺牲的战士，自己留在了火场。然而，我们想上去把他们的遗体拖回来，却办不到，因为敌人集中火力封锁着，又没有任何遮蔽物，真是太悲惨了。只好把他们的遗体留在敌我阵地之间。

中队长痛哭着说："要是遗体被敌人拿去，这是我们日本军的耻辱，大家快去护住这些遗体，不能被敌人弄走。"他一直关心着牺牲士兵的遗体。而且还说："这是我沟口的失败呀，居然让部下曝尸在敌人面前，真是对不住啊。"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要是敌人来抢尸体的话，我们中队一定与其决一死战，占领南门后，给负隅顽抗的敌人一次重击。我们两个这样想着，远远望着战友的遗体。

"对不起啊。"中队长不停地说道。在场的士兵见此情景都哭了起来。不知道是不是上天保佑，风一下子变成了南风，城墙上的敌人自作自受，火向他们烧去，他们都赶紧下了城墙。这样战友的遗体就没有被敌人拖走。我们把这阵风叫"神风"。大家都说是中队长对部下的爱感

动了神灵，然后才有了这阵风。一下子没事了，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向尊贵的神灵献上哀悼的眼泪。

6. 太痛快了，友军的轰炸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　准尉绀家政男

1937年11月10日，我们占领了青浦城南面的立桥。我们中队将从上海、松江退下来的数千名敌人阻挡了十多个小时。这时，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一时以为是敌机来了，还考虑要不要先撤退躲起来。仔细一看，原来是有圆的太阳标记的我军。“啊，是友军，是友军的战机。”我在立桥上欢呼雀跃起来。

然后，我把拿在手里的日本旗左右挥动，把这个标识物在田野里展开来。就在我挥动旗帜的时候，从城墙上飞来一阵子弹。

一等兵盐月被飞来的碎片划伤了耳朵，但还是很精神，一直协助我们射击到最后。

也许飞机发现敌人的密集部队了吧，一下子俯冲下来，然后又飞向高空，“咣”地一声，只看到敌人四处乱窜。我从立桥上站起来，不由得大喊：“万岁！”

发现溃敌后，三架飞机大显身手，飞近青浦城的上空。一枚炮弹，两枚炮弹，三枚炮弹……“咣，咣，咣！”顿时地动山摇，那声音几乎要炸塌立桥似的。瓦砾在飞，树在飞，城墙上的敌人也被吓得魂飞魄散。

我已经完全忘了身处敌军扫射范围的危险，站在立桥上狂叫“万岁”。

那感觉实在太痛快了。

（四）到昆山附近（步兵第二十三联队）

1. 匪夷所思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五中队　军曹吉田秀

在快速部队第六师团的猛攻下，敌军处于一种来不及完全撤退，而

又与我挺进的友军部队缠绕在一起的混乱状态。

傍晚，我们到了某国的天文台，是个叫作佘山镇山麓的地方。在吃了晚饭后，又凭借着微弱星光摸索着做了早餐。可就在这时，上面命令我们准备出发。

我们迅速排好行军队列，随着出发的号角响起，向青浦城进发了。前进约三四十米，不知是否出于故意，或者因为黑暗中分不清敌我，五名敌兵突然钻进了我们的队伍。因为都没背背囊，只拿着步枪，排着行军队列，所以被后面士兵发现了。

“喂！那边没背行囊，愣头愣脑往队里钻的是谁呀！”说着就戳了他们的背后。这时敌兵突然惊慌失措地离开了队伍，准备要逃走。终于判断出是敌兵，于是赶忙抓来做了俘虏。一时间像捅了蜂窝似的骚动了一会儿，那时真有被狐狸精迷惑住的感觉。

可能敌人也在撤退的混乱中将我们错认成他们友军了吧。

果不其然，还没走出 200 步，又遇到了撤退中的敌人，和他们打了起来。可能是因为处于交战状态吧，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匪夷所思。在圣战中，我觉得这是独一无二的，不会再发生了。

2. 三则回忆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

军曹甲斐：

“听说中支有条河，挡住了皇军的进攻。”到底是什么样的河流呢？掉进去就不得了了，所以很警惕地行进着。近了一看，原来是条很小的河。真是虚惊一场。

军曹山田：

登陆后，除了道路泥泞，物资也非常缺乏。每天都是急行军。只吃点粗盐，连个小菜都没有，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在白鹤港镇，搜寻到一艘敌人逃走丢弃的船。一看，里面还有八袋糖。

“这可是搜到了好东西。”于是命令每个分队分两袋。还找到一些红

豆，每天当小菜给吃了，凭借这些，恢复了不少气力。

军曹甲斐：

在白鹤港镇缴获汽车 100 辆、炮 30 门，中队长忙着给大家分发礼品，看上去很高兴。因为苏州河的桥被烧掉了，有点进退维谷。

3. 已死的敌人再度反击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野炮队本部　军曹木上重信

1937 年 11 月 12 日，距攻克南京还有一个月。在前往昆山的途中，我们一直沿苏州河行进，并被配属于第二大队——池田大队指挥。在猛烈的追击下，敌人无路可逃，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快日落时，我们用网绳拉着船前进。在河流沿岸敌人构筑的机枪掩体前，必有四五具尸体。为了不留活口，边牵着船，边挨个用刺刀刺尸体。当时还发现了水冷式重机枪这种优良的武器。我赶紧告诉林军曹，并爬进掩体里去察看。那里也有四具敌尸。把尸体掀到一边，拽出了重机枪，并用它对准撤退的敌军一阵猛射。之后不到 30 分钟，传令兵跑来传令露营。士兵们忙着做饭。

当做饭的士兵拿着饭盒走过机枪座时，说看到原本死的敌人在挪动步枪，吓得变了脸色奔了回来。那附近一带全是友军的露营地，四处都在烧饭，根本不能射击。

当时正好有一名背着步枪的士兵经过，他的背囊里刚好有个烟雾弹。大家一致商议决定使用烟雾弹。于是将烟雾弹投进了机枪掩体的枪洞里。但是，那支那兵使劲踩灭了烟雾弹。这招失败了。

看到这一幕，第二大队机枪队的桥口大尉命令大家拿铁锹来。要做什么用呢，大家纳闷地看着，原来是要把掩体枪洞用土埋上。士兵们蹑脚走近了，刚埋了两三下，里边的敌人就亮出枪口射击起来。幸好没人受伤，又失算了。

这次金田大尉叫了句："别管他了！"大家于是做夜行军的准备。不一会儿，"逃掉啦！"有人叫了起来。已近薄暮，不易分辨人影，终归让他

溜了。当时在收机枪时，有一支支那枪，我们就把它留在原地了，这是一个失策。

敌人在舍命一拼，真是个勇敢的家伙！

4. 最先渡过苏州河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　准尉酒井

物资调配队的樱木队作为先锋队，从白鹤港镇出发了，一直挺进到苏州河边。敌人为了阻击我们的进攻，把桥全部烧掉了。我们不能如愿渡河。他们在对岸构筑了坚固的阵地，摆出迎战的阵势。

大部队同时也来到河边，步兵第四十七联队也到了下游一带。找不到船只，想找的话，若有大的动静，马上就会遭到阻击。中队长甚至发话说："谁能找来船，就赏他金鸡勋章！"

大家正眼巴巴地干望着敌军，山野军曹突然说弄了只船来。由于过于惊喜，士兵们都欢呼起来。

与此同时，樱木军曹所率领的一个分队和熊本军曹猛地飞跑过去，爬上船就向敌军划去。我们被这瞬间发生的事惊呆了，呆呆的连掩护射击都忘记了。

敌军那边的阻击火力密集地射过来，小船附近激起了一阵水花。在枪林弹雨中不停息地前进，是一种力量，一种坚毅。勇士们持着刺刀和枪跳下小船。樱木军曹的军刀寒光闪闪。大家分散着冲入敌阵，在敌群中左刺右劈，犹如天神下凡般奋勇。那勇敢的身姿也使一直埋头射击的友军为之一振，他们大声欢呼起来。连中队长也跺着脚激励道："呀！还差一点儿！上啊！"终于等到最激动人心的一刻："好，也不能看着樱木队长奋战而见死不救啊。大家别落后，给我上！"

这号令一下达，就等着这一刻的我们早已憋足了劲儿，一鼓作气全部出色地最先渡过了苏州河。

那些勇士们也奇迹般的毫发未损。原来山野军曹带着两三名士兵，在河上游的对岸悄悄夺来一只小船，没有被人发现。

（山野军曹在攻占南京时战死。）

5. 涂了锅灰的姑娘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本部　上等兵河野明

这是渡过苏州河不多久发生的事。

部队在无路可走的地方，沿河行进着，当实在无法前进的时候，我们钻进了某个村庄。这时从路边的一个烧毁一半的农舍里，扑面飘来一股烧酒的香味，是那种饥饿太久所体会到令人怀念的酒精香味。我们进了那户人家去查看。

有激战过的痕迹，却没有人。穿过泥地的房间，竟然有人！我很惊讶。有个60多岁的老妇人，膝上抱着个竹制的火盆，愁苦地哼着。旁边则是个无法判断年龄、漆黑肤色、看起来脏兮兮的女子。她抖得不行。

我们用蹩脚的中文说："酒有没有？我买。"那女子"啊！"地一声怪叫，冲向后门，奔过道路，跳进了小河。

这是第二次吃惊。

幸好河很浅，她没有死掉。大家七手八脚把她救上岸，并带回了家里。上来后，她就像个落汤鸡，脸上的锅灰慢慢融掉。她边哭边拭泪，脸变得又白又嫩。大概是个十七八岁的姑娘。

我第三次惊讶了，然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6. 欣喜地在昆山追上中队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　上等兵后藤利市

11月11日，我们在杭州湾登陆了。泥泞中迈出第一步的是我们运输部队。在已故的儿岛中尉的指挥下，12日开始向松江进发了。自从登陆以来，辛苦、混乱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路上到处是马，简直是马的大进军。13日，我们平安抵达了松江。之后从青浦到昆山，一路上都是伴着敌人的尸体行进着的。到昆山时已经是16日了。可能离第一线不远，有时会有敌人的炮弹从天而降。

我们奉命在这里等待部队，16、17日连续露营了两天。18日上午，

听说部队折回昆山去了。由于长时间没有见到中队的人，不由得担心起来。

我们一路走过用血汗占领的土地，十分清楚作战部队的勇猛，更不用说那些搬送重机枪的战友的辛苦。

中队长还好吗？黑水、日高他们还活着吗？这么担心地挂念着他们，等待部队的到达。不久，终于见到战友们精神抖擞的面孔，我开心得不得了。

我边看着战友肩上磨破的地方，边想着：如果道路再好一点……他们很想看到马吧？

看到了马，一位分队长边抚摸着马的鬃毛边说着些什么。一位弹药手连重重的弹药箱都来不及卸掉，就给马喂起草来。他眼中闪烁着泪光。可能因为太高兴的缘故，马儿踏着蹄子，一点都不老实。

此时此地，看到此景，我被他们对马的一种前所未有的感情震撼了。

7. 平望镇支队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十一中队

1937 年 11 月 14 日凌晨 1 时 20 分。平望镇支队作为其他部队的先头部队，逼近了平望镇北部约一公里的地方。这时突然遭到敌人的猛烈射击，支队在那里停了下来。

中队（缺第一小队，第二小队的第四、第五分队）接到掩护大队在平望镇登陆的命令，便在铁桥和主要桥梁附近果断进行敌前登陆。

没有管敌人的射击，首先是第二小队（竹井），他们在铁桥东部约一百五十米的地方登陆，起到掩护作用。虽然如此，有条小河横在中间，前进仍很困难。因此，第三小队（米良）直接在草图上标注的铁桥及主要桥梁的地方毅然登陆，作为右翼第一线，攻击铁道线上的敌人。第二小队也紧接着在同一地点登陆，成为登陆的左翼第一线，攻击主要干线上的敌人。另设第一小队殿后，安置在铁路和桥梁周围。

第二、第三小队击退约 300 多名敌军，攻入距铁桥约 800 米的地方。第一小队从后方过来，在桥梁附近逐个歼灭残兵。

依照命令，中队守住该地，等待天亮。

早上6时，第三小队的正面有一个敌人混了进来。“谁？干什么？”他好像被吓着了，扔了背包就想逃走。正在这时，高桥正一等兵刺死了他，原来他是敌人的指挥官少佐。第二天早上7时30分，大队的野战山炮开始射击了。8时起，第十一中队从右翼第一线，第十二中队从左翼第一线向前进攻。第二小队沿着主干道向平望镇南端的桥梁进发，在该地发现了五艘发动机船艇，坐满了欲逃走的敌人。于是，配属的机枪队对准他们一阵猛射，最后将其歼灭。

上午8时30分，完全占领了平望镇。

我们保卫着平望镇的码头，等待其他命令的下达。

程娇译　罗萃萃校

（五）到昆山附近（步兵第四十七联队）

1. 突入白鹤港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一中队　上等兵东恩纳应启

1937年11月11日黎明，我们第一中队从一个不知名的村庄出发了。一路上追赶着败兵，于下午6时左右进入白鹤港镇。

敌人在此处构筑了坚固的阵地。由于前进受到了抵抗，中队命令部署夜战，争取明日一大早一口气拿下该地。我们林野分队本来由于日夜兼程，都疲劳到了极限，但见到敌人后，大家仿佛换了个人似的，又变得精神抖擞、斗志旺盛了。

敌人的炮火越来越猛烈，迫击炮弹在四面八方轰隆隆地爆炸。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分队匍匐在地面构筑阵地。随着战壕一尺两尺地不断掘深，我们的肚子也咕噜噜地叫了起来。想想也是，还是早上出发前吃了点饭，到目前还什么也没吃呢。看手表时针已指向了晚上10时。

一边挖着战壕，一边吃着递过来的压缩饼干。那种美味与挖战壕的辛苦一起成了我无法忘记的回忆。而且据说那些压缩饼干就是所谓的

“蒋介石供给”，即敌人的饼干。

敌人的捷克机枪一整夜都在吐着火舌，不让我们安生。但是我们轮班休息，为明天的进攻做准备。拂晓时分开始进攻。我们跳出晚上藏身的战壕，向前面的竹林冲过去，敌人早已逃跑了。于是，一鼓作气穿过平地，苏州河一下出现在我们眼前。

在这场战斗中，我失去了我最亲近的、发誓同生死的朋友上等兵吉野。抱着战友的遗骨，本想要实现生前的约定的，但遗憾的是因为要向苏州、昆山地区挺进，使我们的约定无法实现。

2. 身中刺刀而逃走的敌兵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四中队　军曹田中

在苏州河畔，我们分队变为师团直接管辖的部队继续前进。途中的白鹤港镇燃烧着熊熊大火（战斗很激烈吧）。上级下达命令，要部队在前进途中对小村庄进行扫荡。根据这个命令，对一个村庄进行了扫荡。在这过程中，我和上等兵玉木闯进一所很大的房子，发现那所房子的泥土地上开了一个洞，上面还盖着盖子。我们感觉这个洞很可疑，就试着去踢那个盖子，结果发现有很多中国人躲在洞里。

“你们出来吧，我们不杀你们！”

虽然我们这样说，但是他们还是不出来。

“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我们做出要开枪的样子，这样他们就全都出来了。出来的男女老少都是当地的老百姓。

因为感觉没有什么可疑情况，所以就和气地对他们说：“好！你们都过来吧，不用害怕。”他们一边说着谢谢，一边走了过来。

但是，在他们中间有个男人非常敏捷地跳了出来，像是要打倒我们。刹那间我们被吓了一跳，随后，上等兵玉木一下子追上了他，刺了过去。不知道为什么刺刀从枪头上脱落了下来，但是刺刀已经牢牢地刺入了败兵的背里。他一转身逃跑了，我们呆若木鸡，都忘了射击。发生了这样的失误是一件好事。那时，我们意识到在扫荡过程中要非常小心，不然的话是很危险的。

3. 苏州河反击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六中队　军曹中村

我们向苏州河挺进，到达河附近的时候已是傍晚。我们在村庄中拐弯抹角地行进，待命中，受到迫击炮集中火力的射击，两位战友倒在了地上。一看，他们全身都炸烂了，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就死去了。我们恨得咬牙切齿，马上用轻机枪对准了竹林那边，接着，一边与敌人对峙，一边开始挖战壕。

不久，传来命令说“分队长集合”。于是去了，并接到了“小队接到特殊任务前进，中村率领分队侦察小队前方的地形”这个命令。

我一边留神着因枪炮声停止而变得安静的四周，一边和七名部下开始行进。但是，因为道路都是石块铺成，一直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令人忐忑不安。

走了一会儿，发现黑夜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借着光亮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匹被抛弃的上了鞍具的马。

我们好不容易到达了苏州河畔。明天拂晓渡河。我的分队被派去墓地一带担任警戒。我们虽然想构筑掩体，但是工具很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轮流挖出了掩体。不出所料，敌人在月亮落下去的时候，即凌晨2时左右进行了突击。好啊，爱来就来吧。我们竭尽全力扫射，并不停地用掷弹筒把照明弹送上天。榴弹乱飞，大家都拼命战斗，敌人开始撤退了。大家怀着玩打靶游戏那样的心情，瞄准敌人头部射击。最后，一个穿着指挥官大衣的家伙逃跑了。射他！说着就一起向他射击，结果没打中，真是可惜。

“不愧是指挥官啊！”大家都这样称赞他。

4. 弹雨中夺舟而回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七中队　军曹永田辰男

时间是1937年11月12日上午8时左右，苏州河战斗开始了。

拂晓时分，我军轰炸机开始勇猛地呼啸着向前方百米处的敌军机枪地堡进行对地攻击轰炸，我们地面部队也不失时机地发动了进攻。

但是敌人依据面前百米宽的苏州河的地理优势，顽强地抵抗着。当然船在对岸，我们没有过河的办法。这时，我们左翼部队有两个士兵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跳进了河里，眼见着他们排除万难向敌岸方向游了过去。“他们是去弄船的。”在这种弹雨下，他们实在是胆量过人啊。我们都紧张地盯着他们。3分、5分，两个人渐渐向对岸靠近着。瞧啊，他们终于到了对岸拴着船的地方，正在解开绳索。他们终于大胆地撑船回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喊出：“危险！”但是两人不顾一切地划船回来了。我们又怀着同样的心情3分、5分地数着。然而就在还差5米就到岸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噗”地一声倒下了。剩下的一个立刻跳入水中把船推到岸上。

从等待的军队中选出一名军官和三四名士兵，再次乘上小船向对岸驶去。

两军的枪声更加激烈了。

我们第三次怀着同样的心情紧紧地盯着他们。在那之后，过了十分钟，有地堡的阵地终于被这三四个人占领了。这是人类能完成的事吗？但是，敌军阵地上确实飘扬着日本的国旗。

我们不知道那两个人的部队编号及姓名，这很遗憾，实在是佩服他们的勇气。同时，也在祈祷倒下的勇士最好仅仅是负伤。

5. 苏州河渡河战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二大队机枪队　军曹羽田野达见

雨云低垂，秋雨中的江南平原烟雨迷蒙。在苏州河那边的敌人为了不让日军的一兵一卒渡河，在对岸构筑了坚固的一线和二线防御阵地。

我们部队日夜兼程不休不眠地追击再追击，连绵阴雨导致行军道路险象丛生，令人望而生畏。

11日傍晚，部署好了渡河的队列。

我们部队依托阵地，为明天能够准确地进攻火力很猛的苏州河对岸的敌人阵地，大家积极做了准备。机枪已调整好，它的威力发挥出来还

是十分惊人的。

壮烈的敌前渡河战终于打响了。随着我军一齐开火，我们的机枪也向敌人的阵地猛烈扫射，命中率很高。

敌人阵地的机枪和步枪也开始了扫射。我们的战友倒下了，一名、两名、三名……敌人也不是好欺负的。迫击炮弹尖锐地呼啸着，带着恐怖的响声飞过头顶。战斗的几个小时，使整个苏州河畔都充斥着枪炮声。炮弹爆炸升腾起浓浓的黑烟，成为非常恐怖的战争景象。

我们利用当地的掩蔽物步步推进，跨过牺牲在敌人炮火下的战友尸体，跃入敌人阵地。这样激战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攻下了敌人阵地，敌人开始败退了。

我们在重武器的掩护下开始渡河，接着发动果敢的追击，占领了对岸附近地区。

敌前渡河终于成功了。

梁立威译　罗萃萃校

6. 用蹩脚的汉语逃过一劫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大队机枪队　曹长入学矶藏

1937年11月12日清晨，苏州河敌前渡河战中，将敌人击溃之后，我们联队继续发动猛烈追击。那时，中队长松田大尉从联队长长谷川那里接到命令："命松田大尉率领两个机枪小队、一个步兵小队，到安亭镇西方桥梁处截断敌军退路。"于是，带上兵力立即出发了。

当时，我也作为接受命令的士兵之一，带着一个传令兵，和联队本部一起向安亭镇进发。下午4时左右，接到友军飞机送来的通报："敌军大部队正从上海向昆山方向撤退。"联队长马上下令："尖兵中队占领安亭镇。"联队本部也快速向安亭镇进发。

下午5时左右，到达了安亭镇。和联队长的传令兵一起到了桥梁附近。有人大声叫我："嗨！第三机枪中队的受命者在这儿吗？""在！"我一边回答，一边到了联队长身边。联队长问我："你看到松田大尉了吗？他

在哪里?”我不知道。因此,我说:“联队长,我现在就去找!”

“你找到松田大尉就对他说,请他到这里来!”

我暂时先回到了联队本部。当时是傍晚,光线不足,只能模模糊糊看到50米开外的景物,更为讨厌的是又下起了小雨。我心里很没底,一边盘算着“去哪里找啊?总之先到联队长命令所要求去的地方找找看吧!”于是带着一等兵中野走上大路桥梁处。这时从对面传来说话的声音。“太好了。中队长殿下一定在那里,我们在这等一会儿吧!”于是,我们俩就坐在桥上休息。说话的声音渐渐近了。

大约有30米远的时候,我们大声问对方:“嗨,是第三机枪中队吗?”虽然回答是“是的”,但我们总觉得有些奇怪。直感告诉我们(“他们很怪”)。透过微光细细察看,只见有四五十个披着蓑衣、打着伞的家伙走了过来。是中国兵!那时,我们只相距20米了。

“嗨,中野,快点跳到下面的庄稼地里去!”我对一等兵中野说。中野问我:“班长,我们要开枪吗?”“不能开枪。快跳!”我一边说,一边自己也跳进庄稼地里去了。与此同时,中国兵来到了我们刚才休息的地方。

“中野不要停!快往水车小屋那边跑!”

水车小屋离我们约十米左右。我也快速跑过去。我小声命令他:“到水车小屋之后马上做好射击准备。”我一直暗自担心中国兵会不会开枪啊,到了水车小屋附近的时候,听到中国兵在大声喊:“谁呀,是谁?”我们用蹩脚的中国话回答:“我是中国兵啊”——哈,我们成了中国兵!

不知道他们听懂没有,我们又开始向前走去。再透过暮色仔细一看,后面还有一群四五十人的中国兵呢。

我们立刻把情况报告给了联队本部,联队马上命令作为预备队的第一机枪中队长山本阁下率部去守卫桥头。我也和山本中尉一起来到了之前的地方。敌人仍在撤退中。山本中尉指挥步枪小队埋伏在道路两侧,狙击正在撤退中的敌人。后来敌人好像已经有所察觉,就不向这边撤退了。于是我又借用了几个步兵,出去寻找中队长。最后顺利完成了任务。

（六）从登陆到昆山（骑兵卫兵）

1. 从登陆地到松江附近

骑兵卫兵　座谈会

伍长儿玉侑藏：

在杭州湾登陆的时候，我们换乘的小蒸汽船突然发生了火灾。具体原因不明，可能是船帆着火所致。这时我们已经离岸很远了。负责船的安全的那个工兵很担心，并向外发出了信号，这时跟在后面行驶的汽船赶过来救了我们。好在大家都没事。

这时，工兵正在独自拼命地要把放在船舱的枪支拿出来。分队长大声警告他："危险！快住手！"但是他回答说："不能把枪烧坏了。"双方几乎要吵起来。工兵还是冒着火把枪抢救出来了。但是大部分都已经烧坏了。

我们很佩服那个工兵的强烈的责任感。

船已经全部烧毁了。

再次登陆的时候，首先让马匹全部上岸。马匹看准岸上的位置走了上去，其他的马也都跟着上去了。

人在马后面登陆其实是很麻烦的，因为无法判断马的位置，会和其他队的马混在一起，这样马的数量就不够了。其他队也有这种烦恼。

伍长村上悟：

在杭州湾登陆的时候，我们有五个人、九匹马。在离岸边很近的时候，由于工兵不停地催促"快点快点"，最初尝试下去的上等兵参谋长森山刚下水，水就已经没到脖子了。

为了让马上岸，我们绕到马的后面把它们推下水。在我们还在担心水深的时候，马匹已经向岸边走去。我们的心都悬了起来。

不管怎样，我们终于湿淋淋地上了岸。夜里我们点起篝火，把衣裤还有十日元的纸币等烤干。

上等兵荒木渡：

我们一早出发进军松江。上午10时30分左右，在刚刚走出五公里左右的时候，侦察员来报："敌人出动了。"于是向前一看，对面有一杆白旗竖了起来，喊着："不杀就投降，杀的话就逃跑。"

我军这边两侧是河流，中间很狭窄，行动不方便。对于对面田地的敌兵，必须部署好阵形，以防万一。

冈田参谋长带着翻译出面与敌人交涉去了。敌兵约有七百人，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把他们引渡到松江警备队那里去了。

我们曾在很多地方看到过敌军的残兵败将，但还是第一次看到俘虏了这么多的敌人。

上等兵栗屋齐：

离开松江大约八公里地的时候，我们受财务部委托，派三个人回松江去取军刀。到了松江之后，部队里的士兵人手一副双筒望远镜。据说是从支那军队那里收缴来的。

我们每人都要了一个望远镜。幸运的是，给我的望远镜好像是士兵已经擦干净的，其他人拿到的都沾满了泥土，大家就坐在马上擦拭。

我一口气走在前面，因为担心就抬头观望，发现在前方三百米左右的竹林附近，有一个逃兵向北走来，突然又不见了，我心想："好奇怪啊！"然后走了过去。

"应该是在这边呀。"我看看旁边，发现那个逃兵在装死，他不知道我刚才是用望远镜看的，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吧。可他那起伏的肚子却暴露了他是刚跑到路边躺下装死的，藏头露尾，真是可笑。我故意朝他头旁边开了一枪，他吓得跳了起来，一溜烟跑了。大家都笑了，"望远镜还是很重要啊"。

然后一边用望远镜观察远近横七竖八的敌尸体，一边追赶大部队去了。

梁立威译　罗萃萃校

2. 与水上部队并肩作战，攻下苏州河碉堡

步兵卫兵　中尉吉本

我们和两个机枪分队被分配到了第四十五联队，乘船前进。

在奥村中队作为尖兵部队前进着，不觉逼近了白鹤港镇。由于那里有敌人，乘船去的话，会有被集中射击的危险，所以我们端着机枪登陆了。

果然，在东边村庄里有很多敌人，他们没有枪，所以我们冲进去杀了他们。

有人杀死了从房子里走出来的将校，却发现他原来是敌军参谋，之前逮捕的是副官。似乎附近有很多敌军军官。预计傍晚抵达苏州河。听说那儿有五六百名敌人，如果对其置之不理的话，就会妨碍雨后师团司令部的行动，所以我们将敌人击退，并在村庄露营。第二天前往苏州河。但是在小河与苏州河汇合处，岸上有两座大碉堡，而且在东边民房也有猛烈的射击，这些阻挡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然而，我方兵力甚少，光凭两挺机枪是压制不住敌人的。

这时，友军飞机袭来，将通信筒扔了下来。

上面写着："指示敌人所在位置。"大家立即排成箭头形状，指向东边民房。

飞机只盘旋了一圈，突然俯冲下来，投下炸弹，民房瞬间化为乌有。

再也没有比此时此刻更能体会到飞机的强大了。

这边的民房被完全摧毁，但还不知道碉堡所在位置。之后，飞机就飞走了。

我们想尽千方百计，但无法攻克碉堡。最后决定组织敢死队乘船强攻。我们在小河里将船排列好，在最前面的船头安装了机枪。由竹本伍长、西、平田、黑木、枝川、浦田和我，组成七人敢死队。

对面碉堡射来交叉火力。

"今天是我最后的日子。"我们准备决死一拼。

上船的时候谁也没出声。行军途中一直很有人气的上等兵黑木与

西都很有精神，竹本分队长、上等兵平田一言不发。

“枝川、浦田！”尽管我叫他们的名字，但枝川，浦田都只是看着我的脸，没有应答，甚为悲壮。

我们一起出发了。碉堡在眼前用令人生厌的枪口窥视着这边。我们按计划，机枪负责左边碉堡，奥村中队负责右边碉堡，逼近敌人。然而，左边碉堡并没有射击，我们幸运地到达对岸，冲进去一看，发现没有敌人，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是右边的碉堡里还有敌人，我们就利用左边碉堡猛烈地射击右边的碉堡。

背后受到攻击的敌人狼狈不堪，慌乱败走。在此期间，奥村中队也登陆了，完全占领了此地，接着冒雨追击败兵。步枪轻便灵活，机枪笨重，所以前进速度比较慢，终于在安亭镇追上部队。

3. 用征用的汽车送小池参谋

第六师团司令部　白肌金泽

当时我在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的第四中队。但到了离苏州河一公里的地方时，准尉对我说：“快点回本部去。”于是，我急匆匆赶回本部，被问道：“你会开汽车吗？”我回答道：“是的，我会开。”“直接去师团司令部吧。”于是我就去了师团司令部。“苏州河边的道路上有很多汽车，你去修理吧。”我去那儿一看，各类车辆足有几十辆，兵器部的大山曹长（当时为伍长）正在拼命地修理。我也征用来了性能很好的新型轿车，不过曹长对我说卡车比较好，所以我修好了三辆被打穿了油箱的卡车。后来，与第四十五联队的坂本各开了一辆卡车，把小池参谋送往松江。警卫由两个分队组成，以第十三小队的小队长为首。道路上，敌人尸体黑压压的一大片，堆积如山，很难通行。而且败兵残兵到处都是，需要时刻戒备着前进。

途中在青浦镇住了一夜。到了松江前岔路口的桥梁。

“敌军来了。”于是，全体下车。在小池参谋指挥下，配备了兵器，派出了侦察兵。这时大家都做好了必死的准备。但不久侦察兵回来说：“敌人全都被解除了武装，从金山方向来的是友军。”大家这才安心。大

概俘虏了700名敌人。友军希望我们把俘虏带走，参谋也很为难。最后达成协议，把他们送到松江去收容。我们急匆匆赶往松江。

松江前面的桥梁烧了起来。大家冒着危险一辆一辆地推着车子过了桥，到达松江。

第二天，把小池参谋送到了上海，幸好有工兵队的船。第二天早上，参谋长向我表示感谢，与我告别。

回到原来的路上，“请帮忙运送第十三队的粮食。”于是我和警卫告了别，又和坂本君一同将米送往前线。

这个紧急编成的车队实际上行动非常高效率，大显了身手。

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们不知道运了多少弹药和食物。在快到南京的时候，还运了很多野炮重炮的炮弹。

最让人高兴的是，第四十七联队曾担心赶不上攻打南京，于是，通宵往返运送他们，为此得到大队长的表扬。

苏州河战役得到的这两辆卡车，从那时开始，一直参加了此后两年的所有作战，并完成了任务。

现在，本部汽车组车号为11号、12号的车就是当时的车。

程娇译　罗萃萃校

4. 和平冈副官大人去设营地

步兵卫兵　军曹丸冈

昆山站离市区有一公里远，其间，在铁路上不断有子弹飞过来。

我和田山上等兵及入口、井军曹等四人，去平冈高级副官处，跟随他去设置营地。

步枪子弹不断从耳边飞过，但高级副官镇定自若地在枪林弹雨中前进，那副神情似乎在说：“怕子弹还能打仗吗？”

这时，我们受到了来自前方机枪的扫射，狼狈不堪地逃进一所房子，看上去也许很可笑。

“呲，哈哈哈”，副官笑弯了腰，悠然走进了房子。

“真危险，以为没命了。”

他在说笑后，没事人似地走出了房子，又脚步轻快地向前走了。

那时的副官大胆沉着得几乎像是脑筋迟钝，我们很是吃惊，同时觉得他是个靠得住的人。

（七）从苏州河附近向南京挺进（步兵第十三联队）

1. 苏州河一战后，连夜追赶部队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四中队　伍长加惠德雄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清楚自己的战地记忆也许有很多错误，如果真有，请大家原谅。

为了切断敌军退路，我部队夜以继日，快速追击，不折不扣的是无喘息之时。大队尖兵行进到苏州河前约两公里的地方与敌军遭遇，即开始交战。

我中队接到命令立刻前去增援第一线。全体踊跃前进。我们进攻距道路约一公里的竹林边村里的敌人。敌人军心动摇，毫不抵抗就往河边逃跑。我们追击敌人到了苏州河一看，发现河下游的方形庄稼地里，集满了从上海逃来的敌军部队。他们似乎还不知道我们是先头部队。

井藤中尉（当时为少尉）提醒大家：“不要射击，等到敌人到跟前后再一举歼灭。”但是大敌当前，且形势对我方又很有利，大家实在难以忍耐，都等得焦躁不安。轻机枪最先“哒哒哒”地开火了，紧接着，步枪、重机枪、掷弹筒全都一起不停地猛烈射击起来。

重机枪手来到我旁边，集中火力猛射，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敌人“啪嗒啪嗒”地倒下，或东跑西窜，根本无力应战。白色的田地转眼就变成了黑压压的人山，实在是痛快。

这时，我方小队的一支小分队在小队长的指挥下开始渡河。小队长率先过河到了对岸。一看，以发动机船打头，几十只中国帆船成群结队，慢慢地沿苏州河驶了过来。果然，敌军打算从水路撤退。前头的帆船离我们只有 300 米了，“射击！”随着一声令下，两岸同时射击。受惊的敌人

像蝗虫一样跳进河里。渡过河的第一分队轻机枪射手、上等兵增田在离敌人约五十米处猛烈射击。子弹用完了，增田回头大吼“喂，子弹，子弹”时，被船上不顾一切拼命射过来的子弹打穿了左肩，“啪”地倒了下去。弹药手想上前递弹药，由于涨水，也被打穿了大腿倒了下去。愤怒的战友们将水里的敌人杀得片甲不留，心中大呼快哉。

大队渡完河，点名之后，继续追击。为了搬运两名伤员，第三、第四分队的18名队员在第三分队队长真原伍长的指挥下，四人抬一副担架，大家轮流抬。两名分队长走在最后，担任戒备。轮流抬担架的士兵每个人都有两支枪，并且配有装备，战斗力没有受到太大削弱。四周已是漆黑一片，所到之处都藏着白天的败残兵。我们与大队的距离不断拉大，早已判断不出大队的行进方向了。道路也渐渐变成只能容纳一人通过的小路了。

途中，因对付从小河里跳出来的三名残兵，时间慢慢流逝了，与大队完全中断了联系。

终于到了有大约四尺宽的道路上，大家都松了口气，大队肯定走过这条路。在道路上前进时，前方出现了像是市区的黑色巨大建筑物。大家感觉仿佛重生了一般。临近市区的入口时，“啊，支那兵！”上等兵竹川话音未落就冲了上去，上等兵前田抡起日本刀，支那哨兵还没出声就倒在了地上。

“快，别磨蹭，快跟上。”真原分队长指挥大家冒着战火，急速从左侧穿过市区。房子倒了，路到了尽头。来到支那特有的双孔石拱桥时，真原分队长下定决心，大声吼道：“喂，第四中队，第四中队在吗？”桥那头突然传来令人不快的嘈杂声，真原分队长滚着从桥上跳了下来。

“有敌人，有敌人，有五六百个。动作慢的话会全被打死的。担架后撤，快！”真原分队长催促着大家。一直处于戒备中的上等兵竹川瞄准桥上，“啪”的一声射击，接着分队长也射击起来。

敌人轻视我们是弱敌，跳上桥梁，可打头的两三名敌人被我们击倒，掉进了河里。敌人被震住了，没有再出击。

大家急忙撤退担架，戒备着后方，一溜烟跑回到来时的路上。

紧急赶制的担架断了，对于被重伤折磨的伤员，我们感到很愧疚。

但时间紧迫，没有时间修理。大家抬着折断的担架，从敌军的阵地里逃了出来。幸好在黑暗中碰见了助理会计大尉，奉高木分队长的命令，我成了传令兵，终于与大队取得了联系。全体士兵安全地回到小队时，忍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2. 痛快的迎击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七中队　军曹荒木贤一

11 月 11 日，我冈本部队通过青浦城，受命击退昆山附近敌人而行进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当时我们抵达了三家村。

晚上 7 时，附近看不见人影，只能隐约听到说话声。中队长召集各小队长，讲了一下敌情，当时中队没有做战斗准备，全都在待命中。

突然，小队长回来了，说有敌情，下达了等待时机准备射击的指示。小队立即进行部署，可以听见各个分队构筑阵地时器具的声响。

一小时后，鸦雀无声，不知从哪传来了鸟儿的叫声。分队长说："前方道路上来了几十辆敌人汽车，分队在第一小队左侧，第一小队射击的话，紧接着射击。第三小队在右侧，其余各中队在右侧道路上准备射击，当敌人汽车先头部队到达第一小队所在地时就射击，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大家等待着，凌晨 2 时半，隐约听到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敌人来了。"

弹药手立刻扣住掷弹筒的引爆环。

正说着"弹药手，看你的了"，敌人的汽车已开进了有效射击范围内。

啪啪啪……哒哒哒……

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步枪一齐射击，之前寂静的夜晚变成了火花四溅的战场。

我也用掷弹筒猛烈射击，子弹在离筒口大约一米处吐着火花飞了出去。射了两筒，十发子弹命中敌人正中间，真是痛快。

就这样大约射击了 15 分钟，接到了停止射击的命令。众多的汽车出现了，停止了前进，并且不时传来呻吟声。

凌晨 3 时，又能听到说话声，而且特别清楚地听到"快快，快快"的声

音。于是从左侧开始再次齐射，我们不失时机地连续射击。

枪筒变得越来越烫，都握不住了。敌人一下都没有反击，感觉非常不快。混乱不堪的敌人也分不清敌军友军，一逃过来就被我们杀死。

天亮以后，中队派出搜查队去附近搜查。道路上堆满了汽车、敌人的尸体、弹药和兵器，杂乱不堪，简直无法立足。

不久，他们拿了一面敌军军旗回来了。

程娇译　罗萃萃校

3. 苏州河染血的饭团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三大队　军曹仓本信市

我部队在三家村将敌军全部歼灭后，斗志更加昂扬。第三大队做先头，又急速向昆山方向追去。傍晚抵达潮浦村。

尖兵中队第十二中队的通知说："苏州河的桥被烧了，无法渡河，并且依稀能看见对岸有哨兵模样的敌人，他们身后还有坚固的阵地。"

时间是晚上 6 时 20 分。

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烈了，不久有消息说："第十二中队的一支小队成功渡河了。"

不一会儿，大队长亲自驾临命令道："第十二中队的一支小队已经渡过河，但被敌人包围了，机枪中队必须马上过河增援。"

于是，我们机枪中队（缺一个小队）立刻做好渡河准备，向桥的方向走去。当时，使用了自北支以来还没看见过的曳光弹，光亮聚焦在了桥上。

勇敢的小山曹长说："好，看见桥了。"就独自火速去侦察了，四五分钟后回来了。他说："可以通过，但是必须将机枪分解后过桥，不然恐怕不行。"然后，大家就开始分解机枪过桥，指挥班领头。

冲到桥中间一看，桥的一段已经被烧毁，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地过。黑暗中，大家摸索着前行。担心有敌军埋伏着，随时会有火力打过来。大家不敢大声说话。

“喂，怎么不快点走，在干嘛?”但没有反应，原来是友军的牺牲者。

说了“请原谅”后，跨过他又继续火速前行。

晚上7时，中队的全体人员完成了渡河，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第十二中队的士兵气势凶猛地不断发起冲锋。我们很快占领了阵地，增援了他们。

后方部队也渡河过来了，于是我们成功地击退了对岸的敌军。

然后，我们来到敌军的第二防御阵地。敌军拼命抵抗，奋力反击。此时，距离敌军约两百米，那一夜对打了一个通宵。

11月15日，天明后，敌军来了援军，没有退却的苗头，反攻势头更加猛烈起来。

我们也不甘示弱，力求百发百中。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昨晚开始就什么也没吃，饿得不行了，实在是挺不住了。

下午1时左右，两个士兵背着装有帐篷的背包，一路猛跑过桥。

正想着“危险”，一个人跑到桥中间，“啪”地一下摔倒了。他被一枪打中，动也不动了。

另一个人平安地到达了阵地。他不顾飞过头顶的敌人子弹，拿出包裹里的饭团，分给大家。但他没有要分给我的样子，正想着为什么呢，那个士兵又像脱兔似地跑回桥上出了。他拿过倒在桥上战友的包裹，再跑回阵地。他这种勇敢的行为令我们感动不已。“来，吃吧。来，吃吧。”他把染了血的饭团分给了我们。我们胸中满怀感激之情。

那种美味，那种敬意，实在是难以言喻。

我们一线部队的背后，实际隐藏着多少悲烈的故事啊。我算是亲眼目睹了。在烧断桥梁的桥身上，那位被击中后一动不动的无名勇士，他用生命带给了我们饭团，我们感谢他，衷心祈祷他在天之灵安息。

4. 从昆山到南京

步兵第十三联队座谈会

曹长岳森：

中队作为联队的预备队进行了战斗。这是快到昆山时，离昆山不远

处的史第塘发生的事。

那儿有座宽5米、长80米的桥。敌军是在第三大队的主力和第二大队的一个中队过桥时，将桥烧毁的吧。我们过的时候桥已烧掉了。敌人觉得我们人不多，要拼死抵抗。第一线部队和我们一起赶紧挖战壕，伺机突破。因为一直忙着，所以大家从昨夜起就一直没吃饭。

总之，就算仅仅是米饭也好。我们用随身携带的燃料煮饭，捏饭团送给第一线部队。我们把饭团包在帐篷布里去支援第一线。进入河堤的死角后抬起头一看，桥的中段正"呼哧、呼哧"地燃烧着。这种状态下打枪也是白白浪费子弹。一瞬间，我们感觉血一下子涌上了头。

我们面面相觑，商量着怎样才能安全过桥。

"分队长，我们不怕！"虽然话语简短，但从中可以感觉到至今为止生死与共的相亲相爱的感情，我带着哭腔扯着嗓子吼道："大家拼啊，冲过桥去！"我迅速部署了一下，便一下子冲了出去。

也许敌军正等着我们这些"好猎物"吧，猛烈的炮火顷刻间一起向我们倾泻而来。桥上累积着一个个为了渡桥而战的牺牲者。不管多么紧急，都不忍心踩着牺牲者跑过去，大家都跳着跃过尸体跑过了桥。

虽然平安地冲过了桥，但是那里没有遮挡物。利用敌军指挥官发出射击指示的间隙，我们或躬着腰，或匍匐着，又5米、10米地冲向前，终于又推进到了100米左右，到了一条小河沟边的凹地里。迅速地把麻布手帕裹在刀尖上，伸向后方，作为指示后来人前进的标识。大家用平安无事的表情向大队长报告。回头眺望刚刚经过的桥，真是感慨万千。

任务完成了，在部署完回去的阵列后，大队长说："现在很危险，再晚点回去。"于是，我们开始突击挖战壕。过了两三个小时，暮色渐渐笼罩了战场的一角，敌人还在断断续续地射击着。忽听桥梁附近有叫声，于是停下挖壕沟，抬头看去，只见在"啪啪"打在钢铁骨架上的子弹中，有条军犬向我们跑过来。

"啊！"我们感动地叫了声，放下手中的活，祈祷其平安。还有100米，再加把劲就能到了，这时它一下子倒了下去。"怎么样了呢？"正当我们期待着的时候，只见它东倒西歪地又开始前进起来。

军犬终于摸索着到达了阵地，它咬住士兵的衣角不放，看到给它治伤的情形，我们不由得哭起来。

大家都庆幸那一夜“没有被暗夜中的子弹打中”，虽然过了桥回到了阵地，但是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那种心情。

军曹岩本：

在战斗的空闲时间，我们火葬了牺牲的战友。没有花用以供奉。遥望近在咫尺的南京，缅怀不幸牺牲的战友。

“靖国神社见”，这是军人的夙愿。但是那种难受的心情还是难以忘记。

伍长梗田：

昆山战役时，我是作为机枪小队隶属本部队的。听说下园少尉阁下受伤时，不顾自己的伤痛，说：“中队长阁下，我被打中了，这是我的失败。”

作为小队的指挥者，他将自己的任务、敌情以及对于今后敌情的推断等交代给了某军曹。另外，还因重机枪被损坏进行了道歉。

他从容不迫的态度是一个真正军人应有的态度，直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军曹高野：

在溧水的时候，那种寒冷真的受不了。还记得为取暖烧房子，把羊毛围在脖子上结果被骂的事情。

军曹岩本：

那是攻入南京城前几天的事。第一次被敌军瓦斯攻击。当时村川上等兵没有防毒面具。

千场队长殿下戏弄地说：“没有的话，只能拿毛巾闷死了。”大家听了都忍俊不禁。

小林上等兵的眼镜片没了，眼被毒气熏了，现在眼里还有一些白点。

曹长岳森：

用攻下敌军首都后征收的啤酒和白酒等举办了豪华盛宴。大家都在漫无边际的闲聊，还谈论了停战讲和的事。但没想到还攻陷了武汉，在偏僻的小村，一起做了庆祝圣战三年的年糕。

5. 穿过战场遗址，向嘉善挺进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七中队　军曹渡边光也

星夜兼程、不眠不休地在泥泞道路上行军、物质的极度匮乏等，克服了这些难以言喻的艰难困苦，11 月 16 日，攻入了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昆山。那时真是冻死人了。

因为才激战过，又淋了雨，军服上满是泥浆。但是我们还是以旺盛的斗志追击、包围、歼灭敌军。我们以为会一路向着苏州追击。却听说 18 日要返回头，奔向松江。综合传言判断，可能要从原路返回去。

于是，大家各自忙里偷闲地抓紧做出发准备。

当时脑子里突然浮现出前几天袭击三家村时的情景。战场一片狼藉。道路上敌兵尸体多得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满地皆是军用器材，无数火炮、弹药等。

虽然休息了两天，但是双肩好像被铁棒挤压着，上半身一直隐隐作痛，膝盖也非常疼，没有恢复的时间。接连又是好几天在阴沉沉的、令人恐怖的灰色天空下行军。大家的脸因寒冷都僵硬着。长长的行军队伍像长虫一般无声地缓慢移动。当再一次回到三家村附近的路上时，和想象中的一样，那场景真叫惨不忍睹。敌人尸体已经腐坏呈青灰色，又被车碾过，一具具像被打下来的烂丝瓜，散发着阵阵臭气。我们中间有的人用毛巾捂住了鼻子和嘴，只发出哼哼的声音。我们从坏掉的土桥上过去，这样走了四公里的路。

我记得那是 11 月 11 日的事。夜里，极度疲劳的身体像被鞭子打着，在湿滑的道路上快速前进。在向昆山前进途中来到那一带时，和从上海战线上败退下来的敌兵遭遇，真叫溃不成军，三三两两，晕头转向。也辨不清敌友，把我们错当成友军了。有的胡乱硬插进我们的队伍一起

走，有的隔着五米宽的河和我们并排走，有的急急忙忙地追赶我们。太滑稽了，精神完全不正常。每每想到这些，不由得就苦笑起来。

每天什么也不想，只是一个劲儿默默地艰难地走着。几天来历尽千辛万苦，20 日到达松江附近。持续不变的降雨和寒冷让全身感觉迟钝，手脚变得僵硬，没法自由活动。泥水从靴子破洞灌进来，每走一步，脚都滑动在鞋里。开始感觉不到起初的难受滋味了，全身都是无法言喻的苦痛。

上午 10 时，到达了松江粮食补给站。那一带有很多先到的部队，乱成一片。遇到很久不见的第一大队和第三大队的战友。人人脸上污秽不堪，眼神异常炯亮，彼此互相问候着。

因为是行军路上的补给，因此从先头部队开始，按顺序进行。队伍像虫子爬行一样缓慢得要命。道路及路两旁都是泥浆雨水，连个放东西和坐的地方都没有。人们被雨淋得都缩着脖子，背上的背包愈发变得沉重，用仅有的一点力气摇摇晃晃地背着行李，一步一步慢慢地在队列中向前移动。

大家都尽量地想法休息，或胡思乱想着，那感觉很糟糕。除了米、调味品之外，还领到了少量的久违的甜食，感觉到了孩子般的开心。于是又重新踏上泥泞的征途，向金山方向行军。

补给站的嘈杂声数分钟之后又变成了沉默的行军。“咯噔，咯噔”，副官坐骑的马蹄声在耳边响着，令人害怕。感觉马踢起的泥水溅在了屁股上。21 日，率先到达了下一个补给点金山。在黄浦江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日章旗，还有停泊着的运输船队。

有人惊呼道：“船一直开到这儿呀。”我们感到底气十足，皇军的威力已深入到任何一个角落了。一瞬间激动万分，忘记了苦痛。

本以为今晚在金山附近宿营，结果还是彻夜往嘉善方向进发。一路都是前行着的人马。天完全黑了之后，在金山南端按预定计划补给粮食。补给完以后，又立刻踏上了更为泥泞的行军道路。

所有的桥和道路都被破坏了，行军慢得令人不耐烦。站立的时间比行走的时间还要长。身体暴露在越来越浓重的寒气中，夜里更是觉得身体被冻透了。一种无助无奈的感觉郁积在胸中。

队伍里一片不满的抱怨和叫骂声。我因为粗心大意，肚子着凉了，自始至终发出令人不快的声音，肚子痛得让我难以忍受。终于，军医也倒下了。副官命令："留下四个人准备担架。"我克服自己的病痛，用尽最后的力气走向军医。用不灵活的手指努力地做着准备，看到队伍不断地从身边走过，有人说前方有微弱的火光，而我们周围只有潮湿和寂静，我们四个人看不见那点亮光。

寒气越发浓重了。已经快走不动了，心头突然涌起一种不安。

"走吧。"有人在身后催促着，于是拼命地抬起担架跟着走。

"使劲抬啊，怎么像没劲似的。"

"不，走吧，不走不行啊。"

"无论如何也要走到嘉善。"

身体摇摇晃晃，像被推着似地慢慢地走着。

寒气不断穿透身体，身体渐渐僵硬起来。走走就站着歇一会儿，走走站站，如此反复多次，终于在第二天早晨到达嘉善。

进入镇子，一到宿舍就躺下了。

6. 用漂着尸体的河水做饭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三大队本部　辎重兵上等兵甲斐孝道

这是发生在11月24日的事。

雪粒一直下到昨天。脚因为汗水和泥水都快要冻僵了。虽然今天的天气还算不错，行军却还是极度辛苦，而且每天都充满了意外。

这天，我在行军途中不时检修有故障的车。还未到达宿舍，周围已经漆黑一片了。在到达距离宿舍两公里的村庄时，菅原班长率领手下十余人决定就地宿营。

在想用饭盒做饭时，却因为周围漆黑，找不到能打水的地方。

"这里有水。"有人喊了一声。

我马上拿起饭盒跑过去打水，却发现水有股臭味，然而，天黑我又很累，也想快点吃饭和睡觉，所以什么也不管了，就喝了一杯。谁也没有因为水有臭味而放弃饮水，都迅速地做饭。做好的饭像放了酱油一般发

黑，还散发着奇怪的臭味，不过我肚子已经饿扁了，于是就倒进开水，稀里哗啦地将饭吃进了肚子里。

第二天早晨，去昨天晚上取水的河里淘米。结果一看，那段河水特别污浊，水面还漂着一层油花。再仔细一看，那河面上分明漂着一具中国兵的尸体，上面还爬满了蛆虫，一阵阵臭味直冲鼻子。听说昨晚竟还有人将头埋在这河里直接喝水的。顿觉恶心作呕，随即将手伸进嘴里抠喉咙，但是腹中空空，什么也吐不出来了。

（短诗，译略）

何锡瑾译　罗萃萃校

（八）向南京进发（辎重第六联队、野战医院）

1. 奔驰的先进辎重

辎重第六联队第一中队　一等兵东正信

在海上远眺了杭州湾敌前登陆的情景，感到心潮澎湃。皇军登陆后不久，我们部队也从上海登陆了。

所到之处，一切都被支那军破坏，化为面目全非的废墟。违背正义的人，上天会给予惩罚的。坚固的碉堡和战壕都空空如也。暮色下的残垣断壁惨不忍睹，墙壁由于枪弹的攻击已变为蜂巢一般。在黄昏的暮色下，依稀可见涂着白色的文字“××部队占领”。令人回忆起当时的苦心。我部驻扎在上海北边的陆家宅，为了等待时机，在那儿待了几天。

11 月 30 日下午 3 时，下达进攻命令了。

在很多的辎重中，我被先进辎重选中，受命去给第一线运送弹药。由于装载了过重的弹药，只能携带少量粮食。凭我的直觉，这场战斗一定会很激烈，也很匆忙。

万里晴空中，朵朵卷积云在飘动。

从第一天开始，队伍宛如蜿蜒的长蛇阵，在废墟般的上海开始了迅猛追击。道路两旁的河流静静地流淌着，行道树的杨柳倒映在水面。河

旁是未收割的稻田，稻谷白白地成熟，却只能站立着枯死了。

血色夕阳在我们前方即将落山，一部分已落在地平线下了，我们用饭盒做好饭后，很快又开始了夜行军。

路况好的话，可以加大步幅，快得近乎于跑了。勉勉强强在凌晨3时到达了目的地。周围是田地，其他什么也没有。在路上露营，寒气侵入了身体。没有柴火，不能做饭，但是穷极生智，收集了稻草来做饭。总算设法做好了饭。悲哀的是，由于视线弱而看不清，以为是木材的却是支那人的棺材，从那以后，有个家伙表情变得怪怪的。

夜里没睡，一直等到黎明出发，而且比昨天更早。有人没时间做饭，只能在15分钟的小憩时做。

有人抚摸着马的鬃毛，笑着说："唉，不多喝点的话就不能走了啊。好不容易从远处打来的水，再少喝点吧。"

"好累啊。"说的是方言。如同与人说话一般，然后给马揉了揉脚。人和马合为一体了。如果没有翻山越岭、经历过苦难泥泞的士兵，不亲身经历的话，大概是无法理解这种心情的吧。连抽烟的时间也没有，遗憾啊。

"给，是草啊。"我走到马前。

"快点吃吧，快出发了。"

看着马吃草，士兵第一次点起了烟。

"真是急行军啊。要走多少公里啊？"

"已经走了多少公里了？"

回头看看战友们。

虽然十分清楚多说废话行军会很累，但还是东拉西扯来安慰自己，享受这来之不易的片刻休息。

上午6时出发后，一天之内只休息了三四次，然后连续行走两三个小时。和其他部队一起挤着跑步前进。"怎能光让你们走啊。光让你们走的话，俺们就被甩下了。"

所有人都意气风发、不甘落后地竞争着向前赶。

到达金山时

因为连日行军的疲惫，脚开始疼痛起来了。

去金山领取粮食的车辆空载而归。剩余的粮食也不够了。只是大清早吃了铝饭盒里的一点儿饭，一直行军到很晚，大家都感到饿了。用沟渠里浑浊的水做出的带有颜色的南京米饭是半熟的，还散发着难闻的味道，但现在还不是考虑这种问题的时候。

大家忍着脚痛，相互帮助，分摊着仅有的粮食填饱肚子。我们的车辆满载着送往前线的粮食，此时更加体会到了兵粮辎重的责任重大。

从这里开始，道路变得相当恶劣了。

所谓的桥基本都损坏了，无法通过，只好折回头从田里走。一次次走过弓一般的石桥，或走上 4 公里、8 公里的小路，或穿过没膝的沼泽。住宿也没有屋子，最后只得在道路旁边寺庙里的棺材旁睡到天明。

从前天开始，又经过彻夜的连续急行军后，我们到达了湖州。有人开始掉队，行军时，在帮助落伍兵的同时，还要在一片漆黑中摸索着找水，用沟渠里的水湿润像火一般干渴的喉咙。喝水的时候，大家都争先恐后。天明之后才发现，距此三尺的地方漂浮着敌兵尸体。想笑却又笑不出来。

湖州境内有几百匹的伤病战马，护理兵正忙着一一治疗。看到这情景我不禁念叨道：

“我的马啊。成为强者吧。你要精神百倍的话，我也决不服输。已经走了几十里了，想必你也很累了。但是要一直走到目的地，你要加油啊。因为有你，才能忍受这样的辛苦啊。”

事到如今，我才体会到马的珍贵，我抚摸着马，忘记了疲惫，悄悄地这么念叨着。

虽然在这里休息了一天，但也没能恢复足够的精力。

渐渐地行军速度越来越快，有的人竟然一个小时走了八公里。

眺望右方的太湖

前进中，马出了事故。尽管有人哭泣着挥着鞭子，但疲惫的马儿只是信步而走。部队不论怎样往前赶，还是越来越落在大部队后面了。

“马已经走不动了，要依靠人力来拉车。辅助兵帮着拉车前进。”班长这样命令大家。三名辅助兵和马一起开始拉车。马与班里的人们好

像心心相通一般，也使劲地拉着车前进。

再往前走，路上铺满了形似人脑的圆石，连马都觉得难走。脚已经走出了水泡，每走一步都感觉到很痛。很是担心，不知道还能不能再拉几十里到南京（译者注：1 日里＝3.9 公里）。

深夜宿营时，拖着疲惫的脚步去寻找粮食，真的不是一般的辛苦啊。从金山出发，人和马吃的都是南京米。马由于长途行军已很劳累了，但马厩里值班的士兵要煮南京米喂马，那也是辛苦得要吐血的工作。

马因为长期食用南京米而导致腿肿，我们的脚也肿得拔不出鞋子了，脚板上被袜子包裹的水泡破了，血渗出来。那种寒冷与钻心的疼痛已经到了让我无法入眠的程度。

途径溧阳

不久之后下达了急行军的命令。

“弹药车全速前进”，“前线弹药不足，很艰难”，“大家要跑到前线”。队长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弹药车的人与马紧抱成一团，继续向前跑着。我们已经忘记了生死，只是一味地往前赶，任何障碍都挡不住我们。

一直跑着，无法预测大概跑了多长时间，也没有时间去打水，水壶里一滴水都没有了，脚也磨出了血，我们只想一直坚持到最后。在获取最后的胜利之前，不能失去耐力和勇气，这就是大和魂的体现吧。那份痛苦并没有出现在彼此的脸上，大家都紧紧抓住缰绳向前赶去。

血红的夕阳快要落山时，大家开始张罗晚饭了。大家帮马匹按摩着马蹄，准备明天一天的食物。休息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

接着又是通宵行军。身体如同海绵一般疲惫无力，赶不上时就死死抓住缰绳。大家之间也没了交谈，时不时地会被尸体绊倒。痛苦向人们袭来。“昏死之前，即使用四肢，爬也要爬进南京城。”大家只是这样盼望着，在山和谷之间转来转去，虽然也有“什么啊”的抱怨，但为了赶往前线，一直努力地前行。

终于，13 日上午 10 时，听到了“喂，能看到紫金山了”这样的惊叫，大家一起向西方望去。本来渐渐看不清东西的眼睛，这时却突然如天亮一般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想到“终于到了”，紧张的神经也渐渐地缓和

下来了，我因此也斥责自己：

“什么啊？现在才开始。马儿啊，再使把劲吧。”

我回忆着过去，一边用心地抚摸着马儿，悲壮的神情也渐渐被笑容替代。

南京近在眼前，大家都忘记了疲惫，即使马儿动不动就倒下，我们也越过了陡坡路，已经能看到那在炮火中若隐若现的南京城了。紫金山的防御线在皇军的猛攻之下，早已失去了作用，现在已经空了，里面的一切无法让我们欣赏到破坏之前的坚固了。烟气充斥着鼻孔，这惨状让我目不忍睹。这些都让我联想到这里激战时的样子。我仿佛还能听到片刻之前，超越生死的战友们像阿修罗一样冲锋时发出的喊叫声。

下午1时左右，终于到达了南京。我们一边忘我地高喊万岁，一边抚摸着马的鬃毛，拍打着马颈的两侧。

上海距此320公里，而辎重车队在最后两天两夜里赶了180公里路，获得了第一的殊荣。

终于，南京陷落了。在勇敢与希望的非凡精神的支持下，我们完成了任务，胸中充满感动，我们脸上挂满灿烂的笑容，拖着满是污泥的身子长时间地向着南京的天空大声呼喊。

我们仿佛置身于与现实相差很大的幻想世界中，但这正是现实，我为这样真正的现实而感到高兴……

2. 前进！弹药车

辎重第六联队第一中队　上等兵下川节夫

12月11日，参加南京之战的我部队在通过溧阳的路上休息了四个小时。在那儿吃完饭后，开始在黑暗中准备好明天的饭。随后很快就出发了。到溧水还有24公里，到达小山时已是上午9时多了。

太阳升起，银色的霜融化了，让人想象不到现在是冬天。由于连日彻夜行军，马和战友们都很累了。先头部队停了下来。仿佛战线已经转移，前线的炮声有如远处的雷声一般不断地响起。

“稍事休息”。给马喂水时，听到了这样的传言：“前线已经包围了南

京城，已经传来弹药不足的消息了。”“终于来了”，心里这么想，心跳加速了。不久，传来了“粮草车先让路，弹药车前进”这样的命令。由于突然改变，队形乱了起来，弹药车涌向前去。

“汽油怎么办?”

“先管弹药吧。等一下，我去问问。”班长跳下马向前跑去。

“到达溧水前，大家要尽全力跑啊。”

“检查一下行李。”

“不要把装载的东西弄掉下来。”

听到班长的命令后，先头部队开始跑起来。

之后，又传来了“运输汽油的车辆前进”的命令。

我催促着马儿，加入了前进的车辆洪流之中。此时是上午10时整。

走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车辆开始颠簸起来。这就是我们的战争。

我满脑子想着：敌人不停地攻击，前线的战友只能咬紧牙关等待着我们的到来。要早一点到达，即使倒下来也要送达。

行走速度很慢的我已经落后了一个班。想要追赶自己的班，马儿却懒得动。日本马队接踵而来了。

从上海出发已有十几天了，每天行军都超过40公里，而且马一直拴在车辆上，连卸下马鞍的时间都没有。路上有霜，马蹄打着滑前行。

抬头看去，冬日的阳光照射着，空气中灰尘飞舞，喉咙也干渴了。

敌人在道路上挖了沟，两侧渠内的水不停流入。打入木桩，铺上稻草后也不顶用。车辆陷入后，用马把车辆拖出后继续前进。

这天，我追上了上等兵本田。他是老兵。他的马虽然是班里最小的，却很精神。“怎么样嘛，不可能输给你。”他说。

传来命令说“跑不动的人上车”，却没有一个人乘车。看到平日里老练而诙谐的本田一等兵的脸上出现了少有的认真表情，浑身鼓足了劲儿向前奔。

马和牵着缰绳的士兵都累得满头大汗。用左衣袖使劲擦去脸上的汗水，呼吸也困难了。脚只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迈着，道路都是很不好走的。我们一边呵斥着马儿，一边只是机械地为了走而走着。

这样，在下午3时，先行部队在溧水边上集结。

交付了一部分运输货物之后，大家匆忙吃了点半生半熟的饭，就又向着南京开始了通宵行军。

离开了粮草车，干面包也吃完了，剩饭没有了，连米都没有了。即使有米，也没有人吵着去做饭。

有好几次一边担心着被破坏的桥会塌掉，一边过桥。

多少次在寒气中睡着，啃着干面包，在皇军的神威面前，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

站在山丘上俯视南京城，与战友相视无语，此时心中充满了完成任务后的喜悦和欣慰。

3. 烧不着的柴火

辎重第六联队第一中队　上等兵松永诚一

我十分疲劳和睡眠不足，只是被马拖着继续行军。半夜 2 时，我们终于到达了距离湖州 24 公里的地方。

在四周一片漆黑之中，不知谁说了句“快要到湖州了”。

下达了宿营的命令。各小队、各班都搭起了野外马圈，开始给马喂水。

上午 6 时 30 分出发，即使现在就睡觉，最多也只能睡三个小时。不过还是快点和战友钻到车下睡觉了。

正好那天我在马厩里和 S 值班。看看外面，已经降霜了。又因为我满身大汗，所以觉得特别冷。自己只能捡点柴禾点火取暖。下午 4 时 30 分左右，柴禾没有了，又出去捡了一些回来，然后投进了正燃烧的火堆。

我弯下腰，捡了两三根柴禾垫在屁股下，又捡了些扔进了火堆。我的马大概是连日行军的缘故吧，身体一动都不想动，只在偶尔休息时能听到马蹄交换时踢地的声音。

S 添加的柴禾无论如何都点不着。无论我俩试了多少次都是这样。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就贴近火堆用嘴吹气，结果闻到什么怪怪的臭味，我们感到很奇怪，继续吹了四五次，还是没能点着火，那种臭味却越来越浓了。我一边握着柴禾看，一边恍然大悟地对 S 说：“这是鲜木头啊。”

柴禾的外面漆黑，但是手感很奇怪。仔细看看燃烧的可疑火光，不像是木头的样子。

“你从哪里捡到的?”我问他。他认真地回答是从前面已经燃烧的屋子里。他一边说着大概是不能燃烧的吧，一边继续吹气，难闻的气味更浓了。

这次是S说的：“哎，不行啊。燃烧起来真是难闻啊。”他说着就拿起柴禾仔细观察，看起来好像是人的骨头啊。

“这不就是人的骨头吗?”他一边笑着，一边敲打着骨头。骨头发出“嘭嘭”的让人感到恶心的声音。

“什么，是人骨?”我突然明白了。正在那时，S突然踢开了“柴禾”。仔细一看，的确是还沾着不少肉的膝盖以下的腿骨头。隔壁班马厩的值班人员被我们的吵闹声吸引，也赶过来看。

大家一时间都呆住了，仔细一看，竟是燃烧剩下的人腿骨和腕骨等，于是一边笑着，一边清理掉了。

4. 扛着滤水机行军

第三野战医院　卫生队长朝留吉雄

第六师团司令部为了完成哪怕是早一刻赶到目的地的任务，从广德开始，一直翻山越岭攻击前进。

我们供水班分成两队，一队和滤水车一起走大路，给各个部队补充水；另外一队十人在队长的带领下，护送着两台手压式滤水机，想翻过山去给师团司令部补水，于是跟在后面出发了。

手压式滤水机每台重22贯(1贯=3.75千克)，加附属品共25贯以上。一辆滤水机需要四个人来抬，每个人还有装备、附属品、粮草等，我们十个人实在带不了。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派16个人来支援我们，开始了第一天的翻山。

因为是翻山，所以当然没有大路，山路对四人抬一台机器来说太窄了，就算过一条小沟也颇费工夫，这和一个人行军很不一样。

上午的急行军还是顺利的，但傍晚时，所有人的肩膀都肿了，即使走

十分钟，也像在拼命。轮换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说是轮换，不抬的人还是要背着抬机器的人的装备。

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没有跟上急行军的师团司令部，一直前进到晚上都没有到达司令部的宿营地，反而迷路了，只能在无名的村庄过夜。队长联络后得知，司令部在距此两公里的前方宿营了。

第二天，早上吃了难吃的南京米饭，想要赶上师团司令部，但是师团司令部也很早就出发了，所以赶不上了。

我们都在想，今天开始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几个当地居民来背，否则这样下去我们就都不行了。然而，找到路边的一些屋子时，里面一个人都没有，看着他们都逃往对面的山上，我们也只有生气的份儿了。即使如此，在我们的急切寻找之下，还是找到了五六个人，稍微轻松了点。已经逃了的，就不可能再找回来了。他们中有人被逮时立即装成跛腿，我们没有杀掉他们，也没有欺负他们，只是把扛滤水机的重担交给了他们。但是，伪装成跛腿的人还没走出两公里，就因为机子的重量，已经伪装不下去了。

傍晚之前，一共找了二十五六个苦力来轮流背东西，就这样一直不停地向前赶路。即使如此，还是没能追上司令部。日落之时，苦力们也累了，好多次被小石头绊倒时，22 贯重的滤水机也随之被摔出去。

有一天，夜行军行进到 10 时多，走了 52 公里后，在某个村庄里宿营了。把二十五六个苦力集中到一间屋子里。我们做饭时也必须为他们准备饭。从附近的房子里搜出了一些米，在旁边浑浊的水里洗净，一小时后这些就准备好了。没有锅，所以实际上是用铁桶做的，虽然做出来的只是半熟的饭，但还是先送给辛苦一天的苦力们吃。可是来到苦力的房子里一看，大吃一惊，原本以为在屋子里的苦力都不见了。只有在我们旁边做饭的三名苦力，而且这三个人都是老人小孩。

大家都开始担心明天的行军，悲观地把饭给踹了一地。现在无论说什么都晚了。作为惩罚，从第二天开始，大家轮流严密监视苦力。

晚饭的菜是在路上逮到的鸡。大家一人一只烤鸡腿，就这样一手拿着鸡腿吃起饭来，味道很不错。

第三天，终于来到了大路上，但还必须扛着滤水机，今天，肩部因为扛着圆木而肿痛着。一直在前进路上寻找苦力，到中午时又找到了二十

多人。这样一来又轻松了。继续追赶司令部。这次，到休息时也一直监视苦力，他们去厕所也跟着去。

这时接到队长的命令，有的东西留在了昨晚的宿营地，我要一个人返回去取。走了20公里。翻山时，以前是自行车驮我，这回是我驮自行车，上面还有装着午饭的饭盒，沿着原路回去。这一路是师团刚经过的路，现在已看不到日本兵的影子了，只有逃难刚回来的当地居民。有人在烧毁的房屋废墟上大声哭泣着，看到我这个背着东西的日本兵，都匆忙逃走了，看到这些我的心情变得很不好。

这时，偶然在屋子角落里遇到了当地居民，他也把身上背的东西一扔逃掉了，我像是在看戏剧中滑稽表演一样看着他的动作，实际上心里很不舒服。

不久之后，大家看到只有我一个日本兵后，逃到四五十米远的地方就不走了。

正在那时，我也到了岔路口。往左还是往右，我不清楚，就停下来并放下自行车。因为原来想着到达之后再吃饭的，所以肚子很饿。

可能那些支那人认为只有一个日本人，所以比较放心，没有要逃的样子，反而走过来了。

因为我不懂中文，于是用蹩脚的中文向他们问路。实际上他们根本听不懂，左边那个人向右方指，明显是不想让我向他那边走。而我也觉得应当是在右边，于是向右边走了。才走了四五米时，前方二三十米处的一个当地居民一个劲地向左指，好像说“左边，左边”。那样子好像很熟悉似的，还在后面跟着我，他们看起来像便衣队，令人感到可怕。

“你，来，不行的！”(意思是不能来的)。我一说“不行！”他们就停下来，但我一走，他们又跟上来。事情越闹越大了。我开始担心一不留神就会成为俘虏。于是，猛地调转自行车方向。那个男人突然惊得跳了出去，离我有四米左右。于是我拼命地骑，骑出了小镇子才松了口气，赶紧到小山丘上吃了饭，不过肚子虽然很饿却吃不下。接着，沿河绕到了路上，一直骑回到宿舍。中途也偶尔碰到几个人，不过对方先逃走了，所以骑得很快。到了宿舍也没有休息，办完事直接就回去了。20公里，来回的话就是40公里了。虽然我是骑着自行车，但这段时间也不知道部队往哪个方向走了。回

到与部队分开的地点，一刻也不敢停，赶紧顺大道骑自行车，但还是没有部队的影子，甚至看不到一个日本兵。

口渴得实在受不了，非常想喝水，于是来到了只有一位老人的人家。

“能给我茶水吗?”我请求道。很幸运，茶壶里有浓茶，他端来了一杯浓茶，我毫不客气地全都喝到了肚子里，作为感谢，我把剩下的中饭全给了他。

终于看到前方有日本兵的身影了，于是用最快的速度追了上去。问他们:“知道第六师团吗?”他们说不知道。我尽管担心是否走错了，但还是尽快地往前骑。傍晚，在前方十米的地方好像有日本部队掉队的人。他全然不知道后面有自行车，我差点撞上他，于是“叮铃铃”猛地按了铃铛。

那人大吃一惊，不知道他是便衣还是当地居民，反正是支那人。只见他猛地扭头就跑，他跑的时候，头伸得很长，感觉要比脚突出三尺远。他拼命向侧面跑，但在十五六米的地方“吧嗒”一声跌倒了。我一边用眼角看着他，一边拼命地踩着脚踏骑走了。

不一会儿，我追上了第六师团的辎重队，高兴得不得了。一问，知道部队就在前面，就更安心了。

追上司令部，找到了给水班。虽然是在行军中，但是连队长都停了下来，他正在担心我的安危，衷心地为我的归来感到高兴，很快就过了晚上 11 时。

有人说:“快吃饭，你的那份也烧好了。”虽然是在行军，但让两个苦力挑着铁桶，桶里装着满满的一桶饭。我用手抓起饭边吃边走。水桶里高高堆起的饭堆里，很快有了一个大洞。吃了这么多饭，连我自己都很惊讶。好像那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饭的味道。

那天夜里又是通宵行军，到黎明连续走了 72 公里。

5. 队长殿下也照顾病人小便

第四野战医院　卫生队少尉横手

登陆上海后，一直向南京追击，真像是一股旋风。与上海的军司令

部联系之后，听说第六师团在松江附近，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岂料赶到的时候发现他们已经开拔了，且不知去向，到处打听还是无果。连日的行军使大家都疲惫不堪，只想在哪儿好好歇一天。一路上，不断听到“南京陷落了”、“明天开始发动总攻”之类的前线消息，完全不清楚前线战况。后来我们和第三野战医院先后追上了部队。野战医院就如这个名称一样，从行军方面来说，我们医院自信绝不输给步兵，实际上后续部队却经常落在我们后面。由于上海过来的军用道路都是混凝土的，而且由于长期乘船的原因，发现很多士兵得了膝关节炎。

虽然有很多粮食补给站，但大部分军粮都是在当地征收，物资十分丰富。

快抵达东坝了，有人说进攻南京迫在眉睫。正好是傍晚，又是各自做饭的时候了。想着怎样先派一部分人员去前线，所以向第三野战医院提出了搭乘便车的请求，但没有得到同意（当时本队没有汽车）。又到处找门路，还是没办法，只能干着急。此时刚好碰到了往前线运送弹药的车辆，再三拜托后，他们同意帮我们运送卫生材料，并带上庶务主任等11人。于是，我们在黑暗中出发了。

途中由于腹中十分饥饿，就吃了运送物品中的砂糖，虽然不太礼貌，但当时所体会到的那种美味到现在都难以忘怀。

汽车上方时常有枪弹呼啸而过。下车去小屋休息的时候，就用敌人的尸体当枕头来睡觉。

到达西善桥后，联络师团，说我们于半夜到了，师团大喜并命令我们火速赶往前线，我们也和大部队联系上了。

当时，第一、第二野战医院只去了一半兵力，第三野战医院比我们到得晚。

第二天（12日）早上与战斗司令部取得联系后，便向安德门进发。后来接到命令要开设医院，所以就去挑选房屋，并在心里祈祷主力部队不要很快追上来。那个时候，队长一个人骑马来了。我开心得喜极而泣，觉得更有底气了。

我们接收了五六十名伤员，因为没有设备，在枪林弹雨中，伤员喊冷喊饿，但队长和我以及其他的几名队员都一筹莫展。在那一个多小时

里，急得要命。

当时队长亲自用罐头盒帮伤员接小便，到如今，那景象仍然历历在目。不久，大部队的铁脚板队伍也过来了，一点都没休息就立刻投入到治疗中。

因匆忙行军，连粮食都没带，就把随身携带的口粮拿了出来，江夏会计又去搜集到了一些米，亲自做好了饭分给伤员们吃。这对连续几日没有进过一粒米的伤员来说，真是莫大的满足了。

这里离野炮阵地很近，弹雨像豆子一样砸在屋顶上，必须小心防备。傍晚，突然有两名敌兵闯了进来，虽然被抓住了，但大家都深深地意识到了危险。在备用蜡烛光亮下连夜救治伤员。

就像这样，没有通信设备，没有汽车，小部队比战斗部队晚一周才出发，还要追上第一线部队，虽说是能够大显身手的行动，但是遇到的困难和牺牲不是用语言能够形容的。

6. 英灵，安息吧！

第四野战医院　卫生上等兵本田武

11 月 23 日，在上海登陆。那天，允许外出，所以我就去了日本街。在那里的所见所闻都非常令人怀念。带有日本风格的木建筑充满日本风情。因为至今看到的都是北支那的土房子，所以这儿的一切格外让人深深感觉到日本的氛围。

看到围着围裙的阿姨都觉得像亲人，有想不顾一切到她跟前撒娇的感觉。

在十字路口处，看到黑人巡警站在那里。令人吃惊的是，都是同样的表情，同样的姿势。

寒风凛冽的 11 月 26 日早上，我们离开了尽是废墟和弹痕的大上海，向下一站进发。

乘了好几天船，虽然只有 32 公里，可是过得非常辛苦。我们在一个叫松江的地方露营。因为流行霍乱，所以不能在屋子里休息。

向金山进发的时候，一路上敌兵尸骨累累。过了三里乡、嘉兴、震泽

以后，脚已经习惯行军了，甚至有精神主动跑到前方去设营。

满地的稻谷没人收割，就这么悲凉地浸在水里开始霉烂了。一只野狗在啃咬被遗弃的敌兵尸体，我用石头赶跑了它。不知为何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热潮。

一口气过了湖州、广德、建平，直到距溧水还有44公里的地方。由于天气恶劣，路上有很多人掉了队。

挪着沉重的双脚，用泛红的河水煮米饭，就着一点日本粉酱吃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时多了。离南京还有68公里，于是决定组成铁脚板队，四十多人先出发。在铺好的稻草上躺下，和战友东君裹着一条被子，想象着明天的行军。凌晨2时，在竹内中尉的指挥下，在星明气冷的寒夜中又出发了。途中，挖山芋，吃萝卜，甚至还喝田里的水。晚上7时赶到安德门的时候，已经把这些都忘记了。飞机的轰炸声，枪炮的射击声，还有满脸悲壮地用水杯壮别的士兵，一切都让人感慨无限。

抵达目的地一看，已有一百多名伤员被收容在那儿了。连晚饭都不能烧了，实际上也没时间烧。立刻就一边啃干面包，一边努力地抢救伤员。敌军炸弹在医院前面的山腰处爆炸。

我与清、氏川、井上上等兵等一起在重伤病房中工作。伤员接连不断被送进来，已有几十名了。

下半夜，我和井上两个人值班的时候，在最里面的稻草上一直静静躺着的腹部被子弹打穿的山田上等兵很罕见的叫了一声“卫生员”。我们走到他跟前，他从被血染透了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不好意思，拜托帮我寄一下这个。”说着递给了我们。上面写着“母亲大人亲启”。

第三天，他的病情突然恶化，连连喊着：“水，请给我水。”当天晚上又突然叫“妈妈”，甚至流出了眼泪。他“妈妈，妈妈”不停地叫着，看到这样的山田，我难受得无法自制。不知不觉中，我把自己母亲的照片拿了出来。重病的山田在迷糊中，将手举了起来，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

“山田，妈妈在这里，拿着吧。”我把那张旧照片塞到他的手里，让他握着。他紧紧盯着照片看，喉咙里不断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不知不觉，他那满是胡茬晒得黑黑的脸上，似乎闪过了一丝光彩。我静静地

离开了他的身边。

听到完全占领了南京城的消息，山田微笑着离开了人世。山田上等兵的生命之花凋谢在了南京城外。

我们从内心为他祈祷："您献出年轻的生命，却获得永垂不朽的荣耀，希望你的英灵安息。"抬头凝视着夜空，仿佛他的英魂化作了流星，从秋夜的天空划过。清冷皎洁的月亮高高地悬挂在12月的夜空。

孤魂哭泣般的犬吠回荡在夜幕下的战场，令人不寒而栗。

7. 腥臭的饭

第一野战医院　卫生军曹迫田

这是在向南京行进的途中，在南浔附近露营时发生的事情。

晚上很晚才赶到露营地。于是大家用附近的一条小河中的水煮了饭，并将水煮开喝。

"好像有股味道啊。"和战友一边说着，一边吃饭。当天晚上睡下后，觉得有点腹痛，想着也无大碍，还是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去打水的战友回来了，水没有打回来，却紧皱着眉头，并吐了好几次。"怎么回事?"问了他，他回答说："你自己去那条河看看。"想着会有什么奇怪的事吗，就立刻跑到河边看了。水面上漂浮着两三个东西，仔细一看，居然是穿着正规军服装的敌军尸体。于是马上想到昨晚上，饭和水的臭味就是这尸体味，一下子觉得有股油油的东西往上涌，恶心得不得了。肚子里也好像有虫子在蠕动，一下子吐了起来。附近的每条小河里都有两三具尸体，一共看到了七八具尸体，可以想象这儿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

（短诗，译略）

8. 难以忘怀的自行车行军

第一野战医院　卫生军曹长田

在奔赴南京攻略战的途中，我们接到指示，要骑自行车行军。这个

时候正逢设营，我想队伍的先头和殿后相距将近八公里，由于我所在的部队位于末尾，所以排头接到命令的话，要传到末尾，至少需要一到两个小时，再重新返回到排头，总共要花三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宿营的命令已经结束。

在寻找梯团长①的过程中，夜幕降临。即使接到宿营的命令返回部队，由于天太黑也无法判断部队的所在地。天气非常寒冷，到处是烧焦的痕迹。在不知往哪去的时候，又接到许多命令，处于这样进退两难的境地也不是一两次了。

在行军过程中，自行车经常坏。经过土路时，下坡虽然很轻松，上坡就变得异常艰难。一到夜晚自行车就变成了个大累赘，有时背着沉重的背包，还得扛着自行车上坡。

9. 设立了豪华宿营地，却白辛苦一场

第一野战医院　卫生军曹山村

进入郎溪镇的时候，为了设立宿营地，我和大川军曹等人先行出发了。中途几乎没有休息，大汗淋漓地赶到了郎溪镇。不愧是县政府所在地，很多房子都很豪华。这时想找其中最豪华的房子，很容易就找到了，于是急忙开始设营。

从附近收集来睡觉用的被子，我很骄傲地说："今晚睡觉，让大家享受到部队长的待遇。"然而等了很久，部队没来。"哈哈，因为我们连夜行军，所以离部队到达时间还有富余。"大家边说着边烧开水，找蔬菜，找斧头，一直忙着设营的工作。心想：部队到达后，不知有多高兴呢。这么想着，一切都变得不辛苦了。

"辛苦了。"战友的一句话显得非常珍贵。然而，等啊等，部队还是没来，到了夜晚，只好派出联络员去看一看。发现部队已在前面八公里处露营了。此时心情非常沮丧，只得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去了。

---

① 原文如此。

10. 在口袋里装满大麦

辎重第六联队第三中队　伍长赤田生吉

11月下旬，我军部队登陆上海。作为先行辎重队，满载着弹药，连喘息的时候都没有，一路向着第一线赶去。去南京方向的部队挤满了整个道路，没有休息时间，睡觉没有房子，只是一个劲儿地星夜兼程，拼命赶路。几天就穿过了松江、嘉兴，向湖州挺进，人和车都像有人在背后推着似的。

这一带刚占领没多久，因此，负责给养的兵站还没有抵达。但是，从上海出发时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了，现在的物资补充全部依靠在当地征收。马粮尤其奇缺，不用说大麦了，就连一粒小麦都没有。只好把这一带的稻子都割来，用稻草喂马，或将稻米煮一下喂马。

自北支转战以来，一直是夜以继日地行军。我的爱马三身一直是一天要跑数十公里，尤其是这两天，明显看出它疲软拖沓，马头低垂，呼吸急促，步履沉重，无精打采地拖着车子。我看在眼里，十分心疼。

大陆的晚秋早已看不到绿色。路边的杂草都被霜打枯了，一把青草都找不到。

我一边抚摸着马鬃，一边不停地在心里拜托马道："三身啊，我很快就会让你饱餐一顿美味的，你就再坚持一下吧。"

三身作为班里优秀的战马，不仅性格温和，还是个大力士，所以超重负载了大量的弹药。每每遇到难走的路，我的一颗心全悬在了马身上，不断地祈求它能够平安走过那段路。握着缰绳的手会不自觉地攥紧了，心也会揪得特别的紧。

暂停休息的时刻是最让人揪心的时候。每次看到马边用渴求的目光盯着我的行动，边从鼻子里发出轻轻的嘶鸣声，还迈着小步子在原地不安地躁动的可怜样子，大家都会忘记自身的疲劳和饥饿，抽空先去寻找马粮。就这样又越过了湖州。

傍晚6时多，在宜兴附近稍微停顿休息。恰好发现在离大路十米左右远的河边树下，有两捆大麦零散地滚落在地上，可能是前面经过的大部队掉落下的。我一看到它，就立刻冲了过去。

心想："把这个喂三身的话，它该有多高兴啊。"并瞪大眼睛，把地上的大麦一粒不落地捡了起来。不知不觉，上衣口袋里便塞满了大约两升的大麦。正思忖着今晚马粮有了着落时，出发号又吹响了，部队又开始前进了。

好久都没有像今天这么令人开心振奋的了，止不住的喜悦涌上心头，自身的疲惫消失了，脚步也变得格外轻快起来。

11. 找到了，找到了，是我的爱马三严！

辎重第六联队第三中队　先崎利英

由于在北支转战了三个月，脚已逐渐适应了行军生活，也有了行军的心得体会。虽然不太记得详细日期，但三年前一天晚上的露营，以及救了我的爱马的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每次回忆起来都令我感动，那是令我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在中支转战时，由于驮载过重，以及夜以继日的强行军导致的疲劳，我的爱马三严终于在1月的一天下午3时左右，刚过一座大拱桥就屈膝倒在了路上。如果是在平时，只要稍微休息一下，也许它可以很快恢复，但是正在强行军，不能奢望休息。

因此，行军没有停下，换上预备马，将三严拜托给了辅助兵后，心里虽然担心，却只好继续跟着队伍强行军，直到日暮到达露营地。想照料马时，那个辅助兵过来说："你的马在落后部队200米的时候又倒下了，怎么弄都起不来。因为离部队太远有危险，所以班长命令丢下，我们只能遗憾地抛下它了。"说着递给我一缕鬃毛。当时的我真是伤心欲绝。

早知如此，当初我来照顾它就好了，也许今天晚上就可以恢复了。事到如今，一切后悔都是马后炮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我不能舍弃不能忘记的爱马。想起了初次上阵做准备的那天，它被交到我手上时，我被叮嘱道："从今往后，它就是你的活武器，是你的战友了。好好地爱护它。"这是我们辎重兵唯一的力量。每次休憩，无论多么累，我都会不顾疲惫，悉心喂马，爱抚马。

而今，握着手里的鬃毛想着补救的办法。对呀，只要我返回不就可

以救它了吗。如果是一个半小时前被丢掉的话，最远才离开八公里。加上是夜行军，速度稍微有点慢，因此肯定不会落后得太远。于是就把照顾手上这匹马的事情拜托给战友，去求得班长的许可。一下定决心，也不感到累了。不用多说，三严是至今的战马中最优秀的一匹。班长也与我有同感。不过，虽说离宿营地不远，但毕竟是在敌占区，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明天还要行军，人马都必须尽快休息。看到班长犹豫不决，我又强调说，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班长终于下定了决心说："好，去吧。但要考虑明天的行军准备。再派个辅助兵跟你一起去吧。很危险，一定多加小心。"得到同意时的喜悦让我忘记了所有的危险和疲惫，勇敢地沿着刚刚过来的道路折了回去。

离开队伍最尾部的时候，尽管已经司空见惯，但一看到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战死的和疲惫不堪的马时，还是觉得战场上的夜路是难以想象的萧瑟与恐怖。一边警惕周围有无败兵出没，一边一个劲儿地往前赶。走了四公里多时，看到三匹疲惫不堪的马，都没有力气站起来了，但明显不是三严。喂它们水也不喝，鼻息也快没有了。当时，不禁担心三严是不是被其他部队带走了，脚步因此也变得沉重起来。

就在觉得走了快八公里的时候，由于从早上就开始长途行军，加上没有吃晚饭，饥饿感涌了上来。虽然我们两个谁都没有说什么，但都感觉十分沮丧，就那样默默地走着。

突然听到两声"嘿嘿"的叫声，我不禁脱口喊道："找到了，找到了，是三严！"我们顺着声音，快速跑了过去。毫无疑问就是三严。而且它还站了起来，太好了！太好了！它还好好的活着呢。我忘情地抚摸着三严，它像往常一样将脸贴在我的肩头，好像在说，我也一直在等着你呐。幸亏我返回来啊，我们果然有缘，从此不再分别，谢天谢地。我在心底对战友和马这样说着。喂了它水后，开始往回走，跟平常没有什么不同。战友之情太珍贵了。

此后，只要一想起在一群疲惫的马中三严独自挺立的情景，胸中就充满了对它的无比思念。

自那之后，又转战了一年零八个月，三严在秋季的赣湘会战时被炮弹击伤，因没有得到治疗而在忠坊附近死了。

它的身姿至今还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12. 一手牵缰绳，一手握饭团

辎重第六联队第三中队　岩城武雄

从上海出发后，我们在路上超越了一支又一支部队，急速前进。人疲马乏，脚痛得钻心难忍。小休息只有两三分钟，长的只有15分钟，每天就是这样在强行军中度过。在短暂的休息时间里，都来不及喂完马料。只得一边行军，一边提着马料袋喂马。士兵们也是一手牵着缰绳，一手握着涂了盐的饭团吃。

就这样不顾疲惫和极度的困意强行军，终于在南京城外赶上了野炮部队。

将弹药交付给他们，看到他们兴高采烈的情形，大家忘记了强行军的疲惫，愉快地聊起天来。

王晓娜译　罗萃萃校

（九）向南京进发（步兵第四十五联队）

1. 日夜兼程强行军280公里

步兵四十五联队第三大队机枪队　军曹久保园茂

部队日夜兼程向着南京强行军。

大家已经筋疲力尽，但部队长的催促恰似鞭子的响声，回荡在高高的秋空中。从昆山到南京足有几百公里，部队一路狂风般地向着南京强行军。到南京还有289公里。早上吃了昨天用河沟水煮的黄色的饭，利用短短15分钟在附近躺下。看到战友们都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这可是在日本见不到的情景。由于强行军，马也疲惫不堪了，即使松开缰绳，也根本没有跑开的力气，只是一个劲儿地闭着眼打瞌睡。现在已到最难的关头了，人和马都疲劳到了极限。大家累得连用火柴点火的劲儿都没

有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喊累。

最近，烟草紧缺到了连影子都看不到的地步，虽然有“两人分一支烟”这种歌，但现在如果有一支烟也是10个人每人抽一口。而马掉队的话，士兵就麻烦了，所以要给马提供充分的水和出发的准备时间。

被数万名士兵的靴子踩踏过的大地扬起了灰尘。今天，长长的队伍仍一如既往、争分夺秒地前进。和昨天一样，今天也是一派混乱的景象。装备挤压着肩膀，脚上磨出了拇指大小的水泡。被炮击过的村庄烧焦了，黑色的废墟坦露着，看上去惨兮兮的，旁边却还有叫不出名字的花草在开放着。

夕阳西下的时候，背包愈发沉重。“有没有被行军累垮的家伙啊！”小队长用疲惫的声音大声喊着。大家都急切地盼望休息两小时。在晚秋斜阳的照射下，发亮的兵器有些刺眼，有人一边走一边打瞌睡。期待已久的“休息两小时”命令声在秋空下慢慢变得没有了魅力。放下兵器，首先要照顾的是马。在前线不能充分照顾马，只是尽可能地爱抚马。有人给马擦脚，有人给马喂水，有人收集干草。大家都忘掉了刚才的疲惫，投入到爱马行列中来。结束了对马的爱抚，接下来就开始用小河里的水，准备做足够一天吃的饭菜了。

离开家的时候连饭都没做过的战友们，如今厨艺都提高到了不比任何一个人的水平差。在对面的一户人家，有战友不停地追着鸡跑。明天的动力来自现在这两小时的休息。

随处可见一只手抓着只鸡腿啃的人，有人在青菜上洒上盐吃饭。尽早地结束出发准备，尽量用多余的时间在枯杨柳树下小憩一会儿，战友能够这样就很开心了。两小时的休息时间不觉很快就过去了，于是又开始了夜行军。

用稻草点着的篝火是夜间远处唯一的行军指向标。随着夜幕的降临，睡魔又来袭击大家了。士兵们因犯困头经常磕在马屁股上，这倒也没什么，而前面人的钢盔敲在头上，“哎呀”叫一声并清醒过来的事，不知发生了多少次。

白天行军，汗水湿透了全身，到了休息时间，汗湿的衣服冰凉，手脚都快冻僵了，身体不时地发抖。把装备当枕头睡，仰望着天空的星

星……以前这种时候总是一边看着那星星，一边抽烟。现在一支烟都没有了，甚至没有人再提烟这个字了。现在，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一边浮想联翩，一边慢慢入睡。

通宵走了80公里后，拂晓来临了。

军衣、兵器、人、马都被霜染成了白色。野蔷薇的果实在霜中冻成了红色。

迟钝的脑子倒变得十分清醒。

向着南京，向着南京，充满希望的早晨——去敌人的首都南京。大口呼吸着深秋凉爽的空气，看着飞翔在蓝天上的鹫。

整整一天，都是持续不断的行军。

昼夜急行军，士兵们的军靴啊，还剩几颗钉。
星夜急行军，漫漫长夜总不明，野菊夜飘香。
停步大休息，朝阳辉煌晃人眼，面包满口香。

2. 夜行军的幽默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十二中队　伍长日笠半治

我们在杭州湾登陆后，在急行军期间征用了某个村子的牛。

我作为掷弹筒手，负担比较重，于是我也分到了一头牛，让牛驮着我的口粮、行李等行军。按照计划，部队向着南京开始急行军。

我们星夜兼程地行军，夜晚几乎不睡觉，最多睡两个小时左右。离南京越来越近，我们开始彻夜行军。困的时候不能睡觉实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十分钟的休息时间，一坐下就打起鼾来，我们已经困到了极点，行进的时候，很多人一边走，一边打着瞌睡。

我也像很多人一样，一边走，一边打着瞌睡。

大概是黎明的时候，我被石头绊了一下，一下子清醒过来。瞬间我发现绳子牵着的那头牛背上什么也没有，再仔细一看，发现牵的牛好像

不是我的牛。

(啊…麻烦了)部队还在不停地前进(今天连饭也吃不成了)。我脑子里闪过这样困窘的念头。今天的早饭都驮在了牛背上啊,怎么办?偶然间回头一看,发现在我后面六七米处,有一头牛慢腾腾地跟着。晚上没月亮,只有点点星光,所以看不太清楚是不是我的牛。仔细一看,发现这牛背上驮着我的行李。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一直牵着的牛又是谁的呢。

我边走边睡,是什么时候丢了自己的牛,又牵错了别人的牛呢?也许夜太黑无意中就牵错了。

庆幸的是,我的牛没有逃走,就跟在后面。如果那牛逃走了的话,那天就连饭也吃不成了。

还记得那天天亮后,我好好抚摸了我的牛一番。

3. 那时困到了极点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十二中队　军曹段原道雄

南京已近在眼前,一天夜里,我们决定通宵行军。自登陆以来就一直急行军,身体累得软如棉絮一样,只剩下意志在支撑着行走。

开始的时候还干劲十足的,渐渐地军靴越来越重,皮磨破了染上了红色。背囊也深深地勒进肩里,胸前像压着什么东西一样痛苦不堪。

但是南京城就在眼前,大家意气风发,昼夜急行。

前方传来"每隔50分钟就休息10分钟"的号令。

最初,脚步声还很整齐,随着夜越来越深,军靴的声音也变得踢踢踏踏的了。这里绊一下那里绊一下。甚至有人掉到了水沟里。看到这一幕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低着头一边打瞌睡,一边走着。

当"休息10分钟"的命令传来时,与其说是高兴,不如说觉得庆幸。一下子鼾声如雷。但是出发的号令很快打断了一瞬间的美梦。

开始还有一点说话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连说话的声音都没了,又是一夜在瞌睡中的行军。我向前一冲撞在小队长身上,吓了一跳。鼻子又撞在了前面人的背囊上,发出了"呀"的叫声才察觉。直到被枪碰了一下头,

才一下子清醒过来。我们就是像这样行军的，实在是困得不行。

“稍微休息 20 分钟。”听到这个命令，真是高兴。不，简直是狂喜。可是我旁边拴了匹马，不时的高抬前蹄，实在太危险了，我睡不了觉，就到离部队稍微远点的河堤下，决定在那里睡 20 分钟。积累的疲劳很快使我陷入沉睡。咔嗒咔嗒——车声、马蹄声、士兵的脚步声。队伍好长啊，我这么想着想着，醒来时周围已经空无一人。

我刚才是做了个部队行进的梦，听到的声音像是自己的部队行进时的声音。我由于睡觉而掉队了，感觉好像被电流击过一般，顿时从头到脚都麻掉了。在漆黑的夜里分不清东南西北，把耳朵贴在道路上听了听，也没听到半点声音。

“算了，每个方向都跑跑吧。”这样一想，便一溜烟地跑了起来。虽然如此，四处还是找不到部队的影子。也没有表，边想着这下完蛋了，边又试着跑了一段。前面有黑色的人影在晃动。靠近去看看情况，是当地人逃难回家。向他们打听了一下，回答说“去了那边”。那边不正是我刚刚跑来的方向么。

原来是跑了相反的方向，二话不说就赶快折回。“沿着这边去就一定能找到部队了吧。”这样盘算着跑了快一个小时，却没什么动静。四周飘落着纸一样的白色物体，这也激励我狂奔了一阵子。有三个人在路边休息，说是机枪队的马掉队了。

“太好了，没事了。”想到这点，安下心来，但连跑的力气都没有了。到达中队时，谁也没多说些什么，我也佯装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跟着行进。大家还是老样子，无比困乏地前行着，我哪敢怠慢，头脑更清醒了。

到了早上，我和分队的战友一说，他们都说当时就是稍微想了一下“分队长到哪里去了”，别的没有多想。然而我在那个时候，却是下了决心要豁出命的。

4. 让别的部队攻陷南京就糟了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七中队　军曹笹原

进行攻打南京的战役时，烟叶供给不上，烟瘾上来了，就向带烟的战

友讨一口。即使如此，也很快就断烟了。遇到炮兵队的士兵，便硬着头皮问他："有没有烟？"

他回答说："从烟叶仓库那边搞来一些。"于是我贪婪地要来一些。

因为烟是扔过来的，有的掉进河里了，飞身跳进河里去捞的人也不在少数。

这些烟大概维持了四天左右。

因为日夜兼程，我们都快掉队了，这时传来了"第六师团的骑兵已经攻陷南京了"这样的传言。

不由得又提起精神前进了。

部队浩浩荡荡地行走在黑夜中。

向南京前进
　　这根看不见的线
　　牵引着我们

5. 忘掉睡意的好方法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　中尉新里智昌

行军队伍边走边唱着军歌，晚上走到哪儿了都不知道，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走累了，有个军曹提议说："要不我们每走一步就说说自己最喜欢的食物怎么样？"大家都回应："好。"有人说牡丹饼，有人说天芙罗，等等。

一边行军，一边想着美味佳肴，疲劳就自然而然地忘掉了。

6. 痛苦的强行军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十中队　军曹四元侃一

来到战地，记忆最深刻的是强行军的辛苦。但对于日本第一快速部队来说，掉队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这其中最痛苦的莫过于向着南京的追击战了。

1937年11月24日，作为快速部队的一员，自枫泾镇附近出发以来，每天要走大约四十公里的路程。12月1日到达广德，第二天休息一下，第三天又从广德出发，一口气到达了目的地南京城。

然而，在广德河南店东部有一部分部队和敌人对峙。于是被命令前去增援。那夜打了个通宵，击败了敌军。可惜的是数十名士兵伤亡，连悼念的时间都没有，就又踏上了征途。

从昨天早上开始就不停地行走，走啊走。大家都疲劳到了极限。

“喂，脸色很差啊，能不能住院?”

“混蛋，在往南京行进的这种时候怎么能住院？爬都要给我爬到南京去。”

“是啊，即使死也要死在南京。”

像燃烧的火一样，这种气势克服了所有的恶劣条件，也吞没了南京的敌军。

上午9时准点出发，还是强行军。

一直晒着我们的太阳下山了，睡意却又上来了。有时抬起脚来想走那条宽敞的道路正中央，却差点走到河里，多次被战友提醒。

“休息10分钟”，大家马上倒在路边打起了鼾声……

可是“出发”的命令又响起，有些睡得迷迷糊糊的士兵马上跳了起来，开始向着相反的方向行军。

脚底磨出了水泡，痛得要跳起来。还有的士兵出征以来发的军靴破了，只好光着脚走路。像跳舞般疼得上蹿下跳，但还是一直不停地行走。

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能深切地体会“狂风扫落叶”这句诗了。有一股眼睛看不到、五官感觉不到的狂风，正在向着南京方向猛刮过去。士兵们默默地不断地走啊走啊。部队里燃烧着的是“忠诚”二字。由于它，人们忘掉了脚的伤痛，忘掉了睡意，严肃认真得令人热泪盈眶。12月的严寒驱走了睡意，一下子清醒了。

持续地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到了溧水。一下子躺在路边就睡着了。早上起来一看，霜铺满了整个身体。

“12时出发!”有谁在大叫着提醒大家。“快点找米做饭，现在不准备中饭和晚饭，就没有睡觉时间了。”

7. 急行军中的插曲选

步兵四十五队第十一中队

(一)

去南京的急行军非常辛苦。走得最少的一天也走了48公里。一天才休息两小时,而且还包括做饭吃饭的时间,所以没有好好休息。

准尉滨田

(二)

正睡得像死了一样时,突然被"出发了"的声音唤醒,这种痛苦和站起来脚上水泡的疼痛,还有肩酸,都是长时间长途行走造成的。不管怎样,从12月3日开始,由于几乎没睡什么觉,因此,一提到睡觉,简直什么洋相都有。有人分不清方向地走着,不知不觉离了队;有人走下土堤掉进河沟里,但意外的是没有人受伤。

军曹松元

(三)

连日的急行军,如果只穿军靴的话,脚会痛得走不下去了。多次进到百姓的家里要草鞋,或是要碎布头垫在鞋底走路。

拖着破布,踉跄着走路的背影和乞丐一样。然而即使是这样,心里总有一种信念:"南京是最后一站了,一定要坚持到最后,攻下了南京就可以凯旋了。"大家都拼尽了全力向前行走着。

伍长××

(四)

没有米,没有饭,没有吃的东西,没有烟。

如果不识时务地去征集的话，就会被队伍甩掉。士兵都是仅靠意志撑着行走的，饿得实在没办法了，我最终把作水壶塞用的“芋头”都吃了，味道很好。

军曹笹原

8. 河南店的回忆

步兵四十五队第十一中队

中尉赤星：

第十八师团在广德西面约十五公里的河南店西部发起攻击。但打了三天都毫无进展，从 12 月 3 日开始，我军第三大队前去增援。由于是山地，非常辛苦。

占领了一座山之后，又有一座山。环顾左右，友军的部队早已在前面了。再走 50 米，这次不知又从什么地方来了炮火，被十字形交叉的炮火包围，一动也不能动。

后面的射手被打中了。

“小队长阁下，危险！请撤退吧。”有部下在叫喊着。

不论是前进还是后退，在炮火中都没有有利地形，那种情况真是无法形容。那个时候，不知为什么跌倒了两次，听说后方有人认为小队长被打中了。

准尉滨田：

由于是山地战，夺取了第一阵地后敌军就逃跑了。

“乘胜追击！”有人叫喊着越过山梁，最后受到了左右山上敌军的猛射，有人牺牲了，真是一场令人厌倦的战斗。

军曹笹原：

那之前的一夜非常严寒。

虽然盖了稻草，但还是非常非常冷，冷得都说不出话了。

我虽然在站岗，但不想去叫醒换班的士兵，所以最终替他们站了。

军曹坂口：

同样是在河南店的一场战役中，每隔50米就有友军的保弹板。

究竟是怎么回事？第十八师团的战友掉下的吗？我怀着这样的疑问向前走着。听第二小队的下川上等兵说，那是藤原少尉昨天夜里去侦察的时候做的夜间标示。

军曹山口：

河南店战役中，上村上等兵受伤了。攻陷南京的前三天，有消息说他战死沙场了。

小队长和大家集体默哀，觉得他很可怜，一起为他祈福。终于要进南京城的那天，原以为战死沙场的上村上等兵意外地回来了。

“真的是你吗？上村。”小队长很疑惑地问道。战友也一时惊呆了，但同时又很高兴他还活着。

9. 抓虱子

步兵第四十五队第三大队　曹长下松

河南店的战役中，由于距离攻打准备还有一段时间，七八名士兵爬进凹地抓虱子。于是，从旁边经过的大队长笑着说：“我还以为有很多伤员呢，原来你们在这儿抓虱子啊，哈哈。”

没过两三分钟就听见敌军猛烈的炮声。刚刚走过的大队长受了重伤被抬下来了。我们几个都充满了无名的愤怒，不久就投入到攻打敌军的战斗中去了。

10. “酱酒”的疗效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二中队　军曹久保

去南京的途中弄痛了脚跟腱，用鞋带绑着走路时，听人说用酱酒敷的话就会痊愈了，所以投宿在百姓家的时候，迅速找来酱酒罐子，把脚泡

在罐中睡觉了。

已经是初冬季节了，相当的寒冷，但还是忍受着。

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之前的疼痛已经消失了。直到如今还惊讶其疗效，并且非常感谢，今后能够继续打起精神向前进了。

短　诗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　のぶひろ：

在广阔大地
　有战友尊贵的魂灵
　　为他献上无名小草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　山本大尉：

仰望明月啊
　回忆逝去的战友
　　客死他乡啊，家中留下妻儿

彭钱香译　罗萃萃校

（十）向南京！向南京！（野炮第六联队）

1. 向南京！向南京！

野炮第六联队第四大队　上等兵中村明吉

1937年11月下旬，我队在湖州与南京间平坦的道路上急速前进。

道路两侧有稻田，黄色的稻穗低垂着。还有分布在要塞的碉堡，那是蒋介石为保卫首都而建造的。

从大量敌军的尸体就可以看出这一带的战斗曾经是多么激烈。我军第一线似乎在一周以前已占领这一带了。敌人尸体都呈青黑色，膨胀

得像鼓一样的腹部一览无遗地暴露着。

强行军一天要走60公里。吃午饭的大休时间还要喂马。士兵们的吃饭时间仅有十分钟，想奢侈地选个好一点场所的时间也没有。

一边说着“这不就是在战争中嘛”，一边在臭气熏天的敌尸旁用手迅速地抓着粗糙的支那米做的冷饭往嘴里塞。

已经走了四五天了，为了参加攻打南京的战役，决定让部分人马先行。因为是机动作战，因此在部队行军的道路两侧还有敌军在顽强奋力地抵抗。有炮队随行，行军变得更加浩大有气势。由征收来的马组成马队。中途要单独行军时必须小心才是，因为武器只是炮手带的十支左右的骑枪而已。

堀川队长召集大家，激励一番之后，进行了诀别的训话：“不会活着见面了。”

士兵们感到了日本男子的荣耀，群情激昂，个个脸上泛着光辉，匆忙为出发做准备。

2. 炸弹如此爆炸

野炮第六联队第二大队　军曹久木山治一

在嘉兴扎营了两天，人马又都精力充沛了。11月23日，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中队向着南京这个目标进军了。24日，面向湖州部署了炮兵阵地。这儿是太湖南岸唯一重要的防御阵地，敌军引以为豪。不愧是蒋介石的背水一战阵容，士兵们抵抗顽强，我军一线部队的进攻迟迟未果，到了下午战况依旧没有进展。

好像已决定了什么似的，藤井中队长和大队长一起来到炮兵阵地，命令一个小队往阵地推进。于是，立刻带着挺进班先去了观测所。我们三个骑马通信兵在通信下士德丸军曹的指挥下，跟在中队长的后面放通信线。因被停在道路两侧混杂的部队所妨碍，于是一边大声喊他们让开，一边操作。

出发的时候，因为到观测所有一千五百米左右，于是就带了四卷线。第三卷用完了，开始用第四卷。中队长还是不停步。离湖州城墙大概还有

一千米吧，有敌人的子弹密集地飞过来。队长左右看了看，离城墙百米多的地方有一间屋。“去那里！”他大声喊道，于是冒着弹雨，豁出命地冲向那间屋子。于是我们也要跟着他跑。可是到那间房子有500米远，而剩下的线只有200米左右。对这意外情况，一时间大家都茫然不知所措了。

在弹雨中进退两难。虽然听从通信下士的命令，暂且下到道路的斜坡那里。但是关键需要马上补充线圈。我听着身后战友们“拜托你了”、“抓紧时间”的话语，拼命地奔跑。能否赶得上？满脑子尽是不安与焦急，我不顾一切地跑到后方阵地。发现天裕中队那里有自行车。真是意料之外的援助，联络妥当后的喜悦心情至今难以忘怀。

不久，大迫准尉的小队穿过枪林弹雨，抵达观测所。听到“炮车已到”的报告，中队长点了点头，毅然下令部署炮兵阵地。

我们与道路的最近距离为50米。在城墙脚排列的掩蔽地堡中不断吐出火舌，正在行进的坦克也全都停了下来。位于先头的大迫小队长大喊一声“坦克前进”，便冲到了道路上。

位于敌人阵前30米时，我方炮弹一发又一发地命中敌人掩蔽地堡，因为炮击得太出色了，友军大队长和中队长都高兴得蹦起来欢呼。

然而，敌人的交叉炮火网极其猛烈，小队长及炮兵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当听到“小队长等四名人员负伤”的悲壮报告时，中队长的脸上瞬间浮现出沉痛的表情。闭目片刻后，中队长再度戴上眼镜，说了一句“好吧”，立刻向后方阵地下达了炮击的命令。

巨大的炮弹满载着我们的仇恨，左一个右一个地将敌人掩蔽地堡一一打飞。失去掩体的敌人撤退了。

步兵部队不失时机地冲入敌军阵地，在夜幕快要降临时，完全攻陷了湖州城。

每每想到过世的中队长，都不禁想起攻打湖州的情形。

3. 关于周宗泽

野炮第六联队第三大队　军曹藤崎

我们进入湖州城后，决定把一所大房子作为分队的宿舍。从房子里

的字画卷轴等物品可以推断，房子主人事变前是中国银行职员。那些豪华的日用品展现出这所房子事变前的生活景象。沙发、床铺等日用品让我们逗留在此的两三天过得颇为奢侈。

铺好床并准备好饭菜后，心想："终于可以睡棉被了，虽说吃饭用的是支那碗，但总算可以用碗吃饭了。"我们一边品味着令人激动的满足感，一边观察屋内及四周。

我无意中看到，房子后面的栅栏门后，有一条道路直通近旁的另一所房子。于是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一推门就开了，借助昏暗的光线，可以看见肮脏的家具等。刚一进门，就感觉到有人的迹象。我有些吃惊，留神察看，看见了一张面色苍白、表情温和的青年的笑脸，与我无比紧张的脸形成了鲜明对比。他频频指着自己的双腿，仔细一看才发现他双腿行动不便。这让原本被他那张轻狂的笑脸惹怒的我，对他有了一丝怜悯。

我问他："你有父母吗？"

他回答："有，但都逃到南京去了。"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很多想法。丢下他一人而离开的父母大概是想：他是个残疾人，日本兵应该不会加害于他吧。如果往好处想的话，也只有这一个解释；如果往坏处想的话，也许是认为他是个累赘而弃之不顾吧。他们是怎么想的，这是什么事啊？俗话说野鸡护崽，夜鹤暖雏，禽雀尚如此爱子，难道父母就不疼爱身体残疾的子女了吗？想到崇尚孔孟的国家发生这样的事，令我非常气愤。因此，我们把剩下的饭菜给他吃，友善地对待他。他也很依恋我们。当我们围着篝火起劲地闲聊时，他也很开心地注视着我们的笑脸。

他告诉了我们放物资的地方，我们得到了很多珍贵的物资而欣喜异常，这都亏了他的帮助。

到后来，到了我要外出时，他就会很不安地问道："你去哪儿？"大概对于他来说，孤独一人而难以忍受吧。在同他一起生活的过程中，他的悲惨遭遇让我觉得他很可怜，不管去哪儿办事，都会回到他那里。

数日之后，我们要开拔了。当然没有告诉他，但是从我们的行动中他已感觉到了。

但他没问"你们要去哪？不回来了吗？"我像往常一样对待他，到了开拔的那天早晨。

天还很暗，他也起来了，呆呆地站在已做好开拔准备的我身边，眼里满是泪水。我感觉到他那仿佛怨恨的眼神，每每与他对视时，我都慌忙将视线转向别处。

我装出很忙的样子，假装对他毫不关心。此时能说什么呢？就这样沉默地离开吗？我想象着分别的情景。

我在即将出发之前，拿出信纸写道：

日本士兵诸君：

如果你们有一点怜悯之心，不要伤害这位残疾人。

希望能给他一碗饭吃。

一名皇军士兵

我把信交给了他，说："如果有日本兵来的话，你就把这封信给他们看。"

虽然他不知道这信是做什么用的，但是他明白那是我们的一片好心，他将信拿在手里，一瞬间，脸上浮现出感激之情。

开拔的时刻到了。

"那么，多保重了。"

我一字一句说了他听不懂的日语，拍了拍他的肩，出了门。

回头一看，只见他那病态的苍白的脸，在昏暗中闪着泪光。

4. 用支那酒疗伤

野炮第六联队第十二大队　军曹岩谷喜三郎

一路欣赏着湖州风景，日暮时来到一个有小溪流过的村庄。

竹林深处，四处掩蔽着巨大的碉堡。

一根柴火都没有，屋顶的圆木和柱子也一根不留。去汲水的士兵扛来了一根小圆木，砍成木条烧了猪肉汤。填饱了肚子，由于白日的疲倦，很快就熟睡了。第二天早上做好开拔的准备，看了眼昨夜取水的岸边，

大约距离那儿三米的上游处，一具泡得胀大的灰绿色尸体被一根柱子挡住。看上去已在那儿泡了四五天了。回想起昨晚美味的猪肉汤，我们相互望了一眼，每个人的脸色都很难看。胃一下子难受起来，我赶紧拿出马鞍上的支那烈酒猛灌一口，压住作呕的感觉。

在射击之余
吃吃饭抽抽烟
享一丝安宁

5. 湖州城外装甲车队告急

野炮第六联队第三大队　准尉濑口享

1937年11月24日，配属给冈崎支队的第一大队为了攻占湖州，上午7时左右占领了位于湖州东部约两公里的一片桑田附近的阵地，并据此进行猛烈的战斗，一直打到日落。

下午4时左右，接到大队新的命令，如下：

“冈崎支队和第一一四师团已经攻入湖州城。湖州东段城墙上的残敌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在我装甲车及大队的攻击下，傍晚时他们开始撤退。大队在目前所在地附近集结，在村庄露营。大队观测人员应搭乘轻型装甲车，并与冈崎支队取得联系。”

当时我是大队观测员，于是马上和装甲车部队的藤田队长联系，结果他说：“装甲车部队今夜全部进城。”这时，天色渐渐暗下来了。

藤田少佐在出发时对部下指示道：“湖州城墙上可能还有一些残兵。但是，只要我们大开着装甲车灯攻过去，他们就会撤退。”我原本应该坐装甲车的，因藤田少佐乘上轿车，并亲切地招呼说：“喂，一起来吧。”于是就不客气地坐进来，我坐上了副驾座，和少佐殿下的一个警卫及另一名士兵同车而去了。

车子上有只小锅，里面装着晚餐的食物，食物在锅里咕噜咕噜地翻滚着，传来阵阵香气。不一会儿，发出了出发的命令。装甲车队的空隙

里，挤着几辆汽车，车队灯光闪耀，轰轰隆隆，颇有气势地进城了。

沿着城墙前进了大概千米左右时，大阳落入西山，夜幕降临，四周笼罩在夜色中。

前边装甲车的司机大喊："'你'出现了。快打！快打！"

我从副驾座上看过去，只见一名拿枪的支那兵从左边横穿过马路。前方装甲车停下来向他射击，他躲进了左侧的灌木丛中。同时，在高约十米的城墙上，也架设着数十挺敌军机枪，和左边灌木的火力一起，开始以汽车为目标开火射击。

队长殿下的守卫兵大喊着"被打了"的同时，汽车上的人也全部下了车。因为我穿着外套，并且全副武装，所以无法很快下车。想到如果不下车就会很危险，就拉着左边把手打算开门，但是怎么也打不开车门。我打算从驾驶员的座位那边下车，换挡杆却成了妨碍，总是下不去。无数的子弹从我身边飞过，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刺鼻怪味。我缩在驾驶座下，心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装甲车的机枪手打开车顶盖，连续猛烈射击，一边还喊着："快点把段列警戒队叫来，不快点的话，如果城墙上泼下汽油，我们就全军覆没了。"我想"这真是不得了的事情"。大约过了十分钟，也许是知道汽车都空了吧，打来的子弹不多了。过了一会儿，段列警戒队也到了。敌军知道后便撤退了。下了车的人又重新上车熄了灯继续前进。前进了大约七百米，来到湖州车站。我和藤田少佐殿下一起检查了汽车状况，一辆汽车上，大概有十二三个小拇指般大小的洞。命中最高的是从侧面射出的子弹。车里装着饭菜的小锅倒了，又重新摆好。少佐殿下的小型卡车也被打了两个洞。上面的外套都被打烂了。

那天晚上，去了冈崎支队本部。第二天，又联络了配属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二大队的大队长和河喜多少佐阁下。

当时，部队已有一名重伤员和数名轻伤员。藤田少佐也受了子弹擦伤。我很幸运没有受伤，但是心情很差。

那天的事难以忘怀。

程娇译　罗萃萃校

6. 水牛异常

野炮第六联队第六大队　中尉石崎重之

杭州湾登陆战结束后，又杀进了昆山，攻陷了嘉兴，然后，一路向着南京强行军。那天，初冬的清晨，霜很重。不过，晌午的阳光感觉像小阳春。有两个牵着一头牛的步兵好像在极力追赶部队。仔细观察那头牛，只见它背上驮着十几个背包，另外还有很多包袱皮包，鼓鼓囊囊地堆在牛背上。

昼夜兼程的强行军使兵和牛都累得筋疲力尽了。不一会儿，来到了一个浊水塘边，任凭拽着缰绳的士兵怎么用鞭子抽，那头牛死活也不走了。那头死死盯着浊水塘的牛猛然间一头拱进水塘中间，安详地泡在水里。

不用说，那两个士兵顿时惊慌失措。

“你们怎么搞的？不是才提醒过吗？牛耳朵一热就要让它泡泡水，不泡不行。”

“对不起，对不起。这事太突然了，我也吓了一跳。”

“这下糟了，小队长殿下的行李也在上面啊。”

我路过他们身边，看到那副窘样，不觉苦笑了。

也不知道那两名步兵后来是怎么收拾那个残局的。

各位可以发挥想象。

7. 捡到干面包，精神倍增

野炮第六联队第十二大队　一等兵富德清

上午10时，从十字铺出发。然后，部队一路向着南京急行军。夜以继日地急行军，人人都心力交瘁，睡魔也不断袭来。有时自己都搞不清是在走呢，还是停着。有时，脸“啪”地撞在马屁股上，一下子就惊醒了。心想，这可不行。于是，拼命地睁大眼。可不一会儿，上下眼皮又和好了，粘在了一起。

一边努力想法不睡觉，一边前进。现在脚已完全是机械地向前挪动。借着星光，可以看见前面有个村庄。心想，到那里就可以休息了。肚子已经饿得瘪瘪的了，抵达后先喝水吧。边想着就走到跟前了，仔细一看，哪是什么村庄，明明只是个小土包。一下子变得灰心丧气，肚子也饿得咕咕咕地叫了起来，它也一定在抱怨了。

路面有白色的东西，用脚踢踢看，竟好像是可以吃的东西。于是捡起来一看，竟然是干面包。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塞进了嘴里，“噗嗤”咬了一口。那滋味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糖球的味道。那是缠着妈妈硬要来一文钱买的糖球的味道。又分了些给战友。顿时，一直令人烦恼不已的困意荡然无存，行军的脚步也格外轻松起来。至今每每回想起那时的干面包，还觉得满口溢香，难以忘怀呢。

炊事时　读家信　征程思故乡　喜春
病榻上　翻家信　知我父母心　清香

罗萃萃译

8. 牵着病马

野炮第六联队　伍长坂下清隆

11 月 17 日登陆上海后，我们就一直向着南京强行军。行军几日，于 12 月 6 日抵达××处，因为要赶上参加攻陷南京的战役，小分队受命于当天开始了昼夜兼程的强行军。

7 日，白天，可以听到炮声了，这越发激起我们的斗志。可是连夜急行军，马都非常疲劳，病马不断增多。8 日，拉我们车辆的马也病了，我和某某君两人受命照顾病马。

小队很快地向前进，士兵们慢慢习惯了行军，但病马却怎么也走不快。我们有时拍它，有时推它走，有时候牵拽着它。推马的时候越来越多，可是，你越着急它越不走。太阳很快落下地平线了，看不见一个人影。但是因为能听到炮声就在不远处，所以我推断离小队不远。因此，

能走多远就尽量走多远。就这样一直走啊，前进啊。附近听不到人声，只不时听到枪声。

无意中看了一下表，已经是午夜一点多了。休息了一会儿，依稀听到了一点人声。难道是友军？我竖起耳朵仔细聆听，发现他们讲的是支那语。漆黑的夜晚，只看见眼前一点点远的景物。但是能听到说话的声音越来越近。“真的是敌人，我自己最后的日子也到了。”正在这么想，看到他们在三十米左右的前方，向右拐过去了，说话声音也越来越远了，于是，放下了一颗心。我们再次牵起马前行，但是还是担心从旁边突然冒出个人。只是小心翼翼地步行，天亮了，也彻底放心了。在前面的地方休息了一会儿，吃了点昨天剩下的饭，也给马喂了一点饲料，就又开始前行。可是马越来越疲劳，渐渐走不动了。“就快和马一起死了吧”，虽然无数次的这么想，但还是不断为自己鼓劲，更加悉心地照顾马。走了八公里的时候，马倒下去了，无论如何也起不来了，没办法，最后只能和马告别，我们两个人就开始追赶小分队。

这天的黄昏，我们遇到了辎重队。当夜，我们和辎重队同在一处宿营。翌日 7 时出发，下午 4 时追上了小分队，追上后竟喜极而泣了。

9. 因为睡过头掉队

野炮第六联队第十大队　军曹柴立

过了广德之后，由于必须要赶上攻打南京的战役，我们全部开始了强行军。到达距南京 28 公里的地方时，已是零点左右了。在那里，我们做了短暂的休息。由于连日强行军的疲惫，我刚躺在附近的土堤上就沉睡过去了。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部队已经开拔，连影子都看不见了。我慌张地跳起来追赶部队。因为枪都保管在分队长那里，四周伸手不见五指，远处还传来了狗的叫声，这一切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加油啊”，我给自己打气。在星光下隐约可见路上有前进的部队。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双脚已经是小跑的状态了。

“谁？”突然间一个低沉但有力的声音问我，我在恍惚中大声报出了自己的官名。然后，不知怎么的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当我问他，部队从

这个步哨走下去多远时，得知部队大概在 15 分钟之前经过的，我想，加快速度应该可以追得上。又前进了两公里后，在三岔路口碰到了机动车队。然后，我又走到步哨线上，询问部队的情况。他们说："大概在 20 分钟之前经过了。但是前面有很多敌败兵，一个人走很危险。还是天亮后再追上去吧。""不，我呆不住，现在必须追上部队。"说完，一边注意着夜色中隐约可见的村庄影子和风声，一边拼命向前追赶。

不知走了多久，听到前方有炮车的声音，我心里非常高兴，加快了脚步。在左边的城墙边，村上少佐等站在那里谈论我的事情。如果这个时候，我说"柴立在这里"，把事情说清楚再道个歉的话就好了，可是不知为何，我心里感到一阵害怕，只是沉默着跟在队伍后边。后来有人发现我说："柴立在这里呢。"我撒了个谎说："脚太痛了，所以晚了。"

后来，中队长、小队长都狠狠地训斥我说："脚痛也不可以一个人随便离队，要按程序报告。"因为自己一个人的关系，让队长和大家都担心，我感到非常懊恼，如果地上有洞的话，恨不得钻进去。

直到如今，我每回忆起当年的这件事情，还感到全身一阵阵冒冷汗。

10. 队长威武的身姿

野炮第六联队第一大队　军曹福富正雄

"前进"，六名炮兵在拼命。

他们连擦汗的时间都没有，抬尾架的抬尾架，滚车轮的滚车轮。就这么暴露在大道上前进，敌人火力猛烈，重机枪的声音在耳际作响。能看到在此前方，一个步兵也没有，后方有几支部队躲避在建筑物的阴翳处。

每个炮兵都带着视死如归的表情，貌似无我的状态。

虽然内心越来越勇猛，但是炮兵前进速度缓慢，只能像牛一样缓慢地前行。

此时，战场周围被早上的浓雾包围，但是，当敌军突然发现主干道上若隐若现的大炮车和操作的人时，即向其集中扫射。炮兵也停下车开始向敌军射击。硝烟中炮兵来回移动的身影看上去非常英勇。

战友们同心协力，在危险当中士气更加旺盛。当时大家心心相印，真是由衷感谢那种无私的相助。

打开瞄准口盖，可以清楚看到很多道坚固的防御阵地，还有许多伪装的掩体以及来回移动的散兵。

“嗖、嗖”，断断续续炮弹的轰鸣声擦着头皮而过。

“咣、咣！”

“看吧，来了。”

看到战友沾满土和汗滴的脸上闪着白色的光。

“啪、啪、啪！”

爆起的沙土落到钢盔上，洒在脸颊和身体上。

“嗖、嗖！”

炮弹炸裂发出巨响，爆炸形成了股股烟柱。

“向左 40！”

清田伍长亲自移动尾架，瞄准敌人掩藏的机枪处。

六名炮兵在敌军前面 200 米的道路上不顾一切地射击着。

清田伍长叫道：“我被打中了！”但是大家根本没有回头的空儿，连续开炮。

“啊！米田曹长和辻一等兵……”

敌人的炸弹如雨点般密集，中队长也不带钢盔，满不在乎地拿着望远镜一动不动地盯着敌军阵地。

正面的敌人因为我们的射击而火力减弱，但侧面的火力依然很猛烈。因为有炮烟弹雾，所以，辨别不清敌人重火器的所在地。

“好了，爬到路下去。”

中队长这样命令，我们就下到 1.2 英尺的路下面去。开始给负伤者止血。

满眼所见都是鲜血，看到战友痛苦的表情，大家都说：“坚持啊。”中队长说：“糟糕。”独自长吁短叹，好像伤者是自己一样，子弹不断打来。中队长说：“把卫生兵叫来。”不一会儿，喜屋武卫生兵也被打倒了，一共出现了五名负伤者。

中队长的脸上浮现出非常悲痛的表情。他悲壮地作了一个决定，毅

然决然地说："我要用其他的炮车打敌军的侧面。"我说："我也跟您去。"中队长说："危险，你就呆在这里。"说完，中队长站起来向前走去。此时看到中队长的长靴上沾了很多的粪便。安武军曹说："中队长，靴子上沾满了粪。""怪不得刚才闻到了臭味，还想着是什么呢。"中队长苦笑着说："喂，安武，你的靴子上也有啊。""啊，糟了。"安武君也吃了一惊，于是马上拔身旁的草，想快点把粪便清理掉，但反而越抹越多，看上去效果不佳。看到他那样子，因为太滑稽，大家都相视而笑了。

"这个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后面的事就拜托了。"队长说着，也不清理粪便了，也不戴上钢盔就冒着弹雨前去了。他去其他炮车指挥炮击了。看着平日沉稳温和、贵公子模样的中队长今天如此刚毅果断，我们被他的行动感动得热泪盈眶，感觉他是坚强的依靠。中队长渐渐远行的身影显得格外英武高大。

即便今天，一旦听到"现在没有办法了"这句话，脑海中马上便会清晰地浮现出当时的情景，霎时感慨万分。

12 月 9 日，在攻打南京的途中，攻打水口附近的牛首山战役是我永生难忘、永刻我心的事。

每每回想起来，都禁不住苦笑出来。

11. 与病马一起急行军

野炮第六联队第十大队　伍长田中

日夜兼程 92 公里的强行军后，大休了两个半小时。

人和马都极度疲劳，累得不想说话。

且说说这次的休息。

"谁愿意到马厩当班，明天可以坐炮车。"即使这样，也没有谁愿意。

"好吧，我来干吧。"我说道。然后就开始值班了。起床前，我的马不太有精神，于是将它从车队的带头马换下来，为了请第十一中队的兽医给它诊疗，就留在了后面。因为连日的行军，睡眠极其不足，等候第十一中队到来期间就睡着了。醒过来时发现已经是下午了。

"糟糕。第十一中队好像已经过去了。"马上牵起马飞速向前赶，但

一辆一辆的货车从身边疾驰而过，都不停下来。走着走着，第十一中队从后面过来了。因为是强行军，不可能停下来给马治疗，没办法，只得跟在队伍后面继续行军。可是马越来越不能走了，只好不断鼓励想停下来的马。

第二天，在南京附近遇到中队的人时，一直硬撑着的我一下子瘫倒了。

12. 背着粮草日夜兼程强行军

野炮第六联队第十二大队　上等兵池田银次

12月5日，攻陷南京城已迫在眉睫。点名时，队长做了如下指示：

“我们非常清楚大家连日的行军非常疲惫。但是，能参加世界战争史上的重要一页，即攻打南京城的战役，是作为一名帝国军人无上的荣誉。要参加这场非常荣耀的战争，最重要的就是人和马的粮食。因此，为了携带足够的粮食，马粮由车辆装载，炮手要背着自己的粮食前进。”

由于一直急行军，如今已疲惫不堪，但大家都说：“登陆以来一路辛苦地走到今天，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能参加攻占敌国首都南京城的战役。带上够吃四天的中国米有什么了不起。要尽快到南京击溃敌军。”

众人士气高涨，尽管身上背着粮食，但脚步还是变得轻快起来，继续向着南京日夜兼程。

（十一）向南京！向南京！（步兵第四十七联队）

1. 攻占南京前的霍乱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大队　伍长吉田

如今的井上大队长当时担任的是中队长。

自从杭州湾登陆以后，可能是吃喝了被污染的水或食物，中队在昆山附近时就出现了一名霍乱患者。

为此，尽管师团有令要转成南京追击战，但我们队伍却被留在了后面。众人都懊恼得跺脚，感到非常苦闷。不得已离开行军队列，如待宰的牲畜，死气沉沉地跟在后面行军。走到松江时，队伍里又出现了三四名霍乱患者。生病的人离开道路，倒在小河边，动弹不得。有命令说靠近患者就有可能被传染，卫生队迟迟不来，对那些垂死的战友，只能哭着看他们慢慢死去。

当时，几乎所有的部队都染上了痢疾，联队长焦急万分。尽管不断叮嘱说，水有没有烧开，饭有没有煮熟等，结果还是不断有新的病例出现。

要把这个病人送到松江的野战医院去时，患者急切地恳求道："喂，给我点水喝。"因为医生说千万不能给他水喝，所以回答说："没有水。"

"水筒盖也行，把空的给我也行。"看到这种情景，在旁边照顾的人都断肠般难过。最后，患者抽抽搭搭地哭泣着说："哪怕是死了也行，给我一口水吧。"我好几次抬着这种状态的战友，在夜晚去医院。

在松江时，中队命令造一处厕所，并彻底消毒，用热水和消毒液泡澡，好不容易止住了这种疾病。

终于赶上了南京战役。

2. 回顾在柳港镇附近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五中队　座谈会

军曹上野：

在柳港镇露营时，第二分队的尾平军曹突然提议说："好不容易露营一次，洗个脚好好休息吧。"在月光的映照下，他沿着河边行走，一直走到有竹子的地方才开始洗。没曾想到，笨手笨脚的他脚踩滑了，掉进了水里。好不容易才把他拉了上来，那家伙哭丧着脸，十分悲观。他不断打着喷嚏，冻得哆哆嗦嗦的。众人赶紧生了火，把他的衣服烤干。

我吃完晚饭就沉沉地睡了。大概凌晨两三点钟时，胸口突然很奇怪地发热，忍了一会儿，直到实在忍耐不了，睁开惺忪的眼睛才发现，不知何时衣服着了火，衣服被烧着了。我惊慌失措地把火给弄灭了。

这时完全清醒了。找到还在烤衣服的困倦的尾平，说："我和你都有水火之灾，这是战死的前兆啊。"本打算跟他开玩笑的，却因此变得不安起来。第二天早上竟吃不下饭了。那种玩笑话最好还是不说为妙。

上等兵渡良：

回想起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件事。本以为已经战死的山本和今村两个一等兵出乎意料地回来了。关于他们的死，本准备向上司报告，遗物也整理好了，见到他们不禁喜极而泣。我说的是他俩的遭遇。

那是去攻天文台的一次夜行军。途中小憩时，他们一下子睡着了。猛然惊醒时，周围一个友军都没有了，只好狼狈不堪地向前跑步前进，不想却跑入敌军队伍中了，这下万事休矣。两人见状，一心想逃命，相互鼓励着返身跑回，遭到敌军的盘问和射击。结果他们猛跑了起来。

那之后更加可怕。白天藏在废弃的牲畜棚的房顶，或藏在稻田的稻草堆里。夜里一出来就先找食物，再循着友军的炮声找队伍。

一路忍饥挨饿地走着。到了第六天晚上，不知道什么人用日语问了句："谁啊？干什么啊？"那时，他俩已经又饿又累到了极点，瘫软得一个劲儿地淌眼泪。一问，好像是第十三联队的第三大队。

那个晚上，那里的中队长把饭分给他们，并让他们好好休息，不要担心，第二天把他们送回了中队。

军曹砒水：

我也有与其他人相似的故事。那是在到达柳港镇的时候。广本军曹拿着手电筒，叫着"砒水、砒水"，向这边走来了。我问他："干吗？"一看，他手里还拿着毛瑟枪，说："去征用啊。"于是，我就跟着出去了，两个人没有说任何与枪有关的话题。当我们一边说笑，一边回来时，发现部队不见了，心跳好像一下子就停止了，脸也立刻变得惨白，观察后发现枪和装备都没有了，但看见了附近散乱的稻草坑之后，我们判断部队还没有走远。

我们两个人跑着终于追上了部队。在被严厉斥责时，完全不知所措。

上等兵工藤：

由于南京是支那首都，所以我认为一定非同寻常。我一直在想，即使在南京城头像露水一样地消失，也是军人的归宿。在塘沽补充时是初上战场，这次无论怎样都要赶上攻打南京。于是像“死也要为攻陷南京死”这样的歌都出来了。所以，即使是腿瘸的人也没有掉队。

3. 赶往南京的一天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　上等兵加藤光男

我被冻醒了，离天亮还有一阵子。很不想离开稻草的温暖，对那余温还有着依恋，但必须立刻起来准备早饭。分配了每个人的工作，有的打水，有的淘米，有的生火，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刚吃完冒着热气的早饭，不一会儿，列队的命令就下来了。默默地仰望着微暗的天空中闪烁的星星，很快长蛇一样的队伍已经列好，今天的行军又开始了。车轮滚动的声音响彻夜空，在很远的地方传来马的嘶叫声。

夜幕渐渐变薄了。透过天边的朝霭，一轮红彤彤的朝阳冉冉升起。从一直沉默行军的士兵队列中传出了洪亮的笑声。

众人有吸烟的、有和战友闲聊的，有人在注视着山野谷川逐渐变化的大自然的景色。一直寂静的行军队伍开始嘈杂起来。

不久传来了第一次休息的命令，如长蛇般的队伍猛然间停了下来。很快到处都冒出了烟草的烟。

部队的排头出发了。虽然人走路的步幅不大，但是，就是这样坚持走，走完了一两公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休息。

一次、两次、三次，休息了好几次，不知不觉太阳升到了正头顶。

一想到快到吃饭时间了，就能一下子开心地打起精神来。

终于到了晌午，开始吃饭了。走在前面的队长也从马上下来，向山丘走去。我们也选了自己喜欢的地方，吃着一直期待着的午饭。额头上冒的汗很快就被风吹干了。一想到“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就稍稍回忆一下过去了的日日夜夜。

出发了。由于一个小时的长时间休整，体力已经完全恢复了。大家

又精神十足地开始闲聊起来。

午后的太阳多少有点热，身上出汗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皮革的背囊带又深深陷进肩胛，所以不时地耸耸肩，让肩头放松一下。太阳还挺高，无意中注意到，战友们也都在默不作声地走着。

“今天会在哪儿宿营呢？没准是那片森林里的那个村子吧！但是，要走好长的路才能到那里！”背囊渐渐变重了，只是机械地走着。虽然刚才看到的那个村子马上就在眼前了，但没房子，“还是白搭”。

已经很疲惫了，步伐越发沉重。因为大家都很累，所以没有一个人说话。

看见一座小山，在那个方向有个瞭望塔。越来越接近一座城镇了，先头部队停了下来，今天的行军终于结束了。

身心俱疲。

然而，还必须吃晚饭、铺床。于是大家分工干活，有做饭的，有去找代替卧具的稻草的，大家忘记了疲劳，忙活起来。

不久，终于吃饱了热乎乎的饭。又开始生气勃勃地借着摇曳的烛光愉快地交谈起来。不知从何时起从稻草中传来因疲劳而进入梦乡的朋友们的酣声。他们是做着怀念故乡的梦吧。

日头渐渐落　友人默无语　满脸是沧桑
黑夜默默行　一心惦念着　怀念的故乡
吆喝要杀牛　集合起队伍　大胡子军曹

4. 嘉善的回忆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二中队　军曹藤川

距离到达嘉善还有四公里的路程时，前面出现了一条相当大的河。桥被破坏掉了。总算弄到了一只能用的民船。先到达的第十八师团正在把野炮一门一门地运过去。拜托他们说，把步兵也一起运过去吧，却被拒绝了。下了雨夹雪的嘉善的傍晚，道路非常泥泞。鞋子陷进泥里很

难拔出来。在寒风中行走，想换双袜子，但没坐的地方。

在原地踏步取暖时，一不小心往前走了，大队长训斥说："我让你往前走了吗?"就这样待到11时左右。

现在想来，还会为当时能顶住而自豪!

5. 征用很危险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二中队　上等兵庄部

在嘉善做警备时，受命去征用物资。

我和五六名战友乘船去四公里远的地方征用。

因为平岛上等兵没带枪，就留在船上负责监视。我们拿了鸡、蛋等这些很久没见到的东西，所以花了很长时间。一看表到时间了，就匆忙往回赶。一到船那儿，发现有大概三十来个当地人把平岛团团围住了。

平岛只有一把佩剑，大概无法抵抗吧，于是扔掉好不容易收集来的东西，跑了过去。

平岛正扭着袖标上写着"督战队"的家伙的胳膊，用剑拼命地打他。我们好不容易赶到那儿，一起用床板打，把那家伙打得半死。从危险中救出了平岛。

深深感到了征用的恐怖!

6. 焦虑不安的嘉善一星期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二大队第二中队　长野明春

我们长谷川部队从昆山出发，在大雨中像落汤鸡一样行军了四天，到达了嘉善。不幸的是由于部队中发生了霍乱疫情，我们接到了停止行动的命令，并开始致力于防疫。

原先中队长曾训话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攻下敌人首都南京，大家应该感到非常高兴。"

现在发生了霍乱，为了防疫，我们必须停止行动。对于这件事，真是感到莫大的耻辱。第十军的各路部队已经在前往南京的途中了，我们却

必须留在嘉善，非常遗憾。

我们被欢呼声送了出来，背负着后方亲人的希望和期待，却由于霍乱不能赶去攻打南京，怎么说都感到内疚。

到目前为止好不容易忍受下来的苦劳都将变成泡影，然后返回家乡。不能因为某个人的不注意，就把部队的名誉毁于一旦。大家相互鼓励，努力进行防疫。

我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进行了一周的防疫后，中队也说没问题了，队伍中没有一个发病的人了。最终我们于 11 月 29 日出发了。

我们飞速赶往南京。

那天的天气真是令人心情舒畅，万里无云。休养一周后，我们精神百倍。然而，要赶上一周前出发的师团还是很难的。

由于长时间下雨，道路泥泞，很不好走，而且，从嘉善到南京大约有 400 公里，就算一天赶 40 公里路也要 10 天。

到底能不能赶上攻打南京也是个问题了。急行军第一天下来脚就很疼，磨出了水泡。第二天、第三天都很疼。第四天、第五天脚上的水泡都变硬了，也就没感觉了，脚的状况反而变好了。

我们连续几天不眠不休地强行军往南京赶。只有 160 公里了，只有 120 公里了，就这样努力着。

就在那时，有情报说上海军已经离南京城只有 4 公里了，我们都很失望，怕赶不上攻打南京。

听说师团的先头部队到了离南京城 32 公里的地方。有种可笑的说法是："敌兵啊，在我们赶到南京城之前，一定要努力抵抗啊。"竟有人这样奇怪地祈祷着。步幅明显变大了，就像在一路小跑，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个人掉队。军旗和部队的本部乘卡车先行了。

是赶得上还是赶不上，这是最后的努力了。

从嘉善出发的第 12 天，也就是 12 月 10 日，隐约地听到了周围的炮声。已经追到了前线，在一个叫四棵松的山上盖着稻草睡了一夜。

炮弹不断地落在附近。

落在池塘里的炮弹激起一丈左右高的水雾，很壮观。在被炮弹炸毁烧掉的房子里，已经收容了五六名受伤的士兵。

终于赶上攻打南京了，众人因没有白受累而欣喜。同时，也意识到这样也会难免一死。然而，还是很期待第二天的进攻。

由于12天的连续行军，太累了，不知何时我在炮弹声中沉沉地睡着了。

7. 最后的努力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　少尉仓迫俊男

12月7日上午7时，从涛城铺(字迹不清)出发。听说师团的主力已经逼近南京城墙，离攻陷南京只有一步之遥了。

呜呼，在杭州湾码头，我们踏着惊涛骇浪登陆。上岸以来一直抱着的目标就是要第一个打进敌人首都。这是我们转战中支那各路部队的目标，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一天要强行军四五十公里，忍受着难以忍受的脚上长水泡的痛苦，咬着牙挺了过来。

水泡上又长出了水泡，脚已经没有感觉了。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迈了右脚后再迈左脚，只是交替着机械移动罢了。

为什么一直没放弃呢？战后将以何种面目去见国民呢？

“关于南京城攻略战，由于霍乱患者的出现，我们落后于其他部队，所以不能参加了。”很多人说。

中队干部们辛苦地想方设法安慰满腔愤慨的士兵。

虽然大家嘴里没说，但心里都一个劲儿地希望：南京城啊，支那兵啊，千万千万要坚持住啊，坚持到我们部队赶到啊。我们跑步前进了。

12月8日，幸运的是仍然是晴天。我们这些以铁脚板著称的优秀士兵们眼一睁开就疾风般地行军，一天竟行进了50公里。

休息的时间也缩短了。虽然背着的钢盔碰在肩上如同咬着肩上的肉，但我们并没有在意这些。

首藤中队长挥着手，想让大家唱军歌转移脚疼的注意力。他极力让大家唱的样子看起来令人同情。

水田里收割后的稻把像开了白花一样变成冰柱竖在那里。家鸭子嘎嘎地一边摇着尾巴，一边嗉着泥鳅。

这样的情景对于已经疲惫不堪的我们来说，已提不起任何兴趣。只

是默默地向着南京方向一个劲儿地埋头前进。

12 月 9 日，迄今为止，还没听到南京陷落的消息。

官兵心里都想着："我们或许还能赶上南京城攻略战斗吧。"

这样一想，脚步就比昨天更轻了，士兵们也开始闲聊起来。队伍中开始有笑声了。

今天的行军还算愉快。

长谷川队长今天好像也很开心，在马上坐直了身子，朝远处南京城方向举着鞭子，和都甲中尉说笑着。

看上去所有人都愉快地充满了活力。

这一天，联队本部拿着军旗，乘车先走了。第十中队、第十二中队也乘车先走了，只有我们中队被丢在后头，很是丧气。

然而，接近了战线，不断传来枪炮声、飞机的轰炸声。

大家顿时精神抖擞地紧追主力。

8. 短诗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　佐佐木守

父亲来信总叮咛
　　我们会保护好家乡
　　孩儿不要蒙羞啊

万秀红译　罗萃萃校

（十二）向南京！向南京！（步兵卫兵、骑兵卫兵）

1. 挺进南京的强行军

步兵卫兵　座谈会

军曹入口：

由于连日在泥泞路上行军，在强行军中，每个人的军靴都破了，可是

军靴的补给却跟不上。于是有了如下旨意的指示，虽然不是很准确，却可以看出当时全军士气是多么旺盛且悲壮。

鞋子破了，就穿袜鞋前进！
袜鞋破了，就穿草鞋前进！
草鞋破了，就赤脚前进！
不能走了，就爬着前进！

怀着这样的士气，士兵们向着南京、向着南京，拼命地强行军。至今还能回忆起当时被征来的一大摞草鞋挂在泽山队长坐骑屁股上的样子。

军曹井(正人)：

看见田山上等兵脚上起了泡，瘸着行走的样子觉得很可怜。

我问他："田山，能走吗？"

他就回答说："田山有大和魂。"他那大无畏精神，令人感动得要流泪。

军曹丸冈：

工藤一等兵即使知道自己的手表掉了，也不去捡而继续行进。感觉人的精力已消耗殆尽，仅凭意志支撑着向南京挺进。

军曹山本：

当时弹药缺乏，甚至下了"各部队只留够自杀用的弹药，大家去与敌人肉搏吧"这样悲壮的命令。

军曹井：

11月30日，从南浔镇西部的小村落出发时，接到了关于集结时间和集结地点的命令。我带着分队六名成员提前10分钟到达了30米开外的马路上。

此时看到，辎重部队和军官们都很快地向前进。骑兵也是有的前

进，有的停在那里。由于看不见高级副官，我觉得很奇怪，只得跟在军官后面走着。

走了有百米的样子，听到“师团司令部原地停下”的命令，于是停了下来。30 分钟后，留下的部队在会原大尉的带领下整队而来。大尉来到我眼前说：“井，你怎么不在后面啊，高级副官要骂你的。他发怒了。”

森口军曹和兽医部的军官们都说：

“井，躲起来。”

“会挨揍的。”

行军路是田间的一条路。虽然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事，但还是有点害怕。

高级副官过来把马停在我前面，脸色难看地说：“井，你接到谁的命令先来这里的？”

我心里想：来了来了。

“不是命令，因为军官们也在前进，我就来了。”

“司令部的人都被你带过来了吧。”

“没有啊。”

“你这家伙没资格当伍长！你回国吧！不要你这家伙了！”

说着抽了我一鞭子。虽然不痛，但在大家面前挨打觉得很没面子。没办法，只能悄悄跟在队伍末尾。

后来听说，当时因为集结情况不好，会原大尉以及将校们都被训斥了。结果，最后背罪名的是我。

“别想不开了。”我鼓励着自己，继续向南京行进。

军曹井：

这是 12 月 13 日在步家祠堂发生的事。为了收集在河南台的先遣部队第三十六旅团的情报，我奉藤原参谋之命，作为岩下曹长的护卫，与丸冈和木下军曹一行五人乘小轿车于傍晚出发了。

走了十四五公里。

“从这里开始渐渐进入危险地带了，要多加小心。”

我们子弹上膛，警戒着前进。

大家都沉默不语，很是紧张。马上就要进入可能有敌人出没的树林里了。

晚上11时，前方出现了两名端着枪对着我们的步哨兵。

“是敌人！”

我这样想着把车里的灯熄了，只留前照灯。慢慢地靠近，却看不清楚。

我说：“喂，是谁啊？”

然后下车一看，原来是友军的特务兵步哨，准尉一人、士兵两人。

那准尉说：“好险啊。问了三遍‘谁啊’也没回音，以为是敌人，已命令射击了。大家都抠好机枪开关了，真是千钧一发啊。”

我听了也后怕，由于引擎的声音，没有听到他们的问话。

途中，遇见了两三次友军的步哨，相互几次受到了惊吓，就这样提心吊胆地继续前进。

某步哨处有一名军官，他详细地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他说：“你们要去的地方离这里只有四公里，下车步行吧。敌人很多，很危险的。”

我们紧握着枪，紧张地前进着。午夜1时左右抵达了目的地。途中果然感觉危机四伏。敌人向我们开了两三枪。如果没有那位军官的忠告，我们也许就开车去了，那样可能就被干掉了。

完成任务回来时，已是清晨5时了。

这期间精神高度紧张，都没合一下眼。

2. 向着南京挺进

骑兵卫兵　座谈会

伍长村上悟：

第一一四师团和第六师团为争得第一个攻进南京城的荣誉，争分夺秒地竞争着强行军。这是途中发生的事。

当时，两个师团的车辆部队在东善镇的桥上排成三列，把桥挤得水泄不通。

第六师团说：“给我传令！让我们通行！”

可是第一一四师团根本不让。以胡须自傲的板井上等兵抢上前来

交涉，那样子好像在说："胡须可以证明一切。"

可是，第一一四师团的大胡子特务兵也当仁不让。

板井最终生气了，拔出刀来说："你那算什么胡须，你把那胡须剃了再来谈！"

于是，大胡子和大胡子开始争论了。此时，第六师团掉队的步兵也跟上来助战。他们终于超过队伍了。之后说他："你自己是个大胡子，还说第一一四师团的大胡子呢。"结果他大笑着说："我觉得他的大胡子比我长得奇怪啊。"

伍长儿玉侑三：

12月12日中午，南京攻城战打响了。中野副官与部下共七人身兼联络三十六旅团和侦察两项任务，向东善桥镇进军了。在大道上走了500米之后，发现不知是哪个师团的骑兵正在一处低洼地带休整。我们正想穿过那儿前进时，却有人提醒说，从这儿开始，前方危险，不能前进了。有敌军朝着这边猛烈射击。

"哪有不能过的地方啊！"

我们这样想着又向前走了约一百米，就遭到来自右边高山上的射击。

我想"这样不行"，便后退了50米下了马。于是，中野副官、尾形、板井、城山和我五个人开始步行。可是，刚步行了200米，又遭到了右侧山上的猛烈射击。我想开枪，但子弹却怎么也装不进去。

"尾形，怎么子弹放不进去啊？"我问道。

"啊？那是因为你放反啦。"

当时，我们慌乱到了如此地步。受我们声音惊吓的两三只小鸟扑腾着飞起来，也吓了我们一跳。于是我们进入左边水田，继续行军。那时，一有子弹飞来时，上等兵板井就滚倒在地。"糟了，被打中了"以为他被打中时，他又爬起来继续前进。就这样，他一边装死一边前进。每当他倒下去，我就担心地想，这次他是真死了。

由于我手端着捷克机枪，口渴难忍，于是就喊：

"副官，给我点水喝。"

可他训斥道："你一个人喝的话，其他人也会跟着想喝的，不行！"

没办法，只好继续前进。

尾形说："儿玉，我来替换你。"便帮我拿枪，这才好不容易赶到了小村庄。到了小村庄后，发现有一间屋子前面拴着一匹敌人的马，尾形判断："敌人就在这附近！"那房子里有四五名妇女，便让那些女人端了些茶水来喝。

此时，上等兵板井想小便，于是他向房子里的左边拐角走去。正小便时，茅房最里面出现一名端着枪的敌人。

"有敌人！"板井说道。我问："在哪里？"接着就打开枪的保险，准备向房里开枪，谁知敌人扔了枪逃跑了。板井捡了枪交到副官那里，副官说："这是纪念品！这个算我的吧。"

副官又说"以后不能这样啊，现在周围有很多敌人，稍一疏忽就会被捕当俘虏的。早点回去吧！谁去前面的山头上监视敌情啊！"

可是，由于没吃中饭，连跑的力气也没有。我正想回到下马的地方，结果发现，从左边山头来了几名端着捷克机枪和拿着步枪的敌人，对我们说："你，来！过来！"

副官马上说："快回到马那儿。"

我们急急忙忙回到了下马的地方。森山、池田很高兴地对我说："我以为这下肯定会被打中的，现在放心了。"

我们回到部队时，已是下午3时左右了。

上等兵丸山岛夫：

那是进入南京城前一天的事。我到处寻找食品，但找不到。看到好酒的富田宪兵少尉（当时是准尉），我就拿着中国酒到他那里去，说："准尉，我找到中国酒了。"

"好，这种酒在中国酒中也是上等老酒吧，这个要是配上下酒菜就好了。"

他甚是高兴，但有些遗憾。我接着说："那里好像有腊肉噢。"

"那你拿来尝尝。"我便拿着猪大腿肉过来。他高兴地说道："这不是火腿嘛。"全部切开，便能看见红白相间、很好看的五花肉了。这样的猪

腿肉一共12条,《大阪每日新闻》的记者说:"一条20日元卖给我吧。"我说:"这么好的东西,不卖不卖。"结果一直把它们带到芜湖。

3. 沸腾的司令部

步兵卫兵吉本中尉

12月12日上午7时30分,当时,前锋冲到了城墙附近,师团司令部由西善桥出发,11时抵达雨花台前距离城墙两公里的小高地。护卫兵有机枪队一个分队,步枪一个分队。师团长正在等着南京陷落的喜报。上海派遣军迅速向中山门挺进,照这样进展,很快就能成为第一个攻进南京城的军队了。

我们第六师团也决心一定要拿第一!大家急不可待地盼望着,快了,快了。大家急切地等待捷报。

师团长神情紧张地通过望远镜死死盯着野炮集中火力轰炸的城墙。炮声隆隆。师团长紧闭的嘴终于开口了:"突击路打通了!""是的,敢死队冲上去了!"

用望远镜能清晰地看到步兵队冲锋的情况。

"哎呀,死了一个,又死了一个!"

我祈祷着:"再坚持一下,坚持一下,胜利就在眼前了!"

我关切地观察着战况,12时30分电话响了。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绪方大队于12时20分占领了城墙。"接着又来了一个电话。"步兵第二十三联队占领了西南边的城墙。"终于来了,捷报终于来了!

谷师团长、参谋长和大家一起激动地三呼万岁。快看,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飘扬在城墙上的太阳旗!

"有香槟吗?"师团长声音颤抖地问道。曾原大尉便拿来威士忌,和军参谋长、参谋人员、报社记者一起干杯。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士气高昂地向雨花台拥去。

刘雯玲译　罗萃萃校

二、攻陷南京[1]

（一）从牛首山到南京（步兵第四十五联队）

1. 攻打牛首山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　少尉大宫司明

11月17日，为攻打南京，从昆山附近掉头挺进。

12月8日，第六师团抵达位于南京城西南部约六公里的牛首山，那儿距敌军阵地约一公里。边吃午饭边眺望着对面阵地上来回奔跑的敌兵。

第四十五联队第一大队下达前锋部队命令，命第三中队为尖兵中队。我当时虽为第一小队队长，但因为是补充军官，是第三次直接参加战斗。刚奉命担任尖兵部队，便要在师团长和联队长等人眼前，完全以演习时的心情下达命令。

牛首山海拔215米，山势陡峭。可以看到山腰及靠近山脚的地方，有五六个环绕着铁丝网的掩体。山顶上还利用天然岩壁，设置了坚固的机枪掩体。我尖兵一行动，敌兵就从各掩体一齐开枪射击。但自北支以来，已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我士兵，根本就不把这些放在眼里，紧跟着小队长就跑过来了。

中队长望着山顶上的敌兵下令散开，命令我小队为右翼第一线攻打牛首山。我复述命令后，又思考了一下如何进行攻打，于下午2时15分开始进攻。

在友军机枪射击的掩护下，我们没费什么事就击退了山脚及山腰的敌军，很快来到了山腰。可随即遭到来自山顶上敌军机枪的猛烈射击。

---

① 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没有下令开枪，而是利用地势形成的射击死角，尽可能逼近敌军阵地，各分队也都俯卧在地上向山上爬去。

在向上爬行的过程中，敌军子弹穿透田中一等兵的咽喉，又从臀部出来，从这种伤口就可以看出山势是多么的陡峭。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田中一等兵临终前还鼓励战友："不要管我，都进攻去！"在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后离开了人世。最后一句万岁声，微弱得几乎听不清了。热泪涌出我的眼睛。山顶上的敌军向下猛扔手榴弹，我猛然清醒过来，悲伤地留下一句"田中，坚持住啊！"就继续前进了。

我指挥两个分队，逼近距敌军阵地 40 米时，把军刀刀刃别向右边（山陡会伤及膝盖），果敢地向山顶最高处发起冲锋。时为下午 3 时整。

我们看到撤退的和前来增援的敌军乱作一团，集中在对面七八百米的位置，就轮番用轻机枪、掷弹筒打。上千名敌军死的死、伤的伤，还有很多活着的，黑压压的简直像座黑山。

前园伍长是第四分队队长，在指挥部下作战时，头部被子弹击穿。但他还是挣扎着喊"天皇陛下"，连万岁都没有喊出来就牺牲在战场上了。

死者临终前全都呼喊"天皇陛下万岁"。我国民活着时，胸中燃烧着忠节的信念，可在家乡病故的人，究竟有几个在临终前会喊"陛下万岁"呢？

军人应以尽忠节为天职，由此可见精神教育的巨大威力。临死前绝口不提父母妻儿，这正体现出日本军队的强大。

2. 官兵一体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桥口队

1937 年 12 月 9 日，攻打牛首山。那时，中队（缺第一小队）集中在祖堂山山顶，一边眺望着牛首山，一边下达命令。第三小队（小队长木场中尉）、随后是第二小队（小队长齐藤中尉）为第一线，必须攻打至第三高地（以中队命名）。经过勇猛果敢的攻击，很快占领了第二高地。后因敌军交叉火力阻击，前进受阻。

于是有人向大队长提议："希望到傍晚再攻打第三高地。"大队长同

意了这一要求。

这时，第三中队一部和第四中队分别增援到我们中队的左右两侧，又接到如下命令：夺取第三高地后，紧接着准备明晨攻打牛首山。

中队等到傍晚，开始向第三高地发起冲锋。敌军没有料到木场中尉会冲上来，他们拼命地用机枪、手榴弹进行抵抗，结果一个个地被刺刀戳死。击溃敌军后完全占领了该地。木场中尉派遣边木茵侦察员去侦察牛首山敌情。

战场上有时也要凭感觉。此时，直觉令他感到牛首山敌军有动摇的迹象。因齐藤、木场两小队长也都在，中队长就说出了自己对战况的判断："牛首山敌军有动摇迹象，可以趁机发动夜袭，你们怎么想？"两小队长异口同声地说："好的。""那么我的小队就这样前进了。"木场中尉刚说完，旁边的士兵们便急不可待地催着："走吧，走吧。"都想快点前进。第二小队队长齐藤中尉一看这样子，就着急地说："那不行。第三小队负责打第三高地，前面应该由第二小队攻打。"看到小队长抗议，第二小队士兵们精神为之一振，"是啊，是啊。该轮到我们打了。"

中队长命令：牛首山敌军有动摇迹象，我决定中队继续向牛首山冲锋并占领它。

第二小队为第一线（以下略）。①

于是，第二小队越过第三小队前进，勇敢地奋战着。

晚上9时，最终占领了牛首山两处高地。占领第三高地时，无论小队长还是士兵们，大家思想完全融为一体，形成一股称之为必胜的伟大信念，最终取得这一辉煌战果。

由于这次战斗，大队受到师团长的表彰。

3. 夜袭牛首山的敢死队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　准尉今别府

11月16日，大队在上海登陆后，昼夜行军追赶师团。最终在广德追

① 原文如此。

上师团。

12月8日，在中支的首次战斗，在牛首山开始了。这一天，第三中队首先向祖堂山和牛首山发动第一次进攻。中队这时担任大队预备队。傍晚，第三中队占领了祖堂山。

第十三联队为师团右翼第一线，正在攻打将军山。

当天晚上，就地宿营。次日清晨，再次发动进攻。牛首山那边虽然几乎没有子弹飞过来，但中间只隔着一道山梁，子弹还是来回乱飞。黄昏时中队才来到牛首山脚下。

野炮、山炮等从第十三联队的后方进行炮击，却丝毫不起作用。加之山势陡峭，因此中队长决意进行夜袭，从各小队（两个小队）抽人组成侦察队、夜袭队。由于所有人都想参加，挑人时颇费了一番心思。第三小队的西原上等兵恳求说："请一定让我去！"结果同意他参加了。后来他在这战场上，头部被子弹击穿而光荣牺牲了。战前他在纸上写着家人姓名、住址交给战友远矢上等兵，说："如果我死了，以后的事就拜托你了。"说完就充满斗志地出发了。

根据当天晚上侦察员的报告，中队主力终于占领了这座山，次日清晨必须返回师团主力那里。

这时的行军都是长长的单列纵队，我们在最后。走在前面的人既有时间做饭、休息，还可以在村落中住宿。而我们，根本就没这时间，只是急着追赶前面的队伍。既不能休息，做饭也仅仅用十多分钟就要做好吃完。另外，还不能宿营，只是就地随便躺在路上睡觉。

至今都忘不了那种艰苦的滋味。

4. 石原伍长的奋战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

攻打牛首山的早晨，中队按照如下要求挑选敢死队人员：

1. 无论如何都要加入敢死队者。
2. 绝对服从命令者。
3. 根据家庭情况，有可能排除的。

从石原伍长(当时是上等兵)的眉宇间,可看出他已做好精神准备,他第一个强烈要求参加敢死队。上午 11 时 30 分,即将冲锋之前,伍长在一张粗糙的支那纸上,写好自己的家庭住址交给战友,说:"如果我死了,请通知我父亲。"

冲锋时,他一直勇敢地冲在小队前头,率先冲上第一高地。当分队长受伤后,他立即接任指挥。尤其是在冲向第二高地时,遭到五六十个敌兵两次猛烈的反击。他巧妙地利用隐蔽物,激励分队战士猛烈还击,最后将敌兵歼灭了。但第三高地的敌军抵抗甚为顽强,还有来自牛首山山顶左边和庙宇附近的俯射,以及左右两侧猛烈的交叉火力。

在此期间,分队伤者不断。尽管如此,伍长毫不畏惧,让士兵们散开,巧妙地隐蔽在岩石背后,自己监视敌情。敌兵一露头,伍长就喊:"现在打枪口右边的敌兵。""好了,后退隐蔽!""打得好! 打得好!"他一边指挥,一边观察弹着点。当轻机枪发生故障时,就重新拿起自己的步枪还击。小队长来视察敌情时,伍长指着山背后及第三高地上被击毙的累累敌兵尸体,眉开眼笑地报告说:"小队长,很容易打中的,已经打死 10 个了。"等等,对于身处炮火下的人而言,难以想象他那沉着恰当的指挥态度。遗憾的是,一颗子弹击穿了伍长头部,最后站不起来了。他在被卫生队收容后,于 12 日在攻陷南京的炮声中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伍长是一个优秀的军人,平时待人温和、非常敬业,是众人的榜样。一旦上了战场,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犹如猛虎。

5. 我预备队兵临南京城下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　准尉浜田

"一旦攻陷南京,就用它举杯庆祝胜利。"恨不得马上就要把它喝了的我,尽量克制自己将钟爱的支那酒倒入水壶,一口也没舍得喝,只是转来转去摸着它解馋。然而,刚到溧水就听说南京早已陷落了,我感到非常失望。

而且,还只能干着急咬着牙眺望参加攻打南京南门的友军,他们就在离南京约四公里处,遭到敌军山炮等的轰击。从山上望去,南京城就

在眼前，不过就一步之遥，感觉再加一把劲儿就行了。可一想到自己到了这里就担任预备队，(而战功等)将被第二十三联队等部队夺走，便窝心得实在受不了。

6. 如同演习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　曹长内山

12月11日，奉命担任左翼第一线中队的尖兵开拔了。根据侦察员报告，决定迂回绕过公路。从西善桥出发时为凌晨2时30分，先行的五名骑兵侦察员说，在离那里有12公里左右的地方遭到敌兵袭击，因此从上午8时左右开始攻打。

敌军子弹毫无目标地飞了过来。友军的各种大炮炮口冒着硝烟嗵、嗵、嗵地炮击敌军阵地，精彩得如同在国内演习。部队按照惯例散开，可刚进入开阔地带即遭到来自堤坝上敌军的射击。

来到距某镇一百五十来米的地方，起初以为没有敌兵而径直向前走时，突然从竹篱笆下的堑壕里，有火力猛烈射过来，逼得我们趴着躲在田埂内无计可施。“这样不行！”我们果断地冲过去夺取了一角。由于友军就在跟前，敌兵也无处可逃，那些家伙差不多都被我们杀死了。

7. 获赠的捷克机枪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中队　军曹山口

有一次将机枪拆解后装上黄包车运走了。

我作为侦察员去广富林镇，在离镇不远的路上，遭到了敌军枪击，再向前走，又遭到枪击。难道是残兵败卒吗？我向前方望去，桥上好像站着哨兵。大概是第九中队的人吧，对方不住地招手，于是我走了过去。当走过树林来到看得清的地方时，才发现对面站着的竟是支那兵。我吓了一跳，架起机枪就打。那个敌兵也极为惊慌，扔下捷克机枪等物仓皇而逃，他也许是撤退部队的后卫吧。

8. 在敌兵眼前大胆修机枪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二中队　军曹寺园哲志

外面纷纷扬扬飘着细雪，模模糊糊的看不清对面。看到南方人很难见到的雪和冰，士兵们开心地有的用脚去踩破刚结成的光溜溜的薄冰，有的向冰面扔石子。这情景，令人无法想象这是一群自北支转战而来的士兵们。

K上等兵关公胡须上沾着的水珠闪着光泽，他眯着与身体不相称的细长且柔和的眼睛，舔着杯子说："分队长，我酒量不大，可就是喜欢喝点，要一点一点地品。"边说着边举着杯子递了过来。他的手掌是那么大，我看着这只手，想起了不久前的何庄激战。

那天正好是1937年12月11日的黄昏，中队长在进攻前对我们训话说："这次战斗决不亚于攻打保定的那场战斗，你们要沉着稳定地冲入敌阵！"我强压着怦怦乱跳的心走在尖兵前头。

前进了还不到150米，捷克机枪的交叉射击，还有雨点一般的手榴弹就从左侧后方向我们袭来。

"我被打中了，真倒霉。"

这是谁呢？紧接着中队长吼道："谁啊?!"有人答道："是川，一等兵。""是嘛?"语气充满了复仇的怒气。手榴弹不断的爆炸声震撼着身边的大地，飞来的子弹依旧急如骤雨。

中队长很想跑过来安慰伤员，可情况不允许他这样。我们不顾一切地一边用手枪乱射，一边用刺刀戳死依然顽抗的敌兵，一鼓作气占领了第一道阵地。

敌军想要挽回失败的颓势，在第二道防线又布好了阵地。

我们小队依然是第一线。月光下，枕戈以待的敌军火力，从第二道阵地的十个多射击孔吐出猛烈的火舌，弹头钻进我们趴着的湿地的前后左右，出现一个个好像暴雨砸在地面形成的那种小坑。

"向左边第三个射击孔开枪。"

话音未落，轻机枪手K上等兵就一个劲地直打到枪筒发烫。可打了

两百多发子弹时，平时一直很可靠的唯一的爱枪，此时却突然哑巴了。“哎呀，出故障了。”刹时，K 上等兵狼狈地如同戴上手铐失去了自由似的。

“退回洼地，排除故障。”说着自己拿着小锤匍匐爬到机枪边上。“没问题，别急。”他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在不断飞来的弹雨中，像平时保养枪那样，沉着地修机枪。排除故障时间虽不长，感觉却慢得让人气恼。

虽然出现了这些事情，又失去了小队长等诸多战友，但随着天色逐渐放明，我们拿下了第二道阵地。

“不要想得太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要痛快点啊！喂，分队长。”K 上等兵说着，将用大手握着的杯子递到了我面前。我深深感到，平时看来很憨厚的人，在紧急关头反而很坚强可靠。

9. 扛着机枪冲入敌阵地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三大队机枪中队　上等兵知仓松三

我们的攻打目标首都南京近在咫尺。我竹下部队凭借夜袭夺取了自夸“攻不克”的将军山。又顺势在黑夜中一鼓作气沿着将军山左边小路快速推进，成功发动了三十多次夜袭，拂晓前，进至距南京城墙不到六公里的位置。

这是我竹下部队从这里向西迂回，去切断南京城敌军退路时发生的事情。

10 日，趁着夜黑，从江东门方向继续向下关靠近。

11 日拂晓，刚到南京西部的何庄一带，就遭到敌军阵地倾泻过来的猛烈射击，我部队随即迅速发动进攻。敌军失去了退路，拼命地试图抵抗。

大队长下令前进，命令我们机枪队归属第十一中队，务必摧垮这股敌军。敌军以越来越猛烈的捷克机枪火力阻挡我前进，丝毫没打算撤退。于是我部队进一步逼近。敌军明知逃不出我们的攻打包围圈，还依然占据阵地继续顽抗。步枪中队利用地形接近敌军阵地，并向其发起冲锋，机枪队也不失时机地紧随其后冲了上去。

小队长三轮中尉持刀跑在最前面，一路砍杀着冲进敌阵。我们也一手握着刺刀，一手紧紧抓住扛在肩上的机枪冲进敌阵。惊慌失措的敌兵，有的好像是在听天由命，愣愣地看着我们并没打算逃跑。我们用刺刀一一将其戳死。

一些撤退的敌兵跳进了河中，也有人顺着道路向城里逃去。我们发现后，扛着机枪就追了过去。相隔不过才 15 米，却怎么也追不上，因为肩上扛着枪跑不快。索性停下来架好机枪，挨个击倒了那些来回乱窜的家伙。

在我们参加过众多的战斗中，这一次打得最痛快。

10. 从何庄附近到上河镇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三大队机枪中队　军曹西盛义

日夜兼程强行军了三百多公里后，我们联队奉命在大定坊附近的民宅大休，准备攻打将军山的敌军。在三个小时的休息时间里，战友们酣睡得如同死去一般。

绝对不许在敌阵前露营和烤火，满身汗水遇到夜间的寒气，显得更冷，浑身上下如同冰冻，煎熬难耐。我们就关紧门窗在屋内砸坏桌椅等生火取暖。

天亮就是 12 月 11 日了。这天大清早，大雾笼罩着大地。这对机动转移是个理想的天气。在雾中，我们沿着田间小路向何庄攻击前进。

水田里虽然没水，可车辆部队还是很难行进。小川机枪小队配属给了前川部队（第九中队），我部主力是三轮小队。

上午 9 时开始攻打。

敌军在通向何庄的道路、堤坝附近，修建了无数个隐蔽射击掩体，黑洞洞的令人胆寒的枪口等着我们。

我们突然集中火力猛烈射击，一下子摧毁了敌军突出的火力点。必须在步枪部队冲锋期间压制住敌军火力。沉默以待的敌军火力点，此时也喷射出炽热的火舌。田中队、今村队的战友端着上了刺刀的枪，一个个如子弹一样飞快地冲向敌军火力点，他们鼓足勇气拼命向前冲刺的英姿如同天神一般，真是胆量过人。

敌兵一看我军逼近，便雨点般地扔来手榴弹。噗嗤、噗嗤地腾起漫天烟尘。从我所在的位置透过烟尘间隙，可以清楚看到满身血污的战友向前冲锋的背影。

三轮小队的战友们沿着堤坝来到河边，趟着齐腰深的泥水向敌军猛射。

今村队早就迅速果敢地占领了双关镇。我们也快速追赶到距敌军500米的位置，攻打在面前蠕动着的敌兵。

按照“必须在日落前，进一步攻打正面敌军，推进到上河镇东头附近”的命令，我们手提机枪在没有遮蔽物的田里，分散快速前进。和今村队一样，推进到了敌阵前150米一带。

此时，敌军正集中轻重机枪、迫击炮的火力，向田中队正面猛烈射击。快！我们在今村队左边占领了阵地，猛射敌军重武器以压制其火力。早已看出敌军要逃的今村队，不顾敌军交织的炮弹，向其阵地逼近，占领右侧小高地，我们也不甘落后地随即跟进。

田中队果断地向敌军左侧小高地冲锋并占领之。这样没费什么劲就全部占领了何庄。

三轮小队的松山分队长和堂胁及须濑三人，在这次战斗中负伤。晚上11时，收到“必须通宵留在当前所在地”的命令。

占领并扫荡了附近村落，残兵败卒之多令众人震惊。

远处，南京城火焰冲天，炮声隆隆，乱飞的流弹，烧塌的房屋。我们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一小时换一次岗，戒备森严地待到天亮。

12日天未亮，敌军就开始射击了。我们默默地做好准备，和三轮小队跟着大茵队，踩着晨霜向上河镇走去。不久接到报告说，在右侧河中小岛上，有敌军正在构筑炮兵阵地。于是命令小川小队前去歼灭这股敌军。上午11时左右，我们发现了敌军设在上河镇南端的重武器阵地，和前川队一起开始攻打之。

大茵队因其正面河多而无法前进，便与三轮小队一起，沿着堤坝在前川队左侧前进。一进入敌军背后便同时开火猛射，很快摧毁了敌军阵地。这时，牛岛旅团长的训示传达到了我部队，“发挥自古以来以勇武名闻天下的、萨日隅三州健儿的真正特长，就在此时了。各人要奋勇作战，

率先将太阳旗插上南京城头。”听完训示，士气大振。完全占领上河镇后，我们得到许可在该地北头休息三个小时左右。

有人解开绑带，脱下鞋子，伸出被汗水泡白的脚，修剪鸡眼。

有人高兴地从背袋里取出新衬衣试穿，说是武士去参加大会战时要注意着装。

还有人跪拜已脏得发黑的千人针护身符，“现在到了关键时刻，希望上天保佑”，说完又重新牢牢地绑在身上。

也有人在专心逮虱子，还说：“用不着你一直陪我去南京了，真对不起。”

水口曹长在去部队本部联络时，脸部受了伤，却坚持着完成了任务。

又上一等兵胸部受伤，坂部一等兵的腰间受伤，可都奇迹般地未危及性命。

凌晨3时，在黑暗中开拔，去了江东门。

决战的气氛越来越浓重。

11. 我们和蔼的队长

第四十五联队第二大队第七中队　军曹川上利雄

1937年12月12日，我大队一步一步地刚逼近目的地水西门，敌军就以河堤为屏障，顽强应战。子弹雨点般地掠过头顶。入夜，我中队按照大队命令决定夜袭正面敌军。中队静悄悄地摆开夜袭队形，我第四分队按顺序位于小队左翼，左翼是第一小队的右侧分队。

透过淡淡的月光，可看见敌我之间相距有二百五十米左右。每过一会儿，胆怯的敌兵就打一发威吓性的子弹，白色弹道令人恐惧地“嗖嗖”响着掠过头顶。

但那也只是一阵狂吠，很快就停止了。我身边不知哪个大胆的家伙竟打起了呼噜。

夜空下，风儿哗啦哗啦地吹动着枣树枝上的残叶，令人感到些许悲凉。战国时代的民间武士所感慨的古城落月风情也不过如此吧。虽是冬季，仍有虫子在有气无力地鸣叫着，听来是那样的凄楚。

我们像壁虎似地匍匐在棉花地里大口呼吸着，甚至可以听到胸腔传出的突突的心跳声。

枪声又起，扰动着寂静的夜空。

我想着："这次真要为国捐躯了！"闭上眼睛就好像看见蔚蓝的大海，看见晒得黑黝黝的母亲微笑着，手握铁锹在家乡田里劳作的身影，这些都断断续续地浮现在眼前。

"分队长。"紧跟在后面的林上等兵低声叫我。

"什么事？"回头一看，他无言地凝视着我。月光下，他的眼睛燃烧着愤怒的火焰。"好好干吧！"相互会心一笑。

身材魁梧的中队长蓦地站了起来，将手中的鞭子忽地掠过头顶。这是前进的命令！军刀闪烁着道道寒光。

我们越过堤坝，穿过沼泽地，静悄悄地逼近敌阵地，一直推进到距敌只有50米。中队长腾地冲了出去。什么也不考虑了，一个个黑影从身边两侧"嗖、嗖"地奔向前去。跑啊，跑啊。结果冲过去一看，敌兵早已全部撤退了。

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敌军阵地。看来敌军是那么害怕我们的夜袭，抛弃了不少装备等物品，做好的饭还冒着热气。

"怎么样？我的夜袭。"中队长微笑着问。

月光下，望着站在敌军阵地上的日高中队长身姿，像一位慈父，不，就像天神一般挺拔。

忘了皎洁的月光，
　一心向前绝不落后；
　　疾风般勇往直前。

12. 身陷敌群的勇敢联络兵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二大队第七中队　曹长宫内

12月12日，出色完成了夜袭所街任务后，中队继续迅猛进击，所向披靡，一鼓作气摧毁了江东门阵地。

所街战斗中有11人负伤，小队留下负伤的战友，组成两个分队，离开中队主力，奉命去占领下关的无线电台。

“啪、啪、啪”，拖着金属性亮光的敌军子弹掠过耳边，虽说早已听惯了这种响声，可还是让人感到极不舒服。

越过挡在路上的电线杆等障碍物，正准备冲向敌军阵地时，敌军炮弹轰隆一声撕裂了寂静的黑夜，火光四射地爆炸了。

我们紧跟着工兵营，完全占领了无线电台。此时正好是深夜零时45分。刚要喘口气，传令兵又来传达中队的命令：护送留在所街伤员的人手不足，队长必须带七个人迅速赶往所街。

从这里到所街足有五公里，地方陌生，加上是深夜，还要穿过拥过来的一群群残兵败卒。我忘了把汗水湿透的军帽拿下通通风，站在那里心里估摸着每个看不清脸的士兵，“即便是那张脸也……就连这个家伙也……”彼此都是亲如手足的弟兄，明知危险却硬要让他们深入虎口，从情理上很难割舍。

不经意地朝边上看了一下，当时担任小队长的前田少尉，正低着头看着地面，一动不动地考虑着什么。稍后，小队长鼓起劲说明了中队命令的要点，结束时，他刚说：“谁跟我……”就有士兵走到他面前，提出让他完成这一重任，他就是稻盛上等兵（当时）。

刻不容缓，大家争先恐后报名，一下子就凑齐了。队长带队，七人紧紧挨在一起出发了。

刚趁空坐下，一直紧绷着的身体好像被放了气似的，猛然感到心力交瘁。但是，七人联络队的事始终萦绕在心头，一闭眼就想到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向黑牛头前进的样子。

去山上，草掩尸体，
下海里，水没亡躯，
　　唯有倒在天皇身边，
　　不顾安危，勇往直前。

听着他们出发时随口唱的歌，心中一阵激动，一股暖流油然而生。

整个晚上都在不停地祈愿他们平安无事。

这支敢死联络队一路驱赶着敌兵，于次日清晨平安抵达目的地，后全都又从容不迫地回到了队里。

13. 南京附近的战斗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二大队第七中队　座谈会

中尉新里：

在将军山受到重大打击后，迂回逼近光华门的前一个晚上，匆匆忙忙地用饭盒做了饭。西原上等兵要用一只饭盒做好与安木上等兵两人吃的饭，他先吃完后，打算趁着天亮再做一次饭，就退到后面去了。

就在这时，部队要开拔了，一点人数，少了一个。

“西原，西原。”放开嗓子喊他，可没有回音。

“安木，是你杀了他。”虽然开玩笑地拍拍安木肩膀，但心里非常担心。

“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哪怕是尸首。”边说着边与战友们分头四处寻找。

安木走了 300 米远，到后方的河边。不大一会儿工夫，他大声喊道：“他死在这里了。”众人跑过去一看，趴在地上的背影的确很像西原。将那尸体翻过来一看，是个根本不认识的男人，还是个中国兵。大家都很失望，正不知如何是好时，西原那家伙正满不在乎地从对面走过来，他大概去了很远的地方。大家又喜又恼，安木也放心地松了口气。

军曹笹原：

我说的是第七中队执行任务从公路向右迂回进入敌军侧后方时发生的一件事。

第一小队为尖兵，推进到所街前。虽有不少人负伤，攻击前进却极不理想，中队长便下令进行夜袭。

派我去大队本部联络。出发时敌军的枪声就像炒豆般响个不停，我一直跑到本部，取得联络后即往回走。可来时还好好的桥现在没有了，只得哗啦哗啦地趟水过了河。

夜袭奏效了。为了汇报情况兼做向导，又再一次前往大队本部。结束报告后领着人们顺着公路拐向右侧，经过无线电台到达下关时，前一天护送伤员去后方的准尉也追上来了。据他讲，刚才我们绕开的那条公路上，到处都埋了很多地雷。因此很庆幸老天保佑了我们。

中尉新里：

在离南京汉西门两公里左右的地方，敌军正“啪啪”地打着枪。尖兵中队、大队炮等汉都不停地开火。对面的那些敌兵是南京教导队的。

当时，收到报告说，某侦察队包括队长全阵亡了，因此非常担心。事后才知道，只有一两个人受伤，传言真是越传越夸张。这才松了口气。

军曹奥田：

这是发生在下关作战后，返回上河镇时的事情。

大概在12时左右，好不容易决定宿营了。可打水这差事却非常辛苦。于是宝来伍长从难民中找来一个好像有用的年轻家伙，命令他“打水去！”“不。”他摇摇头说。

“混账家伙。”伍长厉声威吓他。

“打水去！”“去弄蔬菜！这个下次干。”就这样他被任意驱使着，忙得团团转，终于累得爬不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希望借给我纸和写字的东西。”让他写好后给我们看。“我是旅长，有意投降而留在了这里。部下已经四分五散，不知逃向何处，但副官还应该在难民中。”他写了这些内容。

“那么……”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就尽快想从难民中找出那个像副官的人，可始终没有找到。

那天晚上，屋田准尉用流利的支那话，问了他各种各样的问题。

如果是旅长的话，也是个大人物了，拒绝干苦力活也情有可原。

中尉野元：

为了与第十三师团取得联系，我作为军官侦察员，去了位于下关的敌海军司令部，那里有堆积如山的防毒面具等大量物品。

9 日左右，刚到南京东南部，友军飞机就从东边飞了过来。敌军的高射炮开始射击。友军飞机并不在乎，依然俯冲下来撒下了劝降传单。其沉着大胆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14. 自作自受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二大队第六中队　马饮生

12 月 12 日，作为军旗护卫中队，正在行军。下午 3 时 30 分，抵达南京江东门以南的一个村落。在那儿一直休息而未能开拔。

下午 5 时 30 分左右，好不容易接到准备开拔的命令。

累得倒地便睡的人们，均从路边爬起来，忙着准备开拔。到处都是士兵，即使想小解也无处可去。只剩下迄今给我们解渴的小水塘。大家一直想着还有人要来，所以根本无人去水塘那边方便。可目前这种情况实在没办法，有一个人去方便了，于是后面就一个接一个地去了，结果有近二十人冲向了小水塘。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就在大家还没方便完时，来了命令："推迟出发，就地做好明天的午饭。"万事休矣。谁都不想用这个水塘里的水，可这附近没有其他水源。虽说在后面不远处有水，可到处都挤满了部队，无法活动。一个人说了声："哎呀，该死。没法子了。"拨开水面开始用池塘的水淘米。于是，众人一个个边说"没办法"，边淘米，并把水烧开倒入水壶里。

15. 大无畏的小队长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三大队大队炮小队　曹长下松

我作为观测班班长，时常跟着已故的岩间大尉(时为中尉)。如今不管从哪方面考虑，他都是我第一次见过的胆量过人的人。射来的子弹无论多么密集，他从不躲闪。另外，他行走时特意在高处走，而不是选择有遮掩的洼地。因此，当作战开始时，我就不时放下观测这个本职工作，不断提醒他："小队长，危险。请走这边。"为他侦察前进路线倒成了我的

事了。

在南京城汉西门西部江东门附近进行战斗时，大队遭遇了从城里溃逃出来的敌军大部队(1937年12月13日上午8时左右)。

尖兵中队逼近距敌军五六十米的地方，小队也进入了同一条线。在没有任何掩蔽物的道路上占据阵地。小队长在敌方的枪林弹雨中，连身体都不稍微放低些，就凶神一样地站着指挥小队。

射击一开始他就数处受了重伤，最终光荣阵亡了。

平日慈父般的他，一旦打起仗来，连凶神也要让他三分。已故岩间大尉的英姿，会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在这次战斗中，共伤亡六人，两门炮遭到敌四五发炮弹的轰击。

16. 勇猛的分队长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三大队大队炮小队　曹长下松

1937年12月13日上午8时40分左右，大队在南京城汉西门西部的江东门附近，遭遇到从城内溃逃出来的敌军大部队。

尖兵中队逼近距敌军五六十米的地方开始了战斗，小队也同时进入同一条线上，在没有任何掩蔽物的道路上占据阵地，射击一开始，小队长等数名炮手即被敌弹击中倒下。

此时，平时勇猛的流合伍长，作为第一分队队长，大胆地冒着敌枪林弹雨，以跪姿沉着地指挥分队，小队长及数名炮手相继受伤，伤了左眼左臂，但毫不畏惧。鲜血染红了面部及左腕，仍激励下属分队，正确地进行指挥。代理小队长的松田曹长，多次命令他退下去包扎伤口，他却说："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打败敌军后再处理。"始终没有离开阵地，对准越来越靠近、试图从左右两侧迂回包围我军的敌军猛烈射击，终于使尖兵中队成功地进行了突击。

伍长不顾受伤的身体，坚持完成任务到最后。

他的英姿，迄今仍留在我心里。

（二）从上河镇到下关（步兵第四十五联队）

1. 噫！上河镇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　军曹江口虎则

在这里第三次迎来大陆的春天，在对过去一次次激战的回忆之中，突然想起了上河镇的那次激战。

攻略南京为我军历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是发生在攻略南京前夕的一次战斗。一口气歼灭了几十倍于我的敌大部队，充分彰显了皇军军威和萨南健儿的气魄。

一边追忆着大茵队长等勇士的容貌，一边记录下他们的事迹。他们血洒上河镇战场并成为无比壮烈的兴亚基石。

在远近各处隆隆轰鸣着的炮声中，迎来 1937 年 12 月 13 日的黎明。大茵中队肩负切断敌军退路的独立任务，必须在天亮前赶到目的地——某某基地。其尖兵小队刚踏上上河镇大路，周围一带突然枪声大作，随即轻机枪也叫了起来。

中队长一下达命令，部队即摆开作战态势。再看敌军，就在不远处来回乱窜，还有人呐喊着向我逼近。那是兵力足有三万之多的大部队。我中队同心协力在此展开了激战。

敌军是一帮乌合之众，可仗着人多势众向我猛攻。此时为早上 6 时 30 分。如雨点般袭来的子弹，炮弹、手榴弹的爆炸声震天动地。

但我军果断地以决一死战的行动及意志，不停地猛烈射击，战斗越来越惨烈。中队长声嘶力竭地拼命指挥作战，毫不理会雨点一般飞来的子弹。他就是牺牲在上河镇的大茵队长。

至今一想起枪炮轰鸣声中的队长的微弱声音，就让人感到紧张。在战斗过程中牺牲的队长，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东方渐渐发亮，敌军在我军猛攻下狼狈溃退了。为了替死去的队长及众多牺牲的战友报仇，我们一个劲儿拼命地用枪和刺刀连刺带戳地收拾残敌。

上午8时30分左右，与后方部队取得了联系。奋战长达两个小时。只要看到敌军留下的数千具血淋淋的尸体，还有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就可以想象敌军惨败的状况。

上河镇的激战，成为我转战中永远忘不了的回忆。

2. 回顾上河镇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十一中队　座谈会

中尉赤星：

一说起上河镇激战的序幕，就让我有汗颜之感。

中队也在做开拔准备了，我一人来到大路上，让正在站岗的哨兵回去给中队带路。因感觉好像有人影，上前两三步靠近看对方，对方也不出声地伸过头来窥探我。

“糟了！”是敌兵。

走在中间的是军官，还有三个端着上刺刀的枪。他们用刺刀对着我的胸口从三面围了上来，敌军官挺着胸双手掐着腰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

我想伸手拔刀，可觉得手一动就会立刻被刺死。我魂都吓掉了，不知如何是好。

双方沉默地对峙了两三秒钟。

不慌不忙的军官走到离我一步远的位置，他的身子好像挡住了左右两边指着我的刺刀。

“就看现在了！”我心一横，不顾一切地将刀左右一挥就势跃入路边沟里，同时大声喊道：“敌兵来了！敌兵来了！”

“啪、啪、啪”，敌兵子弹从我的头上掠过。正在待命的中队随即准备应战，中队长制止住要站起来的士兵，进行兵力部署。

数万敌兵此时已跟在刚才那个军官侦察员后方，继续行进在大路上。不一会儿就吹着冲锋号蜂拥而至。敌我双方即刻绞在了一起，展开一场大混战。

曹长上冈：

随着“敌兵来了”的叫声，传来了“啪、啪、啪”的枪声，大家一下子全趴在了地上，然后瞄准近在咫尺的敌兵射击。即使不停地射击，后面的敌军仍一批又一批地蜂拥上来。子弹打完了，没办法就偷偷打开前面战友身后的弹盒，取出子弹继续射击。

有一个勇敢的敌人逼近到友军轻机枪跟前，一只手举着毛瑟手枪不停地射击，一只手向我投掷手榴弹。友军瞄准并将其击毙。可不管怎么说敌军兵力也比我多几十倍，仗打得非常惨烈。

中尉赤星：

“今天大家就死在这里啦！”

“第三小队队长你要死在这里！”

“赤星少尉你要死在那里！”

大茵中队长在路上一边指挥，一边大声叫着。

大家一边听着，一边大声回应：“知道了！”“知道了！”

可我的心却平静了。

曹长上冈：

有人倒在我背上了。

是谁呢？抱起来一看，是中队长，他打到最后一口气。

子弹从右耳经后脑勺击穿了钢盔。

准尉浜田：

在前一天晚上，他端着自己的支那酒，百般劝人“再来一杯，再来一杯”。那天晚上不知为什么，他看着地图说：“怎么也找不准方向了。”两次把地图倒过来看。我告诉他：“这里朝北。”

可他仍说：“唉，是吗？不过，好奇怪啊。”

好像确实有预感这东西啊。

3. 勇敢战友的故事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三大队大队炮小队　军曹上釜正春

1937年12月10日，下了霜冻。步兵第四十五联队奉命去切断敌军退路。打完刘园附近的战斗，再转战到西部，击溃上河镇附近的顽敌后，接着进击下关附近。

从右斜方传来步兵第二十三联队占领南京城墙后“万岁”的欢呼声，声音冲破了拂晓的宁静，让我们斗志更加高昂。

所有的电线都被剪断了，各条路面上都横七竖八地徒劳地堆满了障碍物。

天亮了。上午8时左右，就在要做早饭的时候，传令兵送来了命令，让“大队炮到前面去”。我们就飞快地赶了过去。

第九中队作为尖兵中队，遭遇了五千名左右从水西门那边退却下来的敌兵。以骁勇善战闻名的我们小队长宫间中尉，考虑到地形因素，毅然决定进入到第一线，立刻占领阵地，用大队炮猛轰敌军。

敌军一看唯一的退路被切断了，顿时乱作一团。但还是仗着人多势众，仍一批接一批雪崩般地向前拥来。

我们与机枪队一起，拼命地向他们猛射。因为相距太近，非常清楚炮弹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敌兵炸上天。就将距离标尺调整为零米，无目标地进行炮击，可由于炮击速度太快，炮管过热，弹壳被卡在里面退不出来了。

令人恼火的敌兵就在二三十米远的对面，他们也拼命地用手榴弹、步枪、轻机枪等武器进行抵抗。

尖兵转而打算冲锋，可以说已到了胜败在此一举的关键时刻。这时，平日态度温和的川添一等兵，手握标杆冒着雨点一般飞来的子弹，腾地站了起来，众人都吃了一惊。趴在地上尚有危险，他这样可说是胡来了。他却不慌不忙地站在炮口前，用标杆将炮弹壳捅了出去。

炮弹壳被巧妙地取出来了。

当时大家都很兴奋，炮手对他如此勇敢表示感谢，又开始继续炮击，

成功掩护了第九中队作战。

战斗结束后，望着敌兵死尸惨状，唯以激动的泪水，来感谢川添一等兵的勇敢行为。

战斗中，小队长等两人被敌弹击中阵亡，炮盾上还留着敌军子弹击中的痕迹，那个川添一等兵却奇迹般地毫发无损。这只能认为是他的勇敢的行为感动了神而受到了护佑。

素来豪爽的大队长，也在这时衷心赞扬了大队炮的奋勇。

4. 袭击退却之敌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三大队机枪中队　军曹久保园茂

1937年12月13日清晨，上河镇附近一仗后，我们疲惫不堪，跟着联队旗向支那海军监狱附近前进。联队本部前往下关，我第三大队前往江东门。

晨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松林一般矗立着的南京城城墙。

担任尖兵中队的第九中队（前川部队），走在队伍前头。行进中，前方似乎过来几个残敌。

“敌兵。”有人喊了一声。我机枪中队立即放下了机枪。可一听说是残敌，就又把机枪收了起来。前进还不到50米，又遭到来自前方的齐射。

“他妈的！”于是放下枪进行还击，尖兵中队也散开应战。我和第二射手窪田上等兵两人，好不容易来到前方的一间房子里。前面黑压压都是敌兵，子弹雨点一般飞过来。

这里是平地，又是从南京通过来的公路，我分队的三角架弹药手无法前进了。正当我和窪田上等兵急得嘎吱嘎吱直咬牙时，小队长过来了。

“喂，久保园，第四分队的人都被打死了，真可惜。”

他满脸是非常遗憾的神情。

“小队长（三轮少尉），久保园去。”

“等等，等等。”

满洲事变以来，熟悉作战的小队长制止我向前进。我觉得非常遗憾，浑身的血直向头顶涌。

没有子弹，也没有三角架，什么也干不了。这时脑子忽地一闪，想起有一次在北支演习时，迫田队长给我们演示过，仅用枪身射击的方法。

“喂，窪田君，看来今天要牺牲了。你准备好了吗？我是独子，可你有妻子吧？”窪田上等兵听我这么一说，便说：“你说什么呀。我是日本军人萨摩健儿。不是拿下敌首都南京了吗？即使死了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是吗？那好吧。窪田君，你去拿子弹来，越快越好。”我催他快走。

敌兵已接近到50米的地方了。友军也相继有人受伤。

窪田上等兵连连呼唤：“弹药手，弹药手！”可不知他们在哪里，没人应答。我盯着前面的敌兵，却不知弹药手从哪里搞来四梭机枪子弹。我欣喜若狂地大叫：“行了！太好了！”赶紧装上子弹来到屋外。正巧屋檐下有根伸出去的横木，我就将枪身搁在上面，向着黑压压的敌群猛射。因相距太近，百分之百都击中了，四梭子弹一下子就打光了。

其时，第九中队队长前川大尉受了伤，一度倒在了地上，可他拄着军刀再次站起来，那激励部下的模样就像个凶神。

我射击完子弹后又回到了屋里。四分队机枪的边上躺着受伤的大城、福元、广胁、宿口上等兵等四分队的战友，只剩下枪孤零零地对着敌军方向。

“喂，战友，不要担心。久保园来了！我的分队怎么也上不来，子弹、三角架都没了。我用你们的枪射击，放心吧！”听我这么一说，他们挣扎着对我说：“喂，久保园，我们的枪坏了，要用你的枪身打！”

心中燃烧着怒火。

第四分队的机枪边上放着一箱子弹，我架好机枪对准前面50米处的敌兵猛射。

一时间，敌兵似乎也沉默了。此时，大炮队的岩间小队长也光荣阵亡了。大队炮队的炮手喊完“天皇陛下万岁”也倒下了。遍地躺着敌我双方的伤亡人员，一派悲惨的战场景象。

不久，分队的荣上等兵一人上来了，我扛着枪身，第二枪手提着支

架，我们前进了 20 米，也来到房子那儿。

步枪小队正在那里与敌兵对峙，小队长拎着带血的军刀，叉开双腿凶神似地站在那里。

我架好机枪，一看前面，发现前面三十多米处，与我一样也架着捷克机枪。遇上好对手了，机不可失，我迅即开始射击，可敌兵利用地物挡住了子弹，尽管弹着点不错，也未能如愿击中。

“喂，窪田君，为什么今天我打不中了？”我说。

他鼓励我说：“弹着点很好！别着急。一露头就能命中！”连打六次，才压住对方的捷克机枪。

敌军前面大概是手榴弹班吧，有的人只握着手榴弹抵抗我军，被我步枪手一一击毙。

南京被占领了，失去退路的敌兵如果不从江东门突围，就没有其他退路了，因此我们也必须顽强抵抗。

三万多敌兵对付我们一个中队。

从上午 7 时左右，一直打到下午 1 时左右，好不容易敌军平静下来了。因还没吃早饭，饿着的肚子陡然开始咕咕叫了起来。

打完胜仗后的心情就不用说了，但一想到牺牲了那么多战友，一种凄凉感油然而生。

5. 从上河镇的激战到下关附近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三大队机枪中队　军曹西盛义

12 月 13 日拂晓，部队正从上河镇前往江东门。突然从正面传来听惯了的滴滴答滴滴答的军号声，敌军大部队冲过来了。

正在路上待机的尖兵前川队和小川小队，立刻如平时一样熟练地架好机枪，集中火力向这股敌军猛射。前川队长站在前面冲了过去，我官兵紧跟着争先恐后地向前冲去。顿时，双方展开了一场大战。

不分地点，无论远近，嘿哈嘿哈的呐喊声，刀枪的撞击声，持续不断展开一场火花四溅的壮烈白刃战。

这是一场令人窒息的搏斗。

尘土飞扬，血肉横飞，人人成了血人。

敌军部队不断蜂拥着冲过来，我们的武器继续猛烈回击。友军一看敌兵害怕了，再次端着刺刀冲入敌群肉搏。

真是名副其实的大混战，除了死斗还是死斗。在战友们凶神般左冲右突的刺杀下，敌兵尸体堆积如山，流出的鲜血染红了草木田地。然数倍于我的敌军，仍一次又一次地猛烈反击，都是些不怕死的家伙，他们怪叫着准确地接连不断地向我们投掷手榴弹。

遗憾的是，友军的伤亡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密集的枪声里夹杂着悲壮的呼喊“万岁”声。那一刻谁都在不顾一切地拼命。

听说站在前面指挥的前川队长也牺牲了，悲愤的官兵们阿修罗般疯狂出击。

在稍微调整一下作战部署时，部队本部受到右侧敌军的猛烈斜射。三轮小队进入小川小队的左前方的一间房子附近应战。当时，谷口分队也勇敢地冲上道路猛打。可很快被敌军发现，集中火力向他们射击。

连说声“危险”的时间都没有，广胁、大成、宿口、福久和谷上等兵就相继中弹身亡。本想前去支援，可他们处在暴雨般的子弹下，无论如何也上不去。

看到这种情况，宫崎分队下定决心，以个别跃进方式开始前进。担任机枪射手的久保园上等兵好不容易先上去了，可后面的人没跟上，枪架也没送上去。久保园灵机一动，将枪身搁在堤坝上射击。隐蔽在前面30米处坟地电线杆阴影下的敌军重武器，在久保园出其不意的射击下变成哑巴了。

谷口分队的德重伍长最后也腹部中弹，他忍痛继续射击。

在此期间，步兵炮队长岩间少尉阵亡了。因此，中村队长同时指挥三支部队。

田畑小队顶着弹雨，送上了补充弹药，使我们的行动朝着有利方向发展。

这样，在我部队猛烈射击下，发起突击的步枪部队逐一打退负隅顽抗的敌军，并占领了敌军阵地。敌军最后的疯狂挣扎，泡沫般渐渐破灭了，我们的子弹追逐着来回乱窜的敌兵，将其一一击毙。

数千具尸体将大地涂上一片黑色，其壮观程度无法用语言形容。

正在这时，几十面太阳旗呼啦呼啦地飘扬在南京城头。

“胜利了！”我们都十分激动。

不知为什么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这是完成任务后喜极而泣的眼泪呢，还是为失去那么多战友流下的悲愤泪水呢。

战友们脏兮兮的脸上闪动着泪花。

且慢，我的说法是过于美化当时的情景了。

其实每个人都肮脏到了难以启齿的那种模样。每个战友都臭气熏天，令人不由得要捂鼻子。这不仅仅是汗或弄脏了什么的，而是全都沾了一身大粪。

总之，那是有数万敌兵顽固抵抗的阵地。向敌阵地匍匐前进时，什么都顾不得了，尽可能趴得越低越好。

紧紧戴在头上的钢盔也被油汗沾在头上了。

身上、胳膊上就不要说了，浑身上下就像个泥猴子。无论是以前还是以后，从未遇到过如此用粪攻的方式来抗日侮日。

战斗结束喘口气时，当回过神来发觉自己“还活着”时，一想到浑身上下散发着臭气的支那兵，便感到臭得让人受不了。

部队无暇休息，接着朝北河口方向紧急追击。鳗小队配属的尖兵中队，已进入旱田中的阵地。有村小队在第五中队的掩护下，继续猛射。无数支枪从位于三岔河附近的大同面粉公司仓库，向我们开火。

虽是败敌，但阵地还很坚固。我们隐蔽在迅速构筑好的阵地里。山炮队正好也在此时从后面进入到这一带，开始掩护我们。

我们趁机抓紧挖好仅够容身的掩体，立刻向对方猛射。可敌军也不示弱，迫击炮、捷克机枪齐上阵。尤其是他们集中火力猛射山炮阵地。我山炮队娴熟地连续装入巨弹，敌迫击炮炮弹飞来，在炮位跟前爆炸的一瞬间，所有炮兵都“啊”地应声倒在了地上。

还未散去的硝烟中，好像是分队长，满身是血、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用左手飞快地擦去脸上的血，好像在独自装填炮弹。传来了响亮的口令、震耳的发射声。他那怒火燃烧的样子令人恐惧。这个山炮兵凶神般地战斗着，他独自一人悲愤地装填炮弹，进行炮击。我们都忘了自

己的任务，全都人神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第一次看到其他兵种如此悲怆壮烈，对他这一泣鬼神的勇敢行为敬佩不已。

由于我方如此勇敢的攻打，仓库附近的敌军惊慌失措地开始退却。黑濑分队一跃而出，朝着这些败兵猛射。我们也不知道向什么地方打好，总之一个劲地尾随着逃跑的敌兵射击。

踏着、跨过几百具敌兵尸体，不觉来到了扬子江边。一看江面，敌兵蚂蚁般地挤在木筏上、门板上和小船上，企图逃走。

机枪轻快地喷射出火舌，成堆的敌兵相继消失在水底。看来我海军早已来到扬子江上了，我们通过手旗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敌军的退路被完全切断了。

按照前进的命令，我们离开了烧毁的面粉公司，一边继续击溃敌军无力的反击，一边踏着散发出难闻气味、工兵用敌兵尸体临时叠摞起来的所谓的桥进入了无名村落。

我们在此进行了一次大休。做晚饭，放松连续多天没有休息的疲惫身体。

南京城还在熊熊燃烧着。

不时有流弹飞过来。还遇到有气无力的反击。

没人将这些当回事，大家都呼呼大睡了。

我第四次站岗时，天已开始发白了。从这时起，前面举着白旗，三五成群排好队的敌兵来投降了。为解除这些人的武装、通知本队而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在去下关的路上吃惊地发现，遍地都是堆积如山的敌军遗弃的坦克、野炮、汽车、步枪、重机枪、弹药及其他物资。

接到通知，要将俘虏排成四列纵队。彻底扫荡了下关。后面传来了海军陆战队呼喊“万岁”的声音。仰望着耀眼的太阳，我们返回了主力部队集结地点：中央军人监狱广场。这是抗日蒋政权毁灭的一天。我们与战友第一次以从容、平静的心情，谈起已故的许多战友奋战及牺牲的情况，然后衷心地祈祷这些尊敬的牺牲者冥福。

6. 了不起的对手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三大队第十中队　军曹西田盛

12月12日，远远地看到了前方的首都南京城，我们士气大振，各路部队争先恐后地强行军。

其时，我们部队接到去切断敌军退路的重要任务，转向往下关方向前进。虽说是沿着扬子江的一条支流前进，可前后左右不管在哪里都展开着大激战。

我的部队一边击溃前进路上的敌军，一边继续径直向目的地进击。

13日清晨，正穿过浓雾前进时，有大部队从前方走过来，因为浓雾分不清敌我。

双方接近到仅仅二三十米时，才知道是“敌兵”。

有惊慌失措突击的，有开枪的，人们立即散开，到处展开白刃战。敌兵也因完全出乎意外而被打得晕头转向，怪叫着到处乱窜。我们对着他们又砍又戳，一瞬间，这里成了惨叫声不断的地狱。

一看，有个奄奄一息的敌伤兵，正尽全力扔着手榴弹，其中一颗扔到聚集着五六个友军的地方爆炸了，有若干人受伤。

虽身为敌兵，他这一勇敢行为确实了不起。

结束交战时，浓雾也消散了。远远望去，太阳旗哗啦哗啦地飘扬在南京城头。

我们都激动得相对无语。

7. 座谈会纪要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二大队第六中队

军曹后藤：

我作为侦察员前往下关码头，遇到海军乘着汽艇过来了。望着仪表堂堂、体态肥胖、脸色红润的那些人，一边说着“海军里的美男子真多啊”！一边看着满面胡茬、眼眶深凹和脏兮兮的战友，不禁苦笑了。

军曹末永：

这是我作为侦察队长从监狱出发时的事。路边有敌兵，如果开枪的话也许会击中友军，就没管他继续前进了。不久接到返回的命令往回走时，才知道那是五百多名敌军大部队的一部分。

我吓了一跳。

上等兵下茵：

看管 3 000 个俘虏，感到非常可怕。如果其中有个好的指挥员，是相当麻烦的，也惊讶这些人没有国家观念。

军曹鞍挂：

在将敌兵一个个从隐蔽堑壕里拽上来杀死时，突然听到轰隆一声巨响，一个敌兵拉响手榴弹自杀了。

8. 苦力阁下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七中队　军曹笹原

这是攻陷敌军首都南京那天发生的事。在扫荡下关溃逃的敌兵时，他们几乎都因我军追击迅速而不知所措，最终支离破碎，大部分敌兵成了俘虏被送到收容所。

企图通过打入敌首都南京这史无前例的壮举，而名垂世界战争史的大队，在上河镇住了一夜，在那里洗去征尘，养精蓄锐。

当屋檐浮现在茶褐色的暮霭中时，我的战友宝来君从附近难民区带来一个 40 来岁的男子，对我说："喂，当苦力用吧！"

这是个六尺高的大个子，正符合"身材魁梧"那种标准，是个很有风度的男人。

不仅催着这个似乎不太卖力的家伙打扫室内外，还没完没了地让他去扫厕所、挑水。好不容易挑来了两三担水，当要挑第四担时，他皱着眉头挨过来对我们说"肩膀痛"，宝来君习惯地上去就狠狠地给他一拳。苦力于是就说希望能给他纸笔用一下，他流利地写好"我愿意向日本军队坦白"。

“真是个奇怪的家伙!”宝来君瞄了一眼后说。

他接着写下去:“我迄今一直住在南京,是中国军队陆军少将,担任直属领袖麾下的警卫旅长。但早就看出蒋政权有毁灭的趋势,干脆投降了。”

宝来君和我不知不觉地对视了一会儿,迅速将他带到中队本部。通晓支那语的屋田准尉开始讯问他,听取支那军的情况后,给他拿来军官待遇的食物。看来他是饿坏了,吃得一干二净。

这位苦力好像被大队本部送往联队本部,以后的事情就一概不知了。

不由得还想起当时王先生因败军之将而沦落为苦力的惨状,不禁生出一丝怜悯之心。

回顾皇军,均同心同德护卫当今天皇。

军令一到,微笑着感谢能为天皇献身之幸。

9. 残兵败将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七中队　军曹牧野

这是在扫荡下关时发生的事情。

敌军由于被我部队截断了退路而失去了逃生之道,犹如瓮中之鳖。

闯入下关后不久,除了缴获大量武器外,还俘虏了数百名敌兵。此后听说残兵败将都躲藏在村落里,中队便前去扫荡。

六个正在屋内大吃大喝的残兵败将,根本就没料到我们会来,也没机会抵抗,一声不吭地怔怔地呆住了。在此生死关头还满不在乎地吃饭,看着“秦国奴”如此漫不经心的样子,我们一直高度紧张的神经顿时松懈下来,禁不住摇头苦笑。

(三) 攻击南京城(野炮第六联队)

1. 军马之情

野炮第六联队第一大队

这是在对据守将军山、牛首山顽固抵抗的敌军果断实施夜袭时所发

生的事。我部队戒备森严，正协助第一线，但警戒兵力捉襟见肘，忙得团团转。

乙福号、乙门号两匹身材高大的役马，暴露在敌弹之下，乙门号不幸坠入正在道路右侧凹地待机的友军坦克和道路之间，一动也不能动，因为天黑谁都没有发现。

一直静静待着的另一匹马乙福号，素来与乙门号感情深厚，大概是想让我们去救陷入险境的友马，猛然咴咴咴嘶叫起来，并暴躁地踢连在一起的前车踏板。正在车辆前头警戒的内田上等兵听到后，迅速来到它身边不让它叫，可怎么也制止不了。上等兵终于发觉它骚动的原因，是想让他发现坠落到路下的伙伴乙门号。他马上去拽那匹马起来，可一人拉不动。

乙福过分地大声嘶叫，也惊动了其他正在打瞌睡的战友，大家上前一起用力才将马拽到路上来。两匹马将头靠在一起相互磨蹭着，高声嘶叫着，说不出有多开心。

幸运的是，乙门号没有受伤，它们的主人吉留上等兵流着眼泪，满怀谢意抚摸着乙福。

随着战斗的进展，我部队突破了敌军主阵地，进入安德门附近攻打南京城。乙门号的左蹄（子弹留在了里面）不幸又被子弹击中，几乎不能走了。这时又接到了前进命令，立刻中止与挽马的配合，让它跟在车后面。再次失去了友马的乙福拉着重车，一边唤着乙门，一边前进。乙门在后面亦不停地嘶叫着回应乙福，拖着一条伤腿汗流浃背地用三条腿前进。

在人员、马匹的共同努力下，太阳旗得以高高飘扬在南京城头。

为了治疗乙门的伤口，决定在部队出发前送它去病马场，可它急得用三条腿直打转就是不走，乙福在拴马场也骚动着不停转圈子。没办法就将两匹马拴在一起送走了。

就这样将乙门送入了病马场。可回来时费事了，乙门追着乙福，一有人骑乙福，它就突然跃起前身将人甩下来，奔向乙门，相互磨蹭着不想分开，如此这般反复多次才好不容易将它带了回来。

乙门在病马场的精心照料下康复了，得以再次与乙福一起为皇国尽力。

这两匹战马之间的和睦关系丝毫不逊于人，我队所有的人都为之感动不已。

兽医部提供

2. 弹雨下敷设电话线

野炮第六联队第二中队　军曹宇都宫藤夫

敌军依托南京城第一道防御线牛首山的坚固阵地，继续顽固抵抗，到处都传来敌军炮弹的爆炸声。

这时，我们第一构成班奉命与步兵第一线进行联络，顾不得连日急行军带来的疲劳与脚痛，做好准备后便赶紧去观测所。

抵达步兵本部的位置，就线路敷设的方向与路径，听取指示后即与负责通信的人员着手敷设电话线。

我们刚离开观测所，就遭到敌军机枪火力的猛烈射击，大家一下散开，趴在地上匍匐着向洼处爬去。弹头落在前后左右，我们好不容易爬到低处，接着进入水中过了河。约两个小时后到达了目的地，部队负责联络的军官已在等着我们了。

迅速设置了通信所并与本部进行试验性联络，一切正常。只要电话通了，通信兵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我们这才松了口气。

一直绷紧的神经多少有些松懈，刚才过河时下半身的衣服都湿透了，在初冬的寒风下，顿感寒气逼人，但是在敌前不允许生火取暖。

太阳西斜，暮色渐浓，周围逐渐黑下来了。晚间越发寒冷，我在堑壕中蜷着身子抵御寒气。

炮弹不断落在附近爆炸，弹片四处横飞。太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落山，天完全黑了。敌军的猛烈炮击也随着夜深逐渐减少了次数，炮声渐行渐远。偶尔从最前线那边传来的“呜哇！呜哇！”的喊叫声，震动了周围的夜空，那是步兵在突击。每次听到这个喊声，就不由得感到全身紧张。现在炮击已完全停止了，只剩下步枪子弹时不时地飞过来。

3时左右，接到后撤的命令，黑夜中手脚并用摸索着完成任务后返回

了部队。

大口吃着战友们为我们留下的晚饭，这宝贵的友情使我们心中暖洋洋的。

3. 被剪断的电话线

野炮第六联队第十二中队　军曹野元国雄

我精锐部队摧毁首都南京的前沿阵地后，潮水般地向南京城拥去，挤满了雨花台周围。

道路上挤满了我大部队，大家争先恐后地向前进发。敌军突然向我们的队伍发射了大口径炮弹。迫击炮炮弹、重炮炮弹伴着令人生畏的呼啸声爆炸，伤亡人员不断，真是一派惨烈的景象。

我中队在联队长直接指挥下，奉命立即进入阵地压制敌军炮兵。正要开炮时，电话线竟被敌军的炮弹炸断了，真令人懊恼不已！观测所与炮兵阵地之间的联络彻底中断了。

性急的马场中队长气急败坏地大喊："用手旗!! 快点!"

我们不顾一切地奔出观测所，连滚带爬地赶到靠近小山包顶的位置，往上一看，森曹长站在我和中队长之间。中队长的命令相继传了过去，第一发炮弹准确地发射了。

"咣"的一声，炮弹爆炸了。

当接到"命中"的消息时，我高兴极了，无意中加了一句："看那！打中了!"下一个接力哨须藤上等兵疑惑不解地反问我，我慌忙回答："命中!"打手势告诉他。在发射了数发炮弹后，电话线又接通了，发射的炮弹全部命中。不久，敌军的炮弹不再飞来了，我们完全压制住了他们。

当时，重炮联队长的坐骑也被炸死了，伤亡人员相当多。

结束战斗后我发现手上扎了两根刺，声音也完全变了。

4. 激烈的炮兵对战

野炮第六联队第十二中队　少尉田代

12 月 10 日初冬，摧毁将军山、牛首山敌军坚固的阵地后，在淡淡的

月光下，我们大批人马拥向芜湖—南京的大路上。

在十来米宽的路上，人们争先恐后向前行进。连非战斗人员都满怀着“我要第一个登上南京城”这种期望。

部队太多，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行动却迟迟没有进展。

敌军没有放过这么好的机会，用要塞大炮猛烈开火，试图阻止我前进，他们拼命地连续炮击。

当一枚枚炮弹呼啸着飞过来轰然爆炸时，到处都出现了伤亡人员。

各路部队按顺序前进，当时还没轮到我们，我们正等着呢。接到“将阵地设在芦苇地里，消灭敌炮兵”的命令后，立刻进入阵地。中队长冒着敌军猛烈炮火向前方高地冲去。

从上海直奔南京进击，以血的惨痛代价连续行军约一个月，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打垮这座要塞。即使打进去一发大炮弹，也想看看南京城最后的样子，然后再死。这是每个人的希望。

“好吧，和敌炮兵决一胜负！”我们一边在心里暗暗发誓，一边等待开炮的命令。

敌军的炮击越来越猛烈，炮弹好像在前进部队正中间爆炸，惨不忍睹的景象接连不断。

在爆炸间隙，传来“天皇陛下万岁”的呼喊声。呜呼！听到这么悲壮的呼喊，我们痛苦得心如刀绞。

我们怒火中烧，血液沸腾起来，众人暗暗发誓：“消灭敌炮兵，为战友报仇，非我炮兵莫属。看我们的吧！战友。”

命令一下，复仇的巨弹便从炮口中飞出去，呼啸着准确地砸向敌军阵地，精准度很高，一枚比一枚打得准。

“命中了！命中了！”正如所期望的那样，各处传来了“万岁”的呼喊声。

敌我双方的巨弹在空中呼啸着交织在一起，火光闪闪。

与友军炮兵发射时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在周围爆炸的敌军炮弹轰鸣声如同霹雳落地，空气震得咯哒咯哒直颤。

战友抱着血洒一路的伤员，举着手声嘶力竭地吼着：“喂，这个伤员是我的战友，为我们报仇！”

不久就彻底消灭了敌军的炮兵阵地。

炮手们汗流浃背地在阵地上来回奔跑，逐一压制住了敌军大炮。激战两个半小时，敌军猛烈的集中炮击终于沉默了。

停止炮击后，无论是我们，还是路上其他部队的士兵们，仍一直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之中，“万岁”之声不绝于耳。

暮色已降临，四周昏暗，寒风袭人，冰冷刺骨。寥寥数星，闪烁在南京城上空，远方仍然不断传来枪声。开始看见各处燃起了的火堆。

不知是谁说：“把火灭掉！把火灭掉！又要遭炮击了！”原来是前面传过来的禁火命令，命令伴着寒风一个接一个地一路向后传了下去。

5. 花光号啊！这是你的临终之水！

野炮第六联队第二中队

这是发生在南京攻略战第二天的事情。敌军依托天险顽固地进行抵抗，其激烈程度超过了迄今为止的任何一次战斗。步枪、机枪自不必说，山炮、野炮和要塞炮的炮弹骤雨般飞来，打得人员和马匹无处藏身。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枚炮弹带着令人恐惧的呼啸声，呼地一下掠过头顶，落在后面五十来米的地方爆炸了，扑通一下，一匹马应声倒地。

“被打中了！”我跑过去一看，花光号马的前后腿都被炸断了，血流不止，马痛苦地呻吟着。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所措地站在它边上。痛苦中的马张开小眼，恋恋不舍地看着我想说什么似的。我好不容易回过神来对它说：“是想喝最后一口水吗？我这就去拿来给你喝！”说完，一溜烟地跑到河边，打好水迅速奔了回来。

“好，喝吧！”我把水送到它嘴边，它现在已经没有力气动了，只是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可怜的花光号马连喝最后一口水的劲都没有了。“喂，加把劲，哪怕喝一口吧！”我用力扶着马脖子帮它仰起头，它大概理解了我的心，忍着痛咽了两口、三口、五口，便精疲力尽了。它似乎很满足，静静地闭上双眼，呼吸也越来越微弱，最后上了黄泉路。

我为它祈祷，出征以来历时五个月，一同休息、一同出力的花光的灵魂啊，安息吧。

6. 用香烟抓俘虏

野炮第六联队第十二中队　辎重兵上等兵长井敏夫

1937年12月10日上午11时，驱车抵达距南京城四公里的一个小村落，猛然遇到前面顽敌发射过来的重炮炮弹。

我们决定趁着战斗间隙抓紧给马饮水、喂料。可中队指挥班的马料装在辎重车上，那辆车还未到。我们决定去当地人家找找看。我和有马一等兵扛着一支骑枪，推开茂密的芦苇，前往离道路三四百米远的人家。

敌我双方的炮声隆隆地响成一片，流弹不时穿过芦苇飞来。我俩一步一步踩着泥沼地走了三百米左右，来到芦苇地尽头。看到前面十多米处有条稍宽点的河，房子就在河对面。我想如不快点走恐怕就赶不回去，于是加快步伐赶到河边。有马突然叫着："敌兵！敌兵！"就忽地一下趴在了地上。我心里一惊，不顾一切像摔倒似的猛地伏下身子。悄悄抬头一看，河边有十几个正规军的敌兵正拿着机枪、步枪对着我们，敌兵好像发现了我们。我立刻低着头和有马慢慢地后退了两三米。

有马的神情非常严峻，我的脸色大概也差不多。与敌兵只隔着一条小河，一支骑枪能有什么用。

可怕的沉默，持续了一分钟、两分钟。马上就打了，马上就打了。脑子里想着事发后的情景，下定决心死也要表现得壮烈些。

有马扣着扳机，我紧紧地攥着刺刀。敌兵还没有开枪。我俩虽然仍心存恐惧，但多少不那么紧张了。

"那些家伙好像没有敌意！"

"设法抓俘虏吧。"

我们俩小声交谈着。

然后两人非常小心地一点一点露出身子，特意将枪放在一边让对方看见，温和地与最近的拿着步枪的家伙打招呼："你，来来。"显示出没有敌意的样子，心里却在担心，敌兵不要反而认为我们要投降吧。

于是那个支那兵看了看周围的士兵，先是有些犹豫，后来就站起来拎着枪，满不在乎地向我们走来，其他人默默地看着他。

我一边盯着这个兵，一边留意着其他那些家伙，取出香烟抽出一支递过去："给你，香烟。"他微微低着头，默默地用左手接过了香烟。

留下来的那些家伙看到这种情形，吵吵嚷嚷地不知在说什么。听我们一说"都来吧"，便一个、两个陆续站起走过来。

我们心里叫着"好极了"，一支支地分发香烟给他们，心里完全抛弃了敌兵这一想法，就像对待好百姓一样。他们似乎对我们的友好态度放心了，一边点着香烟，一边嘴里叽里咕噜地说个不停，大概是说会不会杀我们之类的意思，可我们听不太明白。因此"嗯、嗯"地点着头说些"死了没有"之类的话。我说的这些怪怪的支那话，让他们放下心了。于是，就让他们把武器都集中在一处，他们毫不担心地争先恐后送到了我们跟前。

我们俩拿不了，就让三个强壮一点的家伙拿着，在前面排成一行往回走。

我们一直警惕地监视着他们，担心他们在经过芦苇地时逃跑，或反抗什么的。出了芦苇地不久，开始望见中队了才松了口气，洋洋得意地催他们快走。

附近部队的士兵们看到俘虏，都三三两两地跑过来，有的士兵也不听我们劝阻，用东西敲打俘虏的头。因都带着杀气，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托香烟的福，抓了 16 个俘虏并平安地交给了中队。之后这些俘虏的确很好地为我们干事了。

7. 惦记着爱马的重伤员

野炮第六联队　军曹米满佐市

12 月 10 日，我藤村部队的先锋队，已将炮位布置在安德门附近，我们车队为了补充弹药，快速赶往小米行。

敌炮弹发出令人生畏的呼啸声飞过来，或远或近轰隆隆地爆炸着。

大炮阵地就在敌军跟前，大概炮兵正在为弹药不足而发愁，必须发挥大炮的威力，即便一发炮弹也要尽快补充上去。"快点！快点！"大家

心里都急得冒火，却被毁坏的桥挡住去路，无法如愿前进。

“我要争头功！”野战重炮、坦克排成三列纵队，争先恐后地行驶在十余米宽的军用道路上。连日行军带来的疲劳都抛到了脑后，大家脸上都露出一副拼命的神情，一心只想着攻打南京城。

这是11时30分左右发生的事。

双方的流弹高高地掠过头顶，两颗、三颗、四颗，随着数量的增加，敌军炮弹的弹着点开始非常准确地落在了我们后面，看来是发现我们了。

“喂！战友，不要大意，炮弹就在附近！”吼叫声不断透过爆炸声传过来。谁知就在这个时候，迫击炮炮弹带着撕裂空气般特有的呼啸声，落在左前方两三米远的河边，轰地爆炸了，四处迸射的弹片与泥块一起嗖地擦身而过。

就在我感到“糟糕！我被打中了！”的同时，父母的容颜走马灯似地浮现在眼前。而后当觉察到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时，才摸着胸口放了心。

偶然扭头一看，畦地上等兵倒在了硝烟中。

“畦地被打中了！”

众人叫着一起跑过来，大声鼓励他：“畦地，坚持住！”

他脸色渐渐苍白而露出痛苦的表情看着四周，知道都是战友，于是说：“对……对不起，俺伤得不重，俺……俺……俺的马好吗？”

大家一下子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没问题，你别担心。”

战友呜咽着回答他。

畦地上等兵听了以后，嘴角才露出放心的微笑，拖着重伤的身子一点一点地挪到离他不到两米远的爱马跟前。

深受感动的我们看着这一切，都忘了上前帮他一把，或包扎什么的，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不久，挨到爱马身边的畦地，用右手抱着马的前腿，并用左手抚摩着安然无恙的爱马，含着泪水说：“真好啊，没受伤真好啊。”

呜呼！武者的心是多么令人难忘啊。

我们再也控制不住了，流下了眼泪。

回首登陆杭州湾以来，与泥泞难行的路斗争，忍受粮秣的不足，一个劲儿向南京前进，将攻陷南京当作唯一的期盼前进着。眼看这个南京城就在眼前，自己却必须退到后面，畦地上等兵的心一定非常难受吧。

而且，必须要告别与之一起付出无数辛苦的爱马，他大概一边为爱马的安然无恙而高兴，一边在心里喊着“为我报仇”吧。

是心心相通吗？马也悲伤地低声嘶叫着，一动不动地任凭他抚摸。不久，卫生队来人将畦地上等兵送往后方野战医院。临行时，我们都含着泪，没有一个人说话，然后发誓说：“一定为你报仇！”

自那以后，即昭和12年12月12日中午12时20分，我精锐部队将太阳旗高高插上南京城头。我们激动地仰望着它，面向祖国三呼万岁。

8. 患难与共的战友临终时刻

野炮第六联队第八中队　军曹坂本盛太

1937年12月10日下午1时，连日来的强行军得到了报答，中队在王家镇附近铁路沿线的田里，安排好炮位开始炮击。这一天，我担任设置炮位的通信员。因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就利用房子的墙壁，在电话机周围摆上从附近收集来的碎砖，牢牢地固定好电话筒。

其时，前方七八百米处有一根友军的电话线。中队刚开始炮击，敌军就好像发现了我阵地，不甘示弱地予以还击，炮弹密集地落在我炮兵阵地周围。战斗越来越激烈，因受枪声、炮弹的爆炸声的干扰，我竭力准确地传达号令。

一枚炮弹偶然命中了我们的小房子，我和第一小队队长都被深深埋在了沙土碎石下，过了四五分钟，有两枚炮弹接连落在房子背后两米远的地方，幸好是哑弹没有爆炸。

过了一会儿，徒步通信员首藤上等兵给我们送来了午饭，没想到是黑砂糖包子，这么好吃的东西，装了满满一肚子。那段时间没有香烟，我珍藏着一支烟，说准备等到庆祝攻陷南京时再抽。可与穿过这样猛烈的炮火送饭来的首藤上等兵一见面，突然想吸烟了，就两人分着吸了。上等兵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说从昨天起就没烟抽了。

过了一会儿，首藤上等兵因联系补充弹药的事要去弹药车那里，他勇敢地冒着密集的弹雨出发了。

过了二十来分钟，听说辎重车队的联络兵在途中发现了被敌军子弹打死的首藤上等兵，被收容到后方去了。

就在刚才还一起说笑着分吸一支烟的战友，就这样失去了。从未有过的敌忾心不由得涌上了心头。

晚上9时，面对着首藤上等兵的遗体，中队长充满爱心地称赞了他生前的功绩，全体人员肃穆地举行了庄严的告别式。仪式结束，准备好明天拂晓的战斗后打了个盹。首藤上等兵白天时的身影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没一点儿睡意。

9. 黑夜联络

野炮第六联队第二中队　小森园久雄

攻打南京的前一个晚上，在联络军官仓田少尉的指挥下，我和某军曹等人，去步兵第四十七联队本部联络。周围黑乎乎的，根本摸不着路。联队本部在什么地方呢？敌军的子弹毫不留情地落在我们身边。我们选择低洼处避开敌军的子弹，花了五个小时到处寻找还是没找到。

仓田少尉担心我们走这么长时间累坏了，便命令我们："歇一会儿，恢复一下体力再找吧。无论如何要在黎明前取得联系后再回去。"连日来的战斗和行军带来的疲劳一下子涌了上来，我们一坐下就要睡着了。而后又被仓田少尉催着起来去各处寻找。

冒着敌军的弹雨又各处寻找了一个多小时，才发现前方有哨兵站岗，便上前打听联队本部在哪里。他说这里是第四十七联队第一大队本部，联队本部还在后面更远的地方。历经千辛万苦用了七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才完成联络任务。

我们的作战阵地总是设在前线后面，从未像那一夜离敌军的子弹这么近。

10. 噫！藤井队长

野炮第六联队第二中队　座谈会

曹长胜尾：

我藤井队长牺牲在战斗极其激烈的首都南京，眨眼就过去两年半了，每当想起他壮烈阵亡时的情景，不禁要发出新的感慨。

然而，队长生前的精神，如今仍作为中队精神被用于东亚建设之中。

下面就请各位畅所欲言。

军曹矢野：

1937年11月28日，我们被解除了与国崎支队的隶属关系。为了返回原部队，开始昼夜不停的急行军。嘴里不断有趣地说着："瞧，快到南京啦！瞧，快到南京啦。"一天竟突破九十多公里，追上了本队。

军曹久木山：

12月7日下午，经过溧水。汽车载着长谷川部队的军旗急驶而去。不过听说南京已经攻陷了，所以要急着赶去参加入城式。过去每天那么拼命行军的劲头，一下子就提不起来了。

曹长胜尾：

中队长在夜行军时，曾将自己的马让给值班的士兵骑，自己徒步走路。

伍长山本：

我脚上起了个大水泡，中队长看我走路一瘸一拐的，便硬逼着我骑上马。他是一个非常关心部下的队长，想起当时的情景就感慨万分。

军曹久木山：

疾步追上了主力是在东善桥。其附近是南京第一道防御阵地，传来

密集的枪炮声。交织在一起的各路部队，一边躲避迫击炮炮弹，一边向前推进。

军曹矢野：

第一次进入阵地时，虽然遭到那么猛烈的迫击炮炮击，弹药车队的人员、马匹却无一伤亡，简直不可思议。

军曹佐藤(信)：

晚上就地露营。因为稻草多，就拿了不少堆在帐篷下面，正做着露营梦时，烛火引燃了干草，大家都乱作一团。

军曹米丸：

大队在天亮时将阵地向前推进，中队也随之跟进。冒着来自牛首山山腰处捷克机枪的扫射将阵地向前推进。迫击炮、山炮的炮弹密集地落在道路两侧。

上等兵西村：

敌迫击炮在我炮兵布阵时，也不加区别地向大炮、弹药车进行炮击，伴随着令人生畏的呼啸声的爆炸实在太壮观了。

军曹佐藤：

藤井队长在观测所的堑壕中，边吃着面包干边拾起敌军射来的弹头说："瞧，子弹来了！"拿着给大家看，引得众人大笑。

曹长胜尾：

看到中队长一只手举着望远镜从堑壕中探出身子指挥炮击，就对他说："队长，危险。"他却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个子小，不要紧的。"

军曹小凑：

正在准备晚饭时，迫击炮弹飞来了。刚做好的饭里落满了沙土。好

不容易做好的饭不能吃，又得重来。不过当时的炮击也实在太猛烈了。

军曹米丸：

这一带的敌军实在勇敢，野炮一集中射击，他们就向四处逃散，不见踪影，然而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又回到了阵地，一整天都在顽强抵抗。不过到了晚上，随着我步兵的推进他们才终于退却了。

上等兵西村：

就这样，我们在阵地上就地露营了。突然又来了命令，深夜一时开拔，去水口村落附近集结。可当时那里发生了火灾，火势正猛。我们中队停留的地点正好有座军火库，已引燃了弹药箱。由于危险，弹药车停在了后面。不一会儿，发生了令人生畏的爆炸。同时，弹药箱也开始爆炸了，弹片“嗖嗖”地四处乱飞。

曹长胜尾：

凌晨4时左右，闯过该地抵达铁心桥村落。刚开始大休，藤井队长突然大喊：“抓猪！”大家一起动手上前抓猪。

伍长山本：

队长确实爱吃猪肉。就是在行军时也亲自做菜，最喜欢吃盐烤猪肉。是一个只要有猪就不愁没东西吃的队长。

军曹久木山：

从铁心桥前进时，推进到了第一线步兵的前面，遭到了某旅团长的训斥。但也不是没有道理，仔细考虑一下也是过于冒险了。既不了解有什么障碍物，也不知道敌兵躲在哪里。

军曹矢野：

不久，队长指挥第三分队向道路左侧推进，大队副官指挥第二分队向道路右侧推进，大家都低着头，冒着敌军弹雨勇敢地前进。周围响起

迫击炮炮弹的一片爆炸声。对准敌阵地发射大炮弹实在痛快。

军曹小湊：

压制住了该敌后，队长从第二分队抱来了面包干和黑砂糖，笑嘻嘻地送给炮手吃："喂，打起精神来！吃面包干了。"士兵们都很高兴。因昼夜不停地行军，我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正吃着给我的几片面包干时，迫击炮弹又爆炸了，弄得大家灰头土脸。好不容易搞来的砂糖也成了名副其实的"沙糖"了。

曹长胜尾：

那天晚上在金家凹村落露营时，山本伍长告诉我，工兵队正在以水代酒碰杯为爆破安德门的敢死队送行。

伍长山本：

准备好竹梯、绳梯和炸药等物品，互相饮水诀别后就准备出发了。大家精神十足地喊着："一定要为某某军曹报仇！"、"不成功决不回来！"、"天皇陛下万岁！"最后，一起唱完《君之代》就出发了。留下来的人看着他们的背影都哭了。其情景确实非常悲壮。

曹长胜尾：

次日凌晨5时30分左右，藤井队长去大队长那里领取命令回来后，命令第一分队及作业队出发。匆匆吃过早饭，便带着上中军曹，先去昨天侦察过的阵地了。

军曹久木山：

通信员也和第一分队及作业队一起出发了。可总觉得队长和平时不一样，出发时有些匆匆忙忙的。

8时20分左右，完成了通向阵地的道路及阵地工事的修筑，用人力将大炮推进阵地。

军曹佐藤：

当时我们已经遭到了敌军射击，枪炮弹雨点一般地向阵地附近飞来。其间，队长泰然地靠近炮对镜，挨个瞄准近在眼前的机枪掩体，并下令炮击。当转向最后一个掩体火力点，发出“七个、右边、下一个”命令，即将靠近炮对镜的一瞬间，“叭叭叭”射来的机枪子弹击穿了中队长的右胸，他“呜”地叫了一声，当场倒下。

曹长胜尾：

首藤一等兵连续喊着：“中队长，中队长！”并紧紧地扶着他，可他却再也没有回答。至今仍忘不了儿玉大队长抱着中队长“藤井君、藤井君”叫着的样子。马上叫来军医打了几支樟脑液。但队长宝贵的生命，已经成为攻打南京城的先驱，化作护国之神。

时为11日上午9时。

伍长山本：

我当时只是在想，他平时总提南京城，这已成了他口头禅，哪怕能让他看一眼也好。当天晚上将他的遗体运回大队集合地点——菊花台，在大队内举行了小小的慰灵祭后就火化了。

军曹佐藤：

第二天是攻打南京城的日子。清晨，捧着队长的遗骨去了阵地。12时30分，当太阳旗刚刚飘扬在南京城头时，我便含着泪高举着白木匣说：“中队长，这就是南京城，您看到那面太阳旗了吗？”我还清楚地记得，山本一等兵当时失控而号啕大哭的样子。

伍长山本：

12月17日，我再次捧着队长的部分遗骨，列队参加了光辉的南京入城式。

11. 伤亡不断，斗志愈坚

野炮第六联队第三中队　军曹安远利男

12月8日，我们中队抵达离牛首山不远处的公路，按照命令迅速进入阵地，协助步兵第一线部队作战。

当天晚上戒备森严，就地待到天明。次日(9日)在攻打牛首山时，我们阵地周围落满了敌军炮弹。中队当时发现了敌军观测所，立即进行了压制炮击，之后炮弹就不多了。晚上9时左右，因分队长吉田军曹负伤而失去了分队长。

不久变换了阵地。途中好像是敌军弹药着了火，响起了猛烈的炮弹和子弹的爆炸声。友军步兵正沿着路两侧的山前进，我中队也毫不示弱地快速跟进。10日清晨，抵达离南京五公里的地点。

那天晚上，我们正在一处叫铁心桥的地方待命，传来了工兵队英勇的军歌声。有个工兵问我们："能否给根拴马绳?"虽然想到这属于武器的额数，可今晚工兵要用它制作绳梯用来爆破南京城门。因此，尽管想到以后可能会有麻烦但还是给了他。工兵已做好了必死的心理准备，与战友们聚到很晚。唱唱歌，说一些诸如我死后一切都拜托给你了之类的嘱咐话。

此刻，我深切感到工兵队是多么宝贵。正是有了他们，步兵才有突击通路，才有野炮的前进道路，有他们才有了充分保证。连日战斗和追击带来的倦意袭来，我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11日上午7时左右，敌军发射的炮弹落在我们所在地铁心桥村落，步兵阵亡了两三人。我当时暗暗发誓一定要为战友报仇。

8时左右，小队长花原见习士官来了，他说："今天是占领南京城最关键的日子。"不久，我分队按照命令先行出发，于10时左右抵达阵地。在前进途中，我们炮手相互交换了写有本人姓名、住址的纸条。

准备一结束，弹无虚发的炮击就让敌军乱了套而开始退却了。第一线的步兵乘机前进，立射或追击射击，他们惊人的作战状态是笔墨无法描述的。

随后不久又要变换阵地，可在临走时，观测小队队长负伤了，接着宫本上等兵阵亡，内田一等兵负伤，我的左手腕也受了轻伤。小队追击前进。看到南京城就在眼前，心中感到无比的高兴。

天一亮就是12日了，终于攻打南京城了。山炮、野炮、重炮、加农炮等百炮齐发，遥相呼应，加上飞机勇敢的轰炸，那么坚固的南京城终于攻陷了。12时多一点，太阳旗插上了南京城墙。

我们不由得纵情大吼："万岁，万岁！"

12. 友军飞机大显身手

野炮第六联队第六中队　军曹岛田正义

12月8日，我们在距离南京不到16公里的司徒村附近占领了阵地。这时，敌军炮弹断断续续地掠过我炮兵阵地上空，落在后面弹药运输车中队附近。

我部队也以猛烈的炮火进行还击，可南京的防御工事异常坚固，敌军决不退却。

晚上就地露营，第二天前进了约一公里。我去观测所等待中队长的命令。在命令还没下达前，看了一下敌军阵地，清清楚楚地望见窜来窜去的敌兵。大队的炮口已全部敞开，炮击的轰鸣声惊天动地，隆隆地回荡在山河之间，眨眼间硝烟就覆盖了敌军阵地，而且发射了巨弹，击退了这股敌军。

12月12日，从小行镇乘车快速前进，进入了离南京城约四公里的地点。重炮、野炮、辎重车等拥挤着缠在一起，都是听说南京城已陷落而争先恐后地逼近上来。过了约30分钟，敌军以拥挤在路上无法脱身的我部队为目标，发射了一枚炮弹，随后炮弹就雨点般倾泻下来，弹着点越来越准确。看来前方好像有人牺牲了。

"解开辕马！"中队长下令。

就在我们担心在这个动弹不得的地方不知如何是好时，意外地敌军突然停止了炮击。我们奇怪地看了一下敌军阵地上空，声音极小的飞机正在呼呼地盘旋着。

“是友军飞机，好极了！”

可没高兴多久，飞机周围就“叭叭叭”爆开了无数朵白烟团。我们非常担心地暗自祈祷：“请不要打中……”但也没有效果，其中一架飞机猛然一头向地面扎去。

“啊！被击中了！”就在我将眼睛转向一边的那一瞬间，轰的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响，我不禁抬头一看，原以为已经坠落了的飞机，正轻快地发出嗡嗡的响声冲向蓝天。

“哇噻！干得好！干得好！”拥挤在一起的各路部队士兵高兴得手舞足蹈，曾让我们一下坠入恐怖深渊的敌军炮兵现在大概已化为尘土落叶了吧。

就在我们即将蒙受巨大损失之际，仅仅一枚炸弹就压制住了敌军。

我们以感激的目光送走不顾一切俯冲炸敌的友军飞机。

13. 衷心感谢温馨的步兵大队长

野炮第六联队第三中队　军曹久保田广

12 月 10 日，攻破南京第一道防御阵地，我们逼近敌主阵地。当天，敌军没什么大的炮击。

我们要在敌军溃逃时纵火烧毁了的路边粮库里过夜，约两百多袋大米还在余火中燃烧着，往边上一站就热得受不了。

用途中征用的支那米做饭。又拿刀从此前通过的部队宰杀的水牛身上，割些肉放在饭里，做出可口的佳肴。大家围着小队长，想象着明天的战斗，愉快地吃完了晚饭。做好战斗准备后，在森严的戒备中等待着天亮。

大概在明天要发生一场激战吧，南京城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远处偶尔传来的枪声划破静谧的黑夜。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战友们悲壮的歌声，大概是敢死队在依依惜别吧。

连日强行军的疲惫，使我们一躺下就进入了梦乡。

天亮就是 11 日了。前线的枪声接连不断，敌军不停地疯狂扫射。我们躲过敌兵的侧击，分别跳跃着进入阵地。

呼啸的炮弹，掠过头顶的枪弹。

前进中的步兵部队有几人被击中了。

我紧张得浑身直打哆嗦，敌忾心不断涌上心头。刚一进入阵地，敌军的猛射就变得更为激烈，炮弹在集结于凹地的小弹药运输车中间爆炸了，人员、马匹伤亡不断。敌军炮兵在什么地方呢？我这么想着便朝敌军阵地望去，前方高地挡住了视线。藤崎小队长为了与步兵取得联系，不得不独自冒着敌军的交叉火力，跃进到前方有些突出的地方。敌军的子弹雨点一般落在他周围，还开始大量地投掷手榴弹。中队长和我们都非常担心他。

过了约半小时，得知藤崎小队长负伤了。我实在待不下去了，硬缠着中队长同意我去，得到许可后便向小队长那边跑去。

我不顾一切地在密集的弹雨下拼命奔跑，万幸的是毫发无损地滚进了堑壕。

经过临时包扎处理的小队长虽然还有口气，可脸色很快就苍白得没一丝血色，呼吸也很困难。决不能就这样置之不问，必须尽快送他到后方抢救。我想找担架，可堑壕里已有十几个伤员，况且小队长还在最里面。

痛苦的呻吟声！

苍白脸上的血腥味！

在边上鼓励着的战友悲壮的话语！

眼前一派惨不忍睹的景象，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我一边鼓励和安慰着虚弱的小队长，一边等待担架。不久来了四副担架，可还要再等四五个人，才能轮到小队长。看着他的呼吸越来越弱，我的心万分焦虑。

步兵大队长悲愤地看了一会儿所有的伤员，命令担架兵："拿一副担架到炮兵小队长那儿，他伤重。"我感动得泪水直流，可也对其他伤员怀着深深愧疚。马上将小队长搬到送来的担架上，我衷心感谢大队长的好意并向他告辞，急忙赶回中队的位置。

等得不耐烦的小田大尉等战友，围着小队长，悲痛得泪流满面。大家安慰和鼓励着虚弱的小队长，将他送往后方的野战医院。继续猛烈地

发射复仇的炮弹。

过了约十分钟，正在电话机旁通话的宫本上等兵，只“嗯”了声就倒在了地上。我们不由得都跑上前去，把他抱起来并不停地喊他，可没有任何回应。大家相互看了一下，悔恨且悲痛万分。

宫本上等兵紧紧握着话筒，一直坚持到最后完成任务。

中队所有的人都因一下子失去两位战友而对敌军恨之入骨，大家疯狂地拼命打炮。不久，步兵果敢地向前方高地发起冲锋并完全占领之。我们也要更换阵地了，可仍然有点不愿离开这处流下宫本上等兵鲜血的阵地。

那个晚上，火化了将怨恨留在南京城外而牺牲的宫本上等兵。

次日，太阳旗令人激动地飘扬在南京城一隅，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着万岁。

“宫本上等兵的英灵啊，我们为你报仇了！”

这一天，徒步班到了，可一提到小队长和宫本上等兵的名字，就再也说不下去了。

即使到今天，当时的战友会面时一提起这事，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14. 错接的电话线通向了其他中队

野炮第六联队第八中队　军曹山内盛敏

12 月 10 日凌晨 5 时，我高濑大队开拔了，要前去歼灭死守敌首都南京的顽敌。迅速机动，人不离马，乘车快速推进到了约十二公里，在目的地布置好炮位。自北支以来过了两个月，首次听到了枪炮声，迄今为止所有的辛劳顿时一扫而空。我的任务是负责观测所与炮位之间的联络，于是争分夺秒地将电话线从炮位放线到观测所。冒着步枪、机枪密集的弹雨，跨过遗弃的支那兵尸体，钻过铁丝网，一路留神看有无断了的电话线，来到半小时前还是敌军的阵地，刚取得联络就传来了射击命令。虽然打的是敌军，但准确打过去的炮弹还是令人恐怖的。据守阵地的敌军虽然很顽固，但也难以抵挡我炮兵的集中炮击，开始逐步退却了。因此，

我们将观测所又推进到前方约三百米处高地上的三层楼顶(原蚕种试验场)。

虽然得以俯视下面的敌军,可敌军密集的炮弹就在观测所附近爆炸,炮击竟长达两个半小时。电话突然不通了。我暗暗发誓,就是死了也要坚持到最后,完成通信员的任务。按照通信下士的命令,和森战友瞅准敌军炮弹爆炸的间隙爬出去查线。电话线在一百五十米左右的地方被炸断了,各中队的几条电话线都一起被炸断了。刚刚接好认为是自己中队的电话线,一枚炮弹轰隆一声就在前面十米左右的地方爆炸了,四处迸飞的泥沙,劈头盖脸地覆盖了我与和森,我们无言地相互看了一眼,知道都没事,便对视着笑了一下。

完成护线任务返回观测所后却遭到了中队长训斥:"你们是干什么的,连自己的电话线都搞不清吗!?"

电话通向其他中队去了。在争分夺秒的战斗中,犯下如此大错,在深感耻辱的同时,立刻跑出观测所,奔向刚才那个地点,又开始连接中队的电话线。这期间,炮击中断了约十五分钟。中队第一个接通与炮位的联络电话并开始炮击。

在观测所,一边听着炮弹的爆炸声,一边深深地反省:"无论情况怎么紧急,也要很快找出本中队的电话线。"

15. 冒死炮击城墙

野炮第六联队第十二中队　伍长冈村季政

12 月 9 日,撞上了南京外围第一道防御阵地。迄今为止的所有疲劳一扫而空。

不愧为首都的第一线,抵抗非常顽强。

彼此的炮声隆隆地轰鸣着,死缠恶斗了数小时后,终于攻破了第一道防线,接着逐一占领了第二道、第三道防线,各部队争先恐后、杀声震天潮水般地拥向南京城,攻陷南京只是个时间问题。

计划在 12 日断然实施期待已久的总攻。

11 日,我们中队在安德门外,全身心地为这一天做准备。

中队长冒着敌军射来的弹雨，迅速前去侦察阵地。敌兵在黑暗中漫无目标地疯狂射击，子弹不断地掠过我们的头顶和身体两侧。我们在小队长的指挥下迅速布置好警备，准备随时对付敌军的反攻。

出去侦察的中队长回来了。不久，分队长一脸悲壮地也回来了。他开口说："明天无论如何要摧毁城墙。不过，必须进入离城门二三百米的地方，不通过那儿就完不成任务，这样就必须依靠各位炮手了。现在成立敢死队，希望要求参加的人出列。"话音未落，一直紧张地听他说话的士兵们便说："我去！我去！"争先恐后地站了出来。可不需要大家都去，按照队长的命令，由各分队的炮手组成了一个分队。

参加了敢死队的士兵都兴奋异常，而没去成的则垂头丧气，闷声不响。

离拂晓发动的总攻越来越近了。

我们观测员在观测所里进行着各项准备。

城墙屹然矗立在眼前。

步枪子弹"叭！叭！叭"地从侧面、正面猛烈地射来，仿佛就在耳边开枪。

我们现在都全神贯注、急不可耐地等待总攻命令。

上午8时左右，总攻开始了。

射出的巨弹击中了城墙，轰然爆炸，看着近在眼前的城墙哗啦、哗啦地崩塌下来，实在开心得不得了。

第一线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迅猛前进。城门腾起大火。敌我双方的枪炮声震天撼地。

时间正好在1937年12月12日中午12时20分，太阳旗在南京城西南角高高地飘扬。

中队长和全队人员都高举双手，激动地欢呼着万岁。

16. 通向中华门的突击通道

野炮第六联队第十二中队　军曹山内公之

11日，蜂拥逼近安德门的我军部队，决定组成敢死队果敢地摧毁城

墙。我们这个分队准备趁天黑出发，中队长鼓励说："要将炮口对准城墙轰。"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第一线那边传来接连不断的枪声。

过了友军步兵的哨兵线，枪声就更近了。每当"叭！叭！叭"的枪声一响，周围就被照亮很多，弹头撕裂空气时发出的呼啸声令人非常头痛。

炮车轮子用草裹了起来，可总是感到滚动时发出的声音比白天还要响。仅用一匹马拉着炮车，可嘎吱嘎吱的声音随着夜间的风飘向了黑暗中的敌方。也许是听到了炮车的声音，还是凭借着微微的星光发现了我们？敌军火力越来越猛。无数支枪口从正面及侧面"叭！叭！叭"地吐着火舌射过来。

我们早就做好了被打中的准备，等待着死神随时降临。不久，到达了离城墙三四百米的位置并安置好炮位。

耸立在黑暗中的城墙，黑乎乎的看起来如同魔鬼，必须用剩下来的仅仅52枚炮弹炸塌眼前的这座城墙。

随着天明敌军火力变得更加猛烈，被击中倒在地上的电线杆上乱七八糟的电线，简直就像是在奏弦乐。暴露在弹雨下的我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开炮命令。

天终于发白了，城门、城墙就在眼前，可以清楚地看见在城墙上活动的支那兵。

期盼已久的命令来了。

号令一下，巨弹发出令人生畏的呼啸声在城墙上爆炸了。一枚、两枚、三枚，每增加一枚，城墙上的豁口就扩大一点。仅有的炮弹用完了，虽然仅仅只有一处，可还是炸开了一条突击通道。

步兵还没有进入。从城墙那边开来了友军，他们一半人拿着枪，另一半人在寒风中光着身子挑着湿透的军服、扛着梯子什么的。

我们一直认为，到目前为止没有哪支友军比我们更接近前线了，走近一看原来是工兵部队的。

听他们说，昨天晚上就勇敢地钻过城墙，在护城河上架好了桥。真不敢想象这是人力所能干的事。他们的勇敢精神真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不久，步兵部队冒着弹雨勇猛地向突击通路冲过去，跨过了一个又一个战友的尸体……

12时左右，太阳旗几次在城墙上竖立起来，又几次被击倒。最终第四十七联队的三明队完全占领了城墙。

在高高飘扬的太阳旗下牺牲了的那些战友们，会原谅我们这些还苟且偷生的人吗？

17. 勇士之泪

野炮第六联队第十二中队　伍长永岩戈藏

11日夜晚，我们中队参加第二天清晨破坏城墙的敢死队队员们，正紧张地进行各项准备。

敌军一刻不停地连续射击。

初冬的寒风，冰冷刺骨。傍晚时分，有人在我们中队后面烤火。过去一看，五六个士兵围着火堆，其中一个光着的身子刚披上衣服，而且还哭着叽叽咕咕地说着什么。上前一打听，才知道一个工兵小队在城墙跟前，冒死在河上架桥时，在月光下被敌兵看得一清二楚，即向他们猛烈扫射，迫使他们不得不停止架桥作业，泡在河水里。

敌兵枪打得很准，战友相继被击中。如果不早点架好桥，明天步兵就无法突击了。非常遗憾的是桥还没有架好。

听他这么一说，我想工兵部队真是太辛苦了。

第二天，南京城在我军的猛攻下陷落了。

那些工兵也在某个地方为战友报了仇吧。

18. 攻陷南京的激动之情

野炮第六联队第二中队　军曹西乡正三郎

凌晨3时前起床，天上的星星还在一闪一闪的。

出去到各处侦察炮位阵地，尽快为攻打中华门做好准备。上午7时左右，开始炮击南京城墙脚下的碉堡并将其击毁。

12时左右，步兵第一线占领了我们眼前的小山包，开始向中华门进击。随后不久我们即暂时停止了炮击。

南京城就在炮口之下，炮击时弹无虚发。掠过身边的枪弹反而提高了我们的士气。

数架友军轰炸机掠过紫金山，飞到南京城上空，冒着来自城里地面炮火的激烈袭击，他们果断地报以猛烈的轰炸。混杂在一起的枪炮轰鸣声，似乎也将我们心中的郁闷驱散得无影无踪。

完成了任务的轰炸机，好像不知道地面还在进行战斗，慢悠悠地消失在了云间。12时20分左右，两名步兵在炮声中攀登城墙的身姿，看起来如同蚂蚁。我的眼睛紧紧地贴住望远镜死死盯住他们。当如同用鲜血染过的、红彤彤的太阳旗，哗啦哗啦地飘扬在南京城墙上方时，我们一齐不断地放声高呼："万岁！万岁！"

在野炮、10寸榴弹炮和15寸榴弹炮的集中炮击下，中华门门洞上方匾额里"仁勇"两字中的"勇"字被炸得粉碎，只留下了孤零零的"仁"字。

下午1时30分左右，3架轰炸机、1架战斗机盘旋在南京城上空，巨大的炸弹雨点般落在中华门附近的城里，城内大火四起，黑烟腾空而上，笼罩着南京城。

下午2时，10寸榴弹炮不断地炮击，炸塌了中华门左边的城墙，步兵部队纷纷冲向中华门。敌军仍执拗地不断组织反击。我们也应该前进了。枪炮声仍响个不停。

中华门升起熊熊大火。

在不断射击的中华门左侧，不久也飘起了太阳旗。

这一仗能够为中队长报仇了。

我们眼含激动的泪水，模模糊糊望着黑烟笼罩下的南京城。

19. 遗憾与激动的交响乐

野炮第六联队第六中队　曹长长野喜诚

南京攻略战的第一天，敌军很好地发挥了地利之便，凭借在牛首山附近高地一带构筑的阵地，从侧面及正面阻击我试图前进的部队，我们

打得也是非常艰难。

看来敌军的炮兵事先已经完成了对重要地点的试射，首发即命中了友军阵地中央，阵亡人数不断增加。

我抱着与敌弹比试的心情，铆足了劲，心想被打中就打中吧。

看到友军步兵部队，对强攻不下的牛首山数次点燃枯草，并冲上去用刺刀戳死深受烟熏火燎之苦的敌兵，不由得高喊起“万岁”。火攻也不失为一种非常出色的战法，我不仅佩服而且想到必须应多多效仿。

那么顽强的敌军，在我肉搏战下也顿时土崩瓦解，死的死，逃的逃。我们推进至南京郊外的铁心桥。

其时，士兵们行军发出的有力的军靴声，确实有气吞南京城的气势，听着感觉很爽。在那之后的很长时间里，虽然我又多次参加过战斗，却再也看不到当时士兵们那种轻快的步伐了。

再加把油就可以进入期盼多日的南京了，众人精神为之格外振奋。

但是，之后的战斗陷入了僵局，战况迟迟没有进展。雨花台要塞的敌军巨炮，毫不留情地炮击着友军阵地，战斗之激烈超出想象。

从这时起，友军飞机开始猛烈轰炸南京城，从城里发射的高射炮炮弹也不断地在友军飞机周围爆炸，看得我们提心吊胆。不过，大多数都没有打中。从敌军在城里配置了高射炮这点可以认为，双方展开的是一场真正的现代化战争。

一天、两天、三天，一直与敌军对峙着，战斗没什么进展。在此期间，许多受了伤的战友被送往附近的野战医院。

进入这种作战状态的第三天傍晚，在附近露营的独立工兵队组织了敢死队。天快黑时，选出约四十名敢死队员，让他们里外全都换上新军服接受中队长最后的训示。他们举着水杯与战友诀别，并共同唱起《君之代》，在三呼“陛下万岁”之后，微笑着勇敢地奔赴战场。

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我被他们大无畏的武士道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泪水顺着脸颊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接触了这种英勇的武士道精神后，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巨大的感动中，深刻地领会了男子汉应走的路并祈祷着战友成功。悲哀的是最终他们并没有成功，听说 40 人中仅有 3 名伤员活了下来，其余全部阵亡了。

遗憾和悔恨之情始终萦绕在我心中。

此次敢死队的任务是在接近敌碉堡后，将绑上炸药近四米长的竹竿点燃后扔进去一举炸掉碉堡。

次日傍晚，第二批敢死队组成并出发了，可听说还是没有完全成功，只完成了1/3的任务。接着在次日，又同样组成了敢死队。

这一天，友军步兵的一个中队，于11时左右，断然向设在城墙前的碉堡发起了决死冲锋。这个步兵中队，最后只剩下几十人，其余的都为国捐躯了。当战友告诉我这一消息时，我感动不已。

在这次突击前，非常遗憾的是，自入队以来，我视如慈父、像亲人一样敬重的藤井中队长，也被敌军子弹夺去了生命。对这一做梦也想不到的变故，悲痛得说不话来。

“如果越过了那个高地，就能看到南京城了。”部下们受到信心十足的中队长的激励，可谁知道眼看着就要见到首都南京了，他自己却进了靖国神社。

他一定是死不瞑目的。

牺牲了那么多宝贵的生命，拿下了坚固的安德门阵地。

失去中队长之悲伤，深深地印刻在我心里。

尔后，这天傍晚，我们在安德门西南方高地占领了阵地，可以眺望到右侧熊熊燃烧着的南京城。

次日，开始攻打雨花台。经过双方激烈的战斗，摧毁了这一阵地。

最值得纪念的是，1937年年12月12日上午12时30分，精锐的第六师团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的勇士们，拼死冲到城墙上，令人激动地将太阳旗插在城墙上方。顿时，各个角落的阵地都不约而同地响起了“万岁”声，欢呼声回荡在天地间，震撼着南京城。

然而，悲哀的是我们中队长最终没有看到这一切。作为他的部下，多么希望藤井中队长能望上一眼，悔恨的眼泪又涌了出来。

虽然攻陷了南京，可无人分享这种激动，激动与遗憾之情交织在了一起，中队将士心情悲凉极了。

白雪皑皑的新年即将来临。12月下旬的一天，与部下一起伫立在已故藤井中队长的墓标前，衷心祈祷他冥福的场景那么令人悲痛。在南京

郊外原野的路边，我们凝视着孤零零立着的一支墓标，故去的藤井中队长的音容永远、永远地印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本想献上一枝花，可在这万木皆枯的冬天雪原，什么都找不到，希望你能理解我们奉上的真心。”

我们告别了墓标回去了。

从那以后，岁月过去了两年有半，如今仍忘不了那悲哀的一天。

（四）从 154 高地到占领安德门（步兵第二十三联队）

1. 勇猛果敢的突击队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　准尉绀家政男

在南京以西 20 公里、板桥镇以东的 154 高地上，蒋介石耗费了大量时间和人力构筑了防御阵地。

敌三百多名警备部队依托地利之便，在 154 高地阻击我驹泽大队的进攻，顽固地继续抵抗，寸步不让地死守该据点，使得来自牛首山的溃敌从容地回到南京城里，向江北撤退。

自杭州湾登陆以来，恶劣的道路和河流，阻碍了炮兵部队的机动，大队没有一门炮，唯一可依赖的只有掷弹筒，依靠步兵与机枪部队的协作，一直持续战斗到今天。夺取敌军这个警备阵地后，接着就可以攻打南京的主阵地了。即使没有炮，在机枪和掷弹筒的掩护下，最后的战术还有白刃战。如今正是死于南京城头太阳旗之下的时刻了。

置身战场何论人鬼，誓死之眼目光炯炯。

一旦下定决心进行最后一搏，早已不将任何顽敌放在眼里了。

上午 8 时，一小队占领了一个高地，可之后就再也未能前进一步。

驹泽大队长奉命夺取该高地后率部快速前进，以切断来自牛首山败敌之退路。第二中队为右翼第一线，第三中队为左翼第一线，预备队只留下一个小队。第一中队（缺一个小队）和第四中队因掩护炮兵及大小运输车队落后了，现在正追赶大队。

上午 10 时左右，中队占领了 154 高地南侧的高地。随后整个上午

都在侦察敌军火力点和地形。当奉命夺取高地时，大家一起发出了开心的笑声。按照沟口中队长的夺取计划，我与前来协作的机枪及配属的一个掷弹筒分队进行了联系，掷弹筒分队的士兵正好是我教过的兵。

“好好干！那么，现在试射一个看看。”说完，选好阵地进行了试射，并决定了发射距离。距离高地550米。

“好了。因为是我拿着太阳旗冲锋的，如果左右摇晃太阳旗，即变换目标，延伸射程。中止为左右交叉（×）。因为一定要夺取，所以一定要好好干！”我叮嘱后就赶往中队在高地脚下的集结地点。但是敌军好像已察觉到我们就要发起冲锋，火力点吐着火舌，又不断投掷手榴弹，很难接近。

总之，连日来的急行军，人人脚疼、疲惫，动作也不那么灵活。

我想：“怎么会这样！现在才开始战斗。如不击退这些敌军，就去不了南京。”

“好。我来领路，都跟我来！朝着太阳旗的方向走就是安全地带。中队长，绀家先去了。”说完后我就朝着高地奔去，利用起伏的地形，尽量避开敌兵俯射，逼近至高地脚下四五十米的地方。掷弹筒射出的炸弹命中了标高的高地，打哑了敌军火力点。我左手举着太阳旗，右手拔出军刀趁机冲向敌火力点。敌兵由于事出突然而茫然不知所措，我挥刀一路砍过去。我的两个传令兵花园、金丸从右侧，井上军曹、绪方上等兵从左侧，跟着谷口上等兵一同冲了上来，因此我就指挥这五个人。敌军狼狈地开始退却，我立即决定向阵地纵深冲去，“不要开枪，用刺刀一路刺下去。跟着我！”从堑壕上面一路刺杀着堑壕内的敌兵，向上冲去。

“来吧！那里是最高点。夺下它，胜利就是我们的。冲的时候要小心！”我下令说。

但是，最高点地堡里的敌兵，不停地向外射击，令人恼火的是还拎出了捷克机枪架在外面，准备向我们射击。

总之，当看到他们因无法确定我们突击组的位置而犹豫着不知朝哪里扔手榴弹时，我大声喊道：“那个，是捷克机枪。金丸，现在扔手榴弹！”敌兵一定是认为我要冲过去了，将捷克机枪拎了回去。金丸一等兵及时将缴来的敌军手榴弹扔向敌军地堡，手榴弹在地堡边上爆炸了。

“快！时机到了。”说完就围着地堡一起冲上去用刺刀、军刀杀死地

堡外的敌兵，把夺来的手榴弹往地堡里投，顾不得看爆炸后的情况，又奋力向阵地纵深冲去，跃入堑壕，夺过敌兵的手榴弹就向远处扔，不让敌兵有喘息之机。枪刺刀砍，将那些半死不活的敌兵留给后面继续冲上来的人，自己仍向上冲去。

堑壕里的敌兵像被人从背后推着似地，跌跌撞撞地逃走了。有的装死躺在地上，可当他们惊恐万分地抬头想看看周围情况时，连这些本可以活下去的生命也成了刀下鬼。敌兵拼命挣扎着逃跑，因此我们连戳带砍的竟杀出二十多米血路。还有三个敌兵从堑壕外向下逃去。“不能放过这些混蛋！”又追上去从后面斜劈着砍死了两个。或许就连我这个技术平平的人，拼死干的话也能干得像英雄吧。

井上军曹因敌兵跑远了就准备射击，打了一枪后还要继续射击。我一看，煞费苦心的这次突击，并没有给敌军造成多大损失，就说了一句：“不要打了，让我们赛跑吧！”便迈开大步尾随着敌兵追了过去。可因为我方的一枚掷弹筒炮弹就在我们附近爆炸了，赶紧摇摇太阳旗发出中止射击的信号。

下午2时，在占领高地前端后的十多分钟里，奋力砍死、刺死了延绵一千几百米高地上的百余敌兵，完全占领了该高地并追击逃跑的敌兵。可因剧烈的跑动，加之枪上还插着刺刀，命中率不高，就让大家取下刺刀进行狙击。

大个子沟口中队长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冲上来夸奖我们：“前头的突击组今天辛苦了。非常勇敢，非常迅猛，太痛快了。”

听中队长这么一说，我们无比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感谢他体谅部下。当想到就要与这位中队长一起去占领南京城时，浑身便充满了未曾有过的激情。

终于转为向南京的快速追击战了。

2. 安德门之痛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　准尉绀家政男

12月9日，大队占领了154高地并开始迅猛追击。当天傍晚，进入

离南京城外四公里的小米行，随即做好了攻打敌军阵地的准备。

位于师团主力方面的牛首山敌军，从傍晚起，便陆续向南京撤退。大队为切断溃敌退路，派部分部队前往安德门方向、部分部队前往小米行南面的高地，准备集中全部火力压制后发起突击。

敌军不知这一计划，排着长队撤退下来了。当接近我阵地前 50 米—100 米时，被我军机枪的猛烈火力一一击毙，在他们乱作一团的瞬间，就变成了成堆的尸体。

中队作为预备队，正在高地脚下的一所房子里抓紧休息、吃晚饭，准备明天(10 日)攻打南京城外主阵地。

虽说敌军失去了作战意志，但并不甘心就这样将首都南京交给日军而从下关溃逃，继续疯狂地抵抗我方的收容，从城内不停地炮击我第一线部队和后方的炮兵阵地，给我军造成巨大伤亡。

包括驹泽大队长在内，许多官兵死的死、伤的伤。

然而，一望见敌首都南京，我军士气越发高涨起来，敌军的坚固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落入我手中。

傍晚，中队奉命去占领安德门高地，大家非常高兴。安德门高地位于连接芜湖、上海的交汇处，也是敌军最后的主要阵地，因此不顾一切继续拼命抵抗。主阵地周围环绕着两道屋脊形铁丝网、一条反坦克壕，还有鹿砦，如要接近这些障碍物，就会遭到侧面火力的集中射击。另外，阵地上还挖了密如蛛网的交通沟连接各处火力点，敌军依托这些难以攻破的阵地继续顽抗着。

一定要向这一坚固的阵地发起突击并占领之。

中队应先趁着薄暮破坏这些障碍物，占领高地一隅并扩大战果。第一小队作为第一线，努力着逼近障碍物。

烟雾班和爆破班首先上去，中队用掷弹筒向高地前端的敌第一线阵地实施压制性射击。在其掩护下，烟雾班点燃烟雾筒，制造烟雾带。

烟雾班冒着敌军俯射，向铁丝网前进，虽有人受伤，仍不顾一切地向敌军阵地投掷烟雾筒，有效地制造了一道烟雾带。

爆破班随之跟上，在敌兵的手榴弹爆炸声中，破坏铁丝网，打通一条突击通道。

在我掷弹筒及机枪火力的压制下，敌军也不甘示弱地投掷手榴弹，我爆破班两人受伤。通过突击通路也窥视到敌军的弱点。

田尾小队长一看突击通路已打开，便拔出军刀指挥小队开始向安德门高地冲锋。敌军通过俯射及往下扔手榴弹，力图击退我军，造成了一两个人员受伤。“多么可恶的家伙！”大家的士气越来越高，钻过弹雨终于占领了高地第一线，与进行抵抗的敌兵展开白刃战，进而占领了阵地。

由于敌军顽强抵抗，小队长田尾少尉左眼被弹片迸伤，难以再指挥作战。刚毅的井上军曹代替他指挥小队，直至完全占领了高地一隅。

为了掌握作战进展情况，我带着一个传令兵冲上高地。接到以上报告后便对他说：“井上军曹，绀家代他指挥，你放心吧。”

敌军连续展开反击。我们只好暂时对不住伤亡人员了，竭尽全力地死守阵地，等待中队主力上来。

噫！在惨烈的战场上，一看到部下有人伤亡心里就忐忑不安，恨不得马上彻底歼灭安德门的敌军，为他们报仇。可小队兵力不足 40 人，还有数人负伤，无法轻易地就击溃据守着坚固阵地的敌军，因此决定等中队主力上来。

中队长上来后，我详细地向他报告了目前状况，并提出自己的建议：“目前的地点对我不利，如果今天晚上不占领安德门高地，明天早晨敌军一定会集中火力向我攻打，我们有可能会全体阵亡。如果放弃了曾一度占领的阵地，敌军大概会利用这个薄弱点，突破此处进行反击吧。如果这样，大队本部就在不远处，整体局势将会发生逆转而留下污名。我自己也很想指挥剩下的部下，就是全死了，也一定要趁着夜里突击占领高地，一定要将夺取高地作为眺望南京城的炮兵观测所。”

中队长的一番话，安抚了我焦急的心情，他说：“我从大队长那里接到了命令，意思和你的建议差不多。我自己也同意你的意见，但不能马上就这么干，必须要处理好伤亡人员，补充弹药，充分侦察敌军阵地的火力点配置。先吃饱了再干。”队长说的每句话都深深印入我的心里。

于是，尽管几个反击的敌兵扔来手榴弹爆炸了，大家还是不慌不忙地吃了晚饭。所谓晚饭，也就是干面包和剩饭之类。

12 月 10 日这一天，淡淡的月光下，隐隐约约可以望见敌军的活动。

寒风又冷飕飕地沁入肌肤，无论身上还是心里，大家都感到高度紧张。

披着敌兵丢弃的大衣，和中队长商量下一步行动。

晚上10时前，各人补充的弹药也准备好了，因此，我说："中队长，我现在去突击了，一定会拿下的。这边就拜托您了！"说完就带着队伍出发了。

我指挥一个轻机枪分队、一个掷弹筒分队为左路突击队，井上军曹指挥一个轻机枪分队、一个步兵分队为右路突击队。这两支突击队约定在晚上10时点燃烟雾筒制造烟雾带，穿过起伏的地带，冲进敌军火力点。

这时我正穿着支那兵丢弃的大衣，忽然心生一计，装成敌兵冲了上去。

敌军看出很难反击我勇猛的突击，因此只凭借火力点进行抵抗。经过持续的手榴弹爆炸、白刃搏斗，顶着敌军的火力急射，并向其阵地纵深冲去。但是，由于突破的是敌军阵地的中央，我方人员相继被其猛烈的火力打死或击伤，剩下的不过十几人。

右路突击队队长井上军曹，头部被子弹击穿，仍坚持指挥战斗，最终英勇阵亡了。

因此，负责联络的绪方上等兵代替他指挥。

再看左路突击队，我在突击途中被敌军手榴弹弹片击中了右大腿，仍掩护着右侧向里冲。第四分队几乎全体阵亡了。敌我双方厮杀在一起，展开混战，当时我下定决心，死也要死在这里，拼命地与敌军苦斗。

我判断，凭这点兵力无法夺取最高地点，就向大家吼道："要确保目前所占领的地点，一步也不能后退！这里就是我们的归宿，一定要死死守住！"

我发誓一定要夺取高地而发起突击，但不得不遗憾地在任务完成一半时停止突击。"许多部下受伤了，计划实施过半我也受伤了，呜呼哀哉！如果敌军趁我突击未成功时发起大反击，我的身体将和安德门的晨露一同消失。但有什么理由让部下也去死呢？"我强迫自己站起来，却因战袍沾满了鲜血动不了。

"这么一点小伤！"我万分恼火。如今仅剩下了十几个疲惫不堪的部

下，弹药也极其缺乏，大家都准备好发起冲锋，以死相拼。可我考虑到白天没有侦察过这一带，既不了解地形，也不知有什么样的障碍物和火力点。身处这样的敌军阵地，最好的办法就是暂时原地待机，等待适当时机再次果敢地发动冲锋。

我鼓励剩下的部下，命令他们在防备敌军反击时，要占据好散兵壕。

中队长因担心而派来传令兵花冈上等兵，他飞奔过来。“花冈，太高了！”我的话音未落，敌兵子弹就击穿了他的胸口，扑通一下，当时就摔倒在地。我用力将他拽到凹地里面，上等兵大概意识到自己不行了，喊着：“真遗憾，天皇陛下万岁。”

我安慰着劝阻他：“花冈，真的很抱歉。虽然你很痛，可在这里一叫，敌兵就知道我们损失大了，会来反击。那时不光你，连大家都会受伤。要忍住！我俩今晚就一起死在这里了，这不是已经说好了的吗?!”好像太残酷了吧，给他临时包扎一下，让他躺在我身边。

我也趁着战斗间隙，解下绑腿，临时包扎一下自己的伤口，就继续指挥战斗了。

就这样，敌也拼命攻，我亦玩命守。我们的弹药在敌军三番五次的反击下消耗殆尽。

这样，我又派了一名士兵跑着去向中队长报告目前的情况，并请求再补充些弹药。轻机枪因连续射击出现了故障。在敌兵手榴弹不断的爆炸声中，我们全身落满了沙土，大家默默地等待着时机成熟。

枪炮声中只能听到从右路突击队那边传来绪方上等兵一个人的声音：“准尉，敌军反击了！”

我非常担心，难道右路突击队都牺牲了吗？再看看我周围，第四分队只剩下两名伤员，其余都阵亡了。我告诉第二分队队长永井伍长：“这里有两颗手榴弹，这是我准备在最后突击时，全体阵亡时用的。”说完拔出军刀放在一边，做好决死准备。

兵力减少、弹药缺乏，都是因为我断然发起冲锋造成的。在战场上，缺少弹药，就像缺吃少喝一样让人感到凄惨和不安。

我拖着伤腿，一边监视着敌军，一边为死去的部下祈祷着，并取下弹药递给机枪手。现在是实现迄今一直下的决心的时候了。月光下端着

死去部下的枪，继续瞄准敌军火力点射击。

“对付少数敌兵的反击就弯腰蹲在壕内，如果靠近了就用刺刀戳，决不要浪费一发子弹！一直要坚持到预备队上来。伤不重的就站起来，已经到了我们最后为国献身的时候了！”我流着泪厉声给部下打气。大家满腔悲愤，决心誓死战斗到底。

由于传令兵花冈没有回去，中队长担心绀家小队全都牺牲了。于是，指挥着不到两个分队的预备队（因各种掩护任务去其他地方了）带着四挺机枪冲上第一线来了。

我如释重负，兴奋地大喊：“预备队来了！弹药来了！”我向中队长逐一报告了情况。之后决定要确保安德门中央高地。

“中队长，我让许多部下受了伤，又没有完成保证过的任务，我对这种可悲的后果无话可说。以后一定为这次的失败向您道歉。我自己要第一个登上南京城的一隅。”以乞求他的原谅。不过，中队长倒是安慰和鼓励了我，说：“由于是突破主阵地中央，从一开始我就做好了发生这种情况的准备。敌军是垂死前的挣扎，不好说还会发生什么事。虽然你很辛苦，还是要拜托你奋战到攻下南京城。”

敌军大概也觉察到我们兵力不多，一个劲地发动反击，要夺回这一地点。敌我双方的伤亡人员都在不断增加。

呜呼！战场的惨景。可一想到凄惨情景是如何造成的，就更加暗自念叨必须夺取敌军的据点安德门高地！同时，听天由命地继续苦战。

因为出现了众多伤亡人员，正想着要请人来收容时，队里的部分担架兵及卫生队就冒着弹雨上来了，正如战友在歌中唱的“在弹雨中扎着绷带”那样，和中队卫生兵一起在战场上来回奔跑，逐一护理伤员并开始将伤员送往后方。按照伤亡程度的轻重顺序，完成了伤员的善后事宜。虽然非常过意不去，但还是将阵亡者就地放在子弹打不到的地方，或放在壕沟里由战友照看着。

恒吉小队这时也来到第一线，中队的全体人员都到齐了。

中队长说：“今天晚上大家都要死在这里。如果交出了这个地点，明天战斗时，不，今天晚上，中队主力就会因为敌军的行动而遭受惨败。”

我察知了中队长的心思后，勇气顿时猛增。

凌晨3时左右，我的嗓子因出血过多而干得冒火。之所以要在夜里喊，一是为了激励无暇休息的士兵们的士气，他们与敌军打了一整夜、现在已疲惫不堪。另外，是为了使敌兵始终处于紧张之中而心存恐惧，因此，更觉口渴得不得了。

我告诉身边的永井伍长："永井，跟你说个事。我右大腿被弹片击伤了，但没什么问题，你不用担心，左边就全托付给你了！"

我就在中间位置。

我想人如果血流得太多就会更疲惫，于是将船山卫生兵喊过来问他："伤亡人员的事情处理完了吗？"

他告诉我说："只剩两三个轻伤员了，不过担架队马上就来。"这就放心了。过一会儿又要冲进去，我为了便于站起来，就准备用临时绷带把血止住。

"不要告诉别人。"我对卫生兵下了封口令后就让他帮我扎上绷带。

由于穿着敌军大衣突击的，右手有点轻微擦伤。随着渐渐夜深，周围静悄悄地越来越暗，谁知敌军的反击打破了这一宁静，我们也被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搅得不得安生，遭到大小十多次反击的骚扰，好不容易熬到了上午6时。

好了！天亮了。我命令："大家现在再坚持挖一下壕沟。"因为各人的背包都放在了后方，就利用不多的几件器具、敌兵遗弃的土木工具或者刺刀，一边交换着监视并击退敌军，一边不停地作业，根本没时间睡觉。在拂晓前，挖好躲避敌军枪弹的壕沟后待命。

大概在7时左右，我炮兵开始炮击了。趁着敌军受我炮火压制的时机，我们终于要夺取安德门的最高点了，大家振作起来，完全忘了昨天以来的疲惫。

"拂晓战斗、夺取高地，我们这回绝不示弱，一定争取第一个冲上去！"大家在一起低声交谈时，中队长责备我说："绀家，右腿好像被打伤了吧。不要紧吗？你为什么不说呢？"

"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点擦伤而已。"我回答说。

哎呀，话是这么说了，可一站起来右脚就不那么利落了。强迫着自己站了起来，每走一步都要忍受着巨大疼痛。可死了那么多部下，我也

没脸去后方医院！哪怕走得再慢，拄着军刀我也要去南京，凭着精神力量冲进去。我决心再坚持走 2 000 米。

可是中队长又问我："绀家，真的不要紧？"

"是的，没问题。"我回答他。

"不要硬撑着啊！"

"知道了。"

沉默了一会儿，中队长规劝我说："绀家，算了吧！自杭州湾登陆以来，和你约定过要第一个将太阳旗插上南京城的，再加把劲就可以实现了。你也是不幸中之大幸了，拣回了一条命。所以你养好了伤再早点回来！你有你的事。既要上报这次光荣阵亡者的功绩，还要对伤员进行善后处理。另外，登陆以来需要整理的文件也堆积如山了。如果你硬撑着，并因此再也回不了中队了，那时怎么办呢？你也要体谅我这个中队长的心情啊……"

我并不是不了解中队长的想法。可对我而言，刚刚下过决心要为部下报仇，去赎那个沉重的导致部下死亡的罪过，不知不觉地就固执己见了。

但体谅到中队长内心的打算，加之自己的腿脚不便，不能为了我而削弱了第一线兵力。尽管心里极不情愿，可不能不听中队长的意见，只是我仍难下这个决心。

"中队长，请您一定带我去南京。绀家就是拖着腿也要去。请无论如何不要送我去后方。"我流着泪恳求中队长。中队长高声训斥我："绀家，天一亮敌军的子弹就射来了，目前时机最好，这是中队的命令。你下去吧！"不能再对中队长说什么了，我含着眼泪答应了。

中队长说："不要硬撑，如果腿利落了就尽快早一天回来！"

于是我一边说着："那么，这些文件……"一边从自己的图囊中取出文件递给了中队长，又拿出准备好的，一旦占领南京时用于祝贺的盛着支那酒的水壶，"自己不能参加攻打城墙了，就在这里祝贺你们战斗胜利吧。"说完虽觉得不太好但还是喝了一口，将水壶递给了传令兵。

正好担架来了。

"中队长，那么我现在就去后方养伤，争取早一天追上中队。请您务

必保重。”呜咽着说完就躺在了担架上。

中队长沉默了一会儿，说：“绀家，等养好了伤再回来。以后的事情中队长来办，放心吧。”

这时中队长的脸上显出下定决心的悲壮表情。

我的心留在了战场上，当被卫生队的担架送到后面百米远、前一天傍晚冲入的阵地附近时，敌军从安德门及其高地左右两侧的阵地集中火力向第二中队占领的阵地射击。

前面那个抬着我的担架兵当场中弹倒下。我表示道歉说：“真可怜，实在对不起，让您受累了。”

“准尉，也许您后背会痛，请您忍一忍。”另一个担架兵话音未落就将担架拽到壕沟上面，接着向后方走下去，之后好不容易才送到安全地带。我担心地对担架兵说：“不要紧吧？去看看他。”

“不要紧。送走了准尉就去接他。”他对我说。

“那就拜托了。”

我被送到大队本部那里，经过高野军医的细心治疗和安慰后，被送往卫生队收容所。我与在那里治疗的部下交谈着“中队怎么样了？”、“中队长和部下都平安吗？”之类的话题。

11 日傍晚，传令兵跑来流着泪告诉我：“准尉，中队长被打死了。真是可惜极了。”部下知道我惦记着中队长，特意来将这事告诉了我，我被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我趴在一间屋子里，当着众人的面毫无顾忌地痛哭起来。呜呼，真后悔啊。为什么自己还满不在乎地同意回后方呢？一想到如果自己还在他跟前，或许……可事已如此，再也无法挽回了。中队只剩下石田少尉一人了，部下们想必都焦急万分吧。

中队的士兵迄今都生活在中队长的温馨关怀下，一定会为他报仇的。可如果没有了队长，要是成为了预备队的话？正在因操心而胡思乱想时，扎着绷带的驹泽大队长离开医院，去前线指挥大队了。

因为又变成预备队了，大队长回到联队长那里三番五次地恳请：“占领南京前让他们作为第一线。”可还是没有得到同意。我能体会到流着悔恨的泪水、作为预备队行动的驹泽大队长等官兵此时的心情。

如果占领了安德门高地，它后面一马平川，离南京只有两公里左右了……为什么要作为预备队呢？……虽然我知道联队长说过“因为第一大队连续出现伤亡人员”。不过，只有最后胜利的才是武士。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大队的官兵全都牺牲了不是也可以吗？……作为部下本不该如此怨恨联队长，可……

我的心里就这样充满了悔恨。

啊，回想起与中队长告别时，他那沉痛的神情，那就是和沟口中队长的生死一别吗？

我多么愚蠢。为什么自己当时不坚持到底呢？这样越想心里越闷闷不乐。满怀着对中队长平时温馨关心的感激和歉意，托付已经没有了眼泪的部下：“拜托了。好好葬了中队长！告诉我他怎么阵亡的。”

部下哭着说：“刚刚送走准尉，敌军就展开了大反攻。中队长告诉大家，这是敌军最后的抵抗，要坚持住！掷弹筒向敌军后面射击。其他人埋下头等敌军一接近就突击。中队长在战壕里伸出头监视敌军，指挥作战，结果遭到安德门右面高地侧射火力的集中射击，头部被子弹击穿，最终壮烈阵亡了。”

得知中队长阵亡时的惨状，又向他问起中队士气的状态。他说中队的传令兵吉田上等兵一边细心保护中队长的尸体，一边与身边的战友一起代中队长向大队本部及小队通报了情况，并继续进行战斗。听他这么说时，我对吉田上等兵的处置表示了感谢。

大家称仅剩的石田少尉为中队长，喊他：“请过来一下……”详细地向他报告了中队长阵亡的情况。

我得知了这一悲痛的消息，遥望着黑烟笼罩下的南京城，希望早一天回到如今已经逝去的中队长身边。12 日才进的医院，却已坐立不安。14 日在院长的责备下平安出院了。带着中队的一名轻伤员，拄着军刀，拖着右腿向南京城走去。

昨日的战场虽已寂静无声，但仍呈现着一幅凄惨的景象。我面向安德门高地为中队长等阵亡将士默默祈祷片刻，便向着南京走去。我们夹杂在后方部队里，拥挤且悲凉地进入了南京城，然后迅速赶到中队长灵前痛哭一场，不知怎么说才好，最终就连心中的歉意也没有说出口。

我低头站在灵前，回忆着中队长的壮烈形象和遗训。我开始清楚地领悟了中队长生前在安德门高地，提醒我今后工作的重要性时话中的含意了。

我跪在灵前发誓："坚守遗训，决不玷污中队之名誉。只要绀家活着，就不做被人指责的事，一定要竭尽全力为中队工作。"

之后与石田少尉交谈片刻。

在失去中队长的今天，我很想见见大队长，就拄着拐杖去了大队长那里。

大队长见了我后，一直站着和我说话："喂，绀家，回来了吗？真遗憾啊。失去了沟口大尉，失去了金田大尉，失去了这么多部下，实在抱歉。我正担心你如果不回来，第二中队怎么办呢？这一回来，我也就放心了。"而后看了我的情况，安慰说："我没有看到，坐吧。拐杖放在哪呢？不用客气，就拄到房间来好了。"

我无限感慨，眼泪不由自主地就流了下来。

自北支出发、登陆杭州湾以来，与中队长约定好的攻打南京城也因两人死的死、伤的伤，望着南京城却不能如愿。一想到这些就感到懊恼、遗憾，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与之有过深仇的安德门。

每当提及"南京"，仇恨就涌上我的心头。

3. 安德门附近的战斗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　上等兵河野嗣雄

野狗"汪、汪、汪"陡然爆发出吠声，无论是呜呜的低吼还是令人心悸的狂啸，如同阵阵怒潮，汹涌地冲上来又唰地退下去。远远的安德门周围，蝗虫般蠕动着无数人影……暗幽幽的淡淡月光下，隐隐约约地闪烁着刺刀、大刀、长矛的寒光。

"混蛋，让你们有来无回。"有人低声愤愤地吼着。

刚要抬头，火光噗嗤一闪，继而响起了令人心悸的爆炸声。敌兵从就连枪也够得着的狭小谷间的小山包上，用迫击炮、步枪、捷克机枪向我疯狂地射击。

敌军发起夜袭了。还是他们惯用的那一套，吹着军号，鸣起警笛，伴随人的呐喊声。他们以这些为信号，端着枪，挺着长矛，如同面目狰狞的妖魔鬼怪纷纷拥了上来。

敌军连续四次的夜袭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最后一次还遭受了巨大损伤，对于这些人而言，正是最后这一次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12月的南京与其说是深秋，不如说已进入了冬季，饥饿与寒冷同时袭扰着我们。

敌兵不顾一切地向我们逼近，我沟口部队却沉稳地应战，等他们接近了再同时射击。其中，我作为分队中在第一次战斗里唯一的幸存者，无论如何也要为阵亡的分队长等战友们报仇，正是在这一次狠狠地回击了敌军。

大家都忘我地置身于复仇的火焰之中。

仍然还是用两个掷弹筒猛轰敌军，可这一次的敌兵远多出我们几十倍，子弹雨点般飞向我们，就是那种一刻不停地连续射击。眼看着我们的人一个、两个乃至有24人被子弹击中。

那的确是一场极为壮烈的激战，不知发生了多少非常悲惨的事。

敌军自始至终非常顽强。自袭击开始已经三个小时，虽有时退向远处，可随着军号声起，敌兵又呜哇呜哇令人恐怖地呐喊着冲上来，即使被击中了仍向前冲过来。

友军也相继有人伤亡。现在中队的人已经伤亡过半，中队长及其他干部、战友壮烈阵亡，还有几个也光荣负伤了，目前已到了少尉担任中队长、伍长担任小队长的地步。虽然人数减少了一半，可我们士气高昂，用越来越强的力量压制着敌军又打了几个小时。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中队长阵亡前对我们说过的话：

“正如各位所知道的那样，中队自揪住这个瘤子后已遭到敌军四次夜袭。如果就这样下去，不到天亮中队就要死光了。没有圆勺的人就用钢盔挖战壕！”

正如中队长说的那样，随着天明，敌军顺着熟悉的地形巧妙地接近上来，不久即逼近到百米的位置，捷克机枪、步枪的子弹雨点般飞向我们。

可随着天空渐渐放亮，如此顽固执拗的敌兵也像潮水般退了下去。

我们就这样粉碎了敌人号称坚固的安德门阵地，径直向前行进，终于将太阳旗插上了南京城西南角城墙。

啊！看哪！望着随风飘扬的太阳旗，不禁兴奋地大声呼喊着“万岁”，喜悦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4. 手榴弹与天佑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　上等兵川野胜

12 月 10 日这一天，敌军炮弹从清晨就呼啸着飞了过来，我们顶着弹雨不顾一切地攻击前进。

安德门高地上设置了数道堑壕，铁丝网环绕着其周围。终于下令向该高地发起冲锋了。

薄雾时分正好是冲锋的大好时机，大家感到高兴也不无道理，猛地跳出等待已久的堑壕。掷弹筒随即从后面集中火力轰炸敌军阵地，形成道道烟幕，爆破班漂亮地开辟出突击通路。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敌我双方厮杀在一块，展开了壮烈的白刃战。被刺刀刺中惨叫着倒地的是那些懒散的敌兵。在牺牲了许多战友后，我们完全占领了安德门高地，顾不得休息，随即开始挖战壕，防备敌军明天来攻打。被打败的敌军仍在继续增加兵力，黑夜里反攻了十几次。

敌军从前方的高地、谷底等各个地点朝我们射击，重武器的子弹雨一般洒向我们。我们的战壕在敌军的弹雨下一点一点地加深，挖成了可容两人立射的非常好的散兵壕，这样一来就什么都不怕了。

正在奋战的时候，可恨的敌兵扔来的手榴弹落入我和外山分队长两人的散兵壕里。我自己正不顾一切地迎击旁边蜂拥而来的敌兵，外山分队长边跳出去边大声提醒我：“喂！川野，手榴弹！”但我只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继续对付着群敌，来不及跳出去。手榴弹竟然没有爆炸，我好奇地捡起来一看，哎呀，是枚哑弹。

我的眼前一下子浮现出家乡的亲人满怀着赤诚的祈祷，我面向东方双手合十感谢他们。

天亮一看，敌兵的尸体堆积如山。中队长等十几个英灵永远长眠于地下了，难以用笔墨描述当时我望着周围惨象时的心情。

第二天，太阳旗就高高地飘扬在了南京城头，我多么希望能让牺牲在安德门高地的战友能看见期盼已久的那面太阳旗，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献出了生命的战友想必在地下也一定充满了喜悦之情吧。

5. 铁石心肠的队长之泪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机枪中队　准尉田畑荣心

12 月 9 日，我冈镇部队大兵压到南京西南部安德门附近的敌军阵前，次日终于向敌军主阵地发起了进攻。敌军子弹、炮弹毫不客气地飞向我第一线及后方，导致大量人员伤亡。与可恨的敌军经过激烈交战，终于突破了第一线阵地。

正在这个时候，飞来的敌军炮弹在我大队本部爆炸，导致七八个人伤亡，大队长驹泽少佐脸部也被炸伤，“鬼”中队长金田大尉不得已代替他指挥战斗。雨后的进攻更加困难。可在队长出色的指挥下，当天傍晚便占领了安德门高地的第二道防御阵地。

当天晚上，敌军也为了不辱第八十八师的名誉，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发动了十几次反攻，但很快全部被我击退。

次日(11 日)，望见了近在咫尺的南京城，士兵们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开始攻打第二线阵地。

队长用他擅长的战术指挥着战斗，逐一夺取了敌军据点向前推进，不幸被敌军子弹击穿左胸，当时就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当时队长正在下达下一步作战命令，于是，在军医的看护下，他继续发布命令，以此激励正以破竹之势追击敌军的士兵们。

前一天，那个“鬼”中队长金田大尉，曾眼含热泪目不转睛地看着负伤且脸上包着绷带的大队长驹泽少佐，满脸悲壮地指挥大队的情景。这一幕在他身边的人都看到了吧。

那是他为驹泽大队长悲壮的行为所感动的泪水呢，还是在即将看到南京城之际，却被敌弹击中而流出的懊恼的泪水呢？还是因为部下死了

那么多，而他却活着感到自责的泪水呢？

我大队早有军规，正直且情操高尚，坚持真理决不退让。对于我们来说，队长像凶神一样令人恐惧，又像慈父般令人仰慕。在那种弹雨下进行指挥时，凶神般令人恐惧的队长，竟然也流下了眼泪，真使我大为感动。

然后，这些直到现在仍然幸存着的人，为了给队长报仇而奋战，最终得以攻进南京城。

（五）攻击南京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

1. 炽热的精神力量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十中队　少尉永友

离开溧水时，友军飞机给我们投下了通信筒，内置有“南京城内看不见敌军踪影”的情报，大家更加精神抖擞地继续行军。

连日来的强行军，使靴子里浸满水泡磨破后流出的血水。运送装备等牛的蹄子也是血糊糊的，一路留下了血迹。

虽说是连续的强行军，但接连传来的消息，让人了解到攻打南京的进展情况。有消息称：“某某师团占领了南京一隅。”

“绝不能输给别人。被别人超过那可真受不了。”已经拖不动的脚步，又觉得轻松起来，加快步伐向前迈进。

每个人的劲头都一样，军靴已破得几乎不能穿了。喉咙干得冒烟，路两边长着甘蔗，想着咬一口甘蔗就能润润嗓子，可都没有力气去弄甘蔗。

每个人心里都别着一股劲，绝不能认输。可是，连靠着这股劲头支撑着走路的体力也快没有了。

2. 勇敢的战友们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中队　军曹山田辰雄

12月9日，开始行军了。

刚走到蚕业试验所附近，敌军的炮弹就来光顾了，我们稍稍停顿了一下就又继续前进了。

我配属于第三中队，8时左右即开始了进攻。前方的铁丝网阻挡了进路。正想着必须上前“把它剪断”，就有人说：“好吧，我去剪断它。”话音没落，崎田上等兵立即匍匐着向前爬去。

敌兵发现后从右边的机枪掩体向他投手榴弹。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了，腾起一团烟尘。他当时镇静地拉开烟雾筒，巧妙地剪断了铁丝网。“好啦！现在可以进去了。”说着就要进去，可高兴得早了点，在它后面还有一道铁丝网。崎田上等兵继续爬过去要剪断它。敌兵集中火力向他猛射，试图阻止他。就在念叨着祈祷他“平安完成任务”时，敌军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口。

“遗……憾。”

他悲痛地叫着，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

“为崎田报仇。”濑尾上等兵独自冲进敌军碉堡，正在用刺刀四处猛刺时，有个敌兵抓住他的枪身与之展开了激烈搏斗。

宁藤一等兵为消灭敌兵，在为小队轻机枪搜集子弹时被敌军子弹击穿腹部，他高呼着“天皇陛下万岁”，牺牲了。

3. 生命的代价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二中队　上等兵、伍长长田

在我军疾风暴雨般的猛攻下，南京城外的要塞一一陷落。敌军利用蚕业试验所附近小高地上的房屋进行抵抗。

12月10日，第二中队接到攻打这股敌军的命令。随即以小队为第一线，步步逼近敌军。此时，遭到四周环绕着铁丝网的敌军阵地机枪的猛烈射击。小队随即组成障碍物破坏班，当时的第四分队队长勇敢的小浜军曹，率领四名士兵逼近铁丝网，敌军不停地向他们猛射。

任务重，时间紧。虽然也制定了果断实施强行破坏的计划，可怎么也不能如愿以偿。敌兵大概也知道了我们的意图，大量投掷手榴弹以阻止我作业。他们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冒死进行作业，就在作业即将结束

的一瞬间，一颗子弹击穿了如凶神般勇敢指挥作业的小浜分队长的腹部，他猛地摔倒在地上。

“分队长！请坚持一下。”

边上的士兵们惊愕地失声叫了出来。

“我没事。剪！剪！快！”他强忍着伤痛，指着铁丝网继续下达命令。

战友们经过殊死努力、凶神一样的奋斗，终于破坏了一段铁丝网。

“分队长，豁口完全剪开了。”战友贴着他耳朵告诉他。听到部下的声音，他露出满意的笑容，喃喃地说完“天皇陛下万岁”就牺牲在了南京城外。

呜呼！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还在考虑着责任重大的任务，就是倒下了仍然喊着‘快破坏铁丝网’，听到成功完成任务的消息才放心离开人世。这样的事例，真正彰显了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军人精神。

我们不能忘记，正是付出了这样宝贵的牺牲，才使得我中队、大队的前进变得顺利一些了。

4. 临终的战友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四中队　上等兵佐藤纯夫

南京城南方约八公里的地方，连接着一处大型要塞。那儿修筑了木材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明碉暗堡，存储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配备了优良装备。

敌军在该大型要塞部署了大批兵力以迎击我军，对外宣称“固若金汤”。

12 月 9 日，通宵与顽敌对峙。

次日(10 日)，战斗终于打响了。这里是南京城的防御第一线，敌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试图死守这一要冲。地堡里的机枪吐着火舌，呼啸的炮弹飞向各个山头，战斗极其惨烈，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

但是，殊死拼搏的勇士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

小队为中队左路第一线，一步一步向敌阵地逼近。此时，毅然站了起来的小队长悲壮地下令：“开始冲锋！”

急不可耐的勇士们，争先恐后地向敌阵地迅猛冲去，冒着雨点般的子弹，勇敢地深深插进敌军阵地。

上野上等兵扑通摔倒在地，我立刻跑到他身边，他腹部被子弹击穿，因伤势过重正陷入痛苦之中。

小队在继续前进，我也要一起前进，但又不能抛下迄今一直生死与共的战友。此时已是12月10日下午4时35分，即将落山的冬日，悬在地平线上，将两人的脸映得红彤彤的。我取出绷带迅速为他做了应急处理。上野上等兵紧紧握着我的手，没流出一滴眼泪，微笑着大声说："佐藤君，一直艰难地连续行军，好不容易开到南京了。眼看要见到南京了，却中了一枪，实在太遗憾……可这也是为了祖国。"

听到身负重伤的他却说出如此刚强的话时，我内心充满了感动，泪水抑制不住地流了出来。

红日西下，两人就这样握着对方的手等着卫生兵上来。

我手握着刺刀守护在战友身边，附近已看不到人影，前线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也不知何时消失了。

天色已黑，寒气逼人。上野上等兵的脸上流着豆大的汗珠，他正强忍着伤痛的折磨吧。

晚上8时30分，卫生队终于来了。等了这么长时间，就连我都感到时间太长了，正忍受着伤痛折磨的上野君会是什么感觉呢？

他被卫生队收容后迅速送往后方的野战医院。

我很想问躺在担架上的上野，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可满腹的话不知从哪说起，只是默默地流着泪送走了他。

上野上等兵虽然住进了医院，但在12月11日凌晨2时25分，他还是撒手人寰了。

5. 训斥与表扬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速射炮中队　吉原俊美

到处是隆隆的炮声和人员、马匹的喧嚣。

攻击前进的那个晚上极为惨烈。

自杭州湾登陆作战以来，以擅长行走的无马炮队而出名的我部队，以猛虎下山之势快速前进，也赶去参加即将发动的攻打首都南京的战斗。仅依靠队长等11人，进击时炮手不仅要背着背包，还要背4箱弹药，弹药手除了背包之外还要加上12枚炮弹。当需要将炮分解搬运时，小队长就率先扛起炮的部分零件走在前面，实在是让人敬佩不已。

时间已是12月10日，为了追上联队主力，分解搬运迂回了近八公里。赶到公路上时，短短的冬日已近黄昏。由于支那军队实施的焦土战术，周围一带变成了火与烟的世界。

到了某处简陋的房屋，进去一看，大坛子里的支那酒香扑鼻而来。真是天助我也，这不就是攻打南京城将获大胜的前兆吗。我将水壶塞进坛子灌满酒并尽情地喝了起来。今天中队长也少有的在白天，和小队长喝了一杯又一杯。

当疲劳和饥饿难忍之时，喝起酒来别有一番滋味。全身疲劳一扫而光，又渐渐恢复了锐气。队伍中洋溢着你纵有百万大军我亦敢去的勇气。队里的知名歌手布施君领着大家一起唱了起来，再次开始了没有比这更开心、更痛快的进军了。

据说，我们的祖先都城武士当年参加过太阁秀吉征讨朝鲜，在攻打某城时，曾以家乡方言咏唱了安木曲调，如今我等的心情与之有相似之处。

但是，突然前方传来了中止前进的命令。

大家心里咯噔一下，只好等着下一个命令。队长说："刚才是谁唱的？报一下姓名！我的部队醉酒唱歌，以这种情绪攻打南京城，这事传出去不好听。没有比这更会损坏本部队名誉的了。唱的人要老老实实地说出来，不说出来不准前进。"

离南京城已经没有多远了，时间非常宝贵。

"是吉原唱的。"

我立刻报出姓名。

骑在马上一直板着脸不爱说话的队长莞而一笑，说："好了！停止唱歌，前进！"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在追赶联队主力期间，曾遭到敌军一次袭击，经过积极的反击，

很快就重创敌军并击溃之，我无一伤亡。我感到当时之所以能够大大发挥擅长行走部队的长处，那些支那酒功不可没。

当终于攻打南京城西南角时，我们位于中队的最前线，在小队长宫本准尉的指挥下，分队长木上军曹、第四炮手屋一等兵、第三炮手前田一等兵冒着敌军的集中炮火，配合默契地以沉着勇敢的行动，有效地压制了敌军重武器，为突击部队占领南京城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获得辉煌荣誉的人，不用说就是当初因喝酒而被勒令停止前进的“酒鬼”。

我后来在芜湖被晋升为上等兵。

在那次宴会上，队长自己解释了那天为什么要停止前进的原因。我这才明白了队长当时莞而一笑的心境。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6. 救命的小刀和圆勺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辎重小行李队　一等兵长沼

攻打南京的前一天，辎重小车队决定做饭团送往第一线。整整捏了一晚上，手心都磨出了血。一早就领来弹药和饭团放在一起送往第一线。途中由于敌军的射击而无法前进。车上还装着弹药箱，如果被击中了是非常危险的。于是绕到山里暂时躲避。甲佐班长和酒井班长爬到山上，一边吸烟，一边观察作战情况。我也想看看恐怖的状况，便跟着爬了上去。恰好在这个时候，一枚迫击炮弹落在前面二十多米的地方爆炸了，腾起了一团烟尘。刚想“来了”的那一瞬间，一个东西“咚”地砸到我胸口上。

“我被打中了！”我叫了起来。可摸摸全身也没什么特别痛的地方。

“真奇怪啊。”正在考虑时，酒井班长对我说：“长沼，你被打中了。这里危险，下去！”因此我就下到了安全地点。

“打中胸口了，衣服上有个洞。”他的话吓了我一跳。从口袋里取出小笔记本一看，夹在本子中间的小刀和圆勺挡住了弹片。本子、小刀还有圆勺，上面都留下个凹坑。可我身上一点伤也没有，仅留下拇指大小的一处红印。

班长非常感慨地对我说："长沼，这把小刀和圆勺救了你啊，你等于拣回一条命。"

我对神灵保佑赐予我的恩惠充满了感激之情。

7. 粪攻千早城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本部　上等兵河野明

12月10日下午，奉命去占领某高地。第七中队第二小队在小原准尉的指挥下，将背包都留在高地下面，一起向着高地冲去。在接近环绕着第二道铁丝网的洼地时，敌军手榴弹从头顶四米来高的地方，雨点般地扔了下来。正要往地上趴时，一看下面遍地都是粪便，想趴也趴不下去。如果就这样站着，恐怕谁也活不成，不得不在粪便之间像狗一样用手撑着地，等着剪断铁丝网再冲进去。

好不容易占领了高地。大家先不谈立功的事，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刚才的事情。我从昔日楠木正成在千早城战争中将粪便当成手榴弹的事，说到这些支那兵的新战法。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对这样的手段，无敌的皇军，不，我们实在是甘拜下风。

8. 攻打南京与篮子里的饭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四中队　伍长宫永武义

南京城的主阵地被我军占领了，我们不失时机地在冲锋后继续进击，透过前面群山的山谷，第一次望见了南京城墙。

"哦！城墙！看见南京城墙了！"我们欣喜若狂不由得喊了起来，这时是下午5时左右。我们在南京城南部大约八千米的位置。看看分队的战友，中村一等兵没有了。就在刚才还是一起冲上来的。真奇怪，打算报告小队长后去找找看。可再一想，也许等一下他就回来了，于是就耐下心等他。

几分钟后，他精神十足地回来了。军服的袖口、口袋边都沾满了饭

粒，右手拎着枪，左手提着只大篮子。至今想起当时他那个滑稽样，仍让人忍俊不已。

“是大米饭！”我大喊一声。在看见米饭的那一瞬间，顿时感到肚子空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从昨晚到现在还没吃过一粒米呢。中村一等兵露出一副做了错事的神情道歉说：“我来晚了，对不起。”

小队长马上夸他：“中村，该奖你殊勋甲等。”说话之间，士兵们就狂喜地连声嚷着：“米饭！米饭！”那高兴劲真是非同一般。

听中村一等兵说，他在前进时发现一个残敌就追了过去，没想到在山谷间的一栋房子里，发现了一大锅刚刚做好的热气腾腾的米饭，顾不得洗手，赶紧用手把饭挖出来放在边上的篮子里，就回来了。现在请大家吃吧。

小队长和大家一起兴奋地用手指当筷子开始吃起来。

简直就是山珍海味。这饭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怎样进到肚子里的。且不说米饭是否好吃，现在能吃到就非常开心了。

我至今再也没吃到过那天那样香甜的米饭了。

每次战斗时，总是想起那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攻打南京时篮子里的大米饭。

9. 配合默契的日本军队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五中队　准尉永野

12月11日，全天都在攻打南京城外的敌军阵地。步兵、炮兵的配合，从未像这次这样默契。

一天前，各部队还拥挤在道路上，争先恐后一个劲地向着南京进军，无论是步兵、炮兵，还是辎重兵，都争着向前挤。

“什么炮兵不炮兵！”

“混蛋！玩具枪有什么用！”

如果没有这些争论，也许就不会有那样的激情了。

但是，一到关键时刻，正是这种各尽所能一致对敌的良好风气，成就了日本军队称雄世界。

记下在联队本部所看见的情况，不仅重新激发了感动之情，更多的是感谢那些逝去的英灵。

当传令兵从本部直奔中队，从中队奔向各个小队，巧妙地避开敌军阵地，敏捷地奔跑之后，至今还不知身居何处的众多士兵，一下子从土丘、墓地、堤坝，如潮涌般地出现并开始前进了。大炮同时张开炮口，炮弹凄厉的呼啸声像是要撕裂人的耳膜，弹无虚发地炸飞了移动中的敌军士兵。

前方百米处铁丝网阻挡了前进的部队，队伍里奔出了数名烟雾班和清障班的士兵去排除障碍。炮兵改为延伸距离炮击。烟雾筒也投到了铁丝网附近。

由于敌军火力太猛，剪断一根铁丝就得立即趴下，趴着再接着剪。即将完成排障作业时，炮兵又开始炮击第一线阵地。在比先前更浓烈的硝烟中，清障班的士兵用力扯开铁丝网，炮兵开始发射烟雾弹，部队又继续前进了。原以为炮弹会落在铁丝网附近。啊！危险！谁料到炮弹已飞向第二线阵地了。

步兵通过铁丝网豁口，前面小队长的军刀闪烁着寒光。过去了一人、两人、三人……不好！敌兵扔手榴弹了。三人绕到右边（真笨，看不见敌兵扔手榴弹吗?）危险！手榴弹在小队长和士兵之间爆炸了，几人全倒在了地上。

（被炸着了吗?）这样想着，一瞬间我闭上了眼睛。“真遗憾，已接近到离敌军阵地只有十几米的地方了。”没想到那几个人又站了起来，原来不过是（主动）趴在了地上，接着冲进了敌军阵地。

“哎，太好了。”这下才放了心。

炮兵观测班的队长等人说：“你们突击打得好，真是痛快极了。如果没有人牺牲就好了……”

步兵的联队长等人说：“炮兵掩护得好，感谢你们在关键时刻及时准确的炮击。”

彼此瞧着满是汗水和尘土的脸，露出了放心和欣喜的笑容。总之，众人万分感谢并祈祷着牺牲者越少越好。

10. 顽强的敌兵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四中队　伍长宫永武义

12月11日下午5时，中队担任左路第一线，边打边进，果断地进至主阵地前约五十米的高地和反坦克壕前。

敌军的情况当然不用说了。

敌军准备凭借构筑在这里的主阵地，进行最后的拼死抵抗，长达十多公里的战线上配备着以混凝土结构为主的碉堡及无数个机枪地堡，地堡中的轻、重机枪不停地向我军喷射火舌。

看来敌军也意识到南京的防御战，今天晚上已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们面前的碉堡一直没有停止过射击，大概是害怕我们冲锋，像是算好时间似的，每隔五分钟就向外投掷手榴弹。其弹片、沙尘落在了我们待着的反坦克壕里。稍有动静敌军就开枪，小队冲到反坦克壕前，就再也无法继续向前冲了。只要有一点动静，敌军就从正面同时向我们开火。

我们分为警戒和作业两个组，着手构筑阵地。可岩石硬得简直就像是在铁板上挖洞。可我们还是不顾一切地集中所有力量努力挖着。经过三四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挖好了散兵坑。

敌军仍然不停地向我们射击，我们在紧张中等到天亮。天明就是12日了，终于要发起总攻了。

天一亮，我炮兵就同时开炮，所谓的百发百中也不过如此吧。每一枚炮弹都击中了离我们仅仅四五十米开外的敌军碉堡。每击中一次，我们都要大声欢呼。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摧毁了号称固若金汤的阵地，可敌军根本不打算退却，依然继续猛射。

扔着手榴弹进行顽强抵抗的敌军，最终也顶不住我友军准确的猛射，一个、两个地开始逃跑了，不久即出现了退却迹象。

炮弹雨点般飞向敌军阵地。在这期间，我们正面的敌军重机枪仍不屈不饶地吐着火舌。我觉得虽然是敌人，可也是些值得佩服的家伙，他们抓住炮击间隙，扛着重机枪突然出现在阵地上。

“快！射击！”

说完就同时开火，可怎么也打不中他们。躲起来……又出来了，来来回回多少次。不知是不是被打中了，后来就再没有看见他们的影子了。

向主阵地冲锋。

调整好态势的中队一齐冲向主阵地。

敌军退却了！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那一刹那，我们看到了一个敌兵在被炸毁的阵地上，虽断了气却仍然紧紧地握着重机枪。“混蛋，早该逃跑啊。”虽想这么说，可再一想，他虽然是敌人，可实在令人佩服。

11. 从爆破豁口冲入城里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　军曹河野武夫

12 月 8 日傍晚，在建平街进行追击。

根据情报，友军正在进行苦战。部队无暇休息，继续快速追击。似乎记不得今天是发起追击战以来的第几天了。大家一个劲儿地径直向前奔，心中始终只想着攻打南京。要说有多么投入，除了看连日来的追击战斗，像今天这样快速追击，连晚饭都没有时间吃，士兵们当然都已疲惫不堪。中队长吉田大尉看到这种状况，大声激励大家：“南京城不远了！打起精神！死了也要跟上！”

大家振作精神连夜急进。

9 日凌晨 4 时，终于赶到了距离南京城 12 公里的地点，加入正与敌军大部队展开激战的第二大队，一起进行攻打……然而，不愧是敌军首都南京，再向前进就困难了，友军中不断有人倒下。

我们冒着敌军的弹雨一个劲儿地前进。这时根本就没时间想害怕敌军枪弹之类的问题，一心只是想着占领南京城。

12 月 12 日，我们逼近离南京城只有 400 米的位置。野战重炮对城墙的破坏性炮击进行了约四个小时，无法形容当时那种恐怖的程度。敌兵在炮弹的爆炸声中，来回乱窜，拼死抵抗。

支那军队的奋战劲头很令人佩服，常常看到他们抱着捷克机枪猛射接近了城墙的友军。

没有退却迹象、顽强抵抗的敌军也阻挡不了我军的猛攻，下午4时30分，城墙被炸开一个大豁口。

友军迫不及待地顶着敌军捷克机枪的弹雨向城墙冲去，第九中队率先靠近了城墙，在敌兵的拼命猛射下果断发起冲锋，下午5时45分，占领了南京城的一隅。

“万岁”的呼声也回荡在祖国日本的上空了吧！

太阳旗高高地插上城头。

众人仰望着飘扬的太阳旗齐声呼喊“万岁”，几十天来的辛劳全抛在了脑后，每个人脸上都挂着激动的泪水。

12. 冲入南京城的一角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十中队　军曹渡边

人员和马匹今天是追击前进，明天仍是急行军，全都向着南京继续进击，累得连脏兮兮的脸都不想去洗。

“喂，你也该去洗洗脸了！”如果指责似地提醒他。

“没那么脏吧，前不久才洗过的啊，怎么……”他摆出一副似乎非常意外的神情回答说。

那么艰难的行军终于走到头了，南京就近在眼前。

我们中队奉命担任左路第一线，从南京城西南角向一条河的左侧行进，插向敌军右侧后方。

因河里的淤泥太深，没有船只无法过河。不仅如此，那里也没有船之类的交通工具。第二小队的某士兵坐在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的大木盆里，拉着绳子两手划着水靠上了左岸，所有人都靠这种方式，顶着敌军的弹雨渡过了河。敌兵看到这种情况开始动摇了，我们在离左岸七百米左右的位置，守住了阵地。

次日凌晨，右岸的中队主力也来到了左岸，开始前进。

可城墙在河右边，如今必须再渡一次河。中队主力不知什么时候过

去了，只有我们落在了后面，无论如何也要渡过位于敌军阵地前五百来米处的河。我们试图用敌军丢弃的船只渡河，可立刻遭到了扫射。由于前面的士兵是跳上船的，船陷入了淤泥动弹不得。

这时一个士兵迅速解下背囊，跃入河中的淤泥，用力将船推回来，最后大家都渡过了河。

终于要冲进南京城西南角了。大家在一座庙宇里，等待着野炮掩护炮击结束。开始前进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向着城墙前面的一座木桥冲去……唯恐落在战友后面。

强行军带来的疲劳全都抛在了脑后，每个人都如同脚踏风火轮一样冲上了城墙。

13. 冲进南京城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十一中队

12月11日晚上7时，中队作为大队左路第一线，进入南京城南部约两百米处的位置，并通宵确保之。南京城墙周围的敌军整整一夜都在向我扫射。

12月12日上午7时30分，去大队领取了命令，要点如下：

一、上午8时30分，大队重新进攻。首先要推进到三里店西面高地一线，为而后的进攻做好准备。

二、第十一中队（配属机枪）为左路第一线，经桥梁村落进入韦家村北边小立阜一线，按照命令，于上午8时30分，边攻边进。按简图态势击退正面敌军，于上午9时，攻入所命令的地点，准备冲进城墙。

下午3时，战机终于成熟。中队已经完成了冲锋准备，现在就等着下令冲锋了。我军重炮的炮弹在城墙上爆炸，笼罩在敌军阵地上的硝烟非常壮观。

地堡中的敌兵仍在继续顽抗。

下午4时10分，随着突击通道的成功打通，大尉中队长率领主力一窝蜂地冲了上去。第九中队的部分人员，正好在这个时候从右边冲上了城墙，与敌兵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中队长发现后一举冲上城墙将拥上

来的敌群砍倒。

下午4时40分，占领了城墙。可一度溃逃的敌军企图夺回城墙顶部，连续数次进行猛烈反击。

我中队全体人员沉着迎击，凭借火力和白刃格斗击退了敌军反击，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企图。

14. 城墙上下品酒香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五中队　准尉永野

我至今仍然忘不了两次喝酒的味道。12月12日下午2时左右，在南京的城墙下面，明知不对，但仍用值班那家伙带来的水壶盖，倒了一杯佐泽大尉带来的酒，他是部队第一的酒豪。次日在城墙上，我们一边望着冉冉升起的太阳，一边喝着楠见准尉的酒。

前一次喝酒时，考虑的是，从现在起做好必死的思想准备，内心一时激动而感到口干舌燥就喝了一杯，觉得味道非常好。第二次喝酒时，处于那种打完了仗的兴奋状态中，喉咙似乎喘不过气来，所以也觉得非常好喝。

我不太会品酒，可由于时间、地点的关系，它的味道也不一样。于是，边说着“好喝”，边细细品尝起来。

15. 错过了捕获敌汽车的机会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六中队　上等兵橘忠雄

1937年12月13日，终于攻陷了南京。但在各个角落仍进行着激烈的战斗。第六中队第二小队接到任务，从城墙西南角被炸塌的豁口处先行进入城里扫荡。

进城后，某中队的部分官兵正在左边扫荡，我们没有和他们联系，迅速顺着小路前进，不久来到了大路上，后来才知道这条大道叫上海路。我们一边清除路上构筑得非常结实的活动障碍物等东西，一边径直向着北面纵深处前进，不一会儿就来到难民区。敌我双方仍在东面进行激烈

的战斗，陆续有三四枚迫击炮炮弹落在我们前方爆炸了，但没给我们造成什么损伤。

在离难民区还有五十米左右的地方，有个交叉路口，我就在那里站岗，缴获经过的汽车。

不久，一辆大客车从右边急驶而来。

“来了啊。”我按捺着激动的心情，隐藏在路边等待着。客车渐渐接近了，当来到四五十米的位置时，我跑到路上，端着枪站在汽车前面对准它。汽车嘎吱一声减速要停下来。看来一切都很顺利，我心里喜滋滋地稍稍向右边让开，等它停下来。

可是，正要停下来的汽车趁着我避开的那一瞬间，突然加速向北拐弯猛地开走了。一看，车上面还坐着支那军队的军官。

我吃了一惊，等回过神来已经赶不上了。我追上去朝着汽车后面打了三四枪，可汽车就像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真是遗憾极了。

为功名所累，只想着自己就是不对。

虽说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但没设任何障碍物的警戒就是失败的。

漫不经心的让路也好，心不在焉的疏忽大意也好，都是会造成失败的。

在攻陷南京城的喜悦背后，也还有像我这样的失败。

16. 牛岛阁下趣闻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　座谈会

军曹山田：

在昆山时，第九师团的马摔倒在路边的沟里，四五个士兵忙着将马往路上拽，可怎么也拉不上来。正当众人为此争论不休时，一个士兵说：“把水倒在马的耳朵里，它就会马上爬起来。”

“是吗？”

牛岛旅团长正好经过那里，微笑着训斥道：“笨蛋！如果把水倒进了马的耳朵里，它就死了！”

准尉酒井：

12月7日，在离南京二十五六公里的ァソブ村，田上上等兵打死了一只鹿，把它送到了牛岛阁下那里。牛岛阁下极为高兴地说："这是吉兆。我们将第一个登上南京城墙。这是值得庆贺的。"

军曹甲裴：

在巢县，我们一个分队送饭团去第一线，阁下正好路过，问："喂，你们在干什么？"

"我们正向第一线送饭。"

"是吗。路上多加小心！"说完，他举手敬了个礼。

我们不知怎么回礼好，只是鞠了躬。

另外，阁下对每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伤员，都询问有关战斗的情况，并一一安慰这些伤员："你什么也不用担心，住了院很快就会治好的。"

阁下总是一副笑脸，士兵们都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

军曹畑中：

当我们首先登上南京城时，旅团长阁下突然跑上来。他只是呼喊着"万岁"，我感到那是无法表达出来的心情。

军曹山田：

旅团本部在南京城外时，有大量支那兵打着白旗过来投降，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投降兵。

17. 受到旅团长表扬后信心百倍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　军曹甲裴

1937年12月8日傍晚，太阳已经落山，天上的乌鸦也急着归巢。经过一天的强行军，已非常疲惫的士兵们默默地走着，只能听见军靴踏在路上咯吱咯吱的声音。

今天已经走了40公里了。我在前面每次看到村落，就想这次会在

那个村落宿营了。可“这次就会……”怎么也没来。

中队长不会是忘了宿营吧？我一边想着，一边拖着沉重的步伐向前走。牛岛旅团长骑着马停在路边。他微笑着说：“是第二十三联队吗？走起路来很有精神嘛！”

我们因强行军已累得几乎都是拖着腿向前走路，旅团长却夸奖我们生气勃勃有出息，我想，如果再不打起精神就会给无敌的第六师团丢脸了，要威风凛凛地进军，硬是高高地抬起腿大步行军。

18. 旅团长与12个俘虏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速射炮中队　准尉飞松良平

12月9日，天还未亮，周围还笼罩在一片晨霭之中，也是最难辨别敌我双方情况的时刻。

自出征以来，牛岛旅团长习惯在清晨解决方便的问题，而且喜欢选择高一点的、视野良好的地点。

这天清晨，他照例一人离开了宿舍，出去选择适当的地点。恰好那段时间让军曹去担任分队长。

携带着捷克步枪和手枪的12个敌兵，毫无察觉地走过来了。简直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难道与牛岛旅团长之间订立了某种君子协议了吗？不久，在返回宿舍的旅团长身后，多了12个部下，他们很温顺，一副轻轻松松、喜形于色的神情，一个接一个地跟在旅团长后面。

满面春风的旅团长告诉江口副官：“江口君，今晨俺拣了些士兵大人回来了。”

“怎么，旅团长是在什么地方碰到的？”

外表武装整齐、看起来很威风的支那士兵的前头，只有悠然自得的旅团长自己。

副官等人都非常吃惊地张大了嘴不知说什么。

豪爽的旅团长放声大笑，“南京城快落在吾手中了。”

他那充满自信的话语感染了每一个官兵。

旅团长亲自俘虏的这12个人在部队里被当作苦力用了。

随着攻打了南京、太平府、芜湖、宁国、安庆、汉口，我们在大冶担任警备。1937年12月12日，是无比温情的吾等部队首长荣升上任之日，在蒙蒙细雨中，所有的苦力都来为他送行。旅团长特意向他们问好，嘱咐他们："承蒙你们照顾了，好好干。"

尽管语言不通，可从苦力们的脸上，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旅团长的温情，表露出了发自内心的惜别离愁。

如今仍能感受到，他那伟大的影响力甚至波及到了每一个苦力。

19. 令人感动的"万岁"声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速射炮中队　准尉飞松良平

他（牛岛旅团长——编者）在行军途中，看到疲惫不堪的士兵，就一定会前去鼓励一番："喂，你是哪个中队的？叫什么名字？南京就在前面，再坚持一下。"士兵便立即打起精神走起来。

一旦要投入作战，我们这些跟随在他后面的人，体力似乎比他差多了。在敌军密集的弹雨下，他叱责我们："喂，下士官，把头低下！会中弹的！"可他自己却沉稳地一直举着望远镜观察敌军行动。江口副官、山口副官不知提醒过他多少次，"头抬得太高了"、"站得太高了"。

有一次，江口副官说："阁下，子弹来了，危险！请您去堑壕里。"

"俺这把年纪了，中了弹也没什么，你们将来的日子还长着呢，去堑壕里！"他总是用这种口气。

占领南京城西南角时，一个小队刚率先登上去，他就马上带着江口副官，冒着敌军密集的子弹随后登上了城墙，与中队长、小队长共同庆贺占领南京城，和官兵一起三呼"万岁"。在场的官兵感动万分。

20. 晴天霹雳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速射炮中队　准尉飞松良平

旅团因警备大冶地区，正从汉口向石灰窑行军，在大冶铁矿山跟前，超过了正在休息的某部队。当时看到那支部队里有使役的苦力。

牛岛旅团长说："喂，苦力是谁带来的？多可怜，给我放了！"

一个士兵答道："是，知道了。"

我们从那支部队旁边走了过去。

又通过了大冶铁矿山。这回是上次被我们超过的那支部队超过了正在休息的我们。但是，牛岛旅团长发现，先前提醒过他们的苦力还在部队里，于是发火了："喂，还在用那个苦力吗？"

晴天霹雳一般的吼声，回荡在大冶山间。

正在前进的那支部队，就像被钉在了路上，全都一声不吭。

苦力当时就被放了，问题就这么简单地解决了。

牛岛旅团长那如同阎王老子般的容貌，不知什么时候又露出了慈父般的微笑。

（六）攻击南京城（工兵第六联队）

1. 工兵第六联队本部座谈会

大尉津崎①（本部）：

说一个勇敢的士兵和翻译的事情。

我们部队接近了南京城，由于敌军的炮击过于猛烈，只好从大路转往山地一带，等待着进攻的进展情况。

当时正好是中午，中队的传令兵广山上等兵和翻译一起去不远处的村落准备用饭盒做午饭，结果遭遇了携带着轻机枪、步枪等武器的约六十名敌兵，彼此相距很近。他们两人一发现对方就立刻要求对方放下武器，而且最终对方也按着他们的要求放下了武器。他们带着五十多名敌兵俘虏返回了中队。

或许这是因为敌兵失去了战斗意志。可我认为，他们只有两个人，仅仅就是站在拿着武器的敌兵面前，要求对方放下武器，也是需要相当胆量的。

---

① 津崎富之助，第一中队长。

军曹下野(第一中队):

自登陆到了昆山后,因病住进了医院并被送到了上海。

我在上海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消息,甚至还听说第二天就要攻下南京了。我听后非常吃惊,这么大的事情,我还能磨磨蹭蹭地住院养病吗?于是就再三缠着、哭着央求医生,好不容易才同意我于12月5日出了院。我与同一师团的七八个士兵正要一起去追赶部队时,恰好遇到了要去第一线的轻型装甲车,我们硬逼着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无论如何也要带上我们"。最后同意我们上了装甲车,才追上了意气风发的小队,得以有机会接近南京城。

我对小队长说:"我因一点小病住了院,一直没有机会参加真正的战斗,这次请一定让我去第一线。"

"你刚出院追上部队,不要说什么蠢话。俺身体没问题时决不会让你去第一线的。"对于小队长的叱责,我施展出在医院尝到甜头的央求战术,好不容易他才同意我加入征集小队,去寻找船只,用来渡过环绕南京的护城河。

有了乘坐轻型装甲车来南京的经历,我摸着裹在腰间父母大人为我做的"千人针",忽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喜悦的眼泪。

但是,也不可小瞧了那些敌兵,他们早就将船弄到了对岸,这边什么都没有,必须冒着弹雨游到对岸将船弄过来。"就这样吧。"一个士兵只缠着兜裆布、裹着"千人针"护身符就跳入水中,全然不顾子弹噗嗤噗嗤地钻进身边的水里,偷偷地拉断离我们最近的那只船的绳子,将船向我们这边拉过来。旁边有个战友也大胆而勇敢地将船不紧不慢地摇到岸边。第一线部队很快上了船,不能输给这个家伙,我也跳上船摇着橹靠到岸边,让部队上来。第一次把部队送过去后,又送了第二次,在返回途中,行驶在前面的那个大胆勇敢的战士突然向前倒下去了。"被打中了。"我想。就用自己的船一直顶着那只船好不容易靠上了岸,第三次将第一线部队送过了河,终于压制了城墙上的敌军。后来听说那个士兵光荣阵亡了。

光着身子站在满船士兵中的那个战友,再三提醒船上的士兵:"姿势放低点!放低点!"他的勇敢和机敏完全称得上工兵魂之美誉,激动之中

抑制不住的哀悼之情油然而起。

“靖国神社见!”士兵流泪正当此时。

上等兵奥平(第二中队):

进入南京之前,我们配属于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二大队,隔着壕沟等待着进攻命令。

晚上10时30分左右,侦察军官回来了。他们说壕沟对面拉着铁丝网。因此,中队决定组成三个排障班,上等兵田畑、福田和我编在一个班里,我们迅速准备好,过去一看,铁丝网为蛇腹型、纵深近四米。我们在器具上安装了消音装置,又细心地在铁丝网上覆上了毛巾,再将其剪断。再往前走,又发现了两米来宽的铁丝网。心想情况不太妙,如果被敌人发现就完了,可我们还是把它剪了。有根木桩上挂着件大服,摸了一下还有余热。“不好!”我贴着田畑的耳朵告诉他要留神。

尽量避免出现响声,可还是弄出了声响。

好不容易剪断了铁丝网,一看前面有个伤员。我掏出口袋里的仁丹放在他嘴里,用半生不熟的支那语问他。他告诉我们部队15分钟前退却了。

我们高兴地一路跑回去报告了。

2. 璀璨的工兵魂——爆破南京城南门的平石小队

军曹林(第二中队):

我谈一下平石小队的事。他们之中虽有人倒下了,但仍未间断地装填了上百公斤的炸药,成功地炸开了南京城南门。

小队配属于第十三联队第一大队,小队长等60名工兵,编成四个分队的特别班。他们把饭盒装入背囊中,尽量多带些爆破器材。12月11日以来,突破了牛首山、雨花台的坚固阵地,逼近了南京城南门外。

在后方野炮、山炮的掩护下,师团的轻型坦克成群地驶到壕沟前。当时是下午2时左右,上前一看,原来敌军在撤退时破坏了所有的桥梁。于是,尝试架设简易渡桥,可上去的战友几乎都成了敌兵的靶子,小队长

等人恨得咬牙切齿。

小队长看着这惨景，大概也下了决心，说："从正面不可能攻破，我们迂回到右边去。"坦克兵照他说的向右迂回驶过去，可过去一看，还是没有可以渡河的船。而且正如书上描写的那样，敌军的子弹雨点般飞来。在两百来米的下方，有一座小桥，但在离对岸二十来米的地方断了。因为是白天，加之如今每一个士兵都很宝贵，强行突破也需要非常慎重。当小队长召集分队长考虑对策时，传令兵带来了现任大队长十时中佐的命令。

其要点是：大队定于凌晨突破南京城南侧的城门，冲入城内。平石工兵小队必须根据大队的攻打时间，预先架设好简易渡桥并爆破城门。

结束准备后，小队长进一步作了如下部署：

城门爆破班	寺师军曹指挥的第一分队
简易渡桥架设班	林指挥的第二分队
材料运输班	田畑军曹指挥的第三分队
联络及架桥材料运输班	恒松军曹指挥的第四分队
器材运输及梯子架设班	桧盐上等兵指挥的特别分队

各种器材物品也基本检查及准备好了。

暮色从中山陵的山顶渐渐笼罩了南京城陷落前的最后之夜。这时友军的野炮、山炮，从雨花台同时炮击我们的目标——南门。可是一直抗日的蒋介石，费尽心血修建的首都防御设施并没有被摧毁，好不容易才在靠近城墙上端的位置炸开一个洞。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除了敌我双方疾风骤雨般的猛烈枪炮声，还呼呼地刮起了寒风。敌军大概纵火了，南京城内的熊熊火焰映红了天空，使我们想起电影关东大地震时的火灾。我们一口一口地嚼着饭盒里的冷饭，这果真是最后的晚餐吗？

快到晚上11时了，小队长站起来，以与平日不同的严肃而自信的口气下令："干吧！"

仲间上等兵（第四分队）为首的三人烟雾班，光着身子将烟雾筒顶在头上，并用布条紧紧扎在下巴上，留下短短一句"我去了"，就先滑下水深没肩的壕沟。

不知过了5分钟还是10分钟，随着微微的嗤嗤嗤的发烟声响，看见了左右晃动的萤火般的亮光。

旗开得胜，真的成功了！

“下一个。”小队长说。终于轮到自己的第二分队了。所有人都按照预案脱光了衣服，抬着为了这一天而精心制作的浮桥进入壕沟，冰凉的河水让人禁不住打起了寒颤。12个人全部作为桥墩，相互间隔两米将浮桥扛在肩上。

敌军或许觉察了我友军的企图，突然从城墙上开始射击。在岸上友军轻、重机枪的掩护下，炸药运输班和掩护他们的步兵过了桥。

“对不起，对不起。”在一声声的道歉中，他们置生死于度外，迅速跑步过了桥，团结一致地冲向下一个目标。

寺师军曹指挥的爆破班摸到城门边，试图将梯子靠在傍晚炮击时炸开的大洞上，可因为敌兵从城墙上向下扔手榴弹以及步枪的扫射而无法实施。这时已有一人阵亡，只有秋月上等兵一人站着支撑梯子，可它仍然左右来回摇晃。秋月紧紧抓住梯子，终因被从城墙上扔下的石块、手榴弹击中而壮烈阵亡。

玉城上等兵接着上去撑住梯子。平石小队长站在顶端将递上来的近百公斤炸药填进大洞里。就在打算点燃炸药包时，由于上面不停地向下扔石头等而无法接近。

“是哪个家伙在捣乱啊？”他挥舞着军刀悲壮地大声喊着，我们站在水里祈祷他们的成功。

“装好了。下来了！”当听到了这一喊声时，眼泪突然涌了上来，大声呼喊着“万岁”，仿佛想让祖国听到。

他们迅速地顺着梯子下来，玉成上等兵动也不动地紧紧支撑着梯子。“喂，玉成，回去了！”小队长喊他。

“都下来了吗？”他说话的声音犹如蚊子嗡嗡叫。上前一看，他的大腿和屁股都被手榴弹弹片击伤，即便如此，他仍然支撑着梯子，豁出命来完成了任务。所谓泣鬼神就是这样吧。当大家抱着他回到桥上时，以战友的鲜血换来的南门，在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中土崩瓦解。伴随着爆发出的“万岁”呼喊声，怒涛一样蜂拥而来的友军，他们的重量压在了我们的

肩上，我不停地哭着鼓励大家："就好了！就好了！"

玉成上等兵出生于冲绳县，素来纯真朴实，话不多，是个非常出色的人。在战友的精心照料下被送到了野战医院，却因失血过多最终未能抢救过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听说他反复念叨着："俺干好了，父亲也会高兴。"

无论是秋月还是玉成，他们虽然死了，但他们至死都在牢牢地支撑着梯子。

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大尉津崎（本部）：

我说的还是同一时间发生的事，是配属于第二十三联队德永小队长的部下。村田军曹、北山伍长也要在五十来米宽的水壕里架桥。

但这里的壕沟非常宽，而且水底的淤泥很软，人根本就站不住。北山伍长没有办法就先用船将士兵们送到对岸。刚离开岸边不远，他就被子弹击中，"哎呀"一声，话音未落就跌入水里，村田军曹抓着绳子紧跟着就跳入河里，游在船的前面拉着它前进。实施掩护射击的士兵们，被对方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工兵拣了些弹片、石块、碎瓦之类的东西铺了条便道，架上梯子，而且还光着身子站在那里划船，步兵们深受感动，都激动地说："如果工兵得不到金鸡勋章，就无人可得此荣誉了。"这些热情话语就是对工兵付出辛劳的最好回报。

而无论是步兵还是炮兵，都受到了谷阁下的嘉奖。对此，我也要向像牛一样埋头苦干、如鹰一般机敏却甘为无名英雄而死去的部下深表谢意。

准尉前田（器材小队）：

正如各位刚才所谈的那样，虽然工兵创造了这些突击的时机，可占领城墙的还是步兵。不过，工兵感到欣慰的是，协助第十三联队突破了南门的伙伴，也同时与第十三联队的士兵们一起三呼"万岁"。后来，第十三联队的联队长还前来表示过感谢。

不管怎么说，只有皇军才会出现这样的佳话。

罗文文译　罗萃萃校

（七）攻击南京城（骑兵第六联队）

1. 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骑兵第六联队第一中队　伍长石走善吉

中队的马匹因连日来的强行军，一匹接一匹地都走不动了，离开队列与徒步的人在一起，小队的战斗力也随之下降。小队的28匹马中，能骑马的竟然只剩下小队长等四人，是一个没几个人的小队。

向南京发起总攻的前二天，我第一小队奉命，作为军官侦察人员于傍晚出发，去某地侦察敌情和地形，只有我一人留在了后面。

“小队长，今天晚上回来吗？”我问小队长。

“回来。多烧点饭，就用这些鸡做好吃的。”他递给我八只鸡就走了。

我一人把马拴好，将它们拾掇完，就开始做白米饭，接着杀鸡做火锅。

12时多了，出去侦察的人还没有回来。多次去路上迎，也没见到人影，我放心不下，就去指挥班打听了。

“不用担心。”他们对我说。

我去烧饭的地方拿了些草回来铺在地上，坐在草上等他们回来。因为太累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醒来一看已睡了三个多小时。我们附近来了约一个大队的步兵，小小的街上到处都是士兵。

出去侦察的人还没有回来。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想一人先吃。等打开锅盖一看，这是怎么回事，满满的一锅米饭、烧好的美味的鸡，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一点烧糊的锅底。

我就像被狐狸迷住了似地，拿着锅盖呆若木鸡，气得差点哭出来，可哭也不是办法。想到还饿着肚子的小队长等人就要回来了，我不能就这样待着不动，气急败坏地踢开碍事的东西，拼命地忙着重新做饭做菜。

每次回想起三年的军旅生涯，其中有惹我生气的“煮熟的鸭子又飞了”那件事，也有牺牲在南京城头的战友，曾吃了我倾注热情做出的饭菜，这一切都让我既怀念又珍视。

2. 月光下的侦察兵

骑兵第六联队第二中队　上等兵菊永政治

12月9日晚上8时，敌我双方的枪炮声隆隆地响个不停，敌军炮弹就在我们宿营地附近爆炸。我正在拴马场收拾战马，不时停下来望着皎洁的月光。

这时，领回命令的鹤留军曹说："我小队要派人出去侦察，想去的人出来！"我也提出想去。任务是侦察明天联队打算渡河地点的桥梁情况，连带队的一共四人，匆匆吃过晚饭就出发了。明亮的月光下，留下了我们几个人长长的身影。

过了河，我们走过难行的山腰斜坡，再次来到大路上。路上挤满了正在快速追赶溃敌的大部队，我们穿行在这些部队中，正要经过第一座桥时，遇见了步兵的军官侦察人员。他们的任务和我们一样，也是来侦察桥梁情况的。他们说，已经去过前面离这儿一公里左右的地点，由于遇到了敌军大部队就没再向前走。我们打算就是死了也要完成任务，就稍稍休息了一会儿。班长用坚决的口气说："各位，好好干！"看得出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紧张的神情。不久，我们静悄悄地开始前进了。

走了三百多米，传来了痛苦的呻吟声。难道是友军的伤员？我们停下脚步。

"是谁？是谁？"我们试着打个招呼却没有回应。那个声音也马上消失了。

敌军的子弹已向我们飞来。我们不能站着向前进，就趴在地上向前爬了两百来米。敌军的子弹越来越密集。我们完成了任务并向最近的一所房屋靠近，突然遭到敌捷克机枪的狙击。

"我被打中了！"有人叫了起来。是越口，他的左腕被子弹击穿了。在严密的戒备下为他做了应急处理后，我们就踏上了归途。途中，野战医院收容了越口。我们回到中队报告了中队长。

"你们辛苦了。"中队长表示了感谢。

3. 战友之爱

骑兵第六联队第二中队　军曹浜田忠男

“喂，危险吗？”

侦察队长鹤留军曹低声问道，侦察员一下子停住了脚步，踟蹰不前。

“队长，前方的堤坝上有人。”他小声报告。

南京以西八公里的地点，被认为是敌军右翼的第一线。为了寻找联队明天的转移路线，队长带领我们四人去侦察小米行那一带的路况。

12月的夜空，没有一丝云彩，寒月向大地洒下一片皎洁的光辉。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在钢盔下异样地闪动着，露出一副坚毅的神情。

我们紧紧地趴在芦苇丛中，不久，队长打了个前进的手势。

“浜田，前进。”越口上等兵冲我打个招呼。

月光将地面照得亮堂堂的，影响了我们的行动。

“班长，一直要走到不能走为止吧。”

“嗯，走吧，现在几点了？”

“晚上8点30分。”

“是吗。那么走吧。俺走在前面，你们在后面跟着我！”

我们出了芦苇地，沿着堤坝在几处房子的阴影下像老鼠一样快速跃进。

“喂，到这里就没有房子了，真麻烦啊。可还是要去。”月光透过枝头照亮了我们身后。

依然听得见激烈的枪声，是在攻打敌军第一线吧。我抑制着兴奋的心情正要学侦察队长的动作时，敌军捷克机枪向我们猛烈地开火了，子弹落在了我们身边。

“向后退！”在下令的同时，就听见有人喊：“我被打中了！”跑过去一看，是越口上等兵。

“上等兵，被打中了吗？请您坚持一下。”

上等兵紧握着左腕来到屋檐下，就是在夜里也能看清他衣服上渗出

的血迹。我取出手帕为他做了止血应急处理。

荒川上等兵问我："浜田，好了吗？敌军好像又接近了。"

"好了。"

侦察队长指示我们："那么，撤回去吧！一个一个向后退！"我背起越口上等兵站了起来。月光勾起了我的遐思，《战友之歌》中的一段歌词此时闪过脑海：

这里是远离祖国几千里的满洲
血色夕阳映照着
长眠于荒野石板下的战友

我们后退了两百来米，避开敌军子弹，重新为他换上绷带。

"越口上等兵，没事了。"我对他说。

"浜田，荒川，对不起了。什么功也没立就要住医院吗？真遗憾哪。就因为这么一点伤，真丢人。"他非常抱歉地对我们说。

"别说蠢话！任务已经全部完成了。"荒川用责备的语气安慰着他。

"给你们添麻烦了，真是对不起。以后的事全拜托你们了。浜田，我现在就要去住院了，右边口袋里的一些东西就送给你吧，请一定收下。浜田，以后连我那份事你也要干了。"

"是。谢谢！我一定干好。"

送给我的是他从不离身的护身符和照片。

"谢谢上等兵。带着它我一定干好两人的事，绝不会落在别人后面。对明天的战斗，浜田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发誓说。平时关照我、细心指导我的战友此际还为我考虑得这么周到。

我颤抖着将他送给我的东西放进衣袋，又背上上等兵。仰望着挂在天空的月亮，泪水挡住了我的视线。

透过战袍我感觉到背上的他对战友的那份关爱。将他送到野战医院后，我又返回了中队。

4. 谁的日语这么好?

骑兵第六联队机枪中队　曹长古城道慧

那是发生在攻打南京城时的事情。

那天凌晨3时左右,我作为上崎军官侦察队队员,从宿营地出发,受命前去侦察敌军主要退路,即下关一带的敌情。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南京城已被我军全部包围,在敌我双方隆隆的枪炮声中,城里到处燃烧着大火,黑色的浓烟直上云霄,熊熊的火焰映红了天空,简直就是一幅地狱之图。

凌晨4时左右,侦察队长率领大家正静悄悄地在黑暗中前进。突然从前方二三十米的地方,传来"是谁? 是谁?"的问话声。有人在用日语说话,是那种非常有力,让人听了为之振奋的声音。

侦察队长回答:"是友军,我们是骑兵。你们是第二十三联队的吗?"话音未落,捷克机枪及步枪就猛烈地向我们开了火。

"完了! 全要死了。"顿时感到全身的血液直冲脑门。左边就是河流,只有一条路,没任何回旋余地。

反正是死,就在要拔出军刀冲向敌军阵地的一瞬间,猛烈的弹雨中传来了侦察队长大义凛然的声音:"各自以半月形驱马撤回村子。"我们拼命地驱马跑到百米远的村子里。后面射来的子弹也逐渐稀落下来。已做好全部牺牲的准备,却无一人受伤,不禁在心里暗暗感谢神灵的保佑。

之后,我们又徒步去侦察了敌军阵地。不久,第四十五联队主力来了,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打退了他们。

第二天天亮后,我们相互一看,敌兵从这么近的地点开枪却未伤及我们任何人,真让人不可思议。

我深深体会到了"无的放矢"的含义。

5. 拂晓歼灭战

骑兵第六联队第一中队　准尉福山德次

即将攻陷南京城了，总攻日期迫在眉睫。

我骑兵联队由于兵种的特点，奉命深入敌军背后切断其退路。全体官兵斗志昂扬地投入了这场重大且荣耀的战斗。九州健儿将及时抓住战机，不甘人后，充分发挥不负众望的特性。

我们很快来到流经南京附近的河流岸边，看到敌兵正乘船溯流而上。这一带沿江正巧有敌军构筑好的、非常理想的散兵壕，还有完好无损、配备齐全的轻、重机枪。船上的敌兵大概认为是自己人吧，毫无戒备地渐渐靠近了岸边，我们沉住气等着他们，他们一靠近，轻、重机枪一齐喷出了火舌。

准确的命中率令人非常痛快。

船上的敌兵也进行还击，可不久就没人射击了，个个如梦游一样地跌落江中，在水里挣扎着消失得无影无踪。

牛刀小试即初战告捷的士兵们的脸上，都露出了吉兆来临的微笑。后面传来了士兵们的欢笑声，有人搬出了满筐枣子。总之，对于那些很难吃到水果的士兵来说，这是非常难得的。吃了这些枣子可以增添浩然之气，还有人将没吃完的尽量塞入鞍袋或杂物袋里。

次日，一大清早我们就出发了。终于要向敌军的主防御阵地进军了。可很快就遭到敌军轻重机枪的猛烈射击，我们迅速将马匹转移到堤坝的另一面，在黑暗中调整了阵列。某队位于中央部队的左边，我部队位于其右翼，占领了阵地，下马徒步与敌军交战。

天色渐渐放亮，敌军开始迅速向我发射迫击炮弹。友军士气也越来越旺盛。黑压压的敌军正在沿着河边前进，不！是在退却，敌我双方近在咫尺。

在渐渐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敌我的时候，我部队一齐射击。成群的敌兵，有的被击倒在地，有的勇敢地依托地形跳跃着持枪还击。但在我猛烈的火力下，敌军难以支撑，渐渐地四散逃跑了。其中还有一些人冒着

弹雨，跃进着继续向我们射击。他们虽是敌人，可极其英勇顽强。

战机逐渐成熟，可以发起突击了。可是在侧后方某部正在射击，我们派出传令兵去联络他们。他几次大声呼喊他们，可对方好像一门心思射击而没有回应，直到传令兵跑到他们身边拍拍其肩膀才联络上。某部跟随我们从侧后方展开的正面突击，看来也很成功。

津曲伍长在这次战斗中光荣牺牲。突击时，他在用刺刀戳入敌兵胸口的那一瞬间对方的枪响了，从而壮烈地阵亡。我小队在歼灭敌军的过程中立下了很大的战功。

前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泽村军曹指挥我去牧场牛棚附近站岗，我穿上放在牛棚里的皮衣，像孩子一样高兴地去执勤了。当时的情景总是浮现在眼前。

接着，部队又重新开始前进，进入敌军背后并多次与之交战，为攻陷南京城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6. 占领敌碉堡

骑兵第六联队机枪中队　军曹新坂上胜

12 月 7 日，终于向南京城发起总攻了。我骑兵部队快速前进并侦察和切断敌军退路。12 月 9 日，很快就抵达可以望见南京城的板桥镇了。我部队在第三十六旅团旅团长的指挥下，向南京城的西门方面发起进攻，还奉命沿扬子江前进以切断敌军退路。

12 月 13 日上午 6 时 30 分，我们刚到达棉花地，即遭遇正在撤退的约三万名敌兵。一场在战史上不曾有过的大激战随即展开。当时，机枪中队在联队左翼占领了阵地，我从联队本部出发去和阵地上的小队长取得联系。出发不久，一位一等兵刚看到我，就脸色煞白地钻过来对我说："班长，十来个敌兵进了右前方的碉堡。"

我感到非常吃惊，天色未明，四周模糊，我极力地向前看去，的确好像有敌兵在低语。

当时，那位上等兵正好带着手榴弹过来了。我马上要来他的手榴弹，全力向碉堡扔去，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看到有几人倒在浓烟之中。这

时天亮了，能看清周围了。我跑进去一看，六七个敌兵血淋淋地躺在地上呻吟着。

这时，我听见右边的丁一等兵说："真遗憾，我被打中了！"

"好，俺来报仇。"我跑到他身边，取过骑枪，用刺刀戳向一个一个敌兵的咽喉。痛快地为战友报了仇，欣慰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终于占领了敌军最后的碉堡。

完成任务后，我满怀喜悦向小队长所在的位置奔去。

7. 军官侦察员记忆中的菜庄附近

骑兵第六联队第一中队　中尉村上正良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在我军的猛烈攻打下，已完全成了囊中之物。

那一天，失去了退路的数千名敌大军，如暴雨前的蚂蚁沿着扬子江右岸，雪崩般地溃逃。我联队决心通过巧妙的战术歼灭他们。我部队意气风发，势如决堤之怒涛，最终彻底击垮敌溃兵。

当时正好12时，我们30个人正在上河镇当地百姓家吃午饭。突然接到联队命令：村上少尉率领五个骑兵，沿上河镇—江东门—菜庄道路前进，侦察该地周围的敌情和地形，特别是侦察有无桥梁。

我挑选出牧野信人、石走善吉、加藤丈夫、工藤映雄和井上义春，告知他们具体任务。经过周密准备后，驱马向目的地前进。

被炸坏了的敌军各种掩体和石板上，还留着点点滴滴的鲜血。成堆的敌兵遗尸、剪断的铁丝网、丢弃的大量武器被服等，无不告诉人们，一直打到昨天的战斗是多么的激烈。

我们在江东门附近，发现了几个溃逃的敌兵。另外，从出发地点向北行进四公里左右的地方，加藤一等兵来报告说，看到集结着二十来个敌兵，我们断然决定徒步战斗。

我们冒着敌兵的猛烈火力，迅速接近并同时开火，命中率非常高，看到敌兵跌到河里的样子真是非常痛快。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就歼灭了这股敌兵。

我们的勇气越来越高涨，再次上马，顶着寒风前进了数百米，竟又遭遇了四五十名敌兵。我们断然下马，再次徒步与之交战，不过几分钟，他们就狼狈地向西逃窜了。我们快速穿行在敌尸之间，到达了目的地，立刻侦察附近一带的情况。然后派两人去向联队长报告。

我们剩下的四人，侦察完附近情况并打算回去时，在菜庄东边的村落里，发现了三十来个敌兵。步枪子弹不停地向我们飞来，迫击炮弹也在我们附近爆炸。我们果断地骑马尽快地冲向这股敌军。敌兵惊慌失措地不知如何是好，乱作一团。有的惨叫着倒下，有的浑身血淋淋地来回乱窜，我们骑在马上随心所欲地挥舞着军刀。

这时，勇敢的石走一等兵用平时掌握的支那语，向他们转达了我的意思，首先问他们："还想不想打了？"

他们都说："一点也不想打了。"让他们去引出附近的敌军时，其中一个人说："中国兵，多多的有。"

石走一等兵巧妙地用支那语，让敌兵彻底丧失了战斗意志，命令他们集合在一起投降。从村落中又陆陆续续走出了约 200 名敌兵，携带着 3 挺捷克机枪、130 支步枪、6 支手枪及大量弹药、手榴弹。

他们再三乞求饶命，看他们的样子实在可怜，深深地感受到打败仗的惨状。

我们就这样平安地完成了任务。我相信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战果，皇威使然自不待言，另一个就是侦察员们勇猛且采取了恰到好处的行动。

完成任务的侦察员们，洋洋得意地回到联队长那里时，天已经黑下来了，北斗星孤寂地闪烁着。

8. 棉花地里的突击

骑兵第六联队第一中队　军曹山崎为雄

1937 年 12 月 13 日，联队在棉花地附近进行了大迂回，等待时机切断敌军退路。

6 时左右，敌军大部队沿扬子江右岸，向我阵地退下来。敌军好像还没有发现我们，拥挤着争先恐后地拥了过来。当离我们只有三百来米

时，一声令下，轻、重机枪和步枪一齐吐出火舌。敌军利用附近的地形地物，疯狂地反击，联队早就从三面围了上去，他们已是瓮中之鳖。敌军就这样进退不得，除了游过扬子江别无他法，情况越来越有利于我军。

我们等着发起冲锋。“冲啊！”中队长洪亮的冲锋命令声，回荡在清晨的空中。话音未落，急不可待的我们，就一齐大声呐喊着拼命地向前冲，一口气奔出了上百米远，以雷霆万钧之势闯入敌群中，我刺中了三个。敌兵有的吓得跪在地上求饶，有的不要命地逃跑，其中还有人举着手枪向我们射击。大部分敌兵跳进了扬子江。我们消灭了五六百名敌兵。

这是生来第一次的宝贵体验。

这是一次痛快的歼灭战。

9. 猛击江面上的敌人

骑兵第六联队机枪中队　军曹俵伊三郎

12月10日，我部队预计，拂晓时，在大胜关（南京城南面三公里）附近开始行动。我步兵部队从南京东部及北部发起的冲锋，敌军无法抵挡，向南部撤退。我部队的任务是切断敌军退路，在轻快的马蹄声中向着大胜关前进。突然，我们遭到敌军枪击，子弹带着令人恐怖的呼啸声掠过头顶，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惊得目瞪口呆。

没人下令，大家都进入了道路右侧的洼地，停在那里。根据飞来的子弹判断，好像敌军数量还不少。

大家随即下马，转为徒步作战，大概前进了两百来米时，天色微微发亮了。

到达了大胜关村落，可没发现有敌兵模样的人，大概敌军也是在悄悄行动吧。

突然，我右翼中队好像开始了战斗。

我机枪小队在新本军曹的指挥下，第一分队在大胜关房屋的左端占领了阵地，监视着敌军动静。

这时发现了前方两百来米处，大批敌兵正沿着扬子江岸退却。

早就等不及的机枪手，怎能眼睁睁地放过他们，机枪声打破了沉寂，不停地向敌军猛烈开火，一直打到了枪筒发红。

溃逃敌兵的狼狈样着实让人忍俊不住。跑在后面的残敌失去了逃路，跳进宽阔的扬子江，要游过江去。

我们立刻用轻、重机枪及步枪进行狙击，清清楚楚地看见江上的目标一个个被击中。

眼看着被击中的敌兵，随之从江面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实在痛快，心里感到非常舒畅。

三百多个敌兵一个不剩地全部消失在扬子江中。

之后，接到报告说有大批敌兵迂回到右面，让我们第一分队去切断并歼灭之。于是我们占领了新阵地等着他们，可敌兵没来。

联队主力似乎要果断发起冲锋。

我们机枪小队也随之跟进。当前进了五百来米时，命令我们掩护步兵中队突击前进。我们在某某地点占领了阵地，并做好准备等待着：敌军，请来吧。可敌军部队早就逃走了，只看到两三个残兵。

午夜0时左右，我们看了一下战果，敌军沿着扬子江岸遗弃了两百多具尸体。

（八）攻击南京城（步兵第十三联队）

1. 顾不上休息去侦察路线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四中队　中尉上田秋雄

11月30日，在范村接到命令，向南京紧急追击。次日开始，每天都是急行军，其行程如下：

日期	出发地点	到达地点	出发时间	到达时间	用时	里程
12.1	范村	湖州南方村落	07:00	14:45	7:45	30
12.2	湖州南方村落	长兴南方	08:00	15:10	7:10	28
12.3	长兴南方	上泗安	08:00	15:20	7:20	28

12.4 上泗安	涛城铺	07:00	18:00	11:00	40
12.5 涛城铺	梅诸镇	08:40	21:00	11:20①	40
12.6 梅诸镇	夜行军	07:30		16:30	60
12.7 军官侦察				12:00	28
				6:30	20
合计					274

直到12月5日之前还不是很辛苦，可6日以后，早起出发，要一直行军到下午5时左右，才抵达预定村庄。因此，当大休息两小时的命令一下来，大家就高兴地想："哎呀呀，今天好不容易可以宿营了。"可吃过晚饭并准备好早饭后，接着又继续夜行军。

晚上9时在路上接到命令：今夜师团要一直向南京前进，每行军50分钟休息10分钟。

之后的行军加快了速度，甚至中队里也有10人掉队了。因为天黑，也不知道是在哪里掉队的，干部始终放心不下。分队长等人顾不上休息一直忙着清点人数，或去看看晚到的人，忙得团团转。

在溧水北部大休了约一个小时。

从7日上午9时40分至11时30分，在大路边的民房里大休，吃过午饭后在禄口镇分发了军靴。

下午4时，决定在秣陵关附近的无名村庄宿营。收容掉队人员并安排好宿舍。

正打算休息时，晚上10时，中佐大队长和中队长松冈中尉来了。"要辛苦你了。师团午夜1时，要从宿营地出发去东善桥，想让你去侦察一下道路情况。"说着摊开了地图，用彩笔在上面标上记号，并对我命令道："目前地点对面的小镇是秣陵关，离这里约四公里。从该镇镇头经左边的路，通向那座山的左边。那座山的对面还是一座山，一条大路穿过它们之间。不知通向它的小路是否遭到破坏，那条大路还有没有了。你们去侦察一下，午夜1时前回来报告。"当时，我的心咯噔一下，非常担心

① 原文如此。

(士兵们好不容易走到现在,累得连晚饭都没准备,这个任务非常重大,但还能再走25公里的路吗?)。

按照上级的命令,小队出发,前往秣陵关。第一、第二两个分队去侦察,第三、第四两个分队留在宿舍,委托联络下士冈田上等兵处理一下后面的事务。侦察队都是轻装,每人只带着一份面包干。到了秣陵关街头,我又指挥了新加入的一个工兵分队。20时,我们开始走上小路。

黑暗中,从右前方传来密集的枪炮声,我们仍继续前进。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一户人家,找出居民询问有无敌军后,休息了一会儿,可士兵们躺下就睡着了,谁都不想起来,经我高声训斥后,才打起精神继续上路。可走了不到30分钟,30来人的队伍,竟拖拖拉拉地绵延了长达三四百米,耗费了许多时间。

(照这样下去,无论怎样辛苦也来不及按时回去报告,要误大事了。)经过再三考虑,我下了决心,将几个能走的集中起来,其余的让他们就地警戒。最后仅找到四个人。他们是:

第一分队队长高木八束上等兵,后来晋升为伍长,在田家镇阵亡。

第一分队中野照上等兵,在田家镇阵亡。

第二分队队长福山弘道伍长,后来晋升为军曹,不久回国。

第二分队荒川巽上等兵,后来晋升为军曹,不久回国。

我带着这四人开始前进,我们不时停下来窥探一下动静,接着跃进。如此这般,终于找到了连接大路的三岔路并确认道路未遭破坏。

(这样的话,师团就可以前进了。)我们在岔路口做完标记后,在黑暗中小声交谈着:

"这下放心了。"

"这下放心了。"

"小队长,放心了吧。"高木上等兵喜极而泣地说着,眼泪都流了下来。

我们五人没顾上休息,掉头回去,带上留下的人全部返回宿舍,让他们睡觉后,我一个人去大队本部报告了侦察情况,当时正好是午夜1时。如果按照前一个命令,我们报告完就又该出发了。可命令变了,改在早

上6时出发，因此我得以稍稍休息了一下。

第二天，我们小队担任尖兵，我一路想着昨夜的辛苦，不知不觉就到达了东善桥。第一一四师团正在这里作战。

尖兵通过这里时，秋山参谋说："走错路了！"

"没有，绝不会错的。这里就是东善桥，刚才那个入口处写着东善桥。"当时我的态度有些生硬。

"知道了，知道了，那么前面的部队是哪支部队啊？"他又问我。

"是第一一四师团的……"我刚说完，他就骑马飞奔过去联络了。

我这才放下心来。

我至今也忘不了那次艰难的行军。

2. 老人的经验之谈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三中队　曹长金子

父亲对我说过："攻打青岛时，战友们将皮夹子放在胸前口袋里，有不少人因此而得救，你也要放在那里。"

可我当时年轻气盛，说："是吗，我才不相信那些事呢！皮夹子之类的东西放哪儿都一样。"

在即将攻打南京时，有一次，因为没吃没喝一味地强行军，我的屁股被放在裤子口袋里的皮夹子磨得痛极了。当时也没有其他地方好放，加上天冷，我就把它装进了胸前口袋里。

12月9日，我们一路在地雷、炮弹等的袭扰下，抵达水口村。当时指挥班的北川一等兵说："好像有敌兵。"就走出去观察。确实在离宿舍百把米远的地方，有身穿蓝色衣服的人，于是就让人回去取枪。宗军曹和中队长的值班勤务站在边上。

因为第二中队的兵士说了："那是友军。"我就仔细观测了一下，他们已接近到八十米左右的地方。

"啪！"突然对方向我开枪了，左肘就像被锤子猛击了一下似的，几乎要断了。于是我掉头跑回了屋内，其他人还一点都没有察觉。

这时正好拎着枪准备出去的北川一等兵看到了我，问："被打中了？"

一听这话，宗军曹等人就飞跑过来。他们迅速剪开我的衣袖，仔细检查了左胳膊。弹头先擦过右前弹盒的右角，又穿过了上衣口袋。我猛然想起来什么似的，拿出皮夹子一看，它已被打烂了。

这颗弹头竟然一点没碰到内衣，击中左肘后就被衣服挡住了。这时我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当然，如果不被前面的弹盒挡一下，这颗子弹就直接穿过腹部或心脏了。

事后，当我一个人时，一想到自己全然没将父亲的话放在心上，只不过是无意中照办了，结果救了自己一命，不由得号啕大哭起来。

此时才深刻地感受到，应该多听长者的话。

3. 来自担架上的“慢慢的”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三中队　军曹芦原

我们同伴之间经常使用的支那语中，有一句是“慢慢的”。有件事就极为恰当地体现了这句话的含义。

子弹击穿了森田一等兵的胸口，他一下就摔倒在地上。我们慌忙跑上前一看，伤口处鲜血直流，他的脸色眼看着变得煞白起来。悲痛之中，战友不停地鼓励他：“坚持住！坚持住！”

幸好卫生队及时赶到了，因此就将他放在担架上准备送走。

他强忍着痛苦对我们说声“谢谢”，看着他那副不屈的样子，不禁让人流下了眼泪。

当担架被抬着要跑时，“喂，请你们‘慢慢的’抬。”他说。

虽然这句话的含义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有所区别，可当时是处在悲痛的气氛之中，且是从一个重伤员嘴里说出来的。

日语里面好像怎么也表达不出这句“慢慢的”的含意。

我们都不约而同地一个劲儿重复着“慢慢的啊，慢慢的啊”。

4. 勒紧兜裆，粉碎敌阵

步兵第十三联队联队炮中队　军曹后藤满良

12月10日，我们推进到雨花台一线，并立刻投入了战斗。

从我军阵地上观看敌情，在那边山梁上散布着坚固的混凝土碉堡，里面的重机枪不停地喷射着火舌，枪筒红得好像要融化似的。

小队长村山政俊准尉站在观测班的位置，顶着弹雨严肃地盯着敌军。

“喂，一个个地摧毁它们！让他们看看我们联队炮的威力！”

发射了第一发炮弹。

原以为联队炮一炮就能让前面千米处的碉堡成哑巴，可弹着点竟误差了十多米，碉堡里的重机枪依然喷射着火舌。

“看这次的！”但第二枚也打偏了。接着第三枚、第四枚，全落在了碉堡边上，怎么也打不中。

小队长突然说了一句：“分队长，第三、第四炮手用手焐一下自己的睾丸试试！”

“?!”

“睾丸冻得缩上去了吧！哈哈……”

在敌军的枪林弹雨中，一句诙谐的玩笑，会给士兵们带来什么影响呢？

如同朝着心急如焚的火头上浇了一盆凉水，炮手的情绪顿时稳定了下来。

“瞄准时，这东西碍事。”第四炮手摘下钢盔扔在一边，“这次一定要打中！”他转过脸，充满自信地笑着看了看分队长。

小队长刚一下达开始射击的命令，第一枚炮弹就飞了出去，准确地击中了目标。接着第二枚、第三枚，很快就让眼前这几个碉堡哑巴了。

在南京攻略战中，村山小队长的这句玩笑话，成就了联队炮的殊勋。

5. 战争中也有运气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三中队　伍长平田

这是在攻打雨花台时所发生的事情。

12 月 11 日晚上，通过夜袭占领了雨花台一隅，随即迅速挖散兵壕。

我当时是新兵，因此要将好不容易才挖好的散兵壕让给老兵，自己再找地方重新挖一个。这时，敌军又开始向我们集中火力射击了。

这样不行，我就趴下来试试壕坑，可坑还浅，异常危险。我偶然向右望了一下，分队长高木伍长、平沼伍长他们都待在深壕里。

要说人吧，真不一样，我有些羡慕他们了。

这时，“轰”的一声巨响，炮弹落了下来，我被埋在崩起的沙土石块下，心想肯定受伤了。过了一会儿，我拨开身上的沙土看看四周，不得了了，炮弹落在了深壕里。

分队长等四五个老兵一下子全被炸死了。

我想，打仗这种事的确也要靠运气。

6. 爆破南京城门一勇士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三中队　曹长德永

1937 年 12 月 12 日晚上 11 时 40 分，工兵第六联队平石少尉的小队，前去爆破南京城南门。在城墙上安装好炸药后，敢死队上前点燃导火索，接着就等待爆炸了。

但就在导火索燃烧至 20 米时，掩护他们的友军机枪竟然打断了导火索。因此，平石小队只得向城墙下冲去。突然，一个士兵贴着城墙点燃了那根被打断的导火索。

那就是决心一死的啊。

导火索非常短，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城墙被炸飞了，这个士兵也被炸得无影无踪。

城门就这样被成功爆破了，我们立即向着爆破口冲过去。

应该说只有在这种时候，才能真正体现出一个士兵的豪气、责任感及牺牲精神。

7. 成立敢死队

步兵第十三联队　军曹宫原

冬日，一到黄昏很快就黑了下来。我仰望着天空，满天闪亮的星星一动不动，就像冻在了那里。部队官兵忍受着让人烦恼的霜夜酷寒的煎熬，不停地驱马向着南京前进。夜以继日，昼夜兼程，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大家疲惫不堪、腿脚疼痛。战友们相互鼓励和安慰着，终于来到离南京不到 20 公里的位置。

不愧是敌军炫耀的首都，已经变成了由大大小小无数个据点、碉堡和地堡组成的大要塞，配置了现代化装备，是个坚不可摧的防御阵地，的确称得上“固若金汤”。

我们就这样开始攻打敌军的最前线——雨花台碉堡阵地。

察觉到这一点的敌兵，从无数座碉堡朝着我们猛烈开火，大有“纵然来几万日军，也休想靠近一步”的气势，扫射疯狂地进行着。第一天的战斗就这样一直相持到天黑。

天一黑，敌军的射击越发猛烈。在离敌军阵地不到数百米的地方，我们一心一意、不辞辛苦地修建阵地。

东方天际微微发白时，敌军仍然疯狂地向我们猛烈开火，摆出了一副决心死守的奋战架势。战友的鲜血染红了阵地，大家杀红了眼，一个劲地开枪。

“不能老是这样没完没了地打下去。”队长是这样想的吧。我分队被选去占领这座碉堡，敢死队转而进行最后的冲锋。这是正面攻打。战友啪嗒啪嗒地在周围倒下，可无人理会这些，一个劲地向前冲，冲过三道铁丝网，不顾一切地跃入碉堡阵地，就这样占领了雨花台阵地的一角。

我望着南京城，啊，多少战友一身泥、一身血地策马长途追击，赶到这里，不就是为了让太阳旗竖立在南京城上吗？

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地潸然而下。

终于转为最后的城墙攻坚战了，炮兵向城内及城墙猛烈地炮击。

我再次作为敢死队队员，接受了占领城墙的任务。迅速钻过敌军的猛烈炮火，好不容易才靠近了城墙。

好像有许多人纷纷朝城墙跑过来，是工兵。

敌军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向我们猛扫。有几个人倒下了，其余的继续冲上来，并渐渐靠近了城墙。敌兵这次开始拼命地从城墙上往下扔手榴弹。

工兵毫不畏惧地靠近城墙，并立刻装填炸药。只用了五六分钟，没有让我们焦燥不安的心情持续很长时间。难忘的 13 日凌晨 1 时 30 分，在黑夜笼罩下的战场上空，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我突击队不失时机地冲入敌群，击退了他们并最终保住了城墙一隅。

回想起我两次入选敢死队，并幸运地连根汗毛都没伤着。我要衷心地为那些长眠于南京城下的战友们奉上我虔诚的谢意。

8. 攻陷南京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三大队本部　辎重兵上等兵竹原安熊

12 用 9 日，南京完全成为我军囊中之物。这时我军飞机向城里投下了劝降信，可直到 10 日也没有收到任何答复，反而遭到他们猛烈炮火的回应。

我攻打部队终于果断地开始猛攻，敌我双方的枪炮声隆隆轰鸣，呼啸的弹丸掠过头顶，炮弹不时地落在附近。我们只能隐蔽在车辆下面，焦急地眺望战况。

联队本部和第一大队的大、小运输车队，紧张地忙着准备饭团并趁黑夜送往第一线。看到战友的那股忙碌劲儿，也感到内心有股热流在涌动着。

我们一直在祈祷运送物资的战友成功。

“喂，小心哪，平安归来。辛苦啦，全拜托您了！”

“谢谢！没什么，我不会被支那子弹打死的。让子弹见鬼去吧！”

充满朝气的脸上浮现着笑容。

枪声依旧持续不断。夜晚寒冷刺骨，鏖战中的战场落下了厚厚的白霜。

听大运输车队队长说，目前，第十三联队好像正在攻打雨花台一带。不愧是敌国的首都，他们抵抗的劲头非常顽强。

白天过去了，又到了晚上，枪炮声日益激烈，多半是因为城里燃烧的大火，夜空映得通红。宁静的夜晚，枪炮声中，从远处交错着传来了阵阵怒涛般的呼声，不知那是突击的呐喊声，还是万岁的欢呼声。

随着天色渐明，敌我的枪炮声渐渐稀落。

呜呼！终于攻陷南京城了。

“哪个部队是最先上去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第十三联队啦!”

“嗯，是的，是的。”

“万岁!”

“万岁!”

13日傍晚，当我站在中华门前，望着随风飘扬的太阳旗，崩塌的锯齿般结实的城墙和成堆的敌兵弃尸，想起第一线部队的艰苦战斗时，不禁心头一热，鼻子酸溜溜的。

接着我又进入城里。凄凉的街区，到处燃烧着大火，黑蒙蒙的尘烟冲天而起。

“这就是首都南京吗!?”我想。突然，在后面的街道那边好像有个支那人要逃。我赶紧拎起枪大喝一声：“喂!”以为那个支那人要坐在地上呢，却见他双手合十，不停地鞠躬，嘴里不知说些什么。

“我知道了，是让我救你?”看他穿得样子像是一个乞丐。

“你，去哪里!”

那人茫然若失的没有说话。

“你，去，去。”

“谢谢。”他又鞠了个躬。

打了败仗国家的百姓实在是悲哀。

我自己又向前走了。

9. 直至南京陷落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一大队本部　座谈会

曹长嘉悦：

在朝着南京行军时，其他地方师团的兵，都将装备堆在骡子或牛背上，三五成群地简直就是空着手在行军。我想不愧是第六师团的兵，只有他们的队伍，堂堂地行进在路上。那时，还看到一个其他师团的兵，扛着崭新的联队旗扑通扑通地走着。

问他："你怎么啦？"

"和队伍走散了啊。"就那么说。真替他们害臊。

伍长上田：

说到水牛，还发生过这么一件滑稽的事。当时正好在行军，也是其他地方师团的兵，正牵着水牛行军。可那头牛一走到河边就哗啦哗啦地走到水里，不管是拉还是打就是不上来，我们都被逗乐了。

曹长高岛：

攻打南京城时，因为两天前就开始了昼夜行军，到了南京城都疲惫不堪地躺倒了。

少佐有马：

将军山、牛首山等地的敌军，是我们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强的(对手)。

那时，当我第一次看到第三中队的下士官被埋设的地雷炸死时，觉得他真可怜。

牛首山的战斗，打得异常艰难。可那是由于本该一起作战的第一一四师团，因行军迟缓没有赶上，第十三联队只得独自作战造成的。一路都能看到路标，上面写着"18 公里、17 公里……"边走边看着也很欣慰。

自杭州湾登陆以来，虽然有诉不尽的劳苦，军装也浸透了汗水，可武士的喜悦难以言表。

“喂，我写了这样的俳句。”联队长说着给我们看了他写在笔记本上的即兴之作：“一二、一二声中，南京落入我手里。”南京在12日就基本上陷落了。由于敌军的顽抗而晚了一天。联队长立刻将前面一句修改为：“吉日、吉日声中，南京落入我手里。”

曹长嘉悦：

我是在11日傍晚看到了南京城墙，当时在91.3高地附近。

当日思夜想的敌人首都——南京出现在眼前时，我就想，漫长的辛苦算得了什么，就是死也值了。

听说南京有女兵，但我没有见过。然而，走进正规隐蔽壕时就发现了不少女性物品，在有的地方也见过一应俱全的奢华饭盒、靴子等物品。

12日，我在进入了中华门，自占领了雨花台一带后，就没怎么打仗了。

第一一四联队的各个中队争先恐后地率先登上城墙。

辎重兵伍长濑胁：

攻打南京时，我们首次为第一线补给了饭团。最初做了1800个，后来又接着做。连续做了两天半，忙得连觉都没时间睡。

由于长期昼夜兼程行军，士兵的手都是黑乎乎的，可最后都被水泡得胖乎乎、白白净净的。难办的是让谁送这些饭团去第一线，不是说没人想去，而是大家都争着要去。

少佐有马：

那时黑乎乎的饭团吃起来也是香甜的。梅干盒饭也是那样甜，说明即便处于非常时期，经济还是不错的吧。

卫生曹长山本：

我们在91.3高地时，收到过补给的饭团。这真是难得，刚吃了一口，一枚炮弹轰隆一声爆炸了，炸倒了二十来人。茫然若失的我们赶紧着手进行应急治疗。但是坂井大尉、井上中尉去世了，非常悲惨。因此，

我忘不了那些饭团。

曹长高岛：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牺牲者，有时是用了苦肉计拿下南京的。

登上了南京城墙，百感交集，那时的眼泪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流的。

10. 南京的难民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四中队　中尉上田

我军入城时，南京的所有难民约八万人，都受到了外国人保护，因此，日本军人除了公务，谁也不能进入他们的场所。

我负责警备，以巡查的名义查看各难民区域，他们已适应新的生活，熙熙攘攘的大人小孩，使街道显得拥挤不堪。根据状况要求，将一部分街道改作开阔的露天市场，道路两侧延绵不断地摆放着各种摊点，如食物、旧衣服、杂物、金银器等等。买卖双方的脸上都充满活力，争吵叫嚷、大声吆喝着。这里除了生活必需品，甚至还出现了孩子的玩具店。

从这些人脸上，已经看不到对过去事情的懊悔和悲痛的神情。现在必须要活着，为此拼命地想尽一切办法。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烧光了的财产，生死不明的家人、朋友等，已不再是问题。对于那一切，你惋惜也好、伤心也罢，都回不来了。可以相信的唯有现状。除了紧紧抓住已有的东西，其他什么也靠不住。他们好像是这样考虑的，过去了的事情已经不可挽回。

生命力实在旺盛。你将它剁碎扔掉也好，踩烂也罢，它的生命力，就像你每天把它的根拔光但仍能生根发芽的蕺菜那样。

这种生命力是支那人所具有的特点。失去了汉人的统治者，蒙古人来统治也好，满洲人君临也罢，几百年的群雄割据争斗，周而复始的军阀内战，国家都消亡了，却仍然维持着一个纯粹的民族。

之所以继续在同一块土地上繁衍而绝不消亡，唯一的原因，就是有了这个旺盛的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如果他们身上失去了这种执拗且旺盛的生命力，那么早就像远古时的犹太人那样，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

这种事情或许意味着支那人的文化程度不高。

他们既不是人类性的，也不是动物性的，或许不如说，能够证明是植物性的。

不过，尽管如此，我对他们民族性特征的关注，已远远超越了兴趣。因为他们有着天生的敏锐性，会避开被认为是“危险”之类的东西。

自登陆杭州湾以来，我知道女人们……尤其是那些不时髦的普通女人……会用黑墨、油彩、泥土这些东西涂在脸上、手上、腿上，更有甚者，裹着散发出臭味的破烂衣服去迎接我军入城。

她们并不在意外表和体面，尽可能装扮得让人看起来丑陋卑微。不用说，这也是她们的自卫行为。

女人们在未完全了解军纪严明的日本军队之前，不会轻易暴露出天然面貌的。

一旦她们了解了日本士兵与支那军阀的士兵素质完全不同，就会慢慢露出本来的面貌。黑色的脸变白了，漂亮的服装替代了肮脏的衣服。

就连在南京的难民区里，我也可以看见曾这样做过的女人们在慢慢改变着。

看起来是那样丑陋的妇女们，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正常的状况。

不久，在路上就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打扮得漂漂亮亮、让人眼前一亮的美人了。

（俳句译略——编者）

（九）攻击南京时的野战医院

1. 侍从武官来慰问伤员

第二野战医院　军医中尉荒木鸡弥郎

当发动南京攻略战时，我们部队作为师团的最后梯队，继续行军。12月6日晚上，接到“情况危急”的紧急命令之后，即转为急行军向前追赶，却未追上先行的部队。

12月8日，我们到达了建平和溧水之间，却还是未能取得联系。因此，第二天，我奉命率领数名下士官兵骑马或骑自行车出发。我们到了溧水，还是未能与部队取得联系，正在考虑怎么办时，正巧看见了友军的飞机向溧水郊外投下了联络筒。我想那里应该有什么联络机关吧，就赶过去看。原来是兵站方面的联络所。经询问后得知："前线的战况进展很快，第六师团的正面最顺利，师团已经推近到南京南郊十五六公里的地方。"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感到自己的心在跃动。一方面是想起了自己的部队（像这样追下去，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攻打南京了。总得想个办法，关键是首先要与师团取得联系。），因此我让下士官们去设立营地，并与部队取得联络，要求他们"尽可能快速追赶"。然后，决心独自去追赶师团。

可是没有交通工具，晚上独自一人骑自行车心里也不踏实。正在想办法时，军参谋的轿车恰好路过这里，虽已坐满，还是硬请他们把我带到了秣陵关。

到了这里，就看到作战部队正在行动，还看到了第六师团的部队。上前一打听，说是师团司令部已经推进至前面约八公里的地方。因此我下定决心要追上司令部。没有其他可利用的交通工具，我就意气风发地徒步行进，刚开始时的一半路是带着小跑的。

一路上都是部队，还碰到大小运输车队和掉队人员长长地跟在后面，因此也没什么不安。距离密集的枪炮声越来越近了，不禁兴奋起来。

正好是傍晚，饥饿的肚子和不习惯的行军让我累坏了，可还是走到了东善桥。师团司令部就在这里，已经开设了野战医院并收治了百余患者。

（看这形势，我部队就太落后了）我一边想着，迅速赶去军医部。"晚了！"遭到了意料之中的叱责。事到如今也没有办法，只有最后一个办法，那就是明天让他们借辆卡车，将部队急需的人员及物资赶紧运过来。如果有了卡车，明天上午就能赶过来。攻打南京至少还需要一两天，这样也保住了部队的面子，想到这里我就放心了。

那时，敌我双方的枪炮声越来越激烈。（不会对友军不利吧）我怀着一丝不安，但由于太疲劳不知什么时候就睡着了。

第二天(10日)天没亮,我就借了辆卡车往回驶去,在秣陵关南面遇到了部队,组织好先行班后再次快速前进,正好在中午赶到了又从东善桥向前行进了约四公里的师团司令部所在地。

当时,战况变化很大,枪炮声震耳欲聋,我们完全是在战火中飞驶。那里就是南京郊外的丘陵阵地,第二十三联队和第四十五联队的正面就是敌军阵地,双方隔着洼地对峙。友军的重炮阵地就设在眼前这块隆起的地方,每次一开炮,地动山摇,着实让人振奋。

因为不断有流弹飞过来,我们就隐蔽着待机。友军的轰炸机一直在南京上空盘旋,有时俯冲轰炸。飞机周围越来越多的是一朵朵高射炮弹爆炸形成的白色、黑色烟云,眼看着就要将友军飞机包围起来,可每一架飞机都毫不畏惧地继续投弹。

突然,随着一声巨响,从眼前的这个炮兵阵地腾起了一股恐怖的黑烟。随后,又接连传来了几次爆炸声。很遗憾地听说有人不幸被炮弹击中了。包扎所设在西善桥北头一间屋子里,清楚地看到那里出来了担架,并很快就收容了伤员。

(终于来了)我正想着。在开设包扎所后,又有命令要开设医院。

"快!"立刻开始了作业。

当时就络绎不绝地送来了约六十名伤员,可还是不断有伤员被担架送过来。虽然带来了不少包扎、处理等医疗器材,但麻烦的是给养方面的物资还没有到。(当地有什么可用的东西吗?)出去找了一圈,这里原是榨油厂,进去一看,除了屋顶,所有的东西都被破坏了,地面是泥土的。

没办法,就拿上一些稻草、稻壳铺在地上,让患者躺在上面,把门板拼在一起作手术台。装食物的东西也不多,吃饭时就做成饭团给伤员。

另外,伤员怕冷,出去找了一下,发现许多榨完油剩下的油粕,点上火烧得非常好(这也行啊),就用它生火给伤员取暖。

因人手少,这些作业进展不顺利。伤员陆陆续续送来了,多为炮伤,鲜血淋淋的伤员不停地呻吟着,我们忙得喘不过气来。

到了晚上,暂时没有新伤员送来,处理完所有的伤员已是下半夜了。枪声仍越来越激烈,前后左右都有,有时听起来就像近在身边,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那天晚上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轮换着挤在一起躺在草上面打了个盹。

第二天(11 日)的情况仍然一样，但战况逐渐有利于我军。上午，完全控制了正前方的高地，部队也送来了命令："前一天前进的包扎所，在前方两公里处收容了 200 名患者，医院要随之跟进，让包扎所向前推进。"因此，医院院长迅速前去侦察地点。

院长出去后，主要由我处理业务。当时正好是下午 4 时左右，师团的高级副官大模大样地走进院内对我说："侍从武官来了，要去病房慰问伤员。你要陪着。"由于事出突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紧张得身体似乎都僵硬了。

不胜惶恐的是，侍从武官很快就从副官身后出现了。

他走进了那间肮脏、阴暗的榨油厂房的(临时)病房，挨着慰问那些躺在稻草上，盖着征集来的被子、帐篷等，还有刚摘过棉花的棉花枝上，仍在呻吟着的伤员。最让我惶恐不安而又难以忍受的是，他听到一个被子弹击穿了头部、神志有些不清的患者大声叫着："我想吃苹果，求求你，给我摘个苹果来。"

看望过伤员后，侍从武官说："将这些情况作个详细汇报。"说完就很快走了。

承蒙侍从武官光临，感到非常荣幸的我，就那么直挺挺地站着仰望着他的姿容，许久没有动。

2. 病房里的《君之代》

第三野战医院　卫生伍长桥本

攻打南京的时候，在俞家村开设了第三野战医院。

当时收治的某上等兵伤员，头部被炮弹片击伤，伤得很重，虽然头被绷带裹得严严实实，仅露出了嘴和鼻子，但神志还清楚，手术后被送进了病房。他不愧是一个九州男子汉，其表现值得称赞。

"我不要紧，你们不要担心我。你们回到第一线后，为了陛下，为了国家，加上我及另外一个尊贵的牺牲者的那份，好好干，为我们报仇！"他

对护送的战友说完后，就庄重地唱起了《君之代》。

那难以形容的、充满底气的歌声中含着悲痛……让在场的人都流下了眼泪。

3. 受伤的藤原参谋

第一野战医院　卫生军曹清水正夫

我军登陆以后，在不长时间内就逼近了南京城外。行军昼夜不停，日行近八十公里，士兵们的身体虽在继续动着，腿脚却提不起来，疲惫到了极点，就等着快点下令开设医院。

南京不愧为首都，突破各个防御阵地后，进逼到离城约十二公里的位置，越接近城墙，敌军防御越森严。敌我双方的枪炮声日趋激烈。

某些新闻记者甚至说："按照目前状况，大概需要七到十天的时间吧。"就像急流被堤坝挡住了那样，后方被各个部队塞得水泄不通，路上挤满了火炮、车辆等而无法前进，连休息的地方都没有。

我们在落满了白霜的田里休息，从附近找了些柴火，刚准备热一下昨晚做的饭，就接到了开设医院的命令。我们在各部队、车辆中穿行前进。9日清晨，接收了设在不远处东善桥卫生队的包扎所。接收时，那儿已经有相当多的患者，从第一线又接连不断地送来了伤员，我们找了合适的房屋着手准备治疗。病房管理人员为扩大收容数量，正拼命忙着打扫被战火搞得乱七八糟的房屋，再铺上从附近田里运来的稻草。

我们也轮换着匆匆吞下早饭，就赶紧去为伤员治疗，忙得都不知道骑兵少佐藤原武参谋在什么时候住进了医院。他在前线堑壕中用望远镜观察作战情况时，子弹穿过右手，击断了骨头。

不久，在即将开始治疗时，谷师团长及根岸军医部长等长官来看望他，在察看伤口情况并嘱咐他安心治疗时，由于难过而一时说不出话来。当时室内鸦雀无声，在场的人激动不已，似乎都忘了工作。

那时的情景，时时浮现在我眼前。

军医部长亲自为他进行了治疗。

之后，藤原参谋被送往后方的上海兵站医院，但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4. 欢呼“虫子除掉了”的伤员

第二野战医院　卫生上等兵三好裴文

事情发生在南京城外的养蚕学校，当时我们部里只用了一半人员就开设了医院。

我们的身体，也因连续的急行军而疲惫不堪，还有人因患痢疾等病在休息。因此，仅靠剩下不多的人员负责护理患者。患者病房设在漂亮的二层楼房里，我负责护理楼下××名患者，多数是重伤员。一走进病房就感到吃惊，到处都在喊着“卫生兵、卫生兵”。（什么事呢?）最后一问，都是要去大小便的。（这样不行）我想了一下，就拿来了许多洗脸盆分配给他们。可是，行动不便的人很不方便，所以大部分的人还是需要护理人员帮助，一时间光是照顾他们大小便就让我忙得团团转。

原以为这些事情就要忙完了，哪想到，又有人喊起来，一人叫，大家又都跟着叫起来。患者大概是因为疼痛难忍或寂寞而想叫喊的吧。

这时我走到一个重伤员模样的人跟前。他对我说：“有个虫子停在这里，帮我拿掉。”我一看，哪里是虫子，胸口上露出个大子弹头的屁股。子弹击中了气管，每次一呼吸就会发出响声。

因为军医也正忙着，我就帮他取出子弹头，并用绷带把他的伤口紧紧扎住。“虫子除掉了，虫子除掉了。”看他高兴的样子实在可怜，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不得不转过头去。

另外，有的伤员提起家乡的事，就不禁让人感动得落泪。有的患者疼极了迫不得已也会发怒：“叫了几次也不来，卫生兵本来就不行。”碰到这类事情，有时也会感到委屈，（干得这么努力，还……）但发奋的心却又被激发起来了。

在各处查看的时候，身体基本康复的宫原军曹叫住了我，我上前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你姓什么？你干得很好。现在我才第一次明白，卫生兵的任务也和我们在第一线拿枪没什么两样，不，你们的工作比那更

辛苦。”

我独自悄悄地来到室外，偷偷抹去感动的泪水。

5. 南京陷落

第二野战医院　卫生伍长肥后常男

12 月 10 日

经过连续的快速追击，终于到达了南京城外四公里的小行，在那里的养蚕学校开设了医院。伤员很多，那么大的养蚕学校，每栋房子都挤满了伤员。

因为伤重而呻吟的患者，好多天都没有吃饭，正忍受着饥饿的煎熬。看着这些值得尊敬的人，我们竭尽全力护理着他们。可仅凭我们几个人要护理数百名伤员，无论如何都照顾不过来。其中，有的患者因等得太久了而骂我们，可我们宁可认为那是鼓励我们工作的声音，依然毫不懈怠地忙着护理。

凌晨 2 时 40 分，好不容易收拾整理完了。我走出房间望着南京城那边，敌我双方的枪炮声仍很激烈，其时正刮着寒风，可我的心中只惦念着友军的安危。

12 月 11 日

南京还没有攻陷，心想就在今天，或是明天，就这样等待着。可很难攻破敌军的坚固城池。自杭州湾登陆以来，就没有补给过粮秣，如果不攻下南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患者了。这句话说出了难以表达的不安和焦躁。

12 月 12 日

南京还没有攻陷。

敌我双方仍在鏖战之中，到处展开着激烈战斗。

啊！值得纪念的 12 时，终于攻陷南京了。

这个消息一传到部队，所有的医护人员及伤员无不欢欣鼓舞，不由

自主地就喊起了“万岁”。

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也喊起了“万岁”。

有的人忘了缠着绷带伤口的疼痛，兴奋地互相拉着手哭了起来。

12 月 13 日

和我的战友岩本军曹，去南京城里领取卫生材料。

城墙上到处飘扬着太阳旗，站在勇士们曾经呼喊着“万岁”的中华门上，看着城墙内外比比皆是的敌兵弃尸、堆满城门洞的沙袋及倚在高高城墙上的梯子，想起友军为了突破这座曾给他们带来多少烦恼的坚固城墙，付出了多少艰辛。

回来后将这些激动人心的事情告诉了大家，受伤的勇士们摩拳擦掌，感到遗憾极了。看着他们这样激动，我忽然想起并感到非常难受——

那些还没有攻陷南京就死去的令人尊敬的勇士们……

那些痛苦地喘着气一直问“护理兵，南京还没有攻陷吗?”的伤员……

那些牺牲了的勇士的容貌……

6. 病室里的兄弟情

第二野战医院　卫生军曹松野耕介

那是 12 月 12 日在南京西南方四公里处养蚕试验所开设医院时发生的事。

凌晨，天还没大亮，大家就跳起来赶在早饭前打扫病房、护理伤员，结束后又忙着给伤员分早饭。

在这期间，住院患者不断增加，仅分配一次食物就需要两个小时。餐具不够，就合着吃，粥、米汤等分开轮流吃。

“这个房间都吃好了吗?”

“这儿有没有没吃过的了?”

“这个患者手不能动，你喂他!”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查看，等全部查完，嗓子就开始沙哑了。在每天的例行工作中，分配食物也是一件大事。

吃完饭就迅速用担架将伤员送到治疗室，这时如果没能在病床日志的首页上做好记录，就要迅速写好送到治疗室。每天只能治疗约六十名患者。因为都是重伤，截去四肢之类的事特别多，耗费的时间也很长。

晚上过了12时，再用担架把伤员送回去，然后，12个人分别去各个房间值夜班，洗脸之类的事想都不要想，工作起来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6个人负责向治疗室运送伤员，留下的6个人每人要护理50多个患者，连去小便的时间都没有。

“卫生员，请来拿小便。”

“卫生员，请帮我喝水。”

“卫生员，请帮我松一下绷带。”

“我要大便。”

“伤口痛，请帮我叫一下军医。”

“请帮我打针。”

就这样，每天因各种各样的事情忙得团团转。

“来了，来了。”即便是轻快地回答他，要完全护理好这一个人，就无法很快去其他患者那里，在这期间如果来了担架，还必须帮忙抬下患者，实在很困难。

连日的护理，弄得头痛脑胀都有些神经质了，可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每当想起那些可怜的战友时，就勉励自己要努力，要像护理亲兄弟那样力争彻底护理好患者。

可患者太多。有的虽尽了全力，但治疗仍不见效而为国捐躯了。

每天都要有三人左右死亡。每次因为没能救活伤员，都在心里说一声：“唉，对不起，实在抱歉。”

“南无阿弥陀佛。”嘴里说着，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

以上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八天。

我再说一个在这期间值夜班时发生的事情。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有两对兄弟住进了医院，我忘了他们的名字。但其中一对兄弟，哥哥的头部和腿受了轻伤，弟弟的左上臂和腿由于伤重

而无法活动。哥哥将分给自己的毛毯盖在弟弟身上，自己也不睡觉，照顾弟弟大小便，亲密地说些什么。

那种情景，难以描绘。

在这期间，弟弟的左胳膊要做截肢手术，哥哥很快就同意了，还一起参加了手术。回到病房以后，哥俩非常高兴能住在同一所医院。托我给他们家乡的父母写信，我帮他们写了。我想象到他们家乡的父母读到那封信时的情景。写信时，无论我怎么控制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看到这么好的兄弟俩时，我强烈地感到第一线的守卫者越坚强，后方的任务相应的也更加重大。

我告诉负责病房的每个人，要更加努力地护理好患者。

7. 充满爱心的饭团

第四野战医院　卫生军曹田尻茂

12月12日，我加入了由部队长以及会计等十来人组成的队伍，从溧水出发，傍晚前进至安德门。在一片洼地中的一间茅草屋内，卫生队收容了约六十名伤员。屋里实在住不下，房屋外面到处都躺着伤员。看到受伤的同胞，在疼痛和饥饿中受苦受难，迄今为止连续行军带来的疲惫和脚痛，一下子全消失了。

心里总急着想“快点给患者……”也不知本队现在到哪儿了。

接连不断地送来伤员，要尽可能快地为他们治疗。另外，还必须为他们准备吃的。问了一下伤员，有人三天多都没有吃过饭了。

本队快点来就好了——大家都望眼欲穿地等着，可好像还没来。

太阳又落在了令人诅咒的、冒着黑烟的南京那边。

按照横手少尉的命令，我们出去收集些柴火给伤员取暖用。可附近这一带是野炮、大运输车队的露营地，连根木柴也找不到。没办法，只好拆了民宅，好不容易收集到一点柴火。

下面就要做饭了。我们各人携带的口粮自己还可以对付，但如果本队不到，就没有60名伤员吃的了。

会计去了在附近露营的部队，告诉他们这里的情况，并商量能否解

决些粮食，好不容易才从卫生队搞到了一袋，自己挑了回来。

临近黄昏。

下面是水的问题。找到有水的地方一看，除了漂着血块、油污和尸体等脏东西的河水，没有其他水源。再说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没有水没办法，又去征用了一口锅，好不容易才做好了准备。

正巧在前面二十多米的地方，友军在火葬阵亡者，黑烟直冲上空。敌军大概正好以这堆火为目标吧，密集的炮弹落了下来。

“做饭时不要露出火光！”长官训斥我们说。

呼啸的迫击炮炮弹不断地落在周围爆炸，我们好不容易才把饭做好了。洒了些盐在米饭上做成饭团，放在竹匾上送给伤员，每人一个。迄今一直忍受着疼痛和饥饿煎熬的伤员，含着泪接过了饭团，就连不能活动的重伤员也抬起头说声“谢谢”，眼泪就顺着脸颊扑簌扑簌地掉了下来。

我至今仍记得那声“谢谢”，伤员那充满感激的面容浮现在眼前。

当本队于 10 时 30 分左右终于到来时，我高兴得就像来了百万援军。

8. 千方百计筹给养

第四野战医院　中尉江夏主计

12 月 12 日下午，我们到达了南京郊外的安德门。当时仅有数人先行为开设医院做准备。而后送来了六十余名伤员，随即收容了他们。

经理室只有我和值班员两人，难以筹措那天晚上的给养，运输粮食的车还在路上，最早也要半夜才能到。用先行人员携带的口粮做饭也没法解决六十来名伤员的吃饭问题。

因此，让值班员去找柴火，我去离我们最近的部队要大米，可哪个部队的粮食都不多，好不容易才从卫生队要来一袋，自己挑着回来了。用河水把米洗了倒在从当地找来的锅里。值班员抱着柴火回来了。于是两人就开始做饭。饭烧好后洒些盐做成饭团分给了伤员，有的伤员有两天多没吃东西了，非常高兴地吃着分到的饭团。

凌晨2时左右，大运输车到了。

通过外出征集等办法，解决了第二天早饭以及以后几天的粮食问题。

9. 临终前的一杯水

第四野战医院　卫生军曹岩下国康

虽说已经占领了南京城的一角，可敌军炮弹、子弹仍接连不断地从城里飞过来。

我们先行人员到达南京安德门后，去了当作医院的房子。当时的状况，就是伤员和患者比我们先到，而且已经在等着我们了。于是我们迅速进行了分工。有的准备病房，有的搬运卫生材料，有的准备治疗，有的制作病情日志等等。

不知什么时候，天黑下来了。因为还有炮弹飞来，所以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

子弹常常“啪啪啪”地击中铁皮房顶，炮弹也不时地落在附近。患者接连不断地送了过来，“这里就是我们的第一线。”大家都忙得忘记了行军带来的疲惫，全力为伤员和患者治疗和护理。有些伤员需要做手术，可我们只带了应急的卫生材料，没有手术器材，加上只有部分卫生部的人，人手也不够。那些伤员多么可怜啊。

12时左右，送来了一个重伤员。“樟脑液。”军医马上指导我们给他连续注射了七八支，却没什么效果。患者痛苦地大叫着：“军医，请给我喝水。军医，请给我水……”遗憾的是，他是腹部受伤，不能喝水。

当时，军医部长来了，他叹了口气对伤员说：“想喝水吗？就给你喝一杯。”患者开心地等着。他接过递给他的一杯水好像很开心地吱溜一口气喝完了。

“通过你们的努力，攻陷了南京。你们也要打起精神，早日恢复健康。”军医部长说话时，那名伤员突然痛苦地喊了一句：“天皇陛下万岁！”就光荣地死去了。

在这个直到临终前还非常坚强的伤员的激励下，我们通宵周到地为其他伤员进行治疗及护理。

10. “请让我看看长官”

第三野战医院　卫生军曹官原岩雄

这是我们在南京城外南面约四公里处的俞家村开设医院时发生的事情。

一场激战接着一场激战，伤员接连不断地送到了医院。在这些伤员中，步兵第十三联队某个士兵的腹部和眼睛都被子弹击穿了，刚送到医院时，他的神志还清楚，回答问题也很准确。两处伤口流出了大量鲜血，军衣上血迹斑斑，无不显示出他奋勇作战的模样。

虽然他伤得非常重，直到结束治疗，他都没喊过一声痛，也没说口渴，病情慢慢地恶化，最终陷入昏迷之中。

第二天(12 月 12 日)上午 10 时，谷师团长来医院慰问伤员，他挨个房间亲切地看望伤员，终于来到了这个伤员所在的病房，昏迷之中的他，难道听到了谷师团长满怀深情的话语吗？他忽然喊了一声：“师团长阁下，请让我看看您。”师团长迅速靠近了他的枕头，悲哀的是，这个伤员的两只眼睛都受伤了，上面扎着绷带而遗憾地看不见阁下。师团长注意到他的眼睛受了伤，默默地很快伸出右手，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因为激动和喜悦，看得出他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同一病房的伤员们，目睹这一情景感动不已，不知什么时候各个角落都传来了感动的呜咽声。

我们也是百感交集，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下午 2 时左右，他的病情逐渐恶化，再次陷入昏迷状态。看来他的生命也快到尽头了。难道是他也预知了自己的最后时刻，突然竭尽全力地喊了声：“天皇陛下万岁，天皇陛下万岁！”就去世了。

他不知道南京就在这一天被攻陷了。

11. 敌兵袭击卫生队

卫生队　步兵中尉呼野八熙

这件事发生在攻陷南京的次日清晨。

我们已接收了上百名伤员，可我们第二小队只有 20 副担架。尽管如此，还要派出警戒士兵以防万一。

在我们左前方不远的地方，有友军骑兵的警戒士兵。

这时突然有人喊："敌军来袭击了！"

哎呀！这么多伤员怎么处理。话虽这么说，短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好方法，迫不得已就将稻草盖在伤员身上，不留神的话也发现不了。

然后仅留下两人保护着上百名伤员，其余的人散开准备战斗。大家都做好了（最后时刻终于来了）思想准备。

但是，敌军出乎意料地退却了，大概认为我们人很多吧。如果那些敌军蜂拥冲过来的话——一想到这里我就不寒而栗。

12. 重伤员的儿时伙伴

第四野战医院　卫生上等兵吉永左门

1937 年 12 月 15 日，攻陷首都南京后的第三天，城里仍然黑烟滚滚，高楼大厦还在燃烧着。

我们在离中华门一公里左右的女子师范学校，周围的空气与充满了新战场血腥气的寒风一起喧嚣起来。当然，连支那人的影子也见不着，全逃得无影无踪。

我们的医院奉命开设在这所师范学校里，在 14 日接收卫生队后，又收容伤员。我们在到达这里之前的五六天里，一直是不分昼夜地收容伤员，来到这里后仍必须更加紧张地工作。

在攻略南京中牺牲的勇士们一个个被收容下来。在难忘的 15 日那一天，南京城已笼罩在暮色之中，从一家医院又送来百余名在作战中受伤的伤员。我们忙着整理病房，让用担架送来的伤员躺下，在手忙脚乱

的交接过程中，一名后送来的伤员好像是在叫我："吉永君，吉永君。"我吃惊地朝那个方向望去，可房间里暗，又正在忙得团团转，根本不知道是谁在叫我。

伤员中又有人再次叫我："吉永君，我是佐藤，是义信。"听到这个声音时，"啊！是佐藤君。"我不由得跑了过去。

"吉永君，真遗憾，我被打伤了。"他痛得咬紧牙关呻吟着告诉我。我想说些什么安慰他，可张不开口。

干得很好的佐藤君，说起来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从小学到青年学校，一起学习，一起游玩。在事变爆发时，又一起踏上征途。转战北支、中支时也见过一次吧。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他会住进我所在的医院，一下子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看到好友在这里，他也感到有信心了吧。

看着他那因失血过多而苍白的脸色，看着这位咬着嘴唇忍受着痛苦折磨的朋友，我却无能为力。

他突然对我说："痛，痛。吉永君，帮我松一松绷带，求你了。"

我不由得将手伸向他腿上的绷带，整条腿都缠上了绷带。我一边解开沾满鲜血的绷带，一边担心着（会危及生命吗?）。随着绷带逐渐解开，我想（活下去是没问题了），可他那被炮弹炸成蜂窝般的一条腿，直觉告诉我（保不住了）。（唉，朋友要残疾了?）想到这里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

"佐藤君，你的功劳很大啊！谢谢啊。"

"没什么，没什么，还在后头呢。早一天好了，我一定要报仇！"

第二天（16 日）一早，开始换绷带。

命是保住了。我问了军医，他说："还是要截肢吧。"就像是自己的腿要被截掉似的，我痛惜地流下了眼泪。

我每次来到佐藤君旁边，他因为什么都不知道，总是对我说："一个多月就会好吧。等伤口好了，我尽快回到前线去，这仇是一定要报的。"

"你的腿保不住了。"我怎能对他开口。

仅仅过了三天。18 日，医院因为移动，要将所有的伤员送往后方。在战场上第一次遇到童年的好友，在他身负重伤时，我却不能尽心照顾他，又必须送到后方去，让我感到多么的遗憾。

把他们送上了车，就要分手了。

“吉永君，谢谢你的照顾。一个月后战场上见吧，多保重。”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劝他：“你多保重。”

望着摇摇晃晃驶向城里预备医院的车，我的内心难过极了。

罗文文译　罗萃萃校

（十）攻击南京城（步兵第四十七联队）

1. 回忆82高地激战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十二中队　少尉仓迫俊男

1937年12月10日正午，我部到达南京城东南方约两里地的李家湾。前方约一千米，激烈的战斗正在展开，流弹“嗖嗖”地掠过耳边，令人不寒而栗。

乘坐汽车来的先头部队也聚集在这里。刚刚开完午饭15分钟，我们就开始用饭盒煮晚饭。用最快的速度煮开饭盒里的米，里面的饭还在咕嘟咕嘟泛着泡沫，大家就把它塞进各自的背囊，一边担心不要烫糊背囊的皮革，一边分头绕过点缀着松林的小山包，集结到洼地里的一处院落中。

我想：“好冷啊”，抬头望天，只见夕阳西下，西边竹丛的梢头上，一只麻雀正瞪大它那滚圆的眼睛，歪着头看着我们。

突然，轰隆，轰隆，随着巨大的声响，眼前红光乍现，掩藏在稻草下的士兵被炸得飞了起来。敌方的炮弹落在我军集结部队的正中间。

“跟我来！”首藤中队长登上一个小坡，指挥部队重新集结。

士兵以小队为单位，采取分散的队形集结。然而敌方的炮弹如同长着眼睛一般，准确地落向我们的头顶。我中队似乎也出现了四五名伤亡者，不过，炮弹不断在身边炸响，让我们没法接近他们。只见有田卫生兵像一只松鼠一样，飞快地把他们一一拖到土堆后面。他勇敢地执行着他的职责，完全不考虑自身的安危。看着奋不顾身的有田，我觉得他超越

了人类的极限，宛如神灵。

“有田好样的！”

首藤中队长双眼含着感谢的泪光，一直追逐着他的身影。

晚上8点，江岛虎雄少尉（当时为大队长）下达了夜袭82高地的命令。

夜空中没有月亮，只有星星闪闪发光，十米开外的东西就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影子。

首藤中队长将部下留在山谷里，只带着我这一名部下，从草丛中匍匐到一个小山包上。这时前方50米处传来“啪啪啪”的机枪扫射声，火光掠过眼前，落在斜背后山沟的岩石上，火花飞溅。

“中队长，看来这是朝我们开的枪呢！”

“看来敌人已经猜到我们要到这条山沟里来。那就是82高地了吧！比想象的要低得多嘛。”中队长在黑暗中极目远眺，小声地发出疑问。

“那些馒头形的东西看来都是地堡啊。看啊，开枪的火光就是从‘馒头’中发出的。”

中队长一边说，一边把敌方阵地的状况摸了个清楚。要是大白天，就无法如此近距离地侦察敌方阵地，夜晚的星空下为我们制造了侦察的绝好条件。晚8时40分，首藤中队长率先钻过铁丝网，向高高的山崖上攀登而去。他把部下一个一个拉上去，接应进入铁丝网圈内。枯树叶令人不安地沙沙作响，刺激着我们的神经，生怕因此被敌人察觉。

正在此时，起风了，这让人安心不少。敌方的炮弹猛烈地落在左后方的山沟里，炮弹片“嗖嗖”地从身边飞过。

这时，时松中尉也率领着一队人马，向着82高地的最高峰匍匐前进。首藤中尉拔出军刀，冲在山添小队的最前面，向着敌方阵地的最左翼冲过去。

“轰！轰！”手榴弹在四周炸响，几乎没有一个战友意识到这些，他们忘我地攀爬高崖，奋力挥舞着手中的军刀。脚下坎坷不平，大家跌跌撞撞，几欲跌入谷底。

敌方部队黑压压地压将过来。敌我双方之间有点距离时，我们最怕手榴弹的攻击，于是一头冲进敌群中去，奋力地挥动手中的军刀。

敌兵像被踹了一脚似的，纷纷逃往山沟里去了。只听得右翼和中间的两个突击队方向传来激烈的刀枪相交的“嚓嚓”之声，敌我双方伤兵的呻吟声不绝于耳。一番死战，誓决胜负。

首藤中尉和山添小队长相继倒下了。我担心时松中尉攻击的最高峰的情况，便和水口军曹一起前往查看。途中发现战壕里还有大量残兵败将，预备队的官兵正在伴随着声声“畜牲”的叫骂声，手起刀落，像杀小鸡似地逐个歼灭着。

找到时松中尉时，他正盘腿坐在82高地的最高峰之上，眺望着山下火光四起却又有几分朦胧的南京城。我紧紧地握住了时松中尉的手，然后向他转告了中队长和山添少尉负伤的消息。这时，他反过来握住我的手说：“还有我和你呢！我们加油啊！”在南京城前的枪林弹雨中，我们握紧了彼此的双手。

“第十一中队是第一个看到南京城的！大家加油啊！”我们如此鼓舞士气，督促加紧挖战壕。但是到处都是岩石，圆锹被石头弹回来，连一把土都挖不出来。

此时，敌军趁着黑暗大举向82高地进攻，企图夺回阵地。轻机枪喷着火舌，手榴弹下雨一般砸下来。打退下去又攻上来，打退下去又攻上来，敌军十分顽强。“扑向砂糖的蚂蚁”这个词就是用来形容此时情景的吧。

士兵的喊叫声也被手榴弹的爆炸声掩盖了下去，只觉得耳膜嗡嗡作响。

四周尘烟飞扬，除了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了。其实是连自己本身都不知道在哪里，只是胡乱抓起周围的随便什么扔出去，凡是撞到自己的人一概戳死、推走就是。

轻机枪、掷弹筒以及被称为步兵部队宝贝的所有重兵器都被炸上了天，已经没有什么可用的了，只有一股精神在支撑我们：假如82高地被夺回，就愧对牺牲战友的在天之灵；假如被中国小子打败了，作为日本军人面目何存？

时松中尉也受伤了。刚开始敌方还利用各种地形掩护着往上进攻，现在发现我们兵力不多了，便大摇大摆地站起身来往上攻。然而，我们

已经没有子弹了。“来吧，随便啦！”我一边发狠，一边到处张望了一下，没有一个搬运子弹的士兵。我中队伤亡两百余名，目前只剩24人。我们趴在一个小山头上，敌方已经逼近到眼前了。我们像一群狼等待猎物一样眼露凶光，准备着一旦敌人冲上来，就扑上去咬断他们的喉咙。

南京城内的火光映入眼帘，“这恐怕是我们看到的最后一个光明世界啦！”虽然谁也没有出声说出这句话，但是肯定都想到了这一点。

敌人的进攻变得慢了下来，手榴弹的爆炸声断断续续。这时听到后方有人在喊：“十二中队来啦！”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增援来啦！”

“我们坚持下来啦！”

“我们守住82高地啦！”

一种安心和完成了任务时谁都能体会到的快感涌上心头。不知不觉之中，欢喜的泪水流出眼眶，冲刷着被尘土染得黑乎乎的脸庞。

“啊呀！小深田啊！谢谢！你来得太好了！”

我抓住小深田准尉的手举过自己的头顶。

“啊啊，你们辛苦了！敌情如何？”他的话音还没落，一枚手榴弹飞过来落在我们之间爆炸了。

“看到了吧，就是这样的。”我俩趴在地上面面相觑，“所谓眼见为实啊！就请你们中队守住左翼啦。”

他气呼呼地爬起来，立刻奔向了前线。本中队的士兵各自从增援部队手里分到一枚手榴弹，看他们脸上那种终于放下心来的样子，我心里倒产生了几分怜悯。这时有人告诉我：中队长刚才就一直在喊我的名字。于是我忐忑不安地向安置死伤者的地点赶去。

“哪怕全体都死光了也要守住阵地！……泽山部下死了……对不起。”首藤中队长蹲在战壕的底部，双泪长流。

“中队长阁下，请放心！增援部队上来了，不要紧了。你好好歇着，收容部队就要来了……”

“是吗？那你去吧！以后的事就全交给你了！”

这就是我接到的他的温情而悲壮的最后命令。

时松、山添、佐佐木等各小队长皆横卧于布满白霜的石头上。对不起，你们各位那么勇敢的作战，却不知要让你们在这个冰凉的地方躺到

什么时候！但是情况危急，伤心也要放在心底，我挥舞着圆锹，拼命地进行加深战壕的作业。

空中一弯下弦月放射着惨白的光芒，唯有启明星越来越亮。

满山遍野都是佩戴着第八十八师臂章的敌兵尸体，据说这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怪不得这么顽强！作为对手不算差。”这时，我心中充满着胜利的骄傲之情。

2. 82 高地肉搏战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十一中队　曹长佐佐木茂八郎

南京，南京，自从粉碎了上海的最后要塞昆山之后，我神速飞毛腿部队以秋风扫落叶之气势，现身于太湖南岸。我部进入了新的机动作战：进军敌国首都。

我部突破了秣陵关，迂回到敌人的右翼，开始了盛大的总攻。正是12月10日那一天，我们参加了进攻连接着牛首山脉的天险82高地肉搏战。晚上9时，首藤中尉率领的敢死队勇士跃出战壕，开始向剪开的铁丝网缺口进发。“今晚也许就是我的最后一夜啦！”想到这里，抬头仰望，只见一弯寒月皎洁，夜空中，迫击炮弹拉着惨白的尾光胡乱飞舞。

首藤中尉挥动军刀冲上洒满月光的高地；时松中尉率领部队冲往中央高地。敌军中央，捷克机枪疯狂地扫射，这是他们最拿手的无目标扫射，但威力不容小觑。我部的目标就是消灭这个主火力点。“去死吧！”枪手往敌人枪眼里一阵狂扫。敌兵浑身漆黑地沿着战壕逃走了！

高地上，向军曹挥舞大刀砍翻了好几个敌人。

“成功了！高地夺下了！第二小队占领现场！”我大声宣布。

“啪！啪！”眼前的洼地里升起了照明弹。

“反攻啦！”迫击炮弹轰鸣声中，敌军黑压压地从前方、左方、右方一起向这个高地拥来。

“手榴弹，准备！”机枪喷出火苗，把敌军压在了山脚。“轰！轰！”手榴弹像雨一样向我们飞来，一挺机枪飞上空中。

“中国佬，来吧！”本田上等兵独自一人，趴在机枪上，拼命开火。

硝烟滚滚，尘土飞扬，连装子弹的时间都没有。第一轮反击刚刚结束，第二轮反击又开始了。

敌军的手榴弹纷纷落下，我们唯一的依靠机枪和本田上等兵一起被炸上了天。

晚上9时30分，在下弦月的皎洁月光下，回响着敌军手榴弹的炸裂声和第一线小分队队长的喊声。他虽然负伤，浑身鲜血，却依然不放下手中的枪：“死也不下高地！”士兵们也忘记了自己的伤痛，兴奋地高呼：“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如此死战持续了两个小时，击退了敌人的五次进攻，在兵力只存24名的情况下，守住了南京城防御要塞82高地。这是不遗余力地发扬了中队团结一心的威力所致。

当南京被攻陷、炮声远去之时，残存的24名将士，百感交集，忍不住涕泪滂沱了。

3. 穿越纷飞的弹雨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十一中队　伍长上田政人

安德门左方约五百米开外，82高地附近是敌正规军的演兵场，到处都是地下掩体，上方用两三层铁丝网覆盖着。

10日下午3时40分，中队进入攻击地点，但是敌军炮弹如雨点般落在前后左右。“危险！”话还没说出口，就看到有人倒在硝烟中。

有一个勇士狡兔般跑过去，抱起受伤的士兵，弯着腰把他送到低洼处。

这就是代理小队长佐佐木军曹。不过，被抢救出来的士兵却早已血染大地，停止了呼吸。

“好吧！这个仇我一定为你报！”军曹斩钉截铁的一句话，激起了我们的斗志。目睹英勇的行为，聆听激愤的誓言，感觉胜过千言万语的动员。

“报仇！”我们群情激愤，铺天盖地的炸弹已经不放在眼里了。

终于，决死夜袭的命令下达了，这进一步激发了我们的斗志。我们

围着小队长，以水代酒，交换了决死的誓言，只等突击的时间到来。中队长率先逼近铁丝网，天空一弯弦月高照，虽说为行动增添了便利，但同时也可能造成盔甲刀剑的反光，暴露我们的行踪。

敌前30米，敌人发现了我们的行动，所有掩体一齐喷出火舌，手榴弹扔成了名副其实的“弹雨”。“冲啊！”队长一声令下，我们便争先恐后地扑上前去。敌我双方一场混战，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哪怕胳膊折了，也要端着枪猛戳。

突击成功了。

我们占领了阵地，但是失去了首藤中队长。由于敌军一次又一次手榴弹的反击，大多数战友受伤倒下了，时松少尉也被炸断了腿，除中队长外，还牺牲了三名小队长。

最后，只剩下仓迫准尉以下24名将士，以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决心，拼死抵御住了敌军的数次反攻，守住了阵地。

4. 为82高地运饭团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二大队辎重大行李队　上等兵河上一郎

我们班由一名班长、四名战士组成，当时配备速射炮。由于常年奔走于第一线，每当看到步兵的英勇，以及国内发来的激励邮件，心里都十分遗憾。在南京攻坚战时，我们接到了为日夜在82高地奋战的战友运送饭团的任务。

这次经历让我深感自己的任务的崇高与伟大，而且之后再也不说羡慕第一线士兵之类的话了。

话说小队长植木静夫准尉下达了命令：前线战士没饭吃，一定很饿，大家烧点饭送上去。然而，附近一带，哪怕有一点烟，都会招来敌军的炮弹攻击。

不过，想想前线夜以继日奋战中的官兵，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我立刻和佐藤喜和太二等兵两人一起，用浑浊的河水淘了米，就在河边生火烧饭。果然不出所料，敌军炮弹纷纷落下，给米饭里加上了“佐料”和“地瓜”。米饭煮熟了，我们把它做成饭团，排放在瓦罐里。

正好这时，速射炮的吉田武士伍长来联络，说是马上回指挥班。我们请他帮忙带上一只瓦罐，再带上备用的手榴弹，就出发了。

一路上，一边避开敌人的伤残士兵，一边沿着战壕前行，到处都是只剩一口气的敌兵。流弹就在头顶掠过，最可怜的是那些友军的伤员，还没有人来收留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就这样，终于到达了 82 高地，当我们交接饭团时，他们全都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合掌感谢我们。

我一方面很高兴自己完成了任务，同时也深深领会到自己职责的重要性。

5. 对 82 高地的回忆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大队　座谈会

军曹远藤(第九中队)：

当我军发动攻击南京城下的 82 高地时，我所在的小队作为大队的预备队，正在大队的后方待命。我们一心期待着“第十一中队攻击成功啦”的战报。

敌人不愧是出身军官学校的正规军，而且在装备方面，其他支那军都无法匹敌。因此，仅从炮声的激烈程度就能判断战斗的残酷。

当我们终于听到高地被攻占时，由于它是首都防卫的主要据点，都像取下了鬼怪首级一样高兴。

由于伤亡众多，预备队上去收容，此时，一名左臂贯通伤的战士对我们说：“队长受伤了，请先救助队长。”我们把担架抬到队长身边，对他说：“报告队长，担架来了，请上来。”可是队长却坚决不肯上，说：“我只是轻伤。谢谢你们的好意，请先救助比我伤重的人！”

真是有什么样的队长就有什么样的士兵啊！他的高尚情怀，仿佛让我们服下了一帖清凉剂，灵魂都得到了洗涤。

队长井上：

首藤大队长人格高尚，而且挚爱部下，大家都喜欢他。这个故事我们经常挂在嘴上讲。我记得我们为他申请了军功。

中尉山际(第三机枪队):

我的中学是东国东的农业学校,是首藤大尉的学生。当我收到(入伍)召集令时,我首先拿去给他看:老师,来了!老师分享了我的喜悦,说了很多祝贺的话和注意事项。当我听说老师入伍,并且在同一个大队的第十一中队的时候,我一方面惊异师生之缘的神奇,一面连忙赶去握住他的手,发誓以死报国,祈愿武运长久。

我记得是在进发南京的前三天,我们小队作为先遣队开始行动。路过第十一中队旁边时,看见老师正集结部队,领着大家合唱爱国进行曲。看到老师一如既往的行为,我的眼眶湿润了。

一曲终了,老师回复了我的敬礼,还说:"这就走了吗?你小子行啊!可以骑马。"说完笑了。我却觉得心中有一丝不安。

后来听说,老师不习惯行军生活,走伤了腿,还磨出了七八个泡,他悄悄地让卫生兵治一治,仍然始终走在年轻士兵的前面,向南京进发。在82高地受伤后,他被送回国去了,我经常看着老师的照片流着泪后悔:您当时为什么不说"把马给我"呢?

军曹猪部(第三机枪队):

正如刚才中队长所说,他也是我的恩师。

我当时还在上学,老师在内地时就升为中尉,为了纪念,他买了一把军刀,说:"我要带着它去打仗。"他那已不年轻的面孔胀得通红,拿刀砍毛竹给我们看。

我在昆山时听说老师来了,赶紧去找他,他正在整理公用行李。老师说:"是你这小子啊。"请我吃了很多东西,还鼓励我,为了学校的名誉好好干。之后两三天,在路上遇见时,他正在那儿教唱军歌,还给了我一张歌词,说:"随便什么时候都行,唱一遍!"我立刻把这张歌词寄回了学校,告诉他们我和恩师在战地相会。想起来真是感慨万千啊!

少尉佐古(第三机枪队):

我当时是一个小队长。当第十二中队占领82高地时,进攻南京的时刻也越来越近,我们机枪队奉命协助。

第十三中队攻击右侧，第二十三中队攻击左侧，炮弹从雨花台方向呼啸着飞过来。而第十二中队正在这条道路上奋战。中队长一声令下，我们一齐开火。当时小队正在右侧射击，炮弹纷纷落在弹药小队的旁边，十分危急。于是，臼井、长野军曹各自率领自己的分队前进到前方一百米左右的高坡上。虽然还有两三发炮弹落下，但已不像刚才那样密集了。我这才放下心来。

亲身体会了战术与军事课本上所说的：长时间滞留一地的弊害。

6. 从 82 高地到安德门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十二中队　座谈会

中尉荒金：

12 月 7 日，我们正朝着南京强行军。傍晚时分从前方传来消息，说南京已被其他部队打下了，我们已经赶不上了。这真让人欲哭无泪。

无论是疲惫不堪的，还是负伤的，都在说胡话似地念叨着："南京！南京！"

8 日，终于有了汽车，按照师团的命令，军旗和联队本部人员上车先行。我们都以为已经来不及了，几乎跑步一样急行军，傍晚也乘上了车，赶到了一个叫做东善桥的地方。

在那里，按照大队长的指示，占领了牛首山、将军山，联队进入了攻击南京的态势。

10 日早晨，我们从东善桥出发，赶赴前线。到达铁心桥一看，成排的野战炮不停地轰鸣着。炸响吧！把这世纪的黎明时刻传达到祖国去吧！这时南京城已近在眼前。我们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我师团在第一线以第十三联队为右翼，第二十三联队为左翼率先开始进攻，我联队则在中线一齐发起攻击，将顽强抵抗的敌军一批批消灭掉，最终到达了安集寺所在的山头。不久，联队本部也上来了。我们接到联队长发出的攻击令。根据命令，我中队担任了光荣的右翼先锋。为了攻击，我们从右侧的山头潜行到山下的竹林，正在这时，敌方一枚炮弹落了下来，我们接受了第一发炮弹的洗礼。

接下来正要进入北角，一枚炮弹落在我们后方，而第十一中队正在那里，有士兵被炸得飞了起来。我们幸运地只落了一身沙土。这时命令发生了改变，我中队被改为预备队，退守到大队本部位置待命了。这是10日晚上的事情。

第十一中队作为右翼先锋，10日晚上9点多钟奋勇夜袭82高地。我们一同为他们的成功祈祷。一旦成为预备队，突然感觉到了连日行军作战的疲劳，尽管此时仍是非常时分，周围枪炮声不断，士兵们却都开始打起瞌睡来。我以祖国的名义发誓，作为照管着陛下股肱的一名队长，每当看到部下酣睡的面庞时，心里有种酸酸的感觉。

我正在杀气腾腾的战场上感慨万千的时候，收到大队命令，让我派一名将校侦察官，负责与第十三联队的联络。我立刻派出了立花少尉。

当天晚上很冷，天空一弯如眉新月。虽然因为钢盔反射月光，引来了敌军的射击，不过谁也没有负伤，都安全归队了。

11时左右，第十一中队的仓迫准尉传来信息："中队长以下伤亡众多，请求增援。"我来不及把命令发到各小队就出发了。我们打败了反攻82高地的敌人，夺取了阵地并坚守到了早晨。当我们夺下阵地部署好警戒后不久，联队长和高木副官来到这里，说了很多激励以及感激的话，几乎让我愧对第十一中队的官兵。

82高地无论从地形上看，还是从阵地的形状上看，都是首都防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敌军想必也被下了死命令，天一亮他们就开始反攻，不停地进攻，不停地投掷手榴弹。当然，我们也不输于他们，不过每次都要失去一两名部下，真可谓怒发冲冠，悲愤交加。不知多少次我要拔刀出击，都被部下死命抱住了。

这时，相邻的第二十三联队派人来联络说："前方安德门的阵地你们要占领吗？若是贵队不打算占领的话，我们第二十三联队可以出动。"我郑重拒绝道："我以武士名义发誓一定拿下！"全队群情激奋。

当时我中队兵力已所剩无几。尤其是第二小队长负伤下山去了，现由小深田准尉以突击队长的身份代理小队长职务。我中队以必死的决心，团结一致，猛攻前方约百米的敌阵。大概我们的勇猛果敢震慑了敌人，敌人狼狈逃窜，溃不成军。我方则士气大振，一举攻入敌阵。轻机枪

手岩仓军曹的表现尤为突出。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的战斗完全处于忘我境界，无论是指挥，还是把握局面，都没有个章法，从头至尾只是靠武士道精神支撑着打下来的。

军曹岩仓：

在82高地战斗的时候，所有人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反正要死，不如华丽地死去。”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也没人在乎侧面扫射什么的，好像很多人是因此负伤、战死的。我们中队有14名这样的伤亡者。

中尉荒金：

刚才我说过忘我的话题，补充一个被救的事——我当时在一个高台上，一边指挥，一边前进，突然身旁的藤川军曹大喊：“队长，危险！”猛地把我拉进了壕沟里，差一点我就被捷克机枪打成蜂窝了。

军曹藤川：

我当时正跟在队长后面跑着，眼角余光里突然看到一个敌兵正要扣下捷克机枪的扳机，我和队长一起滑下沟底得救了。我们是第一次打这种光天化日下的白刃战。永冈军曹突入敌军，成功砍下敌人的首级，那才叫勇猛呢！

在通往安德门的路上，有一个隘路口，一挺捷克机枪在那里扫射。从那儿下去是很危险的。我跳到左边低洼处的小河里抬头向上一看，只见敌兵的脑袋在那里一上一下地动，已经冲到战壕里的小队，正沿着战壕刺杀敌兵。我想我也不能认输啊，于是掏出珍藏的最后一枚手榴弹，一边扔，一边往里冲，这么一来，从精神上来说我们已经赢了。

精神实在是个脆弱的东西。

中尉荒金：

当我们突击安德门并击退敌军后不久，小行李队的战士们，一人背着十来个水壶，带着香烟、干面包上来了。

我和小深田准尉两个人钻进一个洞里，正想好好休息一下，忽然工

兵喊了起来："危险，有地雷！"所以也是侥幸捡了一条命。回想起来，有很多危险的事情，我也没想过自己会平安无事，不过这么痛快的战斗是我平生第一次。我们仅以不足70名的兵力冲进七八百之众的敌人中去，而且还是在大白天。敌军像雪崩一样溃退，黑压压的一片。我们再用轻机枪、重机枪一扫射，他们哪里还能抵挡？纷纷倒下，就像多米诺骨牌一般有趣。小深田准尉他们打得连头盔都不带了，头上扎一条毛巾，斗志昂扬。

正是这些口口声声念着"南京，南京"的人们，拿下安德门，让他们感到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当他们高呼"万岁"时，喜悦的泪水湿润了眼眶。

军曹岩仓：

当我们高呼"万岁"之时，手中紧握着藏在怀中的战友的遗骨，他们虽然没有听到新生日本的步伐和胜利，却坚信祖国的发展而大无畏地走向死亡。他们的面孔一一浮现在眼前，怎么不叫人百感交集，涕泪滂沱。

我当时闭上了双眼。

战争能够净化人的灵魂。感激的泪水和喜悦的泪水像潮水一样退了又来。我想这就是皇军的战斗。在那份泪水中，我感受到了皇民的美好传统。

7. 安德门，冒死运军粮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大队辎重大行李队　辎重兵一等兵大石某

进攻安德门时，我隶属于第十二中队。步兵在800米长的战壕里奋力厮杀，即使想搬运食品上去，在枪林弹雨中也很难办到。

送食品的人肯定会在前方的棱线上被打死，尝试了几次之后，可能是第四次吧，我们——第二班班长以下四人决定送饭团和水上去。我们把水壶灌满水，把饭团等背在背上出发了。当我们来到棱线时，五六名敌兵迎了上来，班长冲入敌人中间，刺杀了一个敌人，我们就趁着这个间隙飞快地翻越过去，到达了第十二中队所在地。只见小深田准尉头上扎

着毛巾，说："明天肯定能拿下来！"十分神勇。

荒金中尉也说："太感谢了！赶快先让我喝口水。"

看到大家这么高兴，感到不枉自己这么拼命。

回来的路上，迫击炮弹在前后左右纷纷落下，炸得我浑身都是土。还有手榴弹散落在地上，我想：假如给这东西绊倒了，一条小命不就没了吗！

路上还有第十一中队的伤兵倒在那里，看见我们就说："给一口水喝喝吧！"可是当时我们身上已经一滴水也没有了，只能同情而已了。

8. 被炸飞的大炮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本部　曹长宫崎

开始向南京发起进攻了。1937 年 12 月 10 日，我们从四棵松南面前行，把联队的大炮也拖上了丘陵。

我当时带着观测手来到半山坡时，受到了敌方炮弹的集中攻击。于是我们隐蔽起来等待。炮车上来时，一枚炸弹正落在两门大炮之间，只见烟尘中大炮飞了起来。紧接着，炮弹接二连三地落下来，一片硝烟蒙蒙，看不见一个活动的士兵。

我想："全完了！"

向小队长报告了情况，他只"嗯"了一声，什么也不说。我想无论如何也要去现场看看，就带着三名观测手往上走。半路上遇到第二十三联队的机枪小队长，他说："现在上去肯定中弹，快趴下！"就在我们趴下的瞬间，"轰隆"一声，一枚炸弹落在了旁边。我心里记挂着炮车和士兵，就一路爬过去了。

过去一看，1 名士兵死亡，17 名受伤。我们 4 人把他们运到山脚下的破房子里，交给原本军医，再次爬到大炮那里去。这时炮弹也不像开始时那么密集了，我们拆了一门大炮搬回去，还有一门彻底完了。

这次进攻南京，我小队的损失是：战死者 4 名，负伤者包括本人在内共有 21 名。

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真是感慨万千。

9. 小队长含笑赴死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大队本部　军曹大户宽次

1937年12月10日，我们终于逼近了弹雨纷飞的第一线，也就是离敌人首都南京仅几千米的地方了。在到达友军的展开位置之前，一种难以言状的沉默一直笼罩在我们中间，只有不时掠过头顶的流弹发出阵阵哨音。沿着硝烟还没有消散的敌方战壕向前进发，终于抵达了前线，此时冬日的暖阳还高高地挂在天上。

为了侦察敌情，我们进行了试探性射击，结果反倒被看不见的敌方狙击手反击，我方一名战死。

我凑在棱线处向外望去，只见前方有一座似乎还没完工的地堡，光秃秃的没有一根草，虽然看不见，却能感觉到其中有敌人在活动。我们提前吃了晚饭，天黑之前，第十中队收到了夜袭的命令。以各分队为单位配备了背囊，改成了夜袭的轻装，当我们听到"占领地堡"的命令时，所有人都下定了决心："就在今晚了！"大家都没打算活着回来。

"从右侧开始，第六、第一、第五分队为第一线，第二、第三、第四分队为第二线。从第一分队开始依次匍匐前进！"命令一下，我们立刻一个接一个地越过棱线，冲上前去。进入射击死角后，改为跑步前行，却又踩到了地雷，幸好损失不大。又越过一道棱线后，离敌人阵地越发近了。只见整座山被筑成一个圆形阵地，一直通往山顶。月光冷冷地在刀尖上闪烁。

敌前50米，当我们准备好突击时，得知与中队主力以及第二、第三、第四分队失去了联系。小队长三重野中尉下令进入突击位置，为了破坏铁丝网，江藤上等兵等三名组成的破坏班开始匍匐前进。我们架起两挺机枪，准备掩护射击。不知敌人是否察觉了我们的行动，脚下不时有流弹飞来，火花四溅，微微地照亮了四周。从右前方飞来的曳光弹，拖着红色的弹道，远远的落在我们身后。中国士兵的低语声，听起来似乎像什么鬼怪发出的声音。突然，铁丝网处传来"轰！轰！"两声巨响，火光中可以看见刚才蹲着的士兵趴在了地面上。

“被打中了!”大家一起抽了一口冷气。同时,从后方传来“哒哒哒”的激烈枪声,我们被包围了。

好像有人受伤,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是清障班的江藤上等兵。敌方枪弹寻着他的声音打去。子弹“噗噗”地钻入脚下,坪根、川野两上等兵也相继受伤。颈部受伤的江藤上等兵痛苦地喊着:“小队长!江藤含笑赴死!”“中队长!班长!江藤乐意捐躯!”

在激烈的枪声中,江藤上等兵悲壮的声音断断续续。随着他的呼吸,江藤喉咙处发出呼呼噜噜的声响,听上去十分痛苦。

“坚持住!会没事的!”三重小队长语气平和地安慰他。他大概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死亡是不可避免了,说:“小队长!班长!多谢平日里多方照顾!”最后,高喊着:“天皇陛下万岁!”失去了意识。

那悲壮的场面虽然没有报纸杂志以华丽词句予以渲染,但他就像山谷里的樱花,具备真正的尊严和美丽。

他是在中国北方的塘沽编入我部的,之后一直不太引人注目。听说,在湖东会战或者向南京挺进的途中,当大家在野外营地疲惫不堪的时候,他总是拿出心爱的横笛,吹奏起来安慰大家的心灵。

啊!记忆中的南京进攻史的背后,众多牺牲之中辉煌的江藤上等兵的英灵啊,我祈求你的安息!

10. 雨花台的辉煌,队长的最后命令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五中队　中尉丸小野

进攻南京时,我作为军旗中队参与作战。在向南京急速前进的途中,接收到很多情报,都是说第四十七联队赶不上参战了。我们乘卡车开了两里多路,在牛首山附近,与正在激战的第十三联队联合作战。

当时中队长是刚刚在塘沽调入的吉田大尉,他说,决战时还在军旗中队太没意思,一直要求上第一线,当希望得以实现时,高兴得跳了起来。

我中队在联队的右翼第一线,紧邻第十三联队,战斗区域十分狭窄,像是挤进去一样开始了战斗。

之前，中队长曾经召集小队长以上人员集合，并命令准备笔记本，下达了庄严的南京城攻击令：

“今晚我中队向南京雨花台进发！敌人虽然身居坚固的阵地，但大半为残兵败将，不足惧。大家奋勇前进，血战到底！”

因当时我小队是尖兵，他要我们注意地雷等，指示得十分详细。这是他下达的最后命令。当时是黑夜，我知道，假如遇到地雷那就没救了。带着这种感觉全队出发了。漫天炮弹、流弹纷飞，也不知从何而来，只管向着目的地雨花台奋力前行。

拂晓时分，我们夺取了雨花台，为占领中华门打开了通道。不过，在战斗中，中队长牺牲了。

回想起那道庄严命令，不禁想：莫非他有什么预感？

11. 冲出包围圈完成联络任务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九中队　军曹饭田哲

1937 年 12 月 11 日夜里，接到中队命令：“占领中华门外兵工厂高地！”我小队当夜 11 时左右，离开中队，开始了对该地的攻击行动，凌晨，占领了兵工厂内山坡上的一座建筑物，但其上方的房屋内外还有强敌，用手榴弹、捷克机枪胡乱扫射着。

手榴弹在四周炸响，就是和旁边的士兵说话，也要凑到他的耳朵边，不然就听不见。

这时，小队长石田军曹决定在屋内防守，他在各房间配备了兵力，在离敌人最近的窗口安置了轻机枪，开始应战。

正在这时，小队长命令我：“向中队报告现在的情况，并请示今后的行动。”当时兵力紧张，我决心完成任务。这里离中队有千米之遥，加上来时黑夜茫茫，根本不知路怎么走。凭着记忆中的地形摸索着前行，却不知在哪里走错了路，来到一座桥上。

仔细一看，那是一座相当高的桥，正看着呢，突然无数子弹飞来，枪枪都打在桥上。

我当时有点慌，想到任务的重要性，想到这是争分夺秒的任务，于是

向神灵祈祷道："听天由命了！"全力飞奔了30米，强行冲过大桥，但毫发未损，顺利完成了任务。

后来我绕道而行，平安返回。

第二天早上才知道，那座大桥前方四五十米处的山坡上，就有大量敌兵，我居然能够顺利完成任务，衷心感谢神灵庇佑。

12. 回想当年

转载自1938年12月13日《福冈日日新闻》

当时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一大队长　大佐绪方敬志

城墙呈绝壁状，高20米，前面还有护城河，我军无法通过。有电话来说："到中华门这边来！"可是我想：好不容易都到这里了，哪能放下这近在眼前的城墙，绕道别处呢！跟在其他部队屁股后面进城多遗憾啊！尖兵部队也说："不管它，我们上吧！总能想办法接近城墙的！"于是我决定不去找城门，直接从这里攻城了。

炮兵也不肯帮我们从这里轰城，看到护城河水比较浅，士兵们扛着梯子就跳了下去。没想到河水还相当深，大家互相扶持才没有淹倒。

这时却发生了一件可以说是天佑我也的事情：从中华门方向漂来一只小船。立刻有士兵游过去把船抓住了。我们就用这只小船划过河去，再把三架竹梯连在一起架在城墙上，还是不够长，剩下的部分就只能攀爬了。

两个突击队长中的安东军曹牺牲了。他是熊本教导学校毕业的优秀下士官。

当太阳旗在城头飘扬的时候，我热泪盈眶，双眼模糊得什么也看不见了。感动之至。我身居后方，目睹了登城的全过程，自始至终悬着一颗心。

敌人从前、左、右三方进行反击，登城部队的弹药已尽。爬在梯子上的人受到来自左前方村落敌军的射击，纷纷落下；还在渡河的人也被击中。我方放出烟雾，却于事无补。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差一点以为要停止行动了。战斗十分激烈，四周被鲜血染红，渡河士兵趴着的船底也被染红。

所有的人都不顾生死地忘我奋战。在大和魂的引导下，我们团结一致，共同进退。在此，对牺牲者表示深切的哀悼之意。

13. 日章旗升起来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中队　大尉三明保真

1937年12月11日傍晚，地点邓山村，上级配属一个机枪小队给我，命令我占领大士庵北方的高地。我们利用昏暗的夜色，一路上追杀敌人，抵达了大士庵南端，进而攻击大士庵，并占领了该地。

敌人当夜组织了几次夜袭，都被我军一一击退，接近拂晓时，我们终于占领了大士庵北边的高地。

这样，我们终于确保了进攻南京城的立足点。

随着拂晓的到来，敌人开始用迫击炮进行猛烈的集中轰炸。

12日8时30分，接到大队命令：

第一大队命令

一、根据当前敌情部署如下。

步兵第十三联队及第二十三联队基本保持在同一线上；炮兵在预定地点轰炸南门及西南角中间地带的城墙两小时，以开辟突击通道（以下为联队突击通道和路线）。

联队依次驱逐前方敌军，突击前进，占领城墙。

（以下略）①

二、第一大队由三里店北方300米方向进入联队突击通道，进而占领城墙。

三、第三中队（配属一个机枪小队）依次驱逐前方之敌，等待联队突击道路开通后，破击城墙，占领大沙府东南一带的城墙。

（以下略）②

---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就这样，我依照前述命令，首先在田间高地上集合中队，一方面下达攻击命令，一方面部署各小队的任务。

壮烈无比的南京城攻坚战就这样开始了。

各小队在第二线疏散开来，并依照上述顺序，左右拉开一百米左右的距离快步前进。

这时，大队的重武器一齐开火，掩护我中队前进。

到达田间村落时，我们受到了来自左前方的猛烈射击。我暂时停下部队，安排配属的机枪进行扫射。在机枪的掩护下，我们驱逐了残兵败将，一直打到铁道线上。

机枪一直跟着我中队行动，我安排他们在铁道旁边的土堆上扫射前方之敌。我中队继续前进，来到一所学校。

在这里我命令阿部准尉侦察城墙和护城河的情况。

炮兵这时正在对城墙进行集中轰炸，并努力扩大着突破口。

我利用周围地形的掩护，让士兵脱掉军靴，换上突击用的橡胶底的软靴，并准备突击用的长梯。

这时，阿部侦察归来了，他报告说：

“护城河宽 50 米，过河很难。城墙高 20 米，上面生有很多小树。”

我立刻命令作为预备队的第二小队去收集渡河工具，第三小队准备梯子和网子。

我在神田曹长的伴随下，登上学校二楼侦察敌情。炮声虽然响个不停，但城墙缺口却不见扩大。我一边向大队报告了我部的进展，一边与炮兵进行联络。

同时我还与工兵进行了联络，却一直没有联络上。

其间，我中队全体官兵，已经全体卸下背囊，轻装上阵，做好了攀登城墙的准备。这时炮兵仍对南门附近和城墙的西南角进行猛烈轰击，但是效果甚微。

这时大队本部有通报到来：

“命令第二中队增援。正在收集渡河工具。重火器准备完毕。”

我用望远镜视察敌情，由于我方的猛烈炮火，城墙上看不到一个敌人，但是城墙缺口的扩大行动收效甚微。

这时我下定决心，决定自行开辟突击道路。下达了如下命令：

关于突击的命令

一、根据当前敌情部署如下。

第九中队正向村落右方进军，第二中队在本中队的右侧、学校附近增援本中队的进攻行动。

第一机枪队以及第一大队炮队在后方高地上协助我部突击。

二、本中队（附属机枪一小队）不再等待城墙缺口的完成，单独从中间部分进行突击并占领城墙。

三、第一、第二侦察兵携带准备好的长梯准备攀墙。

第二小队携带渡河工具全面负责渡河点的准备。

四、第一小队为右翼尖兵，由村落右端方向发动攻击，占领城墙。

五、第三小队为左翼尖兵，与第一小队联手，由洼地左端发动攻击，占领城墙并向左侧扩大战果。

渡河顺序为第一小队在前，第三小队次之。

六、机枪暂留原地不动，准备敌人突然出现，以对付他们的短兵器。

七、第二小队为预备队，在第一小队后面跟进。轻机枪以及掷弹筒一律交到中队长处。

八、中队长在护城河南端的位置上进行部署，之后与左翼小队一起登城。

各小队长率先出动，士兵们则争先恐后地跟随其后。

到底是进攻南京的突击行动，战士们个个比平日里更加英勇，毫不费力似的将手中的梯子以及渡河工具迅速搬运到了护城河岸边。

南门城墙上的敌人突然向我们开火，打伤了两名战士。

我立刻命令一挺轻机枪对付该处，这时我发现护城河中央有一只小船，便命令把它弄来，中津留伍长等两名战士立刻跳了下去，把船拖了过来。

敌人开始在左侧村落向我们猛烈开火。

我首先让侦察兵上船，但既没有橹，也没有撑杆，有人灵机一动，用国旗的竹竿把船撑离了河岸，划到了对岸。侦察兵们一到对岸，立刻报告说："受到左侧桥头上敌人机枪的扫射。"我中队立即开动所有的轻机枪、掷弹筒，全面开火。

接下来，由于小船没法装运梯子，水野上等兵脱光衣服，跳下水去，跟在小船后面，成功搬运一架梯子过了河。

侦察尖兵们立刻把梯子搬到城墙根下，有六个人开始登城行动。第一次没有成功，第二次虽然成功了，但是栗津一等兵的右臂被打穿了。

此时敌方的防守火力十分猛烈，所谓枪林弹雨就应该指这种情形了。自己都奇怪怎么能够不中弹的。

在这种状况下，最沉着大胆的第一侦察队长安东康文军曹已经敏捷地爬上了梯子，紧跟在后面的是第二侦察队长中津留伍长。梯子两侧的城墙上被敌人的子弹打得"啪啪"地冒白烟。

其间，把太阳旗挑在枪尖上登城的侦察兵的身影，实在英勇之至。

然而，那架关键的梯子只能到达城墙的 2/3 高度，我不由得想："再往上该怎么办呢？这方法不能成功吧？"哪知道，安东军曹从梯子上端的交接处开始，抠着城墙上的突起处一点点往上爬去。

"噢！行啊！"我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中津留伍长也沿着同一条路线往上爬去。我们屏气凝神，都在祈祷他们成功。

安东军曹利用墙上的树根之类，一步一步地、一点一点地往上爬，越来越接近城头了。啊！军曹的手抠住了城墙上的枪眼！他鼓足勇气飞身翻上了墙头，大幅度地挥动起手中的太阳旗。

终于成功了！南京城终于被日本军人踩在脚下了。

时间是 12 时 20 分。

紧接着，中津留伍长也爬了上去，他一边挥动枪尖上的太阳旗，一边大喊"万岁"。

看到这一切，刚才已经负伤的栗津一等兵，感到他作为侦察兵的责任，又开始攀登梯子了。可是才爬到一半，又一次腹部中枪掉了下来，他大喊："遗憾！真锅，拜托你了！"

因为侧面炮火太强，我向大队长报告了我部的现状，大队长立刻命令第四中队开始进攻，并且调动机枪、大队火炮等大队的全部火力增援我中队的突击。

第二批乘船到达城墙根的是第一小队。他们一爬上城墙，就一起高呼“万岁”。这时，侦察兵们一个接一个地登上城头，城上的人数越来越多了。

我在下面大喊，提醒他们：“小心城里！”不一会儿，就听到他们在上面喊：“敌人反击了！”

一直在城墙根下指挥第一小队登城的井上少尉，一听到这个话，立刻转身上城，一看，敌人从城墙两边以及城里陆续开始反击，并且利用民居掩护向我军猛烈射击。

情况紧急，不容犹豫，我立刻把压制左侧村落火力的三号机枪调回来，交给神田曹长指挥，救援登城组。

渡河时，划船手和撑杆又被打中，另外还有七名战士负伤，只剩下三名强行渡过河去。他们跑到城墙下，用城墙上吊下来的绳索把机枪运上城去。

此时，城墙上由左侧方向，约有七十名敌人正在反攻过来，而从城内方向，约有一百多名敌人正利用民居掩护，向着城墙方向三三两两地前进着。

机枪一到，安东军曹立刻用它对敌猛扫，打退了敌人的反攻，然后逐一与那些逼近身边的凶猛的敌人肉搏。

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宫城一等兵的头部，真锅一等兵看到了，一边喊：“撑住！”一边爬过去救他，自己也被打中了头部，当场牺牲了。

安东军曹看在眼里，“我来为你们报仇！”抓着机枪不断地扫射。这时首藤上等兵也爬上城墙了，他把机枪让给首藤，自己去对付民居中的敌人。这时，他感到肩头一震，低头一看，原来是枪口中了一弹，他掏出备用的手枪继续射击，却头部中弹，“万……”安东军曹的喊声还没落地，就壮烈牺牲了。紧接着首藤上等兵也牺牲了。

城内敌人越来越多，不过我方由于机枪的到来，士气大振。

渡河时背部受伤的神田曹长因为不能攀爬，一直在城下负责联络和

指挥登城，他发现左侧火力猛烈，就在船头船尾系上绳索，由人从两岸拉着，将中队机枪班的剩余人员和第二中队的一挺机枪，还有掷弹筒装在上面，一起运过河去。

然而，左侧村落的敌人十分顽强，死守阵地，火力仍然十分猛烈。我命令发射了几发烟雾弹过去，并吩咐白石军曹制造烟雾。

军曹一人携带了四枚发烟筒，完成任务后，又去把河边的小屋点上火，再在火头上覆盖稻草，泼上水，用以代替发烟筒。正在忙活时，却被侧面打来的子弹射中牺牲了。

利用这段时间，第三小队长携带一批手枪渡过河去，爬上了墙头。城墙上的战士勇气倍增，继续奋战。

城墙下的小组认为只有一条突击路线是不够的，决定把工兵准备好的梯子运上去。但是过河时，由于敌人火力太猛，抓不住梯子，被水冲走了。见西一等兵看到后，不等命令，就跳下水去，把梯子运送到了河对岸，又开通了一条登城道路。不过这时城墙上面伤亡很多，工藤军曹及时赶到，接过首藤上等兵的轻机枪开始射击。

身负重伤的佐藤和中村一等兵已无法进行射击，却还不断地鼓励着其他战友。在敌人第一次反击时头部受伤的第一小队长，虽然身负重伤，却仍坚守右侧据点，不下火线。

城内敌人越来越多，除了右侧土坡，正面的民居房顶上又增加了一挺机枪，正在疯狂射击。

右侧城墙上的敌人已被歼灭，不见了踪影，但是这段阵地完全暴露，极易遭受敌人的射击和反击。因此，刈北准尉立刻开始构筑掩体。

但是敌人的枪弹纷纷飞来，土坡后面还有迫击炮弹飞来，城墙头的枪眼都被炸毁了，无法作掩体使用，而且城墙上部也无法开挖。

幸而城墙上部建有机枪掩体的底座，山下一等兵进入里面全力构筑。

敌人又开始了第二次反击。

我们这时却用完了弹药。

大家痛呼："子弹！子弹！"

敌人的反击十分猖狂。

将校们一马当先，拔刀冲在最前面，虽然我军火力不支，但仍然前仆后继地冲上去。

我部署完右侧的突击路线后，登上墙头，我中队的兵力也逐步增加，各种掩体虽然小，但是也建起来了，这让人安心多了。我军一边继续射击，一边增建掩体，以备敌人的再次反击。

这时，城内民居和右侧土坡方向的敌军又开始射击了。祥云伍长突然报告："敌人从前面的梯子爬上来了！"

"不要紧！是反攻。大家加油啊！"

弹药已尽，有的人连工具、炼乳罐子都扔下去了。

这次反攻是最激烈的一次。从梯子上爬上来的敌人，先扔手榴弹，然后利用（手榴弹爆炸的）瞬间开枪射击。与之相呼应，城墙上部的敌人也开始反攻。

不过他们被我友军的炮火阻挡，怎么也攻不进来。此时，小川、佐藤一等兵正面中弹牺牲了。

我命令池永上等兵等三名战士朝右侧的南门方向扩大战果。所幸这个方向的敌人一直没有打过来。

这期间，预备队也陆续登城，各自归入中津留、祥云伍长以及工藤军曹的指挥之下，我让他们扩大正面及左侧方向的战果，并坚守住。

此时城内的火力最为猛烈，池永上等兵头部受伤，一个小时后去世了。

城头上的几次反攻都被我们奋力击退了。尤其是中津留伍长和身中五枪依然奋勇抗敌的祥云伍长最令人敬佩。

右方的突击路线上，预备队以及第二中队的机枪也逐步到位，正在向右侧扩大战果。

城墙上前后配备了七挺轻机枪，不过已有两挺出了故障，为了再调一挺机枪上来，渡边一等兵勇敢地企图从城墙上方吊拉。不巧一颗子弹飞来，打中了他的头部，摔下城墙牺牲了。

这时，补充弹药终于到达了，大家勇气倍增。羽田掷弹筒手等人在身上别了 25 枚榴弹，还把渡边一等兵的手枪也别在腰间。

"来吧！我为你报仇！"他斗志昂扬地刚刚爬上城头，就被打中了胸

部,“遗憾!”话音未落,他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

而城内的敌人又增加了兵力,向我们袭来。

中队集中全部火力对付他们,炮弹接连命中十几枚,硝烟弥漫中,我们抓紧机会运送弹药。

敌人依然顽强地逼近城墙,从梯子爬上来实施反攻。我们当时补充的弹药也用完了,于是就用手榴弹炸,同时和炮兵联络上,瞄准攻击,全歼了敌人。

刚过下午4时,从左侧南角那边传来“万岁”的欢呼声,能看见太阳旗高高升起。

大队主力逐步从右边登上城来,我中队愈加士气大振,越战越勇。

一部分顽敌依然不肯退兵,继续实施反攻。但看到我们的友军也增援上来了,攻击也就不太激烈了。同时,我们加强了城墙上的掩体。

入夜后,月影淡淡地映在城墙上,慰藉着已永远长眠了的15名忠魂。我中队正在把伤员往城墙下转移时,接到了转成大队预备队的命令。

回想起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大敌当前,奋勇作战,击退敌人多次反攻,不仅是因为安东军曹等坚守住了城墙的一角,还有许许多多战士的功劳。他们有的流着血还抓着枪激励战友,有的冒着城下敌人的猛烈炮火运送弹药。团结一致,群策群力,才有了今日辉煌的战果。

今天,草就此篇追忆当年的文章,以表达我对逝去亡灵的哀悼。

14. 浑然一体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二中队　大尉吉田竹八

12月10日下午,我部被指定为进攻南京的大队预备队。当天下午,我们在四棵松位置接受了敌人炮火的洗礼,然后听着敌我双方的枪炮声度过了一夜。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斗时最麻烦的就是炊事工作了。

预备队所在的山脚下,有两三家没烧毁的民居。第一线中队就在那儿做饭,看到炊烟,敌人的炮弹立刻瞄准这里飞蝗般打来。各方面立刻

传来怒喝：

“熄火！混蛋！”

“你们点火就是要招来炮弹吗？”

其实那里是一块洼地，按道理敌人是看不到火光的，可是炮弹依旧不断飞来。

第二天早上才发现，附近一带的橡树大部分都被砍掉了，只留下几棵被砍光树枝的大树矗立在那里，其实这里是敌人预先留好的目标。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炮弹总是以那些大树为中心，落在其前后左右了。不过，幸好利用山坡和洼地隐蔽的部队没有一个人受伤。

12 月 11 日下午 5 时 30 分左右，听说吉田光治少佐在安德门附近的战役中战死，我立刻在其中队士兵的带领下，去吊唁他。他血染的尸体已经收容在战壕中了。

他是在可以一览南京城的风景绝佳之地战死的。12 月 8 日他作为军旗中队队长，乘坐货车先行出发，当时我默默地目送他离开，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大正 10 年(1921 年——编者)我作为第一批征兵入伍以来，他一直把我当亲弟弟一样对待，并多次提升我，在成为将官以后，我们一直相邻而居，无论公私，关系都十分密切。

我对他的家庭也很熟悉，在这次行动的征兵动员时，他作为联队的动员主任，夜以继日地工作，11 月 14 日，在激烈的昆山战役时他才赶回来。进攻南京前，他做好了一切准备，并激励部下：“我们一定要首攻入城啊！”

然而，他却在这个可以看见南京城的地方战死，想必心有不甘。

12 月 19 日，我又一次去少佐战死处(缅怀)，我捡了一个散落在地上的空弹壳，用红铅笔在上面写上：“吉田少佐战死之地。”并将已故少佐战死(两字模糊)的实况拍摄了下来。

在进攻的那天晚上，我中队作为大队的预备队，在田地南方高地东侧主道上扎营，构筑了一个圆形阵地，并担任警戒任务。右前方是第九中队，左前方是第三中队，他们作为第一线部队正在奋勇作战。

敌人的炮弹时不时地也会落在预备队的位置上。

晚上8时前后，工兵队宣称："我们在卡车上装满了炸药，打算直接开过去炸中华门！"之后，意气风发地经过我中队旁边的大路。

根据大队命令，我中队也派出中畑伍长带领的六人侦察队，到南门前的桥梁及其附近侦察。

其后不久，××部队行进到这里，问："这条路通往南门么？"

我问："你们去哪里？"

答："由南门进城去。"

我告诉他们："敌人还在顽抗，前面几步就是第一线，正在打呢，你们进不了城的。"可他们依然悠哉游哉地往前走。

大概前进了两百米左右的时候，刚才通过的卡车和××部队都被敌人的炮火挡回来了。不知怎么回事，明明是来进攻敌人首都的，他们却一副野营归来的架势。不过，正因为有这样的士气，才能在后来轻易攻取南京。

12月12日，我依然作为大队预备队，指挥第二、第四中队，于上午9时30分开始前进，为了侦察进攻路线，我带着汤浅准尉和值班人员爬上了前方的山头。我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遭到敌人的狙击。立刻改变位置，趴在地面上。紧接着又遭到炮击，被尘土砸了一身。不由得喊道："啊！我被打中了！"等我退下来，汤浅准尉一边喊："中队长！"一边冲过来看，原来我身上只有土而已。

后来，我们利用敌人的交通壕前行，发现从机枪掩体处无法出去。从枪眼里往左翼步兵第十二联队方向看去，只见护城河水面被敌军炮弹炸出七八米高的水幕，非常壮观。

我们把枪眼扩大，卸下背囊，一个人一个人地爬出去。

11时，中队接到命令，作为右翼第一线，配属在第三中队的右侧。于是竹原小队立刻进入师范学校，射击那些在护城河南侧四散逃跑的敌军，并加以歼灭。

汤浅准尉收到第一小队的报告，并且听工兵小队长说："前方的护城河里没有水。"他立刻报告给了大队长，然而，事实上那是一条无法跋涉的大河。

竹原小队在师范学校歼灭了敌人之后，斗志昂扬，恨不得立刻赶到

城墙上去，但是对于进攻城墙，已经有了详细的计划，所以我制止了他们的行动。竹原只能原地跺着脚干着急。

其时，友军的侦察兵已经到了城墙之下，并且把云梯都架在城墙上了。我向大队长报告了这一情况，大队长叫我立刻进军至师范学校。

在此期间，我中队已经派广濑小队准备了云梯，我命令把背囊卸在师范学校里，丢掉各种器具，做好了进军的准备。绪方大队长很快到来，他在师范学校的楼上对现场进行指挥并向上级报告情况。

正在这时，有一个第三中队的侦察兵，枪尖上挑着太阳旗开始攀登城墙了。看到这个情形，大队长下令说："第二中队，前进！"他自己也立刻向前冲去。

我中队如同决堤的洪水，朝着第三中队侦察兵登城的方向冲过去。城墙南面是一条宽阔的护城河。

第三中队正在用一只小船渡河，可是城墙的西南角附近和城墙西侧村落的敌军火力甚猛，我军伤亡众多。

虽然大队本部和我中队都到达护城河南岸了，但是没有船无法过河。大队长命令："第二中队消灭西南角的敌人！"我立刻派出第一小队部署在第三中队的左翼。接着，大队长命令："放烟雾！"几发烟雾弹立刻被发射到城墙根下，但是数量不够，没什么效果。

第三中队的云梯够不到城墙上缘，又受到侧面火力攻击，牺牲者众多。

大队长喊道："第二中队迅速将云梯送到对岸！"我们把云梯连在一起，漂在水面上，却被水流给冲走了。我扯着嗓子催促着第三小队。

第三小队长广濑少尉干脆全副武装地跳下河去，喊着："跟我来！"双手划水向对岸游去。紧接着，传令兵加藤上等兵和二宫伍长带着他的五名战士各自扛着一个三米长的云梯跳进了护城河。由于全身带着装备游起来非常困难，再加上侧面敌人的火力凶猛，加藤上等兵行至约三分之二的地方，胸部中弹沉了下去。

目睹这一切，我心急如焚。

广濑少尉似乎也用尽了力气，在枪林弹雨的水面上沉沉浮浮地划着水，幸而有已经到达对岸的第三大队的士兵帮忙，总算游到了对岸。

然后他匍匐前进到一个死角，挥手向我示意。

二宫分队有人负伤，而且有人不会水，差点淹溺，因此无法继续前进。看到这种情况，伍长中畑初美，一等兵滨野行利、后藤鹤见赶紧脱光衣服，跳下护城河，救出了负伤者和溺水者。

第三中队只靠一只小船，依次渡河，可是负伤者越来越多，已经登上城墙的侦察兵处境艰难。第三中队请求我们："请用小船运送两个机枪分队来。"我命令第三小队的机枪分队前去，但是一个机枪小队不在跟前，只有吉原尚一上等兵的一个分队渡过河了。

占领城墙的侦察兵们每逢敌人反攻，就会一点点地退往城墙的这一边，沿梯而上的人当中不断有人被打落，河岸上大队本部和我中队的人员密集，因此我让剩下的两个小队在高地上展开，赶修工事，以备不时之需。就在这时，大队长下令说："第二中队在干什么？立刻进攻西角上的敌人！"我立刻去攻击西角。但是无法渡河，侧防阵地与其说是西角，其实是在护城河对面、城墙西面的一个村落。

左翼步兵第二十三联队还没有越过护城河，友军的重炮正在轰炸城墙，炮声震天。左翼联队正前方的缺口逐渐成形，工兵队也开到最前线，开始架桥了。

敌人还在城墙上猛烈开火。

不一会儿，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联系上，说好由我中队主力负责利用周边民居，对这部分敌人进行射击。

先头渡河的广濑少尉指挥着吉原分队在第三中队的云梯东侧又搭建了一架云梯，爬上城墙，在第三中队的右方摆开阵地，对付右方城墙上的敌人和城内敌人。他们打退了中华门方向来的几次反攻。他们是广濑宪二郎少尉、吉原尚一上等兵、堤米一上等兵、谷口龟夫一等兵和永野勇一等兵等五名，他们以寡敌众，固守阵地，歼敌三十名左右，出色地完成了掩护第三中队右翼的任务。

谷口一等兵先是左边臀部受了枪伤，后来右臀部又被手榴弹弹片划伤，但他一步都没后退，奋战在第一线。当天晚上被送到野战医院，还没来得及体味占领南京城的喜悦，就于 12 月 16 日因伤牺牲了，令人扼腕叹息。

根据命令，我中队向第三中队借出小圆锹 25 把、小十字锹 4 把，并出让子弹 1 000 发，这使我有像断了手脚一样的感觉。

接着，我的一个小队被命令装沙袋，以补给城墙上使用。下令竹原小队办理，可是无法将沙袋吊上城墙，只装成了六个。

竹原小队也登上城墙，在第三中队的左侧构筑起掩体。

我中队主力被命令："占领临时渡河点南侧高地并警戒其四周。"我们刚开始构筑工事，又被命令占领城墙与第三中队换防，于是我们从登城口上城，挖开城墙构筑掩体，逐渐把阵地延伸，直到和步兵第二十三联队连接起来，并一直坚守至最后。

大队依靠两架云梯上下城墙，十分不便，我想请求允许我们从左方的缺口出入，可是不知为何，没有得到同意。我想，因一些微不足道的个人感情而不予合作，不免让人遗憾。

次日即 13 号，下午 1 时，我中队对南京城南部区域进行了扫荡。由于找不到前一天战死的加藤正龟上等兵的尸体，我就派广濑少尉带 10 名战士去搜索，直到傍晚，也没能找到。我当时目睹了加藤上等兵战死，现在找不到遗体，怎么向他的家人交待？想到这些，当晚一夜无眠。

14 日，又派广濑少尉带八名战士搜寻已故加藤的尸体。

下午 1 时，接到找到加藤遗体的报告，真的很高兴。

下午 3 时，联队在城墙上举行遥拜仪式，聆听着长谷川联队长的训示，百感交集。

15. 兵临城下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二中队　军曹长野明春

总攻前夕，我度过了不眠的一夜。

天刚刚亮，坦克就开了过来，车上机枪开始扫射。

自从昨天吃过午饭后就没有吃过任何东西了，又冷又饿的我们都蹲在战壕里，等待着进攻命令。

上午 10 时，我中队得到南京攻击第一线部队的殊荣，连续 12 天的强行军终于奏效了。大家既感到开心，也有几分悲壮。

躲避着炮弹，爬上小山包，豪华的南京城展现在眼前。

炮弹纷飞之中，要想翻过山包向前进军是很困难的。幸好棱线上有敌人挖好的交通壕，我们利用它向前行进了五百米左右时，发现那里有人家。房子后面，炮兵正在猛轰着南京城。

终于来到了前线，我们一边扫荡村落，一边前进，走到一条铁路线时，侧面受到猛烈的炮火攻击。我们分散前进，进入了对面的一个村落。右侧的工兵小队长告诉我："城墙外侧有一个敌人连队。"我立刻报告了小队长。

这时，左翼第一线的第三中队正走到铁道线附近。

"好啊！抢他们一个先。"带着这种心情，我小队进入了前方的一所学校，爬上一座砖瓦建筑的二楼，一看，敌人就在眼前。他们在城墙前的护城河附近东走西奔。

距离大概在300米开外。小队长立刻命令开火。我们从二楼向他们开火，敌人狼狈逃窜。

实在痛快！我们忘记了饥饿和其他一切，一个劲地开枪射击。一个人打出了七八十发子弹。

我们把背囊卸在学校，向前进发，看到第三中队的决死队已经在城墙上架起了云梯。

城墙高约四十余尺，云梯不够高，离城头还缺一丈来长，只见他们爬上了那段城墙。

壮烈非凡，难以言表。

我们隔着护城河保护着他们的左翼，手心捏着冷汗为他们祈祷，感动的热泪模糊了双眼。

三人、四人、五人，爬上去了，成功了。

太阳旗在城墙上面高高地飘扬着。

16. 中畑分队长的多余子弹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二中队　伍长川边藤一

当时我们在学校的二楼上，发现城墙外侧有很多正在撤退的敌兵，

“一个也不能让他们逃掉!”猛烈开火,打得他们纷纷倒下,如同风中枯叶,30 分钟解决了战斗。

几乎累断了腰、跑了几十里路背来的这些子弹,总算物有所值了。

城墙上的敌人不敌我们的攻势,开始往西面逃去。“就是现在! 夺取南京城啊!”我们立刻轻装上阵,冲出了学校。

中畑伍长把太阳旗系在枪尖上,“我要把它插上城墙头!”然后带头冲上前去。

有性急的士兵已经跳进护城河,连第三小队长也渡过河去了。什么停止命令都已经不起作用了。

我们为掩护三明队渡河登城,移动到左侧,负责压制左侧敌军阻止攻城的炮火。

另外还协助守卫三明队占领的城墙一角,为了扩大战果,我们也登上了城墙。这时一直身先士卒的分队长中畑伍长终于因伤不支倒下了。

虽然倒下了,他仍不忘激励我们:“第三分队终于成功首登南京城啦!”他还说:“大家辛苦啦!”说着,亲手掏出身上的剩余弹药递给我,说:“拿去为我报仇!”

他的沉着冷静让我敬佩万分。

17. 勇渡护城河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二中队　伍长堤米一

敌我双方的枪炮声震耳欲聋,四周流弹如雨。抬眼一望,城墙下已有几名勇敢的士兵立起了云梯,准备攀登城墙了。

“遗憾! 迟了一步。”我们心里虽然很焦急,但是面前的护城河却是水深难涉。

小队长广濑少尉可能觉得“再犹豫下去对我军不利”,于是毅然跳下水向对岸游去。

其他士兵也争先恐后地跳下水。但是受到敌人的侧面火力攻击,士兵们纷纷倒下。

很快,中队长命令我们第三小队轻机枪分队乘第三中队的小船过

河，由广濑小队长指挥。到达城墙边时，第三中队已有一个小队的人员在那里，但是很难登上城墙。因为那架云梯实在很差，而且长度离城头还有好几米。

城墙上的敢死队员也在扯着嗓子狂喊："赶快上来！快上来！"

这时，终于又有一架梯子被架了起来，小队长带头，紧接着是分队长、射手、第一弹药手，大家依次爬上了城墙头。脚一踏上墙头，我们的机枪就没有再停过。

反攻的敌人死了，友军也死了，打着打着，最担心的事就是子弹越来越少了。

小队长冒着危险，在城墙上四处奔走，对着城下一个劲儿地喊："快送子弹上来！快点！"直到中队连续两次将子弹补给上来，我才放下心来，心想："这样就好！"

那时，我的心中丝毫没有考虑过生死问题，只是祈祷：轻机枪啊！你可千万不要坏啊！想到平日里也不怎么保养它，总搞的它满是泥土灰尘的，是不是想得太美了呢？

但是有如神佑，我打出了 1 400 发子弹，其间一个故障都没有发生，充分发挥了它的机能，大量歼灭了敌人。

18. 攻占城墙前后事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大队本部　座谈会

上等兵梶原（联队炮兵）：

我们像发烧似的，口中念念有词地终于赶到了离南京城墙不足五百米的地方。中队摆开四门大炮，从早晨到下午 2 时左右，总共发射了五百余枚炮弹。这是 12 月 12 日的事。

师团司令部打来激励的电话："干得好！"这让大家格外开心。

大概是晚上 10 时左右吧，突然一枚炮弹打中了指挥部，炸弹的碎片击中了正好在附近逗留的卫生兵，把他身上炸出一个大洞，当场死亡了。卫生兵当时还在想象着他第二天能进驻南京城的事呢。

大伙儿怒气冲天，中队长也十分震怒，他命令我们："立刻脱掉你们

的军靴，换上胶底软靴，把大炮拉到城墙头上去！”

在护城河，我们用工兵的小船把大炮分解运送过河，抱着必死的决心背负着分解的大炮爬上城墙，当时城墙上方已被我军完全占领了。工兵队还在拼命实行爆破作业。

少佐井上(联队炮中队长)：

其实，之所以要换穿胶底软靴，是因为当时正好刚收到联队指令，叫我们拉两门大炮上城墙去，准备掩护即将开始的城内扫荡。这可是决死队的任务。

要把大炮架在容易暴露目标的城墙上方，而且可能四周还有敌人。

把大炮一一分解，再组装起来，直到打出第一发炮弹，其间肯定会有伤亡。为了行动更加敏捷，穿软底胶靴一定会好一点，所以才叫大家换上的。

假如以为当时我是一怒之下就叫大家把大炮拉上城墙，那就是误解了。我怎么会让我心爱的部下无谓地冒险呢？我的父母心有为难之处啊！哈哈哈哈……

军曹后藤义雄(第九中队)：

就在12日白天，南京被我们占领了，当时作为值班小队长的我负责传令。我被派出去传令，完成任务该回小队了，却不认识路。正在乱转的时候，很幸运地遇到了小队里的士兵，问了他宿舍所在，这才踏上归途。

路上我看到骑兵大尉正挥舞着长军刀，哗啦哗啦地收集着稻草。我一边走，一边不断回头看着这些有马将官费劲的样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曹长日名子正(第九中队)：

12月12日早晨，我中队作为左翼第一线，先后攻击大士庵、三里店和中华门西侧城墙，后来增援了第三中队。

石田曹长指挥的第一小队和我的第二小队是中队的第一线，因为在大士庵的河边受到敌人炮火的猛烈攻击，临时决定进军三里店，石田小

队利用这个村落成功地得以继续前行，而我小队却被来自城墙西角的火力阻挡在那里不能动。

此时中队长安部大尉正在师范学校的二楼上，他观察到了这一切。但他们那里也同样受到敌弹的阻击。

石田小队利用敌人火力的间歇不断前进，终于一直来到中华门下。与他们呼应，我小队也打到了护城河边。

这样，据守护城河一线的敌人就基本被歼灭了。事后发现，这一带躺着250名敌人的尸体。

19. 南京杂谈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大队大队炮小队　座谈会

上等兵岩尾：

我们当时都是斗志昂扬，一心要打下敌人首都南京。

我不幸在昆山感染了疟疾，战友们不顾自己的疲劳，日夜看护我，这让我感激涕零。

后来我被送到医院，一看那里都是伤员。我就去找卫生兵和军医要求："我要去南京！让我出院！"我勉强挥动受伤的手臂给他们看，又走正步显示我很精神，结果到了夜里，我开始发烧，乱说胡话。

总之，我就是想打仗，无法在医院里躺着，卫生兵都笑我是："南京热，39度。"

少尉小原：

的确是了不起的斗志。旺盛的斗志让我们在炮火纷飞之中也不趴下躲避，一个劲儿地勉力前行，结果造成巨大牺牲，一直心中不安。

比如安部上等兵，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可他就像自己做了什么坏事一样，一个劲儿地说："小队长，对不起！我受伤了。"把我都说哭了。

当我一下失去了包括分队长在内的18名战士时，愁得饭都吃不下了，心想："以后怎么打仗？"

曹长阿部：

占领八里山后，我们立刻把大炮拉上了山，而且炮弹也及时运到了。

我的挎包被子弹打通了，然而奇怪的是里面放着的护身符却安然无恙。只要再偏两三寸，那颗子弹就能打穿我的肚子。我一直暗暗地想，一定是护身符显灵了吧。

军曹川上：

我在进攻南京之前，因为领到了新的军靴，就换上了。后来，我背送负伤的战友时，脚下总是打滑，没法走路。原来没有钉防滑钉，在南京攻击时拖了我的后腿。

军曹铃木：

鹿岛上等兵被射穿了钢盔，头部中弹牺牲了。我立刻去附近的辎重队请求说："借一副担架给我。"可是他们说担架数量不够，所以不借给我。

于是只好捡了被人扔掉的坏担架回来修了修，收容了鹿岛上等兵和永松伍长的尸体。在收拾永松伍长的遗物时，从他的袋子里找到一个记事本。

本子里记着各种琐事，包括千人针、手巾之类。我猜永松伍长肯定预感到自己的死亡了。

曹长阿部：

攻击南京期间没吃没喝的，食粮很成问题。占领南京后的第二天，有士兵搞来了几条鱼，好吃得不得了。

军曹铃木：

那些鱼是用支那军丢弃的手榴弹在护城河里炸死的。

上等兵奥平：

去搞鱼时，忽然发现对岸有个敌兵，赶紧开枪射击。当时到处都是

散兵游勇，不能轻易随便乱跑。

军曹铃木：

说个更早一点时候的事，还在广德时，我们到一户农民家去搞柴火，发现草堆下有一具没穿衣服的尸体。

从体格上看，应该是日本军人的尸体。我们拨开附近的稻草，果然找到了破烂的上衣。从他的背包里找到一个记事本，知道了他是第五师团的士兵，我们小队为他做了火葬，并收集、保管了他的遗骨。

有个叫做花小野的僧侣士兵，每天晨昏两次为他念经，慰藉他的英灵。

少尉小原：

后来我们和第五师团联系上，把遗物等送归原队了。这使他们非常高兴，不仅郑重寄来感谢信，还要求将当时的情况详细告知。

军曹岸本：

我看到那具尸体时，感受最强烈的是：我们队长平日里反复强调不可单独行动，原来是这个意思。

20. 爱马之死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　少尉野中正己

1937年12月10日晚上6时，在敌人炮火之中行进，我的马中弹倒下了。正值急行军之时，只好弃马而去。

之后我参与了82高地之战，12日，南京攻城战也结束了。13日进驻之后，分队的部下开始挂念那匹马，于是走了一里半路回去看它。

那匹马躺在那里，当驭手呼唤它时，它微微抬了抬头，它一直在那里等着我们。

三天来没吃没喝，疲惫到了极点的马儿，听到驭手的呼唤，还能抬头看人，大家体察到它的心情，无不潸然泪下。于是想无论如何都要救它，

结果花了两个小时，一路呵护，又走了一里半路，把它带回了南京。

假如是人，还能互相勉励，坚持下去。可一匹畜牲，伤痛也说不出，就这么一直等待着驭手的归来。

想到它迄今为止在无数战斗中立下的战功，决不能让它这么死去。可是虽然想了各种办法，已经覆水难收。蹄部受伤的它今后再也无法长途行军，也经受不了伤痛，让人情何以堪。

当时的感情已经不是人与马之间的感情，而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了。

21. 南京医院里的一夜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中队　上等兵松吉义胤

18 日夜里，和我的病床一床相隔，躺着一名第二十三联队的准尉。他是胸部贯通伤，能感到生命正在离他而去。

看来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只是嘴里一直像说胡话一样念着："中队长，中队长。"

军医用中队长的口气安抚他，他好像终于放下心似地又问："大队长安全吗？"接着报告说："我的部下个个表现勇敢。"最后要求让自己的孩子全部入伍当兵。

听到军医激励他的语言，他喊了三声："天皇陛下万岁！"一缕英魂离去，成了护国之神。

多么壮烈的临终场面，虽说作为军人，早有死亡的思想准备，但是面对死亡能够如此泰然自若，是长期的军人生活培养出来的精神成果吧。

我的心被打动了。

这件事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22. 谷阁下的口信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五中队　上等兵工藤

我在南京成为遗骨送还者的一员。20 日 8 时之后，我们在中村准尉

的带领下，在联队本部报告完毕后，还有一点时间，于是我们把战友的遗骨挂在脖子上，在路边休息。

不知呆了多久，我困了，正迷迷糊糊的时候，听到有人在问："谁是指挥？"

我一看，原来是师团长阁下。

大家吓了一跳，赶紧整理服装。

阁下戴着一副用纸张修补过的眼镜，说道："我有一句重要的话，请大家务必传达。你们回到内地（日本），见到遗族时，请一定转告：我对不起大家。"说完，眼泪掉了下来。

我们当时个个百感交集，心情难以形容。

23. 老母亲的喜悦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中队　少尉刘北清

1937年12月12日0时20分，带着一亿同胞期盼的日章旗，终于由我三明队勇士插上了南京城的一角。

这样一来，敌人首都南京完全落入我皇军手中，终于没有辜负大后方国民的热诚声援与期待。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一片欢乐和感动中的时候，有这么一件事。

在我收到的信件当中，有一封写着务必交某某亲收，信中还夹着一张剪报。第一眼就看到了某人母亲的照片。上了年纪的老太太，站在自家的草房前，满面喜悦。

她的手上紧紧地攥着一封他儿子从南京寄去的（儿子成功）首登南京城的报喜书信。可能是记者叫她这么做的吧？

报道详细记载了当天某人成功首登南京城的事迹。还有从某人书信中摘录的一句原话："母亲，为我高兴吧！托您的福，我成功首登南京城啦！"

另外还有一段是对老母亲听到喜报时心情的描述："儿子成功了！他干得好！这下我在村里也有面子了，也不负我对家氏神的百拜之功啦。"

我的眼前浮现出老母亲流着泪水的笑脸。

好像自己家的事一样，我反复看着那篇报道。百事孝为先，我由衷地为某人高兴。此时此刻，再次回想起当年在城墙上的那份感动。

胜利归来啊！母亲送行。
一定会胜利！儿子告别。
故乡的母亲啊，
您的心思我挂念。

24. 啊，安东曹长

来自牺牲于南京战的安东曹长母校

一、东洋和平的梦破灭了
　正义的利剑出鞘了
　　期待已久的日子来到了
尽忠以报国
　欢呼声就要响起
　　大和魂燃烧如同火焰

二、浊流滚滚的永定河
　铁壁铜墙的保定城
　　什么都挡不住你的步伐
长谷川部队的男子汉
　晨雾中发动突袭
　登上了杭州湾

三、迂回太湖岸
　　勇猛如神的我军

击退敌人的进攻
节节逼近敌人首都
南京的防御阵地
号称固若金汤的中华门

四、五十尺高的城墙
喷火的碉堡
防卫森严的大门
这是敌军最后的抵抗
枪弹射出如同雨雹
鬼神也无法近前

五、此时受命打开突击路
是三明部队的
号称勇敢无比的
安东曹长为首的
决死的六勇士

六、到时候啦！六勇士
穿过枪林弹雨
脚蹬大地往前冲
迅速竖起云梯
攀登如同灵猿
眼前就是高高的中华门

七、目睹此状的敌兵
瞄准了我们
子弹如飞蝗
一人不幸中弹
毫不畏惧五勇士

神勇攀登不停步

八、登上城来勇士们
横扫敌兵不留情
一挺机枪显神威
子弹打完用手雷
石头也能打敌人
勇士奋战在城头

九、不幸一颗子弹飞来
击穿了安东曹长
临终时高声呼喊：
不要让太阳旗倒下
“万”字还没喊出口
含笑闭上了双眼

十、时间是12月12日
圣战已持续六个月
终于攻陷了敌国首都
安东曹长你做到了
看那高高的城门上
日章旗迎风飘扬！

三、芜湖和宁国的讨伐与警备

（一）芜湖和宁国的讨伐（第六野炮联队）

1. 从南京到芜湖，棘手的毛驴

第六野炮联队第十二中队　炮兵上等兵财部实广

攻下南京后不久，我第十二中队接到命令，负责芜湖附近的警备。12月21日上午8时，部队开始向芜湖进发。

内仓分队长指示："把驴子拉去。"我就把四升米放在驴背上，跟在炮车后面行军。中午之前，驴子还跑得很有劲，可是到了下午，驴子却总是跟不上队。战友拍它的屁股，它还是"慢慢地"走。于是我就拿树枝敲打它的耳朵。

驴子的耳朵很怕疼，所以它又颠颠地跑起来，跟上了炮车。可是再走50米，它的脚步又慢下来，于是再打。周而复始之中，它背上的米终于歪到了一边。

我们停在路边，企图重新捆绑。这时部队已经走出两三百米了。熊野小队长驱马绕回来问："你们为什么这么磨蹭？"我们三人还在拼命地企图解开绳子，可是怎么也解不开，最后只好把绳子割断了。小队长命令我们："你们自己背上继续前进！"我和池田上等兵一人一半，背着米追赶大部队。

背上不仅有米，还有枪支和其他装备，才走了一里多路，便浑身大汗，气喘吁吁的了。

看到我们这种样子，战友们都笑话我们："数九寒天的你们还能出汗，实在不错啊。"可是对我俩来说就不是不错了。

2. 宁国警备和敌机来袭

第六野炮联队第十二中队　炮兵中尉熊野御堂龙马

1938年1月，我部在南京南方山区的要冲宁国负责警备工作。

我部在激烈的华北运动战后，又连续半年转战江南。因此，这次宁国警备是第一次让我感到几分轻松的任务。

所有的人都显得很轻松。我们举行了推迟了几天的庆祝活动，在大陆迎来了第一个元旦。结束后，我正在想今后应该慢慢地休整一下了吧，正月上旬——准确地说是11日发生了一件事。

在那天之前，只有友军侦察机的熟悉身影，偶尔会出现在我们这座古城的上空。那天，令人吃惊的是，有近十架轰炸机银光闪闪、威风凛凛地向城市上空飞来。

是南京战役以来经常见到的友军的飞机编队。

我们这些闭塞的山里的警备兵，大家都感动得瞪大双眼，目送着空中的勇士。

在地面勇士的欢送中，机身和马达声渐渐远去，过了一会儿却又再次出现在我们的上空。

我们都以为那是友军的飞机又飞了回来，根本没有想过要用望远镜确认一下，再说以往我们也没有吃过这方面的亏。

飞机似乎在回应地面上的欢呼，悠悠地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

这时有一名士官因为太感动了，不觉拿出望远镜来，满脸笑容地凝视天上的飞机，嘴里还在报告："有个通信筒掉下来啦！"

话音未落，只听到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就在身边炸裂。与此同时，蒙蒙的土烟升起，越过城墙，遮蔽了东边的半边天。

刚才的天国瞬间化作了地狱。欢迎的温暖眼神顿时染上了憎恨与恐怖的复杂色彩。

我们被敌人耍了。

等我们回兵营拿出枪支对它瞄准时，它早已悠哉游哉地在我们头顶上作了一个回旋，掉头飞走了。

虽说不是第一次(遭遇空袭),但这次平安警备生活中的空袭,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天我订了一个悲壮的计划,企图用手枪对抗(敌机)。结果和料想的一样,完全没有效果。后来敌机频频来袭,对此我制定了进一步的对策,这就是"不理睬敌机法"。

然后,立刻着手建筑了一个能够收容全中队的、防弹的牢固防空壕。

就像上古埃及徒手建造金字塔的几万民众一般,全队士兵夜以继日,埋头苦干,终于完成了敌机无视主义的大计。

然而,从那以后,敌机再也没有来过。

3. 由湾沚镇到宁国的归途上,敌大军来袭

第六野炮联队第十二中队　辎重上等兵野尻健男

这事发生在1938年1月22日,由湾沚镇回宁国的路上。

我们一行:60车大行李和一个小队的掩护步兵。我担心兵力可能偏少,但还是带队上路了。

雪刚停,天终于好了。这种时晴时阴的天气最适合行军。路面也干燥了很多,不过山背后还有残雪未化。

中午休息时,我们正围着篝火吃午饭,看见有两辆卡车朝着宁国方向开去。

下午上路后,还没走到一里路,就看见刚才的卡车返回来了。我想:"肯定是遭遇袭击了。"继续前行了一会儿,果然,前方桥上升起了浓烟。看来是烧毁桥面,试图袭击。由驭手集中马匹,我们开始修桥,步兵则负责警戒。

好不容易修好桥,过去一看,前方的桥都被烧毁了。两座桥、三座桥,我们一一克服困难过去之后,突然,从右侧方山坡上的松林中,敌人突然向我们开火。我们赶紧躲到前方三百多米远的一块只有三尺来宽的岩石下,屏住呼吸注视步兵的交战。这时最遗憾的就是我们驭手没有枪。子弹不时"嗖嗖"地掠过耳边。大行李队长的乘马和一匹挽马被打死了。我们手里只有一把刺刀,想给马挖个坑都不可能。我们卸下挽具

捆在空车的后部，继续行军。

走了没几步，右后方村落里有敌军的增援部队赶来，步兵处境越发困难了。

这时，步兵为了打开突击道路，十几名战士（是搭我们车的步兵第十三联队的无线电队）占领了一个小高坡，勇敢战斗，并坚守到最后。

而北边的小山坡上的战斗也打得热火朝天，子弹打完了，我们看这是要打肉搏战啊，想凑过去加入他们的战斗，但是作为辎重兵，又不能丢下马匹不管。

又不能一直停留在这里，哪怕离宁国近一步也好。可是，往前一走才发现，道路上的土堆得高高的，到处埋着地雷，无法前进。

没办法，我们迂回到右边的田地中走。在枪林弹雨中，赶着马快步横穿田地，又回到了大路上。不过那块地正好就在敌人阵地的眼皮下面，枪弹多如飞蝗。下到田里去的时候，翻了两辆车。驭手急了，也不要别人帮忙，一个人就把车翻过来了。

上了大路后，我们赶紧跑步进入一个烧毁的村落。当时以为很短的一段路，后来才知道有 3 000 米长。我们当时只想着要把马匹转移到安全地带，跑的时候什么也没想。

在这段突围的路上，我们有两名战友负伤，又没有卫生兵，只能紧急处置了一下。

“前方还有敌人，非常勇敢，吹着喇叭往这边冲。”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决定和敌人决一死战，纷纷拔出佩剑，准备出击。

这时，经过通信队的拼死努力，终于用有线电话和宁国联系上了：“一个大队的援兵已经出发了！”听到这个消息，全体士气大振。几个小时的战斗耗尽了所有的子弹，现在只剩下掷弹筒了。

“掷弹筒送到后面来！”

“送到前面来！”

前后奔跑，轰隆！轰隆！炮声惊天动地。晚上 6 时左右，救援队到了！在大队的大炮、重机枪、轻机枪的总攻下，敌人难以抵抗，逃走了。

友军立刻由防御转为追击。

8 时、9 时，时间飞逝，却不见步兵回来。驭手只能看着马匹。随着

夜深，天也越来越冷。10时左右，步兵回来了，我们让他们在车辆前后护卫，终于在11时之后进了宁国城。

（其他）步兵们也不管天多么冷，全体出来迎接我们。能活着与战友再会，我也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兵力及战果统计表译略——编者）

4. 扬子江边的刀剑大战

第六野炮联队第二中队　炮兵中尉善波周

可以说这是一场十分可笑的刀剑大战。

时间是1938年1月3日，地点是南京以南十里地的著名国立公园。彩石镇①位于扬子江江岸，一片芦苇滩，大战双方一边是扬名中国、相当于日本新选组的大刀队，另一方却是与白刃战最无缘的野战炮队。

当时，我军攻陷南京，在中国度过了第一个新年。那时酒的供应还很充分，我们捣了年糕，扎了门松，牛肉猪肉多得要发臭。

应该不是过年喝多了酒的缘故，我中队的十名左右的下士官到近在咫尺的对岸岛上（不过是一个方圆五里左右的小岛），去实施侦察任务。这本来没什么问题，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其中两名迷了路，到了夜里还没回来。

这下不得了了。中队长以下全体出动，在江岸上点起篝火，派人四处寻找，一整夜谁也没有睡觉，在江岸上迎来了黎明。

借着黎明的微光，好不容易找到一条小船，当时我是小队长，就带着20名部下，急急忙忙地上船，向着浊水滔滔的扬子江中划去。

虽然对岸似乎近在眼前，但是到底是扬子江，划到对岸足足花了30分钟。小船接近岸边时，我们看到对岸是绵延六七百米长、三米多高的芦苇滩。我们和芦苇滩之间是淤泥形成的斜坡。只差一步就能登岸时，突然从芦苇的缺口处走出一支威风凛凛的队伍，队伍的最前面打着两面类似于军舰上用的那种旗子，向着河岸走过来。

---

① 应为采石矶。

他们身着蓝黑色服装，两列纵队。我想："啊，一定是昨天来公园玩的那伙海军啦。"正在此时，我突然发现他们肩上的东西在朝阳中闪闪发光。

"这事可有点蹊跷！"刚想到这里，留在岸边用望远镜观察的中队长突然用轻机枪开起火来。

"敌人！"我好不容易明白过来，但因为敌军一副堂堂正正的样子，还有人仍然在喊："是海军！是海军！"

"不对！是敌人。他们拿的是青龙刀！小心！"我这样喊着，就看见他们因为轻机枪的威慑，开始犹豫：出去呢还是回去呢？最终还是消失不见了。

"好吧！看来就是他们杀死了我们的两位战友。看他们害怕的样子，肯定没什么了不起。去消灭他们！"我一边说，一边命令立刻下船散开。

要知道那里又没有码头，遍地淤泥，当一半人跳下水时，小船晃了起来，有人被晃下河去，有人脚下打滑跌坐在水里。即使如此，大家还是尽快上岸，船上留了三四名士兵负责监视。正在我们散开队形，向长满芦苇的江堤进发时，突然在四五十米开外的左前方的芦苇后面，冲出四五十名大刀队员来。他们扎着头巾，光着膀子，双手高举着长达四五尺的类似长刀的青龙刀，"哇哇"地叫着冲出来。我们大吃一惊。

事情太突然了，我军散开队形的侧面遭到攻击，而且因为距离太近，因此是被迫进入白刃战，所以我想："那么开始吧！"

我一直以为，所谓小队长，就是一旦发现敌人，就必须带头冲上去的人，所以我立刻抽出腰间的三尺秋水，大喊一声："冲啊！"就朝着敌队的先头冲了过去。一边跑一边看自己的部下，发现他们大概太感意外，十分不知所措的样子，竟然没人跟上来。我只好再次举起刀大喊："拼刺刀！"喊声落地时，已经冲到了敌人的面前了。

敌人中看起来像是老大的那人，很年轻，却满脸狰狞，留着一头长发，额头上扎着毛巾。他高举着青龙刀，冲着我奔了过来。大概因为我穿着少将外套，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好对手，三四人一齐朝我扑来。然而，打起对手仗来，对方的大刀又长又重，是占不到便宜的。我想先放他砍

一刀看看，一边跑，一边摆出将刀放在胸前、刀尖向前的架势，对方果然一刀砍来。我在学生时代曾经是明治神宫第一届剑道大会选手代表，人称四段，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一搭眼就知道对方深浅，我放过对方第一刀后，“嘿！”一刀砍过去，却发现：“不好，短了。”虽然碰到了对方，却仅仅擦伤了对方的手而已。到底有十年不练习，加上身上的冬装、脚下倾斜的地形、长靴陷在淤泥里两三寸深，首先快步移动就做不起来。而且对方是一个五尺大汉，什么步伐间距在这里都不管用了。“不好！”正想着，对方的第二刀已经砍了过来。似乎青龙刀也有刀法之类，虽说是敌手，这人还是相当厉害的。

我举刀架开了对方的攻击，然而，由于军刀改造的不太充分，受到重力冲击，刀柄处咔嚓一声断成两节，对方的大刀落在了我的右边肩膀上。

啊呀啊呀，之后，我单手抓住那柄断刀，不顾一切地挥舞。因为对方十三四个人一起围攻，把我忙得不可开交。脚下又滑，不断地跌倒，什么剑道的高手这时也使不出手段来了。这时，部下们终于反应过来了，看我有危险，便赶过来解围。一名下士官从侧面向敌人身上砍了一刀，可是刀却脱手掉了。其他人把它捡起来又继续砍。这一场混战在电影里都看不到。嘴里喊着：“你靠过来我就砍了！”对方胡砍乱斗，你也没办法。完全不是在有着光亮地板的道场里能做的那样，“呀呀嘭”的比划就行的。尽管如此，我们终于砍倒了十余个敌人，其余的人纷纷逃走了。

我方除了我右肩挨了一刀，其他人不可思议地连皮都没有擦破一块。

（二）芜湖的警备和讨伐（步兵第二十三联队）

1. 白旗帜，红太阳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　军曹山田辰雄

在芜湖时，我们小队宿营在一所写有“育英女校”的校园里。进驻后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地方。大家都很高兴，决定把这儿作为“我们的大本营”。

在这里驻扎了一段时间以后，城里的治安恢复了，说是学校也要复课了，有四位老师模样的中国人获得许可，来看学校。

他们来时，谷山军曹用他（自以为）拿手的英语和他们搭话，结果对方的英语更加标准流畅，谷山也听不懂了，急忙逃跑了。他还大笑说："这里的老师说得太好了！我被打败了。"

当时还开办了一所日语学校，我们宿舍附近的孩子也来上学。这个学校的学生都佩戴一个袖章，所以在街上走时，经常能够看得到。

每天一大早，孩子们三三两两唱着歌路过我们的宿舍："白旗帜，红太阳"啦，"手拉着手，到野外去"之类，很高兴的样子。

大人们可能也受到孩子们的感化，虽然不知道意思，也学着孩子们的样子唱。就这样在我们的宣抚下，和平逐渐形成。而从事宣抚工作的人员的辛苦也是不可忘却的。

后来得知：这所学校是一个外国人开办的，正因为是外国人，所以在宪兵干预下，把学校搬到了其他地方去了。

在停车场附近的湖边，有一个西班牙人的屋子。他对我们也很有好感，每次散步路过他家门口的道路时，他经常开门出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就邀请我们进去。他家里还收容了很多难民，所以感觉不是很好，但是又不能拂了他的好意，我们以后就绕道走。

西班牙人始终笑脸相迎，年龄大约四十五六岁，个子很高，戴眼镜，面色粉红，我始终忘不了他。

西班牙国旗也是那时见到并记得的。

2. 方村讨伐——豪华版突击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　军曹甲斐藤四郎

这是1938年2月16日讨伐离芜湖东南方向八里远的方村时发生的事情。

驹泽大队决定渡过护城河，由北向南行军，进攻方村。第二中队第二小队，即汤胁小队则由护城河西岸出发，主力在东岸，以第二中队为尖兵，从一个叫做清水河的地方出发，于上午6时向方村进发。

第三小队是尖兵，第一小队紧随其后，8时15分，受到了敌人哨兵的枪击，尖兵队立刻开始对其回击。

遗憾的是，护城河除了堤防的上方，都是湿地，或是水洼，没法通过。只有尖兵队的第三小队勉强能够展开队形，我们则没法加入第一线。尖兵队（第三小队）立刻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并不断深入，击破敌人阵地，终于攻进了一个离方村大约八千米远的一个不知名的村落。

我们一直焦急地等待着进入第一线，终于，当时的代理指挥班长长田军曹冲到我这里说："第一小队接替第三小队，第一小队改为第一线！"小队全体兴奋地和第三小队交接，成了第一线。我们吃了午饭，摸清敌情、地形之后，于下午2时正式开始了攻击。

刚才我说过，只有堤防上方可以通过。因此，我们在联队大炮和机枪的掩护下，战斗分队以每次一个分队交互前行的方式进攻。当我们前进到某一地点时，正前方百米开外，敌人从一个村落冲出来，端着捷克机枪直着身子就向我们扫射，嚣张地向我们挑衅。

小队结束了突击准备，从堤防两侧向对方突击，我们口中喊着："狗屎！你们的子弹打不中！"便一口气冲了上去。

友军的勇敢突击让敌人十分狼狈，手忙脚乱。

"砍啊！""杀啊！"一瞬间十几个敌人就倒下了。我们和敌人先锋一接触，敌人就像散乱的筹码一般在堤防上溃败而去。"不能让他们逃走！"小队就跟在后面追，敌我之间仅有十米左右了。"前进！前进！"我们在堤防上争先恐后地穷追不舍。分队长当中，当时的第二分队长甲斐伍长跑得最快。一靠拢，就刺杀一个敌人。跟在我身后的人越过我，再刺杀后一个敌人。就这样，追上一个杀一个，敌我混战在一起，一边打，一边跑，来到了下一个村落里。敌人已经无法抵抗我们的急追猛赶了。

紧接着，我们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村落。逃跑的敌人也在50、100、200地不断增加。我只能每人各刺一刀就接着往前追，死没死就留给后面的人管了。冲进下一个村落时，逃跑的敌人已经增加到500了。"别让他们逃了！"我们继续猛追。

突然，我发现前方的护城河堤防向左分出了一条岔道。假如让敌人凭借它进行抵抗的话，以我们这一个小队的兵力，这种地形对我们不利。

哪怕跑断了气，也要跑到岔道那里去！那段距离大约是一千米。而逃跑的敌人先锋还没有占据那里……好的！

“各分队竞赛，抢占前方的堤防！”分队长高喊：“不要落在其他分队后面啊！冲啊！冲啊！”（两字不明）友军也气喘吁吁地跑着。（跑步之中）要跨过敌人的尸体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有人就被尸体绊倒了。但是听到命令，大家又加快了脚步。

轻机枪手累得脚都抬不起来了，分队长扛起他的枪接着跑。射手说这可不行，又从分队长手中抢回来接着跑。我们小队也跑成了一列断断续续的纵队。

敌人这时也跑晕了，腿也软了，有人跑跌倒了。结果有一名友军也被他绊倒了，敌我双方倒在一起，但是因为太累了，连戳对方一刀的力气都没有了。——那个敌人也是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只是在那里发呆——

好不容易醒过神来，（友军）一刀刺向了敌人，敌人哼唧了一声就死了。友军赶紧爬起来再接着往前追。一瞬间，大堤上挤满了逃跑的敌人。“喂！轻机枪到这里来！”“快拿掷弹筒来！”河堤另一侧有好几名敌人累得喘不上来气，倒了。

轻机枪到达了。“你在干什么？还不快开枪！”我一看射手，只见他累得没有了开枪的力气。“给我！”“不给！”我们一边抢，一边扫射正面逃跑的敌人。50 米前方的敌人像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下。敌人层层叠叠的让我感到非常痛快。“让我打一会儿！”“我也要打一会儿！”大家轮流打得不停。

掷弹筒则用来阻断敌人的退路。这时倒在河堤另一侧的敌人终于清醒过来，爬起身来。我们上去用刀砍，用刺刀刺，敌人已经连抵抗的意识都没有了。

这时，小队调整态势，转守为攻。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尸体数量之多令人惊叹，最多的地方两百多人重叠在一起。

前方可以看见方村了，只有 1 500 米了。

“前进！突击！”下午 4 时，我们占领了村落的一角。

直到这时，我才从心里三呼：“万岁！”

有如神助，我小队无一伤亡。

这么痛快的战斗实在是空前绝后。

3. 讨伐三山镇——敌弹下保护小队长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　上等兵河野明

在南京过完出征后的第一个正月，我们来到了芜湖。先在西染山担任了一个月的警备任务，又回到了芜湖。休整了四五天后，参加了讨伐三山镇的行动。

1938年2月24日，我们第二大队的第七中队在禄口镇吃完午饭，沿着一条柳林下的道路前进。才走了2 000米，就开始遭遇敌人捷克步枪的间断射击。“嗯，又来啦！”久经战火历练的我们，已经不在乎了，部队继续前行。

当天在一个无名村落宿营。说是村落，其实为了防备疯狂的支那军队，早就烧毁或者捣毁，连村落的影子都没有了。我们在这里等待由军舰护航的大队主力从扬子江登陆。到了夜里，寒意逼人，敌人的流弹时常打破暗夜的寂静，发出刺耳的声响飞来。

分队长指示：不放哨的人抓紧休息！明天就是总攻了。于是大家都钻进了稻草铺睡了。第二天就是25日了。大家早早起床，等待攻击命令。东方渐亮时，终于下达了前进命令。

敌我双方的枪炮声震撼着周围的山河大地。我的小队沿着道路右侧，面向扬子江发动攻击，前进了大约一千米左右，看见前方被三层铁丝网拦住了，道路正中间有一个机枪掩体。只要靠近，黑黝黝的机枪口就开始喷火。小原翼小队长一声令下，我和另外一个名叫河野的同姓征招兵两人从背囊中取出钳子，向铁丝网逼近。

分队长带领战友封锁机枪眼，为我们打掩护。从江岸方向飞来的子弹打得脚下尘土飞扬。自从出征以来，我是第一次剪铁丝网。一着急，怎么也剪不断。“不急！镇定！”我给自己打气，终于剪开了一个一个人勉强能够通过的缺口来。紧接着剪开第二层、第三层。敌我双方的手榴弹炸成一片，我们终于突入了敌阵。敌人也不简单，当一名十八九岁的

少年突然跳起，挥舞着青龙刀砍过来时，我真的吃了一惊。

占领阵地之后才发现，敌人丢弃了九具尸体和好多把青龙刀。

这时，后方七八米远的地方突然起了骚动，我回头一看，战友们挤成一堆，也不管敌弹横飞（站在那里）。我跑过去看发生了什么事，却看见我们亲如长辈一般的小队长坐在地上，腿部负伤了。战友们围起了人墙，是为了挡住子弹。

看到此情此景，想到生死关头如此美好的情谊，我不禁热泪盈眶。这才是大和男人！日本军很强大！我在感动的同时也感到一种骄傲。

以此纪念在汉口战役之前哨战——黄梅战斗中光荣牺牲，成为靖国之神的小原小队长。

想到这里，我百感交集。

（和歌一首，译略）

4. 讨伐杨村一带的敌人，一场歼灭性突击战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一中队　军曹山田辰雄

这是在以驹泽少佐为大队长、对离芜湖东面三里左右的杨村一带进行讨伐时发生的事情。

大队在一个寒冷的清晨开始行动。我小队正随着大队一起行军时，忽然报告说前方传令：在河对岸担任右翼攻击中的第二中队的一个小队目前处境困难。

但是那条河宽度在百米以上，也不知有多深，没有船是无法渡河的。

两岸都是高大的河堤，作用是道路兼防水。敌人就躲在河堤的后面，朝着我们胡乱开枪。因为离得不远，我从河堤上方探头，能清楚地看到艰苦作战的现场。

不一会儿，增援命令下达了。“好吧！出发！”我一看大家，只见人人士气高涨。我小队由三个分队组成，小队长是勇敢的清水军曹。乘坐配给我们的工兵船只，顶着枪林弹雨，安全渡过河去。

我们立刻前进，来到了右翼部队的阵地。只见他们的队长正带领大家勇敢作战。看到我们前来增援，更是士气振奋。一旦主力到达，攻击

(以下一行字迹不清)。

我问了一下情况,说是前方100米处的敌人,拥有机枪、轻迫击炮、自动步枪,兵力是我方的几倍,因此不能大意。正在交流的此刻,也不断有负伤者出现。不过负伤者也都很坚强,用绷带裹裹,就又回到前线开始狙击。我们在右翼部队的左侧河岸一线摆开了阵线。敌人还不知道,因此没有枪弹打过来。我们利用这一点,一方面通知了主力方面,一边狙击能够看见的敌人。结果敌人被打中了也不知道我们的位置。但是主力方面的(敌人)却在不断增加。我想这样不行,于是开始侧面射击。因为可以从容地狙击,所以弹无虚发,对敌人造成巨大伤害。

敌人受到正面和侧面的双重射击,抵挡不住,开始撤退了。主力抓住时机,在太阳旗的带领下开始突击,一线、二线,眼看着敌人的阵地就陷落了。

不能让他们逃走!(字迹不清)我们把他们从战壕里拉出来,让他们血流如注。至于那些排着队逃跑的敌人,我们用轻、重机枪一齐扫射。就在我们眼前,敌人稀里哗啦地倒下,逃走的只有一两个人。真是痛快至极。

看到这种情形,在我们正面的敌人也很吃惊,显现出逃跑的迹象。于是,我们留了几名狙击手在原地,小队前进到一个障碍物的后方,从那里投出一枚手榴弹、一枚掷弹筒,然后趁机发动突击。

"噢——!"我们冲进去一看,敌人就在30米开外处拼命逃跑。"冲啊!"我们趁势追击。跑了50米左右时,从正前方的战壕中又有机枪朝我们开火。

我让配备给我的重机枪管住河堤左侧,我们则从右侧出击。正前方则派自动步枪守卫。那儿正是河堤的拐弯处。我喊道:"小心!畠中,你前方有个敌人!"畠中立刻端起轻机枪,朝着敌人扣动扳机。再一看,这个人后方还有好几个敌人正在狙击我们。在右翼行进中的第二中队,正进入一块平坦地带,和我们保持在一条线上。但是与我们所在的河堤之间有一条长条状的河床,二十来米宽,却不知有多深。他们被它挡住了。弹雨纷飞,他们无法动弹,只能在河岸边隐蔽着。他们想靠拢我们却靠不过来。我们也没有子弹了,正在等待补充。但是,随着太阳西斜,北风夹着冰粒越刮越猛,这要到了夜里还得了!于是决定不等弹药的补充

了，开始突击。通知了第二中队后，他们那边也从隐蔽物后面探出头来，开始射击。结果把敌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了。

“就现在，冲啊！”我们哇哇的喊着，冲了上去。敌人黑压压地逃跑。又是砍，又是刺，又是开枪，一场拼死格斗。追击时背囊也用不着了，卸下来，放开来杀了个痛快。

河堤上倒下了几十人，其中还有两三名将校。正好拿来试刀，我抽出挂在腰间的刀，左手拿刺刀，右手拿长刀，追上一个敌人，先戳一刀，然后把他踢倒，再砍上一刀。

敌人已经无法抵抗，到处乱窜。

我杀得太专心，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追击结束返回时，战友看着我问：“分队长，不得了了！你怎么了？”我一看自己的身上，全是血。原来都是回溅的敌人的血。

我沉浸在战斗之后的那种舒畅的安宁之中，这种感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当天的突击实在十分危险。我们安全救出了几十条生命。事后，第二中队的士兵哭着向我表示了感激之情。

遗憾的是，第二中队的小队长在那天的战斗中战死了。

我们祝福他的在天之灵。

激战之后的夜晚是那么静寂，空中万里无云，群星闪烁。远处、近处犬吠声声，不时传来一两声败退敌人的枪声，战场上敌人的尸体黑压压地躺在那里。

这次讨伐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最终赢来了有利的战局。

（三）对游击队、民兵等的讨伐（骑兵、通信兵）

1. 广德附近的讨伐战，与游击队、民兵的初次交锋

骑兵第六联队第二中队　骑兵大尉津田春吉

1938年3月14日，本中队归属步兵第三十六旅团长麾下，作为讨伐队，前往广德附近进行扫荡。

支那事变发生后，我第一次接触到讨伐游击队、民兵队等这些说法。

3月15日，宁国至广德间的讨伐扫荡战拉开了帷幕。其间，本中队主要充当前卫骑兵。

截至目前的作战，在部队前方行动的尖兵队和侦察队之类，发现敌人以及遭受敌人袭击的概率比较高。但这次却是因为疾病等原因留在后方稍作休整的人员容易陷入敌军的包围或攻击，因此发现敌军成了后队人员的任务，部队不得不加强了后方的警戒。

这个事件使长官以及士兵对预防疾病和掉队落伍等问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就这一点来说不得不感谢我们的敌军。

3月18日，在一个叫普师渡村落的附近，敌军照例对位于部队末尾的运输轻机枪的马匹发起了突然袭击。当时我军正在田野中的小田埂上行军，田里水深过膝，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反击。

在这次行动中，本中队对前方大约三四公里的范围，一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一边前进，但紧跟中队通过的步兵部队还是遭遇到大量敌军伏击。在誓节渡（宁国东12公里）扎营后，也连续遭受了三次夜袭，时间分别为晚上11时、凌晨2时、凌晨5时。营寨附近的村民终夜“哇啦哇啦”地喧哗吵闹，让我军不得安宁，在我疲劳困顿之际，他们实施了三次袭击。此时大家乐了：“哈哈，这就是游击队啊？”

3月21日，侦察小队陷入了这些游击队和民兵队（长矛队）的包围圈，苦战不已，我们赶去解了围。

3月23日，在梅渚镇（广德北20公里）南侧，我军与民兵白布条队（黑衣服上交叉系着白色布条）的长矛队交锋，不由得让人想起明治维新时代的战争。

2. 我与爱马的泥泞讨匪之行

骑兵第六联队第二中队　骑兵上等兵地藏堂武义

南京陷落后，我们骑兵部队在某地执行警备任务，顺带休整，为下次的作战做准备。

3 月 15 日，当春风拂过江南的原野时，上面下达了讨伐广德附近残留敌军的任务。

不知何时春天来到了一直暴风雪漫天的广德。小草长出了嫩芽，柳树也抽出了新枝，怡人的微风拂面，迎着微风我们踏上了征途。

经过数十天的休整，无论人还是马都前所未有的精神。

虽然我军占领了南京，但部分敌军逃进了附近的山中，专捡友军松懈的时候来袭，不断地与他们开展游击战。

我军天天冒雨在泥泞中前进，敌军破坏了所有的桥梁等设施，妄想阻止我军的讨伐。连续几日的大雨把道路变成了大泥潭。尽管如此，我们催促着几乎快要倒下的马匹继续前进，马匹全身都已湿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真是辛苦异常。

虽然知道很残忍，但仍踢着马刺催促着马儿前行。我们的心情，也许只有把马儿当作活兵器来看待的部队才能理解。

一旦下达大休息的命令，我们忘记自己的疲劳，忙着找水喂马，这一切都忙完后才草草扒几口饭，饭后立刻用稻草擦干净马蹄，一小时的休息时间转眼即过，又到了出发的时间。就像上次南京追击战那样我们又开始了艰难的行军。

敌军采取的是避开大部队，专门袭击尖兵、后方押尾部队或者侦察队之类小部队的作战手法。

3. 敌军袭击运漕镇

师团通信队　步兵上等兵坂本幸

接到了参加江北作战的任务后，在芜湖休整已久的冈本部队的一部分即刻出发，于长江北岸登陆，沿着运漕河继续前进。

我们鹈饲部队的任务是负责冈本和肥后部队之间的有线通信。于 5 月 19 日从芜湖分批乘机动船（台湾渔船）出发，次日占领了远离长江的运漕镇，确保了部队间的有线联络。

21 日，忙于扎营与次日的行军准备。

春色已浓的运漕镇周边平静祥和，在太阳旗的庇护下，当地居民似

乎也很安心地从事着农耕等各种生产活动。

22 日，大队主力从巢湖出发，小队主力也接着踏上了前进的道路。

很遗憾的是，因为我半夜开始发烧，被留在了镇上。那天天气晴朗，天空中连一丝云都没有，夜风微暖，繁星满天，月光安静地投射在运漕河平静的水面上。因为蚊子大军的骚扰与发烧的关系，我一丝睡意都没有，真是个寂寞的夜晚呢。

突然响起了尖锐的机枪声。

“敌军来了！”

全员全副武装，听从滨田曹长的指挥，各就各位，准备抵抗。

当时警备队只有两个小队，人员稀少。而敌军人数众多，迫击炮声、机枪声如炒豆般响彻夜空。随着时间的流逝，敌我双方的枪声越发激烈。气人的是，敌军似乎正准备渡过运漕河。

伴随着类似卖豆腐的喇叭声与支那兵特有的喧哗声，支那兵渐渐逼近。我军遵从上级的指挥静静等待黎明的到来。

敌军知道我军人数少，天明之后仍然顽强地进攻，并开始在对岸构筑阵地。

凌晨 5 时左右，终于和小队主力取得了联系，除了等待小队主力的救援，我军已经别无选择。

23 日，敌人在对岸和我们交战，下午 3 时，渡河进攻战开始了。

这时，千盼万盼的小队主力终于到达，我军士气为之一振。在重机枪和手榴弹的掩护下，我军渡河成功，占领了敌军阵地的一角。

敌军异常狼狈，在交战大约两小时后全盘崩溃，开始败走。

我军奋起追击，敌军尸横遍野，河岸附近的房屋皆已为战火所包围，火焰与浓烟把黄昏的天空染得一片血红。

下午 6 时左右，我们带着捷克手枪、青龙刀等战利品回到了宿舍。

包括队长，大家都非常高兴，我自己也是感慨万分，昨夜的激战仿佛在梦中。

（四）宁国警备（步兵第四十七联队）

1. 宁国警备，初遇空袭闹笑话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三大队第三机枪队　军曹长田胜义

12月21日，南京刚陷落不久，联队开始向芜湖进军。

芜湖是长江沿岸的开放港口，水陆交通便利，在支那算得上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了。

现在想来，芜湖是我在支那印象最深的地方。

在芜湖的警备任务只执行了不到一周的时间，除夕的前两天也就是29日，踏着拂晓的积雪，听着其他部队捣制年糕的声音，我们向着宁国出发了。行军两日后抵达宁国。

在战地迎来的第一个新年，和三天前在芜湖的祥和截然不同，我们就像猪一样窝在稻草堆里，冻得瑟瑟发抖，等待黎明的到来。

山上的警备工作无比单调，但我们仍一丝不苟地执行着任务。

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我们首次遭遇了敌军的空袭。当时我正好是对空射击部队的一员，但是直到那天我还没看到过敌机。即使用望远镜看，由于实在太高，根本看不清。飞机都飞到了头顶上，也没发现那是敌机。

这时，那架飞机从上空飞过，向左盘旋了一圈，忽然丢下了两三个黑色的物体。

“是敌机！”

尽管有人叫出了声，可我还是有点半信半疑。“轰隆、轰隆”两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

“确实是敌军啊！”确定后，我们手中的步枪、机枪一起开了火，敌机却仍在上空悠哉游哉地盘旋着。按照分队的指示，我把射击的任务交给了队友，去宿舍取弹药。“弹药，弹药！”我向留守小队边跑边喊。但是，跑出宿舍来接应我的战友突然又慌慌张张地跑回去了。

一肚子气的我跟着冲进了房间，发现屋里的人都用白的黑的布捂住

了嘴巴，按着布的指缝中还不停的滴答滴答往下滴水。

“你们在搞什么鬼！快给我弹药！”

我再次怒骂道，大家只是面面相觑，并无一人接话。

“你们这是什么态度！”

我再骂，终于有人从嘴边放下了手，

“搞什么呀，不是毒气弹啊？”

“谁说有毒气弹的啊？”

“不知是谁在上面叫的啊。”

“一群笨蛋！”我快被气晕了，自顾自地拿了弹药跑回了前线。

不久敌机撤退了，我把人都集中了起来，问了一下刚才的事，原来我叫“弹药，弹药”的时候，小队的人全听成了“瓦斯，瓦斯”，立刻把身边的军帽呀毛巾什么的在水里浸湿捂住了口鼻，想到当时慌慌张张的样子，大家一齐哄堂大笑。

2. 一个偷偷通过哨所的女人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　伍长广濑五郎

宁国位于芜湖南方约二三十里，是一个山间的孤城。驻扎在此处蒋介石的军队在皇军空、陆大军的夹击下狼狈撤离。

城里的居民不用说食物了，连钱财物品也被支那军洗劫一空，男人都被抓去挖战壕，据说曾经没日没夜地工作，不得休息。

身为这样国家的国民真是非常可怜。

下面这件事发生在进驻宁国一个月后的时候。

如平日一样的一个安静的夜晚，淡淡的月光在残破的房屋与墙壁上投下令人战栗的阴影。突然，一个人影从正在站岗的我的眼前掠过，我立刻端起了枪大声呵斥。那个人影一惊，在原地呆立不动，也没有逃跑的意向。走近一看是个女人，她一副“完了”的表情把脸转向了我。

“到底是在做什么的？”

我操着蹩脚的中文问道。

“来取食物。”

女人回答，手里确实拿着什么东西。女人一副快哭了的样子，抽抽噎噎地继续说道：

“已经好多天都没吃东西了，光是我自己的话还能忍受，但孩子实在是太可怜了，我的孩子因为饥饿和寒冷哭个不停，身为母亲实在看不下去了，什么都不管了，就这样跑到了这里。”

听了女人的话，我手中原本对着她胸口的刺刀慢慢垂了下去。

“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杀你的。日本军不会为难无辜的群众的，但半夜里偷偷跑过来可不行。天亮后和村里的人一起，带面白旗再过来吧。”

我把我脑子里那点支那话都翻了出来，一遍一遍热心地对这女人重复着。不知是没听懂我的话呢，还是觉得日本军不可信呢，女人一直面无表情，但看上去好像有点放心的样子，步履蹒跚地走回去了。

短　诗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一大队第十中队　军曹井之口福已

敌前站哨
蓦然抬头见猪脸

3. 团山镇的苦战，大行李长人生的最后时光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本部　辎重兵上等兵后藤

1月23日，我们从宁国出发，给湾沚镇运送弹药。

次日，由大行李长带领，我们再次向宁国进发，行进到团山镇附近的时候，发现第十三联队的汽车停在路边。

在不到团山镇大约百米处，只见信号弹一个接一个地飞上了天。

第十三联队当时是由吉武少尉带队，他决定率领士兵前行。我们于是也跟着一道行进。到达团山镇的时候，突然就遭遇到了一场枪林弹雨。我们退往小路口，借此遮蔽，继续前进。小路左边是高崖，右边是平地，对面有个小山丘。

第十三联队的骑兵战友奋勇应战。我们在他们之间穿插前进。没走几步时，一条壕沟挡住了前进的道路，有两三名战友立刻开始填沟，但敌军的攻击实在太猛烈了，工程进展不顺。

正好这时，飞来了数十架飞机，盘旋了一阵飞往宁国方向去了。我看到有飞机过来，以为来了救星，谁知就这么飞走了，立刻沮丧得不行。

但趁着这个间隙，我们终于通过了那条壕沟。

大概走了约两百米，一群敌军吹着喇叭向我们冲来。

在大行李长的指挥下，我们拔出了佩剑和敌军放手一搏。敌军在我们的攻势下后退了30米，但很快又攻了上来。此时我们弹药已尽，口干舌燥。

“今天就要葬身此处了。”

大家在心里都做好了准备。这时，步兵的轻机枪手跑了上来。

“我今天就死在这儿啦。”他一边说着一边开始猛烈的射击。

但敌军的攻击丝毫没有减弱。

代理步兵小队长的军曹占领了前方的凹地，大家不再多言，辎重兵、步兵联合一致再次突击，占领了这座小山。掷弹手则留在原地，对退走的敌军投掷了两枚手榴弹。

大约下午4时，军曹说：“无线电接上了，这下没问题了。”大家仿佛被打了强心剂，纷纷拔出佩剑和残留的敌军拼个你死我活。

下午4时30分，当听到“友军援兵到了！”大家不由得齐声欢呼起来。

没过多久，左方300米处传来了友军“嗒嗒嗒”悦耳的重机枪声。右边高山上联队的炮声也随之响起。

不一会儿，敌军便开始撤退，我们虽在隐蔽处，但仍不时有敌弹袭来。终于枪声止住了，正当大家松了口气时，不知从哪里来的一发流弹击中了大行李长，大行李长倒下了。神成一等兵立刻扑了过去。

“大行李长，振作一点！”但已经太迟了。

大家的心仿佛空了，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大行李长最后的容颜。

残阳如血。

我们带着安置于车上的大行李长的遗体，踏上了寂寞的归途。

4. 宁国,40 名夜盗者一网打尽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二大队第八中队　上等兵牧满

那是发生于宁国警备时候的事。

2 月底,天气寒冷,阴。

依据卫兵的报告,小队奉命潜伏在城外烧毁了的民宅废墟中。

在小队长的指挥下,大家各就各位,收集柴禾,封闭门窗,让屋子连一丝光都透不出去。

我们分队长是佐藤,轮流排班站岗,外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

大约晚上 10 时多的时候,哨兵突然说:"来了。"

支那人吵吵嚷嚷地过来了,根本不知道我们早就张好了网等他们。

我们拿着佩剑在昏暗的小路两侧严阵以待。

那些家伙毫无察觉地从我们眼前经过,不一会儿,就抬着豆酱、酱油桶啊什么的又转回来了。实在太过分了,我突然出手一拳打在一个人的脸上。

"啊呀!"那些人立刻鬼哭狼嚎地扔下了酱油桶想要逃跑。我们把他们摔在地上,对着他们的头猛揍。

"这帮混蛋!"还有战友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把他们掼在地上。耳中只听到互相拉扯的声音,因为太暗,具体情况也搞不清楚。

就这样,第一次捕贼行动圆满结束。

后来觉得枪剑有些累赘,于是就操起一根木棒当武器,在原地继续等待。

过了还不到二三十分钟,又来了一批人。和上回一样,我们仍埋伏在他们回去的必经之路上。这次我们趴在地上,用木棒猛打这些家伙的小腿。他们"哇哇"地叫着仰面朝天摔在地上。我们立刻扑了上去,用绳子把他们绑了个结实。有些战友被浇了一身酱油,有些战友和支那人打成一团,"谁啊?""喂,是我啊!"周围实在太暗,分不清敌我,还出现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情况。

屋里关着的夜贼越来越多了,每个家伙都是一副鬼鬼祟祟样,还有

好些便衣军人。有哭哭啼啼的胆小鬼，有凶巴巴地瞪着眼的，有瑟瑟发抖的，还有些人居然悠悠哉哉地打起了瞌睡。

“你！”我指着其中一个人说，可那家伙一脸麻木的表情，我气得半死，可也没办法。

“又来了！”岗哨报告道。果然又来了，还是和上两次一样来了个瓮中捉鳖。

就这样，我们把一晚上捉到的支那人绑成一串押回了营地。一共抓了将近四十个人，（后来得知）全都是受粮食匮乏的敌军的指使来偷盗的。

5. 雪夜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　已故上等兵后藤幸义

四周一片寂静，只有积雪塌陷声与灯花的噼啪爆裂声。我写完了日记，心中默默地感谢上苍又赐予我一日的平安，思绪却不由自主地飞回了故乡。

在“万岁，万岁”的欢送声中离开故乡已有 7 个月，虽然家里的来信每次都是：“我们很好，不用担心，好好为国家工作。”但我总会时不时地惦记着家里的事，这时爸爸大概会说：“不可以老想家里的事！”可故乡的山山水水与年迈双亲的面容总是不由分说地占领了我的思绪。

一灯如豆，灯火摇曳，老旧的支那座钟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时针指向了夜晚 10 时。

该是换岗的时候了吧，远方传来了犬吠声。“一定相当的冷吧。”哨兵们为了数十名战友能够高枕无忧，从不松懈，连最细微的声音都不放过，向你们致敬。

想当初，我们出征的时候还是喊着“好热好热”的夏天，不知不觉红叶漫漫的秋天也已远去。前进再前进，战斗又战斗，在这期间一些战友永远离开了，每次想起这些总是感慨万千。

那些一直在为亲人的战功与平安祈祷的家属真是太可怜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保持了帝国军人的风采，他是为祖国献身的，请为

他的冥福祈祷。”每当我提笔给他们写类似这样的通知信的时候，总是在心中默默祈祷：“但愿是搞错了。”

这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保定作战、杭州湾登陆战、青浦战斗，现在连敌人负隅顽抗的最后一个堡垒南京都已被攻陷。

胜利的喜悦是巨大的，可在这份喜悦背后却掩藏着无数勇敢战友的牺牲与祖国千千万万人民的祈祷。此时光是感谢两个字是远远不够的。

是啊，今后要更加努力地战斗，直到支那人从抗日的迷梦中清醒，亲日的嫩芽茁壮成长，东洋的和平之日到来。

雪仍在静静地飘落着。

——遗稿

（五）芜湖警备（步兵第十三联队）

1. 败兵纷至沓来

步兵第十三联队　曹长起田清

1937年12月16日上午8时，我军发现在位于行军路线右方200米村落的方向，竖着一根扎着白布的长竹竿，白布正迎风飘扬。

因为隔得太远看不太清，但应该是有好些人在那附近。

当时，南京刚被攻陷后不久，我部队并未入城，直接向芜湖方向进军。

我们作为营建队的一线工程兵走在部队的末尾。

一路上，附近一带的居民大都打出了白旗，还有些自称是败兵的人。

起初有五十多人战战兢兢地向我们靠拢过来，看上去都是正规兵，却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连佩剑都没有。

虽然向前方的设营队长发了信号，可部队却没有因此停止前进，此时部队已在前方一千米左右的地方了。

没办法，我们只好上前调查这群家伙，说是调查，其实也就是检查一

下有没有带兵器。其间，速射炮和野炮的设营兵大约有二十余人也加入了进来，我部如虎添翼。最初靠过来的那五十多人得知我们不会危害他们后，就向着村落的方向大声叫了起来。

于是又有五六十人分成几伙也朝我们靠拢过来，转眼之间，就达到上百人之多。

败兵们说："我们三天都没吃饭了，走不动啦。"

最后至少有500人。虽说是乌合之众，但由于人数众多，不可小觑。因为我们是炮兵队，连一支步枪都没有。

此时设营队长传令："有自行车的人负责监视敌军，一直到本队到达为止。"但已经没有那样的人了。

没办法，只好让他们集合，带上他们一起走。到追上设营队的时候，人数又增加了上百人。

上午11时，我军到达江宁镇。途中，在飞机场留下了约二十人。此时，各队留下一部分当劳工用之后，还剩下202人。

各队都是按自己的需要来带人，剩下的他们就不管了。

其他部队已经有一百来人用着，人手够了。

无奈之下，只好让松米上等兵负责监视。扎营结束后，有人趴在地上哀求道："让我干什么都行，请收留我吧！"尽管如此，还是把这202人引渡给(两字不明——编者)了。

2. 单骑千里求援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四中队　中尉上田秋雄

1938年1月15日上午12时，我第一小队和第三中队的四宫小队进行山口村落的警备交班。

四宫小队交代我们："南边约五千米的地区有少数敌军出没。"于是，下午我立刻派出了以金子伍长为首的侦察小队前往查看。结果说是在距离约四千米的村落遭遇大约二十四名拥有捷克枪的敌人。

那天晚上，全队全副武装，严阵以待。但是无任何情况发生。

第二天，我军在50高地搭建了瞭望台。因为夜里打算实施全面警

戒，所以叫大家白天尽量补充睡眠。

下午5时，瞭望台报告说："有约五十人正沿着铁道向北前进，但具体是敌军还是当地居民，目前无法判断。"

当时芜湖治安已经恢复，每天都会有些居民带着行李回来。"八成是当地的居民。"我就在原地等待。可是过了30分钟，这群人仍没有过来，这就比较奇怪了。立刻派原口上等兵、小川正市、藤田原上等兵前去侦察，发现他们果然是敌军。

"敌军隐藏在以前的旧战壕里。""就50个敌人，那还不干掉他们！"（以下一行字迹不清）

但是，实际上从铁道线的站台到山口村东南部的山地一带分布着不下500名敌人，他们用迫击炮对我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在兵力上我军不占优势，但如果采取阵地战、诱敌深入的话，就算多出十倍敌军也没什么好怕的。"我决定坚守阵地，于是集合了分队长传达了回阵地的指令。正好此时天色渐暗，借着天色的掩护，我军得以悄无声息地撤回。

后退距离大约是五百米，此时心里难受得不行。

没有比把背部暴露给敌军更加难受的事了，何况我们连一发子弹都还没有射出。

完全撤回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派出一批士兵继续警戒，将其他士兵集中起来，指示大家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密切注意敌军动向。并打算把现在的状况报告给位于芜湖的警备司令部。"请求司令部尽快派援军过来，有人能完成这个重大的任务么？"当时担任联络下士官的高木人东上等兵立刻答道："高木愿往。""会骑马么？""会！""好，那么就拜托你了。情况如你所见，我们会死守住这个山口，请求司令部立刻派兵予以增援。晚饭到芜湖去吃吧，尽早出发！"

天色已晚，寒气逼人，高木给支那马上好了鞍，于16日晚上6时30分出发了，全体都在为高木上等兵的平安而祈祷。虽然有电话，但是电话在15日的时候出了故障，虽然今早通信班的人来修理过了，但仍未恢复。"明天会再来的。"通信班的人留下这句话就返回芜湖了。他们给我们小队留了一匹传令专用马，真的是非常方便。但是毕竟马太老，（高

木)回程时又从其他小队借了一匹马,晚上9时左右完成任务,胜利返回了。

17日凌晨2时,约五十名敌兵向50高地发起进攻,最终被击退。此时,由第一中队长带领的两个小队和一个机关炮小队已经从芜湖赶了过来。我队亦归入第一中队长麾下,专门负责50高地的警备工作。

拂晓时分,约两千名敌军发起了进攻,第十三联队全体出动,终于击退了这股敌军。

多亏了高木上等兵的机智勇敢,我小队终于胜利完成了山口的警备任务。

3. 已故真原伍长日记选

步兵第十三联队第四中队

1937年11月1日　星期一　晴

来信:田中玲子、村上重夫、田中典记、中村、田中登、田中玉代

发信:田中茂、渡边募、黑松吉雄、田中案子

完成登陆演习后休整。

已经习惯了船上生活,一旦习惯就无所谓了。

周边景色相当的好。

11月2日　星期二　晴

一上午都在做登陆战斗的演习,下午休息。

慰问袋发下来了,有很多日用品。

阅读杂志以为休养。

11月3日　星期三　晴

今日是明治节祝贺典礼,身处战地,遥祝大帝圣德。

祈祷皇室圣荣。9时(地点不明),有遥拜典礼。

分配了随身携带的口粮。特种弹药、步枪、600发子弹、17枚烟雾弹、1枚水上烟雾弹、催泪弹和手榴弹各2枚。

做好出发准备，晚上 7 时晚餐，就寝。

11 月 4 日　星期四　晴

明天，就要实施敌前登陆。船内生活到今天已有 8 天了，感觉就像在陆地上一样，希望可以早点击退对岸的敌军。

我整理好东西，轻装上阵，就等明天出发了！

11 月 5 日　星期五　阴转雨

一大早想着今天就要登陆，睡不着。而且今天是阴天，天助我也。

一心想着敌前冲锋陷阵，但是无奈没有出动的机会。

11 时上船。12 时登陆。在军舰的炮击和飞机的掩护下，终于站稳了脚跟。

泥泞之中行进。雨中，田间小道难行至极。

将携带来的木板、梯子等全都抛弃。脚上穿的是软胶底布靴，十分滑。

在金山休息了一个小时后，继续夜间行军。

11 月 6 日　星期六　晴

雨中继续行军，天明时遇到了有劬君。枪身上糊满了泥巴，大家都像泥人一样。

10 时，遭遇敌人，战斗一小时将其击退。

房屋与（日本）内地的没什么两样，感觉就像在国内的秋季实习。到处是火灾现场，惨不忍睹。

下午 2 时，到达松阴镇。

晚上 6 时，宿营于焦林村。

入夜，枪声激烈。

11 月 7 日　星期日　雨

6 时出发。雨下得很大，浑身湿透。

眼看就要过黄浦江了，过河时，迫击炮弹就在身边炸裂。跑步进入安全地带，之后护卫联队旗到达本部。突然被命令监督缴获的汽船。

晚上6时出发，7时30分进驻汽船实施警戒。

11月8日　星期一　晴

晴空万里，心情大好。也没什么枪战，没有擦枪。洗了被服。

粮秣到来。

去视察了附近村落。

一个大船里只有一个分队，整理了房间，征粮（以后八字模糊）。

远处可见友军轰炸机频繁出动。

可以预料到敌军的撤退，令人愉快。

11月9日　星期二　晴

突然接到撤退的命令。

立刻吃了早饭，操起不熟悉的船桨，生怕被冲到下游去。（一行字迹模糊）大家拼命地划。时不时有敌弹飞来，不小心不行。

11时左右，回归中队。

中队作为预备队前进。入夜（两字不明）交战越发激烈，到处可见火灾发生。

11月10日　星期三　晴

昨夜一夜行军直到天亮。

拂晓，击退敌军，掩护第四十七联队。敌人遗弃战死遗体数千。

下午1时到达天间台，与联队合进。宿营于支那人家里。

粮秣已尽。

11月11日　星期四　晴

早上6时起床，7时出发。途中不断击退敌人进攻。急行军。入夜交战更加激烈。

我们直接负责大队本部的警戒。

途中看到支那兵（两三字不清）败退，立刻射击。占领船只，顺流而下，又缴获了两三艘船只，并将它们划回，以备师团渡河时使用。

猛然发现五百多名敌人，虽然立刻射击，但是凭一个分队的兵力无法歼灭之。

傍晚，扫荡了徐公桥镇附近的敌人。

晚上10时被命护卫患者。田中、增永两名上等兵负伤。

夜深后枪声依然激烈。

11月12日　星期五　雨

扫荡徐公桥镇附近的残余敌人。

早饭和宇都宫一起吃。

正午，下士哨警戒。

由于下雨，田地十分泥泞，行走困难。

下午4时，宿舍变更，负责第一线警备。入住之地看来是敌人的电话间。

阵地构筑因为泥泞没有进展。

11月13日　星期六　晴

正午，从徐公桥镇出发，向昆山方向进军，道路状况很糟糕。

敌人尸体累累，非常痛快。

汽车、弹药、迫击炮（几字不清）。

在离昆山四公里处遭遇猛烈抵抗。敌弹不停射来，迫击炮弹落在我的右边，相当令人不安。但是（两字不清）还算好。

今天的战斗（任务）是烧毁桥梁。

枪声一夜未停，裹着稻草警备。

11月14日　星期日　阴

友军已无弹药。

为确保对村落的扫荡，今天补充弹药。步枪子弹300发，手榴弹5枚。照旧骑马巡视周围一带。友军的飞机攻击猛烈。

敌人终于显现退意。

11 月 15 日　星期一　晴

1 时，出发进攻昆山。我中队依然担任军旗中队，我在军旗前方警戒行军。能看到就在前一天还在顽强抵抗的敌人阵地。

6 时进入昆山东部地区。交战。兵来将挡，不一而足。

街巷战中有很多人牺牲。

宿营昆山。

11 月 16 日　星期二　雨

宿营昆山。收到智表弟战死的讣告。虽说是为了皇国，心中依然凄凄。

宿舍变更。我依然属军旗中队。

调剂弹药，泥泞之中倍感困难。

完全没有调味品，只能煮白米饭吃。

11 月 17 日　星期三　雨

在昆山休整。早上开始一直下雨。

去看城内状况，炮轰之后，满目疮痍。第九师团正在通过，他们是去进攻苏州的。敌人看来已撤离很远了，枪声也听不到了。

预定明天出发，做出发准备。

11 月 18 日　星期四　雨

凌晨 4 时起床，7 时出发。

下着雨，行动困难。

8 时完成军旗护卫任务，换岗，回归中队。道路状况不错，行进。

来了很多第九师团的烦人的家伙。

下午 5 时到达宿营地安亭镇。

11 月 19 日　星期五　雨

今天还是下雨。

持续行军，死尸累累，臭气熏天。

凌晨5时30分出发。黑夜行军，又湿又冷。

到达宿营地大桥头。

下午5时宿营。

这里有很多鸡，晚餐开荤了。

11月20日　星期六　雨

雨天行军是最苦的了，今天的雨还特别大。

上午7时出发。中队担任军旗中队。途中在松江以西因为桥梁遭受破坏，休息了3个小时。

雨顺着脸颊往下流。

晚上11时抵达宿营地(不清)渡口。烘干衣物。

11月21日　星期日　雨

雨下得讨厌至极。中队作为尖兵队行进。第四十七联队却来干扰行军，让人头疼。在雨中的道路上傻站着不能动实在痛苦。

在金山补充了粮秣。

在枫泾镇配给了香烟和军饷等物。

由于桥梁被破坏，炮兵前进困难。

寒气袭人，凌晨抵达嘉善，宿营。

11月22日　星期一　晴

到达第一目的地嘉善了。今天休整。昨天睡得很晚，因此上午10时左右早餐。今天天晴。炮火之下，周边景象惨不忍睹。道路、建筑物尽皆坍塌，无法插足。

在周围散了一会儿步，整理被服、枪械。

11月23日　星期二　晴

早起，遵照大队本部浦大尉的命令，出发征粮。征到2头牛和70只鸡。附近物资仍然丰富。

各部队都派人出去，搞到很多砂糖，做成豆沙小元宵吃了。

下午 5 时，回到本部，晚餐是鸡宴。

11 月 24 日[1]　星期三　晴

上午 7 时起床。早饭后洗衣服。水已经很冷了。出去征集被褥。

有卫生注意事项下达，饮用水必须利用东门外的烧水车。

明天即 25 日，在公会堂应该有一个卫生讲话。

11 月 25 日　星期四　晴

9 时，排队去公会堂听卫生讲话，主要内容是“痢疾杆菌”。

14 时兵器检查。分配征集物品。

11 月 26 日　星期五　晴

9 时，与东北门下士哨换岗值勤。

用支那兵遗弃的手榴弹在门外炸鱼，抓到的鱼用火烤过，非常美味。

似乎明天要出发了。

11 月 27 日　星期六　晴

6 时从下士哨下岗回到中队。

7 时 10 分就要出发，很是匆忙。

8 时从嘉善出发。天阴沉沉的，但没下雨。向南京进发。

下午 5 时抵达双桥，宿营。

锅岛、北川住进了嘉善野战医院。

11 月 28 日　星期日　晴

天气晴好，但已是冬天，河面上吹来的风刮在身上非常寒冷。

上午 7 时 30 分从双桥镇出发。

途中在平望镇给父亲写了一张明信片。

因为桥梁被破坏，行军不太顺利。

---

① 原文错为 12 月。

晚上 6 时 20 分宿营于双扬镇。

11 月 29 日　星期一　晴

上午 7 时从双扬镇出发。由于连续三天的急行军，我已经很累了。今天通往休息地范村的道路虽然很好走，可是我的脚疼得不得了。

下午 4 时抵达目的地，非常荒凉。

宿营于茅屋之中，没有任何物资。

11 月 30 日　星期二　晴

休整。一早起来洗衣服。清洁身体。

宿舍正位于河边，甚至想到要是夏天多好。

自然风景非常好。

明天出发，做好准备。

为大行李作掩护留在后面的峰上等兵回队了。

12 月 2 日　星期四　晴

向南京进军。

各部队都在竞争首攻。我们在山间凹凸不平的小路上穿行。

眼中是和日本同样的景色，喝着水，休整。

12 月 4 日　星期六　晴

联队终于开进到进攻南京的第一线上。回想起来，从昆山出发，向着南京急行一百几十里路，超越其他部队，终于挤到进攻第一线。

如此想来，正因为一心想着首攻南京，所以忘记了脚疼，忘记了体乏。

12 月 5 日　星期日　晴

自从杭州湾登陆以来，几乎走了一个月的路。首都南京就在眼前了。因为在大部队的末尾，所以总是急行军。宿舍也没有。

晚上 11 时左右抵达。闯入支那难民的避难处，发现很多砂糖之类

的甜品。征发之物置于马背。

霜下得很厚，凛冽的清晨。

12月6日　星期一　晴

清晨，大霜，很冷。昨天睡得很晚，出发时很痛苦。不过，在阳光下直奔南京。背囊里装了很多调味品，变得沉重起来。

今天的行军比以往都困难。夜行军，冷得没法形容。

12月7日　星期二　晴

一夜行军中迎来了黎明。第一大队担任前卫。

8时左右停止前进，但是不一会儿又出发了。

脚越发疼痛，但是想到南京，勇气倍增。要求分队给我换了一双军靴，情况紧迫不容耽搁。晚上6时30分左右，抵达某村落，大休息。

12月8日　星期三　晴

踏霜前行，中队成为尖兵中队，并终于追上了友军的第一线部队第一一四师团。枪声响起来，我们超越他们继续前行。

下午2时左右，前往河边侦察，遭受敌人射击，所幸没有损失，奋而抵抗，占领某高地并坚守，与敌一夜对峙，在严霜下休息。

12月9日　星期四　晴

在高地上与敌对峙中，一夜过去了。

头上哗哗地落下霜花，昨日河川侦察时打湿了衣服，寒冷异常。

开始进军，但是敌人也十分顽强。

各分队以道路为中心，展开进攻。

炮弹纷至沓来，好像牛首山上有敌军的炮兵观察所，弹着点相当准确。

正午前后，向牛首山进发。

尾前一等兵负伤。

12 月 10 日　星期五　阴

硝烟弹雨中天气也阴沉沉的。到处起火，触目惊心。

8 时左右，牛首山一带的敌人开始全面退却。机不可失，我们追击。追到一个叫做水口的地方，休息。敌人就在前面。轻装甲车开路，我们跟进。又遭遇坚固的阵地，抵抗的敌人相当强势。

不愧是蒋介石的嫡系军队。

我小队担任军旗小队，到达联队本部。

炮弹纷纷落下。

12 月 11 日　星期六　晴

霜很厚。占领某高地彻夜坚守。炮弹整夜落得没停，加上下霜，冷得无以言表。终于看到太阳时，一颗心才落了下来。

后方送来饭团，借以果腹。为了躲避炮弹，挖掘战壕。前线不断有伤兵下来。

20 时进发。

遥望南京城的大火，已逼近城墙。

一座火的城池，非常壮丽。

想到了所谓一将功成后的悲凉。

12 月 12 日　星期日　晴

天明之后，南京（五字不清），敌我双方交战愈烈。日本兵的追击也格外带劲起来。

上午 10 时 25 分，中队的松岛中尉战死，紧接着酒井上等兵战死，我分队为给中队长守夜，留在城外的寺庙里。

就像给父亲送葬一样，心中遗憾之至。

12 月 13 日　星期一　晴

零时 5 分，占领南京。

“万岁”之声响彻四面八方。

若中队长的英灵能听到也会高兴吧，守夜在悲痛中过去。天一亮，

“万岁，万岁”的欢呼声越来越响。

新闻记者们也蜂拥而至。

分队全体剃头、休整。

晚上6时，中队全体为中队长和酒井上等兵实施了火葬。

之后，小队回归联队本部执行护卫任务。

12月14日　星期二　晴

9时，长官们去收拾中队长和酒井上等兵的遗骨。

近日内似乎要出发，做出发准备。

感觉中队长不在后，我就像一个没有了父亲的儿子一样。

12月15日　星期三　晴

明天要出发去芜湖，做出发准备。

晚上7时，举行了已故中队长的告别仪式。

晚上10时，为与第十中队换班担任军旗小队，回到宿舍。

据说明天早晨出发，急忙准备。

12月16日　星期四　晴

6时，从宿舍出发离开南京，向芜湖进发。

路况很好，行军速度很快。

下午4时左右抵达宿舍。

虽有少量残敌，但没有遇到抵抗，残敌纷纷败走。

12月17日　星期五　晴

8时，离开宿营地，很冷，已经要用手套了。今天也遇到很多残兵，边打边行军。可能是地图有误，今天走了很远。

晚上9时左右到达目的地太平府宿营。

这是一座被炸得面目全非的悲惨城镇。

12 月 18 日　星期六　阴

早晨风大，很冷。

想到今天就能到达目的地芜湖，心中勇气倍增。道路很好，适合行军，走得也很快。道路右侧有一个飞机场。

下午 5 时到达芜湖，准备实施警备任务。

12 月 19 日　星期日　晴

警备第一天。

到昨天为止累了几天了，所以睡了一个好觉。

四周由于轰炸，一片狼藉，没有东西可看，可以想见刚刚发生在这里的激战。发现一些似乎是日本人的住家，我们收集了被褥等其他物品。

我小队担任机场警备，下午 5 时离开芜湖，进军机场。

晚上 7 时到达，开始协助海军警备机场。

12 月 20 日　星期一　晴

在机场是与海军航空队一起，所以话题很多。物资也相对丰富，这一点最好。

不时有敌机飞来，不能大意。不过他们不能低空飞行，所以还好。

杀了一头牛，久违的副食品大餐。

12 月 21 日　星期二　晴

听他们讲轰炸南昌的情形，了解了航空队的好处，感觉自己想当飞行员了。再年轻一点就好了。懊悔啊。

12 月 22 日　星期三　晴

给小学和(地方)政府写了信。

早晨，霜大，很冷。

整日巡视机场。

很大的地方。附近有一个略显几分和平气氛的村落。

12 月 23 日　星期四　阴　有时雨

天似乎要下雪，可能很快就要下了。

旷野尽头有一口水塘，里面有莲藕，好像还有很多鱼类。

12 月 24 日　星期五　阴

要下雪了，很冷。

去看养鸡场的鸡，发现还有两头牛，放心了。

生火取暖，大家围着火谈心。

12 月 25 日　星期六　阴

芜湖来电：前原光雄、高木光芳回归本队。

下午 3 时左右归队。

轮到我担任机场守卫，夜里气温下降。

12 月 26 日　星期日　晴

正午，和第九中队交接机场警备。

向芜湖进发。因为物资很多，运送困难。

下午 4 时抵达宿舍，清扫后入住。

明天要开始讨伐。

这地方相当(10 字左右不清)很冷。不过，可以一整天看得见扬子江，风景极佳。

12 月 27 日　星期一　阴

将近年关，可是我们没什么感觉。

11 时出发，去鲁港镇附近讨伐。

下午 3 时在山口遭受炮轰，抵达鲁港镇。一艘驱逐舰在扬子江上为我们做炮火掩护。

晚上 6 时 30 分前进，我分队担任卫生队的掩护，途中占领了一座高地待机。

一整天都很冷，明天可能会下雪。

12 月 28 日　星期二　雨

雨夹雪，很冷。因为只有一条路可以进攻，所以易守难攻。

6 时出发，来到鲁港镇北方。雨下得越发大了起来，道路变得像水田一般。

13 时 30 分占领目的地，一线部队仍然在前方与敌人激战，继续前行着。雨变成了雪，第四中队撤回山口，并负责警备。积雪越来越厚。

晚上 6 时抵达山口并警卫。

12 月 29 日　星期三　晴

守卫山口，修筑抵御工事。

我担任下士哨等任务。

入夜，警备越加森严。

12 月 30 日　星期四　阴

路很难走。

一整天生火取暖，担任警备。

12 月 31 日　星期五　阴

值得纪念的昭和 12 年(1937 年)的今天。

多事多难的一年，明天就要迎来一个战地上的元旦。

故乡的妻小如何度过这慌乱中的年节？虽然不想思考，却又身不由己。作为为皇国而奋斗的一员，又拥有妻小，所以才会作如此思考。

下午 3 时，在高地站哨。

阵地上的除夕，在警备第一线度过。

多么痛快！多么光荣！现在(日本)内地应该响起除夕的钟声了吧？我侧耳倾听。

和战友一起烤火说话。

从昭和 13 年(1938 年)开始，将是新的考验。

意气风发地送走昭和 12 年(1937 年)，迎来昭和 13 年(1938 年)。

（六）宁国附近的警备和讨伐（步兵第四十五联队）

1. 太平府回顾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三大队机枪中队　上等兵官田敏雄

捣年糕

当时我军攻陷了敌军的首都南京城，迎来了战地的第一个新年，心情格外振奋。

大伙从各处收集齐了木杵、石臼、米粉等物件，开始准备捣制战地年糕。

胡子拉碴的汉子扎起头巾，勇士们奋力挥杵，头巾扎成姑娘式的，加上漂亮的束袖绑带，娇羞无限，动作曼妙。

在一片欢呼声中，圆形年糕、各式大小年糕都成了形。新捣出的年糕，香气四溢，闻着这熟悉的香气，不由得思念起了故乡的新年。

门　松

不论身在何方，都不能忘了故乡的风俗。在煞风景的大平府街上我们扎了一座门松（松枝拱门），还并排插上了太阳旗。各小队各分队各自精心装饰，里里外外洋溢着新年的气息。

桌上堆放着充当新年大餐的罐头，桌边的大伙儿相视而笑，彼此祝福着：

“新年快乐！”

“今年也请多多关照啊。”

每个分队都准备了两三瓮的老酒，我们用这种中国酒充当屠苏酒喝了个痛快。不管是会喝酒的还是不会喝酒的都喝得脚步蹒跚。太平府的新年是内心洗去征尘的美好回忆。

自制壁炉

这也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回忆。对于身处寒冷战场的我们来说，最大的奢侈品就是火了。但是战地上怎么可能有木炭呢。

不知道是谁的发明，在铁桶上挖个洞，在洞上接根烟囱，再开一个取

灰口就大功告成了。样子看上去虽然有点怪，但只要点上火，不一会儿周围就暖和起来了，真有点身在南国的感觉。

而且更加难得的是，这个自制壁炉的顶部就是一个平底锅。年糕什么的一下子就可以烤好了。另外火锅之类，用这个壁炉来烧真是最方便不过的了。

葱和猪

那里有好大一片葱地，还有一群群的猪和牛。

我们每天从早晨开始就是葱配猪肉、牛肉配葱地吃个不停，自制壁炉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托这些料理的福，营房里满是葱味，无论是装备，还是战友的身上，都是葱味逼人，都变的和支那人一样臭了。

在北支那、中支那的6个月，战友们常常没吃没喝的，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现在塌陷的两颊也胖起来了，凹陷的眼眶也日渐突出。

太平府的葱与猪肉让我们恢复了体力，这股力量一直支撑我们打到汉口。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的，太平府的葱和猪肉。

床

“早晨是贵族，晚上是乞丐。”这句话也适用于军人。

但在太平府我的宿舍里，有一张一个半榻榻米那么大的双人床，四周挂着美丽的帘子，还备有穿衣镜，双人枕头套上用英文绣着：“SWEET DREAM(好梦)”。

对于整日风餐露宿的我们来说，这简直就是王公贵族般的享受了。但想到一起宣誓效忠的战友，依然寝食难安，难眠之夜持续不断。

乞　丐

连小孩都拿着竹筐，数十人一伙，围着我们的宿舍行乞。

“大人，给点吃的吧，给点吃的吧。”

一边走一边讨要着残羹剩肴，看上去十分可怜。

在这群孩子身上，可以充分体会到战败国的凄惨。

当然光是同情是不行的，“吵死了！烦死了”即使把他们赶走，但不一会儿另外一群孩子又会聚过来。

“战败的话就什么都完了。”

这种信念再次深深印入在场每个人的心中。

酒 保

久违了的酒保！这也是我难忘的回忆之一。在这里大家可以买到各自喜爱的饮品，养精蓄锐。

当地居民也开始了小生意，偶然会看到一些半岛（朝鲜人——编者）大婶，周围的气氛随之祥和起来。

雪

已经下了两回雪了。

不论是荒芜的街道，肮脏的房屋，还是火后的废墟，都变得银装素裹。古旧的尖塔银光闪烁，巍峨耸立，这如画的情景至今仍会在眼前浮现。

大雪中，还有过紧急集合，雪地行军困难不已。这也是我有关雪的回忆之一。

小 河

我们常去河里捕鱼，也用过鸬鹚捕鱼。

向冰冻的河面掷上一颗石子，石子发出水鸟“唧唧唧”一般的叫声，沿着冰面滑行。当时的我们对这个游戏乐此不疲，总像孩子一样玩个不停。

运动会

那是2月下旬一个温暖的日子，大队运动会在支那体育馆隆重举行。各中队对抗赛，但比起比赛来似乎拉拉队更出风头。

对自己胡须相当自满的拉拉队长一马当先挥舞着大旗，兴奋地大吼。有的部队把石油罐敲得咣咣响；有的把大鼓擂得震耳欲聋；还有拍手拍得特别好的部队。现场人声鼎沸，就连最喜欢敲锣打鼓的支那人都得甘拜下风。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队只得了个第二，没能得到第一名的奖品——那桶酒。

空中战

3月14日，我们告别令人怀念的太平府，行军至芜湖飞机场附近时，突然传来了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伙儿大吃一惊，抬头一看，有三架

飞机正在空中混战。

一架飞机直冲云霄，盘旋了两三圈后，忽然急转直下，燃烧着的尾翼如流星般划过天际，终于坠落地面。

降落伞在空中飘飘荡荡，我军的两架飞机在四周绕大圈飞行着，慢慢回旋下降。

后来听说那个被活捉了的敌军飞行员，是个苏联人。

2. 水东镇讨伐战和牙山岭夜间激战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第十一中队　准尉滨田友太郎

自从南京攻陷后已好久没有什么大战斗了。正在我们感到日子过得有些平淡之时，迎来了一场异常激烈的讨伐战。

这场战斗联队全体出动，围剿水东镇的敌军根据地。

联队全体成员摩拳擦掌，于上午 6 时从宿舍出发，计划先攻击鬣山附近的敌军，上午 7 时左右做好战斗准备，8 时，攻击终于开始了。第十二中队为左翼，我中队为右翼第一线，战斗终于拉开了帷幕。在我中队的前方为平地，地势有利，攻击进展顺利。但第十二中队的前方是高地，敌军以此为掩护顽强抵抗，攻击进展不顺。

大队长命令第十一中队暂时停止攻击，与敌军保持对峙之势。这时前线的敌军忽然吹响了冲锋号，开始大规模反攻。霎时，子弹、炮弹向我军的正侧面呼啸而来，方圆二三十米内一片枪林弹雨。

担任右翼第一线小队的第一分队所在的村落被数十枚炮弹击中，霎时火光冲天。看上去敌军应该有四门迫击炮。

第十二中队正前方战况激烈，枪声、爆炸声、喊叫声响成一片。死伤者不断被运送下来。但第十二中队还是不负众望占领了山头，推进到与我中队平行的位置。从第二线敌阵上依然有枪弹射来，我们就在这枪林弹雨中轮流进食，补充弹药，处理死伤者，为下一步的进攻做好准备。二线战地的攻击以第十中队为左翼，我中队为右翼第一线。随着敌我双方的再次开火，战场再次沸腾起来。我军与负隅顽抗的敌军力战到底，终于在下午 6 时 30 分占领了目标地。

随后，我军集结兵力，开始了对敌军的追击。第十中队作为先遣部队。逃走的敌军四散在山野之中，我军沿着角方山的小道追击时，好几次受到侧面枪击。但是黑暗之中枪打得没有准头，我军依然一鼓作气向水东镇进军。我们边走边吃饭，一夜无眠。第二天上午10时抵达张村，立刻向水东镇发起了进攻。被我军团团围住的敌军就好比瓮中之鳖。

我们全歼了敌人，大队也死伤了数十名官兵。

完成了对水东镇的扫荡任务后，大队于下午6时30分踏上返程。然而问题就出在这之后。

中队以先遣中队的第一小队为先遣队向前进发。晚上8时30分抵达牙山岭。牙山岭比白银坂更为险峻，从山脚至山顶大约需要30分钟。顶部呈马鞍形，两侧是约五十米高的高坡，陡峭的侧面只有一条宽约一米的倾斜的石板小道。此处极易设伏。况且此时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连自己前面的士兵都看不见。全队提高警惕，小心前进。直到离山顶只有20米时，先遣侦察的滨崎分队长仍没有发现敌情。

“看来这里没有敌人，等到了山顶休息一下吧。”

“还差一点啦，加油！”

大伙儿松了一口气，擦着汗继续往上爬。此刻，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听“啪啪啪”“嘟嘟嘟”敌军的步枪、轻机枪、机关炮一齐开了火。子弹在身边的岩石上、脚下的石板上开了花，手榴弹伴随着巨响在眼前炸裂，好似一场烟火大会。正所谓火之雨、火之海。

敌军的主力部队占据了山头，其他部分占据了左右的高地。

此时中队的尾部刚开始向山顶攀登。摆脱困境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占领左右高地之中的一个。我当时因为担心第一小队的安全，去了第一小队队长盐见中尉那里。手榴弹纷纷落在我的四周，在它爆炸之前我迅速捡起来丢回了敌阵。此时出声说话实在太危险，于是我退回200米外的后方，向中队长说明了情况。

“第一小队如今动弹不得，能不能让第二小队或第三小队从侧面占领左侧高地。”

“就这么做吧。”

得到中队长的许可后，我迅速返回了第一线，命令第二小队占领右

侧高地，第三小队占领左侧高地。

但我军刚开始向左右移动，敌军就集中了火力猛烈扫射，而且山体是凹凸不平的岩石，坡陡，到处都是灌木丛，没有道路，攀登非常困难。我们无法散开行动，只好排成了一列 200 米的行军纵队。此时步枪已派不上用场，只能依靠掷弹筒，但掷弹筒也所剩无几。

第二、第三小队毫无进展，我带着古城、田代两名上等兵作为传令兵，第三次来到了第一线。“这样下去只会让敌人有机可乘，我们会全军覆没。可不可以拼着牺牲一部分人直接从正面突击呢?”我向盐见中尉说出我的意见。中尉也表示：“好，就这么办!”我们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手榴弹在四周纷纷落下，火花四溅。宫园分队在左翼负责警戒，滨崎分队从正面进攻。我因担心滨崎分队的安全，在古城上等兵的陪伴下一同向前进发。终于找到了坂元一等兵和松元上等兵，但包括分队长在内的其他人却不知所踪。坂元一等兵表示：分队长不会有事的(其实此时滨崎伍长已经潜伏在敌军左侧约十五米的地方，正在等待突击的时机)。此时宫园伍长的大嗓门冲破黑暗在耳边响起：“小队长，第二分队请命去占领左边高地。”

宫园伍长出征以来以勇猛著称，在此次苦战中再次主动请缨，我高兴得恨不得对他作揖。

“第二分队前进!”

宫园伍长一声号令，分队的成员(小野、鲛岛、西、堀之内、深迫、中尾)在黑夜的掩护下开始向左移动。敌军的攻击越发猛烈，手榴弹四散飞落，火花四溅。掷弹筒手福元上等兵为了配合第二分队的行动，擅自决定用剩余的掷弹筒对准左高地的机枪投掷，第三枚打中了，中止了它的射击。

“左高地的机枪打掉啦！第二分队立刻开始行动，占领该高地!”

“第二分队!”

“宫园分队!”

我连叫了几遍，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敌人嘲笑我，居然模仿我的声音，真是欺人太甚，虽然生气却也无可奈何。

“宫园伍长难道已经牺牲了么?”

“第二分队被全歼了么?”

手榴弹已告罄,第一小队决定采取肉搏,盐见中尉面色悲壮,准备背水一战。这时突然传来了宫园伍长那富有穿透力的声音:“第二分队,占领左高地!”话音刚落,轻机枪就对准山顶的敌人开了火,“占领!第二分队占领左高地!”堀之内一等兵的呐喊声混在敌军炸弹的爆裂声中。这是多么悲壮的呐喊啊!敌军被第二分队出其不意的进攻吓破了胆。此刻,第一小队向山顶,第二、第三小队向右高地,整个中队发起了全线进攻。我一直跟随第一小队行动,交战三个小时,我军终于占领了牙山岭。

成功占领后宫园伍长陈述道:因地面杂草、石块众多,行动起来十分困难,部下士兵越拉越远。但要是延误了左高地的占领时间,一定会给中队带来损失。所以我并没有等全体人员到齐,就和先到的一部分士兵先行突击。我听到了小队方向“第二分队,第二分队”的呼叫,但如果应答的话就会被敌军察觉,难以出其不意地发动背后攻击了,因此就没有应答。

“我以为你们分队全军覆没了呢。大家都没事,真是太好了,祝贺你们!”我由衷地感谢道。

遗憾的是,新留伍长和山小田一等兵却在此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

(七)宁国和芜湖的警备(第六辎重联队及野战医院)

1. 收容病马

第六辎重联队本部　辎重军曹野中良则

眼看南京就近在眼前,我们忘记了脚底的疼痛,忘记了疲困,精神百倍,意气轩昂。不知是因为在北支那的战斗、还是十多天的车船劳顿,爱马们一匹接一匹地掉了队。有的拉车拉着拉着就不动了,衰弱得水也不喝,连饲料都不吃了。

只好将自己的乘骑弄去拉车,身为班长的我在这一点上十分惭愧。当时实在没有备用驮马了,如果这时再有马匹倒下的话,那我们只好扔掉车子,自己来背东西了。为这事我担心得不得了。

在途中，每当我看到被前头部队留下的马孤零零地站在路边时，我总想带上它一起走，但是部队正在急行军中，实在不方便。

就这样吃了很多苦头，终于攻陷了南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在南京城外驻扎下来。两三天后，小队长突然叫我和另外一名同样吃了很多苦头的班长——T上等兵过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急忙赶去队长那里，一看，队长正在发火呢。小队长说："自从到北支那以来，你们两个班不管什么时候马匹的战斗力都比别的班要差，死的数量也是最多的。都这样了，身为班长的你们却不当一回事，一点诚意都没有。你们立刻把死掉的马匹数字补充回来！"截至今日，因为马匹的事情已经被小队长说过好几次了，但这么严厉的训话还是第一次。

如果还在北支那，还可以征用一点支那马，又不能去偷其他部队的马，全班成员在一起想了半天，也没想到什么好办法。

其他班的班长都威风地骑着马，看起来谁都没有为马的事情忧心。就我们两个班落到这步田地，这都怪我们平日里对马匹太不上心了。

第二天，经过我的动员，全班成员迅速踏上了拾马之旅。说是拾马，听上去有些奇怪，当时集中在南京的各部队，正纷纷被派往各地执行警备，我们就带上午饭，到这些部队的营地去找，或是沿着来时的道路往回找，这样转了一整天，终于找到了两三匹马。

但正所谓"捡来的没有好东西"，有的马脊背上尽是被马鞍磨出的伤，有的马蹄子发炎连一步也不能走，有的马蹄子开裂等等，看上去哪匹都派不上用场。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办法把马带回了营地，喂它们吃东西，帮它们包扎，还给它们办了手续，送进病马场治疗。

后来我小队出发去了新的警备地——芜湖。在这里，曾数次往返宁国运输物资。就在这时，那几匹曾经伤痕累累的马痊愈归队了。

这几匹马立刻加入了宁国物资运输队。

多亏了小队长那番严厉的训话，徐州会战的时候，我们班也和其他班一样，运载物资，转战支那中部以后，我也用上了自己的坐骑，这下可舒服了，不管路面怎样泥泞，泥水再也溅不到我了。

如果那时小队长没有对我说那番话，我们又对病马视而不见，这些马最后一定会像狗一样死在路边了吧，而在接下来的任务中我们又得吃更多的苦头吧。

每想到这里，救助濒死的病马、变废为宝为我所用的双份喜悦便充满了我的心头。

再次感谢队长对我的深刻教诲。

2. 袭击运输队，敌军的游击战术

第六辎重联队第四中队　第十七班

12 月 18 日，南京陷落后不久。

刚松了一口气，又遭遇了一次敌袭，战斗部队立即应战。这伙敌人相当不好对付，他们占着地利，稳如磐石。友军前进缓慢。敌军的迫击炮表现优秀，目标准确。数小时的激战后敌人仍毫无败象，他们巧妙地利用战壕、碉堡、民宅作为掩护，我军这边只看到子弹来袭，却不见敌军踪影。

趁敌人攻击减弱之机，我军伺机冲锋，穿越封锁，决一死战。

可正当运输队也想通过时，敌人再次开火，步兵队虽然冲过去了，运输队却被困在了原地。这场战斗对步兵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可对于我们这个仅由一个小队步兵护送的运输大队来说就麻烦了。

敌人采取的战术是这样的：忽略一线部队，重点进攻运输队，非常典型的游击战术。

没办法，我们只好决定放弃大路改走山路，希望可以借着山体的掩护通过火线。因此，在战斗部队与敌人交锋的时候，我们悄悄地转到了山路的方向。其实山上根本没路，我们在松林间艰难穿行，翻山越岭。但敌人怎么会这么轻易放过我们呢？刚翻了几座山，又遭遇到猛烈的射击。子弹带着“嗖嗖”的令人战栗的声音飞过，扬起尘土无数，林中树枝纷纷坠地，树叶漫天飞舞。

我们催促着爱马，不停地向上攀登。遭受了好几次这样的袭击，可幸运的是，人马都很平安，没有负伤的。

我们在一个凹地集合后，发现迷了路，就派了一些人去探路。

我们的马从早晨开始连水都没有好好喝过，现在又没有东西可以给它吃。不知谁喊了一声："这里有水！"听了这话，大家立刻拿了帆布水桶冲了过去，连军官的命令都等不及，一心只想搞到水。不幸的是又被敌人发现了，遭到了攻击，我们下意识地卧倒在地。好不容易发现的小河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敌弹袭来，小河就近在眼前，实在不甘心就这么回去，我们利用射击间隙，三三两两地想跑下河岸去汲水，敌军的子弹噗噗地射向水面，溅起一片水花。

爱马在嘶鸣，它们想要喝水。军官在喊着："太危险了，快回来！"转头看去，爱马正使劲地用前蹄刨着土。敌人的射击仍在继续，可小河就在眼前，就只隔了一道河堤而已。我们装作没听到军官的话，终于下到河边汲水。汲完水后向着爱马一路狂奔。爱马看到水后，打着响鼻欢迎着我。从早上开始，不，从昨夜开始就没有好好地喝过一次水，一桶水一下子就被喝了个精光。我想再去汲一次水，可军官说太危险了，不让我去。马儿一直把嘴凑在已经空了的水桶口，不肯离开。

我时不时看向军官，可通通被他给瞪了回来。这下可没办法了，只好把自己那仅次于生命、第二珍贵的饮用水倒入了水桶中。听着"咕嘟咕嘟"的水声，眼角不由得热了起来。水壶里一滴水都没有了，但心里却放下了块石头，起码爱马这后半天应该没问题了。

尽管军官不赞成，还是有一两名士兵在枪林弹雨中跑去汲水。这对于有马的人来说是不得已的事。"就算我中弹了，但我的马得救就行了"，大概每个人的心中都是这样想的吧。

派出去侦察道路的人回来了。看样子并没找到什么好的出路。只能冲过封锁线，而且必须一匹马一匹马的经过，从两山之间，距离只有五六十尺而已。

每当马匹通过的时候，敌人一齐开火，尘土飞扬。

一匹、两匹，在战友的注视下，马儿一匹接一匹地通过。顺利通过的人，在对面山阴处举手示意。很快就要轮到我了。

不幸的事发生了，不知是第几匹马被击中倒下了，马的主人也跟着倒下了，不过好像没有受伤，他立刻又爬了起来，想去把马拉起来，可怎

么也拉不起来，这匹马已经当场毙命了。两三个辅助兵跑了过去，帮助把马身上驮着的东西卸了下来，把马鞍什么的也运了回来。在这期间，马儿还在一匹接着一匹有序地通过。

敌人的枪弹一刻也没有停歇。这匹马的主人突然间痛失了爱马，傻站在弹雨之中，不知所措。另一个士兵过来拉着他往对面山阴处走。谁知他居然又掉头跑向爱马所在处，紧紧贴着爱马的头部。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取出小刀，割下一缕鬃毛，又将鬃毛用纸包好放进口袋中。完成这一系列动作后，他合掌向爱马拜了拜，这才转身离去。看到这一幕，我不由得低下了头。

又有一匹马倒下了，它在地上拼命挣扎，就是爬不起来。驭马兵上前欲将它拉起，马儿嘶鸣着，臀部鲜血喷涌。看样子是被击中了腰骨。辅助兵上前卸下了马驮着的行李和马具等物品。可驭马兵实在不忍心就这样将爱马留在枪林弹雨中，拼命地想要将爱马拉起。在军官的命令下他才勉强离开。

在军队中，枪杀恢复无望的马匹这件事不算稀奇。可当枪口对准的是自己的爱马时却怎么也扣不下扳机。想拜托战友代劳吧，可大家一般都逃得比兔子还快。

这个士兵伫立在山麓之上，凝视着在原地不断挣扎着的爱马。眼里渐渐泛起了泪光，战友们过去叫他，他也不愿意离开。

终于，仿佛做梦一般，我也通过了危险地带，在安全的山凹中和大队会合。

此时我们离激战的第一线才不过三四百米。友军的炮声轰鸣，敌弹还在身边肆虐，迫击炮弹纷纷落下，负伤者层出不穷。“轰隆轰隆”的炮声中夹杂着“砰！砰！咻！咻！”的子弹声。一匹接着一匹，马儿都向着这狭窄的凹地会合过来。到了黄昏时，凹地已被塞得满满的了。

不知不觉中天色已暗，战火却越烧越猛。马儿似乎都有些害怕，纷纷贴着自己的主人。

花了一个晚上才将战死者、负伤者全部运送完毕，弹药也用完了，夜也深了。半夜里开始结霜，天气越来越冷了。伤者的呻吟声让人撕心裂肺，可又无可奈何。

看样子完全被敌人包围了，枪炮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尽人事听天命吧，大不了一死，大家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东方渐渐泛白之时，得知：××炮兵队到了！

天终于亮了，炮声也停了。

我们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沿着来路返回。通过曾经的封锁线时，看到死去的五六匹马尸。其中有一匹马的遗体上被盖上了稻草，嘴边还供奉着不知从哪里找到的珍贵的大麦。大概是昨天痛失爱马的士兵半夜里悄悄做的吧。有些士兵看到后也去为自己爱马的遗体盖上了稻草。

我默默地为逝去的马匹祈祷，向着目的地继续进发。

3. 押运军粮的警乘兵

第六辎重联队本部　卫生军曹鹤田

南京陷落后，部队一方面在芜湖驻军警备，另一方面还负责芜湖和宁国间的粮草押运工作。

这之后不论是下雨的日子，还是刮风的日子，甚至是下雪的日子，我们多次行军二十余里，运送军需品。过了一段时间，宁国和芜湖间被敌军破坏的铁路终于被铁道队的战友修好了，又可以通车了。

因此军需品改由铁路运输，而我们则负责列车的警戒工作。

1938 年 4 月 30 日，我们××人接到列车警戒的任务，由大津少尉指挥。我们一大早从宿舍出发，抵达芜湖车站，开始执行满载军需品的×个车皮的押运任务。沿途是青青的田地，支那农民正在田里努力劳作着。田里有些地方才刚开始插秧。列车在田野里蜿蜒而过，抵达了第一站——湾沚镇。

在湾沚镇卸下了一些军需品，联络员也跟着下了车。

几分钟后，列车向着宁国全速前进。

在车行到桥头汪家车站附近的时候，火车头不幸发生了故障，此时离宁国大概有 8 000 米。

司机满头大汗地修了半天，发现车头最重要组成部分蒸汽锅炉发生了故障。没办法，只好进站和芜湖车站取得联系，请求再发个车头过来。

当时，当地是由步兵第四十五联队的第一小队负责警备的。和队长联络后，决定在警备队内住一夜。因为本次押运计划原本是当天往返，所以并没有随身携带口粮。我们领到了口粮后，便开始做宿营的准备。

第二天就是5月1日，我们早就得到情报说，敌军会在5月向我军发起全面进攻。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连同步兵辎重队都是全副武装入睡的。

凌晨3时，就像之前所预料的那样，敌人果然对高林警备队和车站警备队发动了夜袭。

与此同时，警备队和辎重队也立刻进入紧急状态，开始应战。

拂晓时，敌人增加了兵力，顽强抵抗。但随着我方四个小时的猛烈射击，敌人也不得不暂时退去。我们为了完成昨天未完成的押运任务，于上午8时，在增援的车头到达后，开始向宁国进发。途中，和步兵联合击退了铁道沿线的敌人，还要不断修复被敌军破坏的铁路，列车徐徐前行了两千米左右，就要开始进入山区了，正当列车加速，打算冲过去的时候，山麓阵地上敌人的机枪、步枪瞄准车头一齐开了火。

大家立刻应战，列车在枪林弹雨中急速前行。

此时，有两名战友负伤，但列车还是突破了敌人的包围，终于进入了宁国车站。伤员被送往了医院，我们当天留宿在宁国。

第二天早上踏上归程，昨天偷袭的敌人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连个影子都没看见。一路上只听到沿线草丛中阵阵虫鸣。

在紧张的气氛中，我们抵达了桥头汪家车站。和警备队取得了联系，据说昨天的敌军转向湾沚镇方向去了。我们再次加强戒备，继续行进，发现前方又有铁路遭到破坏，由满铁维护人员修复了。

看到这种情况，我们队的人下了车，在列车旁跟着车徒步前行，这样走了大概一里有余，边走边警戒，终于抵达了湾沚镇。稍微休息了一会儿，便又继续向芜湖前进。此时，初夏的夕阳已快落山，倒映在扬子江浑浊水面上，闪闪发光。

列车终于抵达了芜湖车站。

原本计划一天完成的押运任务，结果足足花了三天时间。

谷肖梅译　罗萃萃校